叢書集成續編

二三

六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二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古禮儀

禮記集說四九卷(一)（卷一之一～卷十九之六）……清　鄭元慶撰　吳　興　一
序……三
卷一之一……四
卷一之二……二一
卷一之三……三九
卷二之一……五五
卷二之二……七〇
卷三之一……九〇
卷三之二……一〇六
卷三之三……一二七
卷四之一……一四五
卷四之二……一六五
卷五之一……一八四
卷五之二……一九七
卷五之三……二一五
卷五之四……二二八
卷五之五……二四二
卷六之一……二五三
卷六之二……二七〇
卷六之三……二八七
卷六之四……三〇一
卷六之五……三一六
卷七之一……三三五
卷七之二……三五三
卷八之一……三六八
卷八之二……三八二
卷九之一……三九五
卷九之二……四一〇
卷九之三……四二二
卷一〇之一……四三四
卷一〇之二……四四九
卷一一之一……四六三
卷一一之二……四七九

卷一一之三……四九三
卷一二之一……五〇六
卷一二之二……五二四
卷一三之一……五四六
卷一三之二……五六一
卷一三之三……五七六
卷一四之一……五八九
卷一四之二……六〇一
卷一四之三……六一一
卷一五之一……六二五
卷一五之二……六四一
卷一六……六五六
卷一七……六七五
卷一八……六九〇
卷一九之一……七〇一
卷一九之二……七一三
卷一九之三……七二五
卷一九之四……七四一
卷一九之五……七五四
卷一九之六……

wt98/02

（合子 卷計之共八十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吾鄉臨川巨族唯鄭最著鄭之先系本康成而遷於吳興者由明世廟迄今簪纓詩禮代相閒也芷畦承其家學自少爲名諸生屢試不第鬱鬱食貧年逾强艾復遭喪明之痛論者或致疑於造物乃芷畦都不以屑意居則鍵戶著書行則擔囊負笈走數千里與賢人君子遊中雖暫應賓幕非其所好輒引去歲己亥再至京師以其所著禮記集說問序於予予讀之不忍釋手蓋其掇拾諸家訓解自漢唐以至本朝裒然成八十卷非博極羣書何能及此然予竊有說焉禮記四十九篇雜出於孔門七十二子之所傳記每篇文義互有牴牾而且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宋衛氏集說失之繁元陳氏集說失之簡今學禮者欲求其詮解洞達考據詳明折衷焉而歸於一是亦甚難矣芷畦殫數十年之精力廣搜博采糾謬訂訛集爲大成誠禮經之樞鑰容臺之羽翼也然猶欲然不自以爲是而語予曰近世經學皆尊奉宋儒爲言理之宗而詆漢儒爲訓詁子之兼收註疏也人或訾我爲粗衛氏集說斷於宋陳氏集說斷於元子之取勝國以及本朝諸家之說頗不嫌其多人或訾我爲濫取今人之說則以其立論較勝於前人而注疏與古今諸說所未及者予竟參附以己意人或訾我爲無根據且今之令甲禮專主陳澔遵之則曰中程違之則曰悖註予之取舍自行其是不肯依樣葫蘆以因循其舛錯人或訾我爲無忌憚生竊疑之予曰否否宋儒言理不若漢儒近古有師傳也是非黑白最難混淆注疏是則取注疏注疏非則取集說集說又非則不得不取諸說與己所獨得之見而場屋中唯易詩主程朱書主蔡氏春秋主胡氏而禮則主陳澔與古注疏確有明文也子何疑焉子之故鄉臨川王荊公說禮多發明方性夫馬彥醇皆師之紫陽夫子謂其解義儘好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吳草廬亦有三禮合注盛行天下至於吳興在六朝則有吳氏商沈氏麟士重文阿不害在唐則有邱氏光庭在宋則有葉氏夢得見於載籍者殆不可以數計兩地經傳猗歟盛哉芷畦祖述康成纂括諸儒之學既能探賾索奧發前人之未發解今人所難解而又能懷疑善問不自矜詡先儒有云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夫疑者覺悟之機而善問以求明者可以馴至於聖賢之域子之學不將大進乎哉芷畦就館安平將舍我去於其行也爲序其書而更勗之且以志喜云

康熙歲次庚子仲春朔日雙江友生王思軾題

曲禮上第一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

藍田呂氏云曲禮禮之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則曲禮者威儀之謂皆禮之細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此篇名曲禮者蓋他篇稍各以類相從此篇雜記諸禮之文者也　臨川吳氏云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王通氏言曲而當又非也

如地名之言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先儒以爲委曲曲折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註云禮主敬儼矜莊貌安定辭審言語也　陸氏云毋字有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　廬陵胡氏云上三句聖賢皆當如此乃可安民不必人君也人君尤當謹爾　建安眞氏云曲禮一篇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之有一毫之放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疏云傲者矜慢之名心所貪愛爲欲飲食男女是也在心未見爲志不得自滿六韜曰器滿則傾志滿則溢樂極則悲此三者皆敗德之本也

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爲　廬陵胡氏云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

馬氏云不可長者消而絶之不可從者克而止之不可滿者損而益之不可極者約而歸於禮　廬陵胡氏云四者聖賢所同戒鄭意專指人君非也

賈氏云此皆所以持其敬也敖長則忽易而無所畏欲從則流蕩而不知反志滿則驕惰而不加修樂極則荒惑而無所覺有一於斯敬不存矣此君子所以亟言其不可也　烏程姚氏云書曰無若丹朱敖敖是凶德不可有者此敖字則大學傳之其所敖惰之敖也故曰不可長此志字乃得志不得志志字故曰不可滿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新安朱氏云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憚而愛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註非是　永嘉周氏云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已私分也唯能以天下爲度則不累乎物在人者猶在已也奚積而不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唯能以天下爲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

亦有不能遷者須透發能字方像賢者身分方是賢者適中之行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藍田呂氏云趨利避害人之情也君子特主於義而不苟義可得則受不可得則不得有義矣君子所趨唯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狠者與人爭者也君子無所爭犯而不校而已故毋求勝也分者與人共者也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故毋求多也　永嘉戴氏云積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毋求多皆爲財利言也此人

所甚病者故三言之　晉江周氏云財與分相近而不同財則無故之獲分則應得之物也難與狠相近而不同難則大節所繫狠則一時之忿也　武林顧氏云臨之時難持求之心難化全在平日有立廉養勇懲忿窒慾工夫　納蘭氏云毋求勝毋求多乃不忮不求之事陳氏乃云求勝未必勝求多未必多却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必多將不難爲之矣　華亭周氏鼎云分毋求多句作複語終覺少味不如呂氏說得周密納蘭氏駁集說求勝未必勝二句可謂謹嚴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註云質成也　新安朱氏云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强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晉江周氏云毋質在直而勿有之前勿有只在直字之內質是自是而不肯問人有又是問人而不肯舍己　烏程姚氏云此二句總是教人愼處其所疑者　侯官鄭氏云疑事宜一讀蒙下兩句毋質爲一句直而勿有爲一句言疑事則勿臆決而成言之但伸己見而聽彼自爲決擇而不敢自以爲是也此卽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之意　華亭周氏云勿有只在直字之內說得了當蓋勿有二字正以申明直字之蘊耳先儒因一而字多作轉折似屬支離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永嘉周氏云君子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　清江劉氏云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曾子之文記禮者取之非誤留若夫二字則全脫弗信以下一節鄭氏謂爲丈夫之事誤矣　納蘭氏云案祭前有散齊致齊人皆知之不知祭時齊敬之容亦齊也故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記立如齊乃祭時之齊非祭前之齊蓋祭前齊於適寢有坐亦有立祭時齊於廟中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時之齊爲法鄭氏謂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其義精矣孔氏亦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雖不祭祀必須磬折屈身如祭祀之齊也陳氏引疏文而改爲祭前誤矣

禮從宜使從俗

藍田呂氏云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之類使於他邦必

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　侯官鄭氏云使作出使解其義爲長蓋使於他國則與其國之風土有殊故須從俗也從俗亦謂事之可以從俗者耳寧從其俗之非禮之禮耶胡氏謂役使人從俗其義自狹按經傳諸書凡役使之使字下必有民人等字始着使字未有單言使字者故知此使字爲出使之使也或疑此篇多言人日用之禮何此處忽言出使事曰此句因上句而來蓋斡補上句之意而義始完密無弊也但曰禮從宜則惟揆其事之所宜而行之倘值出使而適異俗亦止曰吾行禮之所宜而已竟不顧其情之所安必

有於己則宜而合之彼國之風俗則不宜者是亦不可行也故於禮從宜之下繼之曰使從俗大意是謂禮則從宜至於出使則又須從俗蓋從俗而不違於正則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淡儀王氏云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愚按禮字另起不與上連孔疏謂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其說非是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疏云自此至往教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爲目　費氏云禮者理也理各有攸當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亦因其自然而辨之使不亂耳情不能無親疏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定之如五服之制有精粗重輕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理之自然也聖人制禮以決之如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同異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別之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籩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是非有自然之理聖人制禮以明之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雖違衆吾從下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云易曰陰疑於陽又曰爲其嫌於無陽燕義曰不以公卿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蓋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

爲嫌　納蘭氏云夫禮指五禮不特喪禮爲然疏以喪禮明之謂餘可類推耳集說唯引喪禮以明之非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廬陵胡氏云不妄說人惡容說也不辭費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貴於合禮　金華邵氏云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爲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

二說講不辭費固屬堂皇然於上下文太不倫矣姑從古注集說亦妥帖可通○愚意篇首有

安定辭之訓而下章又云行修言道蓋禮以敬爲本而敬莫切於愼言不辭費句斷從舊說無疑也○辭費則不合語默之節傷易則誕傷煩則支以致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故禮不辭費爲門

愚按說文費散財用也从貝弗擩此當以胡邵二說爲是若依舊說經何不曰不費辭而必曰不辭費耶說人與費對不妄與不辭對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疏云禮者所以辨尊卑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曰禮不踰越節度也　永嘉周氏云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　納蘭氏云踰節之義殆專爲犯上越分而言集說反謂踰節則招辱一似所謂恭過於禮者失之遠矣

愚按說文玉篇侵漸進也侮慢也論語恭者不侮人今則以漸而進侮之不已便非恭者之所爲矣侵字不作侵削侵犯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註云質猶本也　永嘉周氏云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可以無取之意也夫物所以將禮因物之不至而失禮者有之故行禮者使人取於我不當使我取於人而逼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　納蘭氏云踰節之義殆專爲犯上越分而言集說反謂踰節則招辱一似所謂恭過於禮者失之遠矣

愚按說文玉篇侵漸進也侮慢也論語恭者不過高不問取人在己者無所利此禮之所以爲貴也

吳江徐氏云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即其事也集說用之似亦有理第恐非記者兩述所聞之意　烏程姚氏云取於人取人是一事來學往教又一事觀二聞字可見再觀前條禮不妄說人二句禮不踰節

三句各以禮字提掇尤可見似不必牽合作一事也

愚按此取字畢竟當作取與之取看取於人者可以取者也取人者不可取者也唯其可取故取於人不可取故不取人此禮之所在也卽臨財苟得之意永嘉戴氏之說爲長朱子謂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長樂陳氏謂上二句勉學者下二句戒教者福寧黃氏謂禮聞取於人必不枉道以徇人也恐皆非是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藍田呂氏云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出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教訓正俗其義皆教也立教之謂教訓說禮義之謂訓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分爭者合禮則可不合禮則不可辨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

四明沈氏云道德仁義混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廬陵馬氏云周之盛時民之祭祀喪紀冠昏飲射皆董於鄉閭之吏動作起居無一日而不在於禮此教訓正俗所以待禮而備也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此分爭辨訟所以待禮而決也君臣上下主於義而不可以無分無分則夷而終於亂父子兄弟出於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於離此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待禮而治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皆事師藍田呂氏云宦學二者皆有師師弟之分不明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不親而敎不行故曰非禮不親班朝者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之別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此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郊社宗廟之常祀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鬼神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永嘉戴氏云禱祠祭祀謂行禮之時也供給鬼神謂祭祀之物也

納蘭氏云涖官行法呂解甚明集說云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兩釋之殊無意義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疏云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　王氏云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禮爲先

都昌陳氏云是以承上文而言　福寧黃氏云欽容正色肅然端莊外著以爲恭閑邪主一稟然敬惕中存以爲敬卑以自牧無欲上人以爲退推以與人懷不居其有以爲讓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以爲撙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以爲節　晉江周氏云此禮字應上數禮字恭敬退讓就身言撙節就事言六者兼盡節以明禮　侯官鄭氏云按此禮字指儀節言即上數禮字也恭敬云云所以表著此儀節也恭敬等六字

是人行儀節的骨子上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等節所云禮字俱是指儀節言諸說有以敬言者俱失其旨篇名曲禮何爲忘之惟以此等禮字俱作儀節字解則義似較明穩而上下諸節俱覺通貫而於命篇之名亦合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註云聚猶共也鹿牡曰麀　疏云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曰禽毛曰獸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周禮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白虎通曰禽者鳥獸之總名　長樂陳氏云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末嘗有禮人則有知有義有知而無義不亦禽獸之心乎爲禮以教人使之行脩言道其大有以同天地之節其極有以合天地之化豈特使自別於禽獸哉然則自別於禽獸者眾人而已於明禮言君子於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山陰陸氏云聖人作是一句　烏程姚氏云使人以有禮有字宜重看有固有也實有也使人以有禮便有許大體驗之功在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藍田呂氏云大上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時也其治也文不勝質務存其實直情逕行無所事於禮故禮有不答而人不非之後聖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由是交接之道興焉　廬陵馬氏云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亹亹而不倦也夫獻必有酬酬必有酢此往來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

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有時而息矣　山陰陸氏云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者施報之迹　烏程姚氏云大上貴德非無施報往來而忘之也務施報猶往來則由禮以全此德矣故緊承說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侯官鄭氏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猶所謂大上忘情其次不及情之類原指事之差次言但以人之世擬之則貴德自是上世人所有之事務施報自是中古人所有之事耳然不得便指實蓋帝皇之世亦已有禮教人放勳教人五典親義別序信俱有禮在讀二典便可知施報之禮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帝皇之時已有不緣三王始務之也德猶好行其德之德

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大學命講禮記帝問曰大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熙對曰大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有優劣耶時使之然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文故化有薄厚也　三國志

乎熙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不可不學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東萊呂氏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吳江徐氏云禮之有無安危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而況富貴乎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貧賤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廣安游氏云禮有屈有伸不專主於自卑然禮之行所謂謙也讓也恭也和也如此之類皆本於自卑而尊人鄭註貧賤者後能成則夫禮者要本於自卑而尊人鄭註貧賤者輕佻志利宜若無禮此說非也堯舜三王之世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負販者亦皆孝弟之人當勞役之際宜世貧賤者之節操也所謂貧賤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

負販於道路猶爾況雍容於廟堂之上而不爲禮哉故夫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地也富貴之地則可以行禮之地也若樂於傲樂於縱樂於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　嚴陵方氏云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立也　廬陵馬氏云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福寧黃氏云此以上皆言禮之綱是總論此以下至末皆言禮之目是敘事　烏程韓氏云恭敬撙節以上單就禮說能言以下方說有禮無禮打到人身上來頻呼人字與禽獸對照發人深省知自別知好

禮知是好字本領好是學字本領學是有字本領都
根教來　自篇首至此或以爲言禮之大凡而類記
之或以爲曲禮雜序皆似也然而未盡也此殆猶考
工國有六職及天時地氣數條作文者必有其冒耳
以曲禮名篇恐人以爲威儀之小而忽之故特鄭重
其文首條卽從安民說起見不是一身了局次舉賢
者以示法次責備君子脩身以明禮漸漸說到教人
忽將禽獸一喝令人毛骨陡竪然後與之條次款目
却又從人生兩字說起見人一離父母胞胎便爲禮
所收拾死而後可以已猶然尸以承之曰崩曰薨曰
終曰死名以別之生乎毋不敬死乎毋不敬也君子

之言禮何其尊曰不如是不可以記曲禮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
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
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頤
註云幼時始可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有室有妻也耄惛忘也悼憐愛也期猶要也頤養也
　疏云自此至以其制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
耄則不能爲惡必不至犯大辟也
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
於是則必更焉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者
也孰能逃其氣而逆其理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

通曰壯壯久則强故四十曰强强有二義一則四十
不惑是智慮强二則氣力强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强
年至五十血氣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堪爲大
夫服事也得專事其官政六十至老之境不得執事
但指事使人也七十其老已全則傳徙家事付委子
孫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悼未有識慮可憐愛
雖有罪不加刑百年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
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　長樂陳氏云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則非必十年然後學也顏子未
四十孔子使之仕則非必四十而後仕也冠禮曰棄
爾幼志是幼之稱非特施於十年也舜未百年而稱

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若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幼者壯之對弱者強之對者與耄皆老也而止以七十爲老蓋耆雖向乎老而未足以老名之也耄則過乎老而老不足以名之矣期頤者蓋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由是而下則不及故必百年以期名之人之所期者終於此而已則養生之道可以不盡之乎故爲頤之時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武林顧氏云此一節句句要照得禮該如此

疏云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歸田里不得謝是其猶堪掌事不聽去也則必賜之几杖者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　都昌陳氏云几所以憑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　烏程姚氏云賜几杖以下皆君待老臣之禮自稱以下皆老臣所以自處之禮　松陵趙氏云行役以婦人宜云有事出行則役以婦人註疏以行役謂巡行役事未明

愚按行卽適四方或本國巡行或遠聘異國皆行也行而役以婦人適四方而乘安車互而相通註疏分行役爲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爲遠聘異國長樂陳氏謂行役不以安車適四方不以婦人皆失之拘自稱以下皆適四方事適四方而與他國之人語則自稱老夫其國卽聘問之鄰國也於其國行聘之時在彼君前則自稱名同於己君也嫌亦稱老夫故明之如此下篇使者自稱曰某是也越國而去人見其皤皤黃髮必由鄰由齊過都越國如魯國欲往晉國則安車坐乘皆異之而問焉則必告之曰此吾君優老之異制也一以感君之恩一以明己之老

孔疏謂於其國爲白與其君言則稱名若非是君前臣名何人不然而言之於此與老大夫何等若適異國而聘問則必對於聘者以答之制法度也皆非是經文止有一問字無兩問字也且鄰國來聘問亦何必舉國之法度以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註云從酒就也　金華應氏云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子弟之役以其禮然耳　藍田呂氏云問者皆以不能問能以寡問多則少當問長者也今

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傲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是皆辭讓之言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疏云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是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醜夷等類之名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儔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戒之以不爭　嚴陵方氏云冬溫而夏凊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和也昏定而晨省者欲親之體常適其利也推和親之心以及於人則與人不爭陰陽之和矣推利親之心以及於人則與人不爭險易之利矣此所

以終言在醜夷不爭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註云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　疏云交游泛交也　熊氏云上始州閭下及交游亦其次也先孝後信又爲差次略舉五者餘行可知

張氏云三賜不及車馬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孝爲百行之原故悅親至於信友一以貫之　東萊呂氏云大抵稱老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

者方見親切州閭鄉黨之人見他孝如此所以稱孝兄弟親戚則尤切近者而見其親親之愛故稱慈僚友在官則同王事在私則同舍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弟執友是心友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源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之本是也　藍田呂氏云交游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侯官鄭氏云一命受爵再命受祿雖父母在亦必具乘不徒行豈必待君之賜始有之鄭氏謂不受車馬之重器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非也按君有賜臣受之當敬君之賜君賜他物不過致敬於一時若車馬則受之於君入於私門必不可與尋常自具之車

馬等自當敬君之賜安置異其所飼秣異其物在古必有敬君所賜車馬之禮在所當循若父在而子受此賜則必煩爲父者時致其敬爲子之心不安故三賜不及車馬自是人子順親孝行由信友以致獲上故君雖加之爵祿而車馬之賜不及焉蓋深知其孝而曲體之不使其父有所不安卽所以安子之心也藉非順親素行早孚於君豈有此哉是故州閭鄉黨以及交游各以所見稱之盧陵胡氏臨川王氏謂以人子當受車馬其說固是君既賜及自不可辭但有父在而被此賜其孝之不感於上可知矣藍田呂氏以饋獻不及車馬爲言未得其解石林葉氏引叔孫

婦事謂不敢踰父兄尤非也叔孫婼事只可爲不受三命之證不可爲三賜不及車馬之證孔氏解不及處似好然只謂人子心不及之不謂是君之賜不及之亦非惟大宗伯受位不受車馬之文足以爲據然曰不受則在於承賜者全孝之舉今曰不及則在於賜之者恤孝之心其義尤爲深至而見孝子之所感者神矣又禮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若君賜其子之車馬則此車馬君之賜也當入大門矣或可上於堂矣嫌於以君之故掩父之尊故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則其至孝爲君所深知而曲諒故可尙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註云敬父同志如事父　藍田呂氏云見父之執猶極其敬況於父乎　都昌陳氏云謂之命之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註云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　嚴陵方氏云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所遊必有常者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孔子曰遊必有方此非遊之有常乎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

箕此非習之有業乎

恆言不稱老

黃氏云夫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懼者懼父母之年衰暮非久者也既懼其老忍稱之哉此乃教人子對父母恆言則須避諱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愚按爲人子者既避諱老字則必不自稱老矣

黃氏之說更深一層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疏云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羣居謂朋友居處法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異席　藍田呂氏云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自二十而視四十則與吾父之年相若此所以父事也長吾十年則與吾兄之年相若此所以兄事也長吾五年則與吾年相若此所以肩隨之也皆敬長之道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疏云自此至不苟笑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謹之事室向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

故名爲奧常推尊者於閒燕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
主奧也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
則席中爲尊尊者坐席居中卑者不得居中也男女
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門
中央有闑闑旁有梱梱闑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
當之而立　金華應氏云父子異宮因各有西南隅
之奧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焉者非特以同宮
而避之也若同宮則父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
之所統哉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
意

食饗不爲槩

註云槩量也　都昌陳氏云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
祀之類皆是不爲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
也

祭祀不爲尸

註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東萊呂氏
云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
而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爲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註云恆若親之將有敎使然　嚴陵方氏云聽於無
聲則常若視之有所命也視於無形則常若親之在
其前也無聲猶且聽之況於聞親之聲乎無形猶且
視之況於見親之面乎　雲莊陳氏曰先意承志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疏云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　藍田呂
氏云身者親之枝也履不安以危之是危親也行不
善以辱之是辱親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於譖
苟笑近於諂是辱親也　烏程姚氏云登高臨深皆
知其險若苟訾苟笑人直謂細故耳記者並舉以爲
戒何也凡人深怒積怨多起於談笑之間苟一不謹
而取罪於人禍且不測與登高臨深何以異善哉昔
人之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不忍聽口
不忍言也此後生小子之箴銘不可輕忽

孝子不服閽不登危懼辱親也

註云服事也閽冥也　長樂陳氏云戒謹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服閽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不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不
苟笑不服閽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
以全其體　烏程姚氏云上四句是戒舉之詞此二
句是申說之辭看復提孝子二字可見不服閽則必
不墮行於冥冥而訾笑之不苟不登危則必不失身
於險陷而高深之必愼士可生可殺而不可辱辱及
其親是不孝之大者故孝子深用以爲懼懼則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必求免其辱而後已

愚按藍田呂氏謂服闕者爲穿窬之行登危者
行險以僥倖此乃小人之尤者也豈孝子之所
爲乎集說存其解非是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疏云朋友以道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
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流俗高之此先王所必誅
君子謂之不義者也　永嘉戴氏云髮膚以上皆親
之體也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也
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純孝之士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註云素爲其有喪象孤子謂年未三十早喪親雖除

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
疏云此論爲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不同不言凡
者若仕者遇凶荒雖親存亦素服　烏程姚氏云按
深衣篇衣純以繢衣純以青衣純以素則此純訓冠
飾領緣夫有所受之也雖然彼特舉深衣之制故祫
祫祔祫無不詳舉言之若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此純字將亦作緣飾解乎愚謂字隨時而異用宜隨
時而異解此條純字卽直作本字解可也經曰父母
在人子冠衣亦有時乎服素矣但全素則嫌於忘親
是以不敢純用素宜存采焉可也孤子當室冠衣宜
得服采矣但全采則於心不安是以不忍純用采宜
存素焉可也

夫曰孤子則早嬰荼酷實係生民之窮與既壯
而親沒者有殊眞終身之痛不可解釋故不純
采以表其窮慕也不曰孤子冠衣不純采而加
當室二字者蓋身爲父後尤與凡孤子不同故
也故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爲凡孤子言之無
分嫡庶也此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則專爲
當室之孤子言之不特衣不純采卽冠亦不純
純采也此條與深衣之言實互相備純只是冠
飾領緣烏程姚氏作本字解恐未可從　魚門

愚按當室謂適子適子不純采則衆子純素可
知註疏所謂孤子雖除服猶素也適子所以得
服采者內理烝嘗外交宗族其事甚多故不得
不服采耳若不當室則純素也崔氏反云不當
室則純采誤矣

幼者常視毋誑

烏程姚氏云鄭註視與示同固是但據愚見凡幼稚
之子固在示之以誠信毋啟其誑然猶在父母之謹
視之也視之不謹則非僻之心將自此萌矣故記禮
者下常視二字於毋誑之上教爲父母者於幼子須
常加審視不可令有一毫之僞恐非常示之以不可
欺誑之說也　烏程韓氏云冠禮曰棄爾幼志弱冠

以前皆謂之幼故記人于卽以童幼之禮繼之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疏云童子體熱不宜着裘又應給役着裘則不便故

童子並緇布襦袴也二十則可衣裘裳故內則云二

十可以衣裘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

行此禮爾　嚴陵方氏云立必正方則立不至於跛

矣不傾聽則聽不至於淫矣後又言毋側聽何也凡

物側然後傾則側未至於傾矣此教童子故教之略

後教成人故責之詳蓋不傾則容或側毋側則不傾

可知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

掩口而對

陸氏云口耳之間曰咡

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是教幼童能行之時非

懷抱之幼也負劍辟咡詔之疑非負挾幼童乃是長

者之身將詔幼童俯臨而語之辟咡者偏就近耳而

詔之也幼童必掩口而對避其口氣　嚴陵方氏云

少儀言其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彼言幼者對之之時

此言長者詔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以爲辟咡之

容則一也

愚按集說載劉氏之說曰長者俯與童子語有

負劍之狀非眞負劍也其說甚妙又云長者或

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

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劍然此何

說與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疏云自此至必愼唯諾明事師長之禮　崔氏

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幼者凡言長者

直以年爲稱也凡言君子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

長幼　廬陵胡氏云不越路而與人言一其敬與之

言則對前文云辭遜而對此不者略道路　永嘉戴

氏云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

生並行也道遇先生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

承命也不與之言而隨行不置亦非所謂承意也進

退之際其難如此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疏云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

子亦然　吳江徐氏云鄉長者所視恐承問可卽所

見以對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嚴陵方氏云不指爲其或人之見也不呼爲其或人

之聞也言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故也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

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

疏云扃關門之木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若戶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後猶有人應入雖已應還闔之當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拒後人踐踏也後進者不得踏先入者屨踏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己位若發初從上爲踏席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己位

也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永嘉戴氏云嫌疑者禍之階也故禮者所以別嫌疑而免於人道之患將上堂聲不揚而默默則人得以疑乎我將入戶言不聞而遽入則我有以窺乎人此二者禍之階也

嚴陵方氏云視以下爲敬後言凡視上於面則放豈非以下爲敬乎視近而瞻遠視詳而瞻略雖或瞻或視不可同旋惡其掩人之私也毋踐屨所以貴其人毋踖席所以正其位必愼唯諾者唯聲遠而實諾聲緩而文雖或唯或諾不同皆欲其謹愼而已 烏程錢氏云適舍以下以爲主客禮者非也前挈幼子童子下唯稱長者先生並無主客字面單扉曰戶室戶也童子燕見不將命故上堂直至戶外言聞則徑入耳賓客則主必迎之大門外豈有自上堂揚聲者乎亦閤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

疏云扃關門之木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若戶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後猶有人應入雖已應還闔之當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拒後人踐踏也後進者不得踏先入者童子閤坐故趨幼者唯供使令無一語及主人者童子閤坐故摳衣趨幼者唯供使令納蘭氏云集說云聽而弗問故唯諾之外無他辭 純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眾脫屨在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爲三人矣此本熊氏說也禮賓主敵體則二屨在戶外鄉飲酒云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是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少儀云執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此記云戶外有二屨不言戶內有一屨則室內只二

人明矣何以知其必有長者而共爲三人乎或曰雜坐離立毋往參焉若二人在內聞言則入是離坐而往參之故知必三人也曰禮所謂離坐毋往參者謂同在室內坐各有位見人有兩兩並坐者而往參之恐干人之私故君子戒之非謂戶內有二人在外者聞言亦不得而入也

愚按鄭註適館謂行而就人館求毋固者藏氏謂就館者不能無求於主人然執平日之所欲而必求於人則非爲客之義集說從之非是藍田呂氏以此一節爲事先生長者之禮是矣又謂其進退不敢必也將適舍將退也將上堂將

進也雖將退也先生長者末之許則求退毋固也其說亦未必是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後章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然後請出如之何其可求之而又至於固也且以適爲退無據先言退而後言適亦不順籍意適舍者適先生之館舍也求者求教也固者執滯而不通也將適舍之時不可懷此意上堂上先生之堂入戶入先生之戶　此一節應作五段看首二句是將適舍之儀將上堂五句是將上堂之儀將入戶二句是將入戶之儀入戶奉扃六句正言入戶之儀

毋踐屨四句是即席之儀鄭註奉扃敬也孔疏凡常奉扃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但言奉扃之儀而猶未盡其義竊意凡戶闔必用扃入戶奉扃示欲闔也下文戶闔亦闔者用扃也戶開亦開者不用扃也闔而勿遂者未及用扃而猶奉扃也此皆事長者之儀永嘉戴氏謂入戶而扃墜則慢心爲之吳郡范氏謂拱手當心以向戶扃山陰陸氏謂應小啟之以兩手奉戶置扃處虛陵胡氏謂車上兵闔亦曰扃引左傳脫扃爲證集說謂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言人人殊皆非經意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不踐閾

疏云此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恆從閫東出入不得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長樂陳氏云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爲左右而右常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爲左右而右常在西門以向內爲常由閫右則由閫東也與客就主人之階同意天子適其臣由阼階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蓋天子無適而不爲主大夫士無時而不純臣也　烏程姚氏云子敬父自然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臣敬君自然由閫右不踐閾皆心體中所自有者中庸曰禮所生也極妙

曲禮上第一之二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疏云自此至左足明賓主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客已再辭故主人進道客長樂陳氏云主人於賓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每門讓而不言每曲者直而不曲於是合名爲肅揖又名長揖介者與婦人恆用之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揖揖卽揖也長者不曲必曲膝說文云拜跪拜也又曰拜者首至地也故周禮九拜無立儀而晉宋儀註賤人揖貴人拜揖異等故東觀漢記陳遵使匈奴送者曰子當之絕域無以相勉勉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拜揖之不同如此況肅拜非拜並非肅揖周禮九拜儀九曰肅拜皆跪拜之節故肅揖爲長揖肅拜爲長跪樂府伸腰再拜跪謂直身屈膝而再引其手與肅揖之不曲膝而直身而推其手曰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卽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下其手正自相反蓋揖與揖同揖有俯義卽禮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

揖則揖可知　西河毛氏云或問主人肅客而入肅者拱手也推手而上也蓋邀客入門則必拱手以進之鄭註以肅爲進是也集說引呂氏曰肅者俯首以揖之所謂肅拜也則肅既是揖又是拜豈肅卽是揖拜卽是揖乎且九拜有稱肅拜者豈卽此肅乎曰肅是肅揖是揖拜是拜肅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肅與揖俱不是肅拜其肅不是揖何也禮註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謂上其手也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卽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下其手正自相反蓋揖與揖同揖有俯義卽禮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乎曰肅揖肅拜前所言軍士長揖婦人長跪皆是也

特今世用此甚少幼時見甲胄之士行升帳揖躬之禮但戟手而不一俯此卽肅揖令史丞簿及書吏堂參但下跪不俯伏卽起又下跪又不俯伏卽起此卽肅拜今並無此矣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疏云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　嚴陵方氏云與主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爲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爲亢若降等則爲殺矣故就主人之階與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同義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疏云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疏云客主至階又各讓不先升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　晉江周氏云聚足連步皆拾級時事須與先左先右互看互明平常登階則兩足錯行一先一後今賓主欲相向故主人定是右足先行然後左足與右足聚於一級復以右足先行是每上一級面必向西矣賓倣此　西河毛氏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是故謹一法自下至上皆不越步謂之拾級之解也連步者又上堂名也

大凡升階者升阼階則先左足升西階則先右足假如先左足者左足躡一級右足從而併之則就階言之謂之拾級以兩足同躡此一等不越等也而就足言之謂之聚足以兩足並也至於臨上堂時則左足躡級右足必跨而上堂而拾級之法則右步仍連左步不越步而上謂之連步此敬謹之至者鄭註解拾作涉則水行無等曰涉失其義矣且連步聚足亦未分別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註云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行而張拱曰

翔　疏云此言趨步之儀帷幔也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今言帷薄謂大夫士　藍田呂氏云凡見尊者以疾行爲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執玉之重或慮於失墜也　長樂陳氏云蓋接武者不趨趨者不接武趨者或布武布武者不趨也　嚴陵方氏云趨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矣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註云橫肱爲害旁人

愚按並坐是與同輩坐若有尊者在上而尊者
授我立則不必跪而卽立也尊者授我坐則不
可立而卽坐也皆當順尊者之命少儀受立授
立是授受之儀此言坐立與跪之儀不言授物
疏謂卑者以物授尊者非也至謂尊者形短雖
卑者得跪以授之更非也　家魚門謂文未明
著尊者所授恐未足據以授字代命字亦似未
的固然但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顯有尊卑之意
似不當以主客論也說文授予也予之立予之
坐亦可解得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註云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以袂拘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而却行之扱謂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長者則不恭　疏云自此至函丈明爲尊者掃除布席之儀　嚴陵方氏云除物之棄謂之糞帚則用之除而致飾者也以箕自鄉而扱之者蓋非特塵不及長者亦不欲長者見其所棄之物　烏程韓氏云掃席前曰糞糞特爲布席地塵不及長者洒掃精義

奉席如橋衡

疏云席舒則有首尾席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之法　金華嚴氏云橋橋梁也衡卽橫也或曰平也橋橫於水至平也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欹其狀亦然　烏程姚氏云集說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作二義解非是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註云請席請衽順尊者所安也　疏云鄉面也趾足也

愚按鄭註席坐席也衽卧席也衽雖亦可名席究之衽與席不同衽從衣卽今褥之類坐席以莞蒲爲之衽在上席在下易林所謂重茵厚席者是矣鄭註不區別之何鄉何趾亦不必拘

定陰陽之義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註云布席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疏云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爲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爲上若南北設席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嚴陵方氏云南鄉則北坐者也北鄉則南坐者也坐南則西在人之左坐北則西在人之右南陽也而陽上左

北陰也而陰上右以左右皆在西也故皆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其義亦若是而已　平湖陸氏云疏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愚按曲禮所言是並坐之上下鄉飲酒所言是對坐之上下恐不當引此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金華應氏云席間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爲權也學校之禮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故鄭氏以爲講問之

客要亦泛言賓客相見之儀而講問在其中其下文終之以侍坐於先生之法者蓋古人相見必以講論請問爲事不徒爲詩謁之煩文曲禮詳於教幼者嚴於事長者故獨致其丁寧而詳言之　納蘭氏云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共一丈間猶容也函亦容也故鄭註此記云容丈足以指畫註世子云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孔氏亦云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未嘗云兩席中間空地其一丈蓋曰函曰間但指中間空地而言非併兩席計之其成一丈陳氏乃改之非其質矣

愚按此亦承上文言布席之法不重在主客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疏云自此至毋蹶明主客之禮儀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撫謂以手按止之不聽主人之正席也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主人再辭止客之徹　侯官鄭氏云客踐席乃坐專言客也言客必先踐席上然後坐不自席外遶俯盤辟而坐也此客坐席之儀疏補出客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以乃坐屬之主人皆於文外斡旋理是而文繁矣不如以乃坐屬之客愈見踐坐二字有意義而將坐之儀節極有文也

主人不迎客不先舉

註云不先舉者客自外來主人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　疏云舉亦問也

將即席容毋作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註云作顏色變也齊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

疏云初來就席顏色宜莊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藍田呂氏云摳衣毋撥毋蹶三者謂行客也摳衣撥皆裳而言衣者蓋統而言之雖裳亦衣也　烏程姚氏云奉席以下數條曰奉席曰請席曰布席曰撫席曰徹席曰踐與請與布之各有其儀曰正席曰撫席曰徹席曰踐

席曰卽席見主與客就席之時之各有其儀　容毋作意卽席時宜恪恭謹飭成賓主之禮不宜周章醜腆若慚赧而不勝者然今俗語所云做客須有官常正是此意集說引劉氏謂須詳緩而有容儀毋有失而可愧怍似欠摹擬之意　烏程韓氏云自奉席以至布席皆少者事也然既以席爲類卽主客之儀當預敎之矣非爲主客專記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疏云自此至不唾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凡坐各

有法虛坐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污席玉藻云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長者猶先生互言耳

藍田呂氏云書策琴瑟先生所常御也物猶加敬人可知也坐必安執爾顏者侍坐於先生不敢懈也正爾容聽必恭敬長者之敎而不敢慢也　永嘉戴氏云坐必安必有用力之義焉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焉　新安朱氏云儳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前而言　廬陵胡氏云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曰讀書未終冕于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唐德宗謂陸贄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曰古又曰昔皆以別於今而言耳言昔則未至於古也既曰古昔又曰先王何也古昔者先王之時先王者古昔之人　烏程姚氏云書策琴瑟必置在几席間不在當行之處註疏何以云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之耶愚謂在前二字是弟子或有事於几席間遇先生諸物在己面前將欲遷之則俯首屈體遷之安處且兢兢自戒並戒他人勿得屑越也　會稽姜氏云坐而遷之坐是跪古坐跪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尻着席者大抵兩膝着地而直身曰跪兩膝着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卽謂之坐故小雅不遑啓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爲跪莫身爲居是以管幼安坐蓁牀着膝處皆穿以膝跪故也

愚按坐有二儀有安坐有危坐坐而遷之者危坐也坐必安者安坐也坐而不起謂之安坐坐而起卽謂之危坐故跪亦可謂之坐也危坐安坐皆禮坐也若夫以尻着席盤膝而坐者謂之趺坐有伸其膝而坐者謂之箕坐皆非禮坐也大抵古無椅制席地而坐故跪與坐無甚分別自有坐椅而坐與跪其儀始大別耳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註云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請業謂篇卷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　嚴陵方氏云有所請必起孔子與曾參言復坐者語汝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愚按起者坐而起起而請也下文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與此同皆雜坐也鄭註起若今掘衣前非是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註云唯諾皆應辭唯莊於諾　藍田呂氏云諾者許而未行唯而起聞召即往

愚按此起與請業請益不同前二起是坐而起

此起是起而即行矣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撤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註云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見同等不爲私敬燭至異晝夜食至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跋本也　嚴陵方氏云侯燭之將盡而即出不見跋也

愚按此數起字皆起而告退也燭見跋亦然不叱不唾亦弟子之職故於侍坐及之見同等不起非敢慢於同等也嫌於所尊敬耳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註云撰猶持也　疏云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脫屨在側倦則自持之或瞻視其庭影皆是尊者欲起之漸故得請出卑者瞻者請進不請退退

由尊者故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註云起對謂離席而對君子必令復坐　疏云更端別事也謂嚮語已畢更問別事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註云復白也欲須少閒有所白也　嚴陵方氏云問即無事之時也與孟子言連得閒矣之間同義少閒願有復則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焉屏退而自隱之謂既屏而又待者且防君子有所召故也

毋側聽毋噫嚏毋咨嗟毋太息毋倚毋依毋跛毋踞毋拘手毋搔頭毋傷鼻毋正冠毋捋鬚毋弄笏毋剔指甲毋弄印毋啓齒毋放辟毋邪行毋淫視毋怠荒遊毋侮慢居立毋跛坐毋箕

寢毋伏斂髮毋髽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疏云噦謂聲高急促謂流移也怠荒不自拘斂跛謂擎起一足一足踏地其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寢卧當或側或仰不可覆也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脫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不得袒露身體雖炎熱不得褰裙取涼諸事條目誡侍者左右亦可通誡爲人之法也　藍田呂氏云視聽言動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噦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其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髽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山陰陸氏

云遊毋倨雖遊且如此其他可知

愚按側聽與傾聽相似而與正聽相反蚩承庵所謂側耳而聽是也孔疏訓爲壁聽非是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疏云此明解屨着屨之法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着屨上堂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解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可使濡裳亦所以遠別內言外言男女之職也閫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可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所送則階側取屨稍移之面向長者而着之遷徙也

疏云自此至弗與爲友總明遠嫌之法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

寢毋伏斂髮毋髽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疏云噦謂聲高急促謂流移也怠荒不自拘斂跛謂擎起一足一足踏地其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寢卧當或側或仰不可覆也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脫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不得袒露身體雖炎熱不得褰裙取涼諸事條目誡侍者左右亦可通誡爲人之法也　藍田呂氏云視聽言動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噦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其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髽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山陰陸氏

云遊毋倨雖遊且如此其他可知

愚按側聽與傾聽相似而與正聽相反蚩承庵所謂側耳而聽是也孔疏訓爲壁聽非是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疏云此明解屨着屨之法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着屨上堂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解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可使濡裳亦所以遠別內言外言男女之職也閫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可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所送則階側取屨稍移之面向長者而着之遷徙也

疏云自此至弗與爲友總明遠嫌之法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

然　嚴陵方氏云嫂叔不通問若問安問疾之類坊記言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則男女非不通問也特不施於嫂叔　藍田呂氏云父子不同席者承上文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猶不同席況女子已嫁而反者乎故因而言之　都昌陳氏云植者曰樺橫者曰椸椸與枷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潔樺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崑山顧氏云鄭注言女子子者別於男子也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　侯官鄭氏云嚴陵方氏謂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若踰等尊卑懸絕者不必嫌愚稽之禮外內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凡服御器用且俱有別又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曾是已嫁而反止爲其兄弟者弗與同席同器而凡尊行卑行顧可接膝而坐合俎而食乎必無是理然則記列姑姊妹女子子於上而下專舉兄弟二字何也曰兄弟同等無尊卑之隔而有同懷之親宜若可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矣乃猶嚴其戒焉則尊於兄弟爲父行者可知卑於兄弟爲子行者亦可知矣禮文若曰或姑或姊妹或女子子已嫁而反凡不施於嫂叔　藍田呂氏云父子不同席者承上文爲其兄弟者雖同所生而亦弗與同席況夫有尊卑之隔者尙可混而無別乎如此則禮意大明而於前後禮文亦不相齟齬矣禮堉臣主婦立於門內公父文伯之母於季康子爲從祖姑而閫門與之言可知尊卑之隔亦不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也觀藍田呂氏解父子不同席之說則知嚴陵方氏謂父行尊而無嫌者非也　湖上逸人云父子之子指女子而言蓋極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愚按鄭註女子子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盧陵胡氏駁之曰只言女子子已別於男子矣安用更言子乎重言子者衍文也胡氏之駁雖是然儀禮言女子子者甚多豈皆衍文耶黃氏日抄以爲女子子者女之子也姑也姊妹也女子也通四世廣言之與顧宧人亦以爲非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曰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註云男女有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名有禮乃相纙固故必受幣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日月以告君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以廟

爲神席以告鬼神謂齋戒以告鬼神也爲酒食會賓客厚重愼也不取同姓爲其近於禽獸也妾賤世無本繫故卜之　疏云昏有六禮二曰問名乃相知名也幣謂聘之元纁束帛也　嚴陵方氏云周官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於外則以之行禮於內則以之將意行禮於外所以交之也將意於內所以親之也　金華邵氏云知名交親行之以禮矣然必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齋戒告鬼神以示不敢專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愛如是而後男女之別厚　納蘭氏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其同姓與否鄭注無文從可知也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凶異姓則吉此亦爲先儒交過之辭

則取之失經旨矣集說從之何耶或謂卜而同姓則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註云弗友避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疏云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其往來則與寡婦有嫌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註云賀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　藍田呂氏云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禮嘉禮也然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卽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曰閭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所以問遺者猶以慶賀名之君子雖不曰賀而問遺猶行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長樂陳氏云禮非貨財不足以爲文非筋力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爲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而責之以爲禮則不恕矣古者凶荒則殺禮況貧者乎聘射之禮非强有力者不能行況老者乎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疏云此明與子造名之法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他國卽得爲名衛侯晉侯周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中幽隱之處疾病爲名春秋晉成公名黑臀又有楚公子黑肱邾黑肱是矣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案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曰何不云具敖乎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不能如禮者也　藍田呂氏云國天子之所封也日月天下之達稱也隱疾者人之所難言也山川者國之望也名之必可言也所難言者不可傳於人故不以隱疾也

名之必將諱之諱之必將改之改天子之所封則不敬上故不以國改天下之達稱則不同乎俗故不以日月改國之望則不敬鬼神故不以山川

愚按孔疏不以日月有二說謂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是千支也非日月矣後說爲是

男女異長

註云男女各自爲伯季　疏云自此至笄而字明男女子不出閨閾其各爲長幼之序也男子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序達稱則不同乎俗故不以山川

女冠笄名字之法　王氏云長者伯仲叔季之宜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註云冠是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君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

女子許嫁笄而字

註云女子以許嫁爲成人　盧陵馬氏云女子許嫁則十五而笄未嫁則二十而笄笄而字之猶男子之冠而字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醬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註云左右皆便食也居人左右以其近也外內殽胾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殽在俎之外內也葱渫處醯醬之右言末者殊加也殽在俎骨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陽故左肉陰故右飯燥爲陽故左羹濕爲陰故右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故此醯醬膾炙知在殽胾之下故知在醯醬之左儀禮正饌惟有葅醢無葱渫故知葱渫爲殊加也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末以末邊際置右右手取末祭擘食之便脯脩則處酒左　藍田呂氏云醯醬食之主也膾炙庶羞也庶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爲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葱渫亦加品與胾炙同故處右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羹同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右漿酒陽漿陰也脯脩皆有朐

愚按葅說文無之玉篇葅以世切葱葅也經作渫字之誤也鄭註渫烝葱也固非郝氏作屑亦未是葅从水从葉蓋斷之爲葉而以水略浸之使不乾也朐脯也申曰脡屈曰朐此一節是進客若降等就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疏云客既卑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爲食
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
辭而止乃復坐食也　藍田呂氏云降等謂大夫於
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興辭而不下堂大夫於君其
辭也必下堂君辭而後升公食大夫禮賓左擁簠粱
右執湆以降公辭賓坐奠於階西對坐取之升反奠
於其所是也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二節是降等客
禮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註云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
等則先祭　疏云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

也　廬陵胡氏云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黍稷稻粱
之屬所先進者則祭之後者不祭若殽之序則徧祭
徧皆也　王氏云殽之序徧祭之則自殽之外
蓋有不祭者如魚腊醬湆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

藍田呂氏云殽謂骨體如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故鄭云辨
舉肩皆振祭是謂徧祭先儒以此殽爲膾炙膾炙禮
謂之庶蓋非殽也所謂徧祭者謂徧舉骨體而祭也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註云延客先食胾然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肩食
肩則飽客不虛口俟主人也　疏云三飯謂三食也
禮食三飧而告飽主人乃道客食胾食胾竟後乃始

辯殽辯匝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飽故食殽匝也特
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故鄭云辯
於肩則飽也　藍田呂氏云胾加豆也客既三飯主
人延客食加所以盡其勤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亦
謂降等之客必俟主人辯食乃敢卒食蓋有所待也
　烏程姚氏云辯不作徧字解辯者細咀嚼之謂胾
純肉切殽肉帶骨故欲細嚼以辯耳若作徧字解上
文已出徧祭徧字矣此何必另用辯字

愚按上言徧祭此言辯殽似乎辯字不應作徧
字解故承庵先生疑之然經文言辯者皆作徧
字二字原屬相通似不可因上下兩見可卽異

其解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

疏云饋謂進饌也　橫渠張氏云若不親饋則禮非
爲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　烏程韓氏云此侍食
之禮

不拜而食張子謂不敢當其禮勝於鄭說多矣
至王氏謂客或拜焉是爲佞是媚主人亦何必
說到恁地且反以世俗見識窺先王制禮之意
也而可乎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疏云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饜飫爲飽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揾莎手恐爲人所穢也　藍田呂氏云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者止飯而已

愚按揾音那揾莎兩手相切摩也鄭註澤謂揾莎也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

疏云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流歠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

藍田呂氏云飯言放羹言流皆貪肆飲食而無容也

侯官鄭氏云疏解放飯非是終當以朱子說爲長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疏云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飯黍當用匕　三四

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藍田呂氏云毋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獸也毋固獲惡必得也　橫渠張氏云固獲謂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毋扬飯飯黍毋以箸

疏云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飯黍當用匕

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藍田呂氏云毋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獸也毋固獲惡必得也　橫渠張氏云固獲謂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疏云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飯黍當用匕　三四

七　藍田呂氏云毋揚飯惡欲速也飯黍毋以箸惡不敬且傷廉也毋放箸惡不自取飽饜也毋放飯主心言毋放飯主容

飯謂食際勿縱口大嗽也不飽主心言毋放飯主容

言　西河毛氏云食自有箸觀禮曰飯黍毋以箸則非飯黍用箸矣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則挾即箸矣故鄭註今箸名挾是挾與箸古皆有之特用不同耳

古禮飯不用箸止用手然又有不同一說禮飯不器而用手毋放飯是也非禮飯則同器而亦用手共飯不澤手是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

疏云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齧骨一則有聲二則嫌食無肉三則以齧骨可憎也　烏程姚

氏云毋反魚肉謂器中尚有餘不以箸反掀焉而盡食之也鄭氏謂已歷口反於器非　藍田呂氏云毋咤食當食叱咤惡無容也

愚按魚肉是魚之肉不兼獸肉食魚而反其肉者往往然也反之爲其貪也故禁之

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藍田呂氏云毋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獸也毋固獲惡必得也　橫渠張氏云固獲謂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疏云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飯黍當用匕　三四

七　藍田呂氏云毋揚飯惡欲速也飯黍毋以箸惡不敬且傷廉也毋放箸惡不自取飽饜也毋放飯主心言毋放飯主容

飯謂食際勿縱口大嗽也不飽主心言毋放飯主容

言　西河毛氏云食自有箸觀禮曰飯黍毋以箸則非飯黍用箸矣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則挾即箸矣故鄭註今箸名挾是挾與箸古皆有之特用不同耳

古禮飯不用箸止用手然又有不同一說禮飯不器而用手毋放飯是也非禮飯則同器而亦用手共

呂氏云毋刺齒去齒間之餘也絜讀如漂絜之絜客絜羹必調飪失其節故主人辭不能亨也醓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羹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註云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噉炙爲其貪食甚也
疏云濡濕也軟則可齒決乾肉腊屬也火灼曰炙若
食炙先當以齒齊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
之曰噉是貪食也　京山郝氏云濕肉以齒斷而食
之不須手也乾肉必手擘之而後可食用齒決斷則
失容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客然後
客坐
註云自從也相者主人贊饌者與辭不聽親徹　疏
云卒食食已也食坐南向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己
坐而跪自徹己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

也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齊醬菹通名　烏程韓氏
云疑問以此單承侍長張氏謂錯簡當在客不虛口
之下皆未然此蓋通承降等以下其在降等之客則
親徹猶執食興辭之意也其在侍食長者則親徹正
答主人之親饋前通言食時之禮未言卒食之禮故
併作一結原非錯簡亦正不得單承侍長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
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註云盡爵曰釂　疏云此侍長者飲酒法食竟宜飲
酒故次之長者賜酒進至侍飲者前則起而拜受於
尊所尊所謂陳尊之所長者辭少者之起故少者復

反還其席而飲賜酒也舉猶飲也須俟長者盡爵而
後少者乃得飲也　藍田呂氏云侍飲之禮與侍食
同燕閒而飲食非賓主之正禮也古之飲酒貴賤少
長無不及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註云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疏云此凡受賜
禮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不敢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註云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註云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寫者傳己器

中而食之重汙辱君之器也　疏云君食竟以食殘
餘物賜御者器可滌溉不畏汙則不須倒寫陶是瓦
甒之屬梓是杯杇之屬並可滌潔仍於器中食之食
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溉之器如織萑葦織竹
爲筐笥不可滌溉不倒寫之則浸污其器是壞尊者
物也　山陰陸氏云變侍言御以卑御尊侍之而
已陳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御也非侍也
廬陵胡氏云寫謂傾於別器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註云食人之餘曰餕　疏曰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
饌之餘皆曰餕　學齊史氏繩祖云食人之餘曰餕

禮輕故不敢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婁非不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餕餘而祭之爲褻且慢也　都昌陳氏云尸餕鬼神之餘臣餕君之餘賤餕貴之餘下餕上之餘皆餕也此謂助祭執事或爲尸而所得餕之餘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婁以食餘之物褻也　丹陽湯氏云餕餘不祭子夫不祭婁況先祖乎

愚按孔疏云凡食餘惡祭唯父得子餘夫得婁餘則不祭其卑故也熊氏申之曰父得有子餘不祭言喪祭此則其不同者耳

者謂年老致仕傳家於子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餘夫餕其婁餘者謂宗婦與族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永嘉戴氏疑之而曰父餕子餘夫餕婁餘尊卑之序紊矣意者上句與下二句義不相屬乎父不祭子夫不祭婁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之數說者皆未達禮意集說前說爲長後引一說不可從　或問此一節上不祭言其人戴氏之說似爲得之何爲不可從也曰小記有云婦之喪虞卒哭亦必其夫若子主之祔則男主之則夫有祭婁之禮戴說非也又問父可以祭子乎曰不可經雖無明文然以小記比附之子之喪虞卒哭亦必其若子主之祔則父主之蓋有子則子主之無子則婁亦可以主之齊莊公弔杞梁於路而其婁主之是也雖喪無二主然尊者爲卑者主喪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餘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練必非尊者所能爲則卑者爲之故小記云然婦喪如此子喪亦可以通之此章三箇不祭皆同皆言不可以餕餘祭之然略有不同者上不祭則自祭之下不祭則非自祭上不祭言吉祭下不祭言喪祭此則其不同者耳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註云貳謂重設膳也辭之爲長者嫌偶坐盛饌不爲己　烏程姚氏云貳加益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正是此貳字禮貴辭遜而亦有以不辭爲禮者此節是也識得此義無所往而不爲禮　侯官鄭氏云長者尊客也御同於長者謂已赴主人之筵請而適與長者同在座也

愚按註謂侍食於長者則於同字無着落矣鄭說爲是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註云梜猶箸也　疏云有菜謂鉶羹無菜謂大羹涪也是直歠之而已　烏程姚氏云白凡進食之禮至

此總言飲食之禮使人由微之不敢忽以至於大之無不謹蓄消其易縱之欲以絕簒俎折衝未形之大禍也學禮者其毋忽於微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者累之士麤之庶人斀之

註云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橫斷去麤而已庶人不橫斷　疏云華謂半破也麤謂脫華處斀齧也去麤而齧之也　嚴陵方氏云瓜必用巾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　長樂劉氏云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說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註云不櫛不翔憂不在容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　疏云此明親疾人子之禮　嚴陵方氏云言冠者別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無冠不櫛則不可所以止言冠者不櫛憂親之疾忘身之飾也樂必以琴瑟爲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不去故也物有常味食肉多品則爲變味人有常貌飲酒過量則至變貌　長樂陳氏云儀禮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詈皆齊之事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　福寧黃氏云親疾心雖懷憂然言不可惰蓋或人問其疾或已求人之醫其疾必詳言其病症詳問其方藥以祈親愈故不可以心憂而惰於言也疏及集說俱非　太原閻氏云嘗聞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好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卽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予謂說文止作弦解云笑不壞顏曰弦故朱子渾用其意曰微笑也此最集註妙處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疏云憂亦謂親有疾也　藍田呂氏云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安席可知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坐可知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先儒以側爲特以專爲單既無據而以側爲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側也　廬陵胡氏云側不正

也專猶特也

愚按有憂兼他禍患亦可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執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註云佛首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甲鎧也胄兜鍪也　疏云自此至如使之容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杖末拄地不淨

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民虜謂征伐所獲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耳粟稻粱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量器名米可即食爲急故獻者操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言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　藍田呂氏云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蓋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左契者無所事以待有所事此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

如采地之類然既爲上賜則當重君命而守世祿又安可獻於人也或是春秋時井田法壞豪强兼幷經界不正田宅之類民得而自爲取舍故有獻田宅操書致之禮

凡遺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疏云此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向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其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則角向其上弓形亦曲向下故鄭云皆

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簫弓頭頭稍刻差邪似簫弭弓把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若主人拜受所遣還辟猶逶巡也客謙故逶巡還延辟主人之拜不容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之拜客既覆從容左而受之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却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弭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却左手承弭右手覆簫者蓋主人用右手承弭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謂前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向南而立乃後受弓故鄭云俱南鄉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則俱南面向明也若不於堂上

當隨便亦俱向明也　藍田呂氏云張則弓之體來筋外而角內故倘筋弛則弓之體往角外而筋內故倘角或張或弛者弓體定則張之未定則弛之右手執簫左手承弭者受者便於執也授受之儀尊卑皆稍磬折故皆垂帨也由客之左吉事倘右以尊賓也接下承弭敬受之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敵相遭皆南鄉

愚按橫渠張氏謂尊卑者高下也尊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新安朱氏謂賓主雖或一尊一卑云云皆非也總依註疏敵體爲是

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

進凡杖者拂之

註云左首尊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凡杖尊者所憑依　疏云進謂授與人時也首劒拊環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劒以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鐏在尾而鈍向人爲敬矛如鋌而三廉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矛戟柄尾也以平向人敬也不云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　藍田呂氏云進者以物共尊者之用非獻也劒也戈也矛戟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左袂進拂几三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之儀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將命如使之容

註云效猶呈見用右手便也犬離豢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左手亦尊也繢畫也以掬慎也掬手中也以

訣敬也弗揮爲其竇而脆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　疏云左首謂橫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羨雁爲飾以相見也揮振去餘也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是矣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問人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　盧陵馬氏云禮相見以贄卿執羔大夫執雁而飾之以繢者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爲貴蓋位彌尊而禮彌文

也　山陰陸氏云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雁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鄭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讀士相見之誤也

曲禮上第一之三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疏云此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受命謂受得君命爲聘使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送行舍於郊是也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者去必出拜送於門外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而不竭人之忠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藍

亦出門也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也命使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矣使者從君處還則必下堂拜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言拜從上可知也　慈谿黃氏云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如此故能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反已常若不足則與人常能有餘也

愚按如黃氏說則上下六句通爲一節此其所以爲君子歟

以爲君子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愈然後謂之君子蓋閒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僞故濟之以勤

永嘉戴氏云曲禮所載大率皆威儀文物也獨首章言敬中間論君子之爲人蓋敬者行禮之本也非卑謙者不能以行禮故博聞强識必繼之以讓非强有力者不足以行禮故敦篤善行必繼之以不怠此其所以爲隆禮之君子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臨川王氏云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求人已深能全交者鮮矣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藍田呂氏云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不能勉而難繼也　慈谿黃氏云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如此故能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反已常若不足則與人常能有餘也

註云孫爲王父尸孫與祖昭穆同也下下車也所以尊尸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几尊者慎也　疏云此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爲君尸謂臣爲君作尸已被卜吉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凡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　嚴陵

方氏云馮式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　橫渠張氏云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於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爲尸而抱也　新安王氏云特牲禮註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己孫爲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瓚祼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京山郝氏云祖父憐孫之幼常擁抱之子長則不抱父嚴祖慈人情也記者引此以明孫爲祖尸之意

愚按抱孫不抱子言君子平素如此非抱尸也疏家謂子孫行並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夫子不可以爲尸人皆知之禮經何必著此語呂氏至引曾子問孫幼則使人抱之爲證失經旨矣郝解爲是

齊者不樂不弔

註云齊者哀樂則散其思也　藍田呂氏云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意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註云隧道也　疏云自此至處於內明孝子居喪之

法阼階主人之階也　藍田呂氏云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不忍廢也　京山郝氏云前言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立不中門故居喪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猶親存也事死如事生禮者人情而已非泥迹也疏謂祔祭以後得升阼階引雜記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爲敬賓乃由阼階恐亦不止此願其心何如耳泥迹比擬非禮之義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註云勝任也

愚按人有創瘍而不沐浴有疾而不飲酒食肉則必不能勝喪若尊者之喪謂之不慈卑者不能勝尊者之喪謂之不孝故禮乃比之不慈不孝孔疏謂不留身繼世是不慈滅性違親生意是不孝恐非禮意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註云五十始衰也　疏云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毀

而不得極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　藍田呂氏云老者居喪與有疾者同以權制者也蓋養老之禮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闕居喪有不能任故爲之節也不毀之食疏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變者衰麻之服餘無變也　嚴陵方氏云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居門外之倚廬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註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殮以死日數也　山陰陸氏云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貶於大夫非是然則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故主生者之月日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上言來日嫌於已蹙此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喪言三日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若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蹙　金華應氏云喪家之時日一也在生者則爲來順數其未至之日也在死者則爲往逆計其已過之日也生者三日成服而啜粥三月卒哭而疏食期祥而練冠則食菜果大祥而縞冠則食醬醴是月禫徙月樂既免喪則出身

以從仕而無適不可焉蓋復生有節初不以毀滅性也死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虞祔期而祥祭再期而大祥又爲之忌以哀慕之蓋謹始追遠愈久而愈不忘也生者未艾雖孝思罔極而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無有一朝之患與之以來日者所以扶持保護而勉其爲無窮之計也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死者已往雖去之日遠而想像儀刑感念疇昔常有終身之憂與之以往日者所以痛悼追惜而傷其不可復反也故曰往而反焉又曰亡則帶之忘矣一曰與許也猶期也生之日方來而未已故生則視其來者爲未艾若曰萬有千歲眉壽毋有害是也

死之日已往而難追故死則計其往之期者爲不可
及若曰日月不居奄終祥練是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
不知生傷而不弔

註云弔傷皆謂致命辭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
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
未聞　疏云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生弔死
傷其文自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然弔
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
致殯前也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贈畢乃臨若不致
含襚贈則弔訖乃臨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嚴陵

方氏云不知死而傷之近於僞不知生而弔之近於
諂

弔喪弗能賄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
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疏云賄謂以財貨助主人喪用　臨川王氏云不問
其所費所欲所舍辭口惠而實不至也　藍田呂氏
云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
問之矣　山陰陸氏云舍客也館主人之事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臨川王氏云爲人養廉也　藍田呂氏云賜人者使
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

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
愚按長者曰賜敵者曰與集說分君子小人恐
非是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

註云墓塋域壟冢也登壟爲其不敬葬喪之大事紼
引車索也　疏云助葬本非爲客正助事耳故宜執
紼也

臨喪不笑

註云臨喪宜有哀色故不笑

揖人必違其位

註云禮以變爲敬　疏云位已之位也於位見人則
當離已位而向彼揖也　講義云孟子言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彼所言者朝廷之禮此所言
者燕居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
禮異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註云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
愚按歌主樂翔主容不歌不樂也不翔無容也

當食不歎

註云非歎所也

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註云相送杵聲不相不巷歌皆所以助哀　藍田呂

氏云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況隣里乎
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　嚴陵方氏云除喪而後祥
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喪啟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
通謂之有殯於隣言有喪舂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
言有殯不巷歌則容或相杵矣五家爲隣五隣爲里
隣近而里遠隣寡而里眾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眾
者其情疏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

愚按盧陵胡氏引蘇氏云相謳謠名其說亦可
從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註云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　疏云哭日
謂弔人日也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
藍田呂氏云不由徑不欲速也不辟塗潦不擇地也
哀在乎此則忘乎彼　講義云送喪則知生者送葬
則知死者故所以送之不能無輕重難易之異　慈
湖楊氏云送喪不由徑則辟塗潦送葬不辟塗潦則
不由徑可知

臨喪則必有哀色
長樂陳氏云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
乎內則色之得失見乎外故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
情可知

執紼不笑臨樂不歎
藍田呂氏云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臨樂不歎猶
當食不歎也

愚按不笑則有哀色不歎則有喜色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疏云介胄則戎容暨暨使形勢高岸有不可犯之色
以稱其服也末兩句並結前義故者承上起下之辭
君子接人凡所施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註云撫猶敬也據式小俯崇敬也　疏云謂君臣俱
行君式則臣宜下車若士爲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
君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註云禮不下庶人者爲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
大夫者不與賢者以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
在刑書刑人有怨恨爲害也春秋公羊傳曰近刑人
則輕死之道　廣安游氏云禮不下庶人古註詳矣
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
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燕禮則酬酢之禮所不
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進退趨走則朝廷之禮所
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然非庶人舉無禮也
特自士以上之禮所不及耳刑不上大夫者言不上

及於大夫非大夫舉無刑也特不以庶人之刑加之耳且古者之制貴賤異於後世古者貴有常尊賤有常卑故禮刑所及皆有常所後世貴賤無常爲庶人者朝爲匹夫暮爲卿相者有之爲卿相者一終其身則其子孫降在皁隸者有之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可得而行矣　長樂陳氏云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公家不畜刑人非禮也周禮掌戮墨劓宮刖非不畜也不近之而已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世衰禮廢而防患之道不謹此罪人所以見赦於閭齊莊公所以見問於賈舉也雍渠與載孔子適陳趙談參乘爰絲極諫者以此　姜儀王氏云曲禮

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勵之以廉恥之節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　錢塘陸氏云刑不上大夫此聖王之制所以敦國體也自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有鞭撻大夫之條附之於條狼氏此與刑不上大夫之說大刺謬矣焉有冉公制禮辱及尊者乎此後世暴虐之君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助紂之惡歆誠不勝誅矣　方氏慤靜云有士相見禮而無庶人禮夫田野之間非無禮也樸而無文何有於郁郁乎禮失而求諸野言文之弊也不如其野也是庶人之禮也乃所以明人倫者上下同之亟遺庶人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疏云兵車武車皆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車上旗幡也尚威武故舒散若垂綏然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纓其旒著於竿也　藍田呂氏云綏上車繩也御者升車正立執綏則垂曳於下也綏旌者其旒垂曳如車之綏也結旌者欲旒於扛發揚者武之事也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也故旌之收結象之　嚴陵方氏云少儀又言武車不式者對言之則如此獨言之則如彼也

夫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庫車言武之備其所以爲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和道車言德之辨旂車言德之純其所以爲德車則一也周官道車載旌旂車載旌此則武車德車並言旌者猶司常通謂之九旗也

愚按兵車不式疑因上國君撫式而廣言之下二句因不式而並及之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孳獸則載貔貅

疏云此與下節明君以軍行之禮王行宜警衛善惡

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喧聲若有非常不得傳道且人衆廣遠難以周偏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謂畫爲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直水也爲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鴟爲開口如鳴時於旌首而載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鴻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虎亦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擊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若前有猛獸則舉貔貅欲使衆見以爲防也　藍田呂氏云史國史掌爲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

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　廬陵胡氏云載猶載質之義士謂命士孔云司盟之士恐非水屬青者如青龍之類多矣不必水雀也載抗也所謂載旆載旟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證也　廬陵馬氏云士師爲虎擊猛獸軍旅之象故舉其皮於旌首蓋云誓其皮恐非也　松陵趙氏云士師敵之主兵舊以士師爲刑官大謬

愚按廬陵方氏據周官析羽爲旌言青旌以青雀之羽爲之上言旌下言鳴鳶飛鴻亦皆析羽爲之其說未始不可從然曰鳴鳶曰飛鴻則不止用其羽矣註疏爲是孔疏或云雞貔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一云並載其皮竊意俱未然虎皮者或畫虎皮之斑文貔貅則竟畫形於其上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註云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　疏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宜殿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沉能殺虎沉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朱雀是禽而云獸者通言耳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　廬陵胡氏云先儒以招搖爲北斗星以指四方使軍陳不差此緯書不經也經意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耳　廬陵馬氏云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急繕其怒者王赫斯怒是也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曰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鳥程姚氏云怒者天地之義氣也天地無此怒氣則無以震動乎庶類王者無此怒氣則無以安戢乎羣黎故曰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然其怒上着急繕二字見怒貴急發而又若營繕之有其制不可過猛而毒天下也　納蘭氏云左傳征繕以輔孺子杜註繕治也莊子繕性亦訓爲治故柳子厚詩曰繕性何由熟此急繕其怒謂以四宿指正四方招搖其中而舉之於上使戎陣整肅急治士卒之怒以同敵王愾耳鄭氏讀繕作勁呂氏不從謂繕修也得其義矣集說采呂氏之說而削繕字之訓不知何意

註云父者己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也必求殺之乃止　疏云此論親疏復讐之法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天下也檀弓云父母之讐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是已而謂人云父之讐協諸海外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讐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謂人謂遇赦宥則許諸海外兄弟謂親兄弟也不反兵者帶兵自隨見卽殺之檀弓云父母之讐不反兵兄弟之讐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蓋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則不同乎國而已而亦不反兵者則以同體重之也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之讐異矣朋友亦報讐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藍田呂氏云殺人者死古今之通刑也殺之而義則殺之者無罪故令弗讐讐之則死謂人之職是也殺之而不義則殺之者當死宜告於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讐也然復讐之文雜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得復者必其讐人之勢甚盛緩之則不能及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於有司也亦有法之所已赦或罪不麗於法有司莫得而辟者仁人孝子不得已而行王法亦不得不從而許也然調人猶和之而使辟弗辟然後執之不失法之信且伸仁人孝子之義　嚴陵方氏云周官調人之法則使之辟而不得讐經之所言則使之讐而不容辟使之辟而不得讐者上之法使之讐而不容辟者下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經所主者情既不可廢法以狥情又不可忘情而狥法處之者欲適中而已　新定顧氏云二禮載復讐事向頗疑之治平盛時安有私相報讐之事然天下事不可知四海之廣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寃故不與共戴天也然又看

輕重如何讐亦非一端父母因事被人搆陷爲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爲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倘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讐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愚按父之讐兼母而言蓋未有舍母而言兄弟及交遊者也不反兵鄭註不釋兵也盧陵胡氏云言常以兵刃向前志在復仇之切皆非反字之義反還也不反兵者不及還而取兵見卽殺之檀弓所謂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是也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皆可殺人也父母兄弟被人害此皆天屬之讐不可不復若朋友有讐亦何至不與之同國據經但言不與之同國而已鄭註則云不吾辟則殺之何殺人如草菅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註云此明食祿者宜任其事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郊里數隨地廣狹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尸祿素餐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

歸故爲卿大夫之辱地采地士邑宰爲君邑宰必須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辱也　盧陵馬氏云郎之戰公叔禺人曰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則四郊多壘亦士之辱也蔦掩爲政於楚畫土田井衍沃子產爲政於鄭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則地荒不治亦卿大夫之辱也記所言特其所主者而已言亦士之辱則卿大夫之辱可知　長樂陳氏云不言國君之辱臣死言國君之辱則臣之罪不特辱而已

愚按地之廣也大荒而不治也大荒二字連

臨祭不惰

疏云臨祭須敬鬼神饗德怠惰則神不歆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註云祭服祭器龜筴牲皆不欲人褻之也　烏程姚氏云此恐非人鬼所用陰陽之說祭服敝不可埋祭器龜筴敝與牲死原不可焚處之自當若是是之謂禮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註云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講義云自徹其俎蓋不以勤君之職事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註云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
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
謂音聲相近若雨與禹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
諱皆為其難辟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
徵不言在也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
祖孝子閒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
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疏云自此至問諱論
諱與不諱之事　相臺岳氏云偏合作徧疏云不徧
諱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
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徧諱不

合辭據此作徧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若謂二字不
獨諱一字亦通但與鄭註舊文意不合可見傳寫之
誤然仍習既久不敢如嶌大字本與國本輕於改也
臨川吳氏云逮事父母四句鄭註以為庶人禮則
諸侯卿大夫從可知矣
愚按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幾
下令曰依禮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
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諱者並不須諱遽然則
自唐之初亦作偏字讀岳氏之說並存可也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
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

註云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大
夫之所則避君諱也詩書臨文不諱為其失事正廟
中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亦尊無二也於
下則諱上臣於夫人之家恩遠則不諱質猶對也
疏云人於大夫之所止得辟公家之諱不得辟大夫
之諱所以尊君諱也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
諱此承上君所無私諱故畧之廟中謂祝嘏辭說有
事於禰則諱祖已上夫人君之妻夫人本家所諱臣
雖對君前言語不為諱也婦諱家之諱但於婦
宮中不言耳門謂婦宮門若於宮外則不諱故臣對
君前則不諱也　廬陵胡氏云詩書不諱誦詩讀書

時也臨文不諱謂文章也舊云禮文恐非
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
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畧言之
耳　納幣氏云大夫之所有公諱註疏甚明集說謂
諱大夫先君之說非是
大功小功不諱
藍田呂氏云不諱者恩輕也　廬陵馬氏云雜記言
父之世父叔父姑則於己為從祖祖姑而其服小功
父之姊妹則於己為姑而其服則暮與大功凡此以
父為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諱也大功小功不
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侯官鄭氏云靈臯謂

此大功小功指己之同等者言似是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疏云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辟之也

臨川王氏云邑國皆有竟竟內皆有禁俗繫於國國殊則有異俗國非特城中而已藍田呂氏云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俗謂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不同者也問諱賓爲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內雖賓亦得諱之所以敬主人也

愚按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猶可既入門而始問諱不已晚乎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疏云自此至踐之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十日有五奇五偶爲柔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日以甲爲子剛柔在日盧陵馬氏云辰以日爲母日以甲爲子剛柔在日不在辰剛則陽而主外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故用剛日詩吉日維戊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柔則陰而主內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故用柔日儀禮少牢饋食用丁巳春秋已卯烝乙酉吉禘於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有事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太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於武宮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士虞禮始虞三虞以事之先後爲陰陽陽者也以事之先後爲陰陽則麗乎陰者亦可謂之外事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皇天后土之於天下其近無內其遠無外故郊雖在外特尊而遠之非外事也社雖在內特親而近之非內事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向中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此其所以用辛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疏云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若

次事則唯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世亂皆先卜後筮然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鄭註周禮筮凶則止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曰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三筮並凶則止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洪範所云是也大夫士則大事卜小事筮盧陵馬氏云吉事人情之所不忍故先遠者福宜黃氏云凡卜筮日謂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卜筮吉日以行內外事者非只爲大夫士也非但謂卜日行祭也觀上文言內事外事下文言喪事吉事可見矣又十日謂之旬一月有上中下旬何必

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而後謂旬之外也疏家謬矣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
筮不相襲
註云爲日假爾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
小事筮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襲謂卜不
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　疏云卜擇吉日故云爲
日假因也爾汝也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
此龜筮故謂爲泰也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
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也喪記亦云卜筮不相襲鄭
註曰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不相因襲與此註不同者
明襲有二義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
筮二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筮以決之
小事因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漫卜卜不吉
不可復筮兩註各舉其一也　嚴陵方氏云龜則卜
之體也蓍則筮之用也上言其體下言其用互相備
也龜以動爲陽蓍以植爲陰陽爲大故大事用卜陰
爲小故小事用筮大可以兼小故大事亦用筮小不
可以兼大故小事則不及於卜焉　廬陵胡氏云卜
筮不過三經意大抵謂卜筮不可瀆如易再三瀆之
義此與喪記皆云卜筮不相襲襲有侵奪義若卜不
吉而筮吉筮不吉而卜吉則爲相奪也故卜不吉則
止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

且不敢專決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
者事有二而不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某地亦可
都此嫌疑也故卜筮以決之如卜戰或曰可戰或曰
不可戰此猶與也故卜筮以定之此先聖王所以神
道設教也踐履而用是日不必改爲善（鄭註改踐爲善）
納蘭氏云說文猶玃屬孫象之大者而與與孫通故
疏以爲二獸然爾雅但有猶名離騷云心猶豫而狐
疑亦以豫疑對言未嘗謂豫爲獸也蓋猶獸多疑慮
健登木每聞人聲輒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下須臾
又上如此非一隴西又謂犬子爲猶人行無豫在前
待人不至又反而迎候故凡遲疑不決者爲猶豫是

也至老子與兒若冬涉川猶兒若畏四鄰莊家並不

作獸解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騁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閎溝渠必步

疏云君車將駕御車者執馬杖監駕立於馬前恐馬行也已駕駕竟也展視也軨轄頭轄也效白也僕入白君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降君空位也綏登車索

綏有二一是正綏凝若之升一是副綏凝僕右之升

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僕先試車時君未出致敬驂從也車行必驂從在前大門之內車右於

禮或不應卽上車故車驅而驂至於大門君始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耳若謂非常不測或在門閎之外大門堂堂人所屬目妍窳安所伏匿顧命車右就車以謹避之耶

愚按姚氏謂及至門閎恐有限閾過溝渠恐有險阻故車右必下車步行以維持之其說雖本之註疏然不若新安王氏之說爲正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疏云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

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僕既卑降則主人受取綏不然者謂僕者敵體則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又僕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其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長樂陳氏云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

愚按拘如字讀不必音溝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

疏云公食大夫禮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婦人質弱不倚乘倚立也男子倚乘而婦人坐乘大馬者賓主相見用充庭實而已非問聘之贄幣故不上堂　盧陵馬氏云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註云發句言故明此眾篇雜辭也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　疏云此以下明雜敬禮　藍田呂氏云人國不馳馳則人不得辟也入里必式以先人之居在焉

愚按此爲士庶人之禮註疏指君子爲人君非

是卿位卿之在位者也見卿下見大夫式可知矣論語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傳曰丞相進見御座爲起乘輿爲下臣之於君則然若以爲卿之朝位君過之必下人君而敬臣之虛位乎且人君無入里之事即曰有之何但式而不下豈先人之居反輕於卿之虛位乎以是揆之其爲士庶人之禮無可疑者故字疑衍又按上下文俱不言君之事何以知此君于必爲君也或以此節通君臣上下而言亦未然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橫渠張氏云御謂御車也奉君命而召雖賤使者當親御之　盧陵馬氏云春秋洮之盟爲王人雖澤之盟尊單子平臣召陵之盟尊劉子鄭之盟尊單伯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必先諸侯者所以尊王命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其意亦若是而已　納蘭氏云鄭註御當爲迓集說因之非是如果當作迓讀豈下卿位尊賢也御婦人御國君亦作迓字解耶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屨拜

註云屨猶詐也　疏云言着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愚按玉篇爰予對祖卧二切拜失容也又詐也亦作爰下拜字疑衍

祥車曠左

註云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　疏云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鬼神尙吉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必式

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王自乘外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近於凶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極憑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

君在中央御者居左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疏云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故後右手以遠嫌也御國君則禮以相嚮爲敬故進右手所以別於御婦人但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愚按凡爲僕者亦進右手所以別於御婦人但不俯所以異於御國君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欹不妄指立視五嵩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疏云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車上而聲大欹驚衆也車上無事以手指揮四方感衆也嵩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轂故車上馮式下顧時不得遠瞻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顧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之私　嚴陵方氏云立視五嵩則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則不至於偏下顧不過轂則不至於掩後凡此皆欲容貌適其中而已論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不內顧不特不過轂而已不疾言不特不廣欹而已不親

指則不特不妄指而已言之淺深不同者彼言聖人之儀此言中人之制　臨川王氏云彗帚也此作虛字用猶云掃也非是取竹之帶葉形如掃帚者別爲策彗以代常時所用之策也卹與恤同音依註讀爲蘇沒切猶云拂也彗卹謂掃拂之或云如彗帚之卹拂也卹字句絕勿讀如字驅謂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勿驅二字爲句以策彗卹而勿驅者言車行國中宜徐不宜疾但以馬策掃拂馬背勿驅策之而已中間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長洲顧氏若霖云鄭註嵩猶規也孔氏且謂爲規聲相近故爲規至廬陵胡氏从說文之訓更云子嵩

烏名車上平視不過五嶲猶云不過百雉也雉取其飛不過三丈則五嶲當亦取其飛之遠近爲喻孔氏以嶲爲規嶲音攜不近規恐非又按鄭註嶲或作縈釋文云本又作嶲在當日諸本互異究未審嶲縈嶲孰是也至檞字書皆戶規切音攜唯六書正譌云隸作規考之漢隸字源支韻內止有規而檞未見不知正譌何本如云宜讀作規竊以爲未妥蓋以孔疏音相近之說胡氏已駁之耳

愚按鄭註以嶲音規胡氏更以子規爲證唐詩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古嶲規通用然不知子規所由名起於何時耳且依註作規解 末

三句集說仍註疏之誤予嘗改讀之與草廬無異可見以義理求之自無不合也果如疏家所云取竹帶葉者爲杖卿勿此馬馬見之安知其不驚躍而欲其勿驅也得乎草廬改之極是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註云自此至末皆廣敬也 嚴陵方氏云齊牛祭牲也齊時必齋戒而朝之故謂之齊牛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則所以奉神者不敢不敬也齊牛則奉神之物也宗廟所在車則式之而已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爲齒齒之爲義若三年不齒之齒亦有罰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君乎 廬陵胡氏云熊氏謂此文疑誤宜云下宗廟則式齊牛非也見齊戒之牲則下過宗廟則式此亦甚明何勞倒文乎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疏云乘路馬謂臣行習儀禮路馬君之車馬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杖馬但載杖以行也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不敢授綏與已也既不瞰左故居左但式以爲敬 山陰陸氏云不敢授綏僕者也左必式乘者也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註云誅罰也 疏云步猶行也謂單牽君馬行時必

在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也蹙謂以足蹴踏之 新安程氏云見路馬之芻而蹴之以足則爲不敬不敬者有罰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官馬不自敛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爲齒齒之爲義若三年不齒之齒亦有罰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曲禮下第二之二

疏云案鄭目錄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烏程韓氏云此篇只辨異兩字盡之或類舉或對舉或一事同異互舉篇法與上篇迥異稍覺煩碎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疏云自此至則襲論所奉持及俯仰褰襲之節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必仰首當心提之者必屈臂當帶　藍田呂氏云奉者承之以兩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　盧陵胡氏云案是理耶執卽奉也言士提之則天子諸侯大夫之物皆奉可知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臣佩委

疏云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也禮大夫稱主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士則不然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謹重器雖輕執之恆如重而不勝之容故孔子執圭如不勝而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也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在地行也立倚也佩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

玉藻與深衣說則朝服之帶當心上而深衣之帶當

習下凡提挈物者高下皆以帶爲準不必專指深衣

之帶　烏程韓氏云此豫釋衡提之義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疏云前明常法此又明臣爲君提奉之禮　山陰陸氏云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所謂平衡者與眉齊矣上衡又少高焉眉一名衡豈爲是歟上衡若今奉御食器上眉是也

愚按上衡平衡俛陸氏說皆在面上王莽傳盱衡目揚眉也又維持冠下曰衡

身宜僂折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君若直立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君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委於地　藍田呂氏云立以下謂君臣授受之節如前所謂尊卑垂帨也凡授受者尊卑皆磬折故垂佩也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　平湖陸氏云鄭註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集說則云微俛則倚於身微俛二字不是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山陰陸氏云藉若璧藉以皮帛琮藉以錦云爾非所謂繅藉也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

采六等未白蒼問註侯朱綠繅八寸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言繅又別言藉則藉與繅異大行人曰公繅藉九寸侯伯繅藉七寸若此者繅也小行人曰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若此者藉也　藍田呂氏云玉雖以藻爲藉此云有藉無藉者必以所加爲言如束帛之類謂之藉也始致君命圭璋特達是無藉也故賓與公皆襲既享束帛加璧是有藉也故賓裼如此則襲理可推　廬陵胡氏云鄭氏謂裼襲指執玉之人非也經意蓋謂玉有藉者以袒裼而露見其美無者則以物覆襲之不暴露也豈謂人自裼襲慈谿黃氏云玉之用雖殊其有藉則一禮言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何也玉有以繅爲藉有以束帛爲藉所以飾之束帛藉所以將之此說特施於束帛之藉裼者當文與有藉相稱襲者當質與無藉相稱

烏程韓氏云以上是執器之辨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疏云自此至同名總明稱謂之事卿老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妻之兄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

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　藍田呂氏云君之於臣妾雖冠笄亦名唯臣妾之長者不名所以別貴賤也卿老世臣家相皆其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其貴妾也均臣妾也特異其貴者蓋以禮敬之不敢慢也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註云大夫天子大夫　疏云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君大夫之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也大夫士之子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宜辟之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爲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

也世子貴不得同又若其子生在其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衛齊惡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福寧黃氏云上節言人君不敢侮於臣妾此節見人臣不敢同於君父上下一於恭敬而已矣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是名稱之辨

愚按君指國君君之子與天子之大夫子並不敢稱余小子也若依註疏言則是國君之子竟可自稱曰余小子矣故畧改之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吳郡范氏云射者男子之事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爲恥君使士射而偶未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負薪之憂賤人之疾也其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　武林顧氏云還重君使二字托疾以辭庶於君無拂而不能之意隱然自見言外有教士習射意在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註云禮尙謙也不顧望若子路卒爾而對　金華應氏云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是應對之辨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註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　廬陵馬氏云從俗禮也變俗亦禮也求變俗非禮也君子之於俗可則從否則變宜從而變則爲亂常宜變而從則爲泥俗周禮本俗亦以安萬民成王封康叔啟以商政封唐叔啟以夏政以其宜從而從之也易在革則去故在鼎則取新五帝不同樂而治三王不同禮而王以其宜變而變之也如此則豈故拂民以求變俗哉凡因彼而已君子之不求變俗多矣特言祭祀居喪哭泣之位者以人情於此大不忍變故也勝之諸

臣曰喪祭從先祖是也　廬陵胡氏云謂去父母之國而居他國者非也此但謂行禮安知去國乎　武林顧氏云求字可玩謹修審行正以善求如國之故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註云三世自祖至孫兄弟宗族猶存謂無列無詔者也宗後宗子也興謂起爲卿大夫　藍田呂氏云以道去君君未之絕雖三世之久爵祿猶有列於朝者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謂君爲之立後以承先祀而食其田祿出入猶有詔

於國者如去魯之齊又之晉復歸於魯君既未絕之則出入他國猶反告於舊君也如是者若其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如去國三世收其田里掃其宗廟舊君與己出入不相聞則去國日遠君臣之恩絕可以從新國之法矣然猶俟起爲卿大夫然後從新者厚之至也　侯官鄭氏云有詔於國只是消息相聞之意反告於舊君似非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藍田呂氏云已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有所不敢也不忍愛也不敢敬也古者子可讀若觀他書邽似都忘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藍田呂氏云喪凶事也不言樂祭吉事也不言凶如臨喪不笑臨樂不歎之比皆以其非所也肅敬者公庭之事也燕昵者私庭之事也婦女私昵之事不可以言於公庭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是誦讀言論之辨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鼈於君前有誅

註云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　疏云書簿領也不豫慎臨時乃拂整之鼈筴卜筮所須也不豫周正皆宜誅責　嚴陵方氏云諸事其過非大然皆有誅責疑若已甚蓋以羣臣之眾而奉　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衫綌紛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
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註云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
車也雜記曰士輤茅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
衣裳皆素喪服也衫綌形褻也苞蘧也蘧
猶之屨也扱衽厭冠皆凶服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
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方板也士喪禮書賵於方若
九若七若五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
廬陵馬氏云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
不入宮嘼固曰士唯公門說齊衰與此同義然閽人
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少儀曰大白兵
車不入廟門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
門襲裘不入公門則公門之禁多矣曲禮之所言特
其大略而已
愚按集說曰席所以坐卧蓋所以蔽日與雨者
雖本之藍田呂氏恐非是鄭註凶器明器慈谿
黃氏云凶器棺也竊意凶器亦不止於棺及明
器凡有喪者所用之器皆爲凶器
公事不私議
註云嫌若姦也　烏程韓氏云上三節或嚴敬忽之
辨或嚴吉凶之辨或嚴公私之辨總因公庭類記所
謂朝極辨也

廐以養牛馬犧牲庫以藏兵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
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
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
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褻之不敬也丘
木可以庇其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
私是亦不敬也　廬陵胡氏云家謂人家鄭云大夫
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
何以兼士乎犧牛也疏云天子之大夫祭祀賦邑田
共牲牢故曰犧賦然據禮及孟子唯諸侯得有犧牲
大夫豈得有乎禮言諸侯大夫少牢不言天子大

夫大牢也要之犧賦總言牲耳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疏云此與下節明人臣去國之禮　嚴陵方氏云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之他國也　侯官鄭氏云方氏謂不欲使之爲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恐未然果如所云則此大夫寄祭器彼大夫假祭器矣於大夫不假祭器之禮何哉愚按寓之云者只是欲寄頓得宜無非愼重之意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韠屨素韖乘髦馬不蚤鬄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註云言以喪禮自處也　疏云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以約爲飾今則韠屨無約素韖白狗皮爲之蒙車覆闕也吉則剪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剪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鬄剔治鬢髮也吉則爲飾凶故不蚤鬄也吉食則祭先凶故不祭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己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當御如是者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　嚴陵方氏云復服者復其常服之事也以上皆非常服之事故於此言復焉　臨川王氏云孔氏謂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囚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國乃未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三諫不從以爲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待三年　烏程韓氏云自君子將營宮室至此當爲一章君子將營宮室四句是營

室先後之辨凡家造四句是家造先後之辨無田祿者至寓祭器於士深明祭器之重以終祭器爲先之義此一節見不忍忘宗廟以終宗廟爲先之義不說人以無罪無限深情非一義所能疏釋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疏云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逡巡也稽首頭至地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逡巡而退辟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耳君若迎拜謂聘賓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逡巡不敢

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疏云此謂使臣見彼國卿大夫也　盧陵馬氏云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親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是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疏云禮尚往來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見國君二條耳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　侯官鄭氏云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據此則見國君國君拜之必不答拜可知矣此卽上節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之事也疏引君不答士拜似失經旨

愚按此亦言他國君也弔喪者賓不答拜者亦賓也見國君者臣不答拜者亦臣也弔喪者主拜賓不答拜見國君者君拜臣不答拜則不答拜者賓也臣也疏言君於士不答拜則君於大夫答拜可知

拜者賓也臣也疏言君不答士拜非也鄭說爲長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註云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　疏云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其辱也

愚按始相見而曰主人則但言大夫士相見而已不及君也言同國則上是異國明矣集說謂是初爲大夫士而來見君之禮非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疏云君於已士以其賤故不答拜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拜之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愚按君於士不答拜則君於大夫答拜可知

男女相答拜也

疏云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之　烏程韓氏
云自大夫士見於國君至此當爲一章是答拜不答
拜之辨只爲無不答拜借事相明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疏云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
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羣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
不可掩取之麛鹿子凡獸子亦得通稱卵鳥卵也春
方乳長故不取　廬陵馬氏云王制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正
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而與天子
異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
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
觀車攻言會諸侯於東都春秋傳言會王之東蒐則
諸侯會王田獵之禮可知矣然則大夫不掩羣士不
取麛卵則其從諸侯田獵又可知矣　都昌陳氏云
澤廣故曰圍羣聚故曰掩麛卵微故曰取　烏程韓
氏云此春田之禮之辨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駔道不除祭事
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註云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
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
則不殺也縣樂器鐘磬之屬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
疏云歲凶水旱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物
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
今謂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成也君大夫士各舉
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
卑舉小者言耳　嚴陵方氏云馬不食穀者雜記言
凶年乘駑馬以駑馬之賤不必秣之也士賤必飲酒
然後用樂故以飲酒言之曰膳不祭肺則燕食可知
馬不食穀則牲牢可知馳道不除則常行之道可知
祭祀不縣則賓客之事可知凡此皆舉重以明輕也
大夫不食粱則不祭可知士飲酒不樂則不縣可知
凡此皆舉小以見大也然君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
多臣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少豈非位有貴賤故責
有輕重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註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疏云此明無
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恆佩
玉徹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此士謂不命之士若
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佩玉上云君無故不
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
君也但比德爲重故以君上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
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　烏程韓氏云
上二節是處吉凶之禮之辨本是有故則去反說無

故不去將去玉徹縣說得鄭重正是鄭重其故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疏云他日別日也安取彼猶云何處取彼物問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對謂對得物所由也　松陵趙氏云問所從來以見不宜苟取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註云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疏云私行謂非爲君行也既非公事故必請也然人臣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疆或是新來仕者姻婭猶在本國故有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大夫還必有獻士告反而已行還而君若慰勞己之勞苦則已拜之若問其行拜竟而起對大夫士通如此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

福寧黃氏云此節與上節合言大夫士獻物出疆之禮大夫士雖私事出境必請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一也子之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有賜焉則獻示不敢有己而無私畜也臣於君亦然記禮者於大夫言有獻於士言必告互相備耳故上文有士有獻於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疏云此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大夫士去國皆謂三諫不從及以罪見黜者大夫無社稷故曰宗廟士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故言墳墓亦與大夫互言　長樂陳氏云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豳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何也曰死社稷則爲民而已去豳以爲民雖不死可也死衆死制爲君而已死而非爲君雖不死可也彼紀侯之大去其國囊瓦之逃吳則異乎此矣然君子之謀國家也其勇足以無敵其智足以折衝豈以死爲善哉記之所言特其所守者當然也　嚴陵方氏云國君既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存乎公義宗廟墳墓則身之所自出特在乎私情而已獨國君一以社稷爲言者以有國之尊無適而不以公故也國君所以重社稷如此而太王得以獨去者蓋此之所言者禮之經彼之所行者禮之權也以太王合於義理故孟子告滕文公以擇於斯二者

烏程韓氏云此止去國者之異其辭止人之去者唯有婉言相動豈使責之以死言外之意記者代爲君之文集說不以卑者之物瀆尊上恐非經意

補出何等嚴校吳臨川移死社稷三句置之篇首失
經意矣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
神曰有天王某甫

註云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孝王某嗣王某天王某
甫皆祝辭　疏云自此至亦名之謂天子稱之事
授政謂授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功謂使人專
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踐阼也阼主
人之階也天子升阼階臨郊廟之祭也內事宗廟宜
言孝故云孝王某某天子名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
不敢同親曰孝故云嗣王某言繼嗣前王而立也至
若巡狩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凡所過山川悉不親往
使祝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云某是天子之字甫
是男子美稱猶尼父類也　嚴陵方氏云分職然後
可以授政授政然後可以任功故其序如此蓋所以
朝諸侯之事不過是而已畛於鬼神者謂若巡狩望
秩於山川也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畷
田間道也祭於畛謂之畛猶祭於郊謂之郊也天子
適諸侯非其常也蓋有時焉故於此特言有焉

愚按鄭註畛致也或爲祗藍田呂氏謂畛於鬼
神也猶畦畛之相接皆非也當依

方解爲是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

註云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
也不呼名臣不敢名君也告赴也　崔氏云古
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
亦稱王今廟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
義記者錄以爲法也　藍田呂氏云措之廟立之主
曰帝者祔於廟之辭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
蓋祔而作主始入於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
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主於配
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唯易稱帝乙亦
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
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
諡始不稱帝

愚按登假有三說鄭註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
若仙去云耳臨川吳氏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
同言升陟於遐遠之處以己訓假無據而以爲
遐則改字也不若呂氏讀假爲格引王假有廟
與來格來享言其精神升至於天之解爲確切
也集說既引呂氏臨川兩說又引漢書大行以
擬之謚法大行受小名王者崩臣

子尊之不敢褻慢將以大名崇之故曰大行皇帝非往而不返之謂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疏云適嗣於初喪未忍卽受天子之稱云子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　嘉定陸氏云鄭註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天王而小子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集說載此二說心竊疑之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喪中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猛所謂死亦名之也非稱小子王之謂小子王者天子在喪之稱號其得謂之名乎可見二說之

誤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疏云自此至曰享總論立官之事天子立官先從后妃始故刪詩以后妃爲始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天子也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

工典制六材

疏云太宰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但太宰既尊故先列之並顯太宰以下所隸屬之官太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大也上典是守典之典下典是法典之典立此六官以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不云建從天官也典司五衆者言用此五官使守其所掌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使各主其所掌職也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財

物也　藍田呂氏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大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者也大宗掌事鬼神者也大史掌正歲年及頒朔則奉天時者也大祝所以接神者也士者即周司巫巫所以降神者也大卜主問龜卜所以求神者也六者皆天事也人事也人事可變天事不可變者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爲一官者司士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所統有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略等矣所以並立爲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是也司馬之衆六軍是也司空之衆百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之屬是也故曰典司六衆六府者主藏之官斂藏六者之入以待國用者也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圖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廩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內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材爲器以待國用者也草工以萑葦蒲菅刷之類爲器用者六工所治之材各有不同故曰典制六材

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土木水草器貨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土木石獸草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也　京山郝氏云天官卽冢宰大宗卽春官大史大祝大卜皆春官之屬而無大士或曰卽士師司寇之屬司士別屬司馬記以配五官此其所異

耳蓋記之意以五官同出於天而其事通名爲大故典有宰以一其統而官不立宰以分其職後世謂諸侯司徒郎宰不知曲禮曰司徒上本無大宰也周禮增冢宰而虛司空其義則一大抵禮非一家之言舊錯雜難可强齊鄭氏穿鑿比擬參差輒推夏殷今按記以大宰首六大周禮以天官統六典記不設冢宰周禮不備冬官亦五官耳財貨器用考工之法與六府六工大旨不殊安在記之獨爲殷禮乎鄭又謂周禮殘缺以考工記補今以記徵之周禮未嘗缺而考工記亦非補要之非古使周禮果周公之舊典禮略之若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爲得而驟更之　烏程韓氏云此天子之正名於外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姓重親之名也異族無

治

五官致貢曰享

長樂陳氏云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五官與下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而已蓋以其有所侯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貢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爲諸侯之事明矣　臨川吳氏云註疏諸家因上五官之文故釋此五官之蓋五官猶五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朝覲天子以貢其土物皆先執圭以朝乃以玉帛將其所貢之物謂之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註云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二伯分主東西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疏云自此至曰孤總論伯牧諸侯稱謂五官之長卽三公加一命出爲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是職方者言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伯爲天子之吏亦當言名記者略之若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姓重親之名也異族無

父稱故呼爲伯舅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自稱天子之老　嚴陵方氏云五官之長曰伯者卽王制言三公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是矣蓋其爵則公其號則伯也是職方者以其分職於左右而主四方之諸侯也然而周官所謂職方氏者名義雖同而大小異焉　臨川吳氏云五官之長謂天下五等諸侯之長也皆王之三公爲之先儒謂卽司徒以下五官誤也　侯官鄭氏云以庶方小侯節於外曰子句例之可知此於外曰公非自稱也乃外稱之也

愚按外者本國之外也其國者本國之中也於外曰公外稱之於其國曰君亦本國之人稱之

也下節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同此　下文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則此非自稱可知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疏云天子於每州之中選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禮八命作牧是也不云擯於天子者記者畧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若呼為伯則亂於分陜　嚴陵方氏云五官之長九州之長皆長也五官之長則曰伯九州之長則曰牧者長五官者統謂之長也長九州者各謂之長而已此大小之別歟五官之長曰伯則天下之通稱也九州之長曰牧則獨施於天子之國而已施之天下則與諸侯同其稱可知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而九州之長不言自稱者亦與諸侯同其稱可知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之辭矣而不曰擯者於天子有賓道惟伯之尊足以當之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註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穀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稱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疏云此不知幾國立一人卑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之子蓋舉其高者言之也　藍田呂氏云謂之子所以別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肖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嫌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之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註云謂戎狄子男君也　嚴陵方氏云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

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賤而畧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以入內則屈出外則伸也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概之耳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內外則通內外可知　慈谿黃氏云石林葉氏以為附庸之君恐非附庸不達於天子亦無子男之稱　京山郝氏云自五官之長曰伯至此多襲春秋傳例故曰夷狄戎蠻雖大曰子春秋唯楚稱子說者謂為夷之夫九州之地在春秋莫大於楚西戎為秦地雖遠而世為周京東夷則外濱海而地迫促北盡冀州唐虞以來世為帝鄉而外通沙漠亦迫促惟南方荊衡之陽閩粵

蜀滇延袤萬里楚據江介外連諸蠻最大稱長而僭稱王號故春秋正其班爵稱楚子非謂其爲夷狄也不穀與孤人君謙讓之通稱今謂大稱不穀小稱孤亦拘也稱其人者春秋書人之例書人亦本非例也諸侯見於天子天子迎勞問饑擯介傳命如周禮儀禮近瑣擯以諸侯見天子但稱吏不名近侻天子與諸侯燕飲言笑勸酬或宗親耆老策勳崇德時稱伯叔父舅所以敦倫而親親也至於朝廷之禮名不正則言不順平王之命文侯稱伯父字而不名豈可爲訓記者據春秋以來諸侯辭命相沿爲古禮非必盡古也

曲禮下第二之二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亖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亦曰斧依門屏之間謂之亖　藍田呂氏云此與下節言朝覲會遇聘問盟誓之所以名古者謂相見曰朝聘問曰聘臣見於君子見於親賤見於貴皆謂之朝以昏暮別之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別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然考之舜典二月東巡狩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蓋朝覲互名周禮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此章天子之立有當依當亖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長樂陳氏云依卽扆也亖卽蓍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繅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之於朝覲未嘗有當亖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堂建

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北面諸男西北面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　嚴陵方氏云以其一於北面故通謂之諸侯以其分於東西故有公侯之異稱東面則位於右西面則位於左　慮氏云康成以爲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且言朝則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覲則一受之於廟此乃泥於覲禮之文事畢又內祖於廟門之東故強立此說江陵項氏云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威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眾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者主於見而已或以明堂天子當依而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爲夏殷之制此漢儒遞辭也明堂位不可盡信但當存之以備參考　烏程韓氏云此正天子諸侯相見之名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註云及至也卻聞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　疏云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則曰誓盟者殺

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曰盟　藍田呂氏云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時有緩遽則儀有詳畧故會禮詳而遇禮畧也問有大小則文有隆殺故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小聘曰問也誓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盟約之深也期而相見曰會曰有期地有所也卻地者竟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如邂逅適相遇然日無期地無所其時遽則禮宜畧也久無事曰聘聘大禮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約信曰誓古者舉大事以齊衆皆有誓舜征有苗禹誓於師啟伐有扈以誓於師湯誓泰誓費誓泰誓皆有書　嚴陵方氏云遇者見而非約故未及期相見曰遇而與周官冬見之遇異矣會者衆之所聚故相見於卻地而與周官時見之會異矣聘言有所與故使大夫問曰聘而與王制比年之聘異矣蓋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卻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所以交鄰國也此其所以爲異　趙氏云禮記多漢儒雜說其書出於春秋三傳之後有援傳而立文者如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彼見春秋傳釋書遇之說曰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亦可謂未及期乎又曰相見於卻地曰會彼春秋之會無常地因曰卻地而會於齊於宋亦卻地乎況春秋會遇非治世之禮非周禮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侯度不謹時出以謀其私而豈可以春秋會遇爲法　京山郝氏云朝覲聘問之禮不同諸侯相見之事故儀臣於天子有朝覲而已會遇者諸侯相見之事故儀禮獨有覲而無朝朝卽覲也世儒謂朝宗遇禮今亡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若是則終歲奔走無寧日故康成分六服爲六歲侯服一歲至甸服二歲至男服三歲至采服四歲至衞服五歲至要服六歲至荒之年各按四時分四方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一分春朝一分夏宗一分秋覲一分冬遇六歲而六服徧是謂時見曰會也十二年天子有事不巡狩六服皆至

秋例亦非春秋本義也會遇誓盟五霸爲之誓則三代有焉甘誓湯誓牧誓聖王以遏亂非太平盛事也若夫歃血詛盟市井駔儈之約非王公雅道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之所賤也　烏程韓氏云此諸侯相見之名對上朝覲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註云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疏云自此至寡君之老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此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寡人寡德之人　藍田呂氏云臣者君前之稱某侯者所以自別也寡人猶天子稱予一人古者兩君相見及與

臣下言皆自稱曰寡人此云與民言舉其畧也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註云凶服亦謂未除喪祭祀稱國者遠避天子　疏云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謂是父祖重孫耳　嚴陵方氏云適子孤者以幼而無父自稱之也然亦或稱曰嗣子某故前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也天子於內事曰孝王則以國所尊者稱之也諸侯於內事曰孝子則以家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註云薨亦史書策辭某甫舉字曰皐某復則名之也諸侯曰某甫舉復則字之也　山陰陸氏云稱死亦言之法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註云既葬見天子代父受國類猶象也　疏云春秋之義三年除喪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

者是也　王氏云請謚必以其實爲謚類其生平之行也　長樂陳氏云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於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　廬陵胡氏云周官典命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　清江劉氏云言謚曰類當爲誄聲誤耳謂誄而謚之耳

愚按言謚之言疑爲請字脫去偏傍清江劉氏之說西河先生獨以爲是而曰類誄同音謚曰

類卽諡曰誄也因上有類見類字故下文誤以
類作誄請諡曰誄必無疑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稱曰寡君之老
疏云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
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
大夫擯者傳辭　烏程韓氏云自諸侯見天子至此
皆正諸侯之名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傕傕
註云皆行容止之貌　崔氏云凡行容下不得
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
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　藍田呂氏云穆穆雍容
深厚之貌皇皇莊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
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傕傕趨走促數不爲容止之貌
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遽
烏程韓氏云突出德容一段總上一束
愚按天子臨御諸侯以下見之其容如此而諸
侯之朝也大夫以下見之其容亦當如此庶人
疑指庶人在官者言之非謂百姓也集說以莊
盛爲壯盛誤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
註云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
之言齊也　疏云自此至曰某論天子以下妃妾及
臣子稱謂之法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
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
卑通稱也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夫人之名
唯諸侯得稱孺言其爲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
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
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
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上下通曰妻　嚴
陵方氏云婦以事人士亦以事人爲事故其妃名以
婦人庶人曰妻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
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妻則以

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
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爲貴故天子
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
其道亦各有所當而已　烏程韓氏云此正天下之
婦之名應在天子有后前偏插在此遙繫上文下爲
夫人作領袖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註云公侯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也
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　吳江徐氏云上文五者
通於天下然上常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有妻下不
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亦自夫人始不得立后也諸

侯一娶九女以一人正者爲夫人姪娣二人爲世婦
娶一國而二國媵之二媵及姪娣凡六人爲妻若妾
則不在九女之數所以正名分杜亂源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
自名也
註云自稱於天子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
見也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子名父母
所爲也　疏云老婦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
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古者諸侯相
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
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饗法也君之妻
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爲謙也其與君言自謙稱爲
小童言無知也世婦以下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
婢之言卑也謙若當夫人也　京山郝氏云論語曰
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之異邦曰寡小君
皆邦人稱非夫人自稱也今誤襲爲夫人自稱　烏
程韓氏云以上二節是正夫人以下之名
愚按子於父母子字雖通言男女而此處似當
單作女子看因上有老婦寡小君小童婢子之
稱異恐於父母前亦當如此自稱故記者補此
一句韓氏云子夫人也竊意自天子之妃至世

婦以下皆如此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
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註云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陪重也　疏云某
士擯者辭也陪臣者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己君
之臣故對王自稱曰陪臣也　長樂陳氏云上大夫
使則自稱下臣下大夫使則自名而其私人以爲使
則亦自名而已玉藻大夫使私人擯則稱名擯稱名
則其自名可知也大夫私事不出竟而有私人之使
者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故也
正列國大夫之名　侯官鄭氏云於外曰子言於外
則外人稱之曰子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言於其本
國則國人稱之曰寡君之老也非是自稱蓋國共尊
一君斷無與本國之人言稱其君爲寡君之理故知
此曰寡君之老乃是國人稱於異邦之辭
愚按使者自稱曰某此使者大夫之使者也大
夫使人使於天子之卿大夫士其使者則自名
也上言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
之老則此大夫之使者應自稱名也五官之長
擯於天子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列國之大夫
入天子之國總一例唯此節分使者自稱一事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
註云天子言出諸侯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絕之　藍田呂氏云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廬陵方氏云凡此皆謂史之所書也諸侯言其所以名之惡天子不言所以出之惡者略至尊之過而不敢言也
海寧呂氏云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隨所至皆其地安得而言出乎然春秋非概不言出也如晉侯召襄王則書天王狩於河陽子

朝之亂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敬王立子朝未平則書天王居於狄泉凡此罪不在王故不言出若襄王立狄女爲后致太叔淫亂王絀狄女頹叔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此王自取也故特貶而書曰天王出居於鄭豈可以天子無外概不言出乎
諸侯死而告終則名之若在生則不名唯失地滅同姓則名然以爲失地滅同姓俱書名則非也其失地而生名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之而無危亡之患也如蔡獻舞路嬰兒徐章羽沈嘉許斯頡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亦有不名者如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子滅弦弦子奔黃狄人滅溫溫子奔衛三國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以罪不在三國也其滅同姓而生名者如衛侯燬滅邢是已若晉滅虞楚滅蔑亦同姓也而不名蓋邢與狄伐齊喪之過而遷怒於邢實衛之爲救齊衛不自反伐齊喪之過而遷怒於邢實衛之罪也故名之至虞公貪璧馬以易隣國及其身罪不在晉荊楚僭號稱王於滅夔乎何尤
愚按京山郝氏謂君子不親惡亦春秋之義引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爲例其說雖可通然以文法求之終不若舊解爲是烏程姚氏謂諸侯失地滅同姓其惡甚矣生而名之明著其惡也然則天子概可見已春秋書天子出居於鄭謂

其德不足以君天下也德不足以君天下卽是其惡處其說亦善總之此節重君子不親惡一句上二句是案下二句申言諸侯生名之故正見得君子不親惡處記於春秋雖不盡合然節舉一事以見例亦未爲不可　又按趙氏謂禮記多援春秋三傳以立文如稱天子不言出彼見天子居於狄泉不書出而天王出居於鄭何以書出又稱諸侯不生名彼見蔡侯考父鄭伯寤生之類皆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突何以未死而書名又稱諸侯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來朝傳曰失地之君也而郳伯來奔

邾子來朝傳亦曰失地之君何以不名至於滅同姓者有矣未嘗名楚子虔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何以反名春秋書名自有褒貶非謂滅同姓也且書滅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待書名而後知此授受之法而後世沿之記遂曰滅同姓名吾家魚門先生獨謂其不然而曰三代史官必有書法春秋乃魯史之舊文此等大例當已有之蓋典禮所垂者久矣謂因春秋所書而立文竊恐非是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註云顯明也謂明言其惡不幾微也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在感動之　盧陵馬氏云事君不顯諫者人臣之禮也有犯而無隱若人臣之義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蓋爲臣而有欺不若有犯有犯而取辱不若不顯之爲順然則人臣之義豈必有所犯有所犯者不得已也雖然亦非大臣之道焉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孔子之於魯也猶不諫而去君子不以爲不義亦曰有大臣之道焉不諫而去有大臣之道則三諫不去者可以爲非禮矣　長樂陳氏云君子之於親則幾諫而已於朋友則孫以出之而已推其事親以事君推其燕閒以從事於朝廷其可剛亢激拂以揚君之過乎故孔子之立五諫以諷爲上以戇爲下苟卿之三忠以是諫非而怒之爲下以德復君而化之爲大此皆不顯諫之禮也今夫訛言之入於人也始而不信中而疑終而聽忠言之諫人也蓋亦若是而已故諫而不至於三而去則爲屑去過三而不去則爲屑就然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衡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廬陵胡氏云周公諫成王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非顯諫乎然不顯諫非後世面諛腹非者比也

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微子諫紂不聽而欲逃於荒野是也舜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而瞽瞍亦允若是號泣而隨之　烏程姚氏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人臣之顯諫者何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茲之三諫而不從則逃之者何諫則陳善閉邪未有不犯其顏者唯是辭氣懇直顯暴其君之惡使之無所容則諫者與君之心忤而必不可入其諫亦無益也故記禮者教爲人臣者不必若是其顯諫也但一而再再而三反覆開譬以祈其必聽至於再三而必不聽則宜可逃而必不可顯著其惡故曰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此二句正申明所以不顯諫之意非眞教之逃也若

謂慊不可顯是教其臣之隱隱也若謂不聽則逃是教其臣之悖悖也非所以訓天下要善體會號泣而隨之必其親之聽無他也故曰勞而不怨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藍田呂氏云孔子所慎齋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況君親之疾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爲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弒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爲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恆之人不可以作巫醫

愚按烏程姚氏謂飲藥先嘗所以慎重君父之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所以慎重己身上言君父下言自己其說亦善然君父爲主而爲己亦不可不慎必兼此二義乃足

凝人必於其倫

註云凝猶比也倫猶類也　嚴陵方氏云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凝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凝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凝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凝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濟南李氏鷹云先儒之說謂凝君於君之倫凝臣於臣之倫此特位而已凝人必以德爲貴矣紂人君也謂匹夫爲紂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註云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　疏云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答之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古者謂數爲若干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人君長則能主國十五以上爲長十四以下爲幼大夫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士四

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年而問其子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庶人謂府史之屬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　慶源輔氏云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謙辭也　藍田呂氏云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此章則以能御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三

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學以國君之子言御故少儀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見也士有隸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　松陵趙氏云天子國君之年問其臣故對辭謹大夫士之子問其父兄故答辭謙　納蘭氏云若干之說有四以箇釋干謂當如此箇數者顏氏之說也以柒釋干謂事不定當如此求之者孔氏之說也以數釋干謂方約其數之多少者方氏之說也以從一從十釋干謂或如一或如十者陳氏之說也

而不可詳求者此類是也故君子於其所不知則闕之

愚按鄭註此章御猶主也註少儀之御則曰謂御事也然不若訓御車者爲是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疏云問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　金華應氏云天子富有四海固不必問其富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制征賦於下有常奉亦不必言也唯山澤所產無常其寶藏興廢原乎天其封殖浚導資乎人故數其所出以

對既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徵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備於奉己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故財不驕於居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蓋有深意寓焉

山陰陸氏云山澤之所出正以釋上數地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對之又以山澤所出爲魚鹽蜃蛤金石之屬非是　廣安游氏云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後世學者以爲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特以富爲福貴非福也後世不

知言者類如此先王之制天下貴者必富賤者必貧故言富則知其貴未有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者也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富制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富庶人無爵而有田則有雞豚狗彘之富所謂因爵以制其祿以馭其富也後世不然有封君之貴而無一級之爵有公侯之貴而或乘牛車者皆失所以制祿之說也此經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器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有田則以畜對若此者各視其爵以知其祿視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貴而或乘牛車者皆不異於爵富不異於祿禮不異於富古人所以家天下正一統者用此道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註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　疏云自此至告於宗

子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並神有廢置之事

藍田呂氏云此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山川五祀言有及有不及也大夫有家不與山川

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與　長樂劉氏云唯爲天子者得以主天地之祭然而鄭氏謂天有六者非也考諸正經其所祭之時與事不同則其所以尊而稱之者不能無異耳以其能予能奪聖人大寶之位而祭之者語曰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是也望其氣之昊昊然而能資始乎萬物之性命而祈報之者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以其春而生其色青夏而生其色赤中央而生其色黃秋而成其色白冬而實其色黑迎其氣以落其功而祭之者則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是也以其能雨澤應時遂成嘉穀則月令建巳之月用盛樂大雩五方上帝而以五人

帝配之是也王者代天理物法天左旋乘四時巡四方至岱上帝於方岳則舜典歲二月至於岱宗柴是也非常事而祭天則無有定處故湯祭於鳴條武王祭於牧野唯誠所昭場曰二盤可用享是也是以四圭有邸以祀天祀上帝者明四時之氣同出於天五方之帝本共一神也則天一而已矣豈有六耶亦猶地之爲祇一也其濟生於物隨人大小不可以一祀而報之故天子父天而母地則曰皇地祇也祭之於藉田之壇則曰王社爲宗廟祈穀盛也諸侯爲歲而祭庫門內之西則曰大社爲羣姓祈豐年也祭之於藉者曰國社爲蒔而祭者曰侯社大夫成羣而祭者曰置社司徒令其鄉黨而祭者曰里社是皆地祇也而

國巳大社主之者獨天子焉 秦溪楊氏云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云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上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云禮大夫祭五祀歲徧註疏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

之中已失其三矣唯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 四方註疏於此謂五宮之神於祭法則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謂四望之神大宗伯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謂祭四方之神詳考諸說唯舞師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爲近蓋四方卽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台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

舜卽位同時告祭曰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守亦曰望秩於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案以血祭祭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云禮大夫祭五祀歲徧註疏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而訓者以行改井按月令言行不及井祭法亦言國

行而無井唯白虎通有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爲然學者以祭法月令爲古典可據而疑井非以今觀之先王之所以興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竈以出入中霤竈井竈以養生是井較之行於人尤切似宜常祀行於出行時舉之義各當矣　京山郝氏云祭祀此節最爲典要學者酌其義裁其當崇雅黜俗明白正大萬世可因若執文强同鮮有合者　西河毛氏五祀說見月令

愚按天子之大社即方丘也圜丘祭天大社祭地故朱子曰郊祭天社祭地蓋大社之外無別有方丘也故就其文而畧刪改其一二句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疏云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興　藍田呂氏云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已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少牢士禮立武宮立煬宮是舉其廢也踳僖公是廢其舉也魯之郊禘祀爰居祭非其所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嚴陵方氏云可以廢而廢之可以舉而舉之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皆存乎禮

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者蓋諸侯對卿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爲次但不毛色純耳　嚴陵方氏云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此經所言特於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而後得之故也所謂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註云不敢自專　疏云支子庶子也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之若宗子有疾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

西河毛氏云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但周制兄弟最嚴嫡庶不唯嫡庶并嚴長幼惟長適可以主祭次適與庶皆名支子則皆不得主祭然此唯封建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唯長適得襲次適即不襲故古之重適非重貴也重適非重貴也若重適則次適母弟獨非適乎不得主祭祇以貴故而妄云重適寃矣今一父之子適不必貴庶不必賤則何論適庶而三家叔孫倘曰子非適不成父後夫成父後者謂父爲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而其後當成之也

今既不世爵父即貴耶然後之者不必貴適可成庶亦可成也父倘賤耶庶人耳何後之堪成夫適不必貴適不必成父後則適庶可不分矣不分嫡庶當分長幼適長適主之庶長則庶主之此天倫也然而適庶之名仍在也先王重適之意終不可以已也因定爲攝主法其長庶爲主而有適弟者則位長者後盟濯禮畢則揖適子初獻禮然後長者以再三成之若攝主然則適亦重矣若夫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者重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者以彼自有父也故宗法宗子主祭則宗子一世必親兄弟宗之宗子二世必同堂兄弟宗之三世必再從兄弟宗之四世則以宗此所分之君如魯桓一君其分一宗爲桓氏即三桓也三桓宗桓公故立桓公一廟於桓氏爲三家之堂而世世宗之宗者宗此君也大傳所謂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是也今第長房耳何得使通族皆宗長房不通四也且亦唯一君有一宗一君又必有諸族如桓氏爲一宗而三桓兄弟分仲孫叔孫季孫三族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是以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是立宗爲收族而設立一宗所以收諸族大傳所謂君有合族之道又曰敬宗故收族今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散何合不通五也古者分宗族卽分姓氏天子諸侯不更姓如商爲子周爲姬類而宗子則易姓而爲氏如魯之展氏臧孫氏類降此則又分氏而爲族如三桓之又分爲公父族子服族類今宗子易姓否宗子之下又易氏否不通六也古宗子皆卿大夫世官爲之故宗卿之子恆爲宗卿絕則繼之所以藩屏邦國爲天子諸侯本支之翰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藩是也今族非邦國有何藩翰且前無世官後無繼襲以無何有之庶賤而使之捍衛宗族能乎不通七也若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下限四親夫四親者父祖曾高也宗子長房分多卑幼以通族之眾而宗子以卑幼統之其等世者有兄弟其先一世有伯叔父先二世有伯叔祖父先三世四世有伯叔曾高祖父而皆在助祭之列宗子居中伯叔氏居兩旁宗子爲主伯叔氏爲助至問其所祭者則宗子之父祖曾高也宗子之父祖曾高皆

父係他人之父並非己父卽間有稍知禮意不安於心使各房分獻夫分獻則一杯之酒何能遍及若敖之鬼嗟乎餒矣故吾特創一語曰凡祭必以子此祭之綱也凡祭謂祭無不然也

愚按此二句乃古之宗法也後世所不能行故備述西河先生之說於右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註曰元頭也武迹也大械曰韲幣帛也　疏云此論宗廟牲帛告神之法凡祭謂貴賤悉然自牛至兎八物唯牛云一頭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尹祭者裁截方正而用之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元酒言其甚清潔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甚清可斟酌也蕭合者穀稷者曰黍既軟而相合氣息又蕭也　長樂陳氏云翰音者翰飛也能飛鳴者雞必大也羹獻者犬膞則湆膏可以充鉶以爲獻也蕭其者白粱黃粱非獨米之香烈可以充君薦神至於其梗亦有芳蕭也　藍田呂氏云祭祀之饌謂之粢盛明者精鑿之稱也故曰明粢地美則本豐本豐則末多肉也膞肥貌說文豕肥曰膞則膞肥自不得言他畜矣粢魚曰商祭疏云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納蘭氏駿之曰周禮敹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又禮夏宜腒鱐則祭用粢魚亦必於夏可知此有定制何煩商度其說誠然陸菊隱曰商者傷也言其枯槁粢死傷全無生氣云爾其說亦未當鮮魚曰脡祭疏云鮮魚煮熟者言蕭以其稈之登於場則脡直若餕則敗碎不直也脡字說文無之玉篇脡脯朐也不訓直今字彙曰脡直也即訓直而曰直祭亦無謂愚謂商祭必有說字即尹祭訓方正恐亦未然此等處總不可解闕疑可也蕭說文穀氣也黍粱皆穀故黍曰蕭合粱曰蕭其稻不可以爲蔬蔬當爲疏詩彼疏斯粺聲長蓋非是趾足也雉之趾本疏非因肥而視始明

箋疏麤也言稍粒雖麤而其實則嘉美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註云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滅也　疏云自此至不祿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　長樂陳氏云書於堯舜禹湯曰殂曰落曰死曰沒而已至周乃曰崩則崩薨卒之稱周制也大夫謂之卒而春秋外諸侯亦謂之卒者略於外也夫有始則有終此性命自然之理也君子曰終與卒同義一草木之槁曰死一禽獸之斃亦曰死庶人曰死則與物同類而已

愚按庶人曰死而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士曰不祿而儀禮後記曰乃卒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註云尸陳也柩之言究也　疏云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曰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三日不生殮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故曰柩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藍田呂氏云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哀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孔子欲勿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陳無勇者也

愚按註云降落也漬謂相濵污而死異於人也疏云四足牛馬之屬若一个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藍田呂氏云羽鳥飛翔之物降而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其解皆未善更相染漬而死與腐敗而死何以專屬之獸竊意羽鳥飛翔死則降下故以死爲降漬字當爲瘠字之訛玉篇曰瘠獸死也瘠音自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註云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　長樂陳氏云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皇維辟天王祔而臣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天同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以皇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也周官大祝所謂鬼號此也

愚按此指四時之祭而言長樂陳氏謂稱皇祖考以下皆卒哭之禮及考之士虞禮無此祝辭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註云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　橫渠張氏云妻死曰嬪夫死曰辟然於古不見有此稱　長樂陳氏云生曰父曰母曰妻視之也死曰考曰妣曰嬪敬之也生則主親死則主敬

愚按此節乃申明上文之義曰妻曰嬪因禘及之上言辟此言嬪亦尊之之意但不稱皇者以尊號不可加於妻耳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嚴陵方氏云壽言數之有所延考言德之有所成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　藍田呂氏云此與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烏程韓氏云自天子死曰崩至此言死必異其名人鬼之辨也

愚按此二句先儒以爲錯簡在死寇曰兵之下非也竊意當承上節庶人曰死而申言之也庶人之

人曰死者人之稱之也曰卒曰不祿者庶人之子稱其父母與庶人之夫妻互相稱也壽爲五福之一考終也壽考而終不可謂之死而得上壽卑短折者橫夭而死也雖短折不可謂之死而凝於大夫曰卒矣之文倂祿之祿不同

然以父母之尊夫妻之敵體亦不可謂之死而得上擬於士曰不祿矣徐伯魯曰祿穀也謂所食之穀也與上文倂祿之祿不同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註云袷交領也凡視過高則敖過下則似有憂若傾側旁視流曰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　烏程韓氏云

此辨異之在視者

愚按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謂視當心天子臨朝之時國君大夫士皆立故天子之視也當其心有俯而臨下之象焉國君大夫士皆仰事天子者也國君班行最上故視天子也稍仰謂之綏視頎氏所謂下於面上於袷也與上執天子之器大夫執綏之綏同大夫班行下於國君則其視天子也又仰謂之衡視卽上國君平衡之衡同則視當天子之衡不敢上於衡也士班行又下於大夫則其視天子也尤仰謂之五步者六尺爲步五步爲三丈言其遠也雖遠

亦視當天子之面不敢上於而也此在朝廷之上尊卑相視之法凡視則又推廣言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其視皆不得上於面下於帶且傾視也不專指天子視其臣下臣下視天子矣京山郝氏烏程姚氏駁先儒解天子視作視天子之誤是矣而謂天子等自視則又不然大概視有二等一曰俯視一曰仰視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則俯視矣國君綏視則稍仰矣大夫衡視則又仰矣若言其自視豈有尊者俯視而卑者反仰視乎且自爲俯視焉能不下於帶故知天子視爲視其臣下也姚氏又謂天子視不仰

而上於袷不俯而下於帶則與衡視何異又謂國君綏視較天子少俯焉大夫則又俯而平視矣既曰俯又曰平視其謂之何皆於文義有難通之處故不若以俯視屬天子仰視屬國君大夫士也再按下文有君命大夫與士肆及在朝輟朝等語則此節爲在朝廷之上尊卑相視之法無疑矣　或曰五步當作委武音之訛也其說亦通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註云肆習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　盧陵胡氏云君凡命大夫與士肆習所行之事各有其處不相瀆亂官公家府凡府庫武庫朝朝廷　丹陽湯氏云大夫服官政士容有未能故君命大夫與士肆也在官則專言版圖文書在府則專言寶藏貨賄在庫則專言車甲兵刃在朝則專言紀綱法度主一無適懼分心也　烏程韓氏云此辨異之在肆命者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疏云朝是謀政教之處不宜私褻議及犬馬異事非常也臣於朝矜莊嚴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回顧

此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若無異事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爲固陋不達禮也　四明沈氏云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士在朝所言者皆禮問考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烏程韓氏云此以朝言連類亦朝極辨之意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註云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疏云不以長樂陳氏云饗禮有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　長樂陳氏云卿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郊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

後謂之大饗先王之於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於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大饗

烏程韓氏云此言大饗異於羣祭

愚按仲尼燕居有云大饗有四長樂陳氏據以爲解極是經言大饗者凡十有二月令季秋大饗帝此郊之饗帝也禮器郊特牲皆云大饗腥禮器又云大饗其王事郊特牲又云大饗當服脩此王饗諸侯也禮器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此兩君相見也雜記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此兼王饗諸侯兩君相見而言

之也　冬至祭天地不問卜不饒富固然矣月令季秋大饗帝嚳牲告備於天子亦不問卜不饒富也何以見之季秋之月新穀既成可以嘗新之日卽饗帝何用卜日饗牲告備而已不饒富也石林葉氏謂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也恐未然天子饗諸侯朝罷卽饗雨君相見見後卽饗亦不必卜日也唯吉禘大禘並用卜日則此經所言大饗不問卜不饒富者止言郊之祭與天子饗諸侯兩君相見三者而不及吉禘與大禘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

註云摯之言至也　疏云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芳調暢故因謂爲鬯也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神以表天子之至諸侯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則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不言璧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雁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不可誘之以貪境之則死羔雁生執雉則死時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腒也匹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生賤子姓故云百姓致女於諸侯爲辭轉卑詩云唯酒食是議是也婦灌不致饋諸侯彌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卑故也　盧

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摯悉用束脩故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謂童子也纓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在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宜依舊禮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申時物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也婦人唯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棋卽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　長樂陳氏云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邊人有棗栗又有榛棋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　納蘭氏云

案周禮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鶩此記云庶人之摯匹故鄭氏以匹爲鶩而說文依註匹作鶩音木朱子註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云匹字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然祇從匹音不從木音陳氏猶仍說文之誤　烏程韓氏云此辨異之在摯者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註云納女致女也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　疏云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生賤子姓故云百姓致女於諸侯爲辭轉卑詩云唯酒食是議是也埽灑不致饋諸侯彌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卑故也　盧

陵馬氏云備百姓者以嗣續爲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爲重備婦職者以賓客爲重　長樂陳氏云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送女於楚而薳啟彊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何也儀禮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於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於人而已此所以略而不言　廬陵胡氏云鄭註婚不親迎則女家遣人致辭故其辭云云竊意不然詩文王親迎春秋不親迎則譏之古未有壻不親迎之禮

檀弓上第三之一

臨安鄭元慶述

疏云案鄭目錄云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題之此於別錄屬通論　吳山邦氏云篇中所記多春秋以末事未必盡合蓋戰國文人之筆　黃岡杜氏云禮記之有檀弓猶醇醪之最旨者乎其言不離乎禮而味在禮外若讀若評似可似否意淵如也行文簡練宕折古趣盎然雖左氏不能及無論其他矣新安張黃嶽先生嘗語予大學中庸之理檀弓之文爲禮記中一絕

公叔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註云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仲子所立非也立子之立衍是也而文王之不立長傳賢也此行權之事微子之不立孫傳及也此殷代之禮殷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周禮不然伯子不明斯義而以文王微子比仲子過矣吳江徐氏謂文王微子皆以賢而不以適孔子以仲子之無未必賢而立適此全不知周禮而妄言之者不可以爲訓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疏云此論事親及君師之法著服之義事師無犯是
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心喪威容如父而無服

嚴陵方氏云就養者就而養之且不離也服勤者
服其勤勞而不釋也於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
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　山陰陸氏云隱謂
恐傷親意情有不盡所謂幾諫是也雖號泣而隨之
蓋亦如此左右就養其親豈特扶持之而已事君有
犯而無隱君臣尚義雖盡情以諫可也若以謂無隱

得稱揚其過失豈事君之道哉豈事師之道哉蓋臣
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故或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
知禮事師無犯無隱蓋言雖盡情猶微而婉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　橫渠張氏云古不制師服師服
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倣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
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
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概服之故聖人不制
其服心喪之可也　錢唐林氏（遠省心錄）云古之所謂犯
者以已所見陳於君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
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
至非諸侯身至竹垞先生皆不然之謂方是四
方之方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
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又

春秋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故謂之方喪其說亦有理竊意此方字是義方之方論語且知方也方將義之所在也晉義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春秋左傳註曰方義之宜也此方喪三年卽義喪三年之謂也孟子曰義之於君臣也

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註云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疏云武子自言合

葬非古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不須合葬故平之以爲寢是文飾其過聽之葬是許其大哭是細也　嚴陵方氏云周官葬大夫之職凡爭葬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而武子乃有是事由周官之法壞故也　天台方氏孝孺云成寢而夷人之葬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也宜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　烏程姚氏云成寢而夷人之墓是武子之大檢處杜氏之請合葬豈所欲哉畏其勢燄之難敵以得請爲幸蓋出於萬不得已故入宮而不敢哭武子猶然謂其非古命哭以文已過集註乃以杜

氏之非孝與武子之不仁交過並舉恐未當

愚按成寢而夷人之墓橫之許之合葬而又許之哭此亦當時所罕見之事故記者記之鄭註亦善之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則安能爲汙也妻者是爲內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註云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之子名白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自

子思始記禮所由廢　疏云此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出妻之子爲父後則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子思既在則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道猶禮也子思言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也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禮當減殺不爲著服也子思自以才能不及聖祖故云汙則安能　納蘭氏云張子朱子皆以不喪出母爲正禮而孔子令伯魚喪出母爲行權心每疑之嘗讀吾師徐健菴先生所著讀禮通考然後知喪出母爲禮之正而記禮者誌其變禮之始不得反以夫子爲行權也通考曰玩

經傳所言爲出母之喪者父在則齊衰杖期父沒嫡子爲父後嫌於不祭則無服若衆子則雖父沒猶得爲出母服伯魚母死與子上母死皆當父在之時則齊衰杖期固其禮矣伯魚服過期而猶哭故夫子甚之明乎不及期則哭之可也子上母死而不喪則齊衰杖期之禮廢矣子思道隆道汙之說先儒皆不能無疑而從而爲之辭者朱子曰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是不分父在父沒衆子適子而皆以爲不當服矣陳澔曰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是爲嫡子宜無服而不思嫡子於父在時猶有服也

伯魚父在而服期爲合於禮則子上父在而不服爲非禮明甚然則先儒何所據而斷從子思之言爲能守禮之常者乎且道卽禮也解之者曰聖人以道揆禮而於道之所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殺者則從而殺之是禮全無定準一聽道之轉移聖人用道恐不如是之模稜前卻使人皆得以其意爲重輕而令守禮之學者亦將漫無所依據也大抵戴禮所記多駁雜如孔氏再世出妻子思母嫁皆不可信後世定禮不分嫡子庶子皆齊衰杖期以喪其出母所以緣人情之不得已而變通之者於古制亦無害如子上之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其不可援以爲據也

明矣　草廬吳氏謂子上雖有父在之服蓋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會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者又云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爾之宗進而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或曰不立後而但奪宗可乎曰禮惟大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吾友姜西溟嘗駁之曰使子上主尊者之祀而不敢服其私親則不但不當服出母之喪亦當降服於其父矣今但以續伯父主祭爲不服出母之禮於義安乎

傳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謂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己此所謂奪宗也禮自大夫以下支子不祭或宗子有故而代攝之祭則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稱孝子某薦其常事宗子有罪適他國者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如之而禮有降等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凡禮言庶子代宗子祭者如是而已皆不得謂之奪若宗子無後者則必爲之立後而繼大宗者必繼其禰未有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者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喪言繼禰也禮惟大宗無子爲立後非大宗則不立

後不言非大宗不立後何但尊宗爲此說者所以祖述濮議縱一時之辨不知其下貽末世議禮小人之口實其爲刺謬豈不甚哉且子上誠爲伯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設使子上既不後伯父又不服其私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可也古者士惟一廟以祭其禰之廟子上士也不祭禰不立其禰之廟矣雖有曾祖祖之祭不知其將安設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然則爲子上者宜何居曰自有孔子之禮在矣記言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志變禮也明其爲變禮從而強爲之辭者皆後儒之過也此辨吳氏之謬而與先生之言足

相發明故并錄之　又案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亓官夫人卒則無出妻之事可知聖門禮義之宗豈有不能刑于而三世出妻者其爲異學詆毀無疑也　海寧呂氏云因子上之母而忽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是巧指夫子出妻也結到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又巧指伯魚亦出妻矣今人相見皆知忌諱豈有諷其出妻而又諷其父祖之出妻乎檀弓二篇載事無多而獨於子上之母子思之母伯魚之母沾沾焉巧詆乃四見焉若故爲宣揚者舊說檀弓曾子門人必與子思同學而不相得故爲

是篤言耳夫聖人人倫爲重夫婦人道之始大聖大賢俱爲無妻無母之人此必無之理今韻府羣玉諱言夫子又言叔梁紇出妻其罔也與檀弓之誣同屬子虛而已

愚按註疏先君子指孔子於松陵趙氏駁之以爲指伯魚也此亦不必深辨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註云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長樂陳氏云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而或以泰爲禮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於天下而已　吳河毛氏云周禮九拜儀當先辨拜字拜必屈膝跪以首至手而統下於地即手拜也故九拜無拜儀亦無手拜僕而總以九拜名拜以爲拜也者凡拜之統焉者也今以揖當拜而宋人亦復以稽顙爲立拜則即一拜字而固已慢矣若九拜諸名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此四者本是一節謂由重而及輕也蓋稽首者稽留其首不即起也頓首陡也即起也空首虛其首而不至手也振動則手奮體

動首將下而總不下也此禮之因時而較重輕者舊註以稽首爲首至地頓首爲叩地稽顙謂以首搏地則搏地叩地與首至於地亦復何異而分爲三名且拜重稽首書益拜稽首孟子思再拜稽首皆以稽首爲見尊之禮故左傳公會齊侯於蒙齊侯稽首公祇拜而齊人怒之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如晉稽首智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則稽首者拜禮之重唯見尊者得行之今限之爲凶喪之禮大不敬矣若敵體通行則祇拜手而今又以頓首爲通行夫頓首者急遽造次之狀大非常禮左傳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之門楚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國策燕太子丹見荊軻避席頓首皆倉皇有求陛頓難安之禮不當通行若漢後見天子加一頓首有稽首頓首之文則以此時當秦法峻急君尊臣卑之際廷臣每見君必殼觫服罪故稽頓並行此與奏劾稱主臣死罪皇恐並同雖亦非古禮而去古未遠故至今章疏表奏依然行之特其義則舉世無能解者五曰吉拜六曰凶拜則吉者拜而後稽顙凶者稽顙而後拜禮文甚明但稽顙者兩手按地而撏顙於兩手之地間即今世所行叩頭儀與拜之首手至地者迥乎不同此二拜作一節明吉凶之禮若七曰奇拜八曰褒拜奇者零也單拜也褒者蓋加

隱貌先稽顙而後拜言其懇切之至云爾

愚按註疏頎順也頎然不逆之意蓋拜爲輕而稽顙爲重先拜而后稽顙順也釋文頎音懇側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註云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古謂殷時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爲墳聚土爲封封之周禮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以孔子不聞三言之修猶治也　廣安游氏云古者墓而不墳坎其中而歲其左古人達於死生之變非若後世滯於形魄故曰葬者藏也爲

使人弗見而已苟爲弗見則去之矣中古之世如此及夫後世墳墓之事始加詳矣古人以爲死者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於人之始死而爲之重既葬而爲之主召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饗魄則無所事焉故既葬則去之及夫後世始封爲墳夫既已爲之墳則孝子仁人之見之固亦有所不忍此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孔子之葬其親自以爲不常居鄉恐去而還不知葬所因而識之以此觀之孔子之志本以封之爲當然也及既葬還修虞祭門人之從孔子者以其墓崩修之而後至孔子有不動心乎此孔子不應門人三言之孔子泫然出涕以爲古不

脩墓既葬而去去則不復修蓋孔子欲盡從今世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修則去其心亦有所不安於此故泫然流涕而言之　天台方氏孝孺云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饒然暴於人而不修何取乎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西河毛氏云檀弓記孔子殯母與史記同其母死之年與史記異檀弓葬母之時門人後至且曰巳年長矣若史記則孔子已年長矣若檀弓有門弟子也在季氏委吏之前未嘗去魯他適東西南北也且又曰孔子

註云與哭師同　長樂陳氏云子路於衛君之事可謂不失爲義而已孔子哭於中庭覩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覩猶父也遂命覆醢者乖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廣安游氏云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出奔靈公死無所立立蒯聵子輒是爲出公出公既立蒯聵欲歸迫孔悝強盟之封以登臺而出公出奔子路聞變而死之孔子於蒯聵之書嘗曰世子某言其不當廢而廢也於出公書衛者言其不當立而立也於伯夷叔齊之事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亦所以惡輒也雖然出公雖大惡而子路學於孔子之門有古義焉子路之失失於知古義而不

知變也子路委贄於出公而死之此得君臣之義耳
然知君臣而不知父子以亂大倫仲尼之徒不至是
也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縶之賊如何弔焉宗魯死於宗孟與子路死於出
公一也宗孟死孔子以爲不足弔子路死孔子哭之
如此其哀其去就之分可知也孔子之與伯夷叔齊
爲出公言也哭子路之死爲子路言也若此者君子
可以見矣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註云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暮可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

註云言三日三月欲其修備之盡心也　疏云此論
喪之初死及葬須盡孝子之心　金華應氏云附於
身謂衣衾附於棺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
明器之屬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勿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
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註云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忠謂毀不滅
性忌日謂死日　嚴陵方氏云經曰緦小功以爲殺
期九月以爲閒三年以爲隆故三年之喪所以爲喪
之極也亡則勿之忘矣者死者之形雖亡而生者之
心未嘗忘之也忌日不樂蓋終身之憂有見於此
廬陵胡氏云終身之憂永慕也內則云終身不樂
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　納蘭氏云上節必誠必
信言孝子慎終之禮此節言孝子追遠之情本不相
屬集說以誠信解無一朝之患恐非是　嘉定張氏
云一朝之患集說以冢宅崩壞言之此非常有之事
何以忽焉及之聖賢言語亦不如是之無緒也三年
以爲極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故曰無一朝之患鄭註謂毀不滅性者是也
若夫終身之憂忌日之謂祭義已言之矣不樂若作

樂之樂其義不廣是日也以哀戚思慕居之舉凡可
樂之事一切屏絕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
於防

橫渠張氏云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以在衢故其殯
周密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實是
殯之周慎故曰其慎也蓋殯也其慎也屬下讀之則
意明據舊說孔子喪母時十七歲十七歲何故不知
墓　廬陵馬氏云叔梁紇宋人而喪葬之制蓋從於
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西河毛

氏云孔子少不知墓史記諸書皆有之特世不知禮妄爲辨釋有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顏氏女恥之故不以告此在史記與鄭註皆有然者夫告以墓所不必告以野合也況所云野合者據爾雅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夫諸書但云叔梁紇年已七十與顏氏女初笄失少長婚姻之節故云野合是時顏父尙在許而嫁之非無父母之命也則此野台不必諱何況父墓若唐司馬貞謂孔母徵在以少寡爲嫌未經送葬故實不知非諱之也則年少孤孱古今不乏未有少寡不送葬者若孔氏正義謂固已送葬亦知墓所但不告以柩之所在則墓與柩一處知墓不知柩於理未合果爾則衆人雜沓之地乎此必無之事也少孤不知父墓且無論已

但當殯防不當殯五父衢矣凡此諸說皆欲曲爲之解而必不可得不知其事有甚常而不足怪者古最重墓祭周本紀武王祭畢馬融謂畢者文王墓地韓詩外傳引曾子曰椎牛而祭墓而孟子稱東郭墦間之祭者誠不知漢儒何以有古不祭墓之說以致魏文作詔皆以禮無祭墓爲辭此皆失禮之最著者但既名曰祭則必備牲牢而夫婦共之是以漢朱買臣傳見故婦夫妻上冢而宋人祭墓詩亦有夜歸兒女笑燈前之句則凡屬廟祭墓祭必夫婦與俱送爲進獻而苟夫亡而妻存則雖在家廟亦無寡婦主祭之禮何況於墓是郎叔梁紇非老夫顏氏非少女亦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有焚孤殀可公然出外行野祭者則是送葬以後全然不一至墓所而況孔子甫生而父死甫成童而母又死其不知父墓宜也此皆禮之無足怪者也

愚按父母之喪殯葬大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夫子嘗自言之矣夫子喪母時年十七歲生世胄之家具天縱之質豈有不知大禮而以其母殯於五父之衢乎且衢則四達之道也烏可以殯既殯而倚廬成服朝夕哭奠諸禮節豈可行於衆人雜沓之地乎此必無之事也少孤不知父墓且無論已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解見曲禮

喪冠不緌

註云去飾 疏云緌冠纓 都昌陳氏云冠必以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 西河毛氏云古弁冕有纓綏而冠則漸減況喪冠則尤無之以冠有委武則別綴以纓而垂其綏雜記所云有委武而后綏者喪冠則無委武矣無委武則無綏

註云有虞氏土陶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堲燒土冶以
周於棺或謂之土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
也牆柳衣也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兩角
柄長五尺車行便人持之而從凡此皆後王之制文
周人葬長殤以下不同略未成人也　陸氏云
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
一爲下殤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盧
陵馬氏云虞瓦棺而夏乃以堲周有椁之象殷人以
瓦棺堲周皆陶冶之器及其久也必復以土不無便
土親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所以
深慮長思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故周
人則緣殷人之棺椁飾之以牆置翣棺椁以比化牆
置翣以爲觀美皆所以盡孝子之心周衰禮亡人不
知棺椁之度故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後以爲
出夫子之制孟子敦匠而充虞以爲美不知自周公
以來蓋已有禮也唯其葬殤有異於成人之禮故瓦
棺堲周與夫棺椁皆以少長制之而不爲貴賤之等
喪事凶禮也戎事軍禮也祀事吉禮也五禮不及於
賓嘉　納蘭氏云三代所尚色不同先儒亦多異說
何者天下無生而貴者雖君卿大夫之子猶士也尚
鄭氏謂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殷
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周人尚赤以建
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此與緯書註同不足據也陳
氏謂夏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此猶可通至謂

人爲黃帝堯舜孟子亦言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
寸椁稱之則是上古之時已有棺椁椁也今謂有虞氏
始以瓦棺易衣薪夏后氏始以土堲周於棺有椁之
象殷人始以木爲棺椁易瓦棺堲周與易傳孟子不
合　槀耕羅氏璧識遺云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
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爲君故稱后殷周
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
禪爾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牡用玄殷人尚白
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
日出戎事乘騵牡用騂

註云夏尚黑昏時亦黑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玄黑類
也殷尚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馬也周尚赤日出時
亦赤騂騂馬白腹騂赤類　嚴陵方氏云隆文公之
居喪也曰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則喪爲大事可知春
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戎祀之爲大事可知
喪事凶禮也戎事軍禮也祀事吉禮也五禮不及於
賓嘉　納蘭氏云三代所尚色不同先儒亦多異說
鄭氏謂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殷
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周人尚赤以建
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此與緯書註同不足據也陳
氏謂夏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此猶可通至謂

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尙金之色周克殷而取火之勝金故尙赤則是秦皇李斯以水勝火而尙黑之見非帝王應順之意矣甚矣其失經旨而誤天下後世也唯吳幼清謂夏以金德王而色尙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尙赤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爲所尙殷以水德王而色尙白白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爲所尙其言差爲有理然三代所尙物色只是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已其實無甚取義諸儒紛紛皆臆說也　又案戎事乘翰以乘驪乘

騵例之則翰宜爲白馬之名而陸氏釋文亦云翰字又作騢今集說但云白色疏矣且鄭氏註易白馬翰如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朱子則謂如飛翰之疾非馬之白色也從騢爲是

愚按鄭註大事止言喪事集說因之非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幕衛也縿幕魯也

註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幕所以覆棺上縿緣也　疏云有聲曰哭無聲曰泣厚曰鱣希曰粥　李氏云小歛奠斂葬所以爲死者之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有等哭泣齊斬所以盡生者之情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　嚴陵方氏云帝王應順之意矣甚矣其失經旨而誤天下後世也唯吳幼清謂夏以金德王而色尙黑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也周以木德王而色尙赤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爲所尙殷以水德王而色尙白白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爲所尙其言差爲有理然三代所尙物色只是隨時損益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已其實無甚取義諸儒紛紛皆臆說也　又案戎事乘翰以乘驪乘此齊衰而痛之深如斬言其情非言其服也孔氏以齊爲母斬爲父分言之非是　鄭註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吾鄉姚承菴先生謂曾子以此告穆公者蓋知魯之僭用而不忍斥言之特舉兄弟國之循禮者令其自省可一改而從其禮最得告君之體竊意不然魯之僭用天子之禮者亦多矣曾子豈特沾沾焉舉一幕而言之方馬之說爲是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

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註云盖皆當爲盍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早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　疏云此論獻公殺申生之事案僖四年左傳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是驪姬譜申生之事

也傳又云或謂太子曰子辭君必辨焉杜註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氣敗若申生初置毒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此重耳欲使申生言見譖之意也傳又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姬必誅姬死君無復歡樂是我傷公之心也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太子奔曲沃狐突欲令太子出奔太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忿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雖然不惜生命猶有所憂吾君老子又幼少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謀吾君之事吾以爲憂伯氏誠能出而圖謀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註云盖皆當爲盍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早卒驪姬嬖焉狐突申生之傅子少謂驪姬之子奚齊　疏云此論獻公殺申生之事案僖四年左傳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是驪姬譜申生之事

去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立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長樂陳氏謂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己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

去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固云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又云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立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長樂陳氏謂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己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自明者哉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孝孝而過者

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然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身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新城鄧氏云君安驪姬言及姬卽公心傷忍爲傷公心乎卽言之益以死耳恨莫大於傷心故曰甚哉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謂子能得之於父哉夫世子則安可言不可得言而亡亡無所之而死匪直曰其蓋其安也故世子至孝矣身且死而君父爲遺憂讀再拜稽首之詞不涕下者獨何心歟

烏程姚氏云先儒於申生責之不貸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自愚論之其所處地位極難人只謂其可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橫渠張氏云又多乎笙歌以氣哉所去無幾言不多也踰月則善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貴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貴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註云縣卜皆氏也右謂車右馬驚奔失列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末之猶微哉公言卜國無勇也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之罪遂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記禮失所由

長樂陳氏云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而不末繇記稱繇死而不言卜死　東萊呂氏云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戰魯勝無敗績之事當時止

是馬驚敗耳不預軍之勝負也　疊山謝氏云魯之悼亡悔過旌善只遂誄之三字　臨川吳氏云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謚也鄭註每解誄爲謚非也

愚按鄭註以卜國爲姓名是矣未之卜也句疑有脫字蓋君之稱臣未有稱其姓者縣賁父自以爲無勇而死之卜國若未嘗死也疏以爲二人俱死不知何據京山郝氏以卜爲龜卜言但卜車右未卜御士所以致敗亦恐未然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註云病謂疾困也呼虛憊之聲隅坐不與成人並也

不如彼謂童子也以德謂成己之德舉扶而易之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疏云此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　橫渠張氏云簀必簟席之類以其可易華而睆必陳之在上蓋顯露也　臨川吳氏云爾雅以簀爲

第而疏櫛第爲牀版非也張子解是考之於禮寢簟之制未聞有尊卑貴賤之殊但貧者簀素富者華美以季孫之簀賜曾子自是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之以其華睆必是大夫之家所造作者故曰大夫之簀與而曾子然之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可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者蓋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舊說並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此俟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倘大夫之簀與士之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臥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元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陳氏所謂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其說皆非是鄭註以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遂謂齊嘗聘曾子爲卿亦非是夫子者尊稱也妻之尊其夫弟子之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夫子豈必大夫而後可稱

愚按玉篇矍然曰呼當是曾子疾困之時聞童子之言而未明也子春遂述其言而告之晛華緒切出目貌疏云晛訓刮削木之節目使其晛

皖然好也贊从竹不从木當云刮削竹之節目
鄭註姑息苟容取安也王文公以爲姑息者且
止之詞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其說較註爲
優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註云皆憂悼在心之貌　疏云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容節事盡理屈爲窮充充加急行道極無所復去也瞿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加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皇皇猶栖栖也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加望彼人來而人不至也至小祥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也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高廣如斬衰之髽也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榛木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案喪服吉笄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笄長尺降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云總長六寸謂斬衰也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爲差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又稱南容家語南宮韜字子容鄭註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預註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括适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

閱證敬叔者爲一人極是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註於南容則云南宮紹也於敬叔則云南宮适也非也

愚按婦人無冠而有總康成曰總束髮首飾象冠其卽婦人之冠與在吉謂之吉總凶則以布喪服傳所謂布總六升長七寸者是也冠總皆在撮髻之上漢書尉陀魋結箕踞注一撮之髻其魋如椎撮髻男子婦人皆有之髻未撮先以纚韜之冠禮注云纚一幅長六寸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是男子將冠先用纚韜髮而後綰而爲髻乃冠若婦人亦先用纚韜髮而後綰而爲髻乃笄婦人總而後笄者也故喪服布總箭笄並言之小記云丈夫冠而婦人笄丈夫冠而婦人笄是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而吾獨以爲冠與總亦對也要之男子婦人吉時並有纚以紹髮男子有冠婦人有總遭喪則男子去冠而服括髮或免婦人去總而髽既成服男子冠絰婦人布總並在撮髻之上是之謂首服先儒不解婦人之總與男子之冠同至謂婦人亦有首絰婦人無冠吾不知此絰安於何處

檀弓上第三之二

歸安鄭元慶編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疏云此論獻子得禮之宜　烏程姚氏云加於人一等見其超越處長樂陳氏謂獻子過於禮云云較責之太甚非夫子稱之之意

愚按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孔疏是矣而以御爲復寢則不然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御治事也可以治事於內而不入仍居堊室也至吉祭乃始復寢則從御復寢是兩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疏云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長樂陳氏云祥之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　納蘭氏云吳氏謂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終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然玉巖黃氏疑之蓋以上文魯人朝祥莫歌章觀之可見祥後踰月禫訖方可歌聖人喪親縱不敢越中道亦宜如定制豈有祥未踰月但五日而即彈琴十日而即笙歌又將爲子路所笑乎集說以爲餘哀未忘而不察記文之自相背戾惟鄭康成略識此意故於既祥下註云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因事先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由外除也是以既祥爲踰月且異旬故合正禮但據本文是言祥祭之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鄭註雖爲曲解未免啟千古不決之疑當闕以俟知者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註云讖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繶冠素紕　疏云此明除喪失禮之事既祥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乃禫後之服故讖之絲屨以絲飾絢總純之屬　嚴陵方氏云有子爲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抑記者或得之傳聞故曰蓋焉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疏云此論不合弔哭之事　長樂陳氏云怖畏而死則非勇厭溺而死則非智是以戰死而葬者不以翣失伍而死者不入兆域凡此非勇者也垂堂之坐巖牆之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凡此非智者也君子之所不弔者也　嚴陵方氏云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

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隤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　廬陵胡氏云畏謂畏避不能死難而終不免於死者　納蘭氏云案戰陣無勇奔北而死固謂之畏見理不明自經溝瀆亦謂之畏若狠鬬亡命書所謂懟不畏死者豈得謂之畏乎齊杞梁之死戰非有畏而亡也力不支也不可入此例　西河毛氏云古無畏死之據唯論語有子畏於匡畏字可證而鄭氏孔氏皆謂孔子自行解說故免於患害遂不主畏字而反主解說字謂不弔者以不自解說致死則悞甚矣夫子畏匡未嘗解說而死亦豈

可爲夫子罪而竟置不弔此不通之論也故此三不弔專以死於非命而又有罪者爲言並非死於非命而又無解說者爲言其理易明不特畏死一條爲然假使壓死如屈平申徒狄可以三等例之乎若非命之死不止三等如經死饑死焚死酖死類皆以是推之可耳

愚按橫渠張氏謂此三者可傷之甚故特致哀不弔爲證慈湖楊氏云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故不弔之二說者均失經旨不可從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廬陵胡氏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弗除非在室之姊欲申服過期也蓋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服明姊非在室也　嚴陵方氏云行道之人與孟子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同義先生制禮於可除而必除之行道之人於可除而弗忍焉必除之者公義也弗除焉者私情也

愚按鄭註行道猶行仁義臨川吳氏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皆非語氣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疏云先王之制禮樂若舜能紹堯卽名大韶禹治水廣大中國則名大夏王業由質而興則禮尚質由文而興則禮尚文禮之與樂皆是重本反葬於周是重本之意君子旣引禮樂又引古人遺言謂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狠猥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心也

烏程姚氏云仁是人心禮樂皆從此心出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正是能全此心處故謂之仁　崑山顧氏云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入爲太師葬而葬於周事未

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葬而葬不擇地之常耳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涉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嘲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曰虞弗使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日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矣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高葬會稽其後王不徙而殺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

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專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疏云此論過哀之事　餘姚孫氏云父豈不識子聲問誰與已自訝其甚　烏程韓氏云誰與哭者句一倒便有奏

愚按賈氏疏喪有三無時哭始死至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卒哭祭後唯有朝夕哭爲有時至練祭之後又止朝夕哭惟有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通前爲三無時哭也伯魚之期而猶哭夫子止之疏以爲出母者固非而橫渠張子以爲父在爲母之制亦未必然蓋父在爲母期喪古無此制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又按史記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家語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女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至六十六而亓官夫人卒此云伯魚之母死蓋其年也爲魯哀公之九年據此則伯魚之死在母死之後明矣又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早死爲哀公之

二年然孔子圍陳蔡時年六十三是時顏子尚在年三十三矣顏子卽或三十三歲而死亦是哀公之六年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伯魚之死確在淵死之前如何哀公之九年伯魚尚有哭母之事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況秦末漢初所謂孔門之事多駁雜如再世出妻子思母嫁之類皆異學詆毀不足爲據存而不論可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註云古者不合葬合葬自周公始　疏云此論古不

合葬之事云蒼者傳聞如此未之審悉耐葬言將後葬合前葬也　廬陵胡氏云考經傳舜但二妃蒼梧之二女也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二女果秦博士對始皇帝曰湘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氏亦以湘君爲二妃而離騷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則知舜無三妃也　臨川吳氏云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而淮南子云舜征三苗遂死蒼梧鄭註因之史記又云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韓子黃陵廟碑云書稱舜陟方註謂舜昇遐南方以死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謂舜死葬蒼梧不可信澄按堯薦舜攝位巡守等事皆

舜代行舜薦禹攝位後亦當然也故司馬溫公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安得復南巡遠遠渡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舜未攝位時已竄三苗之君於三危及禹治水時三苗之居三危者已丕敘矣唯有苗之餘民猶在故處者不服從征役故治水時頑不肯即功及舜既爲天子乃分北其民自是無三苗之患矣豈有舜之末年又征苗者哉東晉古文書稱禹征苗已妄況言舜自征苗尤妄也知南巡征苗之說爲妄而以孟子卒於鳴條之言證之則舜之崩葬不在蒼梧也明矣鄭註所謂四妃三妃及夏商周遞增人數當時援引雖必有據然今莫可攷其是非也　瀟湘張氏云孟子舜卒於鳴條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注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松江陳氏云舜有三妃故鄭康成注云帝嚳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爲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　烏程董氏斯張云岳之黃陵癸比

氏墓癸比氏舜第三妃二女者癸比氏出也一曰宵明二曰燭光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又云舜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說者見堯典有二女之文遽以爲堯女舜妃厥妄甚矣　羅長原云宋書大明七年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曰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曰后之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註云禮死浴於適室　臨川王氏云此曾元曾申失

禮曾子無遺言鄭何以知其矯之以謙儉也　四明萬氏云尸本在適室豈可遷於爨室以就浴毋論曾子不爲是言卽曾元亦不爲是事也士喪禮有階間掘坎西牆爲垤諸事意者曾元家貧無有司以供此役一切沐浴之事皆出於爨室乎不然冥不可解矣

愚按爨室之浴必是貧家所爲予嘗至北方見人家塊處一室中寢於斯食於斯一切炊爨之具皆在臥牀之前葢炕與爨相連也其死也安得責以階前掘坎西牆爲垤諸事但曾子之喪未必然耳卽所謂毀竈綴足掘中霤而浴亦是貧家所爲不必拘拘然疑爲殷周之異禮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疏云此論遭喪廢業之事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其事稍靜不致忘哀故許其口習　長樂陳氏云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以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　都昌陳氏云稱可也亦未定之辭

愚按朱子謂業是簨虡上一片板廢業謂不敢作樂非也竊意此節專爲學者而言若農工商賈未知其當何如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

其庶幾乎

長樂黃氏云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平日持身惟恐有不盡之道今自幸得以盡道而終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註家以爲欲使執喪成己志疏以爲身終功名尙存幾本訓近又訓爲冀皆不可曉　京山郝氏云子張姓顓孫鄭謂申詳子張之子顓孫申祥周秦聲近譌張附會難信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疏云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之謂始死之奠鬼神依於飲食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

愚按山陰陸氏謂大夫七十而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孔疏謂以生時庋閣上所餘爲奠非是郝氏謂以其餘饌奠之望其復食則閣字何義然亦安知非大夫之禮大夫或以其餘饌奠之可也

閣之饌爲奠非大夫而以其餘饌奠之可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

疏云哭小功之喪當爲位時有不爲位者曾子旣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以證之子思哭嫂爲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爲姻姒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

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其申祥哭妻之兄弟亦然
廬陵馬氏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蓋無服者所以
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相爲姊妹之
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
亦如子思者蓋非禮矣嫂爲內喪故可以正哭位婦
人有相爲姊妹之道故可以倡踊妻之兄弟外喪也
而既無服則不可爲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爲
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夫入門右由
是言之則哭妻之昆弟以子爲主異於嫂叔之喪也
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西河毛氏云按史

記孔子世家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
皆單傳子思無兄焉得有嫂此與漢人謂直不疑盜
嫂而不疑無兄正同況自子上至孔鮒又五傳而始
有鮒弟子襄爲漢惠博士遷長沙太守孔疏引孔氏
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也乃註者亦知其謬
是以皇氏疑此子思或是原憲之字然原憲在當時
但稱原思否則稱憲如論語原思爲之宰憲問恥並
無稱子思者即檀弓稱原思亦但稱憲如云仲憲言
於曾子而凡稱子思皆是孔伋如此下文申祥之哭
言思也亦然苟非孔伋便加以姓其顯然分別可驗
也然則此不謂之謬不得矣

愚按孔門弟子燕伋亦字子思不特原思也且
春秋之世字子思者亦豈止此三人則哭嫂之
子思何必定指爲孔氏也闕疑可耳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云此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謂殷以上吉凶冠
直縫辟積襞少故前後直縫之今周也周世文冠多
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襞而并橫縫之周之吉
冠如此而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
故云喪冠之反吉也時人謂古制如此故釋之曰非
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　查山張氏士俊云說文衡
从角从大牛觸橫大木於其角周禮設其楅衡詩夏

而楅衡衡字皆作橫字解
愚按此節之旨疏家本自明白而先儒解之反
多支離黃氏曰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與失禮無別
公之古禮而衰世喪冠亦皆橫縫吉冠橫縫爲周
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長樂陳氏曰古
者吉凶之冠皆縮縫今吉冠橫縫而喪冠縮縫
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之吾得郎孔疏而
約言之曰古者吉凶冠皆縮縫周則吉冠橫縫
喪冠猶縮縫是喪冠之反吉也時以爲古禮而
非古也古吉凶冠皆縮縫也要將古字今字認
得明白便了然矣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盧陵胡氏云謂曾子過禮故子思舉禮之中　長樂陳氏云樂正子春五日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吳江徐氏云三日不食猶恐其病不能起故爲杖以輔之既盡其哀痛迫切之情又防其傷生滅性之患今也七日則是狥無已之情而非可傳可繼之道矣

嘉定張氏云曾子之孝天性篤至不食而至七日有不自知其過者註疏以爲曾子言己居喪以疾時

人之不然又謂子思以曾子爲難繼故以禮抑之曾子子思師弟也師可抑弟弟不得抑師子思但舉先王之常禮實之曾子曾子然其言而無所答耳後儒至有謂曾子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所以不爲子思取肆其詆譏多見其悖謬之至矣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註云使者謂賻賵者　嚴陵方氏云將之爲言送也所以將誠而已誠苟不至物將安用以再氏之物而輕不服遠兄弟謂相離遠者聞之恨晚　疏云此論小功不稅服之事曾子謂小功不追服則遠處兄弟聞喪常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服小功者則稅之

清江劉氏云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慼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夫若是矣其吉哉故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袒免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前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盧陵胡氏云小功之服最多韓愈之意似不可不追服據禮正服小功不稅也鄭義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卽止王義非也

然鄭亦不言限外聞喪則如何是鄭亦不追服矣

愚按限內聞喪追服鄭義爲長卽今之聞訃丁憂者是也且不特小功爲然緦服亦當如是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註云使者謂賻賵者　嚴陵方氏云將之爲言送也所以將誠而已誠苟不至物將安用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子之誠其可得乎此孔子所以言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也　江陵項氏云攝代也孔子之賻賵未至冉有爲之代出而將之　丹陽湯氏云十箇爲束卽今之五匹乘馬四馬

愚按鄭註攝猶貸也集說從之非是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疏云此論居喪處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者不拜故註云異於正主

盧陵馬氏云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親父故哭之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親兄弟故哭之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親孔子之哭位與周禮異似倘爲疏畧兄弟之喪周禮哭於寢不哭於廟故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諸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師之喪周禮哭諸廟門外不哭諸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是也由兄弟與師推之則父之朋友所知亦必不同可知矣今云兄弟哭諸廟師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故孔疏皆指爲殷禮又吳幼清曰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或謂哭不以禮謂之野孔子所惡蓋指呼喊野哉之類而豈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疏云此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　嚴陵方氏云

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者不拜故註云異於正主

盧陵馬氏云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疏云曾子爲喪明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　京山郝氏云弔友喪目亦可無哭既弔又數其罪不如無弔西河尊事是亦夫子之道行也人之尊賢豈賢者之罪孔門曾子最少子夏亦曾子父執無呼名數之之理曾子平日言辭懇篤此辭甚倨不可信　納蘭氏云疑女於夫子諸解不同註疏謂不弔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謂疑子夏是夫子之身李氏謂子

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合於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於子夏人疑聖人子夏之過也非謂疑子夏若夫子爲子夏之過也　天台方氏孝孺云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喪明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蹙而謹　秀水朱氏云徐防之言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

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閒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而記載曾子之言以疑於夫子罪子夏殆非曾子言也

愚按喪服爲長子三年與親喪同問喪篇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夫目者五臟六腑之精華內連肝膽外應睛瞳眼雖屬於肝門竅乃居於腎臟腎藏精心生血腎乃肝之本肝乃腎之苗而眼之淚又爲肝之液今傷腎乾肝源盡血枯定見眼中受病此子夏之所以喪明也橫渠謂其親喪時尚強壯其喪子也血氣既衰故喪明蓋子夏垂老喪子其情太苦以致喪明若此此變禮也與毀瘠爲病六十不毀者不同曾子責之未免太甚然子夏亦能引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註云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　疏云此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

李氏云春秋傳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夜宿於外非所以入燕息也晝居於內非所以自強不息也　臨川吳氏云晝居內者唯有疾無疾而致齊者亦然夜居外者唯有喪無喪而有憂者亦然喪憂二者相類故總言之曰大故疾齊二者不同故分言之而別曰致齊也常時唯夜居內疾齊則不但夜居內晝亦居內故曰晝夜居於內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註云子皐名柴難謂人所不能然　嚴陵方氏云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

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合而言之一也

臨川吳氏云子皐雖不當哭時默思其親爲之泣血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上繫泣血下連未嘗見齒意貫上下言其三年之內常有哀情而無樂時也

愚按目有淚曰泣泣無聲如血出非也未嘗見齒言所難能註謂泣血者淚盡繼之以血此人未嘗笑也註謂其笑時乎吳氏解是方氏謂君子於之喪而有微笑之微亦非也豈子皐執親此固不以爲是亦不以爲非特以爲難而已亦

未免責備之深泣血或過乎中三年未嘗見齒眞爲人所難能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註云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　疏云此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者服不得爲衰之事衰不當物此語通於五服衰喪服也當猶應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大功雖輕不可爲勤勞之事言大功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山陰陸氏云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專者物精卑者物粗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京山郝氏云不以邊坐不以服勤亦當物之意非獨精粗廣狹之應制而已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註云舊館人前日舍己者也　疏云驂在服馬之旁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嚴陵方氏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嘉定張氏云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

此非子貢之言記者因顏路請車不許而爲是言以託之子貢耳子貢豈不能識夫子意乃疑而待質質而又較量於門人之間耶且顏氏之子何得與舊館人並論夫子既以貧而厚葬爲非禮豈可更循顏路之請與此大不相類疏中何多置辨此舊館人或因貧缺於殮葬故以貨財助之遇於一哀者不必以主人爲言當是夫子念其舊日相與之厚哀之而出涕故不忍徒然視其貧乏而不爲之助耳

愚按孔子之衛至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是記者記其事如此他日子貢以其事問於夫子故夫子曰予鄉者云云正義錯認爲一時之言故云

子貢不欲說驂夫子語其說驂之意若然則鄉者二字有何着落上云入而哭之哀下云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猶皆夫子事註謂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我爲出弟又錯解矣張氏之說是也小子行之者言小子其當行此禮而無所疑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註云慕若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夫子自言未之能行蓋謂哀戚本祭祀末也

疏云此論喪禮以哀戚爲本　盧陵胡氏云我未之能行也夫子善其哀慕虞祭雖遽不害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納薗氏云鄭註彈琴散哀之意未見失禮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子夏子張除喪而見孔子皆子之琴亦教以節哀之道於親喪且如此況師之於弟孔子彈琴散哀正合中制然程子及臨川吳氏疑之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吳氏曰所饋祥肉謂大祥之祭肉也爲眾子期服

故夫子始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已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註云泰山梁木眾木所放以上二句喻之

夢疾病也疇發聲夢坐兩楹之閒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象兩楹之閒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也　疏云此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　嚴陵方氏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示

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愈遠而已　廬陵胡氏云黃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時無明王而道不行以死也孰能宗予謂孰能宗師其道鄭云兩楹之閒南面人君之位謂誰能尊我以為君乎噫夫子常云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又豈肯自謂尊我以為君乎鄭非　臨川吳氏云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

如是也而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若晝夜豈自為歌詞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此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詞而自稱自比則不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聖人之預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註云以無喪師之禮故疑所服喪父而無服謂不為衰也心喪三年也　烏程姚氏云疑所服疑當服何

喪服也故下云若喪父而無服子貢意若謂但心喪而無服也訓詁者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乃云此無服是弔服加麻嗟乎弔服加麻則有喪服矣曷云無服耶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註云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牆柳衣也翣以布衣木如襜與夫子雖殷人兼用三代之禮尊之披柩行火引棺者崇牙旌旐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扛旌之旐繒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疏云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於是以素為棺外加

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覆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
周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
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
旒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　嚴
陵方氏云志記也善其禮而記之　山陰陸氏云飾
棺勾益曰牆置翣設披周也攩周人牆置翣　長樂
陳氏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之葬孔子
則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
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
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六年

於其墓孟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
爲過

愚按明堂位夏后氏之綱練殷之崇牙周之璧
翣與此畧同設崇之下似脫一牙字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
也

註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
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似今蛇文　疏云褚謂覆
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如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
敬其師故特爲褚但似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之所
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畫蟻者殷士葬之飾　長

樂陳氏云子張之喪門人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
周禮文質則厚文則薄子張之時既甚文矣故門人
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
之意也公西華之喪孔子則異於此者蓋厚孔子所
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趨時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
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
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
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註云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　疏云此

論報仇之法不反兵而鬬者不待反還取兵而鬬也
從父昆弟既不爲報仇魁首若其子能自報之則執
兵陪助其後也　嚴陵方氏云寢苫則常以喪禮自
處枕干則常以戒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
也弗與共天下則與不共戴天同義遇諸市朝猶不
反兵而鬬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
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共國謂在兩國銜君命而使
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仇妨公事由其恩殺於父母
　昆山顧氏云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
朝之物奔喪哭辟諸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
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暮夕之後過市

朝者掉臂不顧案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孟子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是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晉江張氏汝珊云弟子心喪無服若出外而經是有服矣豈得爲心喪乎

愚按羣者諸弟子相爲友朋服本之鄭註集說因之張子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山陰陸氏謂二三子乃七十子知師之深者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

十子之列其服如此竊意諸說皆非是此節上二句言禮之失下二句言禮之正蓋師弟本無服而孔子之喪則不可以不服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非也然則當如何二三子當羣居喪之禮也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註云喪主哀祭主敬　疏云喪禮居喪之禮也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謂祭祀之禮也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易治之訓周禮以本俗安萬民曰族墳墓陸氏之說本此愚意更有進焉易有變易之義證法好更改舊曰易則易墓爲改葬亦未可知按古者葬不出鄉亦不擇地孟子死徒無出鄉周官司徒職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師職相保以相葬埋所云相葬者但視葬非視地也卽卜兆之筮宅亦但占地非相地也自晉後乃有相墓之說以葬乘生氣爲吉否則爲害而人過信之於是有踰時不葬以陰陽禁忌爲拘限且葬後嫌地不吉又改葬別所以求利益者紛紛如此此經所云易墓雖未必如後世所爲然彼時或有

改葬之事故記者以爲非古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註云喪主哀祭主敬　疏云喪禮居喪之禮也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謂祭祀之禮也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註云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推柩而反於載處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　疏云此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按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輿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鄉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於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牡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當徹奠後主人榮曾子之來乃推柩少退而返之鄉北按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開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避之升堂而后行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故問之曾子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予所說出祖也　山陰陸氏云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建

肆坎謂之池是也　張氏云行禮者行弔禮也

金華應氏云柩將出而復反婦人已入而復降從者所以疑也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矣　嚴陵方氏云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

愚按鄭註改填池爲奠徹非也當從陸氏爲正孔氏據鄭註謂曾子之弔當主人祖奠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亦非也曾子之弔蓋在徹遷奠婦人降即位於阼階之後故有推柩而反之事子游聞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牡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當徹奠後主人榮曾子之來乃推柩少退而返之鄉北按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開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避之升堂而后行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故問之曾子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住何爲不可也二且字疑皆止字傳寫之誤也如作且字以爲行而未定之解吾終有所未安也然必非曾子之言姑從其言而强釋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

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以前弔者吉服謂羔

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嚴陵方氏云掩而襲之謂之襲裘露而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也　納蘭氏云張子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以爲此段義可疑玉巖黃氏亦云曾子子游同門執友既是同時往弔豈不議其服之所宜而往縱或至有先後乃見子游之失胡不明以相正乃私指以示人而揚其失子游既知曾子之非胡爲亦不以告乃至主人小斂趨出易服而入以暴其過哉此俱可疑

愚按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趨出襲裘帶絰而入於禮秩然曾子初以爲非繼以爲是而引爲已過亦可謂服善者矣孔疏帶絰云朋友又加帶不知所加何帶也蓋吉服有二帶大帶束衣革帶佩玉而喪服五服祇一帶斬衰用麻齊衰以下用布朋友而用帶用麻乎用布乎將脫去大帶與革帶而服弔服之帶乎抑即加於大帶之外而腰閒繫此三帶乎況襲裘裼裘亦非弔服非弔服而加喪帶有是理乎竊意帶絰而入帶或爲戴音訛耳或曰絰亦可謂之帶故曰帶絰此說通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註云見謂見於孔子作起也　嚴陵方氏云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夫子各予之琴也　廬陵胡氏云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善之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則除喪如子夏可也　納蘭氏云夫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商惟不及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惟過故高虛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集說反言子夏是過人者故餘哀未忘子張是不及者故哀

已盡何其與聖人之言乖違也山陰陸氏又謂師過商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力李氏又謂夫子之言言其學道也子夏惟情之過故於學爲不及子張惟情之不及故於學爲過皆曲說也家語及毛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言子夏張者不同孔氏謂疑當以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聞而閔子至孝孔子所稱也熊氏又謂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二說未詳孰是

愚按子夏言弗敢過而弗敢不及者可知矣子張雖言不敢不至然揆之於禮猶有不至者焉

此處若不必引師也過商也不及二句作證據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于游趨而復客位

註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辱與弟游謝其存時也敢辭止之服也文子以于游習禮見子游曰禮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就

臣位深譏之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辱臨其喪止之在臣位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方覺所譏親扶適子虎而辭敬子游趨就客位所譏行也　疏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就東面而立則諸臣云此子游譏惠子廢適立庶之事　京山郝氏云朋友弔錫衰環絰而已今爲麻衰加牡麻絰是與齊衰絞絰同若爲死者無嗣而代之服者按此與檀弓問公儀仲子立孫之事同故鄭謂檀弓之免亦謂非禮以譏仲子夫身爲非禮豈教人常法之也子游檀弓何相襲而行之也子游文學宿望當時所以感悟文子不在麻衰牡絰今人效之祇益其迂無

救於事而反以害禮未可訓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不迎賓　疏

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註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於廟受弔不迎賓云此論居喪得中禮之變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若曾來弔祥後爲喪事更來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

長樂陳氏云中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納蘭氏云士喪禮始死爲君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受弔有迎賓之禮今待於廟而不迎者必是同等故異於君大夫集說固非矣疏曰以除喪受弔故不迎或曰此非已君之命以敵體待之故不迎亦非也夫始喪猶迎君小斂以後猶迎大夫而謂除喪反不迎賓有是理乎且外君雖不同於己君而稱臣稱名初不異苟有使來亦未可待之以敵也集說云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又引蔽說云文氏之子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前之所云是以其庶幾乎爲句亡於禮者之禮也爲句後引孔疏曰庶幾堪以正人之非禮豈教人常法之也子游文學宿望當時所以感悟文子不在麻衰牡絰今人效之祇益其迂無定當以孔疏爲正

兩說無定當以孔疏爲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云人始生三月而名故曰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至五十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　臨川吳氏云冠而字至五十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是也

愚按士冠禮字辭稱伯某甫仲某甫者於時賓致禮於冠者故尊其稱如此儀禮賈氏疏謂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與祭之祝辭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尊敬之意非謂冠後人常以此呼之也若賈公彥疏儀禮云孔子始冠稱季路是也孔子卒魯哀公誄之曰哀哉尼父亦尊敬之稱也若賈公彥疏儀禮解首絰亦云圓圍九寸而以此服之條屬之外夫此一條繩已踰徑寸又增之以九寸之絰眼前眉上何以安之喪服止一帶名要帶又名絰帶三年用苴期功用牡麻小功用澡麻緦用布皆絞雙股繩從後環向前結之而垂其餘士禮改斬苴絰帶爲苴絰杖絞帶既以絰爲冠衣

經象大帶　西河毛氏云首絰用苴麻爲之春秋傳晏嬰居喪有斬苴絰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爲首絰爲要帶卽此是也但首絰宜細不宜大一則用以束頰如吉冠組纓便於屈折一則首服尊嚴繁而不重不容加之以麤大之質士禮謂首絰大於要帶固無理矣乃又曰首絰大撮大撮者大掇也雷氏謂用手以一掇爲度而先儒謂圓圍九寸爲一掇則以高四寸長六寸之冠而加之圓圍九寸之絰無理極矣尙曰去五分一以爲帶夫去五之一猶有七寸其在要亦不能勝任矣況據其謬說冠布升數倍細於衰而獨此絰帶首大要細已屬矛盾然且五服之帶亦從此而升降之謂三年變葛與期之麻同期之變葛與大功之麻同夫喪服有輕重之差不過以麻縷粗細言耳若長短大小何足較量身長則衰長首大則冠大天下有長衰大冠爲重喪者乎若士禮又云父喪下本在左母喪上本在右又以根枝上下分陰陽左右全失組纓束頰之意至家禮解首絰亦云圓圍九寸而以此服之條屬之外夫此一條繩已踰徑寸又增之以九寸之絰眼前眉上何以安之喪服止一帶名要帶又名絰帶三年用苴期功用牡麻小功用澡麻緦用布皆絞雙股繩從後環向前結之而垂其餘士禮改斬苴絰帶爲苴絰杖絞帶既以絰爲冠衣

經也者實也

註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　嚴陵方氏云絰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要皆用其所重非徒爲虛名而已故曰實也　都昌陳氏云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

兩束之名而又增絞帶一名於杖下以爲要有兩帶皆以苴爲之一以代大帶一以代革帶夫同是麻絇而繫兩條於其要已爲可怪乃解之者又曰吉服有二帶以大帶束衣以革帶佩玉故凶服亦佩之夫凶服可佩玉乎若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則須在禫纖之後此時多繫一麻絇亦無所用也乃家禮必稱父母爲斬齊而斬齊絰帶又必各設一絞帶於要絰之下遂至一名要絰一名要帶絰帶之名從此俱無可問矣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嚴陵方氏云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溜焉故後世因以名其室毀竈者取甓以綴於足而欲尸之溫也夫中霤則生時於之以居處浴必掘中霤以示不復居處於此也竈則生時於之以亨飪綴足必毀竈以示不復亨飪於此也宗則生時於之以祭享躐行必毀宗以示不復祭享於此也　納蘭氏云集說註疏而刪其言周禮與殷道別者使人不知殷周之所以爲異疎矣鄭氏曰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孔氏謂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喪大記浴水用枓沐用瓦盤也周葬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周綴足用燕几亦不毀竈綴足鄭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

愚按周監二代夏殷之禮杞宋無徵夫子所以屢有從周之歎喪葬大事豈有不用時王之制而誨學者行殷道乎且註疏亦何以知此學者必爲孔子之徒也況中霤宗竈不可毀掘浴用水盆沐用瓦盤綴足用燕几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堂堂正正之禮脩而行之可矣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註云具葬之器用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謂嫁之賻布古者以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言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　疏云此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爲利之事

嚴陵方氏云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此子柳所以不從其請也　新城鄭氏云班分也不粥庶母而庶弟之母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以粥庶母而治葬則乏於財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安貧守禮蓋如此

愚按鄭註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蓋因下篇叔仲皮死一章而錯解耳說見彼註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長樂陳氏云主危臣辱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則無輕軍師思其危則無輕邦邑先王懼夫爲人臣者不知出此故爲禮以戒之凡使引慝執咎殫忠致命而已　金華應氏云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亡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福寧黃氏云吳臨川曰亡謂去其位也陳祥道解亡字與鄭異然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他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遽殞其身哉且如陳解則死亡二字無別愚按吳氏之說初看似有理然終不如陳說及應說爲精夫人臣謀國自知能不如人未危之先便須遜避推賢讓能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謂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可也若及既危則止是見危授命一死報君以存綱常縱事不濟亦可以扶人心植天理激懦夫而使之立也若平日自知不能乃爲持祿容身蔽賢苟安之計以享榮華一旦危殆有急却乃避位讓賢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避禍難人類何以異於禽獸哉昔元兵下宋執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等棄位逃去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嚴陵方氏云葬之爲禮蓋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預擇擇之且不可又況徇人之樂而爲之矣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而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納蘭氏云是時伯玉從後請前者若狗其意而請前行以觀斯丘耳風刺之言深於正諫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註云孺子泣言聲無節哀則哀矣言誠哀也難繼謂失禮中　疏云此譏弁人哀過之事聖人制禮使後

人可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雜記曾申問於曾子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慮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註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　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俟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俟堂之後乃投冠括髮而子游習禮見武叔之失禮反謂之知禮蓋嘆之也　烏程姚氏云叔孫武叔固不是好人然其所爲果失禮節子游當正

言以爲譏卽畏其勢當默而不言而何反以知禮嘆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三家尤不知禮之甚者今叔孫於小斂猶知袒括髮之禮是可與其進者故子游曰知禮蓋獎而進之以禮也

愚按此知禮與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同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註云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疏云此論君薨遷尸之人　陸氏云師長也　崑山顧氏云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

檀弓上第三之三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註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　疏云此論失禮之事鄭知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若他人言之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也或人以爲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

愚按註疏本欠明白橫渠張氏謂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臨川吳氏亦傅會之蓋甥爲從母小功爲舅緦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恩養如父母則爲從母之夫服爲舅之妻服亦未始不可何也繼父不同居者尚服齊衰三月而唐開元禮制舅母服緦麻三月也此章蓋設言喪服之變以著同爨之服亦以義起之也今有人於此從母之夫與舅之妻同居或舅之妻死或從母之夫死二夫人本無服即爲之甥者亦且無服而二夫人者乃相爲服此禮之所無也

是以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以同居生緦之親也然何以不言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也緣兄弟姊妹人繁而語冗不可以成文也註疏未是而張義亦非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凌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註云縱縱趨事貌折折安舒貌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疾舒之中　疏云此論吉凶趨容之事凶事欲疾吉事欲舒故因上生下云喪事雖促遽亦當有常不得凌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止住之時然不

當怠惰寬緩故喪事騷騷過爲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吉事鼎鼎不自嚴敬則如小人形體寬慢君子得疾舒之中蓋行禮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曉達之貌　山陰陸氏云縱折二字皆讀如字喪事有縱無折故雖遽不凌節吉事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怠　武林顧氏云酌行禮緩急之中把君子爲則太疾與太舒者皆非猶猶爾只說他遽不凌節雖止不怠喪吉不必泥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註云一二日可爲謂絞紟衾冒　疏云此論孝子備喪具之事

愚按本篇言喪具者三一曰子碩請具註云具葬之器用一曰喪具君子恥具註云具棺衣之屬同一具也而註各異其辭下文子游問喪具註雖無解然觀夫子云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則亦是葬具此喪具若謂葬之器用君子恥具之恥猶惡也其非倉卒可爲如棺衣之屬不得已而具之不在此例若一日二日而可爲者君子弗爲備也王制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紿紟冒死而后制是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疏云已子服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牽引進之同於已子也昆弟相爲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是推使疏遠之也姑姊妹未嫁時爲之厚出嫁後爲之薄者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也　臨川吳氏云有嫂之喪者其父母服大功小功其妻服小功其子服齊衰不杖期豈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無服可乎哉

愚按嫂叔無服仿於檀弓至唐魏徵始議請服小功而同堂嫂叔仍令無服殊不知古禮嫂叔原未嘗無服也儀禮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明明有嫂叔之服先儒誤解以此兄弟爲小功以下之兄弟便拘牽而難通矣已之兄弟服期妻降一等則大功也已之從父兄弟小功妻功妻降一等則小功也已之從祖兄弟小功妻降一等則緦服也已之族兄弟緦服妻降一等則無服也蓋夫之所爲兄弟服有期大小功緦四等妻降一等但有大小功緦三等而已儀禮記明明有此檀弓不知何據乃謂嫂叔之無服也歷漢至今並無有能解此者特著之以爲世之知禮者商焉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註云助哀戚也　西河毛氏云此與論語文同雖不

竇署夫子名但禮經出於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爲禮者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疏云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而其賓亦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賓也今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舍之處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愚按鄭註徒謂客之旅孔疏謂客立曾子之門曾子許其反哭於次臨川吳氏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言也郝氏因之吾以爲皆非也其徒曾子之門人也趨而出者聞有父喪故出將

哭於巷也二出字皆指其徒而言之曰吾父死
者其徒之言也次者其徒所居業之舍也曾子
曰爾將何之又曰反哭於次北面而弔焉如此詮
其徒而言之曾子因於次北面而弔焉如此詮
解上下文義乃順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
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
斲琴瑟張而不平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

註云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味當爲泳
疏云此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

劉氏云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
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故不可
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
明爲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以送
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粗質而不
成其輝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
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笙則雖備具而不和
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掛之簨簴不可擊也凡
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閒待死者
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
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
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
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
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
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
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
也

註云喪謂仕失位也敬叔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
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

疏云案世家魯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
魯適衛從衛之陳又反於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又
適衛不見用將適趙至河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
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自陳遷於蔡被圍絕糧於
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封之子西諫
而止是歲昭王卒孔子自楚反於衛時年六十三以

此言之非謂失司寇之年卽之荆有子但謂失司寇之後將往之荆爾

崔氏云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由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行相事此云司寇者案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司寇乃小司寇蓋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是以知之　廬陵胡氏云按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孔子

爲司寇至哀公三年在陳十一年在衞是年自衞反魯則失司寇蓋在定公十二年以後但有在陳在衞事跡論語亦卽云適衞厄陳蔡皆無之荆事豈禮之妄也或曰哀公六年楚昭失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是時或在荆也子適衞冉有僕此云申之以冉有福寧黃氏云按此章出家語本無有子曾子往來之辭疑子游門人從而增加之以見子游之過曾子以推尊之也以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此尤可疑聖人雖欲得君行道要必不自輕至此此理之所必無者　納蘭氏云鄭註但言敬叔載寶來朝於君不言所以載寶之故集說遂

有欲行賂以求復位之說然上文死欲速朽爲桓魋自爲石槨發卽就死而言則此載寶而朝亦當就喪而言若行賂復位則隔一層矣故吳文正云必載寶而朝者蓋前時委棄家財而去在外無可資用今再反國懲艾前事故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車上亦載寶貨倘被君放逐而出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衞衞侯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焉則載寶之非行

賂可知矣　西河毛氏云案史記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而子貢送之又二年夫子遭陳蔡之難然後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則是時冉有已仕魯爲季氏宰矣故哀十一年齊師之戰冉子尚在軍計自三年至此年連歲仕魯焉得於哀之六年忽有冉有使楚之事況子夏於夫子失司寇後之齊之宋之衞之陳之蔡未嘗一從行也此又誤也　天台方氏孝孺云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闢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旣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

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又云檀弓之書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矣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荊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瞷且趨焉唯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之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放諸王制參之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知道者矣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欲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矣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欲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矣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

禮安得哭之以大夫無私交也時君弱臣强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不得不哭言哭有二道以權微勸之也哭之異姓之廟明不當哭之廟必哭之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耳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　臨川吳氏云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其所當哭者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禮　新城鄧氏云大夫交政矣有畏焉愛焉哭得已乎哉故禮之推移也以世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註云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疏云古謂夏時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義　嚴陵方氏云明器祭器三代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所不忍故也

臨川吳氏云按原憲名憲字思今憲上加仲而鄭氏

註云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君無哭鄰國大夫之

愚按曾子之意蓋以周人兼用爲是與孔子之言明器神明之也相合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王氏云同母異父之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爲繼父期故其子大功也禮無明文是以子游疑而問之　橫渠張氏云服齊衰則與親兄弟之服同是知母而不知有父如此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安有此事　崑山顧氏云子夏

曰我未之前聞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　納蘭氏云案春秋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又案世本衛獻公生戌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是文公之子名戌亦名朱而記作木鄭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詳矣　集說澆不致辨何歟　又案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則公孫木或別是一人不應一人所記又誤戌爲木也　西河毛氏云按公叔木果爲公叔文子之子則其母卽公叔文子之妻而改嫁異父者乎

於子乎觀禮子蓋以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

嚴陵方氏云無其財則物不足以行禮無其時則勢不可以行禮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　福寧黃氏云夫以伯魚之妻上事夫子之聖下育子思之賢夫死而嫁有是禮哉

愚按此章柳若之言只因聖人之後欲其謹愼行禮子思以禮財時三者答之時謂三年期月之時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

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註云古謂殷時上不降遠下不降卑　納蘭氏云案春秋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會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　京山郝氏云禮昆弟之子爲叔父齊衰期如叔父爲士昆弟子爲大夫則降爲大功伯文於二孟爲齊衰是不降也行古之道也記者蓋卽所見以證所聞獨舉叔父者降服唯旁屬多也伯文本今人而用古禮故記舉之以明厚鄭康成拘泥古者之語以滕伯爲殷諸侯其揣

墓附會類此　納蘭氏云馬氏以爲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爲諸父及昆弟可知矣吳臨川謂其叔父指二孟則非也蓋指滕伯文耳當云孟虎孟皮爲滕伯文叔父而滕伯文皆爲之齊衰不以己貴而降其旁尊則凡上下之親可知矣

愚按周之滕國其君侯爵春秋降而爲子戰國又稱爲公今曰滕伯故鄭註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此臆說耳當依郝氏爲是蓋姓滕字伯文當時之爲大夫者而二孟之兄子也二孟者士也孔疏滕伯文爲孟虎着齊衰之服正之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大斂之奠設於室乃有席　嚴陵方氏云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斂之奠於東方則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

愚按子游之言是而曾子之言未嘗不是也曾子曰以下皆曾子之言子游既言小斂之奠於西方又有席故曾子曉之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此失禮也又明指之曰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吳江徐氏謂斂斯以下記者之言而以子游之言爲是曾子之言爲非夫曾子豈不知禮而爲是言歟且於斂斯席矣之上添一大字未免支離

縣子曰紿袭總袭非古也

疏云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陸氏云紿麤葛布

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疏云此與下節論小斂失禮之事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爲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疏云魯之衰末小斂之奠設於西方又有席故曾子正之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大斂之奠設於室乃有席　嚴陵方氏云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斂之奠於東方宜也大斂之奠於西方又有席故曾子曉之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此失禮也又明指之曰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吳江徐氏謂斂斯以下記者之言而以子游之言爲是曾子之言爲非夫曾子豈不知禮而爲是言歟且於斂斯席矣之上添一大字未免支離

縣子曰紿袭總袭非古也

疏云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陸氏云紿麤葛布

細而疏曰縗　嚴陵方氏云古之五服自斬至緦一以麻而各有升數縗衰則取其輕涼而已故曰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註云野哉非之也　金華應氏云滅疑非名但以死有滅絕之義呼而哭之

愚按鄭註滅蓋子蒲名殆非是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註云沽猶略也　疏云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粗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疏云此論始死易服之事蓋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着深衣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孔子身行之禮以識當時多失禮也　盧陵馬氏云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註云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不設碑繯不備禮也　疏云此論送終所須當辦具也稱猶隨也亡無也惡乎言於何也言於何可齊也家富有正禮可依不得過之貧家無財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斂竟便葬但手縣棺而下之

臨川吳氏云凡禮言封者復土以閉壙之名爾何用改爲紼乎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易以不封不樹爲古則周有封樹之制不必下逮庶人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疏云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知襲在牀爲是故許諾之　太原閻氏云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中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於孔子身行之禮以識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謁闕無所攷定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爲文學益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豪傑

之士矣

愚按司士賁以襄牀爲請知禮也子游應之曰諾是以禮許人也注許與也故縣子聞而嘉之曰汰哉叔氏專能以禮許人也玉篇汰敕達切過也言其過於以禮許人也雖言其過其實乃深許之註疏謂其汰自矜大專禮許諾如禮出於已故譏之則非其義矣叔氏註以爲子游字非也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是歟汰張氏以爲大字之誤亦有理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會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疏云此論宋襄公失禮之事　盧陵馬氏云既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醢醢百甕蓋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爲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由是觀之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歟若曾子見學於聖人者也而猶失其傳如此是故襲裘而弔則不知在小斂之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則不知爲聖人有爲之言弔於負夏主人爲之反柩乃以爲可則曾子亦可謂魯矣不然則記者之謬歟　西河毛氏云按宋襄之卒在魯僖二十三年時孔子尚未生其必無曾子不待言也且宋襄安得葬夫人也文十六年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宋襄夫人者周襄王之姊也使卿攻昭公而殺之是宋襄夫人在宋襄死後二十六年猶能通公子鮑以殺其孫孝未死也宋襄焉得而葬之荒唐哉

愚按孔疏謂襄公初娶夫人死在襄公前而其後娶夫人死在襄公後不知何據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註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疏云此論因喪不貪利之事　長樂陳氏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賵贈賵之餘君子不可以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啟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

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此孔子可之以爲賢於利於已者而已不若分諸貧者爲盡善也　臨川吳氏云侯國三卿魯之季孫上卿司徒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宰小司徒叔孫亞卿司馬也其下一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馬左傳所謂叔孫氏之司馬鬬扈是也仲孫下卿司空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寇小司空夫子仕魯爲司空司寇卽仲孫氏之小司寇也家臣之賤應無稱司徒司馬者熊氏說非皇氏說是矣

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者亦非但如鄭註是矣

按周官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

夫者家宰之下大夫也季孫魯國上卿實兼家宰之職司徒乃季孫氏之下大夫故其旅得爲獻子之家治喪也

愚按記但言歸四布非鄭註不明然疑於其間有闕脫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嚴陵方氏云古者奠賵以幣馬又讀焉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註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　長樂敖氏云賵以幣馬親疏皆得用之賵書於方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

主人之史讀之

愚按士喪禮賓賵奠幣舉幣受馬賓不讀賵也

主人之史請讀賵禮也今賓讀之主人之史又讀之是再告也其失禮在賓鄭註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士禮無此文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愚按此必賓客有病而至無人留館故夫子特發此言正見夫子之厚道處福甯黃氏謂賓客方至而無所館則義當館而館之何必預擬其死然亦安知其非有病而至者耶論語言朋友既死而無所歸則曰於我殯此言賓客未死而無所歸則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忘乎仁儉不違乎禮楊王孫裸葬傷儉宋司馬石槨傷侈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虎言語飲食衎爾

註云衎爾自得貌　山陰陸氏云喪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是以夫子不答　福寧黃氏云蓋小君主義重而恩輕也惟其義重故須爲服惟其恩輕故容得和適也集說云然恩義則淺矣此大失也先王制服只有二道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二者之外更無他道今曰恩義俱淺然則何從而爲之服哉不幾於畏而哭之之謂乎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疏云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也　盧陵馬氏云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少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註云若堂謂封土爲壟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焉馬鬣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　疏云此論葬夫子封墳之法子夏既述聖人言葬之見事雖從簡功卒哭變葛與男子同此以喪輕當縗變之故而或謂夫子之墳止用一日之功儉約如此婦人大功以下原用葛帶則牡麻澡麻男婦並同何

婦人不葛帶

疏云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　西河毛氏云婦人帶與男子同但三年與期有除無變大抵首絰要絰俱不葛帶謂卒哭變至服竟一除謂之終喪故曰婦人不葛帶也若大功小功卒哭變葛與男子同此以喪輕當縗變之故而或謂婦人大功以下原用葛帶則牡麻澡麻男婦並同何

曾用葛乎

有薦新如朔奠

疏云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

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

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

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

大奠士但朔而不望　金華應氏云薦新重時物也

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

新則感傷必重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

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註謂殷奠

恐未然蓋經曰如朔奠非爲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疏云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

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

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疏云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

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池故謂此木

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去後餘

三大夫惟餘前後二士則惟一在前生時既屋有重

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於車覆籠甲之下

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籠甲名

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爲椑歲壹漆之藏焉

疏云此論人君尊即位得爲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

侯則王可知椑者漆之堅強�every然也人君無論少

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但一年一漆示如未成

也　嚴陵方氏云椑即所謂槨也君尊雖凶具亦預

備藏焉則惡人之見也

愚按壹與一同周禮天官公之士壹命亦以壹

爲一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疏云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後用角柶柱亡人之口

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用燕几以綴亡人之足令

直使着屨時不辟戾也飯含也設飾謂襲斂遷尸之

時又加着新衣也帷堂謂小斂時作起也自復以下

六事並起　西河毛氏云儀禮楔齒用角柶按角柶

即角匕禮原設之以爲鉶羹之用匕箸一類則謂以

角箸楔齒閒如荀子所謂啗以槁骨者亦無不可而

今家禮注則以一箸橫口中橫即卻枚也而可乎春

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以志在伐齊也

欒懷子祝之曰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遂受含是

當時未嘗楔齒也啟則含不啟則否何必楔齒三禮

在戰國之後其在春秋間便多不合此亦其一耳又

曰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豎之而夾死者之足於其閒如校脛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校足荷校也檀弓又曰毀竈以綴足謂毀其飲食之竈取其甓以押兩足使相聯綴則或校以几或押以甓虐侮極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既已持之而復虞繆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父兄命赴者

註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　疏云赴亦復後之事死者生時有恩識之人今死則宜使人往相赴告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疏云此明人君禮備復處多也君王侯也小祖高祖以下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四郊則夏采復之故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諸侯復則小臣　網蒲氏云復者所以招魂復魄魂氣雖無所不之而始死之時必在生時熟習之地故先復之於燕寢正寢生時所居處之地次復之於羣廟大廟生時所有事之地又次復之於庫門四郊生時所出入經歷之地記言自有次第不可混也疏謂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寢也大寢始祖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註云材椁材　疏云此論葬禮須預備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　臨川吳氏云布陳也

愚按士喪禮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即布材是也歸材於殯門外主人徧觀之如哭椁註材明器之材即布材爲材士喪禮以明器爲材

朝莫日出夕莫逮日

註云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嚴陵方氏云逮及也於日未沒之時爲及日矣　臨川吳氏云陰閽陽明日出者由閽而明陰交接陽也及日將入由明而閽陽交接陰也莫者所以聚死者之神死而神混於天地

陰陽之中故於天地陰陽交接之際求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疏云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未殯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哭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

愚按先儒謂使君使之也反還也使還必祭告其說固非而方慤謂哭者所以求其反也哭之無時欲使死者必知其反而已夫死者何知亦何以使之必知其反其說亦礙於理問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哭無時則哀之至其氣欲絕幾不能生於斯時使必知其反便是節哀之道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環絻衰衡長祛袪謂祛裨之可也

註云環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環衡當爲橫祛謂裘緣袂口也裨表裘也有祛而裨之備飾也　疏云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中衣故曰練練衣練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裘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於裏也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裘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絰也繩屨者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註云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弔之成恩舊也　馮氏云所識若所知之謂

嚴陵方氏云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葢同姓之親不得不爲之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葢異姓之疏不得不爲之殺故也　京山郝氏云鄰雖不往如死者爲相知已既不往兄弟同居者亦不可往則其不同居之兄弟皆弔若代已之往可也

愚按遠兄弟者不論服論居處葢不同居而且

在遠方者也或在他國或在同國雖吾家遠
觀下文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同國則
往哭之則知此遠兄弟亦在同國者也若在他
國但哭於側室而已雖緦必往往哭也非往弔
也雜記三年之喪如有服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者此之謂也非兄弟雖鄰不往正以見三
年之喪不弔也嚴陵方氏謂三年之喪不弔則
雖緦必往者非三年之殯者矣大功未葬不弔
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其說
非是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則因雖鄰不
往而申言之先儒另爲一節殊失經旨孔疏云
所識若身死其死者兄弟雖不同居皆往弔之
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皇氏以
爲不同居者指小功以下之兄弟小功以下兄
弟服輕尚弔況大功以上服重者乎二說皆非
是惟郝氏之說得之皆弔者非不同居之兄弟
通往弔也若云凡不同居兄弟皆可弔蓋不拘
一人代己之往可也所識不但所知而已所謂
生平引爲知己者也鄭註成恩舊也原不同於
泛泛之交矣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柂棺一梓棺二
二四者皆周

註云水兕革棺謂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柂棺
謂椑棺也梓棺二謂屬與大棺也周帀也　疏云柂
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
用梓故云梓棺二也四者皆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
方悉周帀也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

愚按記明言天子之棺鄭註棺被被者被在外
者也與柂棺一梓棺二合爲四重孔疏謂二皮
能濕故近尸夫濕豈可以近尸且牛皮近尸亦
非所宜記明言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是合
二皮而爲三寸也孔疏謂二皮並不能三寸故
合被之令各厚三寸夫一皮豈能厚至三寸耶

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則革棺
以次降殺當爲三寸明矣孔疏又謂上公三重
去水牛侯伯子男再重去兕大夫一重去柂士
不重去屬其說皆周章無據按左傳有屬辟有
棚皆重棺也春秋穆姜擇賢櫝以爲棚定如甕
匠慶請蒲圃之櫝以爲棚者即喪大記所謂
椑四寸此之所謂柂棺一也又春秋趙簡子誓
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者
即喪大記所謂屬六寸椑四寸此之所謂柂棺
一梓棺一也辟與椑聲近辟即椑也然則柂也
椑也辟也棚也皆親身之棺一物而異其名者

也蓋水兕革棺被在大棺之外惟天子得而有之上公以下皆不得有也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三重再重一重不重之等差兩節參看自明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疏云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棺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束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鑒束之處則鑒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也此據君言也若士大夫士橫惟二束

柏椁以端長六尺

疏云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故云以端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　烏程韓氏云椁在四棺之外長止六尺驟讀疑其有悞詳味四者皆周句應是棺椁異制棺周而椁不周有四方無兩頭也長六尺與四者皆周呼應文義之妙正在隱顯之間否則此七字竟屬無謂

愚按孔疏椁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然則天子與大夫並用柏矣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蓋大夫兩處俱云柏椁則天子之上大夫大椁用柏或當有誤

天子之椁用柏或當有誤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註云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使有司哭之非也　疏云爲之不以樂食此記者之言天子食有樂今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　盧陵胡氏云諸侯薨在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緦衰弔而服士之祭服　京山郝氏云爵弁色青黑如爵頭也經麻絰也衣即緇衣天子服爵弁緇衣以哀降服也絰加環絰於弁上即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之意示小變也鄭氏以絰爲衍字云麻不加於采夫爵弁緇衣既可以哭不可以加絰乎

愚按衣與緇同孔穎達曰衣即古之緇字集說但云衣緇衣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疏云此論天子殯法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斧謂繡黼棺之衣爲斧文加於椁上畢竟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以覆其上而下四面盡塗之　盧陵胡氏云菆塗龍輴以椁畫龍於輴車之轅以殯之又菆聚

椁材以周龍輴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
臨川吳氏云葢木以周龍輴卽所謂椁也鄭氏謂之
如椁者釋此椁字所以名爲椁之義葢椁猶郭也外
城周於內城者爲郭故外棺周於內棺者亦名爲椁
其義如外城之郭也疏以以椁爲象椁之形而非眞
椁矣　烏程韓氏云旣云天子之殯復綴天子之禮
一句似爲僭禮者發下文唯天子之喪唯字亦應作
如是觀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註云使諸侯同姓異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
爲同之位　疏云鄭註周禮異姓謂王昏姻甥舅庶
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爲同之位則不分同姓異姓
然覲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覲禮
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爲同之位但就同姓
之中先爲焉爾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
尼父
註云莫無也相助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
疏云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遺置也耆
老謂孔子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　山陰陸氏云據
此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不修春秋之辭也今記修之如此

卒後何嘗有誄至漢平帝元始元年王莽始誄
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後北魏改誄文宣尼父
唐貞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開元二十七年誄文
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誄玄聖文宣王又改至
聖文宣王元至大元年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皆誄也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則竟不用
誄矣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
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註云謂軍敗失地也后土社也
國致憂之事國旣失地諸臣皆哭於大廟三日君哭
疏云此論人君爲

君亦三日不舉也
華應氏云哭於太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愚按喪冠皆厭此厭冠但厭其吉冠如喪冠耳
非著喪冠也註疏竟作喪冠解而曰以喪歸又曰其服未聞非也舉非舉樂當依庾氏為正
孔子惡野哭者
廬陵胡氏云哭不以禮為野
愚按野非郊野之野方氏引哭者呼滅子皐曰野哉為證極是集說反以為未然

未仕者不敢稅人人則以父兄之命
嚴陵方氏云未仕則無祿故不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京山郝氏云稅作祝未仕則衣服不備故不敢稅人鄭謂稅以物遺人也 武林顧氏云未仕者三字重上句是禮下句是權權而仍合乎禮
愚按郝氏讀祝為稅是矣但謂稅與祕同非也
按說文祕衣死人也贈終者衣被曰祝輸芮切
之乃得有帟也
疏云此論人子之法殆非是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疏云此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君喪嗣君雖先

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乃俱踊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踊必相視以為節故候齊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註云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疏云縞是生絹而近吉 廬陵馬氏云魯人朝祥暮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善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者也雜記曰親喪外除 京山郝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又閒一月而禫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月對徙月而言非即祥之月也徙月又越

月也
愚按是月者指禫月非指祥月也閒傳曰中月而禫鄭註中間也蓋二十五月而大祥更間一月而禫為二十七月又徙月則二十八月也
君於士有賜帟
註云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 疏云賜恩賜也士惟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註云皆下成人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

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　疏云此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註謂降殺宜兩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

愚按君者通五等諸侯而言公者只言公耳侯以下之庶長殤便不得車一乘也註疏庶子言公卑遠之不明白疏曰君謂五等諸侯也又曰公亦諸侯也經何不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君之庶長殤車一乘乎既言君又言公蓋明明有分別矣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註云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云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達官之長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但服齊衰三月耳若近臣闍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愚按不言君之喪而言公之喪見公喪如此侯下雖未三命以身爲大夫德位既重得有遣車士三乘者天子上士共中士下士及諸侯之士皆不得有遣車也　京山郝氏云鄭註以此車爲殯葬之偶車載牲體藏之壙中者即所謂遣車非也遣車之名見於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故鄭以四隅爲壙中而以遣車爲明器又後章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返送行曰遣謂送死者行之車云及墓返則是人所乘車明矣若明器士木偶車豈堪載牲體既納之壙又豈有反者

註云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三命引之凡移九步
疏云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
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君命引之引者三步則止
君又命引之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
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君或來弔參
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
柩已出大門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
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事　張氏云禮弔於葬
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　烏程姚氏云命引之
三步則止註謂柩已在路孝子攀號不忍君命引之
奪其情也愚竊以爲未然君將以哀禮教臣子之致
孔子此時官卑職微尚不能身交武子未聞孔門弟

子有先與之爲友者況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
而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舊註謂侍坐之
次以齒不以德則曾點少孔子當在八歲以下童雖
狂未能倚歌也　太原閻氏云季武子之喪曾點倚
門而歌此子虛烏有之言也而朱文公採入集註不
考訂之故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疏云自此至子張死節論弔哭之禮此謂大夫弔士
當尊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若正當小斂而大夫
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則延之入絕踊
而拜之故雜記
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也
嚴陵方氏云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無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
歛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而引士入然後拜之也故
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
酒食肉焉
註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婦人不通於外弔日不飲酒
食肉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註云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　嚴陵方氏云引
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
也道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
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禮曰助
葬者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
承事主人曰臨
註云拜者往謝之　疏云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
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其君以謝
恩無疏親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
人往拜亦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往拜謝是
以既夕禮曰主人乘惡車鄭註拜君命也弔曰寡君
承事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
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拜謝之語言若屈辱降
臨某之喪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
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餘姚孫氏云弔不止四
字主人曰亦不止一字此撮其命辭之要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疏云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
皆親弔之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預知其
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愚按先儒謂此柩爲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固
是然大夫士君雖已弔而遇柩於路君又不能
漠然必使人弔之所以致其有加無已之情愚
謂必兼此二義乃備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疏云不受弔不爲主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
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夫
人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婁
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註云子爲主親者主之狎相習知者　疏云此哭無
服者之事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
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服緦故命子爲主受弔拜賓也冠導
子爲主者甥服舅緦故命子爲主受弔拜賓也冠導
不居肉袒之上故凡哭哀必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

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卽哭妻兄弟者也子既爲主位東階之下西向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向哭也父不爲主若又西向便似二主入門右北面示辟爲主之處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立於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己也若弔者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則當入與共哭若此夫之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哭之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據奔喪禮妻之黨哭之寢蓋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　納蘭氏云集說爲告來者謂以來弔者告謂狎與生者交游習狎之人皆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註云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　疏云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向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國則往哭之

愚按此遠兄弟與前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非無服者也與奔喪哭父之黨於廟不同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註云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　京山郝氏云有三年之喪不當弔人然同志之友死而哀痛情深卽齊衰往哭弔也與哉言非弔也弔則麻絰拔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正與此合葢哭死與弔生異弔生禮輕而哭死情重鄭註未達　納蘭氏云此所謂知死者傷而非知生者弔也集說劉氏輕肆嘗毀過矣後儒復多從之皆於曾子問之文考之未詳耳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疏云此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大宗伯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由右相少儀曰詔辭由右鄭云爲右若於喪事則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君出命也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註云穀當爲告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莊公齊襄公之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　疏云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　嚴陵方氏云王姬由魯而嫁以其嘗爲之主故喪則必告告必爲

之服宜矣而或以爲外祖母故爲之服則非也　京山郝氏云魯莊公桓公子齊襄公媚襄公淫女弟文姜而殺魯桓公則莊公之父仇也及襄公娶王姬莊公爲主婚王姬死告魯而莊公又爲服悖謬甚矣穀梁之例曰由嫁者死爲大功於禮無徵卽有之忘殺父之仇行由嫁之禮義所不出廢可也　納蘭氏云魯主王姬服之如內女雖自穀梁以來有此說然嘗疑古無此禮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譏之石林葉氏亦云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是以設爲疑辭且服稱情而爲之者也莊公於王姬厚矣加不共戴天之仇何集說乃以禮許之未敢以爲然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註云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在翟秦

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喪謂亡失位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則犯重耳之舅子犯又因以爲利謂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　疏云此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且者非特弔兼有餘事得國失國其機恆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圖之舅犯言父死是何等事正是凶禍之時豈得又因以爲己利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無罪重耳出而對客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豈復敢於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辱君之義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欲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拜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既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是其愛父也既起而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　烏程姚氏云四條照目總在一利字上秦穆公之弔不於晉而於重耳明看諸公子中惟重耳爲可餌以利故以亡國得國致辭挑動其心於時重耳未知適從以告舅犯舅犯教其致辭惟在仁親而不因以爲利重

耳領其意旨致辭云云而不私其利穆公因是稱其爲仁稱其愛父而遠利是則然矣然其利心實隘畜於中未忘也故其後來邾原做到利上去

雖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註云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也　疏云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褒其雖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不徹雖

愚按自此至用人乎哉雜言喪禮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註云始猶生也　疏云居父母喪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順其悲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爲甚爾

哀使之漸變也　嚴陵方氏云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註云復者升堂北面向其所從來也　嚴陵方氏云孝子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生則愛之道於是爲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幽者鬼神之處暑飯壞穢污生蟲大爲不宜制此禮者獨不念及乎吾不忍爲之

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己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註云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　嚴陵方氏云凡禱祠者冀其神之來格也復者孝子

陵方氏云凡銘皆以爲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爲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爲盡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嚴陵方氏云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

愚按銘者神之所主也銘置於重重與銘遂相依爲主矣故曰重主道也殷雖作主猶綴銘於重焉周既作主而銘與重遂徹焉此殷周之異制也鄭注未達　儀禮重木刊鑿之謂重以木刊之將以置銘於上故鑿之有孔焉以樹銘杠

其長短未聞不過取其重而不輕可以安銘之竹杠已耳鄭註云士重木長三尺賈疏曰大夫五尺大夫以上各有等皆無所據儀禮又云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鬻用疏布久之繫用約懸於重鬻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約賀之結於後祝取銘置於重謂重既刊鑿甸人於是置於中庭夏祝鬻飯盛於鬲既久既鬻而以二鬲懸於重木之上垂於左右之間不必用杠也而又用葦席統鬲與重而覆之加以帶結夫然後祝取銘之杠置於重之鑿孔中餘銘置於肆重與

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詩云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　疏云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鄭註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等祭祀之禮主人既見親終自盡孝養之道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慈湖楊氏云此云豈知神之所饗與下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有饗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

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孫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爲如此也今以爲豈知鬼神之饗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疏云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志慾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算爲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　嚴陵方氏云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節文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括有所襲哀之節也

疏云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愠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袒括髮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括有所襲者表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嚴陵方氏云袒衣冠者人之常服故曰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愠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歟故曰愠哀之變也經曰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蓋謂是矣　臨川吳氏云此與上飾釋辟踊及袒括髮之義以哀之至也釋辟踊以變也釋袒括髮愠哀又是申釋辟踊哀之變則轉釋愠之義也去飾

又是申釋袒括髮去美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算者言辟踊之節也有所袒有所括有所襲者言袒括髮之節也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之節言之於末者錯雜以爲文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註云凡弁絰其衰侈袂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山陰陸氏云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

愚按周禮凡弔事弁絰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又云凡弁絰其衰侈袂鄭註弁絰服者以爲卿大夫以下禮西河先生則以爲此必臨葬一時所爲此天子諸侯之禮漢唐以後並未舉行此固無容辨及者也雖然學者固當闕疑亦有不得不辨者葬大事也安有父母葬而可易弔服以涖之者鄭註以爲天子諸侯之制無與士庶山陰陸氏又以爲卿大夫以下禮西河先生則以爲此必臨葬一時所爲此天子諸侯之禮漢唐以後並未舉行此固無容辨及者也雖然學者固當闕疑亦有不得不辨者葬大事也安有父母葬而可易弔服以涖之者鄭註以爲天子諸侯之制無與士庶山陰陸氏又弟免大功以上皆散帶垂也此弁絰葛而臨葬者親之服也士虞禮曰中而行事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於門外祝免澡葛絰帶布席於室中鄭註祝亦執事治葛以

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士喪禮下室之時雖不見祝然斯時亦有祝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則祝於虞祭之時澡葛絰帶則送葬之時亦弁絰葛可知周人弁而葬卽上文弁絰葛而葬也殷人則尋而葬與周不同也

獻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註云獻獻粥也　疏云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

崑山徐氏云案三日始食粥禮也若三日之內或有哀毀致病者則君命以粥食之通其變也孔氏謂三日外食以疏飯則經何以言獻乎陸氏言三日外君

命以粥獻則三日之外禮自應食粥何須重以君命乎卽問喪言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義亦同此而孔氏謂爲旁親恐未必然蓋三日不食雖禮之正世多有不能三日而致病者故在大夫以上則君命食以獻在士庶人則鄰有食以糜實情之至而亦先王之所許也何必拘於三日不食之說乎　納蘭氏云獻使之獻粥也集說引疏云爲獻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是以食之與獻分爲二矣故吳氏駁之喪大記雖云大夫之喪妻妾疏食水飲然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故曰三年之喪齊粥之食至既葬然後疏食水飲耳豈得據大記一端遂廢通喪之禮

愚按鄭註主婦亡者之妻然或無妻則亡者之子婦亦稱主婦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註云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　嚴陵方氏云言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　新安朱氏云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註云於是爲甚哀痛甚也　嚴陵方氏云人之始死

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爲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喪雖爲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爲甚故夫子所以從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上之註云北方國北也　疏云之幽往下之語助　嚴陵方氏云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向及其死也

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註云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　疏云既封謂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註云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反有司歸也　疏云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

嚴陵方氏云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修虞事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

愚按上有司反哭在家之有司也下有司留於墓上舍奠之有司也舍置也左傳舍爵策勳與祭統舍奠於其廟同鄭註舍當爲釋聲之誤也舍非聲誤

故孔疏檀弓亦曰舍釋也以虞易奠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嚴陵方氏云虞卒哭明日祔於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之不有所歸也

註云既虞卒哭而祭其辭益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故云吉祭祔於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未無也　盧陵胡氏云既夕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蓋周禮也祔猶屬也屬昭穆之次　臨川吳氏云是日謂卒哭之日也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謂卒哭之次日

也祖父謂死者之祖孫祔於祖昭穆同也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所謂明日接祔於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連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註疏以變爲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再有此非常之祭考之經傳記未見明據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會稽高氏云虞卒哭明日祔於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

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於廟亦太早矣

新安朱氏云眾言紛亂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當復何說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

愚按夫子嘗自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則凡吉凶大事皆從周禮也此之善殷者卽夫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之意非謂善之而卽從而用之也後儒不必紛紛滋議矣

臨川吳氏云呂氏謂殷人練而祔以前猶祭於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澄按殷人殯於廟殯宮不在寢而謂猶祭於寢恐非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註云桃鬼所惡茢荎苕可掃不祥　疏云喪大記大夫之小臣二人執戈先入又士喪禮註云桃鬼所惡茢荎苕可掃不祥　疏云喪大記大夫小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入又士喪禮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亦謂未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　都昌陳氏云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謂其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疏云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去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周則尚文親雖亡猶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西階及朝廟遂葬孔子謂爲明器也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註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乎生人

愚按此論明器之義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類皆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前後兩章皆發明此義塗泥也以泥爲車芻草也以草爲靈靈者何物類也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亦指物類而言芻靈者如束茅爲馬以挽車之類不用人也若爲俑則近於用人矣故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鄭註芻靈謂束茅爲人則與爲俑何異

註疏謂夏用明器殷用生器周用偶人引周禮冢人職言鸞車象人爲說謂孔子善古而非周非是記前有之矣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不聞用偶人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註云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疏云此論不爲舊君着服之事　長樂陳氏云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

也引之惟恐其不親則若加諸膝摘之惟恐其不深則若隊諸淵服與不服所以異也　金華應氏云此與孟子告齊宣王畧相類戎首卽所謂視君如寇讐也蓋世道衰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者警其君以上下相爲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不容如是之薄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

註云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敬子武伯之子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　疏云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勉強食粥而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不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　金華應氏云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疏云此與前子游裼裘而弔同前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者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　鄱昌陳

氏云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侯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絰反哭之則中於禮矣

愚按反哭者入哭也葢出而經入而哭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疏云此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乘是皆儉而失禮有子更舉

國君大夫正禮以證之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鄭云喪禮畧也　長樂陳氏云恭則不慢不侮也故與人交能盡歡事君能責難不慢也故與人交能竭忠事君能陳善禮之大本不過乎此故於交則敬而久於君則致其顯此曾子所以謂之知禮也有若以晏子爲不知禮則一狐裘三十年者儉於身而不中禮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者儉於親而不中禮也葢君子起禮以義行義以時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此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易小過用過乎儉是也時之不及則救之以中此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詩曰蟋蟀以禮自虞是

也然君子用過乎儉小有所過而已晏子之儉非特小有所過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則是以儉爲偪下則晏子之不知禮也信矣　嚴陵方氏云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　京山郝氏云遣車送葬之乘車各以爵命貴賤爲等引禮以證其失个介同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周禮大行人職諸侯之禮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葬車視貳車與介之數康成讀个作箇爲包內之數以遣車爲塗車載其包埋之壙中附會之謬也

愚按及墓而反言遣車不言別事鄭註謂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恐未必然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疏云此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　嚴陵方氏云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

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也不已甚乎

涼山郝氏云子張引夫子已行之禮告之而昭子不從以意自定爲主人西鄉之禮噫疑歎聲毋禁止辭斯遂也沾爾猶言沾沾爾自用貌昭子欲行已說故戒子張曰毋謂我喪也遂沾然自專之賓主異位婦人從男子皆當西鄉鄭讀噫毋爲句我喪也斯沾爲句欠通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嚴陵方氏云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文耳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故孔子謂之知禮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註云將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以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　疏云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文伯敬卒其妻妾皆行哭夫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之謂愷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

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臨川吳氏云曠於禮謂其曠廢居室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內之情非謂其疎曠朋友諸臣之禮也孔疏非是

愚按哭有哭之位有哭之時雅父母之喪哭無時士喪禮始死帷堂之後主人坐於牀東面男女袂然而文人在其後西面婦人倚牀東面男女袂然而文伯妻妾皆行哭失聲蓋不以位故行哭哭無時故失聲嚴陵方氏謂行哭爲行哭泣之禮非是

據其牀而不哭蓋因內人行哭之一時而言之據其牀則文伯猶未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衰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衰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註云衰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愷愷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疏云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舞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愷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

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曰樂不可極也此凡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

愚按清江劉氏謂人舞宜樂不宜更愠中間有遺文蓋本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怒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怒而下五變而至蹈其說雖通然忽增出二句亦安知經文之必若是也　孺子慕者言其哀慕而哭踊也有子雖久欲去此喪踊乃見孺子之慕言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斯指踊是者正以見踊之不可去也禮有微情者三句鄭註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絰之制直情而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竊意不然戎狄之道先儒單頂直情徑行亦未是有子言情子游因即情而說情者何喜怒哀樂是也微少也亦無也當喜不喜當怒不怒當哀樂是微情故事也物私情也事不當喜不當怒不當哀樂而忽焉興起其喜怒哀樂之私情是謂以故興物禮之用和爲貴和者從容不迫之意一味直肆已情而徑率以行之是謂直情而徑行凡此皆戎狄之道也若行禮而合於道者則不然下文品節有疵而可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踊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註云無能無所復能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飾周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奠祭也舍猶廢也　疏云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　盧陵胡氏云倍與背同古字多假借、烏程姚氏云惡不是厭惡生人所愛也反愛則爲惡矣

愚按末二句乃正有子之失言其非禮之病非禮二字連讀嚴陵方氏謂禮之踊節有疵而可斯卽是禮也斯卽是禮也斯字與情在於斯斯字

嘗則誤矣集說謂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足以爲禮之嘗病也亦非語氣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徹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註云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盍何不也嘗猶試也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也獲謂繫虜之二毛髮班白太宰嚭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止言殺厲吳氏云親始死如有一物失去求索之而不能得故

重人也歸爾子謂所獲臣民　疏云此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左傳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至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而侵陳是夫謂太宰嚭言其博聞強識多有所言語因吳王欲反地歸子復勸之以終其哀矜之意謂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名乎言必有名也周官有太宰又有大小行人穀梁傳云苞人民殿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　鄱陽洪氏云案嚭乃吳夫差之太宰陳遣使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註云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者子張聞有此與怪之

嘗辨正云

愚按洪景盧既疑太宰爲吳臣行人爲陳臣則古之侵伐者七句亦當作行人對也然亦安知此兩太宰者官名雖同而人姓實異耶恐亦未可擅改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疏云此論居喪哀殺有漸之事　嚴陵方氏云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爲甚心與形俱息也　臨川吳氏云親始死如有一物失去求索之而不能得故

皇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之而不能及故望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已葬之親已還反至家已追從不及力已疲倦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前章云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與此語意互相足

愚按慨與愾同與祭義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歎息之聲同義注慨憊貌非其訓

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註云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者子張聞有此與怪之

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此事亦

也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疏云此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遜作言乃雍　嚴陵方氏云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耳故稱王以別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簣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簣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簣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簣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簣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侍與君飲也鼓鐘樂作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註云平公飲酒與羣臣燕也侍謂燕於寢謂燕杜簣三酌皆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喪重於疾日太師與奏樂詔告也近臣當規君

至於鼓鐘其可乎杜簣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簣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簣之善於後世矣蓋杜簣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善者義也皆禮之所與也左傳謂杜簣責樂工以不聰責叟叔以不明責已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吁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讓爵見於屠羊非書見於斲輪守官見於虞人商歌見於飯牛則善諫見於宰夫不爲過矣　海寧呂氏云杜簣左傳作屠蒯飲工與外嬖何一事而人名各異也蓋古以簣字作塊字簣與蒯杜與屠音相同故爾

納蘭氏云知悼子荀盈若營自是武子集說云名營誤矣

愚按子卯不樂鄭註爲是漢書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鄭司農註春秋亦云五行子卯自刑此皆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春秋隱公元年冬公子益師卒左傳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眾父即益師也禮書以益師爲叔弓誤矣故改正之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

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註云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　疏云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　嚴陵方氏云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修其班制故可以與四鄰交故衛之社稷得以不辱爲有知也

註云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　疏云此論龜兆知賢之事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居親之喪必蓑絰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長樂

二十年盜殺衛侯兄絷傳是時衛侯卽衛靈公也兄絷卽靈公之兄公孟絷也衛大夫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及公子朝作亂殺公孟絷而衛公出奔其時以死衛衛君者慶比公子南楚華寅褚師子申諸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蔽公而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公子南楚之背華寅先閉郭門而又踰城以從公公始得奔於死鳥旣而齊氏之宰召北宮喜喜之宰殺齊氏宰而反攻齊氏滅之公還國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衛侯德北宮喜之反正滅齊氏也於其死謚曰貞子且奪齊氏之墓田而子之是以死衛君者華寅公子南楚也謚貞子者北宮喜也並未有公孫拔從亡以死衛衛君且得謚貞子者是戰國後儒不見春秋而但聞是役有從亡且有謚貞子者而遽以文子當之而不知其誤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則兆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註云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　疏云此論龜兆知賢之事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居親之喪必蓑絰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長樂

陳氏云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註云下謂地下也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　疏云此論殉葬非禮之事　慈谿黃氏云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西門豹止嫁河伯事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癢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

愚按夫子疾者諱言死也莫養於下者無人養疾於地下也宰卽家大夫二子者卽其妻與宰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疏云此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菽爲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雖速葬無椁材但以衣棺斂其頭及足形體不露此之謂禮　長樂陳氏云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害者不足矜貧者不足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註云婢子妾也尊己不陷父以不義記者善之　長樂陳氏云養在自盡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鞿羈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註云此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　嚴陵方氏云獻公私於從己之昵而忘保國之大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鞿以絡馬勒以控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鞿勒言之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註云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謚臣親賢也凡謚以斂　疏云此論君急弔臣之事

愚按周禮四縣爲邑則裘氏爲邑潘氏爲邑則潘氏爲邑名非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註云婢子妾也尊己不陷父以不義記者善之　長

樂陳氏云君子將死不忘乎利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陳乾昔病欲以婢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檀弓下第四之二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註云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　疏云此論卿卒重於繹祭之事　長樂陳氏云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明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用樂故鄭云四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爲非禮　嚴陵方氏云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禮爲吉卿卒爲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猶者可以已之辭　臨川吳氏云註疏依公羊傳以萬爲干舞武舞以籥爲籥舞文舞按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蓋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武舞用干文舞用籥萬入去籥者言文武二舞皆入就萬舞中去其文舞吹籥之有聲者但存其武舞執干之無聲者爾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殤之人欲勿殤重汪踦問

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註云鄰重殤重皆當爲童　疏云此論童子死難之事魯人公叔禺人逢國人走辟齊師以奔走之罷雨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以辟齊師困而止息禺人言以徭役使人病困以賦稅責民煩重卿大夫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既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踦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爲疑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也　福寧黃氏云郎之戰曲在魯而直在齊是時三家柄魯既不能相君

以義以絶兵端又不能爲君禦敵以紓國難故魯人欲厚汪踦而孔子與之所以深責三家也若論中庸之道則踦以輕敵之論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正所謂匹夫匹婦經溝瀆而莫之知者夫豈禮之所與哉故曰不亦可乎聖人之詞如此良有深意

愚按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公爲與其嬖潘淑可無殤也公爲即務人也又見於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此作禺人與左傳異一也左傳務人見保者而泣此作息與左傳異二也左傳戰於郊此云郎與左傳異三也左傳嬖僮此云鄰重與左傳異四也左傳汪錡此云踦與左傳異五也試以文義求之蓋左傳無恨而記有恨耳然桓公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公羊傳曰郎者何吾近邑也春秋原有戰於郎之事而此則非郎也郊爲是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

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疏云過墓謂他家墳壟祀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然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　嚴陵方氏云哭墓展墓所以存愛行者之禮也行者所適必遠而易有所忘故存乎愛居者於時爲久而易有所怠故存乎敬此二子之言所以異乎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與展牲之展同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

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拽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註云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也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陳弃疾也商陽仁不忍傷人弃疾以王事勤之襲韜也拽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　疏云此論殺人有禮之事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殺人之中有禮則襲弓拽目等是也　嚴陵方氏云手弓猶所謂手劒蓋以手執之當手弓之職則可以爲手弓之事故曰手弓而可　長樂陳氏云商陽不去楚君所見與孔子異矣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註云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盧詭宣言桓聲之誤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　疏云此與下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盧陵胡氏云曹泊盧卒於師見春秋經此云會誤矣

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欲使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强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註云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請襲欲使公衣之荊人欲尊康王故强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疏云荊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　長樂陳氏云荊人以人臣之禮待襄公則以人君之

事臨荊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其類也　盧陵胡氏云春秋只書子此書王記禮誤也又曲禮曰夷狄雖大曰子此稱王首尾矛盾　西河毛氏云按楚康王卒在襄廿八年冬斯時襄公未至楚方謀還而不果者至是請謚在廿九年春則康王已在殯矣故左傳曰請謚曰祓殯謚不是襲殯不是柩蓋國君三日而斂五日而殯後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則賵可在殯後故文九年不必眞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僖公之襲已及十年不必眞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

謚之禮委衣於殯東則殯後得致謚可知也若襲與柩則安能有踰月不斂踰月不攢之理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註云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政君命所爲　疏云此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

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敬叔之有憾也此疏云敬叔當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註言惠伯爲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己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敬叔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嘗以仇敵備之往反於路亦難言也使惠伯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詣也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

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敬叔亦遂入焉　納蘭氏云孔子言居兄弟之仇弗與共戴天使雖遇之不鬬叔父之親與昆弟等則魯使惠伯爲介及郊敬叔介固有是理但敬叔殺懿伯事既不見書傳不如作忌日解爲直捷也劉氏辨之當矣

哀公使人弔賁倘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賁倘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若無所辱命

註云書宮畫地爲宮象曾子言行弔禮於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於奪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隊隊奪聲相近或作兌梁卽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疏云此論黃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　嚴陵方氏云與人交於喪尤欲其至故弔又音的而訓至若夫弔人於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踦子蕢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崎諸侯輴而設崎爲輴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註云蕢魯哀公之少子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廢去也三臣於禮去輴今有撥是僭禮也顏柳止其學非禮也　嚴陵方氏云三臣旣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少子之喪乃欲學之宜乎顏柳之諫也　納蘭氏云註以撥爲紼以引輴地方氏又謂以乎撥引輴車是矣而又云所謂紼也則非也郝氏云爲輴沈故設撥爲讀去聲撥與紼音義通輴木爲敱沈重難行風俗通曰桑車輴載聞聲數里故設紼以引之其訓輴沈是矣而以撥爲紼猶之鄭以撥爲紼也蓋撥非紼亦非紼也　有子之對先儒以爲諷諫良是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疏云此論哀公爲妾着服非禮之事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哀公文過謂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不得不服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註云犯蹴也庚償也　嚴陵方氏云恃己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爲仁殉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爲仁殉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爲仁爲恕不仁不恕且長民於邑焉則天下之公法不容

豈必孟氏罪之然後爲罪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豈必朋友棄之然後爲棄哉子皐睞於此而慮後之難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孟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

愚按子皐葬其妻柩行自有正道何必犯人之禾犯禾既非而又不肯庚之虐民之罪奚逭鄭註亦曰或字季原不指定高子羔也即使子羔犯禾羔皐古字通用亦當云高子皐葬其妻如本篇所云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一例何獨於此稱季子皐耶季子皐與高子羔其爲兩人無疑也且子皐執親之喪與子皐將爲成宰亦未必非羔字之傳訛　鄭註申祥子張子西河先生以爲顓孫氏而改姓申殊屬可疑孟子泄柳申詳與祥不同而朱註亦以爲子張子古人箋釋多不能考據如此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長樂陳氏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焉則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爲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去他國而君薨弗爲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　臨川王氏云經言君有饋焉而解之曰有饋於君非也且臣之餽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　李氏云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賢之禮

愚按註疏謂餽於君集說從之非是二曰字不

同曰獻者君也曰寡君者仕而未有祿者稱於他國之辭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

疏云此與下二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未葬猶生事之以脯醢奠於殯宮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器物几杖如平生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虞祭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大斂之奠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至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合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註云鬼事始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也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　疏云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爲始也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門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　都昌陳氏云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天子曰皐門　京山郝氏云諱避死者名稱謚也周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其戒令故以謚令於宮中

愚按周卒哭而祔於祖父則高祖之主猶未毀也未毀猶祭何爲舍　改而諱新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註云稱舉也

愚按言與稱亦互言之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鞬

註云櫜甲衣鞬弓衣　疏云此論軍敗之事　長樂陳氏云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蔡穆公敗於殺素服郊次向師而哭蓋其遽禮歟赴車不載櫜鞬示不忘戰也　嚴陵方氏云戰勝而還謂之凱則其敗謂之憂亦宜矣素服哭則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近廟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於祖及其無功則於祖

命不能無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赴車蓋自軍告赴於國之車也凡告喪曰赴車以告喪爲名則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註云謂火焚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疏云此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　縱氏云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　李氏云春秋書新宮災謂天火也謂人火則不恭大矣故內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

愚按春秋胡傳謂先人之室不爲宗廟也且謂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其說不然神主雖

未遽然宣公之喪至此已二十八月禫祭之後將行吉禘而新宮忽災神將安依雖欲勿哭烏得而勿哭又謂廟災而哭爲得禮春秋則何以書其說又不然春秋之所以書者志其不愼耳豈志其哭哉若焚其所居之宮則不必哭故僖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未嘗書哭也然則先人之室其爲宗廟無疑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者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禮記集說四之二　十五

註云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夫之父曰舅　嚴陵方氏云虎之害人也機穽檻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深宮閉門所能逃之故殷周作誓作會而民始畔疑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毘吾之墟皆是毀滅無後者也

長樂陳氏云墟墓之閒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以制民而民畔疑　嚴陵方氏云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信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矣　慈谿黃氏云禹嘗誓師誓非始於殷禹會塗山會非始於周豐特舉

禮記集說四之二　十六

世變之後徒爲明誓而信不由中者謂始於殷周之衰爾

愚按吾其已夫者若謂我豈因其不見而遂已乎故使人問之集說曰已止也不强其所不願也恐非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註云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臨川吳氏云慮猶言謀度蓋慮其居而賣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是乃不孝之大者也爲此之說則治喪雖當

辦費而不可慮其居哀毀雖爲愛親而不可危其身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註云季子名札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　疏云此季子葬子得禮之事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達死生之命以自寬慰也

左袒訖乃右而圍繞其封遶墳三匝號哭且言曰骨肉復歸於土乃自然之性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魂氣則無不之適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　嚴陵方氏云坎深不至於泉則不至於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掩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爲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爲陰則降而聚故言歸復於土魂氣爲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號之止於三則臨喪之哀不爲不足矣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者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而已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焉故曰合也　吳

江徐氏云季子葬其子不唯適旅葬之節而又通幽明之故宜夫子善之　新城鄧氏云葬者藏也主深然不至於泉故以爲淺深之宜季子識性命鬼神之情狀也而曰於禮也合故禮性命鬼神之奧也

愚按鄭註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竊意不然周禮廣輪註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言南北東西以掩其坎也其高可隱言其葬處隱然不甚高也所謂不封不樹者是矣集說謂封者築土爲墳下僅足以揜坎上纔至於可隱語皆未達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註云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大其國　疏云此論徐國僭禮之事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

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有司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是臣行君禮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容居曰閻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于孫亦不敢遺棄其先祖之事又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言又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容居魯鈍之人也不解虛詐故不敢忘其先祖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忘其祖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　浚儀王氏云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命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歟　臨川吳氏云徐自周穆王時偃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不勝而死于孫仍僭號不改益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亦僭吳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然國小春秋時嘗受楚吳之陵吳既滅其國孔疏以爲滅而復興　昆山顧氏云鄭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時傳至曾孫考公去春秋世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時作定爲是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註云嫁母與廟絕族　嚴陵方氏云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愚案子思之母未必嫁也果嫁矣不得哭於廟子思之門人尚知此禮而謂子思其行之乎且門人亦未敢直斥其師之失禮也檀弓醜詆孔氏殊屬可惡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二
月天下服
註云祝佐含斂之事故先服官長大夫士也
愚按記但言服而不言杖疏謂此天子崩尊卑
服杖嚴陵方氏遂謂祝與官長服杖國中天下
但服而不杖恐不然三月天下服言天下之人
服也嚴陵方氏所謂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
故也鄭註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既謬而孔疏
云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近者不
待三月則大謬矣喪服傳諸侯之大夫以時接
見乎天子則服總衰見新天子之服也見訖爲

故天子仍服斬衰且天子七月而葬非三月也
何云近者不待三月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
刻其人
註云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斬伐也
賀氏云必取祀木者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
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臨川吳氏云
廢祀刻人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之重如誓師
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也非果必廢之刻之
也蓋祀木者神祇所主豈可斬伐惟爲天子采木則
故孟子曰萬鍾之祿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反不願禮
義而居之誠可哀矣悲夫　烏程姚氏云徵與註疏
是不供王喪爲大不敬故設爲此廢祀刻人之辭使
人不敢慢令也　烏程姚氏云棺槨用木有數而中
度爲難曰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非盡致
而盡斬之也蓋先令虞人採訪於百祀中度可爲用
者然後斬之耳看可以爲三字便見得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
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註云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

非敬辭　疏云餓者聞而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惟
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此黔敖從其後辭謝餓
者終不食而死　黃氏云曾子之言乃舉世千
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於斯乎蓋衰世君
昏政暴災沴薦至賢者不樂其生於世故詩云知我
如此不如無生苟從曾子之言謝而後食能幾何哉
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于古使
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救窮幸苟生之人脅肩
諂笑之輩聞其言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盛哉
故孟子曰萬鍾之祿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反不願禮
義而居之誠可哀矣悲夫　烏程姚氏云徵與註疏

訓無得如此集說訓細故未節愚竊以爲未然凡人所重者生死也而要準於道義道義至微至細故可食中而有不可不去者在即可去中而有倘可以食者存此其分限處極微而不可終泥也故曾子云云語曰君子識微正謂能識此微也　說苑本爲生也而嗟來則可以無生不可以失節不食嗟來本以重節也而致謝則又不可以輕生此其間道理極微然其嗟也則可去致謝則可以復食惜其人未識此微而終守小諒焉以致死也

愚按欽屨與欽迹同意蒙其迹欲行且止之狀鄭註力憊不能屨也未然目不明曰瞀與貿貿目不明之貌與貿易之貿同聲故鄭註貿貿目不明之貌宋人小說洪龔暘谷漫錄揚其目照應　偶閱宋人小說洪龔暘谷漫錄云揚其目而視之上當有脫者二字從而謝焉上當有脫者二字從而謝焉以爲宋人也

法至此嗚呼此其所以爲宋人也

郯子定公之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　益君踰月而后舉爵

註云民之無禮不敎之罪踰月舉爵自貶損也　盧陵胡氏云豬洿言洿掘其宮而滿水也鄭云豬都也恐非　山陰陸氏云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弑父放此鄭氏謂弑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京山郝氏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人之謀其徒必多故當窮治其黨毀其室以滅迹

愚按在官者即在庫之謂在宮者即同宮異宮之謂弑君者皆臣也故言在官弑父者皆子也故言在宮臣弑君凡在官預其謀者皆殺之無赦子弑父凡在宮預其謀者皆殺之無赦如今律載凡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預謀之子孫皆斬已殺者皆凌遲處死是也註疏誤解

以致後儒議論紛紛至謂子可以殺弑祖之父於理有礙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註云文子趙武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葢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疏云此論文子成室相頌禱之事文子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其餘年是完全要領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頭刑

先大夫文子父祖以其世爲大夫故稱父祖爲先大夫也　嚴陵方氏云發謂以禮落成之　烏程姚氏云聚國族訓燕集國賓聚會宗族者非也歌家之歌也哭家之哭也國族之聚聚家之族姓也趙文子是國之望族故稱國族　納蘭氏云盧陵胡氏疑謂晉君賀其成室爲獻之非而以獻文爲趙武謚於是集說本之遂引貞惠文子爲證不知君之於臣亦可曰獻故周禮有獻玉儀禮有獻鬱君未嘗不獻臣臣未嘗不受君之獻豈可疑此而并增益文子之謚乎

愚按此章一頭一禱何等嫻雅註疏乃謂張老欲防其後復爲此是譏其奢也文子北面稽首是謝過受諫也恐未必然下單言文子則獻文非武之謚明矣鄭註輪言高大奐言衆多集說各添二字言輪囷高大奐爛衆多納蘭氏駁之謂輪卽廣輪扮坎之輪從之深爲輪橫之深爲廣言輪足以該廣奐本作煥與煥乎其有文章之煥通其釋奐稍近之釋輪則不然上既言坎深不至於泉安得復言從橫之深彼輪原不是從之訓此輪亦非但深之訓也蓋輪有迴旋之義言美哉其室之曲折而深廣也奐大也又明也言美哉其室之高大而光明也歌言其樂哭也言其哀石梁王氏以祭祀歌樂爲歌於斯且言

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謬矣　鄭註京當爲原孔疏又引韓詩外傳及爾雅以證之九原山在今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明有其地矣非九京也下卽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可證也嚴陵方氏曲解之曰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納蘭氏又引後人擇山地而葬以爲不必改字以從韓詩固矣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嚴陵方氏云家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則貧而無蓋可知陷謂陷於土衆體皆不欲沒於土特以首爲言者以衆體之所貴尤不欲沒於土故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註云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臨川吳氏云上文記仲尼埋畜狗之事記者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　都昌陳氏云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

行者遠矣

註云閽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者已告矣又見兩人相隨而入故辟之　長樂陳氏云德者容之實容者德之華非實無以重其內非華無以莊其外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容之不可不脩也曾子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脩也閽人拒之而不內及其既脩也閽人敬而辟之涉於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閽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劉氏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閽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閽人辭或當再請於閽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慄動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唯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自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註云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覘窺視也　疏云介夫賤人子罕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曰殆不可伐殆近也爲疑辭引詩斷章凡民有喪介夫死也扶服救之子罕哭也

愚按鄭註微非也孔疏謂雖非晉之強天下更無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是助句語其解非也微者弱也時晉強宋弱言宋雖弱於晉然其得民心如此天下之大其孰能當之而況晉乎甚言其得民心不可伐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註云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麻猶絰也疏云此論禮變所由魯有三門庫門雉門路門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至庫門去絰絰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閔公須卽位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　嚴陵方氏云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廬陵胡氏云既葬而經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之速爾故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　平湖陸氏云集說謂莊公爲

子般所弒何其謬誤至此

愚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經書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左傳子般卽位次於黨氏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又經書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傳共仲使閽人弒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稱子般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胡傳云初公築臺於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閽人犖公薨般卽位次於黨氏慶父使犖賊般般之卒慶父弒也經傳所書如此共仲卽公子慶父子般爲慶父所弒而集說忽云莊公爲子般所弒此亂話也陸氏但言其謬而不明著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曰臣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疏云此論孔子不遺故舊之事　嚴陵方氏云原壤非親而兼言親者因輕以明重也　石林葉氏云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畧於喪歌者夷俟禮之倨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疾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夫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致問之則

人道絕矣故過之若弗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情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天台方氏云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武林顧氏云原壤自負達觀夫子宜絕而不絕其曰親者以情言曰故者以義言大概說不忍遽棄之意要之聖自成其爲聖狂自成其爲狂如太說壤原壤夫子似多一番周旋矣

烏程韓氏云託於音不必定從椁起見女如字讀卽俚讀作汝便有遠致矣

愚按鄭註訓沐爲治孔疏遂謂夫子手執斧斤如女手之卷然柔弱然夫子助之椁豈助之治椁乎無是理也沐應作木卽登木之木傳寫之誤也歌辭莫解闕疑可耳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疾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註云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陽處父襄公之大傅爲狐射姑所殺舅犯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靖亡要君以利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　疏云此論文子知人之事文子謂此處先世大夫死者甚衆假令生而可作吾於衆大夫之中誰最賢可以與歸處父無知舅犯無仁文子遂稱隨武子之德左傳論武子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其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言形貌之卑退也

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謂言語卑下也生存之日不與利交涉臨死時亦不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嚴陵方氏云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智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異乎舅犯矣

臨川吳氏云孔疏以士會不見先蔑爲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一事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及其使則二人必不免於罪幸秦穆公寬容之倘士會數見先蔑似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害故在秦不見之及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

先蔑故遣晉亦不見之蓋惟恐因己之見使秦疑先蔑而或受禍害也并植二字未詳國語作廉直疑是并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其舅犯之上無叔譽曰省文　烏程姚氏云前四條記文子之審所歸後二條記文子平日之所爲以見其言行之相符也其中二字不宜作身字解中中心也其中心謙退則其體常抑降自若不勝其衣者然管庫之士言司管鑰倉庫之賤士耳不必定指爲管庫藏者也

愚按鄭註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植或爲特正義引二事以證之曰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卻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卽狐射姑也據此則狐射姑剛而專已也卽可以見其不知處不必甚言其剛而專已而以植爲特甚無謂國語作廉直然能廉能直亦是美事竊按字書并補永切兼除也植置也蓋處父每行棄置之事於晉國卽如蒐而易班爲賈季所怨以致不終其身其知不足稱也以解并植二字少有理　七十有餘家記明言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鄭註兼言大夫非是七十有餘家以漸而舉非

一時之事長樂陳氏以爲眾而難辨姚承庵謂晉國管庫者安得有七十餘家皆失之拘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縓絰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我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

註云衣當爲齊壞字也縓當爲樛總衰小功之纓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

者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

我欲其言行

愚按鄭孔以子柳爲皮之子以衍爲皮之弟子柳之叔以其妻爲子柳之妻以請總衰而環絰爲子皐爲之衰

爲子柳請於衍以曰爲衍之言以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爲子柳從衍之言而使其妻如此納蘭氏以爲皆出於臆決以兩其妻爲子柳之妻是矣其餘云云未可盡信應是衍告於子柳請柳之妻服時尚輕細之總衰環絰而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於是子柳得衍之言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竊意註疏固非而納蘭氏之說亦未必是子柳賢人也觀其母死與子碩問對可謂知禮之士叔仲皮學子柳學禮於子柳也叔仲皮死其妻雖魯鈍之人亦能知緩譬則服之在上者也　金華應氏云纓績范冠之繩頦以戴夫民之爲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實以喜子

人好尚輕細疑皮之妻蓍非禮之服因以其事告於子柳請總衰而環絰可乎且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按儀禮爲姑姊妹在室疏衰裳齊牡麻絰出嫁大功布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也子柳以其言非禮故無一語答之於是衍退使皮之妻總衰而環絰兩其妻皆言皮之妻而皮之妻不知其從焉否也此叔仲衍全然不知禮故記者敘其事如此註疏謂爲子柳失禮之事納蘭氏因仍註疏而以兩其妻爲子柳之妻恐皆未是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註云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　疏云此論成人無禮之事蠶則須匡以貯繭而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譬如成人兄死而不作衰後畏子皐方爲制服服自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長樂陳氏云匡譬則服之在下者也緌譬則服之在上者也　金華應氏云蠶績范冠之繩頦以戴夫民之爲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實以喜子

皐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

愚按此子皐乃是高柴非季子皐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疏云此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　松陵趙氏云五日不食嫌於過毀反不能用吾情故深自悔恨正欲留此身以有用也註意未明

愚按鄭註子春曾子弟子故黃氏附會以爲曾子喪親不食七日子春心慕師道自悔不及七日以盡其哀痛之情其解太鑿且又烏知子春之必爲曾子弟子也三日不食正禮也子春悔之悔其未合於禮也趙氏之說得之矣

大旱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是歲也饑而不害縣子惜未能舉此以對

愚按國喪則徙市求雨而爲此毋乃不可乎縣子之意失之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註云祔謂合葬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

祔葬當合　崑山徐氏云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合非若孔疏所云一椁而兩棺共之也

愚按古人葬與祭皆名爲祔祔葬者本篇周公

蓋祔與雜記所謂祔葬者不筮宅者是也此誰合之祔亦是祔葬而長樂陳氏以爲衞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尙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尙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是祔廟非祔葬矣當從註爲是

王制第五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禮而六藝之教八政備焉法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制

盧氏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江陵項氏云王制之言曾祿取於孟子其言巡狩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之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則皆有所授聲文帝令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其爲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

策以通之强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說通之豈非通辭也哉　慈谿黃氏云漢郊祀志言劉六經蓋班氏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況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惟巡狩見於虞書列於五經然其書昭白正不待別集爲王制而後可知其實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於周末其詳已不可得聞況漢人耶王制既與孟子不同周禮出於漢末之劉歆又與王制不同今諸儒之說禮者乃欲强三者之不同以爲同回護條析動累萬言今皆不

錄而唯以先出之孟子爲正　武林顧氏云王者治天下莫先於馭富馭貴二端及祭祀養老之禮而六禮七教八政備焉法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疏云此論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祿爵爲重祿者穀也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祿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也位定然後祿之此祿在爵前者蓋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君十卿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其

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爾雅以侯爲君故也上大夫卿者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卽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　長樂劉氏云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於萬民之上俾考之行道以爲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中於其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有

天下也其制祿爵襲於如是　長樂陳氏云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祿爵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農田爲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爲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祿有祿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非有爵也而其祿有差則祿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其所制

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武林顧氏云自此至上之三分六節通爲一章首節制爵下制祿也分言之首言君爵通天下臣爵通國中次言君祿亦通於天下三言內臣之祿四言庶人在官之祿五六言外臣之祿亦通於國中　烏程韓氏云首句是全篇之綱領下統言祿爵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以其名通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　延平周氏云政以農爲本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土而田

止於千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卽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　京山郝氏云田卽地也穀祿所出故曰田上是爵之班於列國者此是祿之班於天下者　武林顧氏云天子不言爵而此言田爵擅於天子故不必列若祿必有田可數而紀耳伯子男附庸田不等不言方者省文也周書列爵惟五雖附庸亦應與子男同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註云視猶比也　石林葉氏云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以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　山陰陸氏云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

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倣此

嚴陵方氏云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唯上士爲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苟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爲差爾　武林顧氏云內臣與外臣爵同但畿內無割地祿皆田所入故亦曰田句提天子正是見王制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是五等侯祿唯天子享千里之奉公侯以下受田有差明五等之侯蓋自天子而降也天子三公而下

受田視外諸侯有差明五等之臣不獨侯國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註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疏云此與下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　長樂陳氏云班祿之法自上下上以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而後至於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大夫君　延平周氏云此言庶人在官者同祿何也宰夫之職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與下士同祿史次之胥次之徒又次之蓋爲府者則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爲之差也　嚴陵方氏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畝爲之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磽之異計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祿以農爲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可知此

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治出於上力出於下其言亦互相備　武林顧氏云復提一制字見王者精神之密以農田影起庶人亦輕連卿大夫士底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註云此班祿尊卑之差　嚴陵方氏云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卽公侯方百

里之國次國鄭伯七十里之國小國卽子男五十里之國下士視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祿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祿下士之家其祿未爲優厚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爲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私故也次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祿之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其祿寖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寖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給此三等之國或同或異也　烏程韓氏云以田制故以農田爲之準所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祿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卿祿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松陵趙氏云卿以上祿寖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難供大夫而下祿漸薄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給此三等之國或同或異也　烏程韓氏云以田制故以農田爲之準所謂代耕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下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則有不命者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金華邵氏云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爲諸侯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爲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祿之當也古者諸侯唯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也故下文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節言臣爵以侯異等卿大夫或命於天子或命於其君故以位言命止於下大夫則雖大國之上士未必命也故但可言數不得言位總不出上當其中中當其下之意不必疑爲錯簡然此篇儘有不可盡曉處如前言上大夫卿是上大夫卿卽上大夫矣此於上中下之外別有上大夫下大夫後言小國二卿而此亦三卿合其大旨不泥其文可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

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註云此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　盧陵馬氏云自唐至周雖其大界皆方三千里三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一爲天子之縣內餘八州各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十里以爲附庸閒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利入於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閒田者諸侯之有功則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閒田鄭氏以爲殷制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其說不經　謝義云王者在有四海故有四海爲界於四海之內別爲九州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抵自禹治水後別爲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冀爲幽并合徐梁爲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此經大概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耳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儉於千里者不可以爲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也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之或加或削或興或廢或合或分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也　新安朱氏云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唯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濶河東河北俱屬焉雍州亦濶陝西五路俱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予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

有空地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頓放處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疏云此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幾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曰不以封幾內之臣不世位有頒賜之義故曰不以胙　長樂陳氏云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幾謂之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

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御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　嚴陵方氏云名山若晉之太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諸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護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胙焉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國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胙之使食祿而已故曰胙　廬陵馬氏云方百里之國九爲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爲方百里者十有三爲方百里者十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四十五有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方十里者九十六有奇則以爲祿士閒田　延平周氏云封以土言胙以恩言祿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愚按鄭註胙讀爲班胙本音焚大首貌其讀爲班全無意義竊意或爲頒字之訛抑竟是分字無偏旁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廬陵胡氏云此總明畿內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在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爲殷制然下文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虞夏殷周之制豈專據殷哉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

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耶且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諸侯千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說以爲據今所不取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是封建之制悉數九州之國明爵祿之等不越此制之範圍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士之祿所給　嚴陵方氏云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其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以之共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御者以卑御尊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稱尊莫尊於天子也故然

盧陵馬氏云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孔穎達以爲百里去王城百里相距爲二百里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爲千里其說自相戾也　石林葉氏云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共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擩賦爲衣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急也　烏程韓氏云官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說以爲據今所不取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是封建之制悉數九州之國明爵祿之等不越此制之範圍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爲御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疏云此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　盧陵馬氏云天子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內則有公卿大夫士之別其內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蓋先王盛時上下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　山陰陸氏云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連以聯制名言以率制名言以比造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卒以率制名言以比造胥以令貢賦如率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爲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也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重矣乎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　劉氏彝治云方伯卽州伯也

州有伯者卽千里之方伯是也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數言之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卽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旣取其德又取其年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福寧黃氏云以八伯爲方伯與曲禮及後三監俱合臨川吳氏乃以二伯爲方伯非也夫二伯主東西九州所處獨無方乎

正東曰青州之類非方而何　松陵趙氏云此節總完得設方伯三字　烏程韓氏云此八州聯絡大小之制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註云甸謂服治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流謂九州之外　延平周氏云千里之內曰甸卽五百里甸服也千里言其方五百里言其面於侯服言采則見荒服之有蠻也於荒服言流則見侯服之有諸侯也　長樂陳氏云甸則禹貢之甸服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王所自治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　烏程韓氏云此王畿統御遠近之制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嚴陵方氏云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　山陰陸氏云書曰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　山陰陸氏云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堪成數也所謂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爲之非其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廬陵胡氏云鄭以爲夏制以周官之百六十此百二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則比官數爲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爲二百則比此官數爲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

不合鄭何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爲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舛戾況又數不合耶　講義云官之因革不概見於世孔子聞郯子之言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然則此經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略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烏程韓氏云此王畿官制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註云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

崔氏云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是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　鷹陵胡氏云鄭氏謂此皆夏制今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魯子問亦明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則此乃周制鄭氏必以爲夏官何哉　金華邵氏云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卽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是也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言上士而不及下士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烏程韓氏云此八州官制　納蘭氏云鄭註小國亦三卿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吳臨川亦云案上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嚴陵方氏云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爲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爲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　山陰陸氏云武王立武庚於邶管叔蔡叔監之所謂監於方伯之國也管蔡二人而已則三監蓋不必備　烏程韓氏云此王臣監國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疏云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外諸侯父死嗣位　嚴陵方氏云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　廬陵馬氏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所以待有德外諸侯嗣也所以報有功然天子之縣而謂之內諸侯祿者蓋天子三公之田則視公侯卿則視伯大夫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德可

以使之出而爲諸侯若韓宣子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爲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烏程韓氏云此世祿世爵之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註曰卷俗讀也通曰衮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　疏云制謂王者制度冕服九等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一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石林葉氏云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內入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爲衮冕也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卿在內則六命故鄭云互明之此卿命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　講義云以卿考之大國次國之君謂子男也天子之三公八命爲九命而服卷冕而已其或制加一命是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記其略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

註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　疏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鄭云五命再命大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再命次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　講義云以卿考之大國次國之君謂子男也天子之三公八命爲九命而服卷冕而已其或制加一命是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記其略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

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之上卿再命中卿下卿皆一命小國之上卿與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不言而喻也　烏程韓氏云此卿大夫命數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眾使之出於獨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祿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廬陵馬氏云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卹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材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材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所以官民材也

廬陵胡氏云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別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公論翕然定矣然後祿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祿者滔滔皆是　山陽彭氏云論辨三句雖三平卻俱從論辨卻下當以論辨爲主論得確當則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俱有定見矣　烏程韓氏云此爵祿民材之制　納蘭氏云古者立賢無方不拘資格如伊傅一出卽陟保衡置左右其一材一藝至有終身守其官者今集說但云爵以一命之位拘矣

嚴陵方氏云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眾之所會故言與眾棄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備也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眾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有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之言而已　臨川吳氏云罪在大辟者刑之於市大辟以下受墨劓剕宮之刑而不死者王公大夫之家弗畜養士雖無力畜養偶遇之塗亦弗與言以其爲眾所棄之人故也屏之四方則不令居於王畿之內唯其所之則以其身旣受刑不復如流宥之罰拘之於一處也役賦之政不及之者不以民伍待之也

雖不役賦之亦不瞻養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故曰
示耻故生故謂有意弗故生言無意於生之也夫先
王之於人類無不欲其生之者獨於刑人待之如此
非寧愚也義當然也鄭註引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而孔疏謂量罪合所之適處而居之非也彼
謂不加五刑而宥之以流遠之罰者爾非謂此已遭
刑之人也又引周墨者使守門以下而孔疏謂周家
斬刑人與夏殷異亦非也彼亦擇其雖受刑而情罪
差輕者爾蓋屏之四方者常法也豈人人使之守門
關囿積也哉大概記禮者之言各有所據或有異同
當以意通之　烏程韓氏云此爵人刑人之制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註云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
行　石林葉氏云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
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其服數來朝今
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
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　廬陵胡氏云堯典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是
也然鄭註考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
子天子亦五年一巡狩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狩之
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
師歲遍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考經註及熊說非也
然鄭謂此大聘朝晉文霸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
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故鄭據以爲解不知子大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
之法非朝天子也況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
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
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註誤矣　烏程韓氏云此
朝聘之制　西河毛氏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是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尚書周官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
此是周禮而周官雖析言之大略十二年中王一巡
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朝甸服二
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衞服五十一
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中六服各一朝而尚
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於是
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於方岳之下此常朝也乃
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時見
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同此
間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則曰
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方以
冬至則曰遇其見於諸禮者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
於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於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
一年爲度謂之六間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

卿大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其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入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脹賀慶致稽諸小聘而諸侯於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卽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謂之小聘周制可見者約略如此若左傳鄭子大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閒朝諸說皆晉霸所定諸侯朝晉聘晉之禮而正義强合周制且鄭氏周官註一往訛錯卽朝聘一大禮而漢唐至今茫然矣

王制第五之二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註云五年者虞夏之制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就見老人也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　疏云岱者言萬物相代於東方宗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燔柴以祭上天而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　福寧黃氏云

後望祀山川覲謂見東方諸侯大師掌樂之官典禮於周則太史也堯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小異而意同　長樂陳氏云巡狩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遘言巡狩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殷言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柴望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覲諸侯尊神也見百年先於陳詩以觀民風而後貴老貴老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正特言志淫好辟者以所觀者爲淫辟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尙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所以齊人道蓋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之於既往定之於將來也言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間尤在致詳故也　嚴陵方氏云王者必頒麻以一天下正朔故巡狩則考時月焉作麻者不能無贏縮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巡狩則必定日焉蓋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　福寧黃氏云

此與上章虞制也按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蓋巡狩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狩與此相合　山陽彭氏云正之則同矣　嘉定頂同字勿通承欲其同必須正正之則同矣　嘉定張氏云山川望秩肇於虞帝三代踵而行之咸有事於四望夫言望未嘗及海也言山川則羣山川而非海也然而有爲之解者曰四望日月星海也公羊亦以魯猶三望爲泰山河海是言望而海必舉之矣且祭而及於羣山川則海之尊者可知公羊又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而況河海之潤於

千里者乎三代之祭及海明矣後儒拘其詞而不通其義至有以禮無祭海之文爲疑者天子於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獨缺然於海豈理也哉

愚按經典皆作巡守鄭註諸侯爲天子守土時一巡省白虎通曰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子循行守土重民之至也唯晏子對齊景公作巡狩狩冬獵廣雅曰火田曰狩天子巡守大典安得謂之狩耶蓋當時人君專好畋獵每於其時行柴望之禮故因謂之巡狩也然晏子卽解之曰巡狩者巡所守也則仍不失循行守土之義又按鄭註同陰律也非是作同異之同爲是

盧陵馬氏謂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然則同律而度量權衡亦在其中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嚴陵方氏云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爲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爲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神祇眾矣止以山川爲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爲大故舉頭言物之山川經又云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敵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不從而已所以爲輕重之別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巡守固所以同律禮樂衣服制度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爲過哉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孟子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此非進律於有德者乎　石林葉氏云加地所以爲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爲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以律矣今以德修而進之故曰進律　金華應氏云王制所記四巡之禮與舜典所載無甚相遠然帝舜之所行者脩五禮輯五瑞復五器上下交際之儀溫溫乎其可挹也王制之所至則以削絀流討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瀠乎其甚嚴也夫舜豈全無黜陟哉特其德勝而不深恃夫法焉耳世之淳漓治之繁簡德之盛衰於此可觀矣

愚按四君字皆指天子曲禮君天下曰君是也

集說四君字皆謂國君非是鄭註律法也疏云法謂法度諸事不若方葉二氏以爲樂者引據

尤切

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祖禰用特

疏云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注云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衡山遼乃從曲陽望祀之因指渾源之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以恒山爲北嶽胡朏明曰金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據

徙南嶽於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恆山爲北嶽郭注云在恒山上曲陽縣西北每五年巡守而歸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各用一牛故堯典云歸格於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一牛也

嚴陵方氏云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於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祖矣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是巡狩之制

愚按南嶽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　地理志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按上曲陽今在直隸眞定府定州之曲陽縣其故城在縣西恆山北嶽在縣西北今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恆山宋世以恆山沒於遼乃從曲陽望祀之因指渾源之恆山爲北嶽胡朏明曰金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據

嵩高疏數語以對事遂寢明弘治六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北嶽當改祠渾源下禮部議侍郎倪岳持不可萬厤十六年大同巡撫胡來貢疏請改北嶽沈文端爲宗伯覆疏詳駁議者乃止　本朝順治七年始改別祀於渾源當其時惜無如范太常沈宗伯引經史以正之者　地理志吳嶽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按汧縣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本之史記封禪書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也胡朏

明曰吳山漢志雖曰在縣西而岡絡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　霍山一名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周禮冀州山鎮曰霍山漢志河東蘷縣在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是也禹貢所謂岳陽太岳即霍太山也胡朏明曰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爲冀州鎮歷代因之號曰中鎮蓋即古之中嶽也降而爲鎮爲嵩高所壓耳予最愛鄭康成注大司樂四鎮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偏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嶽又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雜以嵩高忘卻大司樂注殆由未善讀崧高之詩也哉閻百詩解崧高維嶽之詩謂崧然而高維是四嶽之山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崧高也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竄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爾雅後并補注堯典曰中嶽嵩高也是殆忘卻禹貢之太岳矣

又按假言格易萃卦王假有廟鄭註假至也然兼有感格之意不止告至而已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註云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云將出謂初出時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出征也類乎上帝言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制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必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敢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

皇氏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於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　長樂陳氏云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於岱宗類於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祖禰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爲主社禰非不可以言類以造宜爲主　嚴陵方氏云前言巡狩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爲天且以爲隆殺之別故也經曰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　廬陵馬氏
云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宜者
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　烏程韓
氏云倒補巡守以前事帶補諸侯一筆
愚按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从示類據此則類
當加示旁或者古人省筆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
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
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註云祝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瓚鬯爵也鬯

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疏云朝謂常朝雖四
時而來朝是總名柷狀如漆筒中有椎將作樂先
擊之鼗如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以節一曲
之終鼗以節一唱之終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侯伯
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
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得
弓矢之賜則尚書大傳所謂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
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是也
賜鈇鉞謂上公九命者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侯
雖受賜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衞侯歸之於
京師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
瓚　山陰陸氏云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
也考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嚴陵
方氏云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正刑者正天子
之刑而用之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
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
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夫
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言朝則以
尊天子繼之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
公在其中矣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鉞利以用於近征
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
於近爲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秬黍一稈二米和

氣所生以爲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焉故也資言
取彼以利此　石林葉氏云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
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
自上出道自上撰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
守德也已所自脩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
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
俗也堂上之樂以柷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鼗
將之故賜伯子男　延平周氏云禮非諸侯之所可
制者眾矣獨以鬯爲言者僭莫僭於祭鬯者九獻之
首而芬芳下達於淵泉爲諸侯者其道足以首出於
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爲鬯不

爾則資邕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己而有待於上也　松陵趙氏云此及下節然後二字重以諸侯奉命爲主　烏程薛氏云此補五年一朝之事

愚按長樂陳氏據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也臨川吳氏宗之以爲諸侯見於天子者也不可言諸侯與天子相見相見乃敵體之辭此蓋言天子無事之時諸侯得與諸侯相見其禮曰相朝蓋天子有兵事趨王事無暇於自相朝也其事喪事則諸侯奔趨王事無暇於自相朝也其說雖有理但經文明言天子與諸侯相見則與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註云學所以學士之宮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云此天子命諸侯立學之事　長樂劉氏云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國以登其鄉之賢能養而成之薦之於王以爲士大夫也此所謂命之教者乎　橫渠張氏云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公宮南之左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以言大爾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　長樂陳氏云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　嚴陵方氏云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有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有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非特諸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即文明之方故也或謂諸侯之大學

字必有着落況下文緊接天子賜諸侯樂云云畢竟因朝而賜之也還依註疏爲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註云學所以學士之宮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云此天子命諸侯立學之事　長樂劉氏云此經謂立小學大學於國以登其鄉之賢能養而成之薦之於王以爲士大夫也此所謂命之教者乎　橫渠張氏云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學則其學在公宮南之左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此大學即郊學也對小以言大爾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　長樂陳氏云頖宮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頖宮大學也　嚴陵方氏云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有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有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非特諸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即文明之方故也或謂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即郊學也

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國以及外理或然也謂之大學小學則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頖宮則天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註云禰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或爲國　疏云此天子出征所祭之事　長樂陳氏云受命於祖則用命於社可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禰先後之次

受命受成尊卑之次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威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此僖公所以在頍獻馘而國人頌其允文允武也　嚴陵方氏云自造乎禰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前於天子將出言之自禰於所征之地而下則唯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禰於所征之地者見其臨事而懼也生致之而問其罪曰訊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馘所以告成功也　延平周氏云受命非不於禰也以稟於尊者爲主受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眾者爲主訊馘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者爲主

臨川王氏云受命於祖此即載主而受命用命賞於祖是也上已造乎禰疏云即是告禰非也　慈谿黃氏云釋奠於學此即天子反告於學之禮蓋釋奠於學先師也鄭氏始分釋奠爲二說謂釋爲釋菜奠爲奠幣後世因其說又分釋奠釋菜爲二禮謂釋奠之禮三獻釋菜之禮一獻是鄭說既異於王制之本文後世行禮者又異於鄭氏之本說矣然釋奠一事分爲二說而乃輕重不同王制之言釋奠豈輕重異禮一時兼行者耶愚按釋奠即舍采蓋天子諸侯祭先師豈但用菜祭祀合舞俏食豈方習舞釋菜天子諸侯之入與習聲相近而誤以入爲習舍采之采與菜相近而誤以采爲菜漢儒傳寫月紀既誤鄭氏因而分註釋奠之釋爲釋菜則誤益甚矣且釋奠非特於先聖先師然也山川廟社皆用之養老之禮於先老亦用之檀弓之載葬禮亦曰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右亦豈用菜者耶孰彼其祀山川廟社與先老與墓地亦豈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奠幣名曰釋奠釋奠云者

釋奠釋幣而奠安於神位之前此蓋取交神之始禮之最重者言也若釋則菹也物之薄而禮之末也後世雖因鄭氏之說間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脯脩而獨用菹也豈有捨禮之重者不以名反以禮之末者爲名耶若祭獨以菜則有之蓋士始入學見先師之禮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人無生而貴者世子之始入學亦然文王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也立學之後既已興器用幣然後世子祭菜故繼之云教世子也喪禮載君弔大夫亦釋菜以禮其門神蓋禮之至輕者也若王制乃天子告先聖先師之禮鄭氏不當例註釋奠之釋爲釋菜天子諸侯未嘗獨以菜祭先聖先師也　晉江張氏汝瑚云問天子出征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釋奠之義何居答曰鄭注釋者釋菜也奠者奠帛也釋菜禮輕釋奠禮重黃東發深辨其非古人祭禮雖不重物決無專以菜爲祭者況天子諸侯之尊其事神之禮簡略如此可乎按釋奠有三文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周禮曰春入學合舞月令曰仲春之日樂正入舞舍菜此人君親學之禮也文王世子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是始立學之禮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文王世子又曰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此士始入學之禮雖世子亦行之其禮輕故用菜耳以天子諸侯親祀先師而但用菜恐世雖因鄭氏之說間行釋菜之禮亦未嘗不用腥牲亦無此禮也若王制所云又是出征反告之禮汪氏之論似爲有理

愚按埤蒼禡馬上祭也楊用修曰馬上祭爲禡其字从馬猶車下祭爲軷其字从車也山陰陸氏謂於所征罵爲曰禡引武成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殷王受無道爲據恐非禡字之正解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疏云自此至覆巢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

嚴陵方氏云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其田也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事也所以奉神有四所爲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己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己故其序如此所謂乾豆者何也上言乾之實爲醢下言豆則知乾之用爲遷矣祭祀之物不止於遷豆之實而此止以是爲言者蓋田之所共者

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共之　講義云田不可廢亦不可過惟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惟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斯爲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愚按鄭註夏不田據何休引律書爲證不可從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疏云殺獵止之時大夫註云合圍掩羣爲盡物也　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

殺然後大夫殺也　嚴陵方氏云合圍謂合藪澤而圍之掩羣則掩禽獸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別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以爲輕重之別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言百姓而不及士者士卑與百姓同既曰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愚按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者此是諸侯會王田獵之禮彼是諸侯在國田獵之禮鄭註綏當爲緌嚴陵方氏盧陵胡氏並謂綏是登車之索皆非是鄭註明堂位引周禮建大麾以田之語而以綏爲大麾其說近是天子建大綏以田若殺止則下之以示獵止之節諸侯亦然綏無大小天子謂之大綏則諸侯謂之小綏可也孔氏謂佐車止爲冬獵時大綏小綏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其說支離不可從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註云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

殀斷殺少長曰夭覆敗也　疏云月令正月獺祭魚九月豺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罻捕鳥網也鳥罟謂之羅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九月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時也十月則得火田矣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不麛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夭等亦然　嚴陵方氏云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爲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大澤梁者因以爲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爲陰中獸於是

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獸之候
也麛卵已見曲禮不覆巢者不但惡傷其孕乳而又
惡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
延平周氏云獺祭魚以下主吉秋冬不麛以下主
言春夏　山陰陸氏云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
孩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
化爲鷹然後設罻羅不嫌也據月令毋覆巢毋殺孩
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言胎在天上言卵在麛下閔
胎卵也一則在上一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
不麛不卵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殀夭亦不可
雖不殀夭覆巢亦不可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
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疏云自此至以樂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
祭及所蓄積之法　嚴陵方氏云周官大宰以九式
均節財用則制國用存乎冢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
少之數也然國之用資於財財之成繫乎歲歲之功
見乎末故制國用多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
之功見乎末猶木實成乎杪五穀即黍稷菽麥稻也
先後固不齊矣故必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
歲之杪以象閏蓋仍者指閒也揲蓍而四分之奇
歸奇於仍以象閏蓋仍者指閒也揲蓍而四分之奇
則歸之於指閒故也此所謂仍亦四分之一耳數之
之者以五穀爲主　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

而所出之物多則　似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
則由乎年之耗故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
年之豐耗將以制國用故也耗減也上曰歲下曰年
者歲之杪主時言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且言歲則
必期焉言年則不必期也見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解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之豐耗以爲
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爲期者舉一世言之
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於歲之杪此
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爲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
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爲出者量
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也　武林顧

仂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疏云私喪卑天地社稷尊雖遭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未葬之前屬紼於輤以後若有天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蹤此紼而往祭所其宮中五祀在喪中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　山陰陸氏云不祭謂宗廟爾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是之謂越紼　河南程氏云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齊又安能脫喪

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社稷之事不可廢則止可冢宰攝爾昔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全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橫渠張氏云居喪不祭則因禮有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觀孔孟之言則程子冢宰攝祭之言至當不易者矣若橫渠晦菴權宜之說爲士庶人言之可也

然亦未協於古

喪用三年之仂

嚴陵方氏云三年之仂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尊故用一年之仂喪之用疏而多故用三

年之仂亦各稱其宜而已

愚按鄭註仂什一也孔疏仂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國之仂捐其藪註仂謂三分之一蓋一字而異其解如此上文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鄭註通三十年之率尚有九年之蓄孔疏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則此祭用數之仂者蓋以當年所用三分又分作四分以一分爲祭之用餘三分聽作別用三分作四分以一分爲喪之用餘八分聽作別用也祭吉禮之大者喪凶禮之大者故提出言之

總之量入以爲出而不於一分儲積之內多有所用使有不足與急國非其國之患也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長樂劉氏云以三年之仂共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愚按喪用三年之仂有何有餘不足之有喪祭是兩事不是一事但是喪中之祭虞以前謂之奠自虞以至祥禫皆謂之喪祭言祭而奠在其中矣下文祭是言常年四時之祭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臨川吳氏云祭禮有定制用財有常數不以年之豐凶而隆殺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註云民無食菜之饑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　盧陵馬氏云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國非其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雖天變民無菜色　延平周氏云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非其國言其上　武林顧氏云首三句反起下文重三年耕四句正是通處前只說箇制國用此指足民處見古者君民一體之義　松陵趙氏云前言經費此言積貯雖若不同然總是量入爲出妙用一年三年要想他何以必有若非積攢挪移存留補湊費盡心機怎能勾三郎餘一九郎餘三須知通正是必有妙訣無菜色日舉樂點綴有備無患的光景如畫曰不

足曰急正與此段相映說得十分關係方纔振得必有精神方纔見得通融妙用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註云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疏云此論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遠義許奪情故日月促　都昌陳氏云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同也如以爲庶人之禮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絰與公門之事不可以爲訓

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則是孔氏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之說爲正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註云下通庶人於父母同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卑無飾　納

註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不封不樹

蘭氏云註以縣封當爲縣窆集說從之然封字卻本文解未嘗不可通長樂陳氏謂縣棺而下封土而窆之是矣不封之封亦謂封土爲丘壠不宜一字兩解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註云貳之爲二也　臨川王氏云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　京山郝氏云不貳事哀慕專也王崩世子三年不言而諸侯以下可知則是天子至於庶人此禮同也如以爲庶人之禮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絰與公門之事不可以爲訓

愚按鄭註庶人終喪無二事集說從之非是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註云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

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祿喪祭尙爾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廬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

愚按此二句最易明先儒支離曲解總未達其義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卽此二句之注腳也

支子不祭

註見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上一廟庶人祭於寢

嚴陵方氏云天子廟七卽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無二祧也大夫三顯考祖考又無廟也士一廟王考又無廟也庶人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 長樂陳氏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禮以義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

石林葉氏云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甚明鄭註獨以爲周制而爲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 山陰陸氏云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張琥何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則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

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即是觀之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爲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泰伯虞仲管蔡郕霍於周爲昭虢仲虢叔邢晉應韓於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

泰伯虞仲於周爲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放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廟常爲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爲壇爲墠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其亦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位亦卑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爲不然蓋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世繫辨昭穆則明

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自太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卽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也說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尙用不窋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爲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爲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曰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

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今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理亦已惑矣玉藻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筮宅祔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然則孫

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太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者耶　烏程韓氏云此概詳廟制爲祭起事　平湖陸氏云康成註王制祭法皆以文武處七廟之內此不可從周禮守祧疏曰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奄八人何以配之愚按鄭說固非無據然奄八人此特周公時事耳安知後來不增作十人耶　四明萬氏云天子七廟固爲定制然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何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無從考見唯春秋譏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禰父子爲言國語則直謂異昭穆諸家註疏皆謂閔雖弟先爲君僖雖兄嘗爲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爲喻范寧獨不然之胡安國亦以兄亡弟及爲易世以愚觀之則諸家爲善全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昭穆之爲義生於太廟祫祭位鄉太祖東鄉子孫南北鄉南鄉者爲昭北鄉者爲穆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

次故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泰伯虞仲不聞異於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於文王也管蔡及邘晉而下不聞異於武王成王也是則身爲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卽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邘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反以爲天子故而昔爲文之昭者今且爲武之穆昔爲武

之穆者今更爲成之昭矣嗚呼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如是而以爲禮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抑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春秋書天王之弟俊夫是天子有弟也祭義曰雖諸侯必有兄春秋於內書公弟叔肸於外書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侯之弟鱄衛侯之兄繫是諸侯有兄弟也夫生時兄弟爲臣猶不沒其爲兄弟豈死後兄弟爲君反不得爲兄弟乎昔夷齊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象欲殺舜舜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是知聖人於兄弟之際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體無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獨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生爲一父之子沒爲異世之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之神靈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卽隨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至於兄而繼弟則弟爲嫡而兄爲庶庶不並嫡又昔已爲臣故雖兄不得加於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進之兄廟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爲後人之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定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之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酌乎此制也

愚按朱子嘗云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又云孫毓云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不博吾鄉姚承菴先生獨宗之而曰七廟之說紛紛矣朱子引孫毓語謂太廟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外爲都宮中爲太祖廟左右爲昭穆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有親盡而祧各卽以昭穆序升焉蓋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

各全其尊必大祫會於一室然後序尊卑之次
耳此一段說得極明竊謂孫毓之語亦意料耳
殊不知五廟不同一處曾子問有之一曰諸侯
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見而出視朝命祝史
告於社稷祖廟山川一曰諸侯相見必告於禰
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若同在一處
諸侯告奠祖禰之時何不隨便并告宗廟耶此
是明證

歸安鄭元慶述

王制第五之三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疏云此論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之事　烏程韓氏云此概詳祭名爲殽祫起事　西河毛氏云古來時祭無定月康成謂祭以孟月薦以仲月此據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語故魏初高堂隆曰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仲月季月皆薦新之月也後魏詔亦云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唐時四祭各以孟仲月何誕妄也

愚按孔疏礿禘烝嘗皆指時物而言之竊意時祭不備物凡鼎俎籩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唯豆籩庶羞爲邊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臛鱐胖腊麵薦菱芡之類各得以時物實之如春薦韭夏薦麥秋冬薦黍稻與夫月令薦鮪薦含桃之類皆非時祭所辦孔疏所謂祭品鮮薄云云殆指庶羞言之與然而礿禘烝嘗之名恐未必定因物之成與不成也

春祭曰礿夏祭曰礿說文玉篇因之說文無禴字玉篇云禴同礿據此則此記春礿之礿當爲祠字傳寫之誤也詩之禴即公羊爾雅之礿古字通用也然夏祭既謂之礿矣而此記又謂之禘何也爾雅禘大祭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祫即禘也故此記下文云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遂又以禘爲夏祭云且祫與礿月人臣用仲月則今以人臣而祭宗廟豈有擅用孟月之理況春秋桓八年以正月烝十四年以八月嘗使周正耶則正月孟月八月仲月一孟一仲使夏正即用正月爲十一月八月爲六月皆非孟月蓋烝爲冬祭即或用周正之春而實即夏正之冬可知矣至於禴用仲月則月令所記或孟或仲或季皆無定時而秋則三時皆禴此考之經文而顯然者乃曰禴用同先儒或以爲三代之祭異名或以爲字之譌

言人人殊蓋諸經所言四時之祭秋冬皆無異辭惟春夏互有不同吾得約言以斷之曰春祭曰禴不得言礿也夏祭言礿亦可言禴亦可言礿亦可言禴也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則不可解耳至於字義祠說文春祭曰祠品物少文詞多也礿夏祭也玉篇亦曰春祭曰祠祠猶食也公羊傳夏祭曰礿也嘗說文曰味之也玉篇亦曰味之與嘗同烝說文火氣上行也玉篇亦曰火氣上行又進也冬祭也而鄭注礿薄也禘次弟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眾也又進也進品物也此王制之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漢文帝

時博士之文也或據先代之名或自爲之名以定爲制固不必求合於諸經亦不必求合於漢末之周禮而多爲考異之辭矣　西河先生謂時祭定月經無明文竊以禮記考之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據此則禘祭之在季月明矣非但禮記爲證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胡傳曰有事言時祭時祭者夏祭之禘也諸侯禘一犆一年礿是年礿祭故於太廟也春秋常事不書此不因有事書因襄仲卒而繹故書之宣公之禘禘於六月與明堂位祭統並同此又季夏禘祭之一大證據若周

嘗定八年十月禘春夏兩烝禘嘗在冬月是皆不可解耳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盧陵馬氏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兼上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

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眾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少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云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新安朱氏云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則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褻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秦溪楊氏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註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於不可强解不必然也

愚按五祀卽月令之戶竈中霤門行也鄭註於

此據祭法釋之非是　虞夏四岳至周增爲五岳爾雅釋山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郭註華華陰山嶽吳嶽岱岱宗泰山恆山北嶽衡山南嶽此漢文帝時之五嶽也郭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上言河西嶽下言嵩高爲中嶽上言江南衡下言霍山爲南嶽彼此不同邢氏疏云按經典羣書言五嶽者皆數嵩高不數嶽而鄭註周禮職方及大司樂則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其正名五嶽必取嵩高爲定陳繹曰爾雅江南衡郭註衡山南嶽又霍山爲南嶽郭註卽天柱山潛水所出兩註互異地理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故曰江南衡若天柱在廬江潛縣則江北矣亦曰南嶽者則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祠於天柱爲南嶽今廬州府霍山縣是也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邢氏疏云案白虎通曰瀆者何謂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之大者稱瀆也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是發源注海者也自漢王莽末濟水入河元時河水入淮則三瀆并爲一瀆以入海矣而猶然稱四瀆也祀典至於今不廢

卽大川山高水長與夫天覆地載無以異也似不必有三公諸侯之歧視今祀典亦無區別

天子諸侯祭因門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疏云天子置郤及諸侯封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
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
祭之　石林葉氏云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
而不可堙然先王興滅繼絕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
其仁也　盧陵胡氏云因國謂所郤封之內因古
先聖哲所居之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
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
之是也　納蘭氏云鄭氏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
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
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

郊此其禮也鄭所引左傳雖孔氏亦謂其與禮稍異
不可爲因國之證

天子犆祫祫嘗祫烝
註云犆猶一也合也　山陰陸氏云此時祭惟春
祫爲犆各於其廟祀之若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
皆升食於祖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新安朱氏云成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
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
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愚按諸侯礿而不禘禘而嘗烝如故也禘則不嘗
烝礿如故也烝則不礿嘗如故也一歲中只
行三祭下於天子也下節不過春明犆祫之義
非四祭全也此亦漢博士自爲之制或因明堂
位言夏礿秋嘗冬烝而無春祠或見春秋中唯
有禘烝嘗三祭故定爲此禮鄭注諸侯歲朝四
時必廢一祭之說本無典據亦不必斤斤求合
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山陰陸氏云天子言犆礿言祫嘗祫諸侯言礿犆
言嘗祫烝祫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礿犆在上亦言
之法諸侯於禘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　烏程韓

氏云以上三節是詳犆祫之制　西河毛氏云禘祫
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歷考經傳似但有禘而未嘗
有祫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並非正祭之名蓋祫
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時祭稱犆但是
虛義並非實名只因吉禘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
是合祭吉禘稱吉祫禘嘗烝稱祫禘祫嘗祫於是
竟增祫祭一名於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天子
有三時之祫諸侯止有嘗烝二祫而禘則犆祫半焉
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犆祭者獨春礿一祭耳
蓋犆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
何等但考古祭禮頻重卽四時恆祭亦必先月而潔

養先旬而齊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視而至於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殽祼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酳酢毋論薦腥薦熟合亨加俎歷有儀節卽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於堂於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諏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繹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謖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況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嫌特牲皆不言牢也　廬陵馬氏云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太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

也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疏云鄭注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又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不用六月也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禮尊物熟則薦而不及犆祫誠以禮必祫祭雖喪祭祇死者而禮

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　盧陵胡氏云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固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月鬻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嚴陵方氏云祭備庶物薦以時物而已備庶物則其禮爲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大夫士而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也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於寢者祭於寢其禮略而易備者也　長樂陳氏云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無常時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

稷此薦新之大略也　烏程韓氏云以上二節詳牲牢祭薦之制　納蘭氏云註謂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疏謂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氣味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也長樂陳氏亦云卵魚豚雁以時之所宜論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則羊宜黍豕宜稷雁宜麥魚宜菰此則黍以豚麥以魚蓋卵之於春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雁之於冬尤多而易得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月令季夏薦稻稻常薦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此三說者皆集說遇時物卽薦之意然嚴陵方氏則取陰陽相配之義謂韭之性温則陽類也故配以卵卵陰物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得勝陰陰不得勝陽而已

愚按古人雖取時物以薦亦不無相配之意二說兼之其義始備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山陰陸氏云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繭栗亦可以著角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楚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

不過把握　京山郝氏云牛角如蠶繭如栗實者犢也角一年可握長不出四指者亦小牛也角盈尺者大牛也牛用小貴其初也故以祭天地

愚按此言天子郊社宗廟賓客享食之牛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註云故謂祭享　疏云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享食賓得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潛江何氏云凡此所以存愛物之仁社奢僭之端　松陵趙氏云珍卽坊記不力珍之

珍不必八珍也

愚按此言諸侯以至庶人祭祀賓客享食之牲

牢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橫渠張氏云不踰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云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　烏程韓氏云以上三節總明祭祀之有制非口腹燕褻所敢僭也　葬有期廟有制祭有等如是而後可以制用本

爲用仂詳其制類及諸侯以下者有國有家無不當量入以爲出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註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異言征亦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不稅所以厚賢也　疏云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林屬於山爲麓麓山足也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　石林葉氏云稅者說取於民征者正取於民合而言之一也對而言之則稅止於布帛粟米而征則兼於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市廛既取其賦故於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田既取其稅故於力役布帛則不征此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圭田無征則士願立於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於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於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於野　廬陵胡氏云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愚按鄭註以夫字作治字解集說音扶從胡氏上或有脫爛也或此句之下更有別事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註云謂治宮室城郭道渠　石林葉氏云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疏云田里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也　長樂陳氏云古者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之林屬於山爲麓麓山足也田里鄉遂宮之所須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古者直賈至此藉也麓也識也時入也圭田也用民力也義也而不稅不征不禁無征不過三

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求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　嚴陵方氏云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請謂求之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力

註云司空掌邦事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　疏云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其地而居處其民於山川高下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築廬宿及市　長樂陳氏云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

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力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　嚴陵方氏云量地遠近將以制邑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興事任力焉　廬陵胡氏云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力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爲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東山郝氏云唐虞之官慎重於司空司空者百揆也故舜禹居之以相堯舜平成而有天下空者四方上下總名洪水昏墊乃命司空有爕理參贊之能而後此職可舉後世水平土平司空廢降始與五官并矣自此至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言聖人治天下因民宜俗設施輔相使各安其所而後政教可施即孟子告梁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之意周禮以司空考五官縱橫名法之家其於聖人典禮未必合然亦非苟且闕略不備之書王制成於漢初周禮未出意緒不相接而世儒欲執王制討周禮謂司空水土職錯入司徒乃考工爲補闕今按王制言居材者變通利民之意與司徒土圭會土均法原不相涉王制言司空典而正周禮言司空詭而奇道不同不相爲謀牽强附合是學禮者之病也

愚按司空執度度地句居民山川沮澤句凡使民三句正申明上文興事任力之義先儒以老者壯者均任其力非也聖王之世豈有老者而使之力役者乎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長樂陳氏云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於地有宜有不宜民材之於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强其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地云云　嚴陵方氏云南多暑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閒者異俗若生於陵

者安於陵長於谷者安於谷齊讀如五齊之齊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皆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　廬陵馬氏云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其俗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　臨川吳氏云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缺教即下章七教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政即下章八政是也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導之以七教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然亦不敢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氣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敢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愚按器械衣服亦因俗有不同各有其制各有所宜長樂陳氏所謂器械異制若粵鎛燕函秦廬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裔佩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疏云五方謂中國四夷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時頭向外而足在內相交故云交趾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北方多鳥故衣羽多羊故衣毛凝寒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各自充足也五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　嚴陵方氏云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欲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

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狄鞮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意言之所在而通之譯釋也猶言膺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膺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於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

嚴陵方氏云量謂量其多少度謂度其長短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於制邑之地

曰量於居民之地曰度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

廬陵馬氏云邑所以容民民所以居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烏程姚氏云參相得註未見分曉竊者參酌而調停之謂地有廣狹高下邑可隨其形勢爲之乃從而調劑分插使內外遠近居民之心無有閒然者是之謂參相得也既參相得便無不耕之土無藉之民食從其節事當其時民咸安其居矣故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而教可興也

松陵趙氏云直到民咸安其居方見相得之妙食節事時無曠無游的光景樂勸尊親民咸安居之得力也到此然後興學不是緩詞言必如此而後學校可興正跌出量度之必不可緩以爲立教根本

興字宜玩

愚按自司空執度至此言司空之職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註云司徒掌邦教　嚴陵方氏云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是爲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耄期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可知矣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

故簡之六禮七教八政解見篇末　長樂陳氏云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細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出於行實原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上之而後崇簡之而後細也　烏程韓氏云姚承菴謂此條概舉八目下文但承說上賢簡不肖而養老恤孤則詳舉於質成之後六禮七教八政僅點綴於篇末道德則從無一語及之何也建學與賢無非脩明禮教齊一政治耳

養老恤孤其節目之大者故縷縷及之總之所謂一道德以同俗故不復贅言也

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在上故云上齒習射習鄉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覩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執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射鄉禮故云如初更不變移之郊又爲之習禮亦鄉大夫臨之又不變移之遂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行禮又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云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教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遂眞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如此　嚴陵方氏云鄉則六鄉之老也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門之外是矣然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以謂之庠也士有曰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升之學曰俊士方其朝於庠故據在學者帥之也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眾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

有司寇大司寇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
不變者以既別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
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
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又有內外之別
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不
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焉或曰屏何也移則遷之使知改
屏則棄之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納蘭氏云
下文有君子耆老庶人耆老則此耆老蓋兼指大夫
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而言非
獨言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

愚按註疏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之至五年七年不變乃屏之遠方分年考校殊屬支吾遠方不過在郊遂之外鄭注謂在九州之外何至與四凶同罪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疏云此論崇德之事司徒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升之司徒先唯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征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選士雖身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云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德俊謂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嚴陵方氏云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也升之學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納蘭氏云集說以不征於鄉不征於司徒二者直承上節則造士與選士俊士何別蓋造士即下樂正所造也所謂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俊選皆造焉者是矣與選士俊士有別未可混而爲一德清胡氏云選士即鄉大夫三年大比所興之賢能也漢書食貨志云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小學謂虞庠也選士移名於司徒身即入郊學孔疏云猶在鄉學非也司徒又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大學曰俊士亦曰造士則造之以詩書禮樂而進退在九年考校之後矣其不升大學者蓋使之觀禮於郊而以德進事舉言揚次第用爲鄉吏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是也賢能之書既獻於王而鄉大夫復以五物詢眾庶何也恐其有遺賢

也古人之於取士愼之至矣士之在鄉學其爲秀者則由序以升諸庠由庠以升之司徒矣其有未及乎此而材質猶可教者則教之以待後舉其不可教者則歸之南晦而士農從此分矣

愚按論秀士不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言司徒亦言之法疏乃以論秀士屬之大司徒非矣

王制第五之四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註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　疏云此明習業之事互言之言其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曰皆以其術相成

長樂陳氏云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　嚴陵方氏云王大子適子也王子庶子也天子之子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亦特大於一國而已至於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樂官屬也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註云出學謂九年大成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樂官屬也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疏云出學謂九年大成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樂官屬也大樂正告於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　延平周氏云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

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學所以明人倫人倫莫先

視學而又不變是眞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烏程韓氏云此國學簡不肖之事　德清胡氏云屏之遠方當如伊尹放太甲於桐晉申父於太原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辨論之後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　嚴陵方氏云前曰造士之秀此曰進士之賢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之賢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國之俊選皆造焉

注云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掌邦政進士可進受爵祿也　疏云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此文承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或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也　廬陵胡氏云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賢者固不告矣後世策士於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之義定其論謂公論皆定於一時無異議物論既定乃試以官古者爲官擇人必合公論　晉江周氏云論字有兩意論進士與論秀士論造士同辨論與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長樂劉氏云爵祿之而升爲大夫矣乃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　嚴陵方氏云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臨川吳氏云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其爵之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馬
疏云國有軍旅以發士卒之名也不貳事故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
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眾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延平周氏云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況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而爲一也　臨川吳氏云此因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　吳江徐氏云自司馬辨論至此言司馬之職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

以執技與仕於家者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　延平周氏云祝作辭以事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加巧於技而已故其賤之也　福寧黃氏云有德則稱藝而爲全材無德則稱技而爲人役　吳江徐氏云此所謂技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而言重言射御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之類凡此皆謂執役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

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齒列也仕於家謂執技爲家臣者先儒以爲仕於家者非技也因不齒而類言之此說非也信如其說則季路冉有將不得與士齒乎謬甚矣凡執技以事上者言執技以事君於內者也其執技以仕於大夫之家者亦然故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此章言待技人之禮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註云司寇掌刑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疏云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

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鄭引三訊見周禮三刺附從輕者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爲而入重罪故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嚴陵方氏云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而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以明罰爲先禮言制刑以郵罰爲主　嚴陵方氏云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

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　疏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註云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論或爲凡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議刑時亦當好生使生殺當中郵罰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　長樂陳氏云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制五刑而曰郵罰麗於事者先王無意於刑人而刑掌貴於從輕故易噬嗑之用獄以明罰爲先禮言制刑以郵罰爲主　嚴陵方氏云五刑即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則無實若是之人則不

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爲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　講義云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松陵趙氏云此節是論天理下節是論人情劈頭提箇天字見得人命至重昭昭者莫可欺也天者理而已矣天理仍在人情之中故下有原親立義之法必字緊貫下句麗於事正所以即天論也

愚按呂刑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蔡註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正慤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於五刑

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贖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於過而寬免之也與此節意同集韻會正韻論龍春切並音倫言有理也論與倫通郵與尤通漢成帝詔以上二節是大司寇之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嚴陵方氏云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權之者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爲常也　長樂陳氏云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辭疑獄與眾共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謂胥占是也眾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　石林葉氏云聰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之在人故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已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可謂盡矣　福寧黃氏云原父子之親如責善見逐孟子不以爲不孝證父攘羊孔子不以爲直是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以爲弒君湯武放伐伊尹遷桐皆不失爲聖人是也　吳江徐氏云事體有似重而實輕者有似輕而實重者而輕重之間有次序焉則必以意而論之人情有似淺而實深者有似深而實淺者而淺深之際有分量焉則必以愼而測之此二者欲使輕重淺深各得其辨故曰以別之也然人有厚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又有畏威而不能達者必致吾惻怛而體之於意言之表此二者欲使奸不能隱憾不見窒而各輸其誠故

曰以盡之也如此而一無可疑刑之可也若爲疑獄則當汎然廣訊於衆人衆人皆疑則當赦而不罪烏程姚氏云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是聽訟最大之案故下一權字意論其輕重愼測其淺深方可以分別罪惡之大小故下一則字然於中猶恐其或枉也必悉聰明致忠愛乃可以得其情故下一盡字有疑則汎與衆共衆疑則直赦之卻何等寬宥有不可赦者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卻何等明愼總之所謂即天論麗於事而我無與焉者也　潛江何氏云必察句舊屬赦上看謂以小大比例成一獄詞而赦之然既曰衆疑赦之又成得甚罪

愚按此節是有司聽訟之事親不止於父子義不止於君臣蓋舉其至重者言之孔疏謂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罪禁而非其本惡原其情立其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之猶未盡經意之精微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二句即今律中應議者犯罪及親屬相爲容隱之類意論以下統言聽訟者當如此而原親立義之人皆曰可疑則直赦之而已廣詢輿論其果衆人皆曰可疑獄在上文權之別之盡之見得來見其可疑其非疑獄而必不可赦者又必察核從前已行之故事或小或大比附之以成其獄明明白白著其所以不赦之故以上之史所謂成獄辭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即今之比例成案是已鄭註已行故事曰比可謂得其意矣疏家不能理會謂雖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夫既赦之有何法之輕重且所謂成於事者所成何事耶總之末句指非疑獄而必不可赦者言先儒之解皆從衆疑赦之一句看出便非經旨此成字即下文成獄之成疑獄者寃獄也無罪者也上文赦從重者本輕罪而誤入於重罪者也故赦其重罪而仍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註云王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又當作宥寬也　嚴陵方氏云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

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猶必以三宥之法原之如不可宥然後制刑也○山陰陸氏云此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矣○松陵趙氏云參聽之皆主覆審說三宥非了套子實實於萬死之中要子以一生之路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倘也倘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疏云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眾

也故書曰刑故無小刑倘也此說刑之不可變刑是刑罰之刑倘是倘體之倘言刑罰之刑加人倘體又曰倘者成也言倘體之倘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曰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恐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長樂陳氏云輕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松陵趙氏云前言赦從重此言輕無赦者前以行法言此以立法言心如何盡卽上文原親立義等其公案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爲至論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疏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邪道爲左　長樂陳氏云析言至左道皆出於在上者之所爲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至卜筮皆出於在下者之所爲故疑眾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之害大於疑眾故先言之　嚴陵方氏云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　廬陵馬氏云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奇技奇器所以惑民心僞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行僞而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猶足以惑動人之善心甚者至於堅辨博澤有以惑眾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　石林葉氏云亂政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僞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而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辨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所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

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武林顧氏云上文是常刑此又在天論之外亂政與疑衆同律蓋小人欲亂王章先鼓衆聽許大奸謀在內少正卯所以誅也千古炯鑒其可宥乎

愚按自司寇正刑明辟至此言司寇之職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衰色亂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衰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註云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粥賣也用器不中度至奸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量多少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關竟上門譏訶察　疏云姦色若紅紫之類正色若玄黃之類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未成器猶得粥於市　長樂陳氏云此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天下之民以有易無莫不萃於市也司其市者執禁令以通其有無而犯國之禁令者不得粥於其市則人人篤於信義而詐僞不生矣物物遂其性命而暴夭不作矣禮制由之以立忠愛由之以成　石林葉氏云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歸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議所以禁其未然　吳氏云司市僞飭之禁在民先

其體者矣粥飲食則朝夕有不贍其口者矣厲禁不
粥正使之皆足於衣食也　武林顧氏云凡執禁與
作刑罰汎汎立法者不同專爲齊衆而執禁反懇赦
過之令不滋之貳乎下文粥於市都只是過　丹陽
湯氏云凡十有四事雖有司市以禁之然不譏其出
入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令司關者執此禁以譏
察有如上文所粥者卽舉其貨罪其人也且兼禁異
服并識異言如此則亂法之民不得出入於吾境凡

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
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註云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
市司市也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受質受平
報也　疏云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
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
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
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
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
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
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卽徑從司會
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

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
廬陵馬氏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
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
宰則齊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蓋非是蓋掌一歲
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故司會以歲之
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而非冢宰之屬以其職無
司冦司市三官統於冢宰故其理也大樂正大
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
大樂正大司冦市三官之成降於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齊戒以受之百官
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成質於三官

然後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公也前大司冦
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百官齊戒以受之至於
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延平周
氏云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先之
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冦民命之所係司市國貨
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休老勞農者萬物歸
根於老然後復生於春帝勞乎坎然後復出乎震故
蜡所以息老物與勞農者庶其有以繼之也成歲事
者成終而成始也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
國用也　烏程姚氏云曰冢宰制國用曰司空度地
居民曰司徒脩六禮曰司冦正刑明辟曰司馬辨論

官材若止五官而大樂正造士太史典禮亦寓其中
且司徒論秀升諸司馬司馬有發徵諸司徒司會之
質成受之冢宰大樂正三官之質成受之大司徒等
百官又各質成於三官達之天子而又各受成於其
下總之冢宰制國用以成始成終焉若一身元氣分
攝於五官流通於百骸而總主於一心無偏而不舉
之處是則所謂王制也從冢宰制國用說至此原歸
到制國用去是為一篇文字　烏程韓氏云受諫受
質無不齊戒明君臣交警如此亦所謂制也此段似
總結制用以下然祇為質成詳其制非為五官終歲
事也

愚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公也前大司冦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者即此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又前天子之三公之田
視公侯亦即此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故大
國三卿亦倣天子之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
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冦之事故魯季
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天子之三
公即諸侯之三卿也先儒不察其故而謂此大
司冦者誤文也又謂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正
見之皆臆說也　此說再核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

註云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疏云此明四代養老不同之事有虞氏以燕禮脫屨升堂崔氏曰燕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曰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飲酒享太牢以禮食之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燕禮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　橫渠張氏云有虞氏言氏者以其身而得天下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與周人言人者殷質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　延平周氏云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爲主饗以禮爲主虞氏以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饗饗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以養陰也周則文極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京山郝氏云老老之禮先王教民以孝悌之道也三老五更不見於詩書行葦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此詩人登歌恆語未可爲養老之徵畿內畿外高年多矣天子諸侯欲人人延之膠庠飲食之日亦不足且老者未必皆賢賢者未必可賓苟惟衰殘癃病是尸是祝而道德不足以爲儀表學問不足以資經濟如近世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

鄉飲酒適足以玷膠庠而已養不過三五人而播棄者偏四境惡在其爲能養說莫善於孟子謂伯夷太公二老歸周文王養之非有祖制饋酳之禮唯制民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故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耳孟子去古未遠養老之說於斯爲正王制作於漢文帝世三老五更禮至東京始行四代帝王所以化民成俗之本殆不在此讀者識其孝弟忠厚之意而可矣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長樂陳氏云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饔掌割亨以至羅氏其羽物物酒正其酒槀人其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

嚴陵方氏云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邵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凡拜必再故以首至其地而備其數蓋

註云粻糧也遊謂出入止觀　疏云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六十轉老故恆宿肉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恆令膳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嚴陵方氏云粻則地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珍用八物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於閣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雖

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已
吳江徐氏云此老者養生之禮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疏云年既衰老預爲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卽位爲棹不待六十也其棹則死後爲之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服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曰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勿爲也

嚴陵方氏云六十以下皆曰制獨九十曰脩者蓋創始之謂制治壞之謂脩　新安朱氏云歲制者歲以展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　山陰陸氏云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吳江徐氏云此老者送死之禮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嚴陵方氏云五十爲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也　延平周氏云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肉

先以衣爲次故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言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愚按此老者衣食之禮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長樂陳氏云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杖於家與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　嚴陵方氏云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不得杖於

鄉杖於鄉者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別也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狩之禮日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爲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從也
愚按此老者用杖之禮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疏云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

也若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也　廬陵胡氏云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也秩常也君曰使人膳則八十每月亦致膳矣　嚴陵方氏云曰有秩曰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　吳江徐氏云此養國老之禮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疏云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唯據庶人之事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爲甸徒是也六十不與服戎如昜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是也　嚴陵方氏云從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猶以未聞大道爲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太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爲法而已

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吳江徐氏云此養庶老之禮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註云爵謂賢者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　嚴陵方氏云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爲喪與曲禮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長樂陳氏云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爲王佐才則非必五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爲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太

王制第五之五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庠在國之西郊

註云學名異者四代相變耳上庠右學大學也下庠左學小學也東序東膠亦大學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嚴陵方氏云國老猶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爲貴故也庶老猶庶子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爲眾

故也以庶老爲眾則知國老之爲寡以國老爲貴則知庶老之爲賤矣然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何也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爲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其說甚通雖然王制言養老之制何獨遺天子之大老耶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米廩謂之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延平周氏云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東序西序以方言之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上庠右學皆西也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尚右貴有爲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

愚按國老養於大學庶老養於小學作王制者之意如此故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陸農師新說謂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爲四代之大小學或在大學或在小學非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其說甚通雖然王制言養老之制何獨遺天子之大老耶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

士養從庶老之法愚以爲國老謂卿大夫士之
致仕者庶老謂庶人在官者與庶人之老者大
學小學且依註疏而四代之學名各異亦漢博
士約略言之不必斤斤求合於諸經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
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
家期不從政
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　山陰陸氏云燕衣燕居之
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
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玄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
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
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
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京山郝氏云祭
祀之冠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冕必言祭者謂
以祭冠爲養老之冠重其禮也
愚按注疏衣皆言其色燕衣黑衣也又引朝服
緇布衣緇則玄故爲玄衣也而冠則曰牟追章
甫委貌也恐皆非也夏人尚質故用燕衣非色
也此節前後皆言養老中間必不插言祭冠故
以祭冠爲養老之冠郝說是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以
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烏程姚氏云
將徙於諸侯是自畿內將徙於外者自諸侯來徙是
自外來徙於畿內者故一則恤其行而寬之三月一
則恤其來而寬之期註二說俱未當經旨　武林顧
氏云根引年來優其致政使得養老而因念及疾喪
與徙皆曲體人情以恤其私分明畫出三王世界
愚按魏書食貨志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民
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又和平二年三月詔
年八十一子不從役卽禮所謂不從政也辛氏
爲是　人莫勞於徙亦莫苦於徙一則恤其將

去一則恤其新來如姚氏解則將字家字俱有
着落集說引據不明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餼
註云餼廩也　疏云孝經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
五十無夫曰寡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與鰥同
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
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也偓然單獨也無父
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
鹿無所依也　嚴陵方氏云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

想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
宜矣
愚按此恤老之政而少而無父者并及之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疏云此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能
聞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
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必特與常餼然既有疾又
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　嚴
陵方氏云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
以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囿刖則跛躄

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
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
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
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
器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烏程韓氏云四民
之窮老居其三少其一耳瘖聾諸疾同於孤獨故只
帶言
愚按註疏百工謂有雜技藝與殘廢者列爲六
項非是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作一句讀言百工
各以其器食之也侏儒扶廬是罷疾之一註云扶持也廬戟柄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長樂陳氏云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阻
危故從中央　嚴陵方氏云既曰中又曰央者何也
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
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武林顧氏云道路二字貫到
不提挈
愚按地道以右爲尊故男子由右此一節爲下
文隨行雁行徒行者起例不主言男女遠別之
道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
班白者不提挈

註云賓敬也皆謂於塗中疏云任謂有擔負者俱
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
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嚴陵方氏云隨行則從其後雁行則差其次不相踰
謂各以其齒爲先後之序孟子言班白不負戴蓋負
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嚴陵方氏云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士謂之君
子則以德稱之此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　山
陰陸氏云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福
寧黃氏云不徒行則尊德之教見於道路矣不徒食
則養老之教見於飲食矣言道路則出而在外皆王
化矣言飲食則入而在內皆王化矣　武林顧氏云
合君子庶人來不重老者得所重所以使之不徒行
不徒食處全從王者教化來
愚按以上二節皆敬恤長老之禮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　長樂陳氏云無田祿
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有田祿者
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也　延平周氏
云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邑足
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愚按集說移此在於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之前
謂爲錯簡多事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
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千
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萬里者爲方千
疏云此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
皇氏云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
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
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云古者步百爲
畝畝三爲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爲
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
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爲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
而已　延平周氏云方里爲井故爲田九百畝井十
爲成故爲田九萬畝成十爲通故爲田九十億畝十
通則百億井矣故爲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
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天子之田千里之文
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註云恆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

山荆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　疏云此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　長樂陳氏云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而遙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李氏云此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金華應氏云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在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唯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褒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云不盡各然地勢不齊未必如是之斬斬也亦言算法云耳

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者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十萬億畝

金華應氏云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　吳江徐氏云方三千里當作方九千里則畝數方與下文合若三分去一其餘五十四萬億畝也若三千里字無悞則八十萬億十萬億字有悞蓋方千里者既爲田九千億畝則方三千里者當爲田八萬一千億畝方百里者三分去一既爲餘田六十億畝則方三千里者當爲餘田五萬四千億畝方百里者三分去一既爲餘田六十億畝則方千里者當爲餘田六萬億畝方百里者三分去一既爲餘田六十億畝則方百里者當爲餘田六百

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爲尺案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又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

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剩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向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向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鄭云古者百畝當今百畝者此也又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總爲百里是古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五里故鄭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長樂陳氏云投壺記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膚寸而合鄭玄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即膚耳然則尺寸之度取諸身也漢律厤志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尺寸之度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

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尺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

論遂不一　嚴陵方氏云考工記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則一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爲步後世以六尺四寸爲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當今適八寸爾司馬法以六尺爲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按禮圖有黍尺有指尺蓋累一黍爲一分按一指爲一寸黍尺則其長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之與指安能無差此古今之尺所以異數　李氏云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京山郝氏云此記分田定畝之法兩舉足爲一步即今五尺爲一弓也古者步大而周尺最小每尺得今尺八寸古者以周八尺爲步是今

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是今五尺一寸二分也古步比今步多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記云百四十六畝有奇誤也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云東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東南爲沃壤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嚴陵方氏云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六十方十里者六十其餘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二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延平周氏云

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疏云此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封方百里者大國三十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

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嚴陵方氏云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云此註名山大澤附庸閒田之文也

此非實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而已下倣此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疏云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十里之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九十六方十里者九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國數少餘地多　嚴陵方氏云此畿內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閒田則以前見之此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晉江張氏汝瑚云漢儒只立下一箇算法非惟當今不可行求之舊時亦難曉楊氏云千七百七十二國以應周家千八百諸侯之數牽合可笑若周制如此分明孟子何不詳言而但舉其略漢儒之謬妄可知

若如其說則武王滅商之後舉天下之諸侯通令截長補短無一國得安其舊者如何只滅國五十諸侯從武王滅商一旦欲改易其疆土此與晁錯削七國無異安能使之帖然聽命讀者當取信于孟子可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疏云自此至不世爵祿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

食九人中士倍下士故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故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倍上士故食七十二人卿四大夫祿則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卿祿則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

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或曰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李氏云此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嚴陵方氏云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註云世子世國豪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疏云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

侯則其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賜爵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蓼莪有�control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公之屬

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宮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加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長樂陳氏云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是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內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祿此註內諸侯之文也　臨川吳氏云未賜爵承上文世國者言之謂諸侯之世子雖得世國然世國之初天子未賜爵則猶未得爲諸侯也諸侯之大夫雖不世爵而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并祿亦不得世矣　烏程韓氏云祿爵之制建侯設官盡之侯之地有加削官之祿不世及然制未嘗不定於一而權未嘗不統於尊王制所以盡善歟以祿爵始以祿爵終要見制用居民等事都是所以制祿爵之故

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長樂陳氏云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政司徒教於下也政人君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教於下也嚴陵方氏云冠者禮之始婚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爲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爲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鄉射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脩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　江陵項氏云歟

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別註不能通
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
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
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辦以居民
者也　李氏云此註司徒脩六禮明七教齊八
政之文也　臨川吳氏云冠昏喪祭家之禮也鄉相
見鄉之禮也七教卽五教也兄弟別出爲長幼朋友
別出爲賓主內則父子兄弟夫婦外則君臣長幼朋
友賓主也
愚按鄭註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
不同也不備不若項氏之說該矣度丈尺也量

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夫度有分
寸尺丈引謂之五度不止丈尺也量有龠合升
斗斛謂之五量不止斗斛也數者一十百千萬
也豈止百十制卽王制之制凡政令所在莫不
有制豈止布帛幅廣狹已哉註蓋略舉之以概
其餘云

月令第六之一

疏云按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案不韋集諸儒所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惟秦有之而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此云爲來歲授朔日卽九月歲終十月授朔時色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則不韋焉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殺害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故也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行之耳　高氏云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鄭康成高誘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太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既爲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爲之殊不知始皇并天下既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更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人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云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自爲今考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者蓋將考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草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氣候使天

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爲常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何者非順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何者非順時之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所以著入六經

垂訓萬世者其在茲乎　鄭氏樵云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由今觀之淮南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同所差不過百字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

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厥家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　晉江張氏汝瑚云月令斷非周公所作謂用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也補葺而訂正之漢儒之力爲多　四明萬氏云周正建子改月改時蔡九峰書傳於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謂殷周俱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詳引秦之建亥而月數不改以爲證胡文定春秋亦曰秦以亥爲正而書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按史紀及通鑑秦政二十六年并天下從水德以十月爲年始是謂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卽位后三十七年當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是秦之改年始而不改時月固也儒者因秦之不改時月遂謂周時亦然則左傳之春正月而日南至僖公五年六月日食而云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公十七年其言豈誣乎世儒疑左僞不可信予就其文以察之縱非邱明蓋亦春秋戰國前人也以周人言周時豈有錯誤而欲以生居千百年後之人與之較爭得失乎然周既改時月而秦實不改史於秦政改年始之前未聞有復夏時事於是周秦終始之際不能使人之不疑乎讀月令而始得其說又按史

記秦政元年呂不韋爲相凡十年而免十年之間政
年尙幼國事皆不韋專之其集諸儒爲春秋實在此
時當時已懸之國門莫能易其一字其十二篇首月
令皆從夏時蓋不韋亦知周時之未善而有得於孔
子夏時之語也不韋既成春秋見周已滅亡遂因以
改正時月時不韋以仲父之尊太后之寵相國之重
唯我主之其誰敢違之特以其時六國尙存未成一
統止行於國中而未及乎天下至政幷天下遂因之
改十月爲年首而時月一如夏時之舊焉又按史記
政五年冬雷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若爾時猶是周
正則冬乃酉戌亥月有雷不足異四月乃卯月寒甚
亦無足怪何以特書之足以知此時之改從夏正也
改時大事而史不言者不韋之意實欲於平一天下
之後藉仲父之尊太后之寵相國之重逞其才智取
其著於春秋者一舉而見之施行而無如子之不知
爲父殘刻鮮終史臣以其事由不韋且尙屬偏方時
事曷敢公之載籍致此事湮沒不傳而萬世之疑遂
由之以起噫而今而後學者聞子此言可以無疑於
秦矣亦可以無疑於周矣　桃源戴氏埴鼠璞云月
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
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
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子謂不
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
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
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
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
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爲先
務大概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
使此書盡出於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
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
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
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
贊桀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
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
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
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唐王氏讜語林云月令今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
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非也蓋出於周
書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呂紀自采於周
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愚按唐王讜語林謂月令出於周書時訓兩篇
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呂紀自采於周書非戴
禮取於呂紀又桃源戴埴鼠璞云月令者周公

增益夏小正呂不韋又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
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紀又有異同此可
爲證之二說者亦未可信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註云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
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
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
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疏云此
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　嚴陵方氏云日月所
會謂之辰每歲十二會日與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
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昏參中旦

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先昏後旦順陰陽之義　東
陽陳氏大猷云二孔王肅皆不知麻家有歲差之法
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麻家自北齊
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以古麻稽之凡八十餘年差一
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
某宿未知中星宜其不合矣　臨川吳氏云月令所
記日躔中星蓋呂不韋時如此前乎此後乎此俱各
不同大概七十餘年差一度以今麻比之月令度數
相去愈遠矣能推歲差法則能知之　漳浦黃氏云
漢初冬至日躔牽牛之首立春在營室二度昏九十
五度參初中旦九十一度尾十三度中今去不用者
以漢章帝元和二年日在斗二十一度距今一千五
百五十四年贏縮遲疾日躔之移在箕三度約平差
六十年合差二十六度又自元和乙酉距漢初三百
二十年平差五度則今麻距漢初通差三十二度不
得以舊麻而蒙新憲明矣學者習於所聞遂以前月
而守後令徒勞俯誦不達仰觀
其日甲乙
註云乙之言軋也春夏生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
出因以爲日名焉　廬陵馬氏云甲丙戊庚壬陽也
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每相爲用者也十日
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爲木王也

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長樂陳
氏云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幹爲
陽支爲陰陽故二五而爲十陰故二六而爲十二雖
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於爲木
爲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爲火爲禮而
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爲土爲信而戊之數
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爲金爲義而庚之數八辛之
數七壬癸同於爲水爲智而壬之數六癸之數五甲
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已爲之
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
而辛爲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

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爲暮夜旦晝之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爲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沿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也

愚按鄭注日之行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四時之間從黃道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識緯之言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五行之官也對曰少皞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之五官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註云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天道從此至鴻雁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大皞卽伏羲氏古木德之君句芒者主木之官左傳昭

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爲句芒言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句芒言其神則太皞亦神也太皞言帝則句芒當爲臣也　石林葉氏云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爲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周以契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

其蟲鱗

註云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盧陵馬氏云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　臨川吳氏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

其音角

註云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疏云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鄭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

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蔟

註云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太蔟之律應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　疏云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管爲呂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也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太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大蔟之鍾是大蔟之律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厤志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太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太蔟之鍾其義非也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妻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姓爲子母又是律呂生子也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鍾生之六四應鍾又下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

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約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厤
志云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大蔟爲人統故數整
餘律則各有分數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鐘爲諸
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
云林鐘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
分寸之數不可定也　新安王氏云蔡云上古聖人
本陰陽則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鑄
金作鐘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效升降之氣而鐘不
可獨用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聲清濁之率法聲
之清濁以率之短長爲制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蔟鐘
聲相應故曰律中大蔟言律出於鐘也置之深室以

葭莩灰實其端月氣生則灰飛而管通古之明鐘律
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爲度度數正則
音亦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升斗之數以爲法律
亦以分寸大小爲法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孔徑三
分圍九分餘皆稍短此所以文載口傳不如耳之明
也如蔡說則鑄金爲鐘名曰律律之聲其清濁與鐘
鑄鐘然後截竹爲管名之曰律律中太蔟鐘以爲樂期其聲之和管兼以
相應故曰律中太蔟鐘以爲樂期其聲之和管兼以
候氣占其氣之和聲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章有十
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論漢制
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論漢制
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
鄭玄釋二禮韋昭註周禮皆言律名大蔟不復以爲

其數八

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唯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也　皇氏云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先儒之義

其味酸其臭羶

註云木之臭味凡酸羶者皆屬焉　疏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　橫渠張氏云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爲世用　廬陵馬氏云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故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

註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祭先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設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疏云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肺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鄭註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雷禮文　山陰陸氏云五祀戶之與門類也而木所以爲戶金所以爲門何也蓋以五行之數言之木奇金耦也以五行之性言之木主斂也奇爲戶耦爲門戶主出門主入而內出者自戶始外入者自門始此木所以不得爲門金所以不得爲戶也　納蘭氏云五時之祭所先不同陸氏以五行生克及所居所屬兼言之支離窒礙蓋以春祭脾爲木克土夏祭肺爲火克金秋祭肝爲金克土則於中央祭心之火生土冬祭腎之水濟水而不當克制有所不通以中央祭心爲居中象君四時何獨不用方位以冬祭腎爲屬水則春夏中央與秋又何以不言所屬反覆推

之未見其可唯註疏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者爲得其義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註云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起蟄魚涉負冰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　疏云蟄蟲得陽氣始震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此對二月故云始振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温煖及正月陽氣既上故魚游水上而近於冰也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厤時改之也考三統厤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

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今厤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　嚴陵方氏云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錢唐高氏士奇天祿識餘云月令七十二候終於冰堅始於凍解皆水也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

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陳留蔡氏邕月令問荅云問春食麥羊夏菽雞秋麻犬冬黍豕之屬則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瑣碎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其說而已

愚按呂氏雖曰候雁北然春自南而至北秋則自北而來南故孟春仲秋皆曰鴻雁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

註云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太廋東堂北偏

疏云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用之屬龍與玉言蒼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言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鸞路因其有鸞故不言青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馬八尺以上爲龍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冠飾卽冕之旒及笄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嚴陵方氏云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明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處其兩旁故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太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太廟也而太廟亦謂之明堂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則聽朔於明堂諸侯則聽朔於太廟而魯之太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卽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鸞路則有聲矣聲者陽也春爲陽之純故乘鸞路必於青臼龍者以少陽之時龍方用事故也四時所建其色有五通謂之五旂者人君以是率眾皆有辨故也君子於玉比德非徒爲飾而已故特言服焉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蓋蒼天之色也青人之色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四時所食不同唯其時物而已春木王之時而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　愚按倉當作蒼古蒼倉通然不應上云蒼龍下云倉玉也鄭注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注周禮夏官羊人又云羊屬南方火也孔疏引尚書五行傳謂羊爲火畜春時尙寒故食火畜以助之方氏以爲時之所生則以麥爲火穀羊爲火畜羊爲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兌三月卦皆取羊爲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兌三月卦皆取羊爲火畜更無疑也　耶則方氏之以羊爲火畜更無疑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註云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疏云此論

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節氣有早晚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放此天以覆蓋生民爲德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二是治朝則是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春陽氣始著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疑

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嚴陵方氏云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爲主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爲主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慈谿黃氏云還反呂氏春秋作還乃本經釋文亦作還乃蓋既還則不必言反也夏秋冬皆作還乃　平湖陸氏云先立春三日孔疏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所謂齊三日也愚按此安知其必是秦法

愚按賈逵馬融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康成則以爲祭蒼帝靈威仰也予謂鄭信緯說固不經而賈馬等以爲祭太皞句芒亦未然經但言迎而不言祭也夏秋冬倣此若必以迎爲祭則中央之不迎者將安所祭耶或曰祭則貫馬之說稍近之　此節先儒或以爲殷禮或以爲周禮皆非也此乃秦漢人所作自爲一家之言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註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　疏云公羊傳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主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　嚴陵方氏云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焉德貴乎宣利故曰布

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
與故曰施慶主禮賜主物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
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此與孟夏皆言慶賜
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
遂行而秋冬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毋
有不當於夏則無不欣悅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
毋有不當然後無不欣悅亦互相備　晉江周氏云
篇中命官處皆記者敘事之義如此不可作命詞看

哀言云天之仁見於春而君之仁遽於下故特命
相德意之蓄於中者賴其布之而仁心以達政令之
須於外者賴其和之而仁政以行宜隆以禮者則慶
以之行而大賚所不靳也宜予以物者則惠以之施

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臨川吳氏云
而博濟所不遺也庶乎在上之德澤下及於兆民矣
然是慶也賜也有所壅滯不可也爾其體君心之至
愛而行之惟速有所偏曲不可也又必體君心之至
公而行之惟當斯則君相各盡其道而仁覆天下矣
　烏程韓氏云慶賜如聘名士禮賢者賑貧窮賜乏
絕之類未行而皆豫命象草木雖未萌而上騰下降
之意已動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
失經紀以初爲常
　註云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烏程邱氏云言天子
命太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卽留止所經歷爲災爲
祥毋令差貸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之謂乎而孔氏
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
穿鑿　嚴陵方氏云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
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
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
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
言之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
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
故謂之辰日月星辰卽堯典所言厤象洪範所言五
紀是矣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太史司

日月所宿所離在何星何辰之第幾度推算不可差
貸毋令失其所躔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
依初始以來算厤之法而不改變也　慈谿黃氏云
貸呂氏春秋作忒本經古註亦云忒　潛江何氏云
守典以下是一氣語俱屬命宿者止於此離者離於
彼統之爲經分之爲紀須知行字中已含有宿離經
紀在宿離經紀雖各有義卻非兩項皆以日月星辰
之度數言
　愚按典載在天文之書法卽推天文之法以初
爲常卽典法之所在也鄭註典六典法八法恐

非是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元辰蓋郊後吉辰也　疏云此論祈穀親耕燕勞之事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於太寢故知燕也　嚴陵方氏云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子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於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

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爲一說此鄭氏之誖論非聖經之本意是以諸儒咸不以爲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議見鄗閣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隋唐仍用其說至於今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必也知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註家誣竄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崑山顧氏云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

介謂神之保佑介助於農事者也尸代神位故楚茨之詩謂尸爲神保楚辭謂巫爲靈保御者則參陪而立措之於此間依神以求福也親自車上載而措之示將親耕也觀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亦又何求則可知非車右也　秦溪楊氏云鄭註所謂夏正之郊祭太微之帝疏云是卽所感之帝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爲信攷之月令周頌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曰祈農事其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鄭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

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元日元辰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

愚按祈穀用辛見於春秋者甚明無可疑者故鄭氏以爲以上辛郊祭天也然不曰辛日而曰之郊或不用辛日而用元日亦未可知此等處闕疑可也　經不曰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則知御非御車之御與下皆御之御同先儒謂參爲參乘保介爲車右御爲御車非是　藉之爲義韋昭云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主其說是矣應劭云藉者帝王典籍之常薛瓚曰藉蹈藉也本以躬耕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蓋藉與籍不同說文藉祭藉也籍簿書也藉田之藉从艸从耒田事既飭先定葦直農乃不惑

元日者何歟蓋春秋戰國之後禮教式微祈穀之郊或不用辛日而用元日亦未可知此等處闕疑可也　經不曰措之於參保介之御之間而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

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似若陽歸於天故也其實天氣反歸於地下鄭註陽氣蒸達亦似陽氣上升者蓋陽氣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

嚴陵方氏云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故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故也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唯其在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草木所以萌動也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疏云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命田畯舍國之東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飭正也田事既正又先定準直農乃不有疑惑　嚴陵方氏云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久則不能無壞故曰脩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高者謂之丘平者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阪水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鱉之類是已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已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有十有二土者以此　廬陵馬氏云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泝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　山陰陸氏云封疆相續人各脩之而後備言皆嫌有不皆言審者於此致詳焉言善有不善者矣若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此善相者也葦直一歲五穀平葦之直收穫在後而先定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愚按鄭註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然攷之說文術邑中道也以故鄭氏據此而曰徑術田間路其訓是矣葦直註謂封疆徑術也不若陸氏之說最有典據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註云樂正樂官之長習舞舞爲仲春將釋采　嚴陵方氏云樂正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爲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耳

愚按註釋采今改爲采說詳仲春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骼埋胔　註云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麛卵爲傷萌幼之類聚眾置城郭爲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爲死氣逆生也　疏云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爲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毋覆巢至毋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

故設戒也掩骼埋胔及禽獸之骨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云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　山陰陸氏云命祀不言命某無所不命也　慈谿黃氏云胎夭之夭呂氏春秋作天註云麛子爲天月令乃作天折之天夫曰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則天亦一物甚明　烏程韓氏云周禮冢人設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民宜無有不葬者矣而乃復有埋胔掩骼之政蓋墓大夫之所掌猶爲鬼之有主者也若乃死於盜死於水死於兵死於無告死於客其展轉溝壑不盡爲冢人之

所收者寔無補於瘞埋之澤哉然則埋之掩之云者非僅以孟春也第方春時和首行仁政舉以概其餘耳如岐周之野間植遺枯西伯見而掩之豈在孟春時哉

愚按孔疏掩骼埋胔鄭司農註兼人物而言之也然必如韓氏之說殆無餘義　又按說文禽獸之首曰骼玉篇胔人子腸也而鄭註則曰骨枯肉腐似未盡其義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註云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疏云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嚴陵方氏云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是道也古今所同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耳　廬陵馬氏云一陰一陽者道也天以道造始萬物得之而居焉者理也理以是作成故謂之理人位天地之間因天道因地理而各立已焉者紀也故謂之紀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敘而不可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癘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註云行夏令已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蕃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囷風爲癘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氣乘之也　疏云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蕃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或先言天者或先言民者或先言地者爲害重者先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無義例也　嚴陵

方氏云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蕃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也

山陰陸氏云總至同時也並興皆生也藜莠蓬蒿秋草也　慈谿黃氏云首種古說穫蔡邕云宿麥高誘月紀註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故曰首種不入此章自鄭氏以來皆以天之時令錯行爲說至晦菴始云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今考高氏呂氏春秋註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天氣不和而國人惶恐也木生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二書亦相爲經緯也　納蘭氏云雪霜雪冬之盛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不必言傷折而後見其陰盛也

氏云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

漳浦黃氏云洪範五紀有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之文蓋謂是也孟春行夏令如藉長增高斷薄刑決小罪之類行秋令如選士厲兵搏執斷刑隄防壅塞之類行冬令如斂積聚脩鍵閉射御角力收水泉池澤賦之類歲月日時各以其類如周訓所稱某日東風解凍風不解凍號令不行之類凡天道人事各有差池日月薄蝕差在晷刻風霆霜雪差在日夕人事之應差在歲月人君以其差有遠近而省有怠忽刻期而應則以爲常經刻期不應則以爲無驗故怠忽日多敬省日少值有變常之候又曰時令使然不知其行事實使之故洪範與月令二書亦相爲經緯也　納蘭氏云霜雪冬之盛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不必言傷折而後見其陰盛也

月令第六之二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註云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　顧氏臨云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伏羲神農之厤不可用於夏商之際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厤不可用於夏商之際新安陳氏云顧氏此條當與訂傳歲差之說參看訂

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厤以與天合哉則執經膠泥求與古合決不可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夾鐘

註云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鐘之律應　疏云爾雅倉庚鳴鷹化爲鳩郭註即鶯黃也又鳴鳩郭注今之布穀也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取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七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　漳浦黃氏云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即夾鐘也自其夾於應林之中謂之夾鐘以義推之太蔟之長婦也太蔟克家夾鐘納婦而天地之家道成矣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註云皆記時候也　疏云爾雅倉庚郭註即鶯黃也又鳴鳩郭注今之布穀也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

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凡言化者易曰乾道變化爲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　嚴陵方氏云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以爲候積六氣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鷹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于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雹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用古文於厥數乃不用三統法曰大夫以下成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註云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山陰陸氏云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太室無左右廂故曰太廟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註云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廬陵馬氏云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殘滅故曰養幼少　嚴陵方氏云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

掌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且社土主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固曰省所以察之也桎梏曰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由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所以消陰事而已　金華應氏云肆縱也肆掠謂肆意以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愚按鄭註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社祭土日用甲爲言不知郊特牲所言者天子之太社也此所言者民之置社也此元日與孟春祈穀之元日同聽民之自擇而已唐李林甫等註月令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用戊者戊屬土至今因之是月也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註云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疏云此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變媒言禖神之也

從行之事天子親祭高禖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非謂高辛爲禖又毛傳云簡狄配之故謂之郊禖後王既以高辛立爲禖則是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鄭志趙商問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後王既以高辛爲禖神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　嚴陵方氏云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入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子之以所求之祥也男子用甲據郊特牲社祭土日用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疏云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也蟄早孟春乃出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晚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

與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也　嚴陵方氏云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所以警衆也鐸必以木舌

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其力而振之也所奮之人亦適人小宰之類與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註云因晝夜等而平所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臨川吳氏云角如角弓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少者有五龠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上曰量下又曰斗而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無爲之用者也

愚按註疏以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爲一句正權概爲一句山陰陸氏讀鈞如四鍼既鈞之鈞集說因之遂指爲四事矣然仲春曰鈞衡石仲秋曰正鈞石鈞字二處俱見是實字恐不宜改讀爲均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註云舍猶止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慈谿黃氏云注家以用木爲闔用竹葦爲扇呂氏

春秋註謂闔扇門也蓋門戶成扇所以闔也極簡明烏程韓氏云闔扇寢廟之闔扇也畢備闔扇畢備也但脩闔扇正戒以毋作大事若以闔扇爲人所居寢廟爲神所居則畢備乃大事矣

愚按鄭註謂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爲治耕者之門戶非是韓說最得記人之意蓋將有事於宗廟也故脩之知者以前不見有祭薦之事後乃薦物頻行故脩之脩之當自門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註云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云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曰竭

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曰澆此小大之辨也毋竭毋漉則主漁者言之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註云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　嚴陵方氏云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春以羔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天子嘗新

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云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註云習樂者習歌與八音之丁也仲丁中旬之丁也　慈谿黃氏云習舞釋菜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呂氏月紀元文作入舞舍采註云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贊神也月令皆用月紀之文而此乃以入爲習采爲菜恐傳寫誤耳

愚按孟春既命樂正入學習舞矣至此乃命樂正入舞釋采焉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視其舞也孟春習舞是月習之此入舞釋采言命樂正率之入舞而釋采以告成功也黃氏據月紀元文而改之極通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註云爲季春將選而合腾之也更猶易也　疏云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太牢祠高禖是也晉江周氏云小祀以事之小言非言神之小也其事既小其神可輕故不用犧牲以傷天地生育之氣然

則以何物而將誠乎蓋一禱祈也而事有輕重稍重者則代犧牲以圭璧稍輕者則代圭璧以皮幣則既不廢鬼神之禮而又得全愛物之仁下二句是足上意　武林顧氏云不用用繫承說更皮幣又一轉語稍重稍輕俱小祀中禮儀微有軒輊

愚按說文祠字註引此經曰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以祀爲祠以更爲及未知孰是　皮幣之說先儒亦未有確解漢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時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數百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

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今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用圭璧更皮幣或亦是漢法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註云大水寒氣酉氣承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也畢又爲邊兵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陰姦眾也國旱煖氣午氣乘之蟲螟暑氣所生酉氣乘之也　疏云大水地災也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也蟲螟爲害地災也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人災　嚴陵方氏云多雨故其國大水水之氣爲寒故寒氣總至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也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風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旦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

爲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註云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姑洗

註云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疏云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二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三寸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漳浦黃氏云姑洗上與黃鐘滌濊下與夷則滙流水德之正藏也從南呂所生而與黃鐘同治又皆八之歸數也故德之孝弟者莫如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註云皆記時候也鴽鵪母鼬蝭謂之虹萍萍也　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

滿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云桐始華漂邕
曰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　廬陵馬氏云田鼠
化爲鴽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薛始生
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云氣以有所
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
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
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註云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註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　疏云
鞠衣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鞠草名花色黃與桑同
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　長樂陳氏云將
耕也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於先
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花以陰
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內外命婦而蠶
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於先帝
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
也

愚按鄭註先帝太皞之屬廬陵胡氏曰於帝言
先明非五帝也而不確有所指竊意祈穀於上
帝者天也薦鞠衣於先帝者祖考也蠶桑后妃
之事言先帝而不言先后者舉尊以該之爾言
念先后昔日親蠶之始故於此時以親蠶之服
薦之不言所祈文畧耳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
實矣凡言薦者皆薦於先人之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
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
註云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
時美物也麥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嚴陵方氏云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
得不防其傾漏覆反必至於五愼之至也禮有告具

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
於天子者以見精粗無所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
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
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魚
之品多矣而必以鮪者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乃爲麥祈實者以孟夏農將登麥故也　松陵趙氏
云乘舟所以親漁薦鮪專爲祈麥不然毋乃輕身而
荒乎乃爲二字猶之薦鮪者乃爲此也王制云夏薦
麥以魚故薦鮪祈麥原是一事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
以內

註云句屈生者也芒而直曰萌　疏云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　嚴陵方氏云是月以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爲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爲盡爾至於是月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斂納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註云振猶救也勉猶勸也　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　長樂陳氏云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故也　嚴陵方氏云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開府庫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士禮賢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

盧陵馬氏云聘禮賢士亦所以出滯淹而助陽宣物也然養士以學馭臣以柄古之道也及夫後世不能一於學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柄矣風乎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註云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嚴陵方氏云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將降則下水自然上騰故命以豫備之術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道達開通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敢顯以爲隱塞言窒虛而爲實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註云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疏云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季春之時不得用耳　嚴陵方氏云餧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山陰陸氏云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愚按京山郝氏謂九門者天子都城九衢闢九門以通往來其說正與陸氏合鄭註天子九門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固非是若臨川吳氏謂南北東西各

三門南三門爲王之正門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耳其講九門者亦非是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註云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

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皆蠶將生之候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

世婦及諸臣之妻　嚴陵方氏云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共給祭服止於郊廟爲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故也　晉江周氏云命野虞四句以后言蠶事既登以下預言蠶事之成以見君后當謹之故　松陵趙氏云蠶事既登以下是后妃勸蠶之詞不然蠶畢獻繭是孟夏事何至而言於此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註云工師司空之屬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淫巧謂僞飾不如法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

疏云五庫者各以類相從金鐵一皮革筋一角齒一羽箭幹一脂膠丹漆一此等之物各有多少之數當審察之　山陰陸氏云量所容也度其所容之多少　嚴陵方氏云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日號則慮其惰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

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註云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　嚴陵方氏云合言備眾樂而合之也天子乃帥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合故也於大合吹不親往視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　廬陵馬氏云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武陵顧氏云孟春習舞仲春習樂至此大合樂聲容皆備樂記

曰君臣同聽莫不和敬者此也

是月也乃命累牛騰馬遊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疏云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遊此牛馬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凡中犧牲之用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寡也　嚴陵方氏云牛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牝於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者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云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眞性也卽若牡連之以羈靮編之以阜棧亦豈可以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註云此難難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屬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嚴陵方氏云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其曰丙丁

畢春氣仲秋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畢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　山陰陸氏云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註云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氣乘之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氣乘之六月宿直鬼爲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曠於熱也沈陰淫雨戊氣乘之九月多陰兵革陰氣盛也　疏云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　嚴陵方氏云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寒氣之所棗也國有大恐寒氣之所制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亢陽而爲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高者尤易被旱也天多沈陰感少陰之氣也陽爲陽陰爲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以金氣動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註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疏云鄭引易證丙丁是蕃明之義　盧陵馬氏云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註云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　疏云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祝融明貌按重爲句芒犁爲祝融融然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所以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也故韋昭注云火當爲北是也

愚按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注疏因之攷之史記楚世家顓頊之後有重黎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此亦屬曲解史記又曰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據此則重黎仍是一人殊不可解且史記言重黎左傳楚語並言犁名雖不同而官名卻合何也總之五帝之世杳渺無徵難以取信大概如此

其蟲羽

註云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盧陵馬氏云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　臨川吳氏云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其音徵

註云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　疏云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也數

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徵清

律中中呂

註云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疏云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爲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分之則一寸分爲一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二併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潭浦黃氏云仲呂以宣中氣亦謂之小呂呂者如人自相語也金生其中物莫之知至南呂而著矣至大呂而大三呂者皆金也六樂皆歌之以應三鐘故謂之呂古之爲律者至仲呂而止矣京房又益以四十八律故六十律而聲音之數備也

其數七

註云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疏見孟春

其味苦其臭焦

註云火之臭味凡苦焦者皆屬焉　廬陵馬氏云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其氣爲焦故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

註云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祭先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而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主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平湖陸氏云論語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想春秋之末迎尸之禮將廢而時人之議論如此雖賈之引此另自有謂而卽此二語亦可見古禮之變革有由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註云皆記時候也　疏云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烏程邱氏云孔

疏螻蟈蝦蟇也明曰非也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鳴者蛙也故周禮以牡鞠瘖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黽猶黽在水者黽黽卽蛙也蟾蜍卽蝦蟆也郭璞曰蝦蟇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也蝦蟇形濶而短色黃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疳蟲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蟇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於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于者是螻蟈也　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明曰王瓜卽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

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　孔疏苦菜似馬蘭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日按夏小正四月王蕭秀月令用小正爲本改王蕭爲苦菜也詩豳風四月秀葽鄭康成疑葽爲王蕭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氣生故苦葽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孔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盧陵馬氏云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　新安朱氏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愚按螻蛄一名螻蟈爾雅翼小蟲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以孟夏鳴其出入與蚓同時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註云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　疏云路與衣言朱騵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騵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亦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鄭註儀禮朱則四入是朱深於赤也　嚴陵方氏云夏爲朱明故乘朱路謂飾之以朱也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其一流焉則爲朱故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故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故也雞司晨而有東方之仁故爲木畜菽具五色止以爲水穀者以黑菽特大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註云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　金華應氏云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而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謂賞不踰時是也　烏程韓氏云於相言無有不當命之之辭於天子言無不欣說記者之辭也

迎春秋則諸侯與迎冬夏不及諸侯者何蓋四炁之所迎者帝也諸侯有土土受制於木而能生金以養其上故天子帥之以迎春秋火則反生於木而能生土以養其上矣冬夏不使與焉殆有深意也夫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疏云不言是月者承上是月立夏之文自此下至必

當其位皆立夏日處分也　山陰陸氏云不言樂正不嫌也即習樂習舞言樂師嫌樂正不與　講義云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習熟也合之者欲禮樂之文而已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註云助長氣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嚴陵方氏云太尉即古司馬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故繼之以行爵出祿也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且天子春始出帑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至此然後行爵出祿固其序也　盧陵胡馬氏云傑者其材優者也俊者其智深者也佐上利下宜爲人臣者賢也苟至於善焉者良也　盧陵胡氏云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者　都昌陳氏云賢則引而升之遂謂使之得行其志舉謂選而用之

愚按禾郡錢氏坫謂鄭註以太尉爲秦官者漢書百官表言太尉秦官班固所據以周官無名尉者秦而不見於周官而晉語公知祈奚之尉者尉之名不見於周官而晉語公知祈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韋昭曰中軍尉也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強也使爲輿尉昭曰上軍尉也

其後祈奚辭於軍尉管子立政憲言曰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其下曰管簫藏於里尉尉之稱不自秦始故秦晉得而稱之帝王世紀曰堯於是乃命舜爲司徒太尉試以五典舉八元八凱四惡除而天下咸服堯乃命舜代己攝政明年舜始受終文祖以太尉行事由此言之周人不以太尉名官而太尉之名肇自唐虞竊意古之有尉是則然矣而帝王世紀之言其不足信者也孔疏舉長大謂用長大之人集說因曰長大以力言豈其然乎胡氏解爲妙

大樹

盧陵馬氏云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也長之者天地也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欲其長則勿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起土功發大眾伐大樹則所以壞墮之也　山陰陸氏云毋伐大樹雖伐小樹可也據此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謂其大者也　講義云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眾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　烏程姚氏云繼長增高所該者廣但毋壞墮則繼增之術也

恐此外不可加添

是月也天子始絺

註云初服暑服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註云縣鄙鄉遂之屬命農勉作急趨於農也　嚴陵方氏云野虞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存內也故曰循民亦農也然民不止於農以民營其事之勞也故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毋休於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強矣故曰勉作也　講義云因其時事而教敕之以爲有秋之望農若失其時而休逸於都市亦何望歲成之有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嚴陵方氏云四時四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故也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既曰驅獸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講義云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迎虎而祭之爲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夏之時苟所不免焉蓋爲

供乾豆賓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註云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也以彘食之散其熱也

毋水潦　嚴陵方氏云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嚴陵方氏云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蕃蕪之時所可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爲夏於麥爲秋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故也　山陰陸氏云薄刑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於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墾蓋非是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蓋亦因時順氣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疏云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之老幼無問貴賤長幼出賦之時齊同如一　盧陵胡氏云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率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

愚按后妃獻繭者后妃自獻其親蠶所收之繭於王也乃收內外命婦稅者王后收內外命婦之繭皆十分中而取其一分謂之繭稅是繭稅非稅也

吳江徐氏謂收內命婦之繭收外命婦之稅非也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孔疏解之甚明以給郊廟之服者言收其繭稅以爲天子郊廟之服卽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黑黃蒼赤莫不質良以給郊廟祭祀之服者此也

鄭氏皇氏謂外命婦就公桑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支離之甚

愈解而愈晦矣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註云酎純酒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疏云酎音近稠稠豐厚故爲醇也詩爲此春酒至此始成左傳朝以飲上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

嚴陵方氏云凡燕樂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註云苦雨五穀不滋申氣乘之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氣乘之蝗蟲暴風寅氣乘之蝗蟲爲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

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　疏云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三句共爲一事蝗蟲爲災也　嚴陵方氏云雨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象秋氣之斂藏也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

愚按初夏陰寒必多雨則大水爲害城郭鮮有不壞者矣秀草未知何草秀草當盛長之時而暴風來至其後鮮有成實者矣皆寅木之氣所淫也　案爾雅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月令第六之三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註云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

註云蕤賓者應鐘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疏云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鐘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

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　長樂陳氏云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龍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以聲招之而有七音之律故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音所以有七也應鐘陰之終蕤賓陰之始則應鐘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鐘蕤賓所以爲變也　漳浦黃氏云蕤賓火德之中氣也火德發於太蔟寢盛矣至蕤賓而禮成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將退始導陰氣繼養物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註云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　嚴陵方氏云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蜋鵙皆陰類故感微陰而生而鳴反舌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

而無聲　山陰陸氏云無聲非不鳴也蹔鳴無聲錢唐陸氏云凡鳥之聲鶯不可以爲燕燕不可以爲鶯鴝不可以爲鵲鵲不可以爲鴉唯百舌之鳥無不可以爲可爲故名之曰反舌反之云者以其弄巧如簧惡之也蓋聲屬於陽仲夏陰生故至無聲猶多言而窮也雖以志仲夏之令而示戒之意寓之矣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註云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

養壯佼

疏云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

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山陰陸氏云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脩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鍾磬祝敔

註云爲將大雩帝習樂也　疏云鞉或爲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簫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竽三十六簧竾以竹爲之長尺四

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簧者竽竾之名氣鼓之而爲聲鍾以銅爲之磬以玉石爲之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

晉江周氏云命樂師謹備雩祀之樂脩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學習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凡十九物皆盛樂也樂備則禮可行矣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註云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他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始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

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註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帝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註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正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邱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於圜邱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帝並行以成大饗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誤此則學禮者不可不辨也　逸齋詩補傳云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噫嘻之詩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稱啟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耳龍見於孟夏雩於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山陽彭氏云未雩而命祀水源雩之漸也既雩而命祀有益於民雩之徧也先王乘時令之宣洩而靡神不舉如此總以爲民祈穀耳祈穀句總承上文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註云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疏云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云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其受全陽之色故進之　常熟錢氏云仲夏正種黍之時胡遽登黍或字之譌

愚按集說移農乃登黍四字於是月也之下今從之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註云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　嚴陵方氏云藍可以染青仲夏方啟灌之時未宜艾故也暴謂暴之於日也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囚何挺亦出也言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

其囚則猶在所繫也然必益其食焉　廬陵馬氏云門閭毋閉利宣也關市毋索不特察以窮民隱也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雲谷張氏云毋燒灰鄭註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呂不韋春秋云仲夏毋燒炭高誘註草木未成不欲天物季秋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木作炭詳二註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爲炭無可疑矣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

愚按艾與詩奄觀銍艾之艾同言芟也割也薀南張萱作疑耀有云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夫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至此予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讀月令毋燒灰鄭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班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其解雖若有據乃不曰棄灰而曰燒灰豈家家日日皆禁火還當依呂氏元本作炭爲近　說文門从二戶象形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此門閭與孟冬戒門閭之門閭同說文挺拔也蓋拔而出之益其食而已仍禁繫之非竟出之也鄭註以寬字作挺字非是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註云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　嚴陵方氏云游牝別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繫騰駒者所以防其相蹄齧也季春游牝於牧至仲夏別其羣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繫騰駒故所宜矣前言馬而此言駒者禁至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性順無事乎禁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

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註云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　疏云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　嚴陵方氏云陽生於子其氣舒故晝刻多而日浸長陰生於午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君子以陰陽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靜故

於此時特戒之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無邪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曰滋主人言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嗜發乎外欲動乎內皆主於心故節嗜欲所以定心氣心定則氣定矣　臨川吳氏云君子謂在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其居處必掩藏其身而不與物接毋躁躁又特指身中之一端蓋躁動尤爲不掩身之甚者也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止之而不御毋令或進也滋味薄之而不求詳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嗜欲其餘嗜欲之小者也節我之嗜欲者所以定我之心氣也百官謂在下者不但在上者當掩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

靜事謂無所作爲也毋刑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爲不靜事之大者也爾雅云晏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　松陵趙氏云齊戒是定心氣之主節嗜欲又爲定心氣要訣定字正與躁字相對心氣不定總從躁字得來　烏程韓氏云兩定字下得妙定則不爭矣　納蘭氏云晏陰有三說註疏晏安也陰稱安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應氏所謂陰德本靜不可有所擾者亦此意王肅及蔡邕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與鄭異矣方氏謂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陽始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成列子所謂順陽之間義同集說以晏陰爲安陰蓋本註疏然不如吳氏柔陰之說爲長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註云又記時候也　嚴陵方氏云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蟬亦陰類感陰氣而始鳴半夏夏半而生故因以爲名木堇別於堇草感微陰而榮故其花朝生暮落　烏程韓氏云仲夏仲冬獨兩紀物候者何一承晏陰之所成以此驗其成一承陰陽之所定以此驗其定

愚按蔡氏毛詩名物解曰蜩蟬五月鳴謂之蜩以其聲調而如緝也七月鳴謂之蟬以其生之寡特形之單微也據此則此月當名爲蜩至孟秋然後謂之蟬故曰寒蟬鳴蔡中郎月令曰鳴則天寒　又按爾雅華荂也華荂華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註云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

榆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註云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子氣乘之盜賊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氣乘之螣蝗之屬言百者明眾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氣乘之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疏云雹凍天災暴兵人災也五穀晚熟天災百螣地災國飢人災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註云皆記時候也　疏云螣蟘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擾搏腐草得

暑濕之氣故爲螢不云化者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　嚴陵方氏云陰包陽故雹凍傷穀道路陽包陰故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飢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眾成疾

愚按後漢魯恭傳曰仲夏行秋令則人傷於疫注大陵之氣爲害也青城合城圖云大陵星主死喪也一名積尸卷舌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註云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林鐘

陰之蟲已居於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蠶猛之鳥已習乎擊迎殺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註云明堂右个南堂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註云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取蓋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材葦蒲葦之屬

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　嚴陵方氏云四者皆水族

故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

其耐久也葦荻之小者可緯以爲薄必擇其材故以

材言之命澤人納之者以生於澤故也　山陰陸氏

云言於此抑殺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鄭氏謂四者

甲類秋乃堅成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

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愚按此數者畢竟非季夏之事故孔疏亦言此

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爲然曰命漁師命澤

人則非必即爲之但預命之以待他時之採取

而已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

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註云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

當出力艾芻養牲以共祠神靈爲民求福也　嚴陵

方氏云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

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烏程韓氏云明合芻之意

如此非即於此時用之也

愚按鄭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嚴陵方氏云

四監者天子之縣內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

百縣縣有四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其說

亦通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註云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疏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赤與青謂之文

赤與白謂之章必以法故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

濕染帛爲宜上言黼黻文章下言黑黃蒼赤互相備

也旌旗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則周禮事名號故

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　山陰

陸氏云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蓋方此時繅事既

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

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

當此節鄭氏謂染人也非是　廬陵馬氏云染物爲

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之者法也昔以

是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

謂之僞　嚴陵方氏云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

殺故言等降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級之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級之度也　石梁王氏云賞呂氏春秋作式給之給當作級　慈谿黃氏云賞呂氏春秋作式晉江周氏云在毋敢作僞分黼黻文章與黑黃蒼赤二段相對正是染采之法下是言所以備用而辨分也末上句兼祭服旂章言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註云土將用事故興土功不可　疏云土雖寄旺四時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鄭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　嚴陵方氏云木之生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巡之斬則絕之伐則傷之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

誘註昔神農能殖嘉穀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此因水潦盛昌而命其巡行堰畝脩治之功　烏程韓氏云從來妨事莫如發令而待此於農事上着箇神字正與待字有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註云土潤溽暑濕易行也　疏云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曰燒薙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曰行水　嚴陵方氏云土爲火所熬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反潟焉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

也糞田疇美土疆言殺草之利也　山陰陸氏云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慈谿黃氏云美土疆呂氏元文作化土疆

愚按說文樹穀曰田疇者耕治之田也杜註並耕曰疇又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疆界也田畴言田之畔土疆言地之界田疇土疆其訓如此鄭註疆梁之地山陰陸氏因云以爲土之不可化者从弓从畺不从土也臨川吳氏吳江徐氏並爲其丈其兩二切以爲難耕而其土磽硗磏磝者是訓爲勉彊之彊尤爲無理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異故曰風寒異乎陰陸氏云鮮落有三解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孔疏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潔而逢秋氣肅殺故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註云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氣乘之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邱隰水潦禾稼不熟地災女災人災也邱隰水潦以金生水故源戌氣乘之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併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合任之類

敗也風寒丑氣乘之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　疏云穀實鮮落地災風欬天災遷徙人災也邱隰水潦禾稼不熟地災女災人災也風寒天災也鷹隼蚤鷙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

嚴陵方氏云鮮落卽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

也多風則人肺受疾而欬春主發散故民多遷徙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邱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邱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異乎陰陸氏云風寒異乎陰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疾鷹之氣故早鷙於夏也四鄙入保見孟夏解蓋春主出秋冬主入故也　山陰陸氏云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　納蘭氏云鮮落有三解釋文鮮音仙又仙典反孔疏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初鮮潔而逢秋氣肅殺故

中央土其日戊己

註云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己之言起也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　疏云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碍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之間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十八日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

東滙陳氏師凱書傳旁通云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

土則寄旺於四季者自立春後木旺七十二日立夏後火旺七十二日立秋後金旺七十二日立冬後水旺七十二日季春辰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夏前季夏未土旺十八日寄在立秋前季秋戌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冬前季冬丑土旺十八日寄在立春前亦共七十二日通爲三百六十日　嚴陵方氏云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間戊己之日各有九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火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　橫渠張氏云木火金水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臨川吳氏云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季夏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皆爲土王用事也

故以其位權置於此金火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臨川吳氏云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季夏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皆爲土王用事也

淳浦黃氏謂季夏火極金德將王故此十八日爲土之正位亦屬曲說嚴陵方氏之言少與子合而云厲於立秋之前言土王用事卽其事也此語亦似有病今厲家悉依吳氏以四時之季各十八日皆云土王用事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註云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黃帝軒轅氏也　烏程邱氏云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旣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前頴達狥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旣司地何不可配土蓋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

愚按月令以五帝配五行爲五人帝又以五行之神皆指一人以實之此神道設教者之所爲至謂重黎兼司火土句龍配於兩祭脩熙相代爲水官誰使之而誰爲之明太祖釐正祀典將一切山川神祇封號盡行革去止稱某神並不用

古來聖帝名臣以指實之可謂得禮之正者矣

其蟲倮

疏云大戴禮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羸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　李陽冰曰蟲者倮毛羽鱗介之總稱族各三百六十倮當作裸說文裸祖也玉篇裸赤體也果與裸同果從衣唯人以衣被體毛羽鱗介則不然也故裸爲人也　廬陵馬氏云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

愚按鄭註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吳江徐氏駁之曰虎豹旣爲毛類而又以爲倮恐未必然旣司地何不可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

其音宮

註云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疏云律厤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新安王氏云宮土也故位居中央爲音之主然予於鄭註有疑焉夫言其音宮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然先儒謂黃鐘之律九寸爲宮其管九寸於絃則九九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之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一下生

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之數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宮商多於徵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爲民如其說則最濁者爲宮最清者爲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爲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則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則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大師掌六禮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之說以分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曰古之神瞽審於聲者以牛鳴窖中爲宮雞登木上爲角羊離羣而爲商負塗之豕駭而爲羽馬鳴於野而爲徵此非可以

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爲主歌人聲也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纖清濁不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以是播於樂器是爲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此予所以不能無疑

律中黃鍾之宮

註云黃鍾之宮最長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疏云十

二律律各爲一調迭相爲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鍾宮最長爲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爲宮黃鍾生林鍾爲徵林鍾生太蔟爲商太蔟生南呂爲羽南呂生姑洗爲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

長樂陳氏云黃鍾之宮爲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莫多於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十一而宮之聲終於濁

十一焉故黃鍾之宮其聲甚濁　嚴陵方氏云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宮爲本以角爲末起於黃鍾而終於仲呂起於黃鍾之宮而終於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夫宮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黃鍾者以爲建子之月故也蓋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爲終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名取義黃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月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特言宮焉　盧陵

胡氏云土之聲氣與黃鐘之宮聲合爾聲合則氣合可知孔氏曰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管卽律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松陵趙氏云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鐘之宮爲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爲木火金水之根本也　漳浦黃氏云是林鐘也而謂中黃鐘之宮何也音中其宮非其律也其律非是而音中之則謂之律中何也五部分律則皆有黃鐘之宮焉或曰是黃鐘之下宮也凡律呂之數皆百有二十黃鐘之陽八十有一則其陰三十有九呂氏曰黃帝截管三寸九分爲黃鐘曰含少之交是也凡制律

之法薄厚異量侈弇異度因而叩之則五音異適非其數齊則其音均也八十一分爲黃鐘之陽三十九分爲黃鐘之陰下比林鐘夫婦之數不相濆也劉安以陽月律左行其陰右轉二律兼布六月遞分夏至之月亦謂音比黃鐘於此不合者此但論音所謂牛鳴窌中者也

其數五

註云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嚴陵方氏云四時皆指其成數獨中央指其生數者蓋五行皆所以生成萬物正以生物爲事者土也則不嫌於不能成矣故特以生數言之　吳氏云中央土以生數言亦猶河圖之數有五而無十取五爲中也

其味甘其臭香

註云土之臭味凡甘香者皆屬焉　廬陵馬氏云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可以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爲香故其氣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爲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爲主則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其祀中霤祭先心

註云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祭先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

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肝肺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疏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但累土爲之謂之複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後世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爲中霤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是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註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又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開牖象霤故設主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註已

備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向也　慈谿黃氏云祀中霤祭先心皆中也

愚按此註疏乃千古不磨之至論雖有游夏不能贊一辭矣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騏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註云太廟太室中央室也稷五穀之長牛土畜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謂中寬象土含物　疏云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

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春有青蒼二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以黃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　嚴陵方氏云食稷與牛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故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取象如此　慈谿黃氏云呂氏春秋閎作揜　臨川吳氏云竊謂太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斧扆冕而時皆南面嚮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北向也　慈谿黃氏云祀中霤祭先心皆中也

愚按此註疏乃千古不磨之至論雖有游夏不能贊一辭矣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騏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註云太廟太室中央室也稷五穀之長牛土畜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謂中寬象土含物　疏云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

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之時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前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思而居之時也按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他文唯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氏禮書曰王太寢一在前小寢四在後太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戾凡居五寢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

歸安鄭元慶述

月令第六之四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註云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月也

其日庚辛

註云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蕭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爲日名　盧陵馬氏云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也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註云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疏云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

蓐而收斂

其蟲毛

註云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盧陵馬氏云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

臨川吳氏云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註云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疏云律厤志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四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也

律中夷則

註云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疏云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一千四百五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

其數九

註云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疏見孟春

其味辛其臭腥

註云金之臭味凡辛腥者皆屬焉　盧陵馬氏云秋

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
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故其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
註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爲陰
中於藏値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
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
他皆如祭竈之禮　疏云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
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陰中五藏肺最在
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
腎之上故云秋爲陰中於藏値肝　山陰陸氏說見
孟春　京山郝氏云祀門陰氣斂自外入也祭先肝

金克木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註云皆記時候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
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　疏云以人
君行戮明鷹之殺　盧陵馬氏云涼風至則天地之
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
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
主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於是可以設爵羅
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山陰陸
氏云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
愚按蟬卽蜩也蔡中郎月令曰鳴則天寒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註云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白馬黑
鬣曰駱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　嚴陵方氏
云戎車則有兵矣兵者陰也秋爲陰之純故乘戎路
西方則純以白以其無餘色故也秋金王之時而食
麻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故也秋食犬是時物之類
以犬金畜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
深則刻故也
愚按鄭註麻實有文理屬金未確姑從方氏之
說釋名廉斂也自檢斂也集說廉稜角也非經
意矣玉篇深邃也集說深有收藏之意此爲得
之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註云軍帥諸將也武人謂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嚴陵方氏云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
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
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前解簡之

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愛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者蓋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本順作巡巡行也凡此皆順肅殺之氣言之非必

詠伐詠伐因事不得已而行豈因時舉行之常典哉

烏程姚氏云不義橫行於天下遠方之民陷水火矣天討所臨正出斯民於衽席之上也是謂順彼遠方註遠方順服似未快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圄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註云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　陸氏云審斷讀絕句決字下屬　嚴陵方氏云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脩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搏所以繫之執所以守之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概此時所尚以順天之義爲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然者天地之

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贏有寬緩之意

愚按傷創折斷不指罪人指被傷者而言其解甚妙舊本審斷決爲一句非也傷者瞻之創者察之折者視之斷者審之以此而決獄訟必然端平而無枉矣上斷字上聲斷絕也下斷字去聲決斷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嚴陵方氏云穀謂稷也疏云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嚴陵方氏云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其爲五穀之長故也蓋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愚按鄭註以穀兼黍稷非是方解爲優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註云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嚴陵方氏云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壅壅塞小故欲完而全壅塞大故欲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障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爲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嚴陵方氏云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爲入而賜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烏程姚氏云秋以刑不以賞故毋以封諸侯立大官秋主斂不主發故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當

作一事看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註云陰氣大勝玄氣乘之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爲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事其國乃旱寅氣乘之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氣乘之瘧疾寒熱所爲也　疏云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民多瘧疾人災也　嚴

陵方氏云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故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王於南方故行冬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瘧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註云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

註云南呂者太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疏云太蔟長八寸三分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註云皆記時候也　嚴陵方氏云盲者閉暗之稱當

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歸以陰中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都昌陳氏云孟春鴻雁來自南而至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

京山郝氏云鄭謂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驗之唯雁爲然玄鳥多藏谿谷中

愚按說文燕玄鳥也作巢避戊己又世說蓐濕爲窠聲多稍小者漢燕紫胸輕小者越燕斑黑聲大者胡燕其作巢喜長蓋燕之類不一據世說有此三種皆二月至八月歸今南方多藏谿谷中者其越燕與記之所謂玄鳥歸者其胡燕與鄭註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二者文異疏云丹鳥以白鳥爲珍羞也山陰陸氏云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竊謂夏小正之文不可從也且非鳥而謂之鳥何哉至江陵項氏謂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鶉鶉鳩雁鷖今人皆至秋食之其說雖佳終不若注疏爲正何者諸月皆言天候不言人事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註云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註云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橫渠張氏云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　嚴陵方氏云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唯於糜粥言行焉　晉江周氏云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於此順時令而養之焉貴者之老授之几杖以安其身賤者之老賜之糜粥飲食以養其體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則通朝祭燕私無不有之者也故曰有常註泥衣裳爲祭服則朝服之九章其無文繡乎通衣服曰朝服燕服及他服則燕服他服可概同於朝服乎是不可以不辨武林顧氏云五箇有字通是自然有的工夫只在具飭及必循其故上　松陵趙氏云以衣裳衣服冠帶分三項而以具飭貫之極有理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註云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疏云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乃重是不當也　嚴陵方氏云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據成數言之斬者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斬殺不當則以枉橈故也不當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之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註云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疏云純

色曰犧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　嚴陵方氏云宰以宰牲爲事者祝以祝神爲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蓋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虨非所謂全也若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之物豢者芻之事芻豢所以皐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瞻視之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

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山陰陸氏云五者備當謂所行所察所量所視視全具贍肥瘠必比類猶言皆中度係上事言之

愚按案芻豢贍肥瘠是一事集說仍註疏之誤分爲二件非是皆中度止頂上大小長短臨川吳氏謂五者皆中度是爲備當誤矣蓋記者明言五者備當不言五者皆中度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註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疏云季春曰國難熊氏曰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武林顧氏云儺小事而貫以天子不欲以過時之陽令秋氣鬱而爲天下病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註云麻始熟也

愚按本草有大麻胡麻二種沈存中筆談曰胡麻即今油麻更無他說古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爲蕡漢使張騫自大宛得油麻種來故名胡麻以別中國大麻也爾雅蕡枲實儀禮苴麻之有子者注有子之麻爲苴蘇恭曰蕡即麻實李時珍曰麻蕡當是麻子連殼者故周禮朝事之籩有蕡實而此又以麻子炊之爲飯食矣而今人罕有食者胡麻即脂麻今訛作芝蘇

遷貢蕡月令食麻麻可食蕡可供稍有分別則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註云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曰窖　疏云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也　山陰陸氏云藏而留穴謂之竇蕡出於一孔窖盡藏之也

嚴陵方氏云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　臨川吳氏云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竇窖修囷倉以藏物也

愚按築建在上之事穿修在下之事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註云始爲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云趣民則急趣之也孟秋言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　臨川吳氏云既言務畜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畜之以備禦冬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註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疏云前年秋穀至夏已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麥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云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之特至也　晉江周氏云上文趣收斂蓋已成者當斂藏之此言勸種麥蓋將來者又預備之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盡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註云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　疏云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內物也戶謂穴也蟄於地下從此月爲始故鄭云動內物也此曰正鈞石角斗甬而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各有義焉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文作齊斗甬　臨川吳氏云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斗甬五量中之二

愚按度有五等分寸尺丈引是也量亦有五等龠合升斗斛是也同之不致有大小之異稱錘衡權稱上曰衡平之不致有輕重之殊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正之不致有多少之別十升曰斗十斗曰斛五量之中斗斛爲大則又必角之而較其同異焉此日夜等分之時須其政令與天下畫一然後可以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然春秋不宜有異乃此曰同度量平權衡而仲春則曰同度量鈞衡石也此曰正鈞石角斗甬而仲春則曰角斗甬正權概也集說並無分曉但曰此與仲春同吾不知何以見爲同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嚴陵方氏云人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曰來集遠鄉邇而在外故曰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　京山郝氏云易關市勿阻難也關貨所入市貨所聚

愚按說文賄財也爾雅釋名同疏云財帛總名周禮天官大宰商賈阜通貨賄注布帛曰賄納貨賄者言與民交易出納非令其納稅也古者關市譏而不征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嚴陵方氏云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則所爲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舉大事不可逆也然順之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因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曰愼舉事如此四時所同然當闔戶之時尤不宜妄舉故於此申戒之

而愼因其類以行之其說極是然其類維何如築城郭建都邑之類在上者之事也穿竇窖脩囷倉之類在下者之事也必順其事者既不先時而有違亦不後時而廢事愼因其類者謂凡關斂藏之類則謹依其事而爲之非此則不敢妄作也無非不逆陰陽之大數而已　疑問謂此四句可概月令一篇非也上二句可概下二句止就仲秋而言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註云秋雨不降卯氣乘之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氣乘之風災數起子氣乘之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早也冬至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疏云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也其國乃旱天災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　嚴陵方氏云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蟄蟲不藏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於太蔟盛於猶賓至無射而究於聖人以其德盛也

復繹思之曰是無射也放其律數則是圖蕃之所終始也五穀復生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非以時動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愆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註云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註云無射者夾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　疏云夾鐘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鐘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鐘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其夾鐘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爲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　淳浦黃氏云白虎通曰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其實無射者火德之大究也火生於太蔟盛於猶賓至無射而究於聖人以其德盛也

復繹思之曰是無射也放其律數則是圖蕃之所終始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註云皆記時候也戮猶殺也　疏云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也此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　嚴陵方氏云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故特言有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　晉江周氏云爵陽類

也而化爲潛交於陰也黃華應秋金正色祁祭獸戮禽亦應肅殺之氣　納蘭氏云夏小正來賓遰也遰者留也鄭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陸氏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釋來賓之義當矣集說見仲秋言鴻雁來而不言賓者季秋獨言來賓遂有先至爲主後至爲賓之說毋乃鑿乎不知孟秋言來鴻雁客止未去如來過去不停也季秋言來賓者言鴻雁方自北而來賓客之旅寓遰留於外也高誘註呂氏春秋則又以賓字屬下雀入大水爲蛤句而曰賓雀與鄭讀異益誤矣

愚按鄭註大水海也孟冬雉入大水淮也疏引晉語以賓之恐未必然大水泛言水耳不專言海與淮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註云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註云內謂收斂入之　疏云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賤尤詳言之　烏程姚氏云收斂非專指財物天地氣藏吾所爲發散便雨不相會凡事務收斂無有宣出則吾所藏與天地之藏雨相會矣會字妙甚　松陵趙氏云此日之藏正爲他日散計也玩無不字見凡事皆然人人盡然方能會得天地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註云祇亦敬也　疏云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祭義天子爲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　嚴陵方氏云仲秋言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歟舉之將以制國用也詩十月穫稻此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　晉江周氏云上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故也　晉江周氏云上節是兼命百官此節是專命冢宰皆是收斂之政農事備收該下二事舉五穀句公田所入也藏帝藉句藉田所入也末句總承　山陰彭氏云務內莫先於斂物而公田爲國用所關藉田爲祀典所係又斂物

之大者安得不戒冢宰使外焉祗謹其事內焉敬一其心必爾爾乎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嚴陵方氏云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工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則休之於季秋宜矣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折幹寒奠體之類是也經之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嚴陵方氏云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人室者冬之事此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註云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　山陰陸氏云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蓋亦習吹

仲秋蓋亦習舞釋采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宜興堵氏云吹竹聲竹主畜聚以聲會天地之藏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盧陵馬氏云自出乎震以至說乎兌上帝成物之功備矣故以其物饗焉豐年所謂秋報也　金華應氏云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爲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爲祈穀於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邱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爲秋冬報也　山陰陸氏云嘗嘗新穀而已犧牲告備於天子則鼎俎告潔粢盛告豐從可知矣　都昌陳氏云饗帝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愚按鄭註以大饗爲遍祭五帝嘗爲嘗羣神嚴陵方氏又以嘗爲宗廟之祭皆非是蓋四時宗廟之祭並不見於月令季秋之嘗孟冬之大飲烝鄭註皆不作宗廟之祭解集說略而不言嘗蓋以新穀薦上帝也所謂報也經曰大饗帝而以四時之祭名之何也猶之孟冬大飲亦可名烝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嚴陵方氏云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合言自內以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然通而言之其義一也輕重之法則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供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爲主非以私之於已也　金華應氏云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以是而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以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政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卽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土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

劉氏云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　臨川吳氏云鄭註以合諸侯制爲句者非

嚴陵方氏云此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爲主季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

愚按合字疑爲令字之訛古者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卽所謂爲來歲受朔日也記言季秋而朱子集註言季冬蓋諸侯地有遠近或以季秋或以季冬或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此說未是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疏云於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時令民習用五種兵器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此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二也矛三也戈四也戟五也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疏云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

車又載旌旒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

嚴陵方氏云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黃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以禦冬寒

愚按仲夏物長之時故戒伐木燒炭此則草木黃落之候乃令伐薪爲炭此亦聖王舉事毋逆大數之一端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疏云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向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塞其穴戶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嚴陵方氏云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　慈谿黃氏云草木黃落與蟄蟲咸俯候也因草木黃落而伐薪爲炭斧斤以時入山林也蟄蟲咸俯而趣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

呂氏春秋咸俯在穴月令誤以穴爲內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註云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嗜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收之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愼於賞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己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嚴陵方氏云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黃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以禦冬寒

愚按仲夏物長之時故戒伐木燒炭此則草木黃落之候乃令伐薪爲炭此亦聖王舉事毋逆大數之一端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疏云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向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塞其穴戶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嚴陵方氏云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　慈谿黃氏云草木黃落與蟄蟲咸俯候也因草木黃落而伐薪爲炭斧斤以時入山林也蟄蟲咸俯而趣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

呂氏春秋咸俯在穴月令誤以穴爲內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註云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嗜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收之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愼於賞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己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註云稻始熟也　嚴陵方氏以犬嘗稻見孟夏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鼃噣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註云國大水未氣乘之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多盜地裂丑氣乘之極陰爲外邊竟之象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氣乘之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疏云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鼃噣人災也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

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爲外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　嚴陵方氏云水源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藏而氣窒則爲鼃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爲噣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盜賊皆至陰之類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坼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也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文作師旅必興

月令第六之五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註云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其日壬癸

廬陵馬氏云壬癸用事於冬爲水王也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註云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疏云昭二十九年左傳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爲玄冥是相代爲水官也

律中應鐘

註云應鐘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鐘之律應　疏云姑洗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

其數六

註云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註云水之臭味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廬陵馬氏云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故其臭朽

其祀行祭先腎

註云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祭先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

數七十二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爲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

律中應鐘

註云應鐘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鐘之律應　疏云姑洗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分在故云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

其數六

註云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註云水之臭味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廬陵馬氏云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故其臭朽

其祀行祭先腎

註云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祭先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

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祭門之禮　嚴陵方氏云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揚雄太玄淮南鴻烈皆以爲夏火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云祭行設主於載上者行之發處也　西河毛氏云五祀之名實見大文者唯有月令雖周禮儀禮及曲禮王制禮運祭法曾子問諸書多五祀名然只是戶竈中霤門行五者無有他也即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五祀然亦只是此五者無有他也唯祭法分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士庶人一祀五等而其疏七祀則於戶竈中霤門行外加司命泰厲於五祀則反取司命國厲而去戶竈三祀則唯厲與門與行二祀唯門行而一祀則反取戶竈曰或戶或竈則自天子諸侯大夫適士所共有者唯門行耳若司命則天子諸侯有之厲則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戶與竈則唯天子與庶人共有而他皆不及此不知何代之制傳此異文而鄭氏不察目爲周制反以月令所見者斷作商制且即以此五等五祀名强注之王制五祀之下而禮法亂矣按五祀二字慿見諸經而五等五祀則並不一見且論語王孫賈曰竈媚於竈此正指諸侯大夫五祀言之而此諸侯大夫反不祀竈禮運曰家主中霤亦爲大夫士五祀言之而此大夫士反無中霤又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者曰恐驚宅神即五祀也夫宅神即五祀之神也向使厲爲五祀之一則儺而驅厲已非禮矣然且曰恐驚宅神豈逐室神又恐驚宅神耶況周禮以攩燎祠司中司命與左傳祭厲皆非五祀吾得從而斷之曰月令五祀是周制祭法五祀是前代之制非有差也若左傳家語又以重該脩熙黎句龍爲五官此即五祀之人官一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人官之配五帝者此正五祀之配與他注之以五方五帝爲五祀并以禘祫嘗大祫爲五祀者又復不同至於白虎通又以井易行則漢晉後儒凡劉昭范

曄輩作史書者皆遵之然故是後世典禮無關考據觀其後隋末唐初仍改作行而開元以後又改作井其不足憑準概可知也

愚按改行爲井以冬令水所用事固有理然古人祀行蓋有深意天子巡狩諸侯朝聘以及士庶人載贄出疆車牛服賈無不有事於行者山川險阻跋涉艱難行道之神安可以不祀而祀之必以冬者冬爲一歲之終祀以報之亦所以祈之也猶之是月天子祈來年於天宗也方氏陽來陰往之說於孟冬爲宜仲季何爲哉姑存之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註云皆記時候也大始曰蜃　嚴陵方氏云冰卽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熙也孟冬者重陰之始故水始冰地始凍　廬陵馬氏云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都昌陳氏云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錢唐陸氏云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蓋季秋而陽已衰孟冬而陽益衰故飛者爲潛有情而化無情也然雀羽蟲也化而爲蛤則爲介矣雉華蟲也化而爲蜃蜃龍之屬吐氣能作樓臺蓋飛而潛潛者又能飛此造物之變化神奇卽蟄而藏藏而復蟄之機在是也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註云玄堂左个太寢北堂西偏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　疏云玄旂黑衣玄玉者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衣用深色玉從自然之色春夏冬同用淺色也　嚴陵方氏云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孁之將以占審焉太史曰官也陰陽之理係焉以龜筮之事命之宜矣　山陰陸氏云此與上春孁龜不同彼孁而藏之此孁而用之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廬陵馬氏云曲禮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之　都昌陳氏云治獄宣無阿黨必是正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補足焉冬水王之

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烏程
姚氏云治獄末也治獄之人則正本清源之道也
不獨察曰是察唯是可正不是非是莫能察也此用
字之妙處　京山郝氏云此篇於刑獄三致意焉蓋
人用法慘酷宜無及此故是書非呂氏獨創多先王
之彝訓而不韋之徒加補葺耳
是月也天子始裘
註云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盧陵馬氏云隕霜
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
至是天子始裘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註云使有司助閉藏之氣　疏云從五月地氣上騰
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氣在上陽
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
下連於地故云下降此以氣言之若以易爻象言之
則七月之陽在上爲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爲地氣下
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嚴陵方氏云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以各正其位故天
地不通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爲冬孰
爲此哉亦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　盧陵馬氏云
夫閉則弗閟塞則不通謂之窮可也然通之理未嘗
忘焉故寒暑往來相推而未始有窮也則所謂天地

之管籥則管之所約以合而能通故若塤篪之篇管
取其形篇取其義　山陰陸氏云坏城郭而門閭不
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
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亦無益
也　潛江何氏云合官民內外而一以斂藏爲事皆
應天地閉藏之時而思患預防也
愚按此所謂門閭與下文祠於公社及門閭與
審門閭塗門閭文同而義別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註云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　嚴陵方氏云喪

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在上裳在下服有輕重布有精粗不可不辨也邱以其有向背壠以其有起伏大小高卑則冢人所謂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是也厚薄之度言其禮貨賤之等級言其人　盧陵馬氏云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之終時而節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奠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將不安於性命之情故先王則以厚薄之度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

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納蘭氏云塋呂覽作營故釋文音營非塋域之塋也方氏謂丘壠皆以土塋之故言塋亦近於鑿不如呂覽作營之爲得也集說以塋字作塋域而與丘壠並列爲三非是

愚按衣服亦不止生者之衰裳而已即死者襲斂所用之衣裳亦宜辨之飭喪紀一句是總冒辨衣裳三句是喪紀之最大者末二句言禮有厚薄之度因人有貴賤之等級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一句恐非是必功致爲上物當讀斷下文功有不當即不得爲之上物矣

註云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疏云每物之上刻勒工匠之名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詐僞之情　嚴陵方氏云功即工之所成者效呈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言陳祭器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爲主因其陳而案之以度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程案則據此以驗彼也案以度則制之長短無不中度案以程則功之多少無不中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見季春解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至情者非情實之

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盧陵馬氏云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禁也於季春曰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孟冬又戒焉方是時也工師效功因其成而又以戒之也

愚按先儒讀必功致爲上一句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一句恐非是必功致爲上物當讀斷下文功有不當即不得爲之上物矣

註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

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
鄉飲酒禮代之　山陰陸氏云烝進衆物也冬祭曰
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與羣臣飲酒於大學進衆物焉
亦謂之烝　嘉定陸氏云孟夏飲酎則序爵於朝蓋
已月乾卦用事故法天道迨暇飲酎所以示羣臣之
等尊尊而卑卑孟冬飲烝則序齒於學蓋亥月坤卦
用事故效地德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
體之義長長而幼幼　納蘭氏云天子諸侯四時之
祭但燕同姓未有燕羣臣之禮集說云因烝祭而與
羣臣大爲燕飲恐非是不若鄭註之詳核也
愚按鄭註烝謂有牲體爲俎孔疏烝升也升此

牲體於俎之上引國語房烝爲証雖有典然不
若陸農師之說爲長至集說以爲四時之祭則
斷斷不然者果是時祭未有季秋方嘗而孟冬
即烝恐未合疏數之節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註云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
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
酒正齒位是也　疏云割牲以祠公社非但祭社又
祭門閭故云及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
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蔡邕曰夏

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曰虞不臘
矣是周亦有臘也　山陰陸氏云禮王所自爲立社
爲公社　嚴陵方氏云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
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既曰休又曰息者休大而
息小休久而息暫事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
合而言之一也
愚按鄭註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孔疏謂蜡祭唯
公社不祭地祭天宗不祭天其說當矣但以天
宗爲日月星者不敢悖康成而又引賈逵蔡邕
之說以證之耳竊意天宗即六宗也祭法所謂
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是已說詳

彼註凡郊天則以天爲主而六宗之神皆從祀
焉祈年之祀則以六宗爲主而昊天上帝則不
及焉六宗之祭於壇坎也則此祈年之祭亦於
壇坎也六宗之祭埋少牢也則此祈年之祭亦
用少牢也與郊祭之用牲犢者有別焉　祭法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即地也王自爲立社曰
王社即公社也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又祭義天子爲藉千畝公田藉田皆天
子之所有也皆公田也立社以祈之謂之公社
也亦宜金華應氏不達其義乃曰言公社以別
私王與諸侯爲羣姓立者公也自爲立者私也

而以王社爲公社錯矣　此門閭與下文審門閭塗門閭之門閭並同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註云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　嚴陵方氏云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盧陵馬氏云順陰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陰也極矣講武以厲威習射御以考其藝用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講義云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講肄武事之時也習射御角力亦武之事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

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註云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嚴陵方氏云水虞卽周官之澤虞也漁師卽周官之獻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各以其職故也眾言其同庶言其廣兆則言其數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眾庶則不止於民矣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亦然　盧陵馬氏云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於萬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註云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氣乘之暴風不寒蟄蟲出巳氣乘之立夏巽用事巽爲風雪霜不時申氣乘之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尙微申宿直參伐參爲兵　疏云地氣上泄地災民多流亡人災也暴風不寒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兵起地削人災也　嚴陵方氏云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固四時所常有而暴則陽之所作若孟

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擊斂之所致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註云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黃鐘

註云黃鐘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鐘之律應　漳浦黃氏云黃鐘律九寸其數八十一凡律皆

十有二寸黃鐘之陽八十一其陰三十有九積一百二十以九分之爲十有三寸三分天地之方圓日月之弧矢薄食之交限皆十有三寸三分實測表晷以爲陰陽之端始也應鐘三寸七分三釐三毫全於黃鐘則十有三寸七分三釐三毫而萬物交終故謂之應鐘應鐘與黃鐘交於子亥之間而水木始生爲數一百二十三六分而贏猶賓仲呂交於午巳之間而金水始革爲數一百一十六八分而絀贏絀出於律而進退應於度以命日度以命星此兩者五行所分應二儀所合德也聖人觀於二五之德參兩之數制爲三鐘三呂以遞金木又爲黃鐘猶賓以衷水火

而陰陽剛柔人鬼之情狀備悉於此矣黃鐘之實凡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因而三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歸而兩之二十六萬五千七百二十半舉其差積而古今歷數萬物贏縮可得而言也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註云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嚴陵方氏云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而土相坼夜鳴之鳥陰類也鳴而求旦求陽也故感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羣其器閎以奄

註云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

飭死事

疏云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 京山郝氏云死事死喪之事前月申其紀此則治其事 納蘭氏云呂覽及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並無之而朱子亦以三字爲衍文也

愚按死事屬死喪之事郝說美矣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皆預爲死者之事至此月當飭而治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嚴陵方氏云自作土事至起大眾皆非農事所宜故戒之所以固而閉也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丑陰猶執而紐之況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所以發天地之房也 盧陵馬氏云房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臨川吳氏云水在下而濕潤及上謂之沮泄水在內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如水之沮泄故曰沮泄 烏程姚

氏云注訓暢爲充集說以此月萬物充實於內且謂陽久屈而後伸愚皆以爲未然季冬之月不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乎此命之曰暢月卽命之曰逆之文法也蓋此月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其氣尙微惟是安靜以固養斯可爲他日發生之本故易於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蓋教之固而閉也毋發天地之房也如反是而泄泄則蟄死民疫而死喪隨之矣命之曰暢月謂其反閉而爲暢失時令之特甚也註所云未敢謂是　烏程韓氏云閉天道也固人事也以固而閉盡人以合天也　納蘭氏云泄泄二字皆從水集說以因破壞而宣洩解之似是而非

愚按鄭註而猶汝也集說而猶其也編意皆非而字轉語言須以堅固之心而謹閉之以固而閉此句最重是正面地氣泄泄二句是反面不固而閉則蟄死人喪無所不至矣疾疫則死亡隨其後皆指民言之皇氏謂喪爲逃亡孔疏謂國有大喪皆非土事土木之事發開也蓋蓋藏也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房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非勞農休息之意集說以仲冬教大閱駁之殊不知彼以訓兵此以教民各有義焉不可類而同也至呂覽以泄爲且則上下文義不相接續不可從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註云重閉內外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嚴陵方氏云宮中之令國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於門閭曰審於房室曰謹互言之爾必重閉則所以審而謹之也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減之也此所謂省察之也蓋婦以治絲枲爲事巧過則淫淫則僞飾生焉故命禁之貴近毋有不禁則疏遠者從可知矣凡此皆宮中之令也　盧陵馬氏云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納蘭氏云鄭註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閽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大臣無復知矣是以貴戚擅權近習干政深根固蔕牢不可拔月令此條猶有長誤矣

愚按蔡邕月令問答據宮中之門曰閨閤里門也而以閨當作閨竊意上文大劃於公社及門閭亦係天子自爲之事豈兩處皆傳寫誤耶三輔黃圖云永巷宮中之長巷又增韻宮中長廡相通曰永巷里有門巷獨無門耶門閭是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註云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必齊謂熟成也湛清也物猶事也　疏云是月也熾炊也火齊生熟之調也物猶事也　金華應氏云夏祈川百源火勝水弱遵其流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大川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渟蓄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

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必生熟得中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差貸使酒誤其善惡也古者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謂春成也非春始釀　盧陵馬氏云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文貸亦作忒

愚按麴蘗舊註無解商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蘗是釀酒必須麴蘗爲之媒故字書曰麴猶媒也蘗米牙牙與芽同東方朔傳朱草萌芽言米得麴而萌牙也今人以麥作麴臨釀先以米和麴數日米爛遂成麴蘗俗謂之酵頭也湛淘米熾蒸飯秫稻必齊麴蘗必時猶未釀也湛熾以下方是釀酒法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廬陵馬氏云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致福

講義：四海者眾水之聚大川江淮河濟之類江之源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之源自桐柏濟之源自沇水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水之無窮者也　金華應氏云夏祈川百源火勝水弱遵其流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大川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渟蓄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註云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　嚴陵方氏云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是月猶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游惰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詰焉亦宜矣　山陰陸氏云異言馬牛貴於畜獸言馬在上亦以此

愚按此法雖以警惰農然不可行於三代盛王之後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註云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嚴陵方氏云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爲而乃侵彼之分以廣此奪人所有以子己則是强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爲過哉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文有能取疏食註云草食曰疏此言山林藪澤之物也月令乃以疏爲蔬夫蔬者植之畦圃豈取之山林藪澤此訛也　烏程姚氏云取之不詰教民之急爲藏罪之不赦教民之善爲取

愚按野虞主山林藪澤者疏食禽獸皆在山林藪澤之中有能取之田獵之者非但不禁之而且教導之公利於民也侵奪必罪罪且不赦惡其有爭利之心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宣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嚴陵方氏云陰陽爭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遇故爭也諸生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焉故謂之蕩身欲宣者所以掩身欲其宣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嗜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有加而無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

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云山陰陸氏云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分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新安王氏云十一月一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欲反爲陰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坤下震五陰在外一陽在內在內者爲主在外者從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君子知陰陽爭則草木之歸根者昆蟲之蟄藏者且將搖蕩蓋枯者欲萌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況於身心豈得不靜以處之齊戒以靜其心掩藏以靜其身外去聲色內去

嗜欲以安形性則身靜心亦靜矣貴靜者陰陽方爭當靜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靜在一己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以遂萬物之情　松陵趙氏云事謂凡事不指刑言陰體靜靜主成物恐盛陽以躁動而傷故須靜以定之陽體動動主施生恐微陽又以躁動而洩故欲靜以待之字極斟酌可味夏言安心冬言安性性比心又進一層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註云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　疏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

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角解從陽退之象說者多家皆
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
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隆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
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嚴陵方氏云芸
荔並香草挺言氣之直達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
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　吳江徐氏云水
者天一之陽所生仲秋陽氣衰則水始涸至此一陽
生故水泉動而向之枯涸者漸滋發也今麻無芸始
生一句　錢唐高氏士奇云鄭註荔挺馬薤也說文
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曰荔以挺出
然則鄭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太原閻氏云

大曰鴻小曰雁出毛傳說文因而例之曰大曰麋小
曰鹿註云麋鹿之大者似不可說文麋鹿之屬耳其
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至哀十四年逢澤
有介麋焉麋一本作麋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
謂麋大於鹿此亦訓詁之未精者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註云此其堅成之極時
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於此故伐之取之木大故
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嚴陵方氏云萬物之材陰
納蘭氏云竹箭竹之可以爲
箭者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是也禹貢荆州
篠簜孔安國云篠竹箭簜大竹則竹箭一物矣杜陵
自秦入蜀詩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
五歲供梁齊即取竹箭之謂也集說以竹與箭分大
小非是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註云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
以罷去之　嚴陵方氏云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
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
特虛器爾夫陽爲實陰爲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
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囿圃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註云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云塗謂塗之以土築則
不止於繕矣故孟秋止言繕囿圃而已　臨川吳氏
云塗闕廷門閭先儒解之不確闕者象魏闕也
見禮運遊於觀註廷朝廷也門閭與上文審門
閭不同而與仲夏之門閭毋閉孟冬之戒門閭
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

愚按闕廷門閭先儒解之不確闕者象魏闕也
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
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註云國旱午氣乘之氛霧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氣乘之酉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雨雪雜下也兵亦金之氣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氣乘之水泉咸竭大火爲旱也疥癘之病字甲之象　疏云國旱霧雷皆天災也雨汁瓜瓠不成地災國有大兵人災也蝗蟲爲敗水泉咸竭地災民多疥癘人災也　嚴陵方氏云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也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爲金氣所傷也國有大兵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之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之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亦癟則虛陽作之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註云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廬陵馬氏云雉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　慈谿黃氏云此月方鄉北後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大呂

註云大呂者黃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仲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疏云焚寶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分益一之所生也黃鍾之陰故復益之則焚寶則不可以損矣五十有七去其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漳浦黃氏云大呂焚寶十九則入於黃鍾之陰故復益之則焚寶爲主也焚寶疑不可爲主者以其方盛若不自爲客自黃鍾視之則猶然客也故謂之焚寶焚寶以客代主之令反損爲益是以子得其家婦得其室律呂主娶得不絕也易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大呂受益者也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雁北鄉鵠始巢雉雊雞乳

註云皆記時候也　嚴陵方氏云雁北鄉順陽而復也黑白錯者鵠也鵠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　山陰陸氏云夏小正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廬陵馬氏云雉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　慈谿黃氏云此月方鄉北後月建寅之候雁北則歸矣孔氏謂此據早者恐非也

雉雊雞乳呂氏作乳雉雊

愚按說文雊雌雄鳴也詩有鷕雉鳴是也有感陽求偶之意鄭註但言雉鳴不得其義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龜其器閎以奄

註云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愚按自孟春青陽左个至此自古相傳且依鄭

註莫可得其意義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註云此難難陰氣也　疏云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長樂陳氏云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序如此以其

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爲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嚴陵方氏云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氣未有盛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送之者正氣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以其互相備也

征鳥厲疾

疏云征鳥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厲疾　山陰陸氏云爲其將復爲鳩也於是厲疾蓋物不極不反　都昌陳氏云以其善擊故曰征

愚按此又紀物候也孔氏謂亦命有司恐非是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註云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嚴陵方氏云終功之時故徧報之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丈作天地之神祇

愚按此方言及帝之大臣則知四時迎氣不祭也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之外凡應祀者多矣亦不言山也且大川名源之外凡應祀者多矣亦不言也至此乃舉山川之祀孟冬祈來年於天宗而不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也至此則又及之靡神不舉矣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註云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　金華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愚按月令無宗廟四時之祭仲春薦冰季春薦鮪孟夏薦麥仲夏薦黍孟秋薦穀仲秋薦麻季秋薦稻與此薦魚凡八薦與季春之薦鞠衣孟冬之臘先祖皆有事於宗廟而皆非正祭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疏云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　陵方氏云冰以陽照而柔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源澤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洩則氣戾不和爲愆陽爲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爲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註云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銍鎒之屬

疏云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耜金鐵爲之故曰耒之金銍今之鋤類孟子曰雖有鎡錤云之屬以田器非一也　嚴陵方氏云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隣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以是而已曰脩曰具互相備也　新定顧氏云古未有牛耕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　慈谿黃氏云呂氏元文作冰已入五種五穀之種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盧陵馬氏云匏竹利制陰物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而大合吹於是龍爲則陽事始也　新安王氏云聲陽也夫子贊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陽動有聲在天爲雷在人爲樂今冬且盡春將至古麻以驚蟄爲正月節謂雷將動故於是月送陰迎陽土牛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而罷可以知其無燕矣

山陰陸氏云此大合吹卽季春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舉則言樂吹非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言之異爾

愚按註疏謂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恐不其然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註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　疏云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　嚴陵方氏云秩薪柴與季夏秩芻同義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講義云周官有燔柴槱燎之祭於是命四監收以秩次敘之以共柴爲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

註云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疏云去年季冬日次於元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故云日窮於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元枵自此月與日相會於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於元枵故云月窮於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於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於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惟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嚴陵方氏云陽大而爲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系故以紀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往來不窮謂之通可也此乃曰窮者蓋以人言之日有時而窮於次月有時而窮於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祇所以爲通歟　山陰陸氏云歷以紀之紀歷也窮於次言象窮於紀言歷變窮言回回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一周天數將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註云而猶汝也　疏云言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民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役使也此是制禮者總爲約戒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嚴陵方氏云歲者數之

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歲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因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民　山陰陸氏云終言幾無終之辭也始言且無始之辭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嚴陵方氏云事有在今歲爲宜來歲則否者國之有典時之有令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隨時而已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爲也故以共言之

臨川吳氏云國典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論猶云集議國典其國之大小也

愚按諸侯之列止異姓五等之諸侯也於下文有同姓之邦見之次者次第而書之賦之犧牲也皇天者賦貢賦也謂五等諸侯所賦之犧牲也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卽天子郊社之禮孔氏謂諸侯兼同異姓而又分皇天爲天皇大帝上帝爲靈威仰五帝皆惑於緯書之說非是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註云此所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疏云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太牢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愚按異姓諸侯共天地之犧牲同姓諸侯共寢

廟之芻豢可見月令原未嘗廢宗廟之祭但言月薦而不言時祭者文畧耳同姓之邦不命太史而自命之者親之也然亦當次其爵列不言之者亦文畧耳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註云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　疏云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邑者小宰又列次采地大小至於庶民受田準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嚴陵方氏云太史以建六典爲事宰以共力爲事諸侯之賦命之太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輕重之別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宸廟山林名川之祀

註云此賦要由民出　臨川吳氏云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之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之民力故言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宸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註云白露蚤降介蟲爲妖戕氣乘之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固疾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氣乘之季夏大雨時行　疏云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爲妖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冰凍消釋地災也　嚴陵方氏云冬之序爲後於秋而言蚤者

以建子爲正言之則冬爲先故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爲金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名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爛之也　新定顧氏云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巡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頓一巡如春行慶賞刑於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如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論之又須說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

烈方敬也月令之說但是順天加重其事非是尋常
俱不理會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
誠有拘處子厚之辨又失之太放

曾子問第七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以曾子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金華應氏云曾子以篤慤醖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攷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

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曲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罔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慈谿黃氏云此篇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疏云此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於西階南者近殯位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經云大祝裨冕則於時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可知大祝將告神故執束帛命毋哭祝命之也將告宜清靜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士喪禮每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哭位卽行朝奠故經云遂朝奠也幣是小宰所主升

舉幣舉而藏諸兩階之間　嚴陵方氏云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裨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哉　西河毛氏云或問攝主予應之曰太宰攝君卽以此主喪無二攝亦無二主也但此云攝主則專以喪主言而攝政攝位皆在其中觀後經又云眾主人則唯喪有喪主有眾主眾可主喪眾不可主國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此堂字原宜注明而注

疏失之耳堂有二義一是堂室之堂古寢廟之制室在棟後堂與序皆在棟楹之間而自楹以前並謂之階故檀弓謂夏周殯階殷殯兩楹正以階與楹並相值也今殯在西階則殯且不能上堂何況告殯此非其義也一是堂壁之堂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楹楹自階級之上並謂之堂故明堂九室總稱堂壁爾雅曰堂塗壁也而階級多寡亦即以堂之高卑爲準如白虎通曰天子之堂九尺則階是九級以一尺爲一級也且亦名九等以一級爲一等也降而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堂階皆然故此云升階盡等即可升堂則正是堂壁之堂非堂室之堂而注疏不及總是闕也

祝聲三鄭注聲噫歎聲神也孔疏謂噫歎聲歎者享也此誤也據儀禮注噫歎皆作噫與是噫歎二字連見歎即與也噫歎即聲也疏云不知何聲終是疏失按噫即楚詞之欸發聲之字若欲舉似其聲大抵如咳聲作唉噦二字以噫與唉與噦皆聲轉字也　或問哭有時亦且有位今行朝奠禮則哭位宜在殯東乃攝主卿大夫總立階南而鄭氏云反朝夕哭位將復上階謂殯東耶抑即在殯東就外位耶曰朝夕哭位在前儒亦周章不明若條理之大抵主人先就外位立門外東方拜司奠者此是一節然後入門就內位立堂下直東序西面俟奠者入此又一節至於奠時則奠者入室主人雖不隨入然必位近殯東不降立堂下俟奠者出而哭踊拜送此又是一節則即此一位原有三節並非反位二字得以盡之注疏闕也　又問此告子哭而不踊至後兒子則踊之者三一過輕一過重何也曰此不踊非輕也以告子兼告事哭而不踊謂夫吉凶當兼行也此爲告者言也踊又踊非重也孝子而見殯痛也宜踊也以孝子初生而即見殯又痛也又宜踊也此爲孝子言之也此皆注疏所未及也　嘉定張氏云集說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稗服而大全因之誤矣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此所謂六服也蓋大裘惟天子得而用之上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五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也若云天子諸侯六服是諸侯得僭用大裘也而可乎爲此言者以誤讀注疏耳按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以爲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此處孔疏亦引是言集說即以爲天子諸侯得通用六服非唯不考其等差亦不詳其文義矣鄭意指衮以下皆爲裨衣裨益之義言如山龍華蟲等皆繢繡

以飾之唯大裘純質而不飾天子所獨用故云其餘爲裨則公侯所得共也禮於章別最嚴大裘之外襲以衮衣猶恐其混於公則績升降二龍以別之鄭又云上公衮無升龍者爲此也況可使諸侯而得同於天子之六服乎又覲禮孔疏天子吉服有九言六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裨義衮冕以下皆爲裨諸侯唯不得有大裘其義甚明陳自不細考耳

又案吳江徐氏云卿大夫上當有衆主人三字以下文推之而知其然也愚謂經固有互文以見意者此省文非闕也然竊以從字之義推之此時嗣主初生其從攝主而告者重在卿大夫之擁戴衆主人則又從卿大夫而定議者也言卿大夫及士者舉羣臣之衆如此也下方及衆主人未爲無次第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祝皆稱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

註云三日負子日也宰宗人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詣朝奠也此見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案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子至三月爲名始見君今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也大宰大宗初不稱冕今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大祝亦從子升堂經文不具耳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以其告神同吉祭禮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也世子升由西階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前告子哀甚故盡階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

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卽位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北面以子稽顙哭故亦哭踊每踊之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也告降東反朝夕哭位皆袒子至此乃踊房中亦踊鄭知奠出亦朝奠者以在殯無特告殯之禮　山陰陸氏云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師著一日不敢無師傅也　西河毛氏云太宰者以冢宰攝職兼作喪主故告子時有攝主而無太宰以太宰卽攝主也此見子時有太宰而無攝主以子自爲主而太宰相之子旣爲主則太宰不必又攝主也　少師注養

子之官禮無明文但周官師保係教養太子之官則此少師當是師保之副故內則於負子時云保乃受子使士喪養之則保乃保副或者此師卽師副因稱少師別無他義　少師奉子以衰疏謂少師與子皆著衰也唯皇氏與王肅云謂以衰衣奉之此說是也孔氏不善讀經因後文有襲衰杖語反疑子先著衰先祖然後襲之若非祖焉得有襲非著衰焉得有祖襲則以錯解後經之故而反疑前經誤之極矣世無祖襲而稱祖衰襲衰者前稱祖則後但稱襲從來禮文無祖衰之言則忽稱襲衰非詞例矣且亦知後經諸踊之各有說乎祗一見子禮而既踊三三又踊三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

未殯也彼豈不知五日成服以殯前言而乃以殯後三日較量遲速此正爲世子告生至此始三日也三日而成服不無太速故云云則在前儒原有以弟衰解成服者見子藉衰成服着衰吉凶次第毫不可亂而孔氏引其說而仍然不覺反曰子已着衰天下有未成服而可先着衰入殯門乎

愚按某之子某上某字母之氏下某字是誤書者而孔皇氏謂此時未立子名下某字是三月必世婦抱子見君然後君咳而名之眾子亦然故春秋子同生子般子卒必卜士負之入見而始命以名未有先命名而

後見君者雖然此變禮耳未可以常禮例之也
臨川吳氏謂子升堂時太宰卽位立名告殯矣
其說爲正故下文緊接云太宰命祝史以名徧
告於五祀山川
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註云因負子名之於喪禮畧也世子生喪在殯告五
祀山川耳山川國鎭之重　疏云見殯之時旣以名
告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皇氏以見殯後乃作
名非也
愚按徧告於五祀山川者徧告羣神也此五祀
非祭法所謂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也亦非

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雷也鄭注五祀殯宮之
五祀夫殯宮安得備五祀哉左傳蔡墨對魏獻
子曰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
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
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
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
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
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
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此言五祀
正指社稷五祀也不言社稷者五祀該之矣下
言社稷而不言五祀者互文耳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
註云告於禰告主也　疏云此論葬後世子生之禮
不云攝主者與羣臣列位西階下自依大宰之禮與
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主也不言裨冕束帛盡階不
升及某之子生敢告者從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
常禮三月因見乃名也　山陰陸氏云徧告同
盟諸侯知然者以言及社稷宗廟山川知之上於諸

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
侯耳　慈谿黃氏云父在三月而見始名故亦三月
而名於禰　西河毛氏云葬後卒哭竟而作主祔廟
及祔訖而主仍歸寢至三年吉禘然後入廟則此時
主旣入寢而殯宮掃矣其告於禰者告於寢室中主
耳不得謂之殯宮主也　前告無宗廟此在後經有
之君薨則祝斂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至旣葬卒哭
而後主各返其廟則當在殯時廟且無主何由得告
故不告宗廟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註云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互文也視朝聽國事
也道而出者祖道也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也既告
不敢久留故五日而徧　疏云此論諸侯朝覲天子
將出之禮上文已告於祖奠於禰下又告於宗廟是
後再告言徧則五廟皆告也告者以五日爲限近者
就告遠者望告所以爾者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
不去則非禮　長樂陳氏云後言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
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肆師凡
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爲位

也蓋道有遠近禮或有輕重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用
牲幣非一端也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大會同造
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會
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奠會子問則改牲幣爲制
幣是自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
告用制幣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
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
之告不皆用牲也皇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
用牲此尤無據告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
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
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玉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慈谿黃氏云出必
告必奠反亦如之事死如事生也又及於社稷山川
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諸侯受命於天子爲宗廟
社稷山川之主將暫違去以適天子之國禮宜洞達
周徧如此　西河毛氏云此五官即曲禮天子之五
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在諸侯之國亦皆有
之但周官命名各不同隨所在分見原不一定鄭氏
見官名偶殊輒云殷禮此大是陋義曲禮五官以其
與六太分別且以家宰宗伯分入六太遂判謂是殷
禮不知猶是此六官諸名而緐詩舉二官王制舉三

官洪範舉五官國語雜舉八官九官未聞諸官皆殷
禮也如此首章有太宰太史太宗太祝原與曲禮六
太相同則此五官亦正是曲禮典司五眾之官其不
及家宰宗伯者侯國三卿司徒兼家宰司馬兼宗伯
第舉三而六在其中況司士即夏官司士其職掌以
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凡進退臣庶一與太宰
相表裏至於禮官則祝既徧告神事已畢國家典眾
不必又及三宗也凡此皆注疏之所不曉者　嘉定
張氏云鄭注以牲幣爲制幣陳祥道辨之當矣諸侯
不當用牲禮無明文告朔之餼羊軷祭之取抵皆諸
侯之事用牲何疑凡告謂諸所當告者皆若是而況

適天子之大事乎按人之所謂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者天子之所獨也羊人之掌羊牲犬人之掌犬牲皆天子諸侯所得通用者或云軷祭天子犬諸侯羊此據伏瘞鄭注云伏謂軷祭時伏車而以王車輾之也軷則據生民詩之論而謂天子諸侯異者以此若泥下階帛皮圭之說遂謂諸侯不當用牲固矣哉鄭之說也

愚按告於山川凡境內之山川皆告也故告者五日而徧下文於所過則告之不徧告也其降殺如此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

禮記集說七之一　十三

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註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禰故告於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疏云上文諸侯朝天子故著冕服出視朝諸侯相見降下天子唯著臨朝聽事之服　熊氏云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此朝服亦皮弁服　嚴陵方氏云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　吳江徐氏云此二節乃孔子平日之言記者因上章徧告社稷宗廟而繫之於此非因曾子問而答也

思按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五廟也夫既親告於祖禰宗則命告者唯曾祖高祖與太祖廟耳據此則五廟不在一處明矣朱子引孫毓之說謂五廟同爲都宮殆不可爲典據矣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矣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疏云此論並有喪之事　臨川吳氏云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謂先葬輕者而返然後行奠禮而告於未葬者之殯遂脩後葬之事鄭氏改殯爲賓謂

禮記集說七之一　十四

告語於賓諸家皆從之蓋以反葬不可復言殯也不思葬以輕重分先後此正輕喪先葬畢然後再舉重喪而告於重者之殯不必改殯爲賓也　烏程姚氏云此條當是父母之喪與祖父母之喪同時而並有也故云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蓋父母祖父母均所重第以子視父母以孫視祖父母較稍有輕重於其間父母不幸與祖父母同喪則祖父母之喪父母不能舉待孫以舉也而可無先乎故葬必先輕而後重若奠與虞必推其所自生者故俱先重而後輕此子與孫自然之情其序有如此者故聖人特舉以示訓耳若注將父母分重輕則中庸所云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其旨豈若是乎且哀次既訓在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矣及解行葬不哀次云行葬毋之時孝子不得爲毋伸哀於所次之處則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毋亦有之乎此不通之論也父與祖父平生待賓客皆在大門外之右其行葬皆所當哀者惟是葬祖父毋時猶有所重父毋在後其葬爲當舉故急於行而不及哀次耳或曰父祖父則有待賓客之次在大門之右行葬所必哀也然則母祖毋或異時而行葬將亦不哀次乎曰禮別內外母祖母無次在大門外必不當停柩而致哀或又曰祖父毋同時而行葬則若之何曰婦從夫行卽哀次可也

愚按並有喪姚氏之論當矣然父毋並喪亦當葬先毋而後父葬先父而後毋也自啟至葬不奠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也行葬不哀次鄭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也孔疏附會之支離益甚蓋葬先輕後重唯其輕故不及奠亦不暇爲哀次急於葬輕爲有所重在後故耳如此詮解何等直捷注疏反覺不明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疏云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也宗子傾宗男於外宗婦傾宗女於內昭穆

事重不可廢缺故雖年七十猶娶故曰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少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註云冠者謂賓及贊者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　疏云自此至饗冠者論冠子遭喪之事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之今既有喪故三加而已不醴子也初欲迎賓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其吉禮因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其吉禮故廢其吉禮而不冠也未至期日而遭喪冠日尙遠不可以告加冠故廢其吉禮因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故鄭云俱成人之服　烏程韓氏云問一答四

愚按內喪是父母及世叔父兄弟之類外喪是外祖父母妻父母之類注疏謂內喪爲大門內之喪外喪謂大門外之喪殊欠分明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

已冠堦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註云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
賜也不醮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饗謂醴之也
疏云曾子疑除喪之後更行吉冠之禮孔子引類答
之謂諸侯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諸侯大夫
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歸設奠祭於已宗
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於此之時唯行醮
以相燕飲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
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更爲初冠禮
然則既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孔子既答
其問又釋父沒既冠之禮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已冠

之後堦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
叔之後乃饗冠者　烏程韓氏云問一答二　平湖
陸氏云此言父沒除喪之後始遇當冠之期而行此
冠禮非謂喪內不可因喪而冠必至除喪乃冠也雜
記明言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集說乃云齊衰
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註疏並無此說不知
陳氏何據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閒之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

疏云此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　都昌
陳氏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孔子是據所服
者言之曾子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已

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言非此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　西河毛氏云儐奠鄭注以在殯概之夫喪奠最多何止殯奠按酒誥稱儐祀特牲少牢有饋食禮皆是以生人飪熟追祀先世之義則初喪進食不忍死親尤爲切合檀弓所云始死奠餘閭者其義甚明註與疏竟茫然也第喪奠不一自始死奠後卽有斂奠殯奠朔奠朝夕奠以至祖奠遣奠何一非之父爲從祖父母族祖父母皆有所爲服者故及之若反則卽於其所取中反其所取如初取大功以下

始死無奠人時未斂未赴且未成服受弔誰則可主饋奠者則設之已耳若過此則皆立奠者一人如大斂奠主人先拜賓執事於階下然後行奠禮諸執事各以鼎俎脯醢次第升進而奠者乃執醴酒升奠而出是時主人主婦但哭踊而已其後朝夕奠朔奠皆設奠在奧唯司奠者得入而主人主婦皆哭踊殯旁然且拜賓送賓頗費儀節而必不親奠此皆歷有可據而注疏全不解者　不足鄭注以殷奠爲深謂朝奠殷盛執事不給殊不知士禮常奠唯脯醢酒醴唯襲奠加俎斂奠加鼎殷奠最盛亦祇得特豚魚腊鼎俎籩豆而已解經須讀經此經前文是朋友奠則單

舉奠者夫奠者止一人而有不足乎與奠與祭總名執事然實有兩等一是實執事如主奠主祭者一是諸執事是宗祝有司及升鼎俎持籩豆者此專爲主奠者言謂此一人也其云不足謂闕此一執事非謂少此眾執事也而乃以殷奠當之通乎不通乎　士以朋友朋友卽僚屬也然士亦有無僚屬者或有僚屬而適以事拘則不足矣無已則仍取之兄弟然祇取兄弟之小功緦麻者又所以避大夫之齊衰也士小功緦麻兄弟據喪服爲從祖昆弟昆弟其於士之父爲從祖父母族祖父母皆有所爲服者故及之若反則卽於其所取中反其所取如初取大功以下

今反取大功以上初避大夫齊衰今反不避大夫齊衰族曰反反者謂從前事一反之也若前人執事則必前人爲祝者今復取而爲相前人司鼎俎者今復取而司籩豆是復之非反之也且仍是眾執事非奠者也且祇奠耳亦何必越代至此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喪也曾子反以

爲輕喪失之矣　西河毛氏云與於祭與於饋奠不同主人不親奠未有主人不親祭者注疏但云祭謂虞卒哭時並不實指爲誰祭夫喪祭不親祭原無考據予較士虞禮有賓執事一人正指與祭者爲言又有衆主人及兄弟則兼指諸執事爲言故注云虞祭尚是喪祭主人不執事觀特牲記云賓中有公有司卽是僚友衆主人及兄弟卽是兄弟大功以下者此主人不親喪祭之說亦彼此卻合而注疏並不及也第虞卒哭祔一連三祭而此祇舉兩祭者以虞卒哭主人尚不執事至明日祔祭而主人必親之以漸而變故虞祭唯尸入前全聽之賓至尸入後則主人

酳尸主婦反兩籩棗栗將次執事卽卒哭入徹記者謂是兄弟大功以下之事故主人不親則餘多親之可知是虞與卒哭實與奠與祭一大界限也　仁和何氏云祔必親祭禮亦無明文但祔禮頗嚴捧新主入廟將間一而並祭於皇考之堂此豈他人可代主者故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練祥猶必使其子親主之況父母喪乎

愚按此節夫子所答亦謂於所爲服者言之與上節同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註云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疏云身有緦服尙不得自祭宗廟何得助他人祭　嚴陵方氏云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　西河毛氏云此三節總旨己有服者雖輕不助人爲其服者雖重可執事

愚按相識二字讀斷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註云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　疏云此論大祥除服不得卽與他人饋奠之事　嚴陵方氏云饋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說衰而與奠爲非禮若以擯相則

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　京山郝氏云自大功之喪至此通明居喪奠祭之禮曾子始問本謂預他人饋奠而特舉大功者以斬齊服重知不可與吉祭大功稍輕或可與於喪中之饋奠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奠引天子以下饋奠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他人無服者之奠可知而曾子未達又問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於他人之喪祭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喪祭引天子以下喪祭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於他人喪祭又可知而曾子又未達乃問有喪服可以與於相識者之祭否乎夫子以吉凶不相瀆雖輕如緦麻在己亦不可吉祭

則其不可功他人吉祭可知曾子三問於己喪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漸輕也於與祭先饋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漸吉也及問聖言乃知有喪服者無論輕重皆不可爲人奠祭因疑除喪或可與人饋奠夫子亦謂甫說衰絰卽與他人代奠忘哀太速亦不可則吉祭之不可又明矣唯爲有喪者擯相則可亦不甚許之然則雖緦功之喪必除服乃可爲人代奠斬齊之喪必待己吉祭後乃可爲人執事苟非君喪義重奪恩未有身居喪爲他人執事者矣故問大功以下饋奠答雖斬衰皆可問小功以下與祭答雖斬衰亦可者皆謂臣有父喪而外遇君喪以斬奠斬所

奠之死者亦當以所服服之故爾不然緦而祭說衰而與奠尙不可況居喪爲他人奠無服之死者乎決不可矣緦不祭謂士也後章云士所以異於大夫者但不祭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

註云吉日取女之吉日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　疏云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　西河毛氏云此臨昏遭

喪之變禮謂臨嫁娶而忽有父母之喪則或廢或舉皆當有禮以處之此章是告吉遭喪與下章親迎遭喪俱應先廢昏禮俟三年喪畢而後再舉而成昏但親迎者祇服喪待時已耳唯有吉日者則旣告吉日當必覆告其所以愆期之故故一問一答專爲有吉日三字商致辭之法且審度他日免喪不必再請期而卽溫踐前言以完此吉日之訂因反覆有詞不意解者之誤乃謂此中當絕昏也夫遭變者謂昏禮有變不是嫁娶可改易也向使嫁娶無期而遭大故則在壻家不過喪畢而娶而在女家則一如所云二十三年而嫁者彼此寂然何必璞璞而無如其有吉日

也旣有吉日則男請女期女請男期不知經幾許申告始定此日此卽儀禮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有請必有應有告必有答因婉轉主客求所以應答如何而乃以別娶別嫁一別字了之夫經文無別字鄭註不敢下別字而孔疏忽云別娶已怪極矣乃後儒無良然且多引此謬文以議昏禮如歸熙甫輩則天理人心幾乎滅絕亦思經有本文有前後文本文瞭然固自明白而後文男女嫁娶千變百動亦並無彼此改易之事卽冠禮在前其遭喪廢冠與遭喪廢昏彼此相等然所謂廢者謂殺其儀文易其時日耳而乃謂竟改嫁娶非大亂之道乎　聞訃當先行弔

禮壻家使人往弔向使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則女家亦先遣人弔如壻家禮李白山云先行弔禮則其不絕可知矣然注疏固不可辨曰注固周章疏更陋劣經言壻使人弔者謂壻家當使人往弔與女家同壻卽壻家互辭也注不能解經而疑壻當自弔其所以不自弔而必使人往弔者以壻此時尚未成兄弟也此本誤注然其言兄弟者謂古以婚姻指兄弟如下文有不得嗣爲兄弟句因以兄弟代昏姻二字而孔疏又茫然不解妄曰壻爲妻父母總服故稱兄弟則大謬矣禮無以服制定稱名之事白山曰然則康成以兄弟爲昏姻有據乎曰此固有據但當注之不

得嗣爲兄弟之下不當注此此經固無此義耳按春秋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迎婦公羊曰其言來迎婦何兄弟辭也何休注云宋魯之間按結昏姻爲兄弟則兄弟昏姻也疏不識也　稱父稱母此言弔辭之稱名也蓋壻不自爲主人必父主之父死母主之母死則伯叔父主之皆以主昏者出名據此則前文壻使人弔蓋信是壻家之互文而注疏皆貿貿也　稱伯父世母此亦言弔辭稱名凌禮滄曰伯父卽世父世母卽伯母見子夏喪服傳及爾雅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

新城鄧氏云女氏許諾承其意而弗敢嫁禮也禮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　烏程姚氏云父母之喪重於昏娶雖有吉日不得不致命已之辭曰不得嗣爲兄弟致命者致己之意也註訓致命爲致還其許昏之命訓不得嗣爲兄弟言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使之別嫁他人恐繼此不得爲夫婦刺謬之甚　西河毛氏云此有喪之家覆止吉日之禮既有吉日而忽遭大喪則男家待娶女家待嫁必當有以覆止之致命者覆止之辭也不得嗣爲兄弟者正止吉之文謂不得娶也嗣者繼也兄弟者昏姻也言不得繼此吉日成昏姻也女家許諾而不敢嫁聽止也不敢嫁不

敢執吉日以來嫁也此止吉之禮故曰禮也但據上文父喪母喪則必有一存者當云父喪母致命母喪父致命而此直云伯父致命者則又承父母不在前文來也蓋昏有兩家每家有兩喪必交互言之而其義始備古經省文如是耳若其必已葬而始致命者以初喪不宜議吉禮乃既葬而卽致命者以吉日早定止之又不可太過期也註疏竟忘有吉日三字他皆不解而獨於已葬致命謂昏不可曠不可失嘉會之期將毋此致命後女卽可他昏乎故不曠乎抑當俟之免喪之後乎如必俟免喪之後則此雖致命仍廢昏嫁未可謂嘉會不失時也且不嫁者非不改嫁

也古凡言嫁娶謂嫁此夫娶此婦也並無嫁娶上可妄加一字者大學之養子而后嫁只嫁此夫易卦勿用取女亦只娶此婦今經文於嫁娶上並無別字而無端添此此方急正之不暇乃有堅執別嫁之說謂非別嫁則何以云不敢嫁大意以爲此夫此婦即不應有不敢語也不知既欲講禮亦當略讀禮文士昏禮凡男女致辭皆以行不行爲敢不敢如納采曰敢納采徵曰敢納徵請名曰敢請女爲誰氏其中敢辭不敢辭敢請不敢請敢從不敢從矣口有之禮文固如是也果敢聲轉而義通大凡有成議而不能決者皆謂之不果今此之不嫁正是嫁期不果耳此與檀弓弗果殺弗果用弗果班禮文又同蓋經中句字原須與他經互相證明而說經者即本經亦不能理會其奈之何

愚按爾雅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注古者皆謂昏姻爲兄弟也不得嗣爲兄弟者言不得嗣爲昏姻也嚴陵方氏謂夫婦有兄弟之義引詩宴爾新昏如兄如弟爲證非正訓也猶春秋之尋盟也壻弗取非即取也猶昏禮醴賓之不從謂不即從也而后嫁之嫁此所請之壻也猶論語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此歌即和此歌今請此壻則即嫁此壻故曰而后和無兩歌則嫁無兩壻前後

吉矣然喪有餘哀不敢遽請而前有吉日則又無兩請之事至於女家不請期則禮文有之夫人而知之也向使未有吉日則聽其自然照常行事何容擬議而無如先有吉日且先已止過則此時變禮反須女家覆請重理前說而男家故以餘哀未已弗欲即娶然後女家竟嫁之此尋吉一禮直變禮之大費經營而將以定之爲恆禮者故又曰禮也請者請前期也猶春秋之尋盟也壻弗取非即取也猶昏禮醴賓之不從謂不即從也而后嫁之嫁此所請之壻也猶論語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此歌即和此歌今請此壻則即嫁此壻故曰而后和無兩歌則嫁無兩壻前後

詞義如是也女之父母死則正曾子原問詞但以男女一體故祇作比觀語以明之　海寧呂氏云自伏羲制嫁娶通媒妁豈有約昏而不終者父母死守至終喪正可行吉禮矣反使別嫁此胡說也且男有父母之喪而使女改嫁更因女有父母之喪而男爲改娶是使天下有父母之喪而男女不敢訂昏姻之約也其可哉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註云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山陰陸氏云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　吳江徐氏云不可奪喪而成昏皆以教孝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昏也女反亦除喪而後成昏

愚按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今女反奔喪反者反於父之室耳公羊傳雖言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然此婦一往而不反耳後章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成婦也婦人三月猶不成婦豈在途而反者可得謂之婦乎竊意在途反服爲父母仍三年也鄭注女反奔喪服期似未安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內女然後即位而哭

疏云女既未至閭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也不問小功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此謂在途若婦已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

愚按福寧黃氏謂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爲重輕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此全不知禮意者也經言齊衰大功之喪必是壻家之祖父母世叔父母之主昏者男是齊衰女是大功蓋此喪重於昏禮故也舍此以外似不必改服即位而哭疏載皇氏謂女家齊衰大功之喪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恐不必然但待昏禮畢乃哭耳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

也又何反於初

疏云祭謂四時常祭也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而廢輕者不復可知　西河毛氏云不復昏禮非不復昏也昏禮者昏中之禮如所云同牢盥饋醴饗諸節鄭氏以飲食之道目之非也卽此而推則省諸儀物如謁廟則第承筐而不割羊合卺則第同席而不共牢婦見盥饋則第醴婦而不饗婦一如冠禮之醮而不醴斯得之矣　嘉定張氏云此昏禮之廢決指內喪以吉凶不並行故也不分內外喪者以前問冠子言之類推可知過時不祭之對與天子賜冕弁服之對義同皆假彼以明此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註云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嚴陵方氏云不息燭不寢也不舉樂不樂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者猶之言禰則舅姑從可知　西河毛氏云廟見是見死舅姑於廟名婦至之日舅姑爲主人以賓主禮見不以舅姑禮見也至質明而後脩進見之禮以成婦義名曰婦見若舅姑皆沒則伯叔爲主人已成昏矣至三月而可行祭然後修進見之禮而見死舅姑於廟名曰廟見是婦見廟見兩名相通以爲昏禮之大節是以壻不親迎至昏後而見外舅外姑亦仿此見字以爲名謂之壻見是昏禮有三見名他無有也若是祖廟則婦至告廟婦入謁廟倘三月而舅姑沒者則隨夫祭廟何見之有　擇日而祭於禰是另行祭禮然亦卽是見禮而註疏合兩爲一遂致難解按婦見禮獻舅以棗栗獻姑以腶脩而舅姑答婦而醴之此一事也既而婦行盥饋禮或是當日或是明日婦以特

豚合獻舅姑而舅姑又答婦而饗之此又一事也然總之成婦見禮也今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謂以笋盛菜卽一筐菜也先獻舅後獻姑做初喪稽顙之拜扱地奠菜考周制婦人肅拜但膝地而身不少詘以手肅之而此則扱地而置顙其間此猶之婦見之行笋獻禮而情極慘者然固是廟見初事也乃擇日而祭於禰夫然後行盥饋之禮作廟見終事而婦義於以成焉故曰成婦之義也今儀禮本不備闕此一事而鄭注不錯謂必祭成婦義者猶之舅姑在時行盥饋特豚於室此明作分解而孔疏謂祭於禰者卽指奠菜爲言只此一事而禮文昧矣

嘉定張氏云賈疏謂三月廟見而始成昏固非鄭以先配後祖之祖爲祖道說亦好異鄭孔皆謂舅姑在無廟見之事故既不以先配後祖之祖爲廟見而又不以迎婦爲必告於祖故巧爲之說獨不思敬宗必先尊祖豈有舅姑在不必見於祖廟者而舅姑既亡豈遂祭於禰而不祭於祖乎亦泥而不通矣大抵此章多爲舅姑不在者而言故云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其語意懇切便不是父母俱存者不然則當如冠義義昏義皆云以著代也便覺是父爲子冠舅姑饗婦語氣

會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註云壻雖不備喪禮猶服齊衰　疏云婦既死於己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於壻之祖廟也凡人爲妻齊衰杖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非屬今壻爲之不杖不菲不次謂不止哀次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　烏程姚氏云照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是女雖未成昏未成婦廟見卽奔舅姑之喪事以舅姑之禮矣乃女至壻家已成昏在三月之內特未廟見而死耳顧氏之歸葬女氏之黨將謂此女爲婦耶女耶且舅姑存明日卽見舅姑稱來婦豈有已成昏在三月之內令復歸葬其黨此必非夫子之言

愚按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途稱婦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侍舅姑禮記並有婦至婦入婦見酳婦醮婦饗婦諸語皆稱婦矣而何以云未成婦也況既嫁則爲其夫之黨服而爲其父之黨則降服設或不幸嫁三月而死則夫家爲之服母家爲之降若以其未成婦而仍歸葬於其黨則其父母兄弟等亦不當爲之降而亦如

子嫁反在父之室者之皆從其本服也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語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顧成婦已三月矣而祇以未得廟見之一節竟忍心害理不祔廟不合葬夫婦之義安在哉此章當爲疑經

會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嚴陵方氏云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平湖陸氏云觀此則知後世之未昏夫死而女爲守節者非禮之正者矣

愚按夫死亦如之者亦如女死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止服齊衰三月也註疏云女服斬衰過矣如之云何哉

曾子問第七之二

曾子問曰喪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註云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僞主非也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矣或曰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爲喪主耳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考季平之死在定公手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爲主稽顙就位據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爲主不三孤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其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於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主出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入廟必躐老聃云

註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接神者也踰止行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以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天子崩國君薨藏羣廟主於祖廟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集聚祔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註云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　疏云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祔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　慈谿黃氏云主命者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奉以出者奉命以出也　臨川吳氏云

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踰老聃云結上義也　嚴陵方氏云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則以遷廟主行可知矣然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主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無主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可虛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　臨川吳氏云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君將出行之時徧告有廟之諸主而載之以行也　納喇氏云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納喇氏云集說引馮氏王氏之言以斷老聃非老子蓋因記所稱老聃明於禮文作五千言之老子則誠棄諸法也

愚按幣帛皮圭當是二物說文幣帛也帛繒也史記平準書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

則皮亦是幣圭瑞玉也故下止云幣玉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哀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註云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言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夫子言無服謂國君言之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

父卒乃不服　疏云此論國君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　臨川吳氏云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慈母有服國君之慈母無服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者是大夫士之服慈母者也然據經傳所言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嫡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所云爲庶母慈己者但名爲庶母慈己者爾不名爲庶母也內則國君子生擇於諸母使爲子師次爲慈母保母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夫子所言則以內則如傅之慈母言也公爲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爲之服一非也有司援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凡練冠者本當服而不得服者也按春秋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公子本欲服其母厭於君而不得服故練冠麻衣天子之庶子爲王不得服其母故亦練冠彼皆爲其親母欲服而不得服故爾慈母本無服即非欲服而不得服者故曰非也一勿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勿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以喪之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其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京山郝氏云春秋傳昭公母齊歸之喪公羊三十未嘗少喪母焉得有慈母稱良鄭氏謂非

故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　吳江徐氏云諸事可無疑獨日食可以預推何不更日而至中廢是則可疑也

愚按鄭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鄭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麾者麾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鄭以衣麾以旌當從麾是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而隱義又云東方用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鼓未知孰是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疏云諸侯相見謂兩君相見也太廟謂君之太廟非天子太廟也　臨川吳氏云后夫人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王后之凶訃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愚按夫人應指兩國之夫人或有一薨者非但主國之夫人也

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既畢獻而已

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筵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

畢祭則或可耳胡氏之云疑即此意

愚按當祭承上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而言春秋左穀鄭伯捷公羊作接漢書西域傳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注捷接同魏武記注集鈔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即捷要然則捷接二字古通用然以此作捷解恐未必是

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鎖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酳主人主人又酌獻佐食此主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天子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祭不得純如吉禮理宜降殺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時家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爲在後餘事也葬時從啟殯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註云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

疏云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之奉循謂諸侯五祀

如天子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葬赴得奉循天子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亦得奉循天子　山陰陸氏云天子言當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諸侯也　都昌陳氏云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啟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凡論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大夫之喪君薨去殯處遷祭畢越紼而往五祀去殯處亦然往而還不爲越紼也唯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

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
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
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但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
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疏云此大夫祭謂祭宗廟故下文之所祭於死者無
服則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
室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
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
一飯而止小功緦麻服轉輕禮轉備尸十一飯訖主
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次主婦獻
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

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
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
佐食而祭畢止此時尸祝佐食在室中但主人主婦
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
而已若致爵之時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
食耳故此註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是也此小功緦
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小功
以下不廢也案雜記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
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故不廢也
孔子見曾子問至大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
唯至大功為兄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
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
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
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
死者無服所祭謂士所祭祖禰士於死者雖為緦祖
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鄭注謂若舅舅
之子從母昆弟此皆母親而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
為主母親於己服緦於祖禰則無服也

愚按以上六節皆言喪禮之重故旅見天子諸
侯相見以及天子以下諸祭祀皆廢而不行其
有祭者亦禮畧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弔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疏云此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
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內外相副用外物以飾內情所
以三年問云衰服為至痛飾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
也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已服為虛
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是於弔為虛也　嚴
陵方氏云羣與旅皆眾也傳言獸三為羣禮言五卒
為旅則旅眾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為眾
故以旅言之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愚按不羣立不旅行止言行立不及言也集說
云羣立旅行言及他事贅語耳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疏云此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　吳江徐氏云親喪除服必有祥禫之祭曾子以有君服不可以祭故問除之如何孔子答言君重於親恩以義斷凡有君服在身而遭親喪者尙不敢爲親制服況可行除喪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必君服除而後行宗廟之殷祭謂不復行除喪之祭也鄭注君服除而後行二祥祭則與下節相戾然亦自知其不

通故以適子追祭支子不追祭爲言經無明文不敢從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張氏云曾子因孔子殷祭之言以不復有祥禫之祭故又問如此孔子答言先王制禮各以其時若已過時則不追舉如除喪不改冠昏不復初小功不税時祭不補之類皆是乃禮制之本然也今此弗除父母之喪者非弗能勿除也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再言過時不祭爲禮以明勿除之爲可也　吳江徐

氏云過時弗舉泛指諸禮而言不祭謂祥禫之祭與第八章指時祭者不同　平湖陸氏云勿字疑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疏云君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痛甚君殯既訖君所無事故降於父母極居於家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治父母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常時朝夕則極在君所

曾子問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註云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疏云上問既殯今問既啟孔子謂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葬不待君虞祭歸家治父母喪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鄭知不私服也若父母喪既啟而有君喪則往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疏云歸殯父母訖反君所以殯君朝夕極在君所家

有殷事則暫歸君哀重父母又喪親哀亦重君親相雜君尊故主於君尋常恆在君所

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舉反於君所家有殷事則得暫歸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註云內子大夫適妻也　疏云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及朝夕極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奠不可廢大夫尊故遣室老攝事士卑則子孫攝行此明大夫禮節

又明婦人進止謂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非但夫往妻亦往君所若尋常朝夕則不往舉此則君既啟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京山郝氏云君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眾子獨也如月朔殷事君親同日君既殯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有親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卽是義孝爲百行之本故曰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君遂可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並重仁義不偏廢後儒乃謂義可斷恩貪位之夫至親死不舁喪託言奪情以濟其私則不孝莫大於是今制臣子親喪皆歸終三年眞萬世不刊之典安在今禮不如古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註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諸侯禮當誄於天子　疏云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　吳江徐氏云誄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故禮所以嚴其分而防其私也天子讀誄於南郊胡氏所謂合天下之公奉君父於天道者是也　西河毛氏云謚誄本二字而合作一字故彼此互見大抵有

謚必有誄而誄正所以表其謚也如衛靈公謚公叔文子必先作脩其班制諸誄語而後謚以文柳下惠妻謚柳下惠必先作不伐不竭諸誄語而後謚以惠此確不可易若哀公哭尼父則原是哀詞並未累夫子德行其爲謚爲誄總無據也但周官謚誄分喪分職又分時候因有兩名兩事之疑實則未葬請謚則太祝作誄與謚本是一物而臨葬讀誄葬畢賜謚判作兩時然且大喪則太史讀誄賜謚小喪則太史賜謚小史讀誄又判作兩喪兩職然要之祇一事也故兩漢以前謚誄並舉而兩晉五季往往有誄無謚且是今制臣子親喪皆歸終三年眞萬世不刊之典安作數十百言以爲觀美如郗超四十餘誄者此猶賦

本六義而後且別爲一體動輒千百言然不可謂非
六義也故白虎通引此文曰天子崩必稱天以謚之
何幼不誄長臣不敢謚君也則直以誄字易謚字況
謚卽讀誄曲禮言謚曰類而王肅曰請謚於君必類
其生平所行以制爲謚卽何亂亦曰類其德而稱之
則類誄同音謚曰類卽謚曰誄也又何疑焉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
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
士一節也
註云戒猶備也親身棺曰椑曾子以其出有喪備疑

喪人必異也其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
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其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
事亦皆具焉子麻弁絰衰菲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
服於外也升自西階異於生也於此正棺而後殯服
既塗而成服如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免而行入自
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使如生反也　疏云此君在
外死以喪歸之事非但君士大夫一也　嘉定張氏
云戒者不過戒備之意卽指下文以椑從是也鄭以
衣衾實之其義何居孔疏據王制知綬衿衾冒死而
後制又引熊氏以爲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
造作死後乃具尤爲曲說

曾子問曰君薨聞訃奔喪者何服至於廟門不毀門
與雜記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不毀門遂入
並同孔氏以爲闕謂毀宗也殷柩出毀宗周柩
入毀宗禮相變恐未必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
既封而歸不俟子
註云子嗣君也　疏云此論君薨在路遭父母喪之
事　西河毛氏云遂遂其事也遷行之義易無攸遂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皆以遷行不顧言之是下棺封
是封土原是兩義此封字當作下棺解者以忽遭父
喪下棺便歸也若待封土則孝子反虞封畢亦行不

當曰不俟子矣封音窆出陸德明釋文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
註云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
尊　疏云此論父母葬聞君薨之事禮親始死笄纚
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卽括髮者喪常是吉今忽
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既引及塗
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着其笄纚則與吉同以首不
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着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
與反哭無免於緇故知葬時着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註云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疏云此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

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眾婦爲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爲介子某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慈谿黃氏云牲從貴祭從宗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註云假讀爲暇　疏云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爲攝主不敢備禮不厭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暇是福慶之詞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辟正主不暇亦不綏祭　慈谿黃氏云雖攝祭仍用宗子主名　京山郝氏云配謂主婦配獻攝主則無主婦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於神而非殺禮於主人甚無謂也　西河毛氏云綏祭即是按祭儀禮特牲所云祝命尸挼祭之謂挼物於醢醓菹鹽而祭之豆間又謂擩祭即周禮九祭之一以挼擩食物爲祭也綏以字形相近又名隋如周官賛隋蔵隋者以字聲相近也若鄭氏作墮則又從隋而變形易聲總是此祭非有誤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某以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註云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肉俎也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都昌陳氏云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

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　丹陽湯氏云首二句即上文不旅之事重言之者上文乃主人之事此則賓之事也若宗子主祭則歸俎肉於助祭之賓今攝主故不歸肉也辭於賓以下初筮賓而告之之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曾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稱孝身沒而己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註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壇爲壇謂不

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于可以稱孝以用也子游之徒用此禮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疏云此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祭於家是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容庶子之家無爵不立廟或云祭於家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故也　嚴陵方氏云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焉　吳江徐氏云自宗子爲士至此言重宗之禮乃支子不祭之變禮也

愚按子游以下徐魯菴謂是記者之言非是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疏云此論祭必有尸之事成人之喪有爲人父之道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故祭必厭蓋以不成人不立尸也今祭成人而無尸是與殤同也

愚按厭祭降殺於正祭馬氏以爲不成禮之祭也得之矣孔疏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謂之厭祭竟指正祭而言諸解皆因之蓋謬甚矣曾子之意以爲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祭殤厭祭而不用尸亦可乎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注疏俱未達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註云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疏云陰厭謂適殤陽厭謂庶殤　長樂陳氏云殤之有厭謂其無尸故也陰厭禮畧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

个而已則陽厭之畧可知　山陰陸氏云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於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

愚案長樂陳氏謂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其說非是至庶氏經說既

知二獻無尸引大戴禮曰無尸者厭也猶拘泥鄭氏之說謂陰厭未迎尸陽厭尸已謖終未達其義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

註云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　疏云舉肺脊俎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無尸故不爲也玄酒之設本不爲尸祭殤畧無玄酒是降也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所俎所敬也主人做尸之俎又云無算爵酌東面告利成利養也告供養之禮成也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此二者皆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厭也　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　河南程氏云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父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祭終祖之子之身

不得爲殤後小記何以有爲殤後之文不知小記本文上言男子冠而不爲殤下即繼之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則彼之所謂殤指已冠昏而言此之所謂殤指未冠昏而言已冠昏者得以立後未冠昏者不得立後故記文有不同也又何疑乎

愚按鄭注改祔爲備以爲聲誤孔疏云備祔聲相近夫備與祔聲不近也祔防父切音祔備皮意切音遰二聲較然安得致誤疏又引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殊不知祔祭與祔食顯有不同蓋祔祭者卒哭之明日也作主祔廟而祭之此

時遠廟未祧新廟未遷必須俟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審昭穆之祭殤不成人後不能入廟所以前不必祔祭而祔食者特祔於祖而食之非專祭也曾子之問疑殤不祔祭何以有此兩厭也孔子言宗子爲殤而死庶子雖弗爲後然其祭也一如成人用特牲所以尊宗子也但不舉無所俎玄酒不告利成祭於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凡奠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此陰厭陽厭所由分也宗子爲殤而死二句只帶言之不重其解此二句莫精於崑山徐氏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祭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匹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匹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莫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註云壙道也巷黨黨名舍莫每將舍莫行主　疏云此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乎孔子答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變既明日光反復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就道右者以道東爲右也孔子曰柩務速葬不可迴反今止柩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於夜則豈加行哉　嚴陵方氏云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有不測之患也　都昌陳氏云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恐有姦慝也

愚按君子行禮二句先儒解之不明言君子助人之葬不使其柩見星而行則不以人之父母伏不測之患故不如止也痁左停痁作而伏

此章有三反字既明反反復也反葬反歸也柩

不可以反反迴也三句連用三反字各有解不嫌其複檀弓文字之奇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疏云此論人臣死於外招魂復魄之事私館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客之處但有公命即謂公館　慈谿黃氏云公館情伸可復私館妨其主人情屈不可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遠故也今塗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註云土周聖周也機輿尸之牀也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曾子見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故問之　疏云此論葬下殤之事　藍田呂氏云園蓋在郭內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所謂園廛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同有郭內之田足以供桑麻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畧故無棺在園以其地近故輿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既遠不可輿機遂用棺衣　山陰陸氏云豈不可言可也以易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均墓近之制也故召公禮之周公與焉

殤故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仲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註云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禮之前驅爲辟道　疏云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着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着冕注云大夫因士連言耳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仲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吳江徐氏云此因上章而言敬尸之禮

愚按此二節與雜記同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註云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恕也孝也　疏云此二節論人君不奪孝子情之事　嚴陵方氏云致事與大夫七十致事之致事同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相臺岳氏云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句獨與國本大書而爲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注復添一人字以三代之禮並言之未爲非也及攷舊監本註周字乃作則字如此則是第言夏殷而不及周人今皆從舊不敢改也

澤野呂氏云或問既聞喪即當致事於君如之何待殯葬後方致事也曰此禮之善者也初聞喪時只以哀親爲重將他事皆不理矣故待殯葬始致事於君也　徐氏云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孝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爲孝此二者皆君子所不爲也

愚案既殯既葬而致事孝子只以哀親爲重雖不及致事亦不事事也今之仕宦者遭親喪不即致事則有匿喪之罪若事有未完每至三年服除猶有不能致事而歸者上下皆不以爲意讀此能無動念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註云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疏云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孔子言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喪而從金革蓋直貪利之人吾弗知也　福寧黃氏云此極言居親喪而從王事之不可夫孝者天經地義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君將教人以孝臣將移孝以作忠今以從利而忘三年之喪人道絕矣故曰吾弗知甚絕之之辭也以此爲訓猶有援例起復者君子讀羅一峯扶櫬網常一疏可爲流涕烏程姚氏云利字即貪戀祿位以爲利

歸安鄭元慶述

文王世子第八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　新安王氏云此篇首言文王爲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侍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爲法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註云三者曰朝以其禮同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者節謂居處故事復膳飲食安也復初解憂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帥循也不說冠帶而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晏寧三日

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　烏程姚氏云文王爲人子止於孝朝王季日三問安問膳色喜色憂此理當如是是之謂止孝非於理有加也謂聖人過人之行非也然如是不能復加矣故武王不敢有加焉謂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亦非也食上必在宜讀斷言上膳時文王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註訓在察也則與視較重複矣　崑山顧氏云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甚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晏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情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晏寧三日

宴起自訟其德古人之以身行道也如此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註云帝天也　疏云爾雅釋天曰年稔也稔敦謂歲穀一孰大戴禮曰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年老齒亦零落是年與齒俱有零落之義

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謂自伐鬼方至犬夷則被囚在

四年也於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釋其囚耶書傳又曰五年伐者殷傳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謂是年克黎至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與紂爲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殷乎且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爾非稱王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今云九國未嘗足明此

眉山孫氏云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文王服畢觀兵孟津於時年八十有五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即王位於時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弗豫周公作書藏金縢於時年八十有八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在位也

年齡無可移之理君王乃戰國之稱其傳之妄歟

烏程姚氏云武王念親之篤當文王有疾時應有夢文王幸病間問女何夢亦應有是言乃以夢帝與我九齡對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而爲其子喜此亦人情之常若我百爾九十云則涉於誕矣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註云周公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爲文王之爲世子題上事也

嚴陵方氏云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涖阼亦宜矣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

爲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內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京山郝氏云減齡益壽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三歲非甚童蒙何謂不能踐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始卽位朝諸侯而作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諸侯來朝稟受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王率諸侯祭於廟也其誰阼甚明說者誤解洛誥復子明辟王及誕保文武受命唯七年語謂周公踐阼七年始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二十矣而始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縢武王崩管叔流言成王疑公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金縢而後信此豈幼沖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爲乎王雖年少而俊刻猜忌如書云讒張率殺朋比記功享唯識物貴不明農故召公不悅云嗣子大弗克恭遏佚前人光讀詩書而知公所以事幼主者兢兢唯艱矣自古謙遜不驕孰如公者豈有七年踐阼之事與殺管叔皆戰國諱禪那說經殘聖遠承襲虞舜攝位伊尹放太甲疑周公亦爾而不知虞夏商周未可同日語也堯老舜攝巡守陟方修禮輯瑞此官天下事隆古一見不可再矣湯於伊尹學焉後臣嗣王不馴奉厥考放之此師臣之事千古再見至於商周之際世運寖降主少國家多難公吐餔握髮猶不免於讒而欲行攝政之事識時務者不爲況謙謙如公乎至謂武王終成王無以爲子公抗法於伯禽誣說也考之詩書成王立三監啟釁公避居東二年還郎奉王東征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閒武王大封同姓公得魯成王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不開伯禽在魯矣何嘗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安敢以危疑之身捷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說者宜超然朗鑑也　烏程姚氏云石梁王氏謂文王之爲世子句衍文非也劉氏謂伯禽所行卽文王所行世子之道非王世子之禮亦非也　納蘭氏云此篇文王之爲世子也句所以結上文王之爲世子三節後教世子句所以結凡三王教世子諸節皆結上文之事而標其目於後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註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小樂正大胥

簫師簫師丞皆樂官之屬　疏云自此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於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鄭注升於學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亦大學也長樂陳氏云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皇舞孟子言仁義禮智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永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上庠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

法可知　又樂書云王制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此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以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後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爲大者也而樂以陽爲主故以之詔絃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云周人立四代學者謂一處並建四學耳辟廱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上庠其東爲夏后氏之東序其西爲殷人之瞽宗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辟廱臨

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亡文則失德故秋冬學羽籥之文舞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爲大者也而樂以陽爲主故以之詔絃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云周人立四代學者謂一處並建四學耳辟廱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上庠其東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　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

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　山陰陸氏云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戈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內戈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之學干小舞也干舞是矣干戚大舞也萬舞是矣先儒說謂以干配戚以記考之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矣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則所謂戈舞者自爲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執干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卽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爲干舞說矣　天台陳氏云南樂名詩曰以雅以南以雅以南與雅合而言之此南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　烏程姚氏云不曰教世子及學士曰學世子及學士者教之使進於學也學方是教教通是學此古人下字之極妙處曰學世子兼及學士者上下之人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周南自關雎至麟趾召南自鵲巢至騶虞無非言脩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之道皆寓其中聖人教世子正教之脩齊治平而他日出震繼離之本故命胥鼓此二南之詩示之知所適從耳註作南夷之樂非是　烏程韓氏云當其可之謂時所謂豫教也非指春夏秋冬　德清胡氏云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此不同冬夏亦教樂春亦教詩頗相牴牾竊疑王制乃漢儒剌六經之作於古記撮其大凡不若文王世子之詳明言時教者當以此文爲正不可舉兩說而包羅和會之也春夏學干戈至胥鼓南皆教樂之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此教詩之事非教樂也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皆詩之義也非聲也秋學禮冬讀書與王制合四教之時截然不

紊學記所謂時教必有正業者此也　太原閻氏云鄭註大司樂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曰誦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倍文但誦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非直倍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此經春誦鄭註誦謂歌樂歌樂卽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

愚按馬氏謂自春夏學干戈至胥鼓南皆大學之法春誦夏弦至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非也

蓋學世子及學士者皆大學之道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長樂劉氏云祭謂祭天神地祇及饗宗廟之禮凡九

獻自始至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齊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孝於其父爲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之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而後教之以乞言之儀謂虛已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　嚴陵方氏云於東序則於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適東序又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愚按此節註疏固非而諸家亦未有明解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是兩件事謂祭與養老也乞言合語之禮是一件事謂祭與養老

也乞言合語在養老之中於下文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見之乞言者乞三老五更之言也合語者三老五更合而答之之語也下文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即其事也雖不及乞言而乞言亦在其中內則凡養老三王有乞言蓋養老未有不乞言者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是即所謂合語之禮也此禮蓋指威儀而言凡此威儀皆小學

正詔之於東序鄭注目祭與養老乞言爲三事又別出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非矣經明言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是兩事不是三事　此東序即大學中之東序非另是一學上下東序皆同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註云語說合語之說也　嚴陵方氏云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分職於小台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　石林葉氏云上文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

則有升降　山陰陸氏云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說猶言也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說

愚按學舞干戚學字亦作數字講學舞干戚爲祭與養老也舉舞干戚以概其餘大樂正既教之樂舞又教之三老五更所語之說而又命之乞言者蓋請益咨問有加無已皆大樂正授之以度數俾學習之注疏亦未達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盧陵馬氏云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百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大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

葢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新安王氏云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類爲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教皆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爲之論說也　嘉定陸氏云成均法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即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下文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疑此所謂大司成者即有道有德之父師也故使教於成均以佐大司樂而謂之司成焉其亦稱大者葢師保之官與大司樂並尊故也　納蘐氏云孔疏以大樂正爲周官之大司樂小

樂正爲樂師是矣鄭註以大司成爲師氏則非也攷之周官師氏雖爲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教國子弟而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與此大司成論說於東序者異矣新安王氏又以大司成即大樂正然上方言大樂正授數何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草廬以爲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總是曲解集說大樂正之外渾言大司成雖差勝諸家亦尚未有明據嘉定陸氏之說得之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註云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　疏云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却就後席負牆而坐時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輒有咨問　烏程姚氏云自凡祭與養老至此爲一節祭與養老乞言合語是學之大頭腦處故記者於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下即提此以見學世子及學士者宜急從事於斯　干戈羽籥非漫習之也將有事於祭是極大事故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學之而統於大樂正語說命乞言亦極大典禮故小樂正詔之而亦授數於大樂正總之

所以成其德也然非論說之詳其易以警動而陶鎔之故特命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以竟其成註論說課其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竊恐未然論說云者細論而詳說之謂也學干學戈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各有所詔之者大樂正統授其數然止是聲容器數之具耳若其中義理之精微及所以當習此者係身心性命之大關家國天下之重須大司成一一細論而詳說使世子及學士自然融會於內外如下文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此論說功爲居多故緊接凡侍坐於大司成者云云見教者如此其論說學者當如此其請問乃可兩相成也註解論

說此授教者云云誤謬之甚問者何問其論說之未明并其論說所未及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註云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官即所教之官也　新安王氏云先師蓋有所指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爲比則可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愚按釋奠闕夏張氏謂官當作夏恐未必然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疏云立學重故及先聖常釋奠唯及先師始立學用幣則四時常奠不及幣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

新安王氏云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孔爲先聖鄭以此爲例則可以此爲先王之禮則非也　長樂陳氏云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清江劉氏云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唯是不合　廬陵胡氏云先儒以國故爲是國故有此人遂謂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然經意大概總論天子諸侯不必分也　京山郝氏云鄭解必有合謂本國無先聖則合鄰國先聖先師釋奠非也千里一賢

猶爲比肩五百年一聖是日暮遇矣先師國皆有之願安得先聖比鄰可爲合者聖人天下師何必鄰國若是則嗜齊滕邾薛得祀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自有先聖者即不得合祀耶鄭之迂鑿類此本文合與不合義自了然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長樂陳氏云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又樂書云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教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石林葉氏云天子一入

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兼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慈谿黃氏云遂者因而行之也　烏程姚氏云凡學春官釋奠至此爲一節凡學春官釋奠是常時之祭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是初建學之祭凡釋奠必有合也見祭與樂而兼舉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見養老與祭而兼行蓋祭與養老乞言合語雖是二事而意實相通故遂及凡語於郊者一節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爾於上尊也

註云語謂論說於郊學又語爲後復論說也　長樂陳氏云語者語其成材者而已賢者常少而才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歛也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所謂德行也事所謂政事也言所謂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　嚴陵方氏云成均之名學也成其均之學名周曰辟廱

石林葉氏云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故取賢而以德歛才而以事以言則鄉遂之士有

所勸也　臨川吳氏云郊謂郊學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爲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而語之然必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歛之曰舉曰進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誓蓋戒厲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士在郊學者有德行政事言語則進之與之舉之揚之若但有一曲之藝而無是三者則勉之使學以待在後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考察之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

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又皆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選士升於太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太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尙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尙遠故蒙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晉江周氏云自首至言揚取士盡器使之法也曲藝至末是考藝得抑揚之法也不可以取賢欲才句爲總蓋曲藝不可以賢才言也德事言泛講此三句取賢欲才之序進舉揚無大分別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要此意不重只是立賢無方意誓之是一事在先下三事通是又語時事　松陵趙氏云三或字何等廣收博采賢才已不拘一格了却又非賢而通以取賢之法非才而廣以欲才之心試玩進其等以下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既激厲之又甄收之造就深心眞是有加無已　德清胡氏云按此所進所舉所揚卽鄉之秀士移名於司徒而身入郊學不征於鄉者也鄭註以進士當之誤矣　曲藝鄭但云小技能也孔疏乃以爲醫卜之屬後儒皆遵其說按王制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及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賤之也郊學之士由論秀以升此蓋安得與其列竊謂此曲藝之人亦鄉所興之能者也鄉三物之教本有六藝鄭註鄉大夫職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則今之曲藝爲初時所興之能不足於德行者明矣蓋藝而本之於德行則爲道藝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是也非然者則謂之曲藝名曰郊人以其終不可與入大學也德事言三者既一無所長故願自貶以各試其所嫻之藝以補事官之闕而先王亦進而序之使入以器不求備也

愚按此郊學長樂陳氏謂爲大學本之鄭註因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爲之說不知在郊之大學乃諸侯之大學也總之大學爲國學郊學爲鄉學鄭註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孔疏謂天子親視學於西郊考課論說其學者才能其解非是蓋天子行禮多在大學未嘗至鄉學也曲藝不可言才長樂陳氏石林葉氏並以曲藝歸之斂才之中亦非是　語鄭註謂論說極是吳臨川謂爲合語謬矣故畧刪之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敎世子

註云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釋菜禮輕釋奠則舞

舞則授器　疏云此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及退儐之事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釋奠先聖先師此亦始立學及器成重於四時常奠也釋菜雖作樂不爲舞故不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乃退儐東序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語如此於禮可也　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及釋奠養老之事然以世子爲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長樂陳氏云凡家造祭器爲先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與器者造祭器之謂也釋菜之禮猶摯也婦

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殷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舍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　嚴陵方氏云釋謂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升而奠之菜則特用菜而已其蔬重詳略固可知矣儐謂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山陰陸氏云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　廬陵胡氏云儐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

愚按學太學也東序太學之東序也鄭註與宅不必改也慈谿黃氏謂爲釋奠先儒之說與宅不必改也慈谿黃氏謂用幣然後釋菜則用幣與釋菜是兩節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一時兼行之禮亦無先行重禮方正行輕禮駁得極是蓋黃氏於月令習舞釋菜依呂氏元文改菜爲采而於此亦疑菜字爲采字之訛竊意不然始立學與器大事也用幣則用束帛摯於神釋菜者祭菜也蓋設薦饌的奠謂之釋奠而釋菜則否此釋菜者蓋不特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

疏云自此至君之謂也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　嚴陵方氏云釋謂釋菜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以之脩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脩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

不暴文則不野　庳陵馬氏云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莫如樂治外莫如禮故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而教之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修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　福寧黃氏云禮樂交錯於中至末一氣讀不可斷發形於外只是言其機如此是故其成也懌是言其機之無所勉強恭敬而温文是言其發形之實處蓋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正是樂斯二者樂則生矣是故其成也懌正是生則惡可已也恭敬而温文正是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葉說云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温潤文雅之氣象曰既有曰又有曰實德曰氣象解極妙蓋恭敬由中達外乃是實德温文但是就其恭敬上又見其氣象如此凡恭敬之外又復温文也而字卽是恭而安費而隱之而切不可如方氏以懌爲樂之成恭敬温文爲禮之成亦不可以恭敬爲禮温文爲樂蓋禮樂唯脩時有內外至交錯了發形時便絕分不得禮樂此理極好先儒有曰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又曰禮之和卽是樂樂之節卽是禮只此四句最好形容交錯發形之妙　烏程姚氏云干戈羽籥弦誦書禮祭與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所在故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然其實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倫是已　禮樂原不相離故分言之則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合言之則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及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總之是這一箇學者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而陶鎔渾化以底於成是之謂善學

禮樂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註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之爲行其禮審喻之爲說其義　長樂陳氏云師則師以善而使之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頎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視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　建安眞氏云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養者從容啟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互相發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四人者扶持而
左右之教安得不喻德安得不成　松陵趙氏云二
審字上是行之愼下是言之詳教喻之喻是自己領
畧與上下兩喻字不同德成之成正應其成也擇成
字上文脩內脩外以至於成須由此輩輔導之人蚤
教喻而養之也下節德成教尊及父師司成統應此
成字　烏程韓氏云教是硬套子妙處全在養養比
教進一層然總之一時事

禮記集說六之一　三五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
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
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疏云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
世子曉諭於德保則愼護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
子歸於道記曰者是古有此記至唯其人皆記之語
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　長樂陳氏云虞夏商
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
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
數則有輔弼　山陰陸氏云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
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　建安
眞氏云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
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
外之德也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耳目口體不
以欲而動卽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
師保其職蓋如此　臨川吳氏云周之時太師太傅
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
之師卽虞之疑周之保卽虞之丞周之傅卽虞之輔
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
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
設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旣設四輔又設三
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省文
也　烏程姚氏云自立太傅少傅至此爲一節教世
子到有成處全在早喻教而養之豫故緊出太傅少
傅以養之句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奉世子以觀

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正所以養之也故曰教喻而
德成兼之教以事而喻諸德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
諸道却有何勉强苦難之功上文樂所以脩內禮所
以脩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
敬而温文胥由此輩輔導之人早喻教而豫養之也
賈誼治安疏全本此杜黃裳云要成儲德須尋天下
第一等人始得卽此意語使能也能字須重看是所
謂天下第一等人伊尹周公之流也後世諸葛孔明
庶幾近之　納蘭氏云集說四輔有兩說一以師保
疑丞爲四輔一以疑丞輔弼爲四輔夫師保者三公
也取以充四輔則三公缺其二矣尙書大傳云古者

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祿視次國之君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據此則四輔乃疑丞輔弼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明矣朱子以疑爲有疑卽問之意蓋非臆說亦本尙書大傳而云然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山陰陸氏云君子成德之名　晉江周氏云君子就作世子教尊官正國治皆是論其理如此若之謂也

亦是君德已具他日舉而措之之意　納蘭氏云上文言禮樂乃教世子之具四輔三公乃教世子之人此則言世子受教而成德乃可稱爲君子集說但云此德是指世子之德殊未明曉

愚按君子曰德言得稱爲君子者何也曰德也世子之德成可以見教者之道尊德成卽上文教諭而德成也教卽上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是也喻諸德歸諸道何如尊也教尊而官正者官卽上文樂正司成太傅少傅諸人是也詔告授數論說教論各居其職官何如正也官正而國治者小大之官

文王世子第八之二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註云聞之者聞之於古也　疏云自此至踐阼覆說周公教成王爲世子及在學行一物有三善之事

嚴陵方氏云子者曲也與于則子同解故周公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于伯禽以善成王皆所以致曲也優言爲之有餘而不迫　烏程姚氏

云善字下得極妙君德在止至善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總欲歸其君到至善處故下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松陵趙氏云殺身求益事反直捷唯委曲行權善成君德爲尤難耳優爲者深歎其難非謂不殺爲易也須看善字比益字進一步註迂身雖易云云未安　華亭周氏鼎云長樂陳氏難易之說及集說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皆有語病趙氏之言爲正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疏云成王既無父今若以爲世子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　嚴陵方氏云盡人之道無他在乎參彼已之情而已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此又繼言長幼而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臨川吳氏云上言道此言義道謂所由之路義謂所宜之理其實一也但稽之事實伯禽並未嘗與成王同居學世子法或疑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共學而記者誤傳以爲武王崩後之事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講義云教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唯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也兼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子者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松陵趙氏云有父之親二句所謂以身教也養字有味所以善處全在能養此與前章養字相照但前主輔導此責君身於教世子特爲緊要

愚按此節以下正是抗世子法於伯禽不必指着成王然教伯禽正所以教成王故上文云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其齒於學之謂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註云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疏云物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眾知父子知君臣知長幼也

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之人答之也父子天性自然故曰道君臣以義合故曰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曰節不言兄在則禮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也國人問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　山陰陸氏云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變爲稱謂者言忠孝一致也爲子孝臣斯忠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攝政而治卒而不疑　新安朱氏云語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　石林葉氏云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貞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烏程姚氏云學爲子則知爲父學爲臣則知爲君學敬長則知慈幼故連下三學字註訓教之也誤矣　凡學世子及學士至此統是一篇文字故引學正司業父師司成等語以結之見弦誦書禮之教皆所以脩其內外以歸其成其實落造於成德處則公輔之早諭教而豫養之功居多也　納蘭氏云樂正即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故謂之司業業者筍簴上板刻之截業如鋸齒者也其以詩書禮樂造士蓋兼爲之非專主詩書之業也集說本孔疏謂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者

愚按樂正兼大小業即干戈羽籥弦誦書禮之事及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數師即師保之師父與師皆所以成就其德者成即上文德成之成鄭註司成即大司成極是今國學祭酒謂之大司成其副即以司業名其官本此一有即不有之反面集說引書作一人亦不必拘拘乃爾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註云庶子司馬之屬　疏云自此至不翦其類明庶子理族人燕飲及刑罰殊於異姓之義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長樂陳氏云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　廬陵胡氏云正謂公族之所取正　臨川吳氏云此總下文七者之目也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善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或曰子讀爲慈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註云內朝路寢廷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　疏云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若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　長樂陳氏云周禮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此云公族朝於內朝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此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此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此之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此曰朝於公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　嚴陵方氏云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

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該大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典律同而名之曰典同也　廬陵馬氏云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一條也　吳江徐氏云自此至親哭之凡九節皆詳正公族之禮而此一節則言朝禮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其登俊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註云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上嗣君之適長子　疏云若公族在宗廟之中則其立如外朝之位宗人授百

官之事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其其事其登俊獻受爵不用眾官唯用上嗣案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此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此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此先云俊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也餕時雖有

長兄弟以上嗣爲主公族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無爵父兄之上　山陰陸氏云以官若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卿大夫從士執芻之類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二條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祭禮

烏程姚氏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是常時之禮

愚按庶子治之不另起頭其朝於公內朝與在外朝則司士爲之爲之者所以正朝廷之位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庶子治之治之者所以正宗廟之禮也然公族未有不尚齒者唯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以爵以官其餘會聚則仍以齒也言以爵以官嫌常時亦然故又言此以明之註疏及集說並云唯內朝則然不與上節臣有貴者以齒語複者乎註引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文亦不合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註云大事謂死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恆在上　疏云案喪服臣爲君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麤者在前精者在後精麤謂衰服縷布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雖

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　嚴陵方氏云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爲疏服重則於喪者爲親以精麤爲序也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三條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喪禮亦庶子治之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註云異姓爲賓爲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降一等親者稠疏者稀　疏云公與族人燕食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爲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

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疎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四條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燕禮亦庶子治之

愚按孔疏謂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此數句似屬有礙集說刪去之納蘭氏駁之曰公雖親親而與族齒然不可不稍存貴賤之等夫三命大夫尚且不與父族齒燕會則別席獨坐況

君至尊反不別席於父兄之上乎以爲孔疏是也竊意本經明言公與父兄齒又若不爲別異矣益公與族人無賓主之道故以異姓爲賓而不能與君酬酢使膳宰爲獻主代君行禮於賓及諸父兄此間即寓有尊卑貴賤之意然公與父兄仍然序齒也其列位必有法特無可考耳此在軍亦宜言公族之從行者守此公禰也若云庶子守之則下文孝愛之深如何着落或云若作公族言則下文守宮守室又屬何人不知下言出疆明屬公族之無事則在軍從行必其所有事可知也

外欲依親親之辭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諸父諸子是見任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子　臨川吳氏云此目之第五條也宮統言室則以宮之中一室言之貴宮之室曰貴宮貴室下宮之室則曰下宮下室此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而不復言貴宮下宮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二貴則宮室混而一二下則宮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已所居而卑祖禰也義殊未安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爾何乃尊昭而卑穆乎陸氏以貴宮貴室若魯公廟下宮下室若羣公廟似矣然魯公廟實僭倣周之文武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貶之而以下爲稱乎胡氏以貴宮下宮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廟高祖以下亦未爲是

吳江徐氏云此言軍禮及朝覲會同出疆之事松陵趙氏云以上各節皆以其字領其指公族言則此在軍亦宜言公族之從行者守此公禰也若云庶子守之則下文守宮守室又屬何人不知下言出疆明屬公族之無事則在軍從行必其所有事可知也

愚按下文公族朝於內朝節以公族二字領起則知守於公禰者亦是公族非庶子也趙說爲優　貴宮貴室下宮室臨川吳氏駁羣說是矣但其引春秋傳諸侯之廟始祖稱太廟羣公稱宮乃指貴宮爲昭穆四親下宮爲親廟之外立廟如魯仲子之宮之類恐亦未然說文宮室也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公宮者公之所止也統大廟貴宮室下宮室一齊在內如今之內王城一般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是總言下乃分疏言之公宮之中有太廟焉則以正室守之言太廟而不及羣廟者舉尊以該

之也貴宮貴室公所自居之宮也則以諸父守之下宮下室非公自居之宮也則以諸子諸孫守之所居之宮貴賤不同故所守之人尊卑亦異觀下文正室守太廟尊宗室又云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言室不言公宮可見公宮爲公之室無疑亦以見太廟宮室俱在公宮之中無疑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疏云此與下節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皆當有正禮庶子掌焉自五世以下其廟未毀故爲五廟也　嚴陵方氏云諸侯五廟之孫雖爲庶人其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間而止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則告亦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　臨川吳氏云此與下節爲目之第六條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疏云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親盡但有祖免而已賵賻承含皆贈喪之物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贈車馬賻財帛含珠玉長樂陳氏云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

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　吳江徐氏云此二節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　烏程姚氏云賵賻承含分明是四事註於賵賻含之外加襚一節將承字改讀爲贈非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

註云甸人掌郊野之官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殲殲刺也剸割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公族有死罪有司行法之事及公爲貶降之禮公族雖犯宮刑但髡去其髮故掌戮之髡者使守積　嚴陵方氏云磬於甸人則甸師所謂王之同姓有罪則

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

臨川吳氏云此與下節爲日之第七條也

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註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宥其罪出於刑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也罪既

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親哭之者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

長樂陳氏云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示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不忍與眾棄之也不忍與眾棄之而必於甸人亦以甸人供祭臟之物故也蓋不以親褻法

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重輕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註云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疏云自此至類也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　嚴陵方氏云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解上文或此畧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畧其義皆放此　都昌陳氏云內親謂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貌

異姓之臣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
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考者也故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
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奪也燕食主於親親
以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
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
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　松陵趙氏云孝愛之深
要想他如生如存假使戰而不利將置此主於何地
如此念頭豈非孝愛之深正室皆宗子故曰宗室族
屬統於所尊在宗子有君道在支子爲臣道故尊之
而君臣之道著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
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
友之道也
疏云此覆釋前祖廟未毀一節敬弔臨賻賵又覆釋
前宜弔不弔一節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
赴告是不忘親也既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蓋賤其
無能也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
友之道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註云鄉方言知所鄉　疏云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
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　陵
陵方氏云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官

以治內爲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庶子
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官
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而眾不惑於道
之所在故曰眾鄉方方者道之方也　烏程姚氏云
前言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此云庶
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是照應
處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
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
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
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疏云此釋前第九條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
爲其犯罪忝辱先祖合疏遠之素服居在外寢又不
聽樂爲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
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　嚴陵
方氏云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夫有
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都昌陳氏云正術猶言常法也公族之有罪者雖
是君之親然亦必在五刑之例而不赦者是不以私
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與猶許也刑於甸師隱僻
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
　愚按孔疏體百姓謂與百姓爲一體集說因之

謂當與百姓一體斷決恐未必是葢公族何罪不過恃君之親屬以凌虐百姓致子犯有司之正法使不有以治之百姓將議吾狥私而廢法非百姓所以望治於吾之意也今公族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衙所以體百姓之心以爲心也孔疏慮兄弟謂謀慮兄弟亦未明集說勝之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註云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有司告祭畢

乃始之養老處也 疏云自此至典於樂論天子視學養老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也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大猶初也昕猶明也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初明擊鼓警動衆人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乃命有司行事有司卽詩書禮樂之官也 山陰陸氏云興秩節此爲養老視學爲之祭節矣其禮有常秩也言先聖在後者容有司卒事自先聖所反命也與天子出征造乎禰同意 石林葉氏云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學則言節

愚按命有司行事者行禮樂之事也有秩節焉循而舉之可矣若先師先聖天子親自祭之知者以下文親自釋奠於先老豈視學大禮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恐不其然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

疏云既視學畢適之東序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既畢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發其歌詠以樂納之也三老五更

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嚴陵方氏云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廱也於學祭先師先聖於東序釋奠於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猶三公四輔之義耳德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別也饌食也醴酒也適饌省醴葢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甘入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脩之以孝養者謂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也　金華應氏云東序夏后氏之學名此云東序未必自爲一學卽學宮之東序爾始立學者旣釋菜而退儐於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學視學興秩節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序也鄭氏於此二者皆以爲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東膠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知東序亦在學中而已

愚按鄭註樂記三老五更者互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行者也孔疏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文王世子註三老五更象三辰五星義相包矣又蔡氏獨斷云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己也又三老老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具者長樂陳氏謂三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亦不以一人名之後世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占意也則又與鄭註違也慈谿黃氏引左傳昭三年杜注以三老爲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五更以老而更事爲義言人人殊未知孰是且依方氏解之　又按蔡邕月令以五更爲五叟曰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明末陳懋仁著庶物異名徵云列子坰外田更田更野老也又云按二王書嫂多作嫂蔡中郎亦云叟字之誤著以並考則更與叟又在兩可之間矣

反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

疏云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此約鄉飲酒文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閒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曰正歌備賓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音致極也下管中奏此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卽象也案詩維清奏象武是武王作樂稱象也養老之末無算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　長樂陳氏云歌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　嚴陵方氏云

養老之禮無大於此故曰禮之大者也　廬陵馬氏云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慈谿黃氏云德莫盛於文王功莫大於武王登歌清廟所以著文王之德下管象而舞大武所以著武王之功　丹陽湯氏云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此正君臣之位也三老五更及羣老各以尊卑序列是正貴賤之等也君臣之位正則人知尊君貴賤之位正則人知貴貴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王以樂終　晉江周氏云登歌清廟是一事既歌而語是一事以成之也總

承下則申言所語所歌之實而結其爲大禮下管以下乃備舉所作之樂歌也集說引嚴氏之說以之所寓也事卽奏樂習舞之事故註云養老之事也君與貴指天子臣與賤指老更上下之義總上二句

愚按下管象舞大武孔疏最爲明解象武之曲卽周頌大武之樂歌也集說引嚴氏之說以爲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卽象舞之樂歌其說非是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同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註云羣吏鄉遂之官王命諸侯之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　疏云諸侯爲畿外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也　山陰陸氏云稱王王事也　馮氏云石梁塗去幼字鄭註無養幼之文疑是訛本撰入一字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疏云此申說視學養老之義　長樂劉氏云聖人躬行養老之事使天下記之以爲教化之本故曰記事　嚴陵方氏云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大於孝此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之以敬也發詠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

饌省醴珍具此脩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此終之以仁也　廬陵馬氏云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修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　晉江周氏云此詳先王養老之備德爲衆所共知下推其所以知德之故由終始之愼也聖人與下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記事與下舉事舉大事皆是養老慮大是方行之事下五句正實事

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兒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註云兒當爲說說命書篇名高宗之臣傅說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疏云此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在上之德備具其備具者卽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愼其始愼其終之以仁是愼其終養老之事既愼其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則衆何得不曉喻焉　鄒昌陳氏云養老之禮行於學又因終始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　松

陵趙氏云起言警衆中言含衆末言喻衆須知聖人舉事全爲提醒衆人非徒備其盛美以視學起以典學收兩學字大有關會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註云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煖寒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嘗饌善謂多於前　疏云此是第五節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此記世子之禮　嚴陵方氏云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既作則動乎容者亦隨之矣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可知　烏程韓氏云世子之記之文不知在文王先在文王後總見凡爲世子者所必然不獨文王也通篇都說教世子首尾獨兩拈爲世子之禮正寫箇恭敬溫文的世子以明教喻德成如是　此篇大都述古凡學世子一段正於公族一段天子視學一段或

先述而後繹之或隨述而隨繹之及至終篇又述古世子之記與篇首文王相照篇法特奇

愚按此言色憂不滿容言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言不能飽言武王一飯再飯亦言之法鄭注色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不能飽又不及事也然頃刻之間老親或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便色憂不滿容世子於此時自然刻刻伺候親側非不自知其復初然恐親身猶未安節又質之內豎內豎曰復初矣然後亦復初其心迹亦未嘗少遜於文武也黃東發謂其竟不得親

侍其父之疾始終但得之內豎之口亦未免書備太過文王之爲世子是聖人已行之事世子之記是古人教世子之法

禮運第九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旋轉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山陰陸氏云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非道德之運運祚推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　福寧黃氏云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禮樂陰陽相爲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篇大之爲英以見五帝之爲質以五帝爲大道之行則知三代爲大道之隱矣　蔣氏云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祓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粤自王政不脩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而不可與他國共言者也今也聖人傷世僞之浸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遊喟然爲之太息記者記其所歎在魯不知魯之爲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歎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偃也爲之發問則何以爲夫子感歎之機夫既以帝者之事爲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註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　疏云此篇凡四段自此至小康明孔子爲禮不行而發歎遂論五帝三王之事孔子蜡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是歎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歎之由蓋疑辭言偃問歎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之　嚴陵方氏云與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也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稱之禮至於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言三代之爲英以見五帝之爲質以五帝爲大道之行則知三代爲大道之隱矣　蔣氏云古者上下之間

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祓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粤自王政不脩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而不可與他國共言者也今也聖人傷世僞之浸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遊喟然爲之太息記者記其所歎在魯不知魯之爲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歎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偃也爲之發問則何以爲夫子感歎之機夫既以帝者之事爲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

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

愚按註疏據爾雅釋宮觀謂之闕宮門雙闕舊縣法象魏使人觀之處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然相傳魯以周公之故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一切宮室制度未聞賜之可以上擬天子也其亦附會明堂位而爲此言與蜡祭者民間亦得行之夫子與蜡賓豈必定然助祭於魯此等處不必致詳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爲大同

註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分猶職也歸得良輿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爲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仁厚之教也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尚辭讓之故也同猶和也平也　疏云謀起於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興起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嚴陵方氏云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己之謂信交相親之謂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己者患於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已故脩之使著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爲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爲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外戶可以不閉　山陰陸氏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在六君子之世未嘗廢也

而大道之行異乎此者不家之而已　晉江周氏云自首至不必爲已總言上古風俗之厚如此選賢與能是一項講信脩睦是一項通是在上者事至下文方說到衆人上去使字頂上兩句乃人自相使非上之人使之也統下老幼男女數句貨力又推進一步俱以風俗之自然淳厚看兩惡字是自家惡內含貶貨用力意不必爲已不必藏於己正大道爲公的意是故承上風俗來故外戶故字又承謀閉二句來大同謂上恬下熙風俗淳美也　納蘭氏云集說之意即以堯授舜舜授禹爲選賢與能是與天下爲公一意也孔氏正義則云天下爲公者謂天子位也爲公

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郎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德賢與能者謂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惟選賢與能如堯四凶湯十六相之類此二說皆非也天下爲公乃下文之綱領選賢與能至不必爲已皆所謂天下爲公也猶下文天下爲家爲各親其親以下諸句之綱領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

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爲殃是爲小康

註云康安也小安之世不如大同之世也言小安者失禮則賊亂將作矣　疏云天下爲家故各親親而子子藏貨於身出力贍已父子曰世兄弟曰及城內城郭外城溝池城之堅紀綱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設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賢猶崇重也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須知立功起事不爲他人故姦詐之謀用是爲已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爲已而

發起以其時謀作兵起禹湯等能用禮義成治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此六君子皆謹於禮以下五事雖在是不見爲常法也爲君而不謹於禮以補過禮以刑仁富貴勢位眾人必以爲禍殃其以罪黜退之也　廬陵胡氏云鄭註大人諸侯也案下文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補過禮以刑仁刑猶型也禮以講讓　長樂陳氏云其言示民有常者常者變之對變者能變則常者能化化者人之道變者天地之道易之坤卦言人之道則曰有常曰化光至於乾卦言天之道則曰無常曰變化帝則盡天道故不言常王則盡人道故止於有常而已　烏程

姚氏云謀作而兵起唯禮可以已之故六君子皆謹於禮以挽回世道此是一篇之大旨蔣氏云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運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此極說得有理　東海胡氏瑞光云凡此謹禮以下六事皆示民有常法之可守總之不可無禮義以爲紀耳　西河毛氏云帝王傳重唯有父傳子兄傳弟二法而他皆不與故曰大人世及以爲禮蓋父子相繼爲一世而兄弟相繼則謂之兄終弟及故公羊曰一生一及而其法已備並無兄傳弟而弟又可傳兄子者有則非

絕續卽篡弒矣此其法倡自五帝而三代遵之如帝嚳傳帝摯傳世也帝摯傳弟堯傳及也而夏周傳世殷商傳及二法劃然然且傳及之法終歸傳世何也夫傳及者非及之而可已也父子無窮而兄弟有限縱或一及或再及三及而其既末一及必須傳世則是兄之傳弟原歸之父之傳子且此結末一及豈不知前此之兄皆有父子何難反而傳之兄之子而必不然者以爲傳及之窮必歸傳世無二法也蓋位無逆傳季弟傳子則順返而傳之兄之子則逆矣位無疑傳季傳子則信又傳兄之子則可伯可仲疑矣疑則爭逆則亂是以兄弟相繼雖名曰及而入廟之後則總歸父子而稱之爲世卽傳兄閱弟仍以父子之法處之故五廟七廟及亦多有而尙書曰七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是傳重大禮先王限之以二法曰父子兄弟卽有限之以一法曰父子而必不使伯叔父之子羣從得參預於其間何者杜爭亂也是以殷商授受凡二十八君皆兄傳之弟弟傳之子並無弟復傳兄子者唯弟絕而傳兄子則有二君一則太丁未立而死傳弟外丙又傳弟仲壬而仲壬無子始反而傳之太丁之子太甲此一君也一則祖辛傳弟沃甲而沃甲之子南庚年幼先立祖辛之子祖丁而後還南庚乃當未還南庚時祖丁身死已有子

子此一定之法不可暫易是以宋宣讓位於其弟宋穆而宋穆不傳之子焉而反而傳之兄子與夷則謂之亂吳諸樊餘祭餘昧兄弟相禪宜及餘昧之子僚而諸樊之子光篡之則謂之爭亂與爭則益逆生焉是明景皇易儲考之古禮按之今情皆無可遺議者傳世之禮又名正體謂分先君之一體而又當長嫡謂之正體若傳及之禮則雖母弟父弟皆分先君之一體而非長非嫡卽謂之體而不正是所謂世與及者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親弟者謂同母之弟非然卽同父之弟未有伯叔父之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明武宗無子已無傳世然又

無親弟亦無傳及則以倫序求之當求一正而不體
者或武宗原有子而子死而孫存則立孫或子死無
孫而不得已而迎立庶族親王則必立一庶族兄弟
之子雖孫與庶族兄弟之子皆非先君之一體而必
取其嫡與其長者皆謂之正而不體向使大臣略知
禮必當於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
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
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
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
倒莫此爲甚是舉世無學禍及家國宰相須用讀書
人非妄語也

愚按謀作兵起宜雙承兩箇爲已鄭註教令之
稠其弊則然孔疏謂爲勇力爲已所致嚴陵方
氏曰以功爲已則致力於興事者各自相營則
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起則此故字宜雙
承二句爲是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
弊至於貨力爲已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其
弊至於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此以致議論紛紜盈廷夢夢受害於當時貽譏
於後世

言假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
天發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
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疏云此論須禮之意　廬陵馬氏云天降衷於民先
王爲禮以繼天之衷故曰爽味色聲臭安逸人情所
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爲禮以制之
故曰治　嚴陵方氏云於天曰本於地曰發於鬼神
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　延平周氏云深於禮
者可與言易深於易者可與言禮故言其成象則本
於天言其效法則發於地言其幽則列於鬼神所謂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其度數而已矣

鄭氏云相鼠之刺不唯深疾之之辭而無禮無儀
固有死之道也　三山陳氏第云相鼠似鼠頗大能
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愚於薊門山
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
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注曰相視也鼠

盛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爲視誤也久矣　晉江周氏云承天道治人情須相趕說夫禮必本於天以下正承天治人處去禮五句指禮說尚未著在人上故聖人二句方著在人上說禮指冠昏等禮正即是父子長幼男女君臣上說

愚按相風有體體猶俗語禮體之謂非身體之體也說文殽錯雜也有分布之意孔疏訓作效法之效集說從之非是

言優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註云杞夏之後宋殷之後　疏云自此至禮之大成也明禮之所起徵者徵驗之意　長樂陳氏云得其書則繫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及遠故先坤乾而後夏時　橫渠張氏云坤乾書名不曰乾坤而曰坤乾者乾則無以見必因坤而著故先曰坤推本而言也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則神何附著　嚴陵方氏云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爲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爲顯故以等言外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蓋本諸此　四明沈氏云義是禮之變處等是禮之常處首坤次乾之序是變也建寅之書是常也聖人加一義字於坤乾加一等字於其間夏時夏殷之書固是夏殷之禮非聖人孰能觀之　山陰陸氏云雖曰吾以是觀之蓋亦略矣據論語所言可知　齊江張氏汝珊云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坤乾三墳書燧人之易曰連山伏羲之易曰歸藏神農之易曰坤乾則三易作於三皇三代各承而用之坤乾非歸藏明矣況歸藏坤乾二易具載三墳亦未嘗有乾坤二卦此皆臆度附會之說也今小正書之行者不知眞否竊謂夏禮已不存聖人止取夏時之等若坤乾或之正以其合於四時之序故曰夏時之等若坤乾或之以夫禮之初以下皆是禮之極處　夏道殷道猶言夏禮殷禮道卽禮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坎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註云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汙尊鑿地爲尊也坎飲手掬之也　長樂陳氏云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坎飲蕢桴而土鼓歟　嚴陵方氏云

地產之殽不過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　盧陵胡氏云藁草也以草爲桴鄭以賁爲由非也若云聲誤不應明堂位又誤也土鼓蕢桴雅文云築土爲鼓蓋築地以當鼓節

愚按此言上古之世其飲食則燔黍捭豚汙尊而坏飲也其樂則蕢桴而土鼓也物雖簡質猶若可祭與下二節皆上古時事孔疏以爲從此至禮之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恐不然也　說文捭兩手擊也桴擊鼓杖也應作枹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熟故南鄉皆從其初

疏云皐引聲之言某死者今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苴熟者將葬包裹熟肉以遣送尸天望謂望天招魂也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也　嚴陵方氏云飯必以腥處致生之不知苴必以熟又慮致死之不仁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氣而言魂氣者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與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臨川吳氏云告謂行復禮既號而又告也故死者北首二句結上文初指升屋而號以下所言之禮

愚按腥生肉京山郝氏謂招魂不復乃行死事含以生米薦以生肉或則有之然考之於禮未有薦腥之說疑腥字或爲生字之訛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疏云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火化則唯伏羲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故也　臨川吳氏云營窟壘土以避寒也橧巢聚薪以避暑也飢則食鳥獸之肉飲血茹毛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其體以上三節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爲大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註云作起也脩火之利謂熟冶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甑甗及甒炮謂裹燒之燔謂加於火上

亨謂爨於鑊炙謂貫之火上體解謂蒸釀之　長樂陳氏云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爲宮室之具而爲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斧斤瓦甓之所當先也夫營窟橧巢而易之以宮室飲血茹毛而易之以亨炙衣羽衣皮而易之以治麻之布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臨川吳氏云脩火之利一句總下三事三者皆須火之利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二句結上文　烏程韓氏云從初從朔郎莫敢易其常古隱射魯僭周公之衰不從謹禮之初故也

愚按孔疏引世本燧人出火在伏羲之前用之簡少至神農脩益使多則以脩火之利實指神農非也後聖有作當活看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註云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　疏云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備其鼎俎者謂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之後以其斧斤瓦甓之所當先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管磬鐘鼓堂下之樂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祜是義也故鄭注言及其事義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於鬼神酒醴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廬陵馬氏云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未殺故言陳鼎俎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　臨川吳氏云此蓋言祭之初事也

至先祖是禮物之備以正君臣五句是禮教之脩末句總上兼郊廟言上言降上神先祖是我去降之承天之祜方是來降

愚按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註疏據之謂醍與盎澄與沈蓋同類

也不知何所本夫以醴爲醴齊以醍爲醍齊以醍爲三酒是矣而以醆爲盎以澄爲沈毋論音義不同第四齊俱在何獨遺卻泛齊又以緹爲齊將舉五齊以該之耶抑顚倒其辭而以齊醍作醍齊耶種種支吾殆不可從竊意玄酒者水也上古無酒此水當酒重古所以設在室醴甘酒也醆酒濁而微清醍酒色赤者而以緹爲之澄酒即清酒也曰醴曰醆曰緹曰醍曰澄酒皆後世酒名在戶在堂在下則其陳設之次第而已與陳其犧牲備其鼎俎等類皆未祭以前備物盡禮之意緹讀如字不必依鄭注改爲齊也

禮記集說九之二　十八

此與下兩節承上文以事鬼神上帝說來是雜言祭祀之禮孔疏上神卽先祖也恐未然上神先祖明明兩祭故曰與上神確是上帝蓋祭天與祭廟皆設饌具郊祭之時諸臣皆與則君臣上下何必定是宗廟之祭且曰以承天之祜天卽上帝也後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亦何莫非事天之禮乎唯第一節夫婦有所第二節君與夫人交獻第三節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則專言宗廟之祭耳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註云嘉樂也莫虛無也　疏云案周禮大祝辨六號註神號若昊天上帝鬼號若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齋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神鬼祇是尊神牲齋幣是顯物謂造此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也玄酒以祭者謂設此玄酒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其實不用以祭薦其血毛者祝以毛血告也腥其俎者既殺牲以俎盛肉也孰其殽殽骨體也孰謂以湯燭之越席疏布周禮祭天之物記者雜陳之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醆以獻者朝踐用醴饋食用醆以獻魂氣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羹也　嚴陵方氏云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爲用其祝號上言玄酒在室醴醆在戶未見其所以爲用故此言玄酒以祭醴醆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殽薦其血毛燔炙爲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冪之疏布所衣之澣帛焉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君與夫人交獻焉則陰陽之義備矣

故尸以合禮於魂魄　廬陵馬氏云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虛無之閒而已　臨川吳氏云此蓋言祭之中事也　京山郝氏云按古天子之祭不可詳考據疏義舉其概大祫之旦王裘冕入尸裘冕後入王不迎尸尸入室樂作降神王乃灌時眾尸皆在太廟依次灌用蜜鬯尸皆祭啐之奠之是為一獻王乃出迎牲后從灌是為二獻牲入至庭王親殺啟血毛告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延尸入室坐於堂大祖之尸坐尸西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對主各在其右后薦豆籩乃薦腥於尸坐前謂之朝踐即此所謂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酌獻尸是

為三獻后酌是為四獻此禮器所謂設饌於堂也乃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徒堂上之饌於室內拜妥尸遂薦敦王酌獻尸是為五獻后酌獻尸是為六獻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酌酳尸是為七獻后乃薦加籩豆尸酢主人主人受酢獻諸侯后酌酳尸是為八獻王酌獻卿大夫諸侯酌獻尸是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以尊卑為次據諸禮文杜撰其畧蓋如此

然後退而後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疏云前明薦獻既未說今至饋食乃退取鄉爵肉更

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饗燕之眾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等嚴陵方氏云合亨則合眾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簠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　山陰陸

曰合莫合亨體薦邊豆籩簋鉶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盡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僞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者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品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也以牲牷肥腯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臨川吳氏云此蓋言祭之末事也成猶言全備也自初中至末祭禮大備故云大成　烏程姚氏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可致敬於鬼神者必至是而後爲備故歷歷推言之　玄酒以祭至腥其俎曰法上古之禮孰其殽至與夫人交獻曰中古之禮退而合亨以下曰當世之禮是則然矣然愚以爲非也本旨所重在合莫與大祥耳蓋鬼神之冥漠不可見矣望其來而歆饗全在聚己之精神以契合之然而非物不足以表其誠也故作爲祝號以至嘉其魂魄足以合其莫矣而猶爲未愜也又退而合亨焉以至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斯其爲祭之盡善禮之大成乎蓋此條所陳無非言祭盡古今之變之禮凡可以歆饗鬼神者無所不至不必條而分之曰上古中古與當世也凡論禮者貴得禮之情凡讀書者貴得書之旨區區分剖之辭非有識者之所取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乎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云自此至篇末正明孔子歎意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無可觀舍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　山陰陸氏云凡言禘郊禘常在上郊郊稷禘禘嚳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　浚儀王氏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

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爲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蔣氏云明堂位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勳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典禮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說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止之使成王之世而發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白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傷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之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　鄱陽馬氏云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歎也至於魯乃亦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乃於周公之廟一如文王

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家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　京山郝氏云此節文義甚明魯用郊非周公之舊鄭氏引春秋書郊牛口傷之類以爲子孫不能奉行周公之道豈惟不知禮亦不知春秋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嘉薦亶時夏后帝皇祖后稷非僖公之事與故春秋書郊牛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牛災而獨於僖以後數數爾耶惟魯郊非周公之舊夫子所以歎也至於杞宋之郊亦季世之僭夏商亡其子孫雖時王賓之而大禮不可假借唯魯

郊故杞宋亦郊承說襲敝非一朝夕王迹熄而詩亡春秋所以作也

愚按觀周道與上文觀殷道相應此三代之英也自此以下備言周道存亡得失之由

魯之有郊禘其故有在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魯爲宗國得立文王廟爲出王之廟禘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祭文王不得不用天子之禮樂此魯禘所自昉也然止可行於文王之廟而不可行於周公之廟也周室衰僭諸侯僭竊魯因見周公配食文王已用天子之禮樂乃於周公之廟一如文王與禘祭相準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魯之禘也魯又見既得禘祭則郊亦可行於是并僭郊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此魯之郊也故夫子歎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杞之郊也五句最難理會竊以夫子之意以爲不但魯也而杞亦郊天以禹配也宋亦郊天以契配也郊是天子之事所世守者諸侯安得而僭越之故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郊禘與杞宋之郊皆非禮也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

人蒲器而郊冥而此曰禹與契者何也祀宋之自爲之也盧陵馬氏以爲湯革夏則命祀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亦臆說也湯武當日未嘗有是事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嚴陵方氏云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　納蘭氏云臨川吳氏謂假與嘏通用不爲無據然未若讀作嘉古雅假樂君子毛云假嘉也此蓋謂祝嘏莫敢易其嘉古則禮之大善者也若注疏謂假大也雖本釋詁則是謂大大有是理乎也是之謂敗德之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疏云辭說當依舊禮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說不知古禮當是君臣俱闇是謂幽國

愚按此因前言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故以祝嘏連類而言其非禮之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注云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僭禮之君也　延平周氏云公臣家僕雜居齊列爲非禮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故與家僕雜居齊列爲非禮無吉凶之辨無貴不使禮也故以衰衰入朝爲非禮也　醆斝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用時王之器者禮也是謂僭君

君用時王之器者禮也用王者之器非禮也是謂僭君

疏云大夫以下皆家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冕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非禮也則見此君極被臣之劫脅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疏云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須假借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是之謂敗亂之國

愚按大夫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云大夫祭器不假此則無田祿者無祭器須得假借孔疏謂有地雖造亦不得具足恐非是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疏云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　福建黃氏云公臣家僕之不同稱禮也故與家僕雜居齊列爲非禮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禮也故以衰衰入朝爲非禮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與臣共有此國罪在君也

慈谿黃氏云自祝嘏辭說至此承上文析言禮之失

愚按此一節文法錯落之至諸家俱不解惟黃氏得之而猶有未盡者三年之喪三年不使者也非三年之喪亦期不使者也新有昏者期不使或曰國當作惑字之訛也惑亂也吉凶相雜上下無辨非亂而何上言亂國此言同惑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疏云從是謂幽國而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　長樂陳氏云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不曰國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　金華應氏云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　新安王氏云一曰幽國二曰僭君三曰亂君四曰亂國五曰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與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註云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　嚴陵方氏云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相陵

註云諸侯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笑焉　吳江徐氏云以上二節又言失禮之弊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不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疏云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別嫌明微以下並明用禮爲柄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宜大

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倍小臣竊其君無可奈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曰俗敝人君身在於位而政施於外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之已治則君身安靜故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盧陵馬氏云禮者刑政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至幽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格故曰儐儐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

夫觀其禮可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云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其辨故曰別　長樂陳氏云政不正則君位危上無道揆也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下無法守也但刑肅而俗敝則法亂無常禮紊無列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弗歸之矣專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　長樂劉氏云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民此俗所以敝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故爲政者能正萬物之性命則天下戴君如父母畏君如神明安君如天地不可須臾離於其政也然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鬬息則政之藏身尊嚴若此豈不可尚歟　臨川吳氏云凡言故者皆承上之辭是故者雖承上而又更端也自是謂承天之祐始言是謂者十三而此條最在後又以上九是謂皆指禮之一事言而此一條舉禮之大總言故特以是故爲起語也上文是謂大祥以前三是謂皆言禮之善而以此禮之大成也一句結之此是謂疵國以前十是謂其二言禮之例其八皆言禮之失而以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一句結之又起下文也

愚按肅是美德謚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玉篇肅敬也嚴也此當訓爲嚴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刑原不可以嚴也故曰刑肅而俗敝

禮運第九之二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橫渠張氏云殽以降命命也如殷人貫命令之令文之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令也　臨陵馬氏云殽地而言命降於社則知殽以降命言地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則知殽以降命言天　殿陵方氏云於祖廟言仁義見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造降於社者爲剛言仁義見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造降於社者爲剛

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興作之爲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　都昌陳氏云仁以思慕言義以親疏言思慕之心無窮而親疏之殺有定又親親仁也尊尊義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而尊尊之義隆矣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而親親之仁篤矣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之備始於宮室故於五祀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庸禮之政如此故身安而國可保也　烏程姚氏云此緊頂

治政安君來夫政以下正所謂治政者聖人承天以治人上天之命與君人之命原無二也故首提本於天殽以降命然命之大者唯社與祖廟山川五祀之祭故緊承命降說下見此皆政之所在即命之所在而聖人所以藏身之固端不出乎此註乃謂因祭社而出命有事於祖廟而出命云云吾不敢謂是也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是廟中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而皆產於山川故教人備物致用率作興事在山川之祀制度所該者廣而內外之別高下之等實於門行中雷戶竈創始焉故於五祀有制度之政　上止云藏身此云藏身之固必固乃爲善藏其身殽命之政

是爲治政藏身之固是爲安君

愚按說文殽相錯雜也新安王氏云殽者雜而分也殽以降命者蓋言人君所行之政必本於天紛紛然降下之教令即是政也鄭注殽字無訓孔疏訓效謂人君效法天氣以降下政教之令則非是鄭注殽地若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是矣孔疏謂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又非是蓋地之所出至錯雜也觀下文有云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宮室故於五祀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庸禮之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豈非殽地之謂乎疏且謂降於祖廟山川五祀亦有效法之意更無

謂　或謂上文夫禮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
神而此則云夫政必本於天發以降命其間必
有闕文當云夫政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神
以降命命降於郊之謂本天降於社之謂發地
降於祖廟山川五祀即列於鬼神之謂也故下
文即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祭帝於
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
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
本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
之藏也前後相照應未有言社言祖廟山川五
祀不言郊者也此說甚是有理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
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
也

蔣氏云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
爲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處其所
存者自其降命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
當其所處莫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處君臣而君臣
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
之序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
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
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
是之謂民之治　廬陵馬氏云變通莫大於四時而
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
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
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
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
不能育也地雖生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
不能理也人生雖自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
雖自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
之理而不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

愚按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治政即上治政安

君之治政裒言云人君正身修德而後能裁成
天地之道兼總父師之任苟身不能正如正人
何故君者必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立於無過之
地而後可苟不能立於無過則吾身尚未能正
安能以正用四者使禮序而民治哉說得明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
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
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蔣氏云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爭能

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　山陰陸氏云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君可以明人乎故靳纊塞聰前旒蔽明　京山郝氏云君立於無過之地故君者天下是非之所取以爲明非用其明以察人是非者也天下之所共養非分其財以養民者也天下臣民所奉事非勞其身以事人者也人人而明之則知窮而有過人人而養之則財匱而不足以上事下則倒置而失位故百姓者法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禮教通達而天下各安其分各求自盡有事則樂於效死而患於苟生皆聖人處存玩樂以禮治民之效也　烏程姚氏云據註三明字爲則字愚謂君所貴者明也民所則者君之明也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明自是明字則自是則字不必改也君要立於無過之地須先自明其德不明則立於有過之地矣故云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又云君明人則有過所養所事是帶說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禮也此禮達於天下民自知所分守民自不子犯義故說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疏云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　嚴陵方氏云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爲似勇而非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　蔣氏云禮之功用其大矣哉用知去詐用勇去怒用仁去貪若是則君臣上下之間祖廟宗祧之事唯理是循唯當是貴可生而生宜死而死豈有紊其所處而失其所守者哉故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慈谿黃氏云此章大意不過謂人才難責其全取其所長去其所短自說者必欲於其義理之精

嫌於仁者之有貪也各自爲說而去本旨愈遠唯晦菴云人之性易得偏仁善的人便有好便宜的意思此通論也蓋仁不必皆指其極至者然後爲仁貪非必殖貨而後爲貪也鄭注變音辨辨猶正也方氏從本音訓權亦通然死於宗廟難以權言死必以正豈有以權宜而死者哉若從本音而以變爲變故之變亦可　吳江徐氏云上言用人之道下言死難之道　京山郝氏云用不求備所以處存玩樂藏身無過禮達分定而民愛其死患其生也故國有難君以義死其社稷大夫以變死其宗廟所謂禮達而分定也　愚按長樂陳氏謂大夫死已之宗廟則非義而

變非也上明言國有患矣非家之患也還依註
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講爲是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註云耐古能字　疏云此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
能以天下和合共爲一家能以中國共爲一人者非
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必知民之情則下文七情是
也開闢其義以教之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
顯明其利益而開導之下文講信修睦是也曉達其
禍患而防護之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能爲之者
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　京山郝氏云情義利
患四者皆天理民彝處存玩樂之道所謂藏身無過
因民之自然者也自夫政必本於天至此爲一節原
於易聖人神道退藏之旨即存神過化之意然有意
而爲反溺於黃老陰符牢籠之術毫釐千里不可不
察議論不必醇粹而有精意所謂禮之運也舊解未
達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

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疏云此與下節覆釋上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
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舍禮無由可化　臨川王氏
云此言七情中庸止言喜怒哀樂一也何以所
言不同曰皆情也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
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　蔣氏云
人生天地之間隨所感動而有七情是不可得而泯
過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五倫酬酢各
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
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
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情我所固有也

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循利是
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
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烏程姚氏云禮
緣人情而立禮以制義禮無不信不睦不辭讓禮無
爭奪故聖人治人七情脩十義云云皆不能舍此禮
愚按尚辭讓者正所以去爭奪也兩句一串陳
氏集說作慈讓誤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
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
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註云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疏云端緒言

人深情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　盧陵馬氏云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　嚴陵方氏云欲惡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皆由心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　山陰陸氏云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撰之以禮無所不察　吳江徐氏云自故聖人耐以至此因上文治人之情而言　烏程蔣氏云賅七情縮做兩端正是治其大者飲食男女死亡貧苦養生送死事鬼神已都在內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疏云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四明沈氏云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　盧陵馬氏云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　嚴陵方氏云欲惡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皆由心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　山陰陸氏云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撰之以禮無所不察　吳江徐氏云自故聖人耐以至此因上文治人之情而言　烏程蔣氏云賅七情縮做兩端正是治其大者飲食男女死亡貧苦養生送死事鬼神已都在內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疏云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四明沈氏云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爲二物不若此言人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　北溪陳氏云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蔣氏云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蓋其事生而不窮者鍾於人之靈而後視聽言貌思可以作肅作乂作哲作謀而至於作聖也安得不謂之五行之秀氣哉　烏程姚氏云因說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故推本人之所以爲生者本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來其字直貫到底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具在人身上則是人者即天地之德也然天地生生之理安在哉唯陰陽鬼神之交會妙合於五行而成萬物而人獨得其氣之秀者焉則是人者即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晉江周氏云人就是天地之德不可說人具天地

之德天地之德以理言下三句以氣言交會二字似同而實異交就流行處說乃體之未成者會就凝聚上說乃體之已成者蓋陰陽一變便成鬼神鬼神繞會便是五行之秀氣此先後之序　潛江何氏云以下四節爲一章此節作頭二三節言人資造化以養生歸宿在五聲六律六句上五聲六律六句是人事之原於造化者不可以造化之自然者看四節總結之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疏云上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與下節

又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天秉持陽氣垂繫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竅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後月依時而生也以其依時得節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缺也日無虧缺之理故天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　長樂陳氏云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加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　山陰陸氏云垂陽也竅陰也播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中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爲五行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和而十有

二月生焉月以盈缺爲節故皆以三五　江陵項氏云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則所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干於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以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亦爲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正謂干支相加也又曰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烏程姚氏云天雖秉陽而其氣未嘗不交於陰地雖秉陰而其氣未嘗不交於陽

長樂劉氏云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此極說得有理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之氣自然流播而不窮有初寒有極寒有初暑有極暑有溫和四時播五行於四時以一年論和而後月生也以一月之屈伸論易曰日往而月來月往而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而暑來暑往而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與此正相發　五行自一至五合之得十有五有三五之數數有生有成生數主進漸來而伸故三五而盈成數主退漸往而屈故三五而闕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註云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烏程姚氏云天雖秉陽而其氣未嘗不交於陰地雖秉陰而其氣未嘗不交於陽

長樂劉氏云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此極說得有理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之氣自然流播而不窮有初寒有極寒有初暑有極暑有溫和四時播五行於四時以一年論和而後月生也以一月之屈伸論易曰日往而月來月往而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而暑來暑往而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與此正相發　五行自一至五合之得十有五有三五之數數有生有成生數主進漸來而伸故三五而盈成數主退漸往而屈故三五而闕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註云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

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　疏云前既論天地既畢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鐘爲始當其爲宮備有五聲言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太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角上生中呂爲羽下生黃鐘爲變宮上生林鐘爲變徵下生太蔟爲少宮上生南呂爲少商下生應鐘爲變角上生蕤賓爲變羽下生大呂爲子聲上生夷則爲丑聲下生夾鐘爲寅聲上生無射爲卯聲下生中呂爲辰聲上生黃鐘爲巳聲下生林鐘爲午聲上生太蔟爲未聲下生南呂爲申聲上生姑洗爲酉聲下生應鐘爲戌聲上生蕤賓爲亥聲

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　疏云前既論天地既畢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鐘爲始當其爲宮備有五聲言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第二宮上生太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角上生中呂爲羽下生黃鐘爲變宮上生林鐘爲變徵下生太蔟爲少宮上生南呂爲少商下生應鐘爲變角上生蕤賓爲變羽下生大呂爲子聲上生夷則爲丑聲下生夾鐘爲寅聲上生無射爲卯聲下生中呂爲辰聲上生黃鐘爲巳聲下生林鐘爲午聲上生太蔟爲未聲下生南呂爲申聲上生姑洗爲酉聲下生應鐘爲戌聲上生蕤賓爲亥聲

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太蔟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蔟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終於南呂是還迴選相爲宮也　嚴陵方氏云五行交相爲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繼言五聲五味五色之於六章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　新安朱氏云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增入二變三十六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鳥程姚氏云此承播五行於四時說播便有動的意思動便有相生相尅之義如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此漸以盛而受尅者漸以竭是謂迭相竭然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方用事而未來者實由此以托其始是謂還相爲本蓋滅息而以還言之獨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動而言故也山陰陸氏云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又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　延平周氏云迭相竭者如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還相爲本者如木行爲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木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　新安朱氏

又生息如環無端實未嘗止息也註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而還相始又云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解得極明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亦此意　五行迭相竭於其動見之其還相爲本於四時十二月見之然非動則四時十二月亦幾乎息矣此動字下得極妙　五行之宣盪爲五聲調劑爲五味敷施爲五色此皆自然而然非有待於勉强者五聲便應以六律十二管而還相爲宮五味便應以六和十二食五色便應以六章十二衣而皆還相爲質此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假於安排者此五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究之皆所以養人之生故下文朱之類皆牽合四時十二月爲言延平周氏謂十二食即周官鼎十有二物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稍近之而嚴陵方氏之說不同何如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也六服者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是也見周禮司服

承說云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而聖人作則不能外焉　平湖陸氏云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休邱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諸儒及杜氏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焉

愚按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孔疏孟春則以建寅之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爲諸月之本不甚明著長樂陳氏謂一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爲末也廬陵馬氏云若盛德在金以金爲主此相爲本也木以木爲主盛德在金以金爲主此相爲本也並與延平周氏合疏又謂十二食爲十二月之食十二衣爲十二月之衣且謂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集說因之謂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之類十二月之衣如春衣青夏衣朱之類皆牽合四時十二月爲言延平周氏

仁寓之於人繞有人形卽有人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爲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嚴陵方氏云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言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　烏程姚氏云天地無心成化而人得其至靈者以運用昭然此心之發見也五行如環無端而人得其秀貌言視聽思之悉具焉仁義禮智信之兼該焉恍然若露其端倪者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曰食味別聲此以味爲首此以聲爲首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　烏程姚氏云上文言人以天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疏云人既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爲畜凡十句分爲三重此至五行以爲質七句明聖人制

教所法象也又自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爲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　烏程姚氏云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既言陰陽而又言四時但言日星而不言山川與上文互爲詳略也　烏程姚氏云聖人作則非意之也本乎天敷乎地而已矣故必以天地爲本天地成列陰陽運乎其中四時日月端字比秀氣進一步言五行便可該陰陽鬼神末句頂上五行意合上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至此凡四節首尾相應首言人稟理氣以爲生則必資物用以爲養而天下之物皆五行爲之也故還相爲本以上先言五行之運五聲六律以下則言人事之取正於五行也此復合而言之以總結上文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疏云人既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爲畜凡十句分爲三重此至五行以爲質七句明聖人制

星辰鬼神五行自昭布森列而不可掩凡人動靜起居出入內外未有能外此陰陽者故以陰陽爲端凡人趨事赴功率作期會未有能舍此四時者故以四時爲柄然所以趨時者惟日星爲可驗故以日星爲紀惟月爲能考成故月以爲量鬼神不可度思然屈伸往來凡人動與之俱焉故鬼神以爲徒五行如環無端然五事五常凡人體無不具焉故五行以爲質凡此皆所謂禮義也所以治人情者也然則禮義以爲器乎日用飲食無不藉其利也人情以爲田乎耕耘收斂斯可底於成也本此器力此田而歲功成焉叶氣應焉神物其畢至乎故四靈以爲畜也聖人之作則蓋如此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疏云此覆明前經諸事　嚴陵方氏云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本焉本既得則末斯從矣故萬物可舉而興也舉言持之在我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覩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四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書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則郊廟社稷山川五祀循行祭典無或疏數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故事可復也　京山郝氏云禮義以爲器故事之行無不成也考成也人情以爲田故資取無窮而人賴之以爲奧也奧藏也猶內則鴟奧以藏食得名也四靈以爲畜故愛養蕃息飲食有所出也

烏程姚氏云物可舉正證聖人作則必當以天地爲本下倣此　此要先認物字情字事字功字事行字人字飲食字凡聖人作則通是要人則而象之如

以天地爲本原是要盡物故曰物可舉以陰陽爲端原是要達情故曰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爲徒五行爲質原是要人去作事成功故曰事可勸事可列功有藝事可守事可復禮義以爲器便要人成其德行不止事焉而已故事下加一行字人情則人而已矣四靈則飲食所需而已矣故曰人以爲奧飲食有由也

愚按鄭注訓奧爲主陸氏姚氏並訓爲居雖皆通不若郝氏爲切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

故人情不失

疏云此更解四靈之事謂之靈者以此四者皆有神靈異於他物也　嚴陵方氏云魚鮪鳥獸至於不淪不猲不狘者蓋亦不必實然所以誘人君者脩德而已矣　廬陵馬氏云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　烏程姚氏云此形容四靈畢至一段光景不專爲飲食有由說觀人情不失句可見趨吉避凶人情也有神物以決趨避人情其可不失矣

愚按說文無猲字狘獸走貌玉篇猲狂也猲與

狘俱從犬若爲同類鄭注猲狘飛走之貌猲何以屬之鳥耶竊意猲字當是喬字之訛喬驚遽貌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嚴陵方氏云秉蓍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脩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總言國有禮也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云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責不備也鄭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長樂劉氏云國無大小皆有禮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不相奪倫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五常之歸也　京山郝氏云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至此極言禮之運妙於人心而盡制於聖人蓋人爲天地陰陽鬼神五氣之萃此禮運之本也天秉陽以下皆慼言天地陰陽五行往來無窮而聖人法以經世宰物皆所謂禮之運也

愚按註疏謂此一節因上言龜知人情故備言卜筮所造置之事大謬蓋秉蓍龜者不過行禮中之一事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作一句讀亦是一事設制度又是一事舉此三者而禮之大端盡之矣

禮運第九之三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嚴陵方氏云禮之始也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制爲祭祀之禮焉天達人而尊故祭之於郊社近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

人而親故祀之於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曰定物欲其陳故曰列天神曰祀地祇曰祭而此於天言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社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儐鬼神也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然於帝於社並言祭祀則祖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依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不祥卻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卜以知象筮以知數瞽以典樂侑以侑食左右前後皆得其人則王非特外之無爲也中心亦守至正矣天下之動正乎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爲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爲也其可得乎以玉藻考之則爲後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言之則爲後而後自分左右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則知此瞽言其人侑言其事爾　廬陵馬氏云自郊社至於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治也既曰中心無爲又曰以守至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爲而繼之以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爲之道也　京山郝氏云上節廣禮之用自此至小人以薄言聖人運禮之權蓋禮不止祭祀而唯以神道設教則易達　烏程姚氏云照列地利看定天位是定天之位使人知所尊也照定天位列地利儐鬼神看本仁是本祖考敞佑之仁本事是本五祀各司之事註所云俱失旨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言王心一無所爲唯至正之爲守也至正莫若禮王守禮以先天下禮教不患其不達矣故承說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云云　納蘭氏云集說言前後

之義未明侑爲四輔本之鄭氏夫四輔者疑丞輔弼比於三公豈當與醬並稱況前疑後丞又不在於左右乎

愚按註疏謂此一節亦承上文卜筮臨川吳氏附會之大謬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疏云此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得故中著一個而字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法則行得其正不言山川興作者法則之事包之也

長樂陳氏云百神受職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百貨可極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正法則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廬陵胡氏云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大泥

蔣氏云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曩曩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爲禮之效也謂之義脩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之爲說實相表裏

臨川吳氏云上文祭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位列地利本仁儐鬼神本事則其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行其禮者也此篇論禮二千餘言反覆推明深遠詳盡而篇首禮義以爲紀中間禮義以爲器兩句是禮義並言至此又以義之脩禮之藏結上起下而竟篇末皆兼言禮義　京山郝氏云此皆義之脩飾其節文而禮之含藏其妙運也其文可見其義難知故曰藏　烏程姚氏云脩得始可藏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序列而爲鬼神之情其降於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

虞氏云禮未離乎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

也若夫離乎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官猶主也若夫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烏程姚氏云因說義脩而禮藏故復推本禮之所從來　晉江周氏云首句泛言禮制本於造化分而爲天地四句正言大一之理散見於造化天地之上下異位故曰分陰陽之動靜相生故曰轉圜時之更代不常故曰變鬼神之屈伸不一故曰列此是禮制所肇末二句方是聖人制禮正言禮之本於大一也二其字皆指先王之禮天字該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在內

愚按其降曰命卽上章殽以降命降命二字訓同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江陵項氏云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之與地卽大一所分也古之聖人懼人之外天地而求大一也故曰本大一也分之則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

處氏云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不

非禮之盡特言大略而已　蔣氏云上一節言禮之不離乎天此一節言禮之終歸於人上文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懼天下言禮者瀆於人而忘於天故爾此又終之以居人曰養者聖人懼天下之言禮者惑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爾官者有所宰制之義養者得所安全之稱不官於天吾不知自有人物以來所以有是禮者孰維持而主張之不居人而曰養吾不知生民交際之後所以至今上下相繫貴賤相使孰便利之孰順適之然妙於天以爲之本體於人以求其用而後此禮在天下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非僞爲也　臨川吳氏云貨財者行禮

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考之儀禮飲有鄉飲
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
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射有鄉射大
射禮御於周官注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
朝宗覲遇四名唯覲禮存聘則有聘禮　烏程姚氏
云曷云居人曰養聖人與人同此人也夫禮治政安
君聖人所以藏身之固正使民安習以藏身者故下
一居字禮以養人爲本故下一養字訓詁家改養爲
義愚所未解　晉江周氏云此重在居人曰義一句
其行之以下方以貨力等行禮正爲在人之義也飲

食十者卽所行之禮也義者人事之當然也以禮之
本天動地列事變時協分藝而不外乎貨力數者當
然之理非義而何　納蘭氏云鄭注養當爲義故集
說因改居人曰義然先儒之以養爲解者十蓋八九
據王氏曰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
亦曰其居人曰養集說言冠昏以下八者又不若吳
氏之以飲食十者爲有據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
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
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長樂陳氏云上言禮義以爲紀又言禮義者人情之大端何也蓋紀以言其所用端以言其所始其言之不同各有所當也講信脩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藏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竇以言其通也　慮氏云禮之端始於羞惡而未可謂之大端唯合禮義之成體而不倚於一偏然後爲人之大端也　廬陵胡氏云孟子言禮之端義之端蓋生於此云竇者禮義人所由以出入　臨川吳

氏云唯聖人能知此禮之不可不爲而不已於爲也
下愚不肖之人所以壞其國喪其家亡其身者蓋不
知此禮之不可去而去之故也壞國謂壞亂之國喪
家謂喪敗之家亡人謂亡身之人首句言禮義下文
但言禮者省文有禮自有義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
體要自此至篇終皆演此順字之意　烏程姚氏云
天道遠而達之使通人情隱而順之使治由此禮義
爲之耳　潛江何氏云講脩固皆是禮三平看而字
是轉語法不必因此字遂以固字根上二者來禮爲
大端正禮不可已末反言去禮之禍益見其不可已
也

愚按此節雖言禮義人之大端然畢竟以禮爲主義次之禮之端以辭讓言義之端以羞惡言人而無禮亦是可羞可惡禮者理也義者宜也行禮而合於宜卽謂之禮義故下文單言禮之不可以已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疏云禮不可已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蘗則成長樂陳氏云蘗之於酒厚則醨薄則醹醨則久醹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爲酒者戒其爲醨而務其爲醨善爲人者戒其爲小人而務其爲君子也　講義云禮非有厚薄也

人自爲厚薄而已　哀言云庸禮之功存乎其人彼君子者以其謹審節文而厚於禮是以能成其德而爲君子其卽酒之醨者厚於麴蘗是以不成其德而爲小人其卽酒之醨者薄於麴蘗也是則禮一也厚則爲君子薄則爲小人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疏云自此至危也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

也　嚴陵方氏云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

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聖王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情而已人之有情猶人之有田也不可以不治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前經言人情以爲田正謂此耳禮惡其壞故曰脩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　金華應氏云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畔義之有節猶種之有列曰脩曰陳者書所謂若稽田既勤敷奮惟其陳脩是也學採千古羣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芸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擊斂而收取之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書曰播時百穀周官曰播之以八音　烏程姚氏云禮義是人之大端則人所執持者莫如義而所踐履者莫如禮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此是提掇語所以脩治者通在下文　人情者何卽前所云欲惡之心不可測度者是也蓋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其間情僞萬狀不能窮詰不知其情所向善惡稍殊而天下治忽鬪焉如田有收有不收民命實係之此要體得極親切方知聖人脩禮陳義云云之不容已　脩禮以下是聖王

脩道之教雖兼人已說卻要重治人一邊　人情縱放如田地荒蕪一般急便下不得種子須先加耕治一番脩耒耜可去其荒蕪脩禮教可收其縱放故云脩禮以耕之　人情既約以禮教可以漸向於善矣然其資性卻又不同須隨事制宜使皆各全其生意如田已耕後將種種穀子陳列隨其高下所宜而樹藝之故云陳義以種之　禮耕義種人情亦云治矣然內誘外欲不無竊發潛萌其間唯是講明其學使種種欲誘悉芟除而不存方可望其有秋也不然而草萊之害嘉種不小也故又著講學以耨之　所學何事學全此心而已此心兼統萬善故稱仁焉推本

此仁而必求全其所固有與治田者由耕而種而耨而穫焉以聚藏者一般故說本仁以聚之　此心之理雖已完聚然非優游饜飫無望其自得也唯將樂去陶鎔他使日咏歌舞蹈於其中不覺其漸摩焉以入於化如田家已聚藏而含哺鼓腹熙熙然其自如焉是謂之安享也樂必有發越散布一段光景故說播樂以安之　晉江周氏云耕種耨字皆是借農夫治田字樣以言非醫喻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尊

長樂陳氏云義以禮爲實而禮以義爲文合於義則禮斯合矣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後世可以義起也是故廟門非待弔者之所而將軍文子行之於喪畢之時說驂非爲賻之宜而孔子行之於出涕之際以至純儉可以從衆則不必麻冕之泥嫂溺可以援手則不必嫌疑之拘惟義所在而已六藝非義則雜仁非義則蕩處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爲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其爲仁之節故能講明其學使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

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仁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也溫良者仁之本敬愼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逊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强也

蔣氏云謂禮者義之實矣而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是禮之資於仁義者爲多也既曰藝之分仁之節矣而又曰義之本順之體者是禮之資於仁者爲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强禮出於仁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尊唯强唯尊足以勝私情而還天理昔季氏之臣逮闔而祭雖强力之容皆至倦怠此義

之不講之故故聘射之禮强有力者爲能行之而以有義謂之勇敢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卑得以抗乎尊下得以僭乎上此仁之不講之故孔子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亦以仁爲天之尊爵而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然則是强也用之於順治推而至於戰勝無敵者同此一義也是尊也本之於良貴推而至於人之所貴者同此一仁也要之論天下之理至於義有可强仁有可尊而後聖人所以爲禮始有定論矣鄭氏徒知本仁義以論尊强而不知聖人蓋因禮而及仁義吾故於此發之　臨川吳氏云以禮與義對則禮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實也仁者義之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所以下文至篇終歷歷有順之效蓋仁之用充塞乎兩間者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正發明上文治情之道本一理非禮自禮義自義仁自仁所以治情不得而偏廢也要見仁義禮相爲體用意禮卽義之實非義外之禮義卽仁之節非仁外之義仁卽義之本非義外有仁禮義仁也者要根脩禮陳義本仁句來末要繳出聖王以其急於人情故所以爲治情之具仍要補出學與樂意方見完全當云學以貫通於其中則自有不可已之功仁而至於順焉則亦不可過其樂之勢矣

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所以下文至篇終歷歷有順之效蓋仁之用充塞乎兩間者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正發明上文治情之道本一理非禮自禮義自義仁自仁所以治情不得而偏廢也要見仁義禮相爲體用意禮卽義之實非義外之禮義卽仁之節非仁外之義仁卽義之本非義外有仁禮義仁也者要根脩禮陳義本仁句來末要繳出聖王以其急於人情故所以爲治情之具仍要補出學與樂意方見完全當云學以貫通於其中則自有不可已之功仁而至於順焉則亦不可過其樂之勢矣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嚴陵方氏云耜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故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嘉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聚也穫言獲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講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蔣氏云因聖人治田之說以求聖人治人之序自禮而求義自義而講學自學而本仁自仁而播樂似有次第而本無間斷若有先後而實無彼此極而至於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

惡可已也安而不達於順食而不至於肥則宣有是理哉噫聖人爲禮以教天下經而三百曲而三千事繁而文至縟意詳而用無不周將使天下之飲食者如入太倉陳陳相因隨取輒得又不唯得食而已冠冕佩玉之盛黼黻文章之美聲色之娛右載膾炙酒漿又從而侑之使之充足饜飫而後已此所以由古及今使人相安相養於其中而不知若服田足食之喻其亦本於養人之意歟　慈谿黃氏云此承上文以人情爲田之喻而每節反明之以見缺一不可

臨川吳氏云此覆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爲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爲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疏云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　嚴陵方氏云四體即四肢也正言各適其安佚之正也四體既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則人之肥也父子以慈孝而相厚故曰篤兄弟以友恭而相親故曰睦夫婦以剛柔而相濟故曰和若是則家之肥也大臣法則不倍矣小臣廉則不竊矣大臣非不廉也以所持者法而廉不足以言之小臣非不廉也以所守者廉而法必有以導之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相序而不亂故曰官職相序君以禮而使臣臣以忠而事君相正而不阿故曰君臣相正若是則一國之肥也物之運載存乎車故以德爲車車之行遠存乎御故以樂爲御蓋樂以德爲體德以樂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故也自諸侯而下非無德也然德以大爲貴惟天子之德刑於四海乃足以爲大非無樂也然樂以備爲美惟天子之樂兼於四夷乃足以爲備此所以特言天子也諸侯以制節爲事而制節存乎禮大夫以循道爲事而循道存乎法士以事人爲事而事人存乎信百姓以相親爲事而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也故言相與法惡其亂也故言相序信欲其有成而已故言相考睦欲其不失而已故言相守若是則天下之肥也是爲大順者御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爲車則無運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　山陰陸氏云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所謂以睦相守蓋如此士則又進矣以信相考大夫又進矣以法相序所謂法守在是也諸侯又進矣以禮相與天子則至矣故以德爲載焉以樂御之所謂道揆在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夫所謂大順如是而已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龜龍麟鳳乃其餘事

蔣氏云此因上文言樂必達於順猶食必至於肥遂言天下國家皆肥之理

吳江徐氏云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推以齊家而家肥治國而國肥平天下而天下肥則隨在各足無爲而治故謂之大順至此則天下之人但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已此外更無他慕而亦莫知其然此聖王禮教之極功也自故聖王至此又因治人之情而申言之　烏程姚氏云此篇通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相照應　前說禮義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此說大順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蓋人之道惟此三者而已三者各得其常便是大順非於此常外更有所謂大順也所以聖王之治只本此禮義以治人情　烏程韓氏云謹禮之初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圉弄拘束全在腔子裏做所以謂之小康播樂之後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相序相正以至相考相守自然而然不待勉强所以謂之大順大順卽謹禮之終事正與大同有別大同之世上下同德聖人不甚費力不必多方大順全本聖王作則治情費幾許周折在只好說个順字說不得个同　養生送死事鬼神到此纔結局標出箇常字見人情卽天道也人惟不安其生之常是以不得其死不安其死之常是以不得其事鬼神之常是以鬼怨神怒得生失死全在此一字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新安王氏云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互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頓笑之微下之休戚繫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繫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爲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能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長樂陳氏云連而不相及者以其安而有序也動而不相害則順以動所以爲

豫動以順所以爲復巽而動所以爲益也　講義云明至順之道雖危能守之勿失況安平康泰之時乎

烏程姚氏云書曰遺大投艱易曰履虎尾皆言君位之危也明於順則君位之危方可守得然究竟只在能守此禮耳故緊承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云云　烏程韓氏云順在七箇而字上見合家國天下看來曰大然家國天下內事事有一登峯造極處曰至政不正則君位危守危合危藏身固也此是誡勉後王故單指一禮示之

愚按心典解連而不相及二句最妙云處此事而彼事又連來然先者先後者後無不迎刃而解不相連及也一時區處而兩事俱發動然彼爲彼此爲此無不隨事處分不相妨害也優於先儒之說多矣故摘錄之　苑本音婉說文所以養禽獸也此苑音鬱詩小雅我心苑結傳猶屈也積也箋註讀鬱大積而不蒐者猶言大積而不積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

註云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卯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延平周氏云不同其至末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　烏程韓氏云不豐其所當異不豐其所當殺不殺其所當豐所以持情而使之稱合危而使之安順山者不使渚者居中原各居其安而使之弗敝也水火金木相勝之序也不言土者蓋土爰稼穡言飲食則必兼之也合男女必當其德而以年爲主頒爵位必當其年而以德爲主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若父子篤兄弟睦言其人也若事大積而不苑言其道也若山者不使居川言其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而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　金華應氏云用水不止如註所言若藏冰頒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女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服官政必當其年也問名納采度德定位必當其德也　烏程姚氏云禮之不同禮之不豐不殺皆此情之不能持也持得此情定便不驕縱不鄙吝所以順所以二字極妙山者不使居川至用民必

順正是其所以順處究竟只是一箇禮所以持情而
合危何者凡不明於禮者多自任其情不能因地之
利若天之時而體人之情聖王雖明得所以順則事
無不順而以順召順能致大順之實也

愚按上言保危此言合危合字難解姚氏以合
字作保字看無據裒言云保合上下不使荒亂
亦非其訓竊意當作閉字解前漢兒寬傳註合
閉也合危者閉絕其危也史記樂書禮者所以
閉淫也亦此之意或曰合或爲去字之訛合去
漢隸相象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

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楓龜
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
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疏云此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
降是不愛其道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是不愛其寶
伏羲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其餘鳥獸之卵胎可
俯而闚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猶彼
故生乳而眾多也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
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故致此　嚴
陵方氏云不愛者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脩禮於外
所以達義於內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　延平周

氏云有禮有義而信以成之三者備然後至於順故
其序如此　新安朱氏云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
是致中達順是致和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
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蔣氏云順之爲道合乎三才之妙而行乎三才
之間者也故聖人所以致治者仰則順乎天俯則順
乎地中則順乎人而後致順之道備上文自順山者
不使居川以至於用民必順是也夫如是則仰觀俯
察安坐而無愧操約御詳高拱而仰成豈復有災疾
之事以累吾極治之世哉固宜叶氣橫流嘉瑞并應
甘露醴泉器車馬圖所由以出也麟鳳龜龍所由以
見也天地萬物山川百神所由以各安其位各效其
職也則是無故雖然所以至於無故者豈能遽然哉
彼其措天下於無事者未有不由有事始也禮運一
篇具載始末建名位設制度養生送死各有其常居
處運用各適其制因天時順地利合人情聖人所以
有事者也及其至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
愛其情聖人所以無事者有事爲本無事爲效然溯
流尋源則惟脩禮體信者能之天下之理未有不根
於信而能有行也順天之道治人之情有禮則安無
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信其如是而后能致其
如是也夷考此篇信之一辭繾一二見終焉則斷爲

之說曰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其旨甚要禮器亦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吾儒平居暇日當於一身之間體之而后足以見聖人致順之大　禍寧黃氏云禮義信順一而已故纔脩禮則義便自此而達纔體信則順便自此而達未有脩禮而不達義體信而不達順者也　吳江徐氏云自故事大積至此言大順之效順道至此無以加矣故以是終篇　烏程韓氏云煞出一實字便將許多順徵一齊屏叠　義昌本因順是究竟禮是把柄信是精神大道之行曰講信君子謹禮曰考信人利亦曰講信禮義人之大端又曰所以講信可見信是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徹古徹今之物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有王者不能體信而後責民之信從者達順只是民無不信從

愚按山出器車鄭註器謂銀鐄丹甑車謂山車垂鉤皆緯書之言不足信竊意器卽金木土等器車所乘之車也凡器與車皆藉山中所產之物而爲之所謂山出器車也出於山山之寶也用於人人之情也夫子嘗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是麟鳳龜龍皆屬人間之祥瑞鶡冠子曰鳳凰鴈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鳳在擧麟在郊龜在宮龍在沼

禮器第十之一

疏云鄭目錄云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

此於別錄屬制度　嚴陵方氏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爲器故繼禮運而禮器次之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爲主爾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踈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註云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箭篠也懷歸也

新安王氏云禮之用猶器也器不備則於用有缺禮不備猶器有缺也故以大備爲貴無所不備則謂之盛德回邪之去美質之益可以正心可以養性措之於身則無有不正用之於事則無不可行盛德無加於此　橫渠張氏云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必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釋回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舉內外也表裏要禮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內外可以言端也外踈而內無怨以禮成德故曰盛德　嚴陵方氏云竹箭松柏柯非不改也所謂不改者不能改其性之剛爾葉非不易也所謂不易者不能易其色之茂耳　長樂陳氏云外諸則不失人內無怨則不失已物之所附者愛鬼神之所好者直此於物所以言懷仁而鬼神所以言饗德物懷之於明然後鬼神饗之於幽故書言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有德與此同意　山陰陸氏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是之謂增　烏程姚氏云人道大端在外堅勁內貞固雖物亦然竹箭有筠言幹節之堅勁與心非指竹箭松柏也細詳自見鄭註卻將筠訓致飾於外致飾者能無柯葉之改易乎失其旨矣

愚按字書筠有兩解一曰竹膚之堅質一曰竹外之青皮此所謂筠乃是膚之堅質也姚說爲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註云言必內外具也　長樂陳氏云存於中者之謂忠見於言者之謂信有忠有信則內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權之謂義有

有理則外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眾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眾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爲禮之文也　講義云禮之本者其質也非無文也形見於外者卽其文而已矣禮之文者其末也非無本也因其成實者卽其本而已矣故先王之立禮也舍是二者亦無以爲禮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有其本則禮者僞而已矣所謂節文仁義者安在也不有其文則禮者質而已矣所謂恭敬交接者安在也　烏程嬀氏云本文二字平看然本字實根上美質來心無不實是忠信事無不宜是義理莫將此四字太分晰義理二字所該甚廣下文合天時設地財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是義理也舉之際上蟠下窮高測深洋洋乎其浩博者始堅凝聚定國之數爲禮之大經以地廣狹與年之上下是義理也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是義理也合義卽是理中理卽是義故兼說此二字不可太分晰苟無實心虛文爾虛文如何立苟無文飾徑情而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嚴陵方氏云禮本於天而還以事天出於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貨財所殖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互見也　俞氏云作養斂藏不拂乎日月之行則天時合矣飲食事爲各取乎山陵川澤之有則地財設矣氣魄升降順乎上下理義悅懌安乎人心順致和平之理昭布融液是故萬

物所由得其理也故天生有時而不害其生地理有宜而不悖其宜人官各效其能物曲各致其利是禮之際上蟠下窮高測深洋洋乎其浩博者始堅凝聚定國之數爲禮之大經以地廣狹與年之上下是義理也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是義理也合義卽是理中理卽是義故兼說此二字不可太分晰苟無實心虛文爾虛文如何立苟無文飾徑情而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嚴陵方氏云禮本於天而還以事天出於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貨財所殖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互見也　俞氏云作養斂藏不拂乎日月之行則天時合矣飲食事爲各取乎山陵川澤之有則地財設矣氣魄升降順乎上下理義悅懌安乎人心順致和平之理昭布融液是故萬

福宣黃氏云集說註人官有能大滯凡冠昏諸禮皆有執事之官何獨助祭　東海胡氏云天時有生則陰陽寒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溼之不一人官有能謂人之官使處各有材能如司禮司樂是也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處各有利用如麴利酒竹利簫管是也此二句是因上天地二句推及之總見合天設地則鬼神順人心合矣　晉江周氏云首五句言禮在順造化以協幽明下三句實承上二句說能順造化則能協幽明矣要重合天時設地財二句意是故以下又明上文之意人官有能二句只渾渾言之爲是作例言之亦無妨不必以人官有能爲申合

人心物曲有利爲申理萬物鬼神勿享是弗順於鬼神也君子謂之不知禮是不合於人心也曰天不生地不養曰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則物之不得其理可見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又係於合天時設地利也則二者豈不爲禮之尤重者哉　烏程韓氏云通篇都說義理理萬物因財物而致其義是大關目天地神人都是物合設順都是理理萬物寫出器字作用以立一篇之案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疏云經法倫猶倒也制禮之大例也　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大小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爲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眾不匡懼　金華應氏云舉猶挈定國猶立國也總國之所出而受其貢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經者定國之成規其廣狹隨地之所出厚薄隨天之所生皆無一定之例所謂倫也　烏程韓氏云節是理物本領因地因年

便將順體宜稱備當一齊提攝挈一篇之總

愚按地有廣狹則禮有一定大經大倫不可豐不可殺也而禮之所以有厚薄者以其年之有上下也與如也鼈錯傳中國之人弗與也與作如字解言禮之厚薄如年之上下也先儒以禮之大經屬定國之數禮之大倫屬地之廣狹殊失口氣故以長樂陳氏之說略改存之玉篇匡方正也飯器也筥也亦作筐也又怪曲王切怯也怖也此匡懼之匡當作怪寫經者誤脫偏旁耳鄭因其誤而云匡猶照也非其訓矣鄭極喜改字而於此反不求其義乃繆訓之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註云時爲大至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革急也猶道也倫之言順也義之言宜也○疏云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豐邑亦時使之然也江陵項氏云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長樂陳氏云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事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魂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太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禮則一也○山陰陸氏云放

有稱也

疏云此還明上經稱次之之事圭兼五等玉天子得兼之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書曰輯五瑞又曰班瑞於羣后是也此言圭不言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　嚴陵方氏云龜所以決國疑圭所以申國信諸侯有國者也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寶龜不藏圭變瑞言藏則以藏猶不可而況於瑞乎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此則以國家之辨各有稱焉　臨川吳氏云上文言時順體宜稱五者既覆解之矣此一節又再說稱

者蓋稱之意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言稱宜體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八翼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爲貴也

疏云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天子尊故立廟以多世爲稱士一廟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三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諸公上公也諸侯伯子男也介副也牢太牢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行人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餘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天子之席五重者尊者須厚多重乃稱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天子五重八翼者葬宜堅固故多重宜多障蔽故八翼諸侯卑於天子故三重六翼五等同也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　長樂陳氏云

陰陸氏云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而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方隆天子以多爲貴也亦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繅席次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自其通者言之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去

席純荂席蓋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謂之重席則無異席可知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爲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繅席重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荂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荂席單設而已蓋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也

京山郝氏云士一廟或謂爲下士然則庶人不當祀與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今言天子豆二十六公侯以次降鄭謂周禮兼東西兩夾之豆言也或引天官醢人四豆之實解數不合　席以藉地行禮用之葬則以揜壙及藉棺也窆形如扇置柳車兩旁以蔽棺也

愚按鄭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山陰陸氏以爲棺據喪大記君之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爲言亦不合當依郝氏爲正蓋藉地藉棺皆用席故上下言五重三重再重不異其文上言席下不更言席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灌用鬱鬯無薦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膷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薦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致饔餼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覲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疏云天子以天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其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覲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餘事亦無介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祀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狩過諸侯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灌獻也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無邊豆之薦者義在少而不在味故惟有鬯而無殽也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膷醢味稍多也食猶飧也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飧諸侯再食而告飽須勸乃又食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飧無數大路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繅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匝爲就就成也言五色匝則一成車既樸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供卑用故就多也圭璋玉之貴者特謂不用他物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是聘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是圭璋朝聘以爲瑞無幣帛帛案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以玉台六幣圭以馬

註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鬼神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取温故單席也諸侯覲朝之時於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立揖是也凡此尊者少而卑者多故云以少爲貴也　嚴陵方氏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爲貴焉故玉路則十

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神則一重而已　山陰陸氏云繁讀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冕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

士喪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爲鞶帶之鞶非是　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陰之者有祀之者天地之祭埋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

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驛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

吳江徐氏云集說以圭璋爲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　京山郝氏云王制諸侯未賜圭瓚則資璧於天子今言諸侯相朝皆用璧則是諸侯各自有璧也尚書周禮先王席皆如朝覲饗射之數今言鬼神之祭單席是與朝覲饗射異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臣封之

大此以大爲貴也

嚴陵方氏云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房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邱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旂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邊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既曰邱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

邱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邱則必高矣曰封曰邱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邱諸臣曰封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疏云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卑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此以小爲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

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不言內外則陳之於堂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故以小爲貴稱

嚴陵方氏云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爲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益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筭法推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缶雖同缶之用不一以盛酒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也

愚按鄭注五獻子男之饗禮也竊意不然宗廟之祭一句領下則五獻亦是宗廟之祭宗廟之中有獻尸獻卿獻大夫獻士及羣有司之別祭義曰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是其文也有獻必有尊此即五獻之尊也獻尸用君尊獻卿大夫等用壺缶爵小於散觶小於角此用爵貴小之禮

嚴陵方氏云陽數窮以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凡祭尸天子舉觶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歟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爲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

東吳顧氏云注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壺大一石瓦甒五斗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不應若此之多儀禮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本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

之高其尺以九爲節以至國則九圍城則九雉涂則九軌門則九重堂則九階屋則九筵寢則九室服則九章皆爲是也然典命上公亦以九爲節者非僭也亦與王同德而已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故天子諸侯臺門　納蘭氏云孔疏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集說本之然周氏又謂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椒禁此以下爲貴也

嚴陵方氏云祭天之禮謂之至敬言至敬無文是也壇人爲之高非體之自然也故掃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　長樂陳氏云王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禁之者所以無褻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延平周氏云弁師謂掌王之五冕皆有舟獻尊皆有罍舟罍者所謂廢禁也註疏作廢去其禁謂無禁也非是

晁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

笋朱紘而此言朱綠藻蓋晁之有玄所以象道之體

分也註作大夫用斯禁士用椒禁與玉藻異矣

註云禁足高三寸則椒亦有足比禁或稍下耳

注云椒無足恐非是蓋有足則高無足則下廢禁無足則大夫之椒有足可知士禁足高三寸則大夫之椒足無三寸也方合得以下爲貴之義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長樂陳氏云此經主以文爲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袞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袞冕而下然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延平周氏云弁師謂掌王之五冕皆玄晁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笋朱紘而此言朱綠藻蓋晁之有玄所以象道之體

有朱綠所以象道之用而旒止於十二者則天數也
諸侯以下降殺以兩　嚴陵方氏云藻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自以少爲貴而下皆不言禮至此復冠之於首者蓋禮以文爲主　山陰陸氏云繡黻晃服也玄衣纁裳亦晃服也天子舉龍袞其次舉黼又其次舉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蓋言之法以辭而已矣是諸侯無藻火大夫無黼士無黻　京山郝氏云天子龍袞以下與周禮司服五晃之說異周禮晃止大夫而既云士三則是士亦得用晃也晃冠之最貴者鄭謂祭服之冠其實大禮多用之

疏云引孔子語證上諸事　山陰陸氏云禮有以多爲貴亦或貴少有以大爲貴亦或貴小有以高爲貴亦或貴下有以文爲貴亦或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桷　長樂陳氏云至敬無文文不足唯其稱而已　烏程姚氏云不豐不殺禮之中也此中具在吾心察則合不察則乖

廬陵馬氏云自禮以多爲貴至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不以爲有餘殺之不以爲不足唯其稱而已　烏程姚氏云不豐不殺禮之中也此中具在吾心察則合不察則乖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誦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覩天下以少爲貴者以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

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爲沙謂爲羽飾改讀沙爲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爲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爲牛形厥駿明著禮經言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　京山郝氏云大圭天子所執圭諸侯封圭亦謂之大圭詩曰錫爾介圭介大也不琢不雕刻也

疏云引孔子語證上諸事　山陰陸氏云禮有以多爲貴亦或貴少有以大爲貴亦或貴小有以高爲貴

疏云此記者廣明稱禮之事及貴多貴少之意　嚴陵方氏云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於內故有內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爲貴用心於內故以少爲貴德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詡萬物矣詡言能翕張也德雖不言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理而物博矣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　廬陵馬氏云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言貴少則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愼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烏程姚氏云禮行於外樂興於內而尊乎內故曰禮尊其誠敬見天地之德發揚而溥徧故用心於外而樂於備物唯內之爲尊則一誠可以感格雖取天下之物報之猶恐不稱其德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心之發於外以致備物也觀天下之物仍是天地之所產總屬粗類無可稱其精微之德者如此不若事之以誠敬爲極致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愼其獨也

愚按說文理治玉也又治民治獄皆曰理此言大理者非道理之理乃治理之理也德發揚詡萬物則能大理而物之所成者博矣集說謂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則經言大理物博不言理大物博也當審之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嚴陵方氏云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烏程姚氏云禮行於君子折衷於聖人制於先王故选出三等字面　晉江周氏云此承上文兩節而總結之以著先王制禮之必稱也古聖人見天地之德密緻而精微故用心於內而尊其誠敬見天地之德發揚而溥徧故用心於外而樂於備物唯內之爲尊則一誠可以感格雖取天下之物報之猶恐不稱其德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心之發於外以致備物也觀天下之物仍是天地之所產總屬粗類無可稱其精微之德者如此故先王之制禮也宜少者不可過文而加多如少小下素是也唯以稱其內外之心而已稱字正應前蓋言稱之意

大理者非道理之理乃治理之理也德發揚詡萬物則能大理而物之所成者博矣集說謂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則經言大理物博不言理大物博也當審之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嚴陵方氏云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烏程姚氏云禮行於君子折衷於聖人制於先王故选出三等字面　晉江周氏云此承上文兩節而總結之以著先王制禮之必稱也古聖人見天地之德密緻而精微故用心於內而尊其誠敬見天地之德發揚而溥徧故用心於外而樂於備物唯內之爲尊則一誠可以感格雖取天下之物報之猶恐不稱其德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心之發於外以致備物也觀天下之物仍是天地之所產總屬粗類無可稱其精微之德者如此故先王之制禮也宜少者不可過文而加多如少小下素是也唯以稱其內外之心而已稱字正應前蓋言稱之意

愚按說文理治玉也又治民治獄皆曰理此言大理者非道理之理乃治理之理也德發揚詡萬物則能大理而物之所成者博矣集說謂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則經言大理物博不言理大物博也當審之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嚴陵方氏云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烏程姚氏云禮行於君子折衷於聖人制於先王故选出三等字面　晉江周氏云此承上文兩節而總結之以著先王制禮之必稱也古聖人見天地之德密緻而精微故用心於內而尊其誠敬見天地之德發揚而溥徧故用心於外而樂於備物唯內之爲尊則一誠可以感格雖取天下之物報之猶恐不稱其德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心之發於外以致備物也觀天下之物仍是天地之所產總屬粗類無可稱其精微之德者如此故先王之制禮也宜少者不可過文而加多如少小下素是也唯以稱其內外之心而已稱字正應前蓋言稱之意

愚按說文理治玉也又治民治獄皆曰理此言大理者非道理之理乃治理之理也德發揚詡萬物則能大理而物之所成者博矣集說謂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則經言大理物博不言理大物博也當審之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嚴陵方氏云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烏程姚氏云禮行於君子折衷於聖人制於先王故选出三等字面　晉江周氏云此承上文兩節而總結之以著先王制禮之必稱也古聖人見天地之德密緻而精微故用心於內而尊其誠敬見天地之德發揚而溥徧故用心於外而樂於備物唯內之爲尊則一誠可以感格雖取天下之物報之猶恐不稱其德安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心之發於外以致備物也觀天下之物仍是天地之所產總屬粗類無可稱其精微之德者如此故先王之制禮也宜少者不可過文而加多如少小下素是也唯以稱其內外之心而已稱字正應前蓋言稱之意

愚按說文理治玉也又治民治獄皆曰理此言大理者非道理之理乃治理之理也德發揚詡

疏云此說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　廬陵馬氏云君子位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太牢而祭謂之禮也匹士位賤太牢而祭則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都昌陳氏云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愚按鄭註君子謂大夫以上是矣長樂陳氏謂君子有君國子民之位嚴陵方氏以爲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又以匹士爲匹夫匹婦皆失之鑿然亦天子之大夫得用太牢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見曲禮孔疏曰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士常祭用特豚遣奠卒哭祔

加一等少牢亦以見大夫得用太牢士不得用太牢也

太牢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

疏云此奢而失禮之事簋黍稷器紘冕旁垂餘爲纓也鏤之以其祖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之飾用組爲纓朱紘是天子飾而管仲僭爲之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棁謂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也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廟飾管仲亦僭爲之　嚴陵方氏云濫者濫而無所制之謂雜記所謂難爲上者以此

愚按鏤雕刻也鄭注謂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

以象天子飾以玉似乎大夫亦可鏤簋京山郝氏謂鏤以金亦不明蓋既鏤而又飾之以金玉如天子之制其意乃足

爲隘矣

疏云此儉而不中禮之事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用豚豚又過小并豚兩肩不掩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朝衣朝冠而澣之濯之不務新鮮嚴陵方氏云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註云言二大夫皆非也　嚴陵方氏云紀一定則眾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眾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愼也祭義云致物用以立民紀是矣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王氏謂寡可強而使也眾則不可強而使也人可欺而事也神則不可欺而事也順以使眾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蓋疑詞　石林葉氏云此蓋郊特牲紀春蒐之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共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歷卒伍鹽其禽

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焉則當並云戰每習則可以必其勝祭盡禮則可以必其福以理之當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眾之紀紀散而眾亂又曰蓋得其道矣下卽云祭祀不祈及牲薦之事是亦此意禮器郊特牲出兩人各誦所聞初不相謀也臨川吳氏云自禮有以多爲貴者至此凡十五節皆言稱之事武林顧氏云自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至此凡四節稱便是愼愼便是道無禮則紀散而眾亂有禮則戰且克祭且受福煞緊要人愼以稱分意思舉太牢而祭來說亦只借例辨箇稱不稱分定故也濫與臨惟不

愼使然故君子愼之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臨事懼好謀成得所以克之道齊變食居遷坐得所以受福之道都本平日謹愼上來行禮者當以孔子爲法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靡蠢不樂葅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註云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祭祀不爲求福也　疏云此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牲若郊牛爾粟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之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爲美

愚按說文無麾字但有麾字蚤與早字義又不同麾字从手靡聲同摩蚤齧人跳蟲从虫叉古爪字或从虫曰蚤早晨也六書正譌云麾俗作麾非經云不麾蚤殊無意義鄭氏強解之曰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恐未必是竊意麾既爲麾字之譌安知蚤不爲搔字之譌也詩曰搔首踟躕內則癢不敢搔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而不敢指摩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者是矣又註葅之言葅也葅大謂器幣也若果指器幣經何不云器幣不樂葅大如下文牲薦一例明言之也蓋上四句言祭祀大概當如此下二句止言牲與薦品說文葅草盛貌不樂葅大者言祭祀之時不敢爲主孔疏以冠昏爲嘉事郝氏以品物皆有美名謂之嘉事皆非是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疏云文仲魯大夫也時人尊爲知禮故孔子證其不知禮之事閔公倡公俱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倡庶而大莊公死立閔爲君倡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倡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倡下是臣在君上爲逆亂昭

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爲不知禮　嚴陵方氏云奧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於奧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　金華應氏云燔柴以焚牲也竈爲五祀之一設主而迎祭於奧皆室人親薦而婦人之老者主其事物則盛於盆酒則尊於瓶是其所以爲媚事之之能耳

愚按鄭註奧當爲爨孔疏謂祝融幷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是竈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所以不同其說甚支吾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則竈奧之爲二明矣而以奧爲爨則仍註疏之誤

祭竈及奧固爲一事弗綦謂竈爲火神而燔柴祭之於奧文仲不能諫止亦爲不知禮集說引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是矣而以奧爲爨則仍註疏之誤而不能達者也夫燔柴者祭天之禮也燔柴於奧有媚奧之意奧亦何足以當此故孔子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其祭之卑賤如此何得燔柴以祭之老婦之祭當依應氏爲正註云老婦先炊者也疏云奧者竈之神以老婦配之其說皆非是蓋經言老婦之祭也非言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疏云禮若人身體也髮膚骨肉筋脈備足乃爲成人體雖備設之不當則不成人設禮不當亦不成禮也大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　盧陵馬氏云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則體經以盡其常曲禮則致曲以盡其變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雖其多至於如此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也三百三千者

蓋言數之多而已　廬陵胡氏云戶譬則禮也　烏程姚氏云此段既以體備成人喻又以入室由戶喻無非欲人由此禮之設究此禮之意以成其爲人也

武林顧氏云說箇猶體便含有當意在體不備四句覆言之禮有大小有顯微亦即連經曲攝入了但四箇有字說備四箇不可說當三百三千影出致一來入室由戶如魯論誰能出不由戶一般　新義云其致一也與中庸所以行之者一相似蓋禮原本於大一故其極致亦歸於一不得其一則三千三百從何處起頭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此是撥轉人處得其一則備且當矣如此看則一乃所以當也即下文誠

也不必指定敬字

愚按經禮曲禮當如馬氏解鄭註謂經禮周禮也曲禮今禮也蓋非是大者顯者卽經禮也小者微者卽曲禮也孔疏以大配多以小配少以高及文者爲顯以素及下者爲微亦非是禮雖有三百三千之多而其歸於至極則一也註疏謂一爲誠是也

禮器第十之二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疏云求竭已情盡其戒慎以致其敬而內行誠威儀之美文章顯著而外行誠焉嚴陵方氏云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臨川吳氏云若者句末之辭猶易之出涕沱若戚嗟若若字　吳江徐氏云此與

上節言禮既貴於當又本於誠　烏程姚氏云曰竭情盡慎致其敬處必有假於美而文有虛文要識竭情盡慎致其敬總之一誠焉耳

美而文處乃爲竭情盡慎而致其敬三平看來致字可玩并有美而文而字亦不必平兩段舉禮之大端少小下素存乎內多大高文發乎外而心總一誠若如此行禮方是備是當方是致

愚按鄭註訓若爲順山陰陸氏謂誠之所在常自若也四明沈氏謂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其說不一然不如訓爲語辭者爲是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撥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疏云此廣明禮意不同　嚴陵方氏云直而行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謂爲所降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君薨不以卿爲賓長是矣經而等謂依禮之常無貴賤一也若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放而文謂觀象

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衮冕其旂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驚冕而下其旂自龍而下不敢盡致其飾是矣順而摭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　廬陵胡氏云討求也　京山郝氏云順而討謂順人情以討其所欲如喪祭各得自盡之類推而進謂推我情於常禮之外如喪慈母猶已母喪師如喪父之類　武林顧氏云此節既備而且當與上意合

愚按鄭註直而行謂若始死哭踊無節曲而殺字可玩謂若父在爲母期謂卽此之類故下一若字各句皆然集說竟單指此一事言之非矣又鄭註

討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也撤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二解皆未是說文無撤字而有擩字擩暫也从手斬聲玉篇擩取也亦無撤字廣韻上聲有擩字與玉篇同訓取去聲雖有撤字訓拾也擩字撤字之義如此然在此處解恐俱不合竊意撤當爲漸蓋因播字而訛其偏旁漸而播者若冠禮筮日以至酬賓昏禮自納采以至合巹喪自始死以至遣奠又自虞以至祥禫之類皆以漸次而播布之觀下文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一節便見得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疏云此廣明三代損益不同嚴陵方氏云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道者君之所獨得其民由之而不知故曰民共由之或素或青者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文言青則知素之爲質夏造殷因者言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也都昌陳氏云殷尙白夏尙黑素卽白也青近於黑不言白黑而言素青變文耳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　納蘭氏云上句言革下句言因或素或青所謂損益其小過不及者也夏造殷因所謂殷因於夏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

是殷轉文也周又因殷而益之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太祖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食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不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　山陰陸氏云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祫　京山郝氏云詔謂祝告尸行禮侑謂佐食勸尸食武步也方謂行禮進退之方尸不動而詔侑行禮皆祝與佐食

行之　武林顧氏云此與上節共爲一章色言夏殷尸言周互文也其道一也總收見得上無異禮故下無殊俗夏立尸至末又因上文言周坐尸而并及三代事尸之禮

愚按三代尸禮唯坐立與旅酬之不同而詔侑武方之禮皆無異也故曰其禮亦然　鄭註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疏謂禮主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郝氏不改字而解之甚通此祫祭乃四時之祭毀廟之主不與焉疏言毀廟無尸但有主以證六尸謬矣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註云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　疏云此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最近人情然非敬之至極也犢有血有肉肉於人情爲近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血之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腥生肉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故云備古今也　皇氏云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腥血爓孰今此據設之先後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　福寧黃

兩見一獻三獻亦兩見彼此互觀自見明白

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褻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晉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疏云君子行禮非是徒起而致己之情皆有所由以爲始也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七介舉中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賓主之情若不爲此則太愿慤司儀賓至大門陳擯介交擯三辭

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讓三辭若不爲此則太急蹙情無由達也惡池小川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先告惡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　嚴陵方氏云三月繫卽充人言繫於牢芻之三月是也七日戒卽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祭統言致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卽日愼之至　京山郝氏云魯人郊祀僖公以後之事頖宮魯學宮名將郊必先有事於頖宮如今之習儀也鄭謂爲告后稷頖宮豈稷廟耶祭大先小卽不慤不蹙之意愼之至温之至皆所謂不慤不蹙非作而

致其情有由始者也　烏程姚氏云擯詔相步愚意禮行於聘問則有擯禮行於祭祀則有詔觀下文詔於庭詔於室詔於堂可見註謂有擯相以詔告之恐未然樂之奏也有文武相雜其舞也有綴兆舒徐總若是其不遽猶禮之有擯有詔若是其從容也故摘取相步二字對擯詔言此皆就行禮樂之時說註以相樂工之行步對擯詔之相禮似未得其旨樂記曰治亂以相又曰三步以見方　武林顧氏云七介以下舉以見例三辭屬賓三讓屬主兩不然正跌出七介爲禮文辭讓爲禮容之故信非作而致其情矣曾子問曰古之葬者必有道遭其時則行不及其時則不行今之葬者歷時而不同或有相去數月或有相去數年或有時至而不得葬或有不時而得葬或有未小斂而死者或有既大斂而死者或有既葬而死者或有既卒哭而死者或有既祔而死者或有既練而死者或有既祥而死者或有既禫而死者或有既除喪而死者或有既葬而除喪者或有既卒哭而除喪者或有既祔而除喪者或有既練而除喪者或有既祥而除喪者或有既禫而除喪

時祭祀陳尊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安而設槀鞂之粗席　嚴陵方氏云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其初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凶事喪禮朝事吉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本者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　廣陵馬氏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先王之制禮必有主者知其情也則制其文使夫述之者因其文而探其情故可述而多學也　都昌陳

氏云鸞鈴也刀環有鈴故名鸞刀

愚按嚴陵方氏以朝事解爲朝踐引祭義樂以迎來爲證非不可通然當依註疏爲是鞂應作稭六書正譌云稭或作鞂俗作秸並非稭音憂鞂音甲稭禾稾也鞂草鞂也音義各別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故作事不以禮則不能無妄作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則不能信矣　嚴陵馬氏云觀物本於心心不可以無節無節於內則觀弗之察矣所以節之者禮而已禮有以節於內則不以物亂觀不以觀亂心則物之自外至者皆可得而察也故欲觀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與此同義　烏程姚氏云弗之信皆主於我言註將弗之敬解曰何以能存主敬之心是矣將弗之信解曰何以能使人之信非也綱常倫理事物細

微皆物也而皆歸於禮故曰物之致樂記曰致禮以治躬致其致也　潛江何氏云此言禮爲脩已觀人之要節於內在觀人之先由禮在方觀之際觀物是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物是有心去察物故字承上來又是因觀人搭到脩已上觀物察物兩物字以人言末物字方是事卻單觀人脩已在內　烏程韓氏云察比觀更深一層一物有一物之致即在物之義也觀物者察其致由禮者致其義下文達禮樂是觀物能察因天因地是致其義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以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禮焉
嚴陵方氏云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者皆其事矣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禮者爲其足以致其義故也禮禮言勸勉於禮若詩稱禮禮文王則言其勸也稱禮禮申伯則言其勉也易兩稱成天下之禮禮則兼勸勉而言之也
延平周氏云作大事必順天時者後天者也爲朝必放於日陽之義也爲夕必放於月陰之義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貴自然也　金華應氏云大事不止於祭祀若動大眾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觀爲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寧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禮禮也　講義云達者言無時而不然也外而因於財物內而盡其禮禮其於禮亦云備矣然而所資以行禮者不可以非人也故下文言尚德尊道諸事

愚按鄭註大事祭祀也故以丘陵謂冬至祭天以川澤謂夏至祭地疏又以爲朝謂天子春分朝日謂夕爲秋分祀月蓋此節猶大概言之至下文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方指祭祀而言　爲高必因丘陵二句孟子嘗引之可見禮記非盡漢儒所作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京山郝氏云先王因人圖治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而置之不疑聚眾而誓之不欺所謂有節於內因物致義而人敬信之者也下文饗帝於郊靈物至時物序

此因順之至盛德禮禮而觀物由禮之極功聖人無爲而天下大治者禮至之效也
行政是格天無爲大主腦故緊關在此一節曰尚曰尊曰任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不疑段精誠何處不可昭格於是下文因天云云所以瑞應駢臻雨暘時若烝已無爲而天下大治也　東海胡氏云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賢與眾即有德有道有能者也

愚按註疏以舉賢誓眾亦謂爲祭而設集說因之恐非是當依郝氏趙氏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

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廬陵馬氏云天者高之極者也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亦因天之事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於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嚴陵方氏云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臨川吳氏云因天因地言每歲郊社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於岱宗柴望詩言

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若相接連故以在地之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中心之誠於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覬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享人間之祭於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天曰帝其實一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享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鳳凰龜龍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於天者也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廬陵馬氏云天者高之極者也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亦因天之事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於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嚴陵方氏云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臨川吳氏云因天因地言每歲郊社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於岱宗柴望詩言

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若相接連故以在地之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中心之誠於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覬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享人間之祭於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天曰帝其實一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享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鳳凰龜龍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於天者也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廬陵馬氏云天者高之極者也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亦因天之事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於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嚴陵方氏云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臨川吳氏云因天因地言每歲郊社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於岱宗柴望詩言

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若相接連故以在地之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中心之誠於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覬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享人間之祭於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天曰帝其實一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享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鳳凰龜龍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於天者也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廬陵馬氏云天者高之極者也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亦因天之事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於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嚴陵方氏云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臨川吳氏云因天因地言每歲郊社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於岱宗柴望詩言

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若相接連故以在地之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中心之誠於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覬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享人間之祭於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天曰帝其實一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享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鳳凰龜龍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於天者也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廬陵馬氏云天者高之極者也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亦因天之事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於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嚴陵方氏云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臨川吳氏云因天因地言每歲郊社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於岱宗柴望詩言

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若相接連故以在地之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中心之誠於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覬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享人間之祭於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天曰帝其實一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享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鳳凰龜龍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於天者也

廟堂者宗廟之堂也饕尊明堂位所謂山罍也犧尊畫犧牛以爲飾縣鼓大鼓也應鼓小鼓也言阼則知西之爲階言西則知阼之爲東矣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受而明則小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所以分也故曰陰陽之分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各位故曰夫婦之位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不言象後言象不言尊互相備也　廬陵馬氏云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至德之一端耳　無名氏云陰陽者教之所自出禮樂者德之所自形也陰陽之精

其象著爲日月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所以定分禮樂之別其用見於夫婦故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所以定位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罍尊象其動而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罍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象其靜而在西者陰也君位則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而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而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　四明沈氏云禮書言罍畫雲雷有作鬼神伐

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環其腹皆有畫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〇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爲雷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〇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从雷从靁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爾　山陰陸氏云廟堂之上南面故縣鼓在西應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北面故縣鼓在東鄭氏謂禮樂之器尊西誤矣　京山郝氏云當祭之時君位在阼夫人位在房阼東階房東房祭統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阼在南房則自房出酌罍尊之酒罍在犧尊東也　按此節據

在北內外之分也君象日夫人象月君獻則自阼進酌犧尊之酒犧尊在罍尊西以西爲上也夫人亞獻則自房出酌罍尊之酒罍在犧尊東也以廟制推之堂後爲室室房據祭統是房本在東也以廟制推之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奧是堂之西北也故西不得復有房房在室東壁是堂之東北也堂室相連房戶之外爲北堂即昏禮設婦洗之處南對阼階凡行禮主人主婦出堂入堂皆在東故有西室無西房夾室則有東西今之廂房耳與堂不屬又以義推之東爲主位主婦從主君在東階夫人獨在西房前當客位於義未稱

日月之生有東西月從日行皆由東鼓有東西而爲衆音之始故掚禮東鼓南面西鼓亦東面雖交應而皆本其始非對待之義今謂夫人在西房東酌罍尊文似而於義理制度無所考豈堂事則君與夫人分東西室事則夫人亦在東與難强質也　武林顧氏云首二句平提陰陽肇禮樂爲至教禮樂法陰陽爲至德意重在至德上廟堂六句陳設禮樂之器異其地也君在阼一段法天地之分陰分陽者以定位君西一段法天地之根陰根陽者以宣和禮行樂作肅肅雝雝是和也直把二氣摩盪訢合底機緘盡發洩於一堂不其至乎只此爲聖人至德而一以天道行之故至教亦存焉至德與至教相應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遷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

疏云前經明禮樂相交此更論先王之制禮脩樂

　　盧氏云樂記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二者言禮雖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不以今而忘古此禮之所以制不以古而廢今此樂之所以作雖然禮器以禮爲主故先禮而後樂樂記以樂爲主故先樂而後禮此立言之法若檀弓所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以本爲言者蓋以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有不忘祖之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謂之本歟禮自外作故先王制之以節事樂由中出故先王脩之以道志其節事也若官爵得其序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事凡衆之動得其宜是已其道志也若韶以繼爲志夏以大爲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已　廬陵馬氏云分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機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自非知足以及則不能達故遷伯玉曰君子之人達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知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烏程姚氏云君子所以與人者不過志與事而已禮以節事樂以道志則愼之之術也　武林顧氏云上文禮樂都說器數恐人誤認故著此節重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一句首禮樂未著人節事道志就上反生樂成討出先王制禮脩樂底主意於恁處知得世治觀禮序樂和便知之反是者亂亦可知也伯玉一段原不爲禮樂發當於言外見正意末句亦古語

與人者禮樂所以者何是和序安得不愼正爲治亂關係在此前後一意

愚按伯玉之言止一句下是記者釋其達之故而又引古語以明之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爨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疏云此論祭宗廟之事祼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

而納於庭於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已畢進血腥君親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謂薦熟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盎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洞洞質慤之貌言君與夫人卿大夫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爲恭敬也屬屬專一之貌勿勿猶勉勉也言盡其忠誠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以室比庭爲幽也爨定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爲幽也爨定熟肉也爨肉旣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

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於彼乎於此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嚴陵方氏云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太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太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熟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產爲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熟而薦以酒蓋熟與酒人道故也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爲幽也爨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爲明也

設祭於堂正祭之時也爲祊乎外索祭之時也祭言其事祊言其所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爲之爾故言爲祭必有所陳焉故曰設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山陰陸氏云一獻三獻質文而已五獻察矣七獻神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烏程姚氏云此只就獻之多寡論其有質文察神之異耳一獻禮簡故曰質三獻則成文矣五獻則加察矣七獻則神又不徒察而已　晉江周氏云質文察只以身之所行言神則指心之所存而行在其中

愚按祭祀饗賓皆有一獻三獻五獻七獻者也此所言者不必指定祭祀之禮與賓客之禮姚氏之說最爲得之不言九獻十二獻者七獻言神至矣猶之美大聖神之外不可以復加也此節當與禮之近人情者一節參看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註云大饗謂盛其饌與貢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在前荊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照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也丹漆絲纊揚州貢竹箭其餘謂九州之外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　疏云此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不可致九州物惟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三牲魚腊是諸侯所貢寶於邊豆故云九州之美味邊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寶示其柔和是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金以爲庭實束帛加璧於上以君

子之德與玉相似尊之也龜爲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衆物之前而爲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照物露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也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其所貴寶爲摯則招致遠物也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　嚴陵方氏云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爲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爲陰故也邊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爲陽

故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東帛加璧此曰尊德於郊特牲曰往德何哉蓋自其所陳之次言之則謂之尊自其所共之方言之則謂之往夫德之可尊者彼將自卑而尊我我足以來彼也彼將有往而歸德亦互相備也　新安王氏云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五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此出奏肆夏不奏陔夏也　晉江周氏云琥加於繡璜加於黼璧加於帛琮加於敝是東帛加璧也赤者爲丹黑者爲漆已繅爲絲未繅爲纊共財非謂天子與人公共其謂富有天下凡天下之財乃天子之公有也

愚按此王饗諸侯之禮也鄭氏以爲祫祭先王禮書以爲大禘皆非是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則魚腊是二物鄭註魚腊薨魚也亦非是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

疏云此總明祭祀死喪賓客之節所以禮爲備具人道之至也　嚴陵方氏云遠而尊者主敬近而親者主愛故祀帝於郊爲敬之至宗廟之祭爲仁之至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爾經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爾　延平周氏云喪禮欲其不欺於已故曰忠之至　福寧黃氏云諸侯或朝天子或相朝是爲賓大夫或聘於天子於鄰國是爲客自賓客之用以朝聘於主國者皆有幣自主國之燕享乎賓客者亦有幣非貨取也賓主之交誠意厚於中禮文將於外理所宜然義之至也　松陵趙氏云以體言禮非仁義不立仁義固禮之本也以用言仁義非禮不行則禮又爲觀仁義之本也道字從至字生若非根於至性不謂之道　晉江周氏云此節只重禮之中有仁義見禮之爲妙不重觀字意仁兼忠言義兼敬言愚按鄭註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贈上既言喪禮則服器賻贈已包在內何必又別言之況服器用幣豈特喪中有之凡祭祀燕饗以及賓客往來之禮皆有服器亦皆用幣何莫非仁義之至乎竊意凡吉凶所用服器唯備然後盡於人心仁之至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見也義者宜也故曰義之至也與上並列爲五件集說及福寧黃氏既知用幣屬朝

聘燕享而非賄贈其於服器仍作斂葬講非是

君子曰甘受和曰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疏云此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甘受和曰受采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甘爲眾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曰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眾味及眾色也言人若心致忠誠言又信實則可以學禮其人即忠信之人也　廬陵馬氏云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爲言行也　山陰陸氏云甘受和白受采以中故也白受采以素故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註云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　疏云此明禮之爲貴　延平周氏云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　嚴陵方氏云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知禮乎

疏云前既明禮之爲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

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閣而行祭禮祭未終日已昏役故云日不足繼之以燭　嚴陵方氏云強力卽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奠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子路行之既有合於先王之禮亦可以救一時之敝孔子所以善之

郊特牲第十一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而郊以養牲爲重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爲首因名其篇　烏程韓氏云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蓋有其禮者必有其義三家之僭由不明其義故也雖然義之難明久矣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奏肆夏齊桓公霸諸侯也而庭燎百彼豈自廿僭禮者哉亦未有正告之以其義者耳記者慨天子之失諸侯大夫之僭而故迂其說於前後每舉一事則爲之釋一義以動人之深思其殆長於諷喻者歟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特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註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　疏云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社稷功及於人故以太牢報祭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太牢郊之特牲亦犢也　延平周氏云郊特牲以犢而社稷太牢不以犢諸侯膳天子以禮社稷者而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而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金華唐氏云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報焉祈非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望有繼焉

之用犢牲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太牢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特牲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其言正與此合　晉江周氏云此節重在郊與天子上社稷諸侯以卑者之禮形之耳食謂諸侯食天子也非天子之常食唯其用特犢而貴誠故不用牲孕蓋牲孕則無可貴之誠故也

烏程韓氏云特標諸侯之尊天子與天子之尊天無異隱然爲諸侯僭禮伏案

愚按孔疏謂此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非也蓋禮記諸篇非一人所撰不必如是

之牽扯也　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與左傳同然則周制以后土爲社以棄爲稷其來久矣棄即后稷也然此乃人鬼也周制郊天天神也配以后稷后稷人鬼也下文云帝牛在滌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祭地亦然疏云血氣也孰食有味人道卑近事天宜極敬故用血是貴氣臭而不貴味也腥燭稍近味灌猶獻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腥燭而已矣

註云血腥燭祭用氣也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疏云血氣也孰食有味人道卑近事天宜極敬故用

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燕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諸侯行朝饗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諸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太牢之饌先薦腶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腶脩而已矣　嚴陵方氏云一獻熟則饗味矣味非不若血腥燭之至爾臭生於氣故曰氣臭腶言捶肉如腶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爲賓卽大饗之時　山陰陸氏云此篇凡言大饗皆饗諸侯郊血有腥貴血大饗腥有燭貴腥三獻燭有孰貴燭一獻有孰而已故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大饗諸侯用祭禮也灌用鬱鬯亦祭禮也周

官所謂禮再祼而酢當此節大饗用腶脩當饗禮九獻之節　烏程韓氏云特標爲賓之貴臭大饗之不貴味明天子之至敬隱爲下堂伏案

愚按郊血四句與禮器同鄭註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羣小祀也彼註猶可於此則斷斷不可者大饗尙腶脩註云饗諸侯也下大饗君三重郊血二字下三句乃因之義矣註疏自知難通故以降尊就卑單屬下

士也諸侯來朝有卿大夫士相從爲介而來天子用三獻一獻之禮以饗之尙腶脩卽有饗味之意註疏反謂不饗味失其旨矣　或問大饗有四何以知此必是王饗諸侯也曰上文言郊特牲并及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故此節承上文言郊血亦并及大饗諸侯爲賓之禮三獻一獻又於大饗中抽出言之先儒强爲之解皆未能見及此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疏云三重席是諸侯禮卿禮三獻

愚按此節因上大饗而言天子受酢之儀君指天子與下文君之南鄉君字同禮器言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王饗諸侯三重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之介指諸侯之卿副諸侯而來朝者介副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禮器大夫席再重則卿亦再重可知專席者卿之專位也天子就卿之專位而酢焉亦降尊以就卑也註疏總不達而以介爲大夫以專席爲單席皆無據若必謂諸侯相朝賓主皆是諸侯便非降尊就卑單屬下之義矣註疏自知難通故以降尊就卑單屬下三獻之介一獻獻郊下三獻之介一獻獻

句全不顧經文口氣曰君三重席而酢焉曰君專席而酢焉明是對舉文法末句此字明是承上文而解其義而何以單屬之下句也總之泥定君是諸侯故曲爲訓說如此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疏云此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武林顧氏云首三句是主玩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并末句該重無樂上行禮爲陽此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也陽有樂故知凡聲皆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春曰祠今云春禘故鄭註禘當爲禴舉春見夏舉秋見冬周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

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崑山顧氏云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耆孤者多矣不可以偏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武林顧氏云首三句是主玩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并末句該重無樂上行禮必用樂食嘗亦大禮獨不用樂記者指點陰陽之義出來下三截從飲食說到時從因時用飲食說到樂之用否從樂之用否直說到樂之本體步步緊總爲首三句解　前陰陽之義虛說下禘嘗皆追養之義饗孤子食耆老皆報功之義一也而食嘗獨無樂者何故以飲從陽類食從陰類也兩故字有力然樂聲何如陽也偏把養陽氣者宜用樂章單綴收住而無樂爲順陰之義言外愈明　松陵趙氏云饗禮用酒禘主祼獻食禮用飯嘗主饋食通節只講有樂無樂爲順陰陽便了中間一段純用翻體而跌出兩故字此是正解　納蘭氏云周禮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王

制祭統則云春祠夏禴此與祭義又云春禘說者讀
春祠爲祠讀夏禴爲祠讀春禘或爲祠或爲禴而疑
爲夏殷之禮皆臆說也趙東山云禘非時祭之名漢
儒見春秋唯雨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
或謂之夏祭此言足以斷千古之疑

愚按此有樂無樂當與祭義參看饗有樂謂飲
之時食無樂謂食之時禘有樂謂迎來之時嘗
無樂謂送往之時但一時耳非謂饗禘有樂而
食嘗通無樂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疏云此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以盛牲體
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
故其數偶故曰陰陽之義也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
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神道與人異故不敢
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　嚴陵方氏
云籩實菱芡豆實芹滀之類水之品也籩實棗梨豆
實菁韭之類土之品也　長樂陳氏云不敢用褻味
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　山陰陸氏云俎載而
生之鼎亨而孰之籩豆受成而已籩豆之實不敢用
褻味而貴多品乃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愚按鄭注曰旦當爲神象字之誤神象禮疑其爛
去耳山陰陸氏謂旦明爲祼獻之時至朝踐象
朝時事親所進也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以言
交於旦明之義故曰籩豆之實而已又曰不敢
用褻味而已以言交於神明之義故曰籩豆之
薦又曰不敢用常褻味也其說雖精然近於鑿
矣竊意旦明者天也詩曰昊天曰旦淮南子天
文訓曰日至於曲阿是謂旦明祭天固曰天而
祭宗廟亦可言天詩曰三后在天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註云賓朝聘者易和悅也屢歎美此禮也得得其所
也　長樂劉氏云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
示天子同樂易之德降接於羣臣以將其敬也卒爵
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於臣以竭
其歡心臣能盡忠以答於上以成其亨泰位天地育
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此孔子所以屢歎之
者周衰不及其盛也　嚴陵方氏云主酌賓曰獻賓
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
夫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德可知也故樂
工升歌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
而明也升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

或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以瑟歌清廟在於堂上以匏竹吹象武在於堂下貴人聲之出於自然故在上也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簫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爲主在下者以匏竹爲主樂由陰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講義云樂所以道天下之和有得乎氣之温厚故曰由陽來禮所以明天下之分有得乎氣之嚴凝故曰由陰作　延平周氏云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　烏程韓氏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似隱爲大夫之奏肆夏大於鐘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前龜後幣帛帛庶居龜帛之間故曰以和居參之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是能服天下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亦未見的據

夏伏案　納蘭氏云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此疏家約大射及燕禮解之其實饗禮既亡無所考據矣孔子燕居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止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長樂陳氏謂燕居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亦未見的據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疏云此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衆也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曰無方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最在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鐘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鐘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前龜後幣帛帛庶居龜帛之間故曰以和居參之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是能服天下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亦未見的據

夏伏案　納蘭氏云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之宜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　松陵趙氏云上節言天子享侯此節言諸侯貢幣雖舉常貢之陳歷歷分疏其義然要想箇別字節字別宜則不強以難得節期則不責以難至此全是天子一片不擾天下念頭前言金以性言此言鐘以聲言知與和就指龜鐘說猛與德卻在皮璧之外往德二字疑問云人所向往將在德矣甚妙　烏程韓氏云此天子之庭實也隱爲諸侯之庭伏案　此篇大都前伏後擊

不必段段都應又不必俱是正應錯綜隱見似合似離具見匠心以上皆禮之正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註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　疏云自此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爲庭燎大射禮燕禮諸侯納賓奏肆夏　山陰陸氏云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烏程韓氏云記失禮而追其所始罪之也罪

失禮而首紀一霸諸侯賢大夫傷之也　此以下七節忽插非禮一段書由始者四書由者一書非禮者三書僭禮者二書失禮者一五不敢一莫敢雜然錯出煞有韻致孫月峯以爲與前後文不相屬不知此篇大意正全在此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有庭實則與已君之行聘何異非貳君而何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覿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疏云大夫饗君由強且富也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以不敢私覿之意爲人之記者譏之無外交者解所以不敢私覿之意爲人臣既無外交惟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也

愚按周官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夫執雁士執雉則大夫無圭可執此言執圭者朱子註論語云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者卽此馬氏謂此爲以圭璋聘之圭則所以將禮非所以申信也論語聘禮皆有私覿孔疏曰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非禮也其說是矣而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所以申已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覆明從君而行不私覿所以致敬

阼階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疏云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僭然者故云以下

黃氏云魯自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是能殺强臣爲得義哉蓋所謂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三桓勢强而君政微若降殺故爲大夫所饗正文非舉殺臣弒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與齊桓趙文子夷王爲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愚按此義字淺非義理之義言大夫饗君是大夫强而君殺之意義也作一句讀方是三桓蓋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之後子孫執國政者也鄭注謂慶父與叔牙通於夫人以脇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指爲大夫强而君殺之蓋非是當依黃氏爲正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註云此皆天子之禮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　疏云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亦互相明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

侯禮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木曰臺門坫以土爲之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緣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不得繡黼爲領丹朱爲緣耳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註云言僭所由　嚴陵方氏云微僭强脅四者之言則爵不足以馭其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

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覲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　廬陵馬氏云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强也相貴以等言相尙以勢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尙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尙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註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三家見而僭焉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　嚴陵方氏云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

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吳江徐氏云此亦記失禮之事以爲世戒　平湖陸氏云孔疏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十八年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非註疏此等處便難解矣　西河毛氏云宗子立國不敢祖天子而得父天子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　因立文王廟於魯見史記　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見左傳　春秋傳吳子壽夢卒魯襄公哭周廟爲文王之廟即出王廟也若三桓爲

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廟名爲公廟

愚按此節註疏爲正陸氏亦有見而西河先生之論出遂開天地之扃矣三桓者桓公子慶父叔牙季友也慶父後仲孫叔孫季友後季孫春秋時所稱三家者是也左傳穀梁註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弟而公羊不然謂三桓皆莊公母弟然而季友母弟則見之所生之微當時稱季氏爲宗卿而慶父叔牙並無所考則季友是宗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則桓公之廟唯季氏得立之然當時或不獨季氏

立之而仲氏叔氏亦有公廟故經曰公廟之設於私家不曰由季氏始而曰由三桓始雖言三桓而其實爲仲氏叔氏言之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疏云此論王者立二王後之事尊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不過二代遠難爲法也　長樂陳氏云監於二代則存二代之意可見矣　山陰陸氏云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不過二代　烏程姚氏云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存王者之後原是尊賢之義猶尊云者謂雖歷代之久而猶尊之也　納蘭氏云案三恪二王後

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連二王爲三恪存三恪者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崔靈恩云初說爲長何者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通典唐天寶議曰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

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周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愚按通典所取與集說不同鄭註亦云二或爲三姑兩存之

愚按王伯厚據王會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答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

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以郯特牲二代

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
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爲君曰南鄉言
舜之爲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
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記言聖人南面而立　盧陵馬氏云君者兼天子諸
侯而言之　吳江徐氏云此言君臣正位之義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註云辟君辟國君也　疏云此論大夫君辟正君之
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
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
皆稽首今大夫之君便是一國之

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
者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
臣禮以事之　嚴陵方氏云周官大祝辨九拜面以
稽首爲先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
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
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
大夫固無君道矣
大夫有獻典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
嚴陵方氏云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
子之臣耳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
面拜非敢忘也慮煩君之答己而已親則必面獻亦
必拜其言互備也
　愚按此爲大夫尊君之禮而孔氏反謂君尊大
夫則失其旨矣
鄉人禳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禳音商
註云禳謂時儺　疏云孔子恐廟神驚恐身着朝服
立於阼階存安廟室之神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
以依神也　盧陵馬氏云儺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
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何俟索
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
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疏云何以聽者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
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　盧陵馬氏云
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
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
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
蘩爲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
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
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　烏程
姚氏云射之以樂也正所以觀德處於此何以聽何
以射之時而能比於樂而能中是謂禮射
　愚按此與下節正言射耳孔疏謂爲祭廟擇士

之射拘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註云男子生而懸弧於門左亦有射道　疏云爲士之法理合能射不能則乖於爲士之義　吳江徐氏云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語而孔子釋之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此時已有射道但未能爾今既長而爲士矣而猶不能則不學之過也安得不辭以疾舊說謂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意味淺矣　烏程韓氏云上節言射不易能此節言射不可不能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疏云此論祭失禮之事凡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爲敬不足若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譏而問之　嚴陵方氏云家語委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愚按一日者祭日也致齊三日必誠必敬用之於正祭之一日猶恐不敬況二日伐鼓耶蓋二日在三日之中而一日在三日之外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疏云此論魯失禮之事繹祭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上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得謂之賓尸也　山陰陸氏云祊在當日繹在明日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也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爲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曰

用甲用日之始也

疏云自此至報本反始也總論社祭之禮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陰宜在北故祭時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南嚮祭之是對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爲鄭學者通之其社稷制度自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

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等是也天子諸侯大夫社皆有稷　烏程邱氏云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蓋社之所祭祭邦國郊原之土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台其字从示从土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稷爲百穀之神不言穀而言稷者蓋直以穀言之爲人所藝慢諸穀不可偏舉故舉諸穀之長言之

橫渠張氏云祭社即祭地如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　盧陵馬氏云古人言社必有稷此言社不言稷者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成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曰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爲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此說得之

愚按此社祭土者即祭后土也有社必有稷稷亦土之神若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陽明也

註云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

而已薄社殷社殷始都薄　疏云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風雨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之氣變也達通也天是生法無生說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卽殷喪國社也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天子諸侯各有二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之社　吳江徐氏云此言大社存亡之事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巳乘其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疏云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此句爲下張本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爲對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地須產財並在地出爲人所取也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也所取法者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可不盡其美哉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亦謂之竭作邱言其地乘言其賦夫社者陰之神單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其粢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於社軍行則被於社釁旋則獻於社皆以是爾故此不曰邱民而必曰邱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可不盡其美哉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亦謂之竭作邱言其地乘言其賦夫社者陰之神單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其粢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於社軍行則被於社釁旋則獻於社皆以是爾故此不曰邱民而必曰邱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土神在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故若祭社

晉江周氏云自社祭土以下凡三節皆言社禮如此首節上二句立社之義也下四句祭社之義也第二節立社不屋之義也此節又是總前立社致祭之意唯爲社事以下又是申言祭社行事之實　武林顧氏云單言神地道句乃祭社底主意下雖天地並舉要見地道之神功與天配教民美報之禮亦與郊同仍在制禮者說民兼有家有國之人示本正應首句三唯字鄭重臨祭則里人盡出而職事未祭則國人皆起而從田將祭則邱乘之人羣合而備粢盛蓋財非土不生人非財不養人之盡報本反始之情在此舉耳本始二字無甚別自以禮正是追以心當合

重在反始上

愚按禮記止言郊社不言祭地社即地也圜邱方澤之禮始見於周官是禮記以後之書今釋禮者動以周禮爲據遂以祭社祭地分爲二事殊不知周但有南郊而無北郊漢成帝時匡衡張譚等始有分立二郊之議而地得以專祭遂歷魏晉六朝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其制不一然考之於經實無此文也曲禮王制禮運並云天子祭天地郊祭天社祭地地即社也社之外非別有所謂地也周官冬日至祭天於圜邱夏日至祭地於方澤此後漢人之言也且冬夏日至非周制也周正建子改月改時二分不繫春秋二至不繫冬夏也若使周家祭土之外別有方澤之祭記傳何不一見之吾故曰夏日至之祭地是後代之禮非周禮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監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註云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君親誓社誓

吏士以習軍旅　疏云君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飭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其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　嚴陵方氏云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也因田而習軍旅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以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之至於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伍卒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也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慮言於險夷有所經曰簡曰慮亦互言之誓即所謂羣吏聽誓於陣前是也左之右之即以旌爲左右和門是矣坐之起之即以教坐作進退之節是矣

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轘逆之車是矣大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則無賞所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賞之之意也若失伍而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但求服士卒之志使之不失伍爾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晉江周氏云季春一句是蒐田之事然後簡其至習變也是因田而講武有法而流示至其得是因田而獲牲有禮末二句是據

理而推其效此泛言不專指爲祭社田

以訾社讀及非棠社田

愚按鄭註改季春爲仲春因蒙上社田誤解集說因之此云季春出火此亦異代之制非周制也鄭註讀鑑爲鑑謂敔鑑之以利終屬强解郝氏又改讀爲監亦未通竊意鑑當爲監字之訛蓋教陣訖而行田禮於是驅禽於陣前而流行以示之利則禽也若以禽貨是爲貪得是爲犯命流示之時而又監視之不使其因利而失伍以觀其不犯我軍命也如此者不過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已予解經極不

喜改字然以鑑作鑑不若以鑑作監少近於理

也

郊特牲第十一之二

天子適四方先柴　疏云此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與在畿內日至之郊不同

註云所到必先有事於上帝　疏云此明天子巡守至之郊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質也

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烏程韓氏云爲郊起事

愚按天子巡守祭天告至之禮與在畿內日至之郊不同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註云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日太陽之精故就陽位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也尚赤周也　疏云自此至大報本反始也總明郊祭之義

唐氏紹（中宗時官右臺侍御史）云冬至郊天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際也北極當晷度循半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泰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爻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

葉氏元度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王者不敢主天與膳夫燕主同義　嚴陵方氏云日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故言迎祭天必迎長日之至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又曰埽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埽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　此主祭天而器之取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　廬陵馬氏云郊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大報天而以日爲主祭於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此不言配者文略也　吳江徐氏云南者正陽之位天以陽生萬物日又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既燔柴於壇上乃埽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設筵簟者至敬無文於其地之質也盛玄酒之尊則以陶酌玄酒以獻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象天地之性也既曰圜邱泰壇矣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因其地而爲名也牲用騂周尚赤也用犢未有牝牡之情貴誠也此郊祭之禮各有其義也　四明萬氏云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稽之經傳易曰至日閉關郊特牲曰周　始郊日以至左傳曰土功

日至而畢孟子曰千歲之日至此皆泛言短至而不繫之以冬也左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實指周正短至而不繫之以時也月令仲夏之月云日長至仲冬之月云日短至此從夏正言二至而不繫以冬夏也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以周正言二至而亦不繫以時也蓋就日之長短極至而言則曰長至曰短至就日行南陸北陸之極至而言則短至曰南至其曰日至者則二義兼之郊特牲又云郊祭迎長日之至後世因以短至爲長至蓋一取極至之至一取來至之至意不同而

義不相妨也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乙丑中書科舍人陳龍正疏言臣旁稽經傳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於建子之月必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冬至不值遇辛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鄭註云用辛日者君嘗齊戒自新是亦不用冬至也惟周圜丘方澤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云冬日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至則是冬至之月而非本日也與郊特牲及孔子對君之語若合符節者也月令亦云是月也日短至冬以是月繼言日至故凡言日至非至日也諸家混冬日至爲

冬至日一字顚倒遂使郊天大禮行于閉關不省方之候子年踵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亦有冬至在十一月初旬者本月無辛則用十月臨節之辛也或冬至節逢辛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則宜用十八日辛未郊也冬至適逢中辛於以證上辛之義爲深切明著惟天鑒聖惟聖達天此亦臣前疏所云事天以實以恆之義也章下所司○龍正又言臣請正南郊

注疏言郊之謬始於韋玄成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玄成謂受命而王者祭天以其祖配鄭玄因之謂至日祭昊天上帝於圜邱曰禘夏正祭感生帝於南郊曰郊故大司樂圜邱注與祭法虞夏殷周之禘通爲一解其註郊特牲迎長日之至則曰周夏正之郊周之始郊曰以至則曰此魯禮又其惑之甚於大傳小記之禘并指爲夏正之郊遂使郊之爲義錯亂於緯書天帝之稱怪妄多歧莫可究詰王肅起而排之謂圜邱郎郊郎圜邱郎曰至之郊報天也夏正之郊祈穀也郊始有正論然吾攷王者一歲祭天凡四而五時迎氣不與焉曰至郊一

也夏正祈穀二也夏大雩三也秋大饗四也四者之中唯郊大報天禮爲尤盛魯僭行郊禮鄭玄謂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王肅謂魯日至郊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云魯郊或用子或用寅杜預則曰魯郊唯建寅之月趙伯循葉石林林少頴亦皆云魯郊不同天子唯行祈穀之禮諸說不同按春秋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夫正月日至之月也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大報天也非祈穀也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穀梁見春秋無

月至三月郊之時也四月五月郊不時也夫豈知春秋書四月五月者皆以其後時乎二月三月之或郊或否不可得而知四月之郊則見於經矣魯之郊有失於後時必無失於先時者安有祈穀而書於正月者哉

愚按此日至之郊也而魯國亦同之王肅謂魯日至郊天寅月又郊以祈穀其言是矣春秋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又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又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又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之角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此四郊者皆日至之郊也其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所書卜郊皆祈穀之禮而亦名爲郊者也說見後若夫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此秋大饗也以大饗而用郊禮故曰用郊春秋書之以譏其失也先儒謂爲郊之不時非其旨矣此亦不可不知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嚴陵方氏云噫嘻言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則日至之郊爲歲之始郊矣

愚按此用辛之郊乃祈穀之郊也周之始郊日至之郊也祈穀用辛書於春秋者甚明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定公十五年五月辛亥郊皆爲祈穀雖後時然必用辛日如正月之郊卷秋皆不書日則祈穀用辛非其明徵乎且不唯祈穀用辛凡非日至之郊皆用辛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是也注疏以用辛之郊指爲魯禮固非臨川吳氏謂周之始郊日以至後乃卜用辛日吳江徐氏謂周之始郊所用日至偶逢辛日後人因之二說恐皆未然　或曰子引春秋以證日至之郊不用辛是矣然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其謂之何曰家語不足信也如果正月用辛春秋何以不書若此經云郊之用辛也一言足矣何必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吾故曰用辛之郊祈穀之郊也日至之郊不卜日

郊也周之始郊日至之郊不卜日者也用辛之郊卜日者也故下文遂言卜郊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

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誓命重相申飭庫門在雉門之外

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註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王自澤宮還以誓命重相申飭庫門在雉門之外人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　嚴陵方氏云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助祭者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

諸侯親而尊故於太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山陰陸氏云親聽誓命王不言戒言誓而已亦言之法若於其師受教若於其保受諫百官言獻命尊之也其尊之也將以責之也變言太廟之命親之也其親之也亦將責之也

愚按曲禮大饗不問卜日至之郊不卜日吾於春秋徵之而知之也除此以外凡郊皆卜吾於春秋徵之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先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又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此後時而郊者也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又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此後時而卜不從而不郊者也夫啟蟄而郊祈穀也周正寅月祈穀應在春三月乃遲至四月皆後時春秋常事不書唯後時故並書之以譏其失云拔穀梁傳哀元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亦可證郊用辛之說山陰陸氏云卜郊者卜辛也其言當矣祈穀之禮以三月上辛卜上

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乃不郊崔氏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乃用他日集說既知大饗不問卜因疑爲卜牲又以爲異代之禮皆誤認卜郊爲日至之郊曷不即春秋而詳玩之　節中凡四命字初無異義受命於祖廟者命宜由尊者出也誓命者即以所受之命而誓之也獻命者獻進也進命於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謂於太廟之內所以戒百姓也先儒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姓恐非然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犯塚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　註云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人之喪者不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敎民尊嚴其君上也凶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氾埽廣埽也反道刻令新土在上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　晉江周氏云嚴上也截上是致敬以示下下是致敬以事上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長樂陳氏云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此言王被衮龍衮所以襲天然則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蓋充美也禮不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衮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衮冕之上謂大裘而冕則不加衮昊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建子之月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

裘豹袪羔裘逍遙燕服玄端蜡服黃衣皆狐裘而詩
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苮狐裘黃黃則裘之上未嘗
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屢
人云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
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
襲之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是裘有裼之而不襲有
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
無襲非禮意也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
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巨塊地陶匏藁鞂疏布憚杓
素桷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
鎮圭璪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

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
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璪
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
後事天之禮盡矣　嚴陵方氏云天以龍爲用而袞
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袞是也璪者
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左傳曰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
有象而我象之之謂象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
之之謂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
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天示之象聖人觀之以爲儀
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道遠而難知神而
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所以明之也故曰
郊所以明天道也　山陰陸氏云古者郊祀之禮內
服大裘其上加袞以被之故凡裘言服而袞言被然
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此祭天王乘素車建大
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
卽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
卽事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
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
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
也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
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

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
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
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
路建大麾者卽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
乘戎路建大常者卽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
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
等序之以治其出入治其出入者以明兩車有事焉
乘之以出入非卽事之車也大馭曰掌馭玉路以祀
及犯軷王自左馭蓋犯軷者王出國門之祭也王出
國門乘玉路則所謂乘玉路建大常以卽郊明矣此
言乘素車在於被袞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

卽壇明矣凡此皆周制也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於王則王易皮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於王則王脫裘著大裘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卽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於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掌九旂之名物曰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此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覲禮曰

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　秦溪楊氏云此章初言周之始郊王立於澤上王皮弁以聽王被衮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註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況可以稱王乎　晉江周氏云此言郊之物皆法乎天而見郊之所以明天道也日月星辰龍章皆自其散見而言則謂之象自其體統而言則謂之天自其運成化工而言總謂之道王於郊祭以服以冠以車以旂而則乎天則象著而道顯矣天道在天象內一層卽化育流行之妙郊所以明

天道與社所以神地道同意

愚按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日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

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與記微有不同未知孰是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疏云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之爲猶用也既又覆說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其祀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配上帝何也則帝卽天也天卽帝也易之彖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烏程嚴陵方氏云謂之滌則以精潔爲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

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以祀天神爲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謂天神稷謂人鬼　松陵趙氏云郊明天道緣何后稷配之此眞是周家推原本始見得后稷啟佑子孫後來蕃斯麟趾皆本於此直與天之生成萬物其本一般俱不可以不報所以報天而還以稷配天親並舉眞是莫大祀典彼天神人鬼不過於用牲處微辨只引起下段耳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云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大報本反始者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延平周氏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卽天也天卽帝也易之彖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烏程韓氏云釋郊之義只明天道言之節節想見尊之之意

愚按配祭者一同受饗也藍田呂氏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而已其說非是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先廟數自有隆殺之限而禘郊祖宗又在廟祀之外此則報本反始之最大者橫渠張氏謂祭先之道其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當盡祭之其說甚害於理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周建亥之月也饗者饗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　疏云自此至君子不與功論蜡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註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建

祭之事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大蜡八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　橫渠張氏云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稷而已　嚴陵方氏云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愚按八蜡者孔疏去百種而增昆蟲集說因之方氏去百種而分貓虎陸氏增禽獸分貓虎并農及郵表畷又并坊與水庸皆非也當依張氏

爲是周十二月農功已畢適當一歲之終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延平周氏謂十二月是夏正建丑之月非也當依鄭注爲是集說置之不釋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註云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　疏云以先嗇爲主司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迎貓虎而祭之功有萬世報之不能盡者故祭字下又着個報字其語意極明世儒不察本文遺百種之當報而妄入昆蟲以足八蜡之數可發一哂

愚按鄭注農田畯也其古之田畯與祭坊欲其土反其宅祭水庸欲其水歸其壑迎貓虎而祭之欲其食鼠豕且昆蟲不作也祭先嗇等欲其

草木歸澤而百穀並茂也故下文祝辭如此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註云此蜡祝辭也辭同則祭同處可知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蝝之屬爲害者也　疏云草莖稗木

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　嚴陵方氏云水土昆蟲草木此皆因其合聚

之時而合聚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註云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　嚴陵方氏云皮弁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

終之事故云以送終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　山陰陸氏

云蜡之祭也其以祭服祭之可也今其冠服如此是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烏程姚氏云前仁之至義之

盡謂其爲祭也無不周到而各以其功此仁之至義之盡謂其行禮也極其欵曲而各有所取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嚴陵方氏云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取土之義以息田夫故凡野夫皆黃冠焉

野夫卽田夫也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爲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

也然篇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

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爲息也　京山郝氏云上文皮弁素服天子諸

侯蜡祭之服此黃衣黃冠民間蜡祭之服野夫戴草笠其色黃以象土釋所以黃冠蜡祭之義鄭謂皮弁

祭大神黃冠祭先祖五祀未然也

愚按鄭注黃衣黃冠而祭謂旣蜡臘先祖五祀於是老農以休息之疏引月令爲證殆非然也

蓋蜡自蜡臘自臘自是二事未可類而同之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疏云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烏鳥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獻故也四方諸

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

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貢舉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

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令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告客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

長樂劉氏云瓜華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之

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賞時新供寢廟非貪財利而種之也亦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民之利　山陰陸氏云瓜卽華也善墮爛不可藏故曰不斂藏之種也　廬陵馬氏云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爲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貪爲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其意以爲民有終歲之動而有一日之積而爲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愚按諸侯之貢不一國有貢鹿者有貢女者天子致而歸之且戒飭之亦仁民愛物之意也注疏謂亡國之女恐非是延平周氏據周禮羅氏云自天子大蜡八至此通記蜡祭之禮虞夏以前皆以寅爲正故蜡宜丑月是謂送終息老休農商正建丑之月而旣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京山郝氏

建子之月武功則繼於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繼於丑則子月蜡周正建子則亥月蜡秦正建亥則戌月當蜡而九月農未畢十月土功方始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雖欲息民得乎或謂蜡皆用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

註云四方方有祭也　而爲蜡祭以記其功　長樂劉氏云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有不行焉以謹民財者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順謂五氣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蜡禮旣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　嚴陵方氏云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八蜡不通記其凶也其蜡乃通記其合聚而收之物旣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物旣收則民已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功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繼於建丑之月而旣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京山郝氏云自天子大蜡八至此通記蜡祭之禮虞夏以前皆以寅爲正故蜡宜丑月是謂送終息老休農商正建丑則子月蜡周正建子則亥月蜡秦正建亥則戌月當蜡而九月農未畢十月土功方始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雖欲息民得乎或謂蜡皆用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

註云四方方有祭也　而爲蜡祭以記其功　長樂劉氏云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有不行焉以謹民財者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順謂五氣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

疏云自此至后斷也總明祭祀所用之宜　嚴陵方氏云恆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豆謂於所常進而有加者以恆而對加則加爲嘗以加而對恆則恆爲朝事饋食矣菹醢菜也醢肉醬也上言恆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常所食者皆褻而不敬故謂之常褻謂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所由首言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　山陰陸氏云恆豆舉葅菹麷鞫故曰水草之和氣也陸產之物也加豆舉筍菹魚醢故

曰陸產也水物也　納蘭氏云此節未見其必爲諸侯禮而鄭氏以爲非天子禮者以恆豆加豆所用水陸之品物不同於周禮醢人耳然禮記與周禮異者多矣焉知非異代之禮而必臆斷爲諸侯之禮乎且下文皆是陳天子之禮不應前半說諸侯後半說天子以致首尾橫決愚實未之能信又按玉藻黃氏云據注疏豆有天子諸侯之別然禮器上公十有六則有朝事饋食而無加豆也諸侯十有二則朝踐去菹麋鞫饋食去豚拍魚醢也與此又不同恐當以禮器爲是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疏云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褻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爲榮好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嘗爲娛樂宗廟肅敬不可虐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之道不可因便以爲私利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是總結上文晉江周氏云此申言事神之物必遠於人情先王之薦三句是承上起下義卷冕三段不過因此而推廣之蓋交於神明者以遠人爲敬以近人爲瀆若平

居所嗜之食所好之車服所樂之樂舞所安之宮室所便之器用皆其所安樂者若交於神明者而同於所安樂則褻矣豈可乎故不可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

註云蒲越槀鞂藉神席也　疏云此明祭祀所用之物尚質貴本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槀鞂之

尙雕謂刻鏤幾謂漆飾言尋常車以丹漆雕幾之而祭天以素車之乘　金華唐氏云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卽玄酒也加於齊謂之明水加於酒謂之玄酒　嚴陵方氏云夫味以淡爲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黑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繪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以疏布之尙故曰反女功之始也不和以淡爲質

不琢以玉爲質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樂猶有義焉爽則甚矣　烏程姚氏云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者言如是其或同焉非所宜也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言如是其不同焉乃所謂義也前後語相顧而有情　山陽彭氏云如是而後宜頂上兩節而言見必如是而後足以交神明耳神脈全在上節幾箇可不可字與本節貴字反字美字尊字所以交神明者正在此也

愚按玄酒明水以下凡六事明之言明其禮之異於人也鄭註謂神明之也非是貴其質美其質美卽貴也尊其樸亦貴其質而已矣孔疏謂貴其質而已矣一句包上六事而言之亦非是

上言本言始言明之異其辭大槩大圭皆言質唯素車言樸又言質亦異其辭總之不離乎貴本始貴質樸之意自恆豆之菹以下雜陳祭儀不可分別郊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註云黃目黃彝也　疏云黃彝貯鬱鬯酒祭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　嚴陵方氏云黃目實鬱鬯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焉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烏程姚氏云黃是中央之色取以形心德之中易坤六五黃裳曰黃者中也是將中央之色形心德之中坤黃裳曰文在中鼎黃耳曰中以爲實與此正相發目者氣之清明者也亦將目氣之清明形容時清明之氣

歸安鄭氏云黃目據先儒所論詳矣愚按埤雅云黃目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也許愼解字說罍亦曰龜目酒尊此可補注疏之遺　松陵趙氏云兩義字對

看然要知陰陽之義亦是所以交旦明之義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疏云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聲和之義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嚴陵方氏云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然醢人醢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爲主則醢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刀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長樂陳氏云夫和非斷則滯斷非和則劇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　烏程韓氏云自恆豆之菹至此總是無一物無所尚之義欲君子知其義而敬守之都不必分郊廟

歸安鄭元慶述

郊特牲第十一之三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註云始冠先加緇布冠太古無飾非時人緌也唐虞以上曰太古　疏云自此至治天下也總明冠義此總明初冠之義引孔子之言謂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者言緇布冠初加暫用冠之冠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其禮各以其加之次第為文

註云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愈大也冠而字之者重其義各有所主也　京山郝氏云冠玄服也象天而色玄用緇帛謂之爵弁玄鳥之色也三王用皮弁示以未成人之時呼之　嚴陵方氏云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為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則所以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每一加則一醮蓋酒所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則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　山陰陸氏云此記適子有故而醮若無故有冠醴無冠醮士冠禮是也醴禮簡醮禮繁醮用酒醴用醴醴在房內醮在房外醴脯醢而已醮有折俎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註云或謂委貌為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止容貌章明也言以章明丈夫也甫或為父今文為斧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毋毋覆也言所以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未聞皮弁素積質不變　嚴陵方氏云委貌章甫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弁皮弁素積即再加之皮弁　延平周氏云委貌章甫冔收即三加之爵弁皮弁素積即再加之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趨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也　盧陵馬氏云始加三加皆不同而再加之冠則三王共之者其義各有所主也　京山郝氏云冠玄服也象天而色玄用緇帛謂之爵弁玄鳥之色也三王用皮弁示不忘古耳雖用皮而色亦玄鄭謂用白鹿皮鹿焉有白者去毛則凡皮皆白何獨鹿白冠送凶豈可為玄服服不言衣而獨言積積素衣不素可知古人行禮吉服衣無不玄緇者若以白冠白衣裳臨朝覲朔不近於喪乎即殷人尚素亦未有君臣無故舉朝縞素者矣　秀水朱氏云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所謂毋追者是觀此可

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

無大夫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註云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卽位者猶以士禮冠之至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弑乃更卽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延平周氏云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

子崩諸侯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言此也　石林葉氏云此與下節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錯自鄭氏以來不能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爲士冠禮言也諸侯天子無焉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無生而貴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冠而爲大夫者故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薨雖未冠必卽位則生而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舉諸侯則天子可知一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此

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而後爵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卽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卽位則既爲天子諸侯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爲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爲天子諸侯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京山郝氏云禮始於士自大夫以上其義可知非天子諸侯禮遂亡也諸侯別有冠禮大夫

別有昏禮亦不過升其等增其數豈能離三加六禮別創乎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大戴公符篇諸侯冠禮四加玄冕左傳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所損益可知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註云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貴也

疏云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禮　嚴陵方氏云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則無之蓋諸侯

繼世而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必繼世而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　新安王氏云天子元子冠同於士其餘與士不同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象也父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禮也爵言命爲大夫也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與諸侯不同此言大夫視諸侯德有殺故冠唯士禮所謂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爲降殺非是

無冠禮也　納蘭氏云集說謂以官爵人必隨其德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疏云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以士爲主　山陰陸氏云古謂周時生無爵蒙上文以官爵人則大夫以上乃謂之爵今記時死則謚之　延平周氏云謚者行之迹故古者生而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納蘭氏云集說本註疏謂殷以前大夫乃爲爵死則有謚蓋非是

禮以行之　烏程韓氏云此條通前則爲總結通後則爲起義古人之文忽敘忽議忽斷忽續如此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註云首句目禮之義齊謂同牢而食同尊卑也　疏云自此至人之序也論重昏禮之事　嚴陵方氏云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

陳義在內故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失其義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此矣

延平周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非尊其數也祝史但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知其義則莫非性命之理　新安朱氏云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京山郝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此言爲四十九篇之要於此載之者見禮本乎天而繫以義者明禮所由起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

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僞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故也幣無飾以僞則告之以信故也故繼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爲事故信爲婦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言直者蓋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延平周氏云昏之以禮而告之以信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然有不能以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其義之父母欲奪而嫁之詩人有柏舟之興　松陵趙氏云說箇萬世之始不唯承一家之嗣直以衍造化之生如何不慎附遠厚別幣誠辭腆也

只爲見及於此直信二字是一節骨子三信字一樣看終身不改只是不改此信若云不改嫁則與下句犯重舊謂夫不改娶亦覺無謂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註云謂唱隨也　廬陵馬氏云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烏程姚氏云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此曰男先於女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語相發

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疏云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雁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嚴陵方氏云有別有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以是歟禽獸有牝牡之分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廬陵馬氏云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相親則必有相親之義故

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君臣上下兄弟朋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祖席之上不可以不戒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與此同意

山陽彭氏云以義生禮作物安推廣敬章別之效然後者層遞言之更鄭重言之也親疏厚薄各得其宜之義生則人倫之閒自有隆殺之節而禮作由是而禮達分定家國天下無不得所而萬物豈不安乎然

增親御授綏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疏云昏禮婦降自西階增親御婦車授綏是增親御授綏也　嚴陵方氏云親迎親御敬也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廬陵馬氏云夫主於義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大概不出乎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婦者恆體得極好註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似無謂　松陵趙氏云昏禮中許多周折總完得一箇敬字前曰敬章別敬而親此又曰可不致敬於人情最好媟褻者頻將敬字提呼極見防維深至

其牢而食同牢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註云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陶匏太古之禮器也太古無其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　嚴陵方氏云先王以牢禮爲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之禮則其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　山陰陸氏云器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三王以不致敬乎

註云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疏云玄冕而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嚴陵方氏云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主於外婦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而亦兼有土者言之　烏程姚氏云玄冕齊戒本事鬼神之禮而陰陽配合之際乃慎爲此焉故曰鬼神陰陽也方氏體得極好註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似無謂　松陵趙氏云昏禮中許多周折總完得一箇敬字前曰

作牢用陶匏言三代所不變也　都昌陳氏云尚禮
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
愚按坐以夫之齒先儒無解凡坐必序齒兄弟
以長幼之序兄坐在弟上而嫂姪之閒不序齒
兄之妻少於弟之婦必坐於弟婦之上弟之婦
長於兄之妻必坐於兄妻之下所謂坐以夫之
齒也亦可以見從夫之一端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註云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爲家事之主　疏
云厥明謂其牢之明日也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
腥謂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並
未孰是用氣也　嚴陵方氏云血腥爛三者皆氣而
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

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餕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案昏
禮既皆之後夙興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奠於
舅席又執腶脩奠於姑席贊者醴婦婦受醴畢舅姑
共席於奧婦盥饋特豚卒食一酳婦即席餕姑之餘
卒食姑酳之此士禮也婦餕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
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
註云幽深也欲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序猶代也
嚴陵方氏云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
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
欲其幽陰也經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昏姻
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
不賀則一也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
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延平周氏云冠必至於昏
昏必至於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
哀之可也故不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
疏云自此至篇末總論祭祀之事血以血詔神於室
腥謂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並
未孰是用氣也　嚴陵方氏云血腥爛三者皆氣而
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

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　都昌陳氏云尚
用氣以用氣爲尚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
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疏云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臭味未成先滌
蕩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偏止乃迎牲入殺
之聲音之號二句解所以先奏樂之義　嚴陵方氏
云臭未成未用鬯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樂之有聲蓋
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以陽成
於三故也三闋則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爲尚聲
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爲

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金華應氏云有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飲血之意殷愈尊鬼嚴於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澡除洗雪於廛埃之地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疏云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臭謂鬯氣未殺

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搗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爲瓚之柄瓚所以斟鬯也用玉氣亦尚臭也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及牲脂臂合黍稷燔燒之此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　長樂陳氏云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滌蕩者澡除洗雪於廛埃之地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疏云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臭謂鬯氣未殺

蓋非是當依陳祥道作奠盎草廬亦云然

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嚴陵方氏云祭所以求諸陰陽者一陰一陽皆自然之理非人爲之僞也故曰凡祭愼諸此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於天成形於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於地也故不可不求諸陰以其歸於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爲之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脾膋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亦有以知其義爾故曰求諸陰陽之義也先求諸陽尙聲也先求諸陰尙臭也以殷爲求陽周爲求陰則有虞氏之尙氣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夫一祭之內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言特以所尙者爾

愚按愼諸此者愼此求陰求陽之義爾集說以此句屬上節吾鄉姚氏遂謂愼諸此愼此既灌既奠之事也恐未然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

廬陵馬氏云詔祝於室六事其言未必皆有序而詔祝於室者求諸於內之深者也索祭祝於祊者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之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享也

山陰陸氏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玉席東面取牲脾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脾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脾膋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

詔祝於室詔使入以詔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蓋神格而後可以詔祝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於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尙饗當此節索祭祝於祊謂尸已出祝於祊而已是之謂索祭若有司徹尸出於廟門卒蠲有司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　嚴陵方氏云索也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

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他求也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爲遠而已故復祭於祊而繼之曰尚曰求諸遠者與天廟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烏程姚氏云因言求諸陰陽之義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隨備舉其所爲詔祝者所爲坐尸者所爲用牲者所爲升首者所爲直祭索祭者見祭不知神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求也　平湖陸氏云索祭祝於祊孔疏謂正祭曰祊也集說則兼正祭繹祭之祊言然玩上下文皆是據正祭言則孔疏爲長　納蘭氏云孔疏據詩楚茨祝祭於祊及禮祊之於東方云然朱子集傳亦從之近朱汝礪氏則謂只有正祭之祊無繹祭之

祊蓋祊者正祭日求神於門內之禮繹者祭明日事尸於門堂之禮也鄭氏以爲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祊於廟門外之西堂繹又於其堂失之矣其釋郊特牲則言索祭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祊本索祭而反以繹祭稱名於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此言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此訓也相爨之也殤失之矣唐孔氏疑祊有二一是正祭求神之祊二是明日繹祭之祊宋嚴粲說楚茨亦以爲正祭之祊在廟門內若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此豈委曲以循鄭氏云自此至舊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是也　烏程姚氏云自此至舊澤之酒也通爲一節因說祭於祊隨解祊之爲義并以下諸事不過發明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并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以求神之所在

祊之爲言倞也倞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殷長也大也尸陳也此詁也富也者福也者直也此訓也相饗之也殷長也大也且壽祿爲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山陰陸氏云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此言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此訓也相饗之也殷長也大也尸陳也此詁也富也者福也左傳所謂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是也　烏程姚氏云自此至舊澤之酒也通爲一節因說祭於祊隨解祊之爲義并以下諸事不過發明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并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以求神之所在

耳要識得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註云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疏云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並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卽氣故云氣之主也　山陰陸氏云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幽言內全言外告全物以毛告幽物以血以毛血該之凡如此意純之道也

不言祭血以血名祭以血祭乃所以盛氣也血陰也氣陽也善攝生者血欲少氣欲多故下祭肺肝心則血祭有虞氏之事也有虞氏祭首亦以此夏后氏尚黑水氣之主也殷人尚白金氣之主也周人尚赤火氣之主也周人以火德王而祭肺焉祭其臣於我者也祭其臣於我乃所以貴我也他倣此　長樂劉氏云凡牲之博碩肥腯由血氣之盛也氣行而血從之所以盛也氣不可得而薦血所以盛大其氣焉故心也肝也肺也雖皆陰藏而氣以之爲主故先祭之氣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脾脅及蕭與黍稷合燒之脾脅黍稷並亦從其所主而可羞矣　延平周氏云肺者氣之主肝者筋之主心者血之主而皆以爲貴氣主何也臟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爲

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明水況齊貴新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蕭此水也
註云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　嚴陵方氏云明水況齊即上文所言祭齊加明水是矣況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醴酒況於清汁獻況於醴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況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絜誠蕭見於此水蓋污則暗潔則明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之甚也

嚴陵方氏云袒則肉露所以致親割之勞割謂割牲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爲敬之至也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曰勿翦勿拜而以拜爲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肉袒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山陰陸氏云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兼之者此歟　烏程姚氏云服也解敬之至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又分解服也之爲敬之至也
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註云相謂詔侑尸也　嚴陵方氏云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子孝孫從可知矣
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孫名今略之外事稱曾孫故曰謂國家也據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唯有道曾孫周王發　烏程姚氏云凡祭主於敬曰致其敬足矣何以曰盡其嘉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能忘故致敬以爲祭耳詩曰物其多矣惟其嘉矣正是此訓盡其嘉善恐未當　松陵趙氏云內祭稱孝孫孝子者以祭之義主於孝也外祭稱曾孫者念國家有所由來不敢墜先業也注

疏以孝子孝孫屬士以曾孫屬諸侯卿大夫則節首君字何着況曲禮明說諸侯臨祭記內事曰孝子某外事曰曾孫某則此處自應例看祭祀之相四字上下文殊不相接須知節首一君字便見祭時件件皆君自盡雖有贊相之設不過周旋効力其間畢竟致敬盡嘉都是主人之事而無與之相讓者也
腥肆燔脅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疏云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自主人自盡敬心而已矣　嚴陵方氏云凡牲解而生之謂腥體而陳之謂肆爓而未脅之謂燔熟而爲殽之謂脅脅熟謂之脅若禾之稔故也由主人內盡其敬外盡其

物也

舉幷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註云妥安坐也古謂夏時　山陰陸氏云鄭註天子舉幷諸侯舉角凡祭祀灌獻用幷知然者以春秋傳灌幷玉瓚知之幷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歷而已所謂尊人受幷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幷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所謂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灌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妥坐也　嚴陵方氏云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爲是詔之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爲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像也神像爲尊故坐有事謂若舉幷角之類見乃謂之象神隱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潛江何氏云尸神象祝將命解設尸設祝之義不綴

上文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況於清汁獻況於醆酒猶明清與醆酒於舊澤之酒也

註云縮去滓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明酌事酒之上也酌猶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酒況於清謂沛醆酒以清酒也汁獻況於醆酒謂沛汁獻以醆酒也猶若也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澤之酒沛之矣　王氏云縮酌以茅縮而後酌也　嚴陵方氏云醆以所酌之器言汁言其物獻言其事　京山郝氏云尊中之酒寫於醆故曰醆酒舊澤陳酒醲厚如膏澤也周禮酒有五齊三酒解者謂沛鬱鬯用五齊沛五齊用三酒本文未見此意鄭據周禮以明酌爲事酒醆酒爲益齊汁獻爲汁莎

舊澤爲舊醳牽強穿鑿無謂也　袁言云縮酌用茅四句此古人況酒之法也夫不有今時之法在乎蓋醆酒汁獻之有待於況者猶夫今時之明清醆酒也明清醆酒之必用於況者猶夫今時舊澤之酒也均之用酒成禮則均之澄濁求清而況酒之良法誠有異世而同符者矣然則不能盡同者特況酒之法而不容或廢者乃尚潔之誠古之法不猶今之法乎

武林顧氏云祭必用酒故以沛酒之法附於祭禮之後　松陵趙氏云只認是箇沛酒之法隨他說得詳盡有何意味試看他澄濁求清念頭何所不至此正

貴新之義也

愚按此節先儒以周禮五齊三酒強釋之支吾不明鄭註亦難理會上文明水況齊賁新也注與方說最明此言縮酌用茅謂之明酌明酌即清酒也唯用茅縮之而後清也第二第三句與上文明水況齊之法同齊濁而以明水況之此清酒猶濁而以醆酒況之醆酒猶濁而以汁獻況之猶舊澤之酒不新而以明清與醆酒況之凡況新之也總見得貴新之意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註云由用也　嚴陵方氏云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

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以而用之故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爲已耳此之所言主爲民也　都昌陳氏云此泛言祭祀又有此三者之例　潛江何氏云祈於未然報於已然由辟於將然均非無益妄祀者比　納蘭氏云鄭註讀辟爲弭集說因之然不若方氏讀如字爲安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疏云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玄陰也鬼神尚

內則第十二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烏程姚氏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一定不易之理也而何閒於內外然外而朝堂之上整肅威嚴其則自然不渝若閨門之內恩常掩義自非立有定則安能善其終哉易曰閑有家內則所由作也此篇專主教家者言然非在人上者命官以垂訓下民曷克知而由之故首冠以后王命家宰

降德於眾兆民語見下文所云種種皆是后王所立之則也家則莫要於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其間煞有許大節目有非筆楮所能既者故一篇之中不厭煩瑣而細列焉然要之唯養老慮見自古以來皆以此爲重爲人子者不可不愼所以養之者然養以珍羞爲要故復纏及焉然此非可以旦夕能也爲夫婦者謹內外之別由初生男女時即加愼重而早諭教之使習與性成有不待督責而自合於型範者此后王命官降德之至意也是爲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

註云萬億曰兆　王氏云后王謂天子也　烏程韓氏云德者心所獨得問安視膳之節都從后王自身孝敬體貼出來初無矜本降德兆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故謂之則脩齊治平之道莫切於此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註云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者也垂後爲飾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紳大帶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

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筦也木燧鑽火也偪綦屨繫也　疏云自此至而后敢私祭總論在內法則此論子事父母之法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拂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加大帶搢笏也　皇氏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邊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晴則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　長樂劉氏云櫛理其髮縰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　長樂陳氏云捍韝臂也以韋爲之亦謂之拾亦謂之遂一

物而三名偪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蓋以幅帛邪纏於足卽詩之邪幅陸氏云刀礪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　山陰云維玉及瑤瑹容刀容刀隨德佩之飾鄭氏謂刀爲小刀遰爲刀鞞誤矣　吳江徐氏云偪卽今之裹腳屨鞋也蓍猶結也綦鞋口帶也　新城鄭氏云古興居則天寅出酉入寅爲人統言寅寅然動也故禮凫興於寅寅敬也雞寅初則鳴故禮凫興雞鳴以爲候日入則靜以安身故易以嚮晦入宴息　京山郝氏云髦卽髮也將加冠拂拭其短髮上屬於總管筆管也古人以刀書其柄曰管　烏程韓氏云垂紳搢

笏所以悅親左右設佩就養無方也認做脩容佩用卽非孝養深衷

愚按韘制詳於雜記左佩有四紛帨一刀礪二小觿三金燧四先儒指刀礪爲二物謂小刀及礪巽非也刀果爲小則與小觿俱明言之矣右佩亦有四玦捍一管遰二大觿三木燧四先儒改玦爲決因指玦捍爲二物又云管筆噩也遰刀鞞也夫旣不佩刀而但佩此刀鞞何爲者耶玉篇玦玉佩也如環而缺不連鞁乎旦切射鞁或作捍知玦捍爲一事者以玦佩捍而已決常著於大指不必佩而捍則臨射著之故須佩之以待用也遰爲刀室之名獨不可以爲筆室乎管非遰無所貯管遰者言管在於遰也且遰有佩帶之義故从帶統計左右所佩共爲八物

註云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箴管線纊有之　疏云此論小囊也縈裘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　嚴陵方氏云衿衣婦事舅姑婦人之笄異於男子　小帶也昏禮所謂施衿是矣纓非冠纓之纓詩所謂親結其褵是矣纓示有屬縞示有別別於此則屬於

彼矣綦屨卽著綦於屨與前互文　京山郝氏云褽有間葉曰裘

愚按玉篇線可以縫衣者纊細綿也絮也是未成線者先儒謂線貯以纊未然蓋纊不可以貯線也箴管線纊施於縈裘之中縈裘卽今之夾袋容或有二與大觿木燧亦共爲四物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黍稻黍粱秫唯所欲粟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兔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

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註云適之也怡悅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榮承盥水者巾以潤手贊熬棗糗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昜菟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滑齊人滑曰灑必嘗之而後退者敬也　疏云此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持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醯醬薄粥饘爲厚者芼羹用菜雜肉爲羹也　嚴陵方氏云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燠將加之使溫也一發而傷者徹之使清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一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爲苛氣虛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出入則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榮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饘酏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惟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棗栗飴蜜其味甚甘故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者此也堇荁枌榆四者有薧有蓏也必用滑物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者此也必嘗之而後退者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自下氣怡聲而下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志也自饘酏而下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東萊呂氏云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

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喜乎

豫　松林趙氏云進之以上雖重一敬字然畢竟整飭儀文尚有可假唯柔色以溫純是一段眞愛所發纖毫造作不來觀他一見便下氣怡聲中間委曲承歡無所不至只一味柔色以溫之此種孝愛眞是不堪傳寫饘酏酒醴以下皆是問所欲而敬進之之物也

愚按玉篇菟音問草木新生者集說作免誤矣薧死人里也棄木枯也薧當爲棄字之誤也滑米泔也瀡滑也滑利也　及所下氣怡聲自然作見父母舅姑爲是長樂劉氏云恐驚其寐也此說亦好必兼此二義乃見子婦無處不極其敬愼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註云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昧爽朝後成人也　疏云此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

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物也　嚴陵方氏云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若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也總角

總兩髦以爲角也兩相角故謂之角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之也臭謂香物若蘭茝之屬容謂容受之容言佩閒受是臭物也日出而昧爽則未也故謂之昧爽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

愚按容臭卽今之香囊亦所以脩飾形容朱子謂恐身有穢氣觸尊者容亦有之上言成人左右有佩此云皆佩言男女皆佩之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宴起唯所欲食無時

註云孺子小子又後未成人者　疏云此總論子婦

之外卑賤僕隸等　嚴陵方氏云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則用水以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之類蚤寢則未與乎日人之夕宴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烏程韓氏云看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未冠笄者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一家中若男若女若長若幼無不蚤起以任事家教不患其不立家業不患其不興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註云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　疏云此論命士以上事親之禮　橫渠張氏云古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親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爲害又異宮乃容子得申其私所以遮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長樂劉氏云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爲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申其慈愛之誠爲故曰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於職日人而夕其親遂視晚膳爲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嚴陵方氏云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甘滑之養以申其慈愛之誠爲故曰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於職日人而夕其親遂視晚膳爲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嚴陵方氏云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日唯日中則各從其事烏程姚氏云朝夕皆慈以旨甘唯日中則各從其事要見爲人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爲極大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者也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爲眞孝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襐

之

註云將衽謂更臥處褥韜也須臥乃敷之　疏云此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之禮及親起斂席簟等

長樂劉氏云侍父母舅姑其將坐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也將憩而臥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也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臥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爲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几以下謂坐之將起履之將興也几席之徹斂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孫也　東萊呂氏云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嚴陵方氏云衽臥席也後人復來轉

相傳無常主也此不傳者言尊者之物不轉相傳亦寓有不敢用之意鄭註以移訓傳無深意

愚按釋名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此不傳者言尊者之物不轉相傳亦寓有不敢用之意鄭註以移訓傳無深意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註云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恆餕餕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　疏云此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冢子之眾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　慶源輔氏云食須盡親或餘而子餕之其意遠矣推而至於堂構播穫皆此物也末有原特一事耳父沒母存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餕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旨甘柔滑孺子餕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爲至　烏程韓氏云旨甘柔滑獨私於孺子正是養父母之志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嚘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潘衣裳綴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

疏云此論在父母舅姑之所敬謹之法并論澡潘沐浴之事嚴陵方氏云唯者下順上之辭應以唯則無諾也欠伸見曲禮解跛倚見禮器解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嚘噫嚏咳則聲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爲不恭唾洟則聲貌俱爲不恭矣故每不敢爲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適己之便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洟不見而己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充美則敬在內見美則敬在外內心也外事也父子之間敬在心而已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經言父黨無容亦以是也非涉水則不敢揭衣惡其褻也曲禮言暑毋褰裳亦謂是矣褻衣衾者服而不釋與禮服異爲褻而不敬故謂之褻不見裏則爲其可穢故也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致其潔也澡若曲禮澡裳之澡濯若禮器濯衣之濯

亦何與於文飾而諄諄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然後知此所謂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裸裎之截然不同且其以爲文又以爲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爲敬臣之事君以文爲敬故又曰襲裘不入公門則是袒裼見美本爲文飾而即以之爲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經文鄭註俱非無義　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遂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肉袒牽羊史徵子世家

面縛肉袒俱是此卽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詩註所謂露體爲裼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袒割牲亦敬之一事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全無與也若加衣之袒裼則有袒錦如衞風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絅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無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此卽禮註袒而有衣曰裼者則是去衣之袒裼爲褻加衣之袒裼爲敬明有分別特是加衣之敬近乎文飾但可

事君而不可行之於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遇有他敬事始裼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此皆不可知之事也若謂敬事如習射之類此總誤認加衣爲去衣故憑臆作此言夫習射非敬事且父母之側亦不當習射卽或非習射而無故脫衣袒臂一如習射之爲肰亦必非事父母之節況脫衣袒臂除習射外亦復有何等事與習射類者而曰煩請一思之

愚按懽敬也齊莊也揖揖也遜謙讓也凡進退之間周旋之際愼齊必盡其誠升降於階出入於門揖讓不違其禮皆所以致其敬也五日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烏程韓氏云三語一篇之綱今人但知責少賤而子婦之桀驁驕蹇正復異常何其悖也

愚按在父母舅姑之所凡進退周旋升降出入與夫寒癢袒裼漱漸補綴沐浴醮洗之類皆有時候爲子婦者循時而各致其敬謹是謂帥時

而少事長賤事貴亦皆如是故曰共帥時鄭註時是也集說因之蓋非是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內右女子由左

註云奠停地也湢浴室也擁猶障也男子由右地尊

右也　疏云此論男女殊別之宜　長樂劉氏云男者學業於外志於四方者也不當與知內政復何言

哉女者正潔於內志於四德者也不當與知外政亦何言哉非喪祭之嚴且敬也不相授器焉其相授也女則用筐否則男女皆跪奠之而後取之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同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衣裳惡淆亂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禮當入內嘯則涉乎邪也指則涉乎覩也有燭則行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　嚴陵方氏云女受以筐則男所受可知矣皆坐之坐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言外內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制尤所不可通也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褒也　都昌陳氏云舊讀嘯爲叱當如本字爲是

愚按玉篇蹙口出聲曰嘯詩云其嘯也歌指與論語不親指之指同疏言指爲指物者是

子婦孝且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勿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註云嘗而待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

疏云尊者加己以事事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嚮成不欲他人代己且與之而且使代己者爲之待代己者休解而後復本事於己身也　嚴陵方氏云唯孝故能於命勿逆唯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順受之勿怠則勤行之若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則勤行其命可知　東萊呂氏云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唯孝敬之人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慶源輔氏云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之而遽逆焉而遽怠焉猶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代己然不可不順父母舅姑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是之謂勿逆勿怠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宣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註云庸之言用也怒之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　疏云子婦有辛勤勞苦之事父母舅姑素所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緩縱之宣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怒之而不從命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爲之隱也　嚴陵方氏云勿庸疾怨則爲傷恩故也　金華應氏云上節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此節勉父母

舅姑之慈於子婦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權交結而不可解矣　烏程姚氏云姑與之者有矣鮮能姑使也或能姑使之矣鮮能后復也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是之爲眞孝甚愛者必多姑息曰姑縱之而寔數休之愛而知勞勞以成愛是之謂眞慈

愚按不可怒怒字疑是怨字之誤子婦始而未孝未敬父母舅姑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雖加譴責然不可怒之不可怨卽前勿庸疾怨之意子婦雖被放出而不表禮焉正是不怨之實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而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云此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　東萊呂氏云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遇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遏捺不住　嚴陵方氏云前言怡聲此言怡色前言柔色此言柔聲則聲色皆欲柔而怡也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無已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

父母也復諫再諫也孰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孰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輭脆也此第三節若父母怒已之言其心不說而施箠撻於已雖甚而至於流血亦不敢有疾怨於父母唯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而圖孰諫也此第四節　松陵趙氏云精神全在兩起字百力挽回之際眞有無可如何者然無可如何四字人子最不忍言此念一生百凡委頓卻像把父母丟去了如何使得故到底只一起字定要把一段精神去感動他或言之所不能回者神或挽回之也與其宻孰暗自忖量想見孝思無已撻之流血亦是設言不必認眞

愚按子婦有過父母舅姑勿庸疾怨至於不可教而怒之亦不可怨雖被放出而不表禮焉是之謂眞慈父母有過爲子者諫之不入起敬起孝至於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亦不敢疾怨是之謂眞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疏云此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已亦愛之并明已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已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爲自已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毋敢比視父母所愛者子甚宜其妻者宜謂與之相善而寵愛子不宜其妻者謂不與之相善彼疏薄父母言此妻汝雖疏薄是善能事我子當行夫婦之禮焉則終其身善待之不衰也　嚴陵方氏云宜與不宜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已故也

愚按婢子猶言賤妾蓋無子之婢妾也鄭註婢子方氏因謂婢子婢之子也與曲禮自稱曰婢子異吾以爲皆非也若果爲婢所生亦可以庶子該之矣金華應氏以爲父母之所使令亦非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註云貽遺也果決也　嚴陵方氏云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　臨川吳氏云孝子將有所爲以能有所思故於其善者知其遺父母之令名則必果決爲之於其不善者知其遺父母之羞辱則必不果決爲之而止也　武林顧氏云雖字有味親沒猶然況生存乎惟思之熟故善必果不善必不果也

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註云姑老謂傳家事於家婦也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也介婦眾婦也請於家婦以其代姑之事善兄弟爲友娣姒猶兄弟也　疏云自此至后與之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家婦介婦相與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　慶源輔氏云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必請命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家婦必如是而后家婦之志行而家事宜矣　江陵項氏云毋怠毋得以尊自怠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呲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

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家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嚴陵方氏云兩相亢爲敵兩相合爲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皆毋敢敵耦之事　愙陵趙氏云怠與不友無禮宜作三項爲爻集說以不友爲怨不助已又以友字作敢字皆未當　納蘭氏云命謂出命以使人凡事宜請命於家婦不敢以舅姑命我遂與家婦敵耦而並命也集說謂不敢出命於卑者是矣又曰不敢並受命於尊者非也

愚按舅沒姑老以下是傳家事於家婦及其姑使家婦介婦之事舅姑使家婦以下是舅姑並

存俱老亦傳家事於家婦也若此家婦不綜理家事則婦姒之閒正自平等亦何至不敢敵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尊卑之分相懸如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註云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故大小必請於舅姑　嚴陵方氏云舅沒家婦唯祭祀賓客之大事則請於姑若舅姑存則大小皆請也　慶源輔氏云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　吳江徐氏云凡婦通家婦介婦而言私室婦室也

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舅姑賜之如更受賜也必請其故賜非誠於無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烏程姚氏云寫得婉至教訓婦人不厭瑣瑣　子之孝敬成於婦者十一其不孝不敬則成於婦者十九婦之不孝不敬從舅姑起見者十一從私藏起見者十九從勞逸起見者十一從私藏起見者十九故特申誡之　納蘭氏云案釋文畜許六反又勅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定解今集說定著爲許六反則止謂所養六畜矣意欲與上文私貨分別然所舉反狹不如作勅六反者之較廣也故賜二字連讀集說以故字絕非也

愚按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者如新受他人之物也若反賜之則辭不敢有私也不得命舅姑不準其辭也而後受之如更受賜者如更受賜而后與之仍舅姑之賜也然必藏之以仍待舅姑之乏及至將與私親兄弟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仍無私畜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註云祇敬也宗入謂入宗子家加猶高也　疏

云此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　慶源輔氏云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爲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　嚴陵方氏云加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是以貴富而加貧賤也　臨川吳氏云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宗謂同爲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內　吳江徐氏云古者大宗百世不遷凡族之適子庶子皆敬而事之所以收族而嚴宗廟也此不唯貧賤者爲然雖仕而貴且富者亦不敢以貴富入其家所以致尊祖敬宗之心也故仕而有車徒之眾必舍於外以寡約入若有功祇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則必獻其上者而后服用其次者若非所當獻則己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凡此皆所謂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也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執謙卑而廣孝敬也宗族且然況宗子乎　烏程姚氏云猶歸對若非所獻言記者意謂宗子職分原合有此器用衣服等物子弟一時幸有之猶可歸於宗子乃獻其上而服用其次若宗子職分不合有此是非所獻者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註所云失旨不曰馬也一字先後不苟下

富貴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終事而后敢私祭

註云賢猶善也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　嚴陵方氏云宗之親爲正統己之親爲旁出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吳江徐氏云此又以祭言仕而富可以祭矣然祭必具二牲二牲之中擇其善者獻於宗子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齊戒往助祭事於宗子之家以致其敬祭既竟然後敢以下牲私祭其祖禰牲則獻賢而用下祭則先公而後私也自雖貴富至此

皆言祇事宗子之家處家如此則安有驕縱僭越而干其君上者乎　納蘭氏云宗謂宗之而敬事焉集說云致宗廟之敬非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穊膳膮臐醢牛炙醢牛胹羊炙羊胹豕炙醢豕胹狗炙醢狗胹雉兔鶉鷃註云飯目諸飯也熟穫曰稻生穫曰穊膳目諸膳也疏云自此至薑桂總論飯飲膳羞謂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膮牛臐也臐羊臐也臐豕臐也醢牛肉醬也牛炙炙牛肉也牛胹切肉也　熊氏云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山陰陸氏云醢目諸醢也鄭氏謂臐與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疑非衍也牛炙醢所以食炙牛胹醢所以食胹牛膾不言醢蒙上醢也炙小肉也胹大肉也膾腥肉也羊炙羊胹同醢下於牛也豕炙豕胹中醢變於羊也魚膾上芥薑變於豕也　臨川吳氏云黍稷稻粱四飯而下又言黍粱別有白黃二色稷稻各有穊穊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註云飲目諸飲也酒目諸酒也羞目諸羞也　疏云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　山陰陸氏云糗餌邊人所謂糗餌粉酏謂酏食言糗餌則資可知言粉酏則糝可知　京山郝氏云酒未沸者曰醴汁爲清滓爲糟合爲醴酏粥也以酏爲醴釀粥成醴也黍酏以黍爲粥漿謂諸漿之品飲之調和者曰漿周禮天官有漿人水涼水醷酸漿漉以雜糗和水也酒謂諸酒之品酒久造者色清新釀者色白　納蘭氏云經傳文字豈能一一相

同鄭氏因周禮有糗餌粉酨遂改醷爲資而集說本之然如字亦何嘗不通也陸氏之說頗爲徑直但醷爲六飲之一若以粉和之何異一團糠粕上文既有醷字此間必有脫爛當從鄭註爲是

食蝸醢而菰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註云食目燕食所用也菰雕胡也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稌稻也豚脩捶脯施薑桂也卵鹽大鹽也

疏云此總明燕食所用以蝸爲醢以菰米爲飯以雉爲羹以雞爲羹三者味相宜細析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濡豚包苦者言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雞醢醬者謂烹此雞加之以醢醬濡魚卵醬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烹其魚加醬濡鼈之下卵醬皆和調之屬爲他物設之故不數皆破開其腹實蓼於其中又更縫而合之腶脩者謂腶脯也食腶脯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卽上析脯爲羹以兔醢配之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腥者腥生肉食生麋肉配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菹也謂桃諸梅諸卽今之臧桃藏梅也

長樂劉氏云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爲大飲之一若以粉和之何異一團糠粕上文既有醷字此間必有脫爛當從鄭註爲是

也偶其有之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敎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措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臨川吳氏云菰食麥食折稌食之物凡三雉羹脯羹雞羹犬羹兔羹羹之物凡五脯羹再出濡豚濡雞濡魚濡鼈濡之物凡四醢醬卵醬芥醬醬之物凡三醢醬三出腶脩麋脯魚膾麋腥桃諸梅諸卵鹽之物凡七物各一共爲二十六物蝸醢一菰食二雉羹三麥食四脯羹五雞羹六折稌七犬羹八兔羹九濡豚十濡雞十一醢醬十二濡魚十三卵醬十四腶脩十六蚳醢十七兔醢十八麋膚十九魚醢二十魚膾二十一芥醬二十二麋腥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諸二十五卵鹽二十六皇氏以濡雞濡鼈之下醢醬濡魚之下卵醬皆和調之屬爲他物設之故不數而麋腥之下醢醬則分醢與醬爲二物今按醢醬釋醢以爲醬卽肉醬也與卵醬芥醬爲類謂二物者非大夫禮陳設次序頗同故鄭註卽以爲上大夫禮然

京山郝氏云按膳膮膷以下二十品與儀禮公食

記無明文既爲內則何獨上大夫大抵飲食日用及祭祀燕享養老事親貴賤貧富皆有皆內人主之故記者雜舉所聞以爲則古人觀物察理因性情時宜各有取裁而古今異俗難可强通如蔘本惡草實肉包之以苦非蓋取適口也蚳爲蟻子蜩爲蟬范爲蜂皆以充食品今人少有用者若一一牽强求通以爲不可窮也調之使均而已

禮則拘矣　烏程韓氏云不蔘以上以食爲主配以羹醢濡豚以下烹濡之法腥脩以下配膳之法　納蘭氏云集說讀濡爲曄烹煮之也案左傳宰夫胹熊腍不熟則胹固有烹煮之義然不可以釋此濡字也濡與乾爲對猶曲禮所謂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也

故註云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疏謂烹煮以其汁調和今不言調和但云烹煮而改濡爲胹非矣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

註云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　疏云此論調和食飲之法　嚴陵方氏云齊與五嶽視三公之視同且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視與氣之溫涼寒熱莫不異宜味之酸苦辛鹹莫不異等雖則不齊然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黍稷稌粱之類羹齊醯醢蘆菹之類飲齊水漿醷涼之類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故以凡和該之酸所以養骨苦所以養氣辛所以養筋鹹所以養脈甘所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所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蓋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

王氏昭禹云春爲陽

鹹所以養脈而脈腠則和醬涼則除煩熱而脈得之以輭故醬以涼爲齊而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所以養陽氣氣之暴在陽濟之以寒則爲不暴故飲以寒爲齊而視冬時春爲木木之氣散而其味則收故木之味酸以春主發散則宜多酸以收之夏爲火火之氣燥而其味則堅故火之味苦以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秋爲金金之氣收而其味則散故金之味辛以秋主斂則宜多辛以收之冬爲水水之氣堅而其味則輭故水之味鹹以冬主堅栗則宜多鹹以輭之酸苦辛鹹其味則因四時以爲節若滑與甘則無所加損爲以其爲五味之主而生於土故也

滑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唯利故能養竅唯緩故能養氣滑以利之甘以緩之正所以調之也黃帝書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亦謂是也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尅牛土畜稌金穀牛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土尅水也犬金畜粱土穀犬宜粱則以金生於土也雁火禽蓼木穀雁宜麥則以火生於木也魚水物菰水穀魚宜菰則以水同氣也物類至多不可勝言言其所常食則推

類而可知矣　山陰陸氏云牛宜稌以食黍非不可也於稌爲宜耳他放此　烏程韓氏云凡食以下視齊之法凡和以下調和之法牛宜以下以膳爲主配以宜食　納蘭氏云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臧其味與內則不同而集說無文以辨之孔氏云經方所謂時氣壯者臧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而和膳食故鄭註牛膏臊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也註脤乾雉也者士相見禮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爲乾雉也鱐乾魚也者周禮邊人膴鮑魚鱐鮿與鮑相對鮑爲濕魚故知鱐是乾魚也鮮生魚也者鱐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季冬獻魚又王制獺祭魚

養其脾此說不主多時味以養氣與集說異且集說但釋甘字而滑字唯此能兼明之

愚按周禮據內則而爲食醬之文非記者采周禮也孔疏誤矣

春宜羔豚膳膏蕕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註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　疏云此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牛中央土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故用土膏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註云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曝熱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案洪範五行傳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屬火也今四時各有所尅脂膏而和膳食故鄭註牛膏臊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也註腒乾雉也者士相見禮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爲乾雉也鱐乾魚也者周禮邊人膴鮑魚鱐與鮑相對鮑爲濕魚故知鱐是乾魚也鮮生魚也者鱐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季冬獻魚又王制獺祭魚乾魚也者鱐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季冬獻魚又王制獺祭魚養其羸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於五行也二說頗明著黃氏謂酸苦辛鹹四味一多恐其不通滑所以養其竅慮其不和甘所以

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　嚴陵方氏云羔豚
腥臊麛鮮羽此足以爲時之宜矣苟惟在臟有所
不勝食之不足以爲膳也故又以膏焉膏鄉者以春
木用事之時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藟之土氣助養
脾也夏火用事之時肺金有所不勝故必以犬臊之
金氣助養肺也秋金用事之時肝木有所不勝故必
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也冬水用事之時心火有所
不勝故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藟臊腥羶四者
皆言其臭也然五臟獨不養腎何也蓋腎所主者水
而所克者土腎則五臟之所本而元氣屬焉土則四
時之所均而沖氣屬焉所養者既不可偏於一時又
不可拘於一物夫月令中央土祭心而不祭腎者以
是而已然月令於冬時祭腎而與三時異此於冬助
養心而與三時同又何也蓋彼之所祭者主五臟之
形而以養其氣此之所勝者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
形以五臟爲主則一本於腎故與三時異而獨反本
以祭焉以五行爲主則還相本故與三時同而均養
所不勝而已　京山郝氏云羔羊之小者豚豕之小
者二者方長而肥故春氣發生宜之膳卽羔豚也夏
生物未成鮮者易敗故宜乾物秋物初成故宜牛子
之犢與鹿子之麛冬物眾而氣寒鮮者不敗故宜魚
鳥　鳥程韓氏云此言煎和膳食以時爲主　納蘭
氏云以羽爲雁此本註疏蓋謂羽族既多而冬來可
食惟雁故耳然鳧雉鶉雀之類冬皆可食不止於雁
故王氏曰羽物皆是

愚按春膳膏薌此薌字疑爲膟字之譌上文膳
膟註云牛膟也則此亦當爲牛膏膟也夏膏臊說
說文云穀氣也不聞穀可以爲膏也秋膏腥腥疑
文云臊豕膏臭也此註作犬膏也秋膏腥腥疑
爲胜字之譌說文云胜犬膏臭也此註作雞膏
也冬膏羶羶爲羊膏是矣但下文云羊洽毛而
毳羶言不利人不可食又云狗赤股而躁臊毋
論是犬是豕其臭既臊亦不可食而此乃以爲

膏何耶此等處總不可解　此節言膳及膏膳
字屬上讀鄭註膏以牛犬雞羊豝氏謂近於鑿
固然然以五行生尅相配亦見匠心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麷脯麋鹿田豕麷皆有軒雉兔
皆有芼鶉鷃蜩范芝栭菱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柤
梨薑桂

註云脯皆析乾肉也軒謂霍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蜩
蟬范蜂也　疏云麋鹿田豕麷非但爲脯又可腥食
腥食之時皆以霍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
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故不言之
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無華菜而生曰芝無華

而實曰棡　長樂劉氏云凡此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鹽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舉備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孝敬也

臨川吳氏云賀氏以芝棡爲二物者是所記蓋三十二物也牛脩至范十五物走飛之物芝至梨十五物草木之味其末薑桂二物則調和者也

愚按自飯黍稷稻粱至此凡六節註疏或以爲尊者正食或以爲人君燕食所用或以爲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理或然也然亦不必太分疏當依長樂劉氏之說爲是

周禮註加薑桂殽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此脩脯之別

內則第十二之二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腶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註云尊卑差也　疏云此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

黃氏云膾腶是食之珍味而位至大夫燕居之食亦之食不得兼之羹胾之常味而士燕居之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珍者在庶人爲肉也　嚴陵方氏云膾腶羞也故不得

兼之言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胾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關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　京山郝氏云鄭以燕食爲饗禮非也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腶不備者與因解上數節爲諸侯燕禮故以此爲大夫燕禮其實記言不必與儀禮周禮合也　納蘭氏云案羹食自諸侯以下無等者蓋獨指羹良一事而言以其爲食之主也故無等差其餘則有等也安得以羹食無等爲燕居之食遂謂燕居有等爲燕享之食乎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薤雞羹鶉羹雛羹鴽羹釀之蓼鮒鱒烝雛

燒雉藏無蓼

註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　嚴陵方氏云蔥以氣達爲恩芥以味辛爲介春物方生故宜食性之恩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蓼性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焉凡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蓼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藙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醯謂三牲也荀子曰醯酸而螪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則醯與梅皆酸也和

之以此所以收其味而已然牲用醯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山陰陸氏云魴鱒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耳無蓼直無蓼耳　京山郝氏云蔥韭皆葷菜釀似韭無實按此節言調和之法今亦未可盡用　丹陽湯氏云脂膏稠濃故用蔥釀以散之　納蘭氏云鄭註藙煎茱萸也不但以茱萸釋藙而必曰煎則有人工作之矣猶秋用芥以芥醬釋之也故孔氏引賀氏說申之曰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集說既從舊註以芥爲芥醬矣於茱萸獨去煎字者何也

愚按鄭註羶者惟烝煮之而已不以羹故文在羹下釀謂切雜和之與鶉羹雞羹三者皆釀之以蓼雉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與鮒鯉雛三者調和惟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竊意皆非是鶉雞並以爲羹羶爲卽今鶴鶉釀醞酒爲釀羶則釀之可以生食三者皆用蓼也鮒鯉則烝之雛則燒之雉薤者薤香也凡物熏之則香六書正譌熏本火熏也又借爲香草則雉薤疑當爲雉熏與鮒鯉烝雛燒三者皆無蓼也未知然否

不食雛體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體去醜

註云皆爲不利人也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穢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嚴陵方氏云互物之美莫如鯉不食其肉爲美其竅爲醜故下言體去醜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故狼去腸狗爲陽畜腎又陽精之舍且惡夫陽之太勝也故狗去腎狸善搏兎善走是其質之輕疾者而脊尻皆非滋美者故狸去正脊兎去尻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於首故狐去首豚者天一之水畜而腦則天五之土氣存焉既欲以水畜而有所

養且不可以所勝者害之故豚去腦

云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註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山陰陸氏云雛體體之雛者夫體固美矣然猶如此他物可知狼之腸直狗之腎熱狸脊上一道如界兎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

愚按此一節不食者惟雛體耳非不可食也蓋不忍食之卽月令毋殺孩蟲胎夭之意狼狗以下止去其腸腎之類則亦可食之矣鄭註乙魚

體中害人之骨食之鯁人其訓雖是猶未明夫魚最多骨豈可盡去所謂乙者乃目傍嫩骨色白其狀如乙較之諸骨獨輭食之可以作鯁其

俞氏　瑛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膾之梨曰攢之

註云皆治擇之名　疏云脫之者除其筋膜取好處作謂搖動之視其鮮餒棗易有塵埃恆拭之使新栗盡好食數數揀撰省視之

愚按爾雅魚曰斮之此曰作之聲相似郭註斮謂削鱗也當依爾雅又棗曰薆之此曰新之又

榛梨曰鑽之此曰椹曰攢說文椹木閒榛果似梨而酸則椹當爲榛攢當爲鑽經典釋文本作鑽說文鑽所以穿也今山中人尙有以線穿榛子而沽之者其爲鑽無疑矣疏謂恐有失故一一鑽看其蟲孔恐非是桃曰膽之未詳其義疏云桃多毛拭之令色靑滑如膽恐亦非是

牛夜鳴則腐羊冷毛而羶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鵰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雜肝鴈腎鵠奧鹿胃

註云亦皆爲不利人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舒鴈翠也翠尾肉也胖謂脅側薄肉舒鳧似雁臧食曰奧牛夜鳴羊冷毛豕望視者多矣鶩鴨之尾雞肝今人無不食者雖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不堪食也　山陰陸氏云凡物宜露而鬱之則臭宜覆而漏之則臭漏與鬱言所以異也　嚴陵方氏云鶩雁類鶩鳧類以爲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謂之舒

重致遠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者當伏靜之時而鳴則陽內受陰而陰陽不和則其臭腐毛總結謂之洽毛長謂之羶凡毛　屬於肺肺金也羊火畜火勝金今毛反總結而長則火氣弱而金勝火矣故其臭羶疾走而無常謂之躁狗金畜也西方陰止以收而生金金於五藏爲肺而主皮毛赤股則金氣衰而皮毛受病矣躁則反於陰止於收而其性受病矣則臊鳥噍色則其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其氣鬱而不達於聲音豕水畜也睫火事也火勝水而其病見於目則水火不相逮而陰陽不和故腥也馬火畜也黑水色也馬脊黑則以水勝火而在上其文又般旋至於臂則水盛而火不足則其臭如漏　臨川吳氏云夜鳴也冷毛也羶也赤股也躁也噍色也沙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皆言其形之病也腐羶臊鬱腥漏皆言其臭之病也有此病形者必有此惡臭其肉皆不宜食　京山郝氏云鵠水鳥鴞鵂鵠鵠似雁臧食曰奧牛夜鳴羊冷毛豕望視者多矣鶩鴨之尾雞肝今人無不食者雖盡據也　王氏昭禹云牛者服重致遠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者當伏靜之時而鳴然後堪食若其過小不堪食也　山陰陸氏云凡物不可食者一句鄭註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賈氏疏云可食者即此是也愚按周禮內饗文般臂漏上有辨腥臊羶香之言所謂者所謂論語鄉黨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彼此註疏參觀乃明　庖人職止言牛羊犬雞或豕而不及馬蓋自古膳羞未有用馬者而此言馬然則馬亦可食與雞尾不盈握言凡鳥之小者其鳥之大者如鶩鴨之屬鴞鵂之左右胖雞之肝鴈之臂與鹿之胃各舉其一物而言之

皆弗食也螻有螻蛄玉篇螻蛄也有螻蟈月令螻蟈鳴又有土螻是食人見山海經有大螻如羊見竹書紀年注謂亦名地螻見說文其類不一周官以漏作螻不知指何螻也爾雅釋鳥舒雁鶤李巡曰雁家曰鶤說文鶤舒鳧也郭璞曰鴨也廣韻馬尾上肉曰膟又博雅膟肥也古翠膟通用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切蔥若薤薑若醯以柔之

註云爲膾爲軒大切細切異名也膾必先軒之所以聶而切之菹軒聶而不切辟宛脾聶而切之　疏云

此明齏菹之異作記之時無菹軒辟宛脾之制舊有此言承而用之故耳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共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爲菹及野豕爲軒是菹也麕爲辟兎爲宛脾者是齏也故鄭註醢人細切爲齏全物若臡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臡而不切麕爲辟兎爲宛脾皆臡而不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爲菹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或用蔥或用薤故云切蔥若薤肉與蔥薤置諸醋中故云柔之　京山郝氏云此概言治膳之法

愚按少儀曰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則此肉亦牛羊肉也牛羊肉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少儀不言軒此不言魚互相備也注疏以麋鹿爲軒雞疑非是辟與擘同分擘也與下文塗皆乾擘之之擘同言麕爲辟也雞屬下讀言雞與野豕爲軒也此句若與上文麋鹿魚爲菹遙對兎爲宛脾先儒以爲其義未聞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注宛小貌脾當作捭與禮運燔黍捭豚之捭同兎小獸也則小捭之鬼谷子書首捭闔篇戰國捭闔揣摩捭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薤似韭

之菜也此一節當與少儀參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註云羹食食之主也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

疏云此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之差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助以雜物醯醬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差等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爲羹也其黍稷稻粱依禮正食之外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爲飯故云羹之

食無等　嚴陵方氏云周官膳人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固有等矣此所以言諸侯以下諸侯於房則有常所大夫無常所士但於坫而已夫坫猶曾坫之坫閣則有門以幾其出入此又大夫之別

烏程韓氏云燕食無等明膳羞有等也然此篇所重不在等威詳其品物皆以所宜示以所去無非爲養老地故下文徑接養老又終之以珍具無非飲食之道也讀者見其有天子諸侯大夫等字遂以爲尊卑貴賤飲食之制不知非正文也若係正文則大夫燕食一條斷在羹食之上矣觀其兩處安放便知所重有在　納蘭氏云本文止云大夫於閣三則止是大夫三閣也疏謂大夫亦於夾室果何據歟且諸侯不得有夾室而大夫反有之無等甚矣故陸氏云大夫言於閣三郎蒙上房中可知吳氏因而推之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疏謂於室中爲士坫恐非是

愚按閣所以庋食物也凡食物皆可以庋之非有定限也疏謂三者豕魚腊也自知雖通又謂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爲一閣皆曲說也閣上所庋者非牲牢之物也大夫七十而始有閣以其老故特貽其物以爲不時之養也王制無此六字唯衰麻爲喪

宜興堵氏云上詳言食品以教養也因推之朝廷養

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言天子有十閣也達者言從入而達如禹貢達於河達於濟之達是也注云達夾室疏云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竟昧其爲閣之義矣竊意天子大夫士總不必問其閣在於何所也方氏謂前言士不貳羹哉則士羹亦有等矣因言彼主燕食此主常食其說亦非也士不貳羹哉者言有羹無羹非有等之謂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王制凡字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王制瞽字無使八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九十者王制者字無使八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王制作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紛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王制無此六字唯衰麻爲喪

老而極詳其致養之事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惟醫亦如之王制無此四字

愚按上言醫亦如之言拜君命之時一坐再至此言醫亦如之言其家不從政如八十九十者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京山郝氏云凡父母在坐則子侍立子雖年老父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綃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山陰陸氏云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而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內則終之以凡養老五帝憲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異於家乎無也

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至不造燕器一節　烏程韓氏云此篇大都引用舊文如周禮王制今人所經見者也古文不經見者多妄知前後文不具有紛本在乎況記非一人之筆彼此互引吾烏乎知之讀者正當審其所以稱述之故註疏以爲王制有此內則重錄後人失刪湛氏亦以爲王制之文脫誤於此則又安知非內則有此王制重錄而內則之文脫誤於王制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疏云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　長樂劉氏云孝子之養老者婦之養舅姑孫之養祖父母猶子之養其父母也故皆曰老焉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出入從遊也起居奉侍也必當頤討其心之所好者何在所惡者何在然後順而篤其所好者而卻其所惡者果非悖於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則心樂矣不違其志者謂老者平生之志所欲爲者以道德仁義立身揚名取大榮顯於天下者建大令譽於鄉閭者崇

大孝弟於宗族者抗大志節於人倫者務既心以篤行之必著成效則不違其志矣樂其耳目者謂必正身以範其家力行以化其俗則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至於婢僕犬馬親之所愛者則敬而愛之必使異於其倫類其親族子孫哉皆所以樂其耳目者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之簟席穜褥衾枕帳幄必常脩治極其所宜而以時更易所以將其愛敬之心而盡其安親之志則安其寢處矣經云將坐則爲長者奉席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盡其敬以安之之謂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謂飲食也食也如經所陳則足以盡其忠誠而老者不失其所養矣

嚴陵方氏云心存乎無所事之時孝子則樂而不貽其憂志見於有所欲之際孝子則不違以順其命忠所以不欺其親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忠誠也　建安眞氏云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亦愛敬之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之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惡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后顧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福寧黃氏云老指親而言不曰養親而曰養老者事親固當孝敬至於老尤當養之所謂愛日之誠也　吳江徐氏云上二章言國君養老之禮此章言孝子養老之禮　京山郝氏云終孝子之身不以親之亡二心所謂忠養也愛其所愛敬其所敬雖親之犬馬親沒猶不忍忘如是乃爲事死如生忠養以終身者也於人於父母所愛敬之人　烏程姚氏云樂其心不違其志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正樂其心不違其志之實註樂其心喻父母於道非是

愚按此一節皆爲曾子之言納蘭氏謂孝子之身終以上曾子之言以下是記者申明其義恐不然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禮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註云憲法也　疏云此論五帝三王養老之法　長樂劉氏云先儒以爲憲其德行乃餘義耳若養老之大養則天子用子事父之禮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以使天下憲法天子敬老之義致孝養於其親也故但盡禮盡敬以憲萬邦而不乞言也又何憲法其德而已哉　東萊呂氏云年之貴於天下久

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尙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者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然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渾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觀瞻不言之中氣象稍薄五帝養老盡其誠敬所謂洗爵奠斝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有善記之惇史蓋動容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也記如鄉黨所記可見惇史之意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閫內之事謂之女史所載者后妃之德載朝廷之事謂之國史所載者天子之大綱紀老者善言善行而法之謂之惇史惇蓋惇厚之謂三王亦憲者於動容之間然既憲又欲請益容問得老者一言書紳服膺終身佩服雖憲與乞言不同其問長者亦微其禮此敬老之至如此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間乘暇開端發問看微其禮一句是至誠盡禮在老者左右侯從容閒暇暑發端問其所乞之言所法之行皆有惇史記之五帝之時何故不乞言當是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但至誠尊一見老者之言無非從容感發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　松陵趙氏云憲與乞言以不同然五帝之憲固不乞言而三王之乞言未嘗不憲重帝

爲可記者言謬矣若徒記善言善行而法之亦憲者於動容之間然既憲又欲請益容問得老者一言書紳服膺雖憲與乞言不同其問長者亦微其禮此敬老之至如此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間乘暇開端發問看微其禮一句是至誠盡禮在老者左右侯從容閒暇暑發端問其所乞之言所法之行皆有惇史記之五帝之時何故不乞言當是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但至誠尊一見老者之言無非從容感發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　松陵趙氏云憲與乞言以不同然五帝之憲固不乞言而三王之乞言未嘗不憲重帝

王同歸於憲意言乞言之禮微矣以見其重憲也憲宇虛惇史正是憲處有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下亦憲不礙　烏程韓氏云玄衣養老以下似宜徑接此條偏插曾子一段在中要見天子躬行養老主意只要教人孝養故曰降德於眾兆民若連篇說去便似國學大典祇是天子事與兆民無干　平湖陸氏云鄭註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孔疏依違求之而不偪切此說得明集說云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便不明白　納蘭氏云有善之善蓋指老者之德行而言非謂記其善言也故孔疏云老人有善德行則紀錄之使眾人法則爲惇厚之史集說以

清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清母
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清母
註云清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　疏云自此至爲酏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清謂沃之以膏熬則煎醢是也陸稻謂陸地之稻以稻米爲飯煎醢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便味相湛漬曰清熬清母象清熬而爲之但用黍爲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爲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

愚按鄭註母讀爲模模象也作此象清熬亦未

然恐是當日方言耳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荏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薧臑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註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　疏云爲炮之法取豚刲其腹實香棗於腹中荏菽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而泥塗之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膜

付全豚煎膏以粥和之滅沒也小鼎盛膏煎熬膏必沒此豚也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入於大鑊湯中使鑊中之湯毋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毋絕火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也　山陰陸氏云炮是也若將之將讀如字　晉江周氏云上節是沃煎之法同而地產之飯異此節是塗燒之法同而天產之牲異毋絕火以上是制造之法末一句是調和之宜

愚按鄭註將當爲胖胖牡羊也下文只言以付豚不言以付羊故不必改將爲胖也刲說文刺也不言以付羊故不必改將爲胖也刲說文刺也若將刲之則必空其腹中然後以棗實之塗之以謹當句斷謹讀如字不必改爲墐也塗炮之又句斷塗皆乾又句斷言編荏以藉此豚塗之以泥用謹不可露隙縫既塗而后炮之所謂塗炮之也炮之則塗泥皆乾夫然後擘之而必濯手以摩之者孔氏所謂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以摩之摩之者所以去其皽膜也爲稻粉言以稻爲粉也按說文無糔字亦無溲字糔當作滫說文滫久泔也溲浸漬也滫今作糔溲今作溲糔者言以水和之以爲酏也疏云以粥和之者粥卽酏也言以酏付豚煎膏也玉篇有糔字注音滫又有溲字註漸米聲或卽爲糔字之訛也付當作傅與傅粉之傅同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脈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註云脈脊側肉也　疏云脊側肉美今擣以爲珍宜取美處皽爲皮膜　山陰陸氏云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滫煞等物非珍也周官珍用八物卽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歟與牛若一異言牛大牲也下牛言布羊以下言施亦以此言孰則捶反側之蓋生也

愚按說文擣手椎也捶以杖擊也二字各有意義鄭註捶擣之也殊無分別又餌餅也饊也胆

筋腱也餌當爲胹字之誤陸農師謂煎餌之餌非是胹非孰不能去故必孰乃出之又去其皮肉之膜此言擣珍尙未及調以醯醢柔其肉者亦擣之意註云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醢亦非是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醷

註云湛亦漬也　嚴陵方氏云醷卽前所言飲之醷山陰陸氏云期朝謂周一朝　京山郝氏云漬珍薄切生牛肉浸以美酒自今旦至明旦而后以醬及醋醷而食之醷酸飲鄭云梅醬也

爲熬捶之去其皺編萑布牛肉焉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註云熬於火上爲之今之火脯是矣欲濡欲乾自由人　疏云此作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食熬之時惟人所欲若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山陰陸氏云不與麋鹿麕同曰所謂糗餌粉餈是歟其謂之淳亦珍也然則淳熬進於珍矣凡物以淳爲珍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吳江徐氏云漸覆也取狗肝卽以其膋覆之帶濕炙俟膋孰而焦然後食之不用蓼也取稻米粉滫溲之小切狼胸臆中之膏與粉相和而以爲餌也　京山郝氏云生擣牛肉而去其皺如之異言羊也　都昌陳氏云淳熬以下所食狗不宜蓼與犬羹同　烏程韓氏云淳熬謂養老之珍也承養氣體說來與子婦朝夕旨甘小異故應另敘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註云此周禮糝食也　疏云三如一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山陰陸氏云不蓼取肝膋取狗肝一矇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燃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糅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餌

註云膋腸間脂狼臅膏狼臆中膏也以煎稻米此周禮醧食也　山陰陸氏云珍用八物其爲品六一曰擣二曰淳三曰熬四曰糝五曰肝膋六曰醧言爲熬在上言爲稻粉在上亦以此周官糝食卽此糝醧食卽此醧三相參爲糝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爲醧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醧是也然則淳熬帶濕炙俟膋孰而焦然後食之不用蓼也取稻米粉滫溲之小切狼胸臆中之膏與粉相和而以爲醧也　京山郝氏云生擣牛肉而去其皺如之異故應另敘

食狗不宜蓼與犬羹同　烏程韓氏云淳熬謂養老之珍也承養氣體說來與子婦朝夕旨甘小

愚按二舉字皆以手舉之註云舉或爲巨疏云舉皆也並非是取稻米舉糔溲之與前爲稻粉糔溲之舉同言取言舉皆以手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註云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疏云自此至當夕論夫婦男女及外內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嚴陵方氏慤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謹夫婦故爲宮室辨外內以防之男居外女居內陰陽之分也　長樂劉氏云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椸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簟席褥器而藏之

疏云直曰椸橫曰椸　山陰陸氏云枕有篋簟席有襭褥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席言簟席褥嫌瀆也卽父母舅姑不嫌　慶源輔氏云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　臨川吳氏云上言外內不同湢浴男女藏之於篋笥然以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推之其爲居室無疑也

不同椸枷蓋非特外內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不共椸椸亦不共篋笥夫婦且如此則非將御者齊潄濟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

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慶源輔氏云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者之辭不謹也按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烏程姚氏云長貴賤不一其禮節繁多有不可縷舉者前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禮曰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此論夫婦男女之別曰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言簡而該博是文字之徑約處　烏程韓氏云夫婦一家之主夫婦亂於上少賤必亂於下雖日奉三牲五鼎之養父母必不順矣所謂則者身爲之則也故特爲夫婦嚴之而又爲少賤申飭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註云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　疏云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衰老無嫌疑故也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據妾如此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御也　山陰陸氏云五日一御亦衛生之經不得如鄭說女御及后十五日而御　納蘭氏云臨川吳氏謂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是年未七十者則此同藏謂藏於夫之篋笥然以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推之其爲居室無疑也

將御者齊潄濟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婆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註云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衍字　山陰陸氏云莫敢當夕謂莫敢進御鄭氏曰避女君之御日非是　慶源輔氏云將御者齊潄以至綦履愼衣服必以禮不敢以靡麗求寵也詳是篇之旨其往如朝敬之至也豈有爭妬之心　京山郝氏云雖婢妾之賤同輩進御必有禮衣服飲食先長後少

愚按上言妾此言婢妾知婢妾不止一人雖婢妾有長者焉有少者焉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亦

退讓之意註疏未達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註云側室謂夾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弧者示有事於武帨者事人之佩巾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嚮前也　疏云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此經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帨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　慶源輔氏云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於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教以行矣敬之至也如是而長男不武女不順可以無憾矣　嚴陵方氏云設弧於門左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　烏程韓氏云此禮君大夫士所同

愚按凡妾所居之室曰側室居側室者夫出居側室也知然者於下文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知之不入側室之門不居側室也所以不居側室者以齊故也不入側室之門則

居羣室可知生子必以齊者何以有告君卜士諸事故也先儒謂妻居側室謬矣春秋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漢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文帝爲薄氏所生故云然然則側室之子爲妾子明甚若妻居側室而生子不幾爲側室之子乎且妻而生子是適子以承宗廟以廣嗣續何等大事亦何嫌何忌而必遷居側室以避之乎妻在正室生子斷然必然無可疑者若妾生子則固在側室也故下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貢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貢之宰醴貢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註云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貢之代士也醴以一獻之禮賜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使之食子之法

疏云此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貢子及食之法

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　嚴陵方氏云掌具則其設禮之具也卜士使貢之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貢之敬之至也射人則使之代射天地四方也宰以醴禮其貢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使食子者食則乳之也　山陰陸氏云詩貢之猶特牲詩懷之也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此豈所謂其詩也歟　松陵趙氏云詩作承於義無據徐云持也亦未的吾意此時必歌詩以貢之或射時歌詩以爲節　京山郝氏云世子生三日見於君君設太牢饗貢子諸臣而接見世子慶始生也即今世俗之湯餅會爲羣臣賓客慶世子而設非爲食其子亦非爲食其母也接相見也鄭讀作捷謂爲其母補虛弱氣迂也士大夫妻妾入宮中哺子此禮未宜

愚按儀禮特牲受嘏詞曰詩懷之此曰詩貢之鄭註並言詩承也王伯厚述鶴山之言曰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嚴陵方氏謂卜士之明詩者將使貢子下言詩貢之是矣明詩者謂之詩猶明易者謂之易祭義言易抱龜南面是矣其說雖近之猶屬支離不若趙說爲安然趙亦第因陸氏而暢言之耳儀禮詩懷之者主人進聽嘏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執以親嘏主人主人拜受詩懷之實於左袂蓋主人即歌此所聽之嘏詩而懷此黍實於左袂也此言詩貢之者士將貢子先歌詩一章然後貢之無非致其祝頌之辭吾得是說而因以解儀禮亦豁然矣　或言詩字是侍字之訛亦通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註云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至國君世子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眾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疏云此論國君以下至庶人擇日卜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　嚴陵方氏云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　慶源輔氏云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爲至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註云異爲室特掃一室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乳食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疏云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三母具　嚴陵方氏云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云可以爲

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慶源輔氏云異爲室於宮中則其視者不雜矣又使寡言者傅之則其聽者不雜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是教人者當以寬裕爲先也況於保孺子乎慈惠則有以愛其生溫良則其氣質之移之也易恭敬則其情性之感之也深有是衆德而又能愼而寡言焉然後以之爲子師愼則其心一而不分寡言則其行敏而不躁師保孺子者尤其宜也愼則言語自寡　長樂劉氏云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爲子師若夫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防其疾苦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時其衣服節其飲食而專司

負抱者保母之職也夫世子國之根本生靈休戚所係弗正厥始用基德善則比於匪人終戕其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弗淑其習烏能正其性先王制禮乃及於是知所務矣三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於萬世作民父母以建皇極者豈無所自哉

愚按他人無事不往非但如注所云亦防閑之道也古先王生子甫三月卽擇賢母以爲之師其豫教如此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鬌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而

註云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鬌朔食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　疏云自此至如養禮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妻饌食之事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曰角午達者案儀禮度尺而午註一縱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鬌鬌者髦也

巖陵方氏云角則相對以其耦也鬌則相午以其奇

也或男耦而女奇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京山郝氏云見於父將命名也貴人爲衣服謂各服其命服重其事也命士以下非貴人亦漱澣夙興盛服具視朔食謂天子以下至士月朔必盛饌茲亦設具如朔食也夫入門入寢門也立阼階妻抱子出自房媚門上橫梁鄭因上節妻生子居側室謂夫入側室門大夫以下見子側室恐未然下節見妾子於內寢豈重庶反輕嫡乎唯寢有堂階側室烏得南向有東西階乎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註云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欽亦敬也帥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師子師也　疏云此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之事妻既抱子當楣東面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云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還轉身西南以授師也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

有帥者欲其帥教而不敢怠也妻曰記有成者欲其成身而不敢忘也孩子以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則若笑而受其名

愚按辯固訓徧然易徧爲辯者若辯明其名而徧告之猶之樂記其治辯之辯亦不專以徧爲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註云宰謂屬吏也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

婦始饋舅姑之禮　疏云此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偏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是卑者卑者當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鄭云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閭之屬史則有閭史州之屬吏則有州史州伯則州長之府藏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必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如始入室知之　潛江何氏云命名即告州閭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於此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
註云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　疏云此
明人君見世子之禮　山陰陸氏云不言三月之末
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
子也上下比義便從可知矣　京山郝氏云世子諸
侯之適長子君夫人所生夫人不抱君不咳與大夫
士禮異眾子咳名世子不咳敬之也阼階路寢之東
階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註云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
無辭辭者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疏云此明人君見
世子弟及妾子之禮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
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
但無敕戒之辭案前世子生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
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
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於此云
無辭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
與世子同名
註云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
爲改　疏云此論名子之法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
澣鳳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餕遂入御
註云內寢適妻寢也禮之謂已見子食而使之獨餕
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
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疏
云此論大夫妾生子異於適子之法　山陰陸氏云
此言漱澣鳳齊不言沐浴朝服相備也鳳齊言昔朝
服言今　慶源輔氏云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
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
而易也

愚按上言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者君之庶子也
此言妾子見於內寢者大夫士之妾子也見之
處所以不同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
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司名之
註云擯者傳姆之屬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
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疏云此明君庶子生
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見於外
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
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生子
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曰

君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其母朝服見於君故擯者抱子　嚴陵方氏云公庶子卽前所言見於外寢者是也此申明言之耳　山陰陸氏云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據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經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註云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愚按註疏謂旬當爲均大夫及命士妻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之異此大謬也當依陸氏朱氏新安朱氏云旬如字謂十日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疏云此論卿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旣在其孫猶爲庶孫且隔於父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無辭

若所生適子其父旣卒則適孫與冢子相似當有辭

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　嚴陵方氏云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註云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　慶源輔氏云劬母道也勞不足以盡之詩云母氏劬勞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新安朱氏云此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　京山郝氏云執其右手示將授之事重冢子也不執手但拊循其首

愚按自大夫之子有食母至此通爲一節第一節是食第二節是見此一節是未食已食之見也未有食母也已食已有食母也未食而見急於見也已食而見則少緩矣執其右手循其首此皆待冢子與適子庶子隆殺之別也注疏謂爲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

見家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于庶子綏於庶也此亦拘於上文旬字而誤以爲適庶均見蓋非然也下文又接言子食益見未食已食皆子之食而非與其母禮食明矣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註云俞然也鞶男用韋女用絹　疏云此論男女自幼教之之法　嚴陵方氏云教以右手者則取其强而已是固男女之所同也　長樂陳氏云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特鄭氏以爲盛帨之囊誤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

註云方名東西南北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　疏云自此至尚右手論教男子從幼至長居官至致事之事　陳氏云數謂一十百千萬雙曰門單曰戶即就也不同席而坐不共器而食教之有別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無所往而不讓也此一節兼男女而言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所以教之當以簡諒　山陰陸氏云請習簡而易從諒而易知之事十年以後有學無教　慶源輔氏云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居宿於外居日事也與燕居閒居同禮帥初前已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　德清胡氏云十年出就外傅此士大夫之子學於家塾者也至年十三則入師氏所掌虎門之小學矣大戴禮曰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小藝即漢志所謂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小節即漢志所謂室家長幼之節以內則言之則朝夕學幼儀所謂履小節而書計與衆

勺射御皆所謂學小藝也此小學之所由名也

愚按說文襦短衣也玉篇袴脛衣也皆褻服故不用帛慶源輔氏謂爲下服不用帛上衣猶用帛也是則然矣但襦非下服也鄭註簡謂所書篇數諒信也謂應對之言也其解未然而集說從之又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爲迂曲煩擾也勝於前說與陸氏同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註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　疏云勺籥也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舞象謂武舞也用干戈之舞象學文也文經之武緯之則志氣適於中和而大小舞　橫渠張氏云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樂教之舞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　嚴陵方氏云成童先儒謂十五以上不言十五則以所學之事不止於十五之時也非有成人之材則不足以習武非有成物之效則不足以立物故武事必於成童教之且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爲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爲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爲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爲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　山陰陸氏云象舞文王之樂也周之武兆於文王故其樂名之曰象而詩曰肇禋維周之禎是也大於武王故其樂曰大武而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也成於成王故其樂名之曰酌而其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是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勺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成童舞象　都昌陳氏云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射謂五射御謂五御　吳江徐氏云學樂誦詩所以養性情也學舞所以養血脉也舞勺學武也舞象學文也文經之武緯之則志氣適於中和而大人之全德可馴致矣程子曰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古人以此教人所養之意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疏云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　嚴陵方氏云冠者成人之服也冠而後備服備而後可以行禮故始學禮也孔子言立於禮成於樂此則先樂而後禮何也蓋孔子所言者禮樂之情也此所學者禮樂之文也自情言之則禮淺而樂深自文言之則禮難而樂易此以學文爲主故先其所易而後其難者學記曰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蓋謂是矣以其服備故可以衣裘帛舞勺則有文

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矣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爲已教所以爲人內而不出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山陰陸氏云始學禮凡言始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勺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也有干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十而後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記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記言正相反則夏有干戚可知矣

互見矣詩言籥舞笙歌又言以籥不僭記言夏籥序與其言正相當則夏有羽籥可知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註云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　慶源輔氏云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其身未可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嚴陵方氏云三十年爲一世而男女爲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道也博學無方繼之以孫友視志孔子言學而時習之繼之以有朋自遠方來亦此意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孫友而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也　東海胡氏云多聞見以博學無方隅以自隔學無常取也孫順交友因而視彼之志以證吾志舍己從人不可則去五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註云左手陽也　河南程氏云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嚴陵方氏云四十則強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僞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不合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山陰陸氏云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始仕而謀去就士之事也既仕矣有去就焉大夫之事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服官政則與上所謂服從者異服從服而從之　慶源輔氏云

內而不出所以蓄之也孫友視志所以證之也出謀發慮所以行之也不可則去不言不合者合在彼可在我易曰比之自內　吳江徐氏云五十曰艾政成而道尊故可以統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其職事於君　新城鄧氏云物必有則森不可過曰方易曰君子立不易方是也學曰格物仕曰方物其義一也謂因物之則爲則也以斯而謀慮其鮮失矣古之敎學也人生而蒙十年始就傅而學已登其才造之於大學比四十乃學成而仕五十服政蓋三十年學三十年用而七十乃老也此天道亦人理故天六月而用藏六月而顯仁人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終身焉　京山郝氏云男拜尙左手以左手加右手上也　烏程韓氏云從子能食食起說到七十致仕所謂孝子之身終

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

疏云自此至右手論女子自幼及嫁爲女事之禮

嚴陵方氏云不出謂常居閨閤之內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紃緩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此事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葅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

愚按說文婉順也娩晏也晏安也經言婉娩者此其訓也今文作婉誤也今字彙婉音晚遲緩也竟引內則以證之亦誤也慶源輔氏乃据而解之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愈失之矣夫遲緩則凡事皆怠慢豈婦德耶順矣安矣而聽從者既聽之又能從之無違姆敎也至於今人生產似當用婉而竟用娩謂之分娩既非

其字并非其音兩失之矣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尙右手

註云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右手陰也嚴陵方氏云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矣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强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爲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

推此可知 廬陵馬氏云易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終也蓋男之窮必至於濟而女之終止於歸而已故男子之事必至於官女子之事則止於嫁也

江陵項氏云鄭註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揖蓋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所謂揖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亦如今人之伏此禮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以跪伏爲拜故其拜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此經尙右手者特言斂手右向如孔子拱而尙右之意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尙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不相干 新城鄧氏云聘爲妻六禮備也六禮不必備疾趣而昏曰奔周禮中春奔者不禁是也乃淫奔棄之矣於是知內則之教也

愚按曲禮曰娶妻曰買妾則妾亦無走而自來之禮此奔者必是淫亂之人此詩所以刺淫奔也記者說此二句見得女子用聘而嫁之則爲妻若不因聘而奔焉則與妾何異人皆賤之矣鄭註妾之爲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其解非是蓋此妾非取妾買妾之妾也鄧氏之說得之矣

歸安鄭元慶述

玉藻第十三之一

疏云案目錄云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冕之旒以藻絇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金華范氏云玉藻一篇巨細兼舉自冠冕衣服推之齊明盛服致精明之德於內垂紳正笏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外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至飲食起居之纖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烏程韓氏云樂統同禮辨異禮未有不主於辨者因分而異辨也因事而異亦辨也此篇大旨絕似曲禮下篇其連類相及處又時似曲禮上篇衣服以移之容貌以文之記玉藻者之意也前半大都記制度後半大都記容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註云祭先王之服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　疏云自此至食無樂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藻之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

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等天子十二旒在前後垂而邃延也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是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衮　長樂陳氏云大裘之冕以質爲尚故無玉藻以其內心也衮冕而下以文爲尚故有玉藻以其外心也冕之爲制方其後而昂之則足以立不變之體而與萬物辨圓其前而俛之則足以致無方之用而與萬物交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爲主故

也　嚴陵方氏云玉爲德之美貫之以藻所以象君子以德爲體以方爲用也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愼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爲節則天數也唯天子爲能備其數　晉江周氏云玉藻三句對龍袞二字上重旒見冕之美下重龍見服之美以祭二字總承

愚按延亦作綖左傳桓二年衛紘昭其度

也孔疏以延爲冕覆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嚴陵方氏云經有曰玄冕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

服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歟　盧陵馬氏云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祭日於西然朝日非不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以始事爲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事爲功而主於北故也夫告朔於廟聽朔春秋所謂朝覲是也天子告朔於朝廟是也聽朔春秋所謂朝覲是也以居而聽其事告朔春秋所謂有常者必待無常者而後備焉此無常堂之居有常也而門之開合則無常天下之理王所以閏月居門其中　盧陵馬氏云歲月日時有出佐陽而已嚴陵方氏云左陽也爲正右陰也故也且開明而閉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爲之位故曰立於門左扉立於其中

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告朔於廟而已尊卑之辨也蓋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　京山郝氏云聽朔謂每遇衣制方曰端凡禮衣皆端玄端無繡文而色玄也不言冠蒙上玉藻亦冕也戴冕而服玄端朝日聽朔之服也鄭以玄端專爲皮弁衣然其解周禮玄冕衣亦純玄則亦一玄端耳雖詩言玄袞卽端衣之畫龍者制同爲端故傳記多云端冕而鄭以冕服專爲祭祀玄端皮弁專爲視朝視朔改朝日之玄端爲玄冕非也朝日或云於春分日或云於孟春郊迎日然考之詩書無徵記云郊天主日六宗又祀日天子不朝天

何獨朝日既朝日何獨遺月國語說附會之也朝日也聽朔宜於朝何以亦於門外蓋因月令明堂之閏月則閭門左扉立於其中

嚴陵方氏云左陽也爲正右陰也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開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爲之位故曰立於其中　盧陵馬氏云歲月日時有出佐陽而已

無常堂之居有常也而門之開合則無常天下之理有常者必待無常者而後備焉此王所以閏月居門

也昔勾踐伐吳闔左扉而填之以陰亦是意也月令言閭扇而此言扇者蓋木曰扉聿曰扇閭門扇扉之合也　京山郝氏云聽朔謂每遇朔日須一月所行之政如月令之類於南門外者人君南面觀象所謂旦中昏中皆南方也閏月閭左扉閭南門之左扇也閏月中分前後兩月各半屬前月者已聽屬後月者方來前屬左故閭左閉右也立於其中天子立於門中以聽也　晉江周氏云此聽閏月之朔亦要見玄端意

愚按此一節根上聽朔來極是若如鄭註所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立於其

中豈有此理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註云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　疏云天子旣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至日中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尙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太牢　延平周氏云奏而食者非特侑之而已且又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金華應氏云皮弁以食敬且質也日中而餕簡且約也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太牢敬其始也　晉江周氏云首一句視朝之禮下數

句燕食之禮　武林顧氏云要看遂字非爲食而服也敬所養耳有食便有飲飲凡五上水者味以淡爲本總是淸爲上濁次之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註云天子服玄端燕居　疏云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右陰陰主靜故右史記言春秋之時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是也御者侍也瞽人審音以之侍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　長樂陳氏云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玄冠朝服緇布冠旣冠易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葢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以爲燕服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晏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

一褻禮自堂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下文註云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　又樂書云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葢本諸此　盧陵馬氏云動見於貌言發於聲貌於時爲春陽也故左史書之言於時爲秋陰也故右史書之行止在君而侍焉者御也卽動之微而察焉者幾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樂聲之下

者也其善心感者其設以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過失有瞽以幾音聲則下無匿情如此則禮樂交脩而天下治矣　慶源輔氏云玄端而居如是然後儼然人望而畏之有左史右史以書言動天子諸侯言而世爲天下道動而世爲法宜也故如是書之豈曰有所禁止之哉魏文侯云鍾聲不比乎左高雖曰失其職然古意猶存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誌云自貶損也　嚴陵方氏云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盧陵馬氏云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素服以下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蓋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　烏程韓氏云自篇首至此詳天子之晏服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疏云自此至同庖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與天子不同之事　裨冕見解　聽朔天子用玄冕諸侯下天子故用皮弁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行此禮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

朔必於路門之外諸侯聽朔必於太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則受其天子之所頒者也故天子聽於路門之外所以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蓋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諸侯則聽於太廟者神之也朝服皮弁也以其爲天子視朝之服故曰朝服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是天子視朝服皮弁則諸侯視朝亦皮弁也內朝治朝也諸侯之門雖殺於天子而三朝則同故以路寢之燕朝而對於路門之治朝則治朝爲外朝以路門之治朝而對於雉門之外朝則治朝爲內朝　山陰陸氏云玄端玄

端而冕諸侯冕而祭於公玄端而冕祭於己據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然則玄端雖冕異於玄冕玄冕繅裳玄端而冕玄裳特牲主人冠玄端不言玄嫌裳或素天子言門諸侯言太廟言內朝斥近不敢以言天子也　嚴陵方氏云內朝亦曰燕朝以其別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別於治朝故曰燕視止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之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註云辨色始入謂羣臣也小寢燕寢也　長樂陳氏云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朝

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大夫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嚴陵方氏云牛羊豕爲太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將旦之時將旦則陰陽於是乎分以辨色而入則以極辨爲事故也　慶源輔氏云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天產服此及食又服皮弁擯又朝服以食　烏程姚氏云以日視朝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辨色始入日出而視亦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天子不言者互見耳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註云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三俎豕魚腊也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二簋而已稷食菜羹貶也同庖至食時又朝服互相明也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不特殺也　疏云天子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

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異於始殺故不祭肺也夫人與君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　山陰陸氏云深衣斂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天子言卒食以居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玄端亦言之法所謂朝玄端夕深衣如此夕燕居之時也雖天子亦深衣　嚴陵方氏云牛羊豕爲太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文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天產

也故用陽數之奇盛以盛黍稷地產也故用陰數之偶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爲食特以稻粱爲上而稷爲之次爾非不以菜爲羹特以雞犬爲祫而菜爲之芼爾今乃稷食菜羹則以子卯當自貶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其牢而食同義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註云故謂祭祀之屬　疏云此君謂諸侯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　嚴陵方氏云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凡有血氣之屬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故遠庖廚凡有血氣之屬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宰殺之所廚蓋烹飪之所　金華應氏云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愚按山陰陸氏曰踐讀如字蓋血氣之類在於庖廚君子遠之所以弗身踐也陸氏以血氣之類爲若蠉蟻而曰吾能弗踐不能禁人使弗踐也以解身字非是鄭註踐當爲翦翦猶殺也豈有君大夫士自殺其牲之理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乎社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簡記事曰笏笏本竹也後世易以玉象故謂竹笏爲本鄭以笏下爲本誤也　烏程韓氏云自諸侯玄端至此詳諸侯之冕服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疏云此論君卜龜所定之異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雚屬南龜曰獝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獝左倪雚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繹春用果秋用雚之屬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

之卜從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　嚴陵方氏云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龜定矣必用墨而墨有大小之異墨定矣必有體而體有吉凶之異又不可不定焉　烏程韓氏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卜與祭同服也天子卷冕則諸侯玄端可知詳冕服隨及卜事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註云幦覆苓也犆讀如直謂緣也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疏云此論君及大夫士車飾尊卑不同　長樂陳氏云此言車上之軾而乘者所憑以爲敬也軾之制有衡以橫乎上有犆以直乎下幦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麤縛有不同焉君不言豹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問言朝　臨川吳氏云朝車者大夫之朝車也蒙上文大夫字謂大夫之齊車用鹿皮爲幦豹皮爲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鹿幦豹犆也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幦豹犆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武林顧氏云羔

家居說起

潔虎威鹿羣豹文有四義　烏程韓氏云周人尚輿服而下等威莫辨於車故繼及之

君子之車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註云當戶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具言怒也　疏云自此至有光矣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儀　嚴陵方氏云凡戶必南面而啟居恆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山陰陸氏云言與敬也與非夜之事衣服冠具言之亦敬也亦言之法　烏程韓氏云爲將適公所從

日五盥沐稷而醴粱楎用櫛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剗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註云晞乾也沐磧必進機作樂盈氣也　疏云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醴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也此大夫禮人君沐醴皆粱也楎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機謂酒也是沐畢必進酒又進羞羞者謂羞籩羞豆之屬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杅浴之盆也出杅浴竟而出

盆也履踐也刪草席濯出杼而脚踐履濯草席上刮去垢也　山陰陸氏云髮晞自晞也晞身使之晞也　嚴陵方氏云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　慶源輔氏云用巾以除背垢履刪席以洗足然則古浴不以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布也晞身乃屨屨服之末乃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延平周氏云搗羽之詩先言稷而後言粱故沐稷而釀粱所以別其賤與貴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金華應氏云沐先稷而後粱櫛先樀而後象巾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刪而後用蒲大抵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如此　臨川吳氏云記進羞升歌於用象櫛之下謂沐之後也釀則無是　武林顧氏云足賤故不洗於杼內　松陵顧氏云盥與沐浴想見他澡身浴德之思升歌進飲想見他疑神定氣之休總是所以養心處　烏程韓氏云爲齊戒沐浴先詳其事

愚按少儀禮者釀者有折俎不坐則禮與釀皆以士冠禮三醮有折俎辭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知之也經言進禮進羞者籩豆皆具而不言折俎者文略耳　玉藻禮居衣切祥也廣韻八微八未俱收訓義皆同又廣韻醻秫酒名集韻沐酒也謂既沐飲酒則禮字是醻字之傳訛也進者進酒耳少儀注亦知沐而飲酒曰禮而不言其字之訛愼之也嚴陵方氏謂禮者福之先進禮者猶言上壽耳山陰陸氏謂進禮者猶進祝也亦本祥字之訓　日五盥每日五盥其手釀不言其數亦不言日蓋亦每日爲之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則沐浴非每日爲之明矣沐釀必進禮升歌鄭重其事也不言飲言進禮則飲可知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註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佩也

嚴陵方氏云齊戒以前期爲之故曰宿公所蓋君朝也凡有朝必有所於公言所於私言朝互相備也習容謂習見君之容也右徵角左宮羽所謂玉聲也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所以觀之也觀則示之之謂　福寧黃氏云疏謂有地大夫故用象笏朝大夫自家之朝也集說註朝謂往朝於君文太羣强丹陽湯氏云齊戒以澄其慮沐浴以潔其身史掌

文書者進象笏書其所思所對所命者而入告於君
此敬之在於越宿者也至日夙興既服朝服而習容
觀玉聲乃出與家臣揖於私朝此敬之見於啟行者
也　烏程韓氏云只此段是正文
愚按容觀二字不連疏謂私習儀容又觀容聽
珮鳴恐非也當依方氏爲是輝卽庭燎有輝之
輝登車有光則天已放光所謂辨色始入也註
疏俱未達集說謂輝有光皆其德容發越之盛
則失之遠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
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註云珽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於杼上又
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詘後則恆直詘謂圜殺
其首不爲椎頭　嚴陵方氏云王之廷者爲珽左傳
哀冕璧珽是矣廷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
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
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
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
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
示其無所不讓也搢謂搢之於紳也搢之於紳則服
之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　新安朱氏云周禮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
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
福寔黃氏云珽大圭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
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玉人天子
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
服之註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由是言之天子之
視朝執冒圭搢大圭在紳若諸侯之荼亦搢在紳命
圭執在手　晉江周氏云方正於天下以德言讓於
天下無所不讓以分言
愚按鄭註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諸侯荼荼讀
爲舒遲之舒長樂陳氏云天子之笏曰珽諸侯
曰荼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
皆非也說文云珽大圭長三尺則註引或說者
是矣廣雅云琡珽並笏也又美玉則荼當爲琡
所云並笏也者因鄭註附會也吾意珽與琡皆
美玉天子之圭以珽爲之諸侯之圭以琡爲之
大夫不言者亦用玉可知大夫奉使聘於鄰國
亦執圭郊特牲所謂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
也方正於天下者言其搢珽之容儀天子身直
故方正諸侯身稍俯故前詘後直大夫身又俯
矣故前後皆詘論語所謂執圭鞠躬如也如不
勝卽此之意此節言天子諸侯大夫執圭之容

儀下文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乃言笏之異制矣註疏以珽荼爲笏以前後
詘直爲笏之異制皆非也卽以前詘爲圜殺其
首後詘爲又殺其下而圜笏之上下不得謂之
前後也其言前後者蓋言衣之前後歟　又按
爾雅檟苦荼註云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
羹飲卽今之茶也茶从未不从木山陰陸氏云
荼緩也言詘於天子而已則爲前詘後直之註
卿矣京山郝氏云荼葦苕也謂諸侯之笏上剡
而挫其角如荼然尤無謂以文義攷之當依廣
雅爲是經云諸侯荼者蓋字之脫誤或曰省文

如漢人隸書鶴之爲崔蠡之爲瑣一例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
爲躐席徙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疏云此論臣侍坐於君之儀侍坐則必退席若不退
席則必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失節而踐爲躐席應
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
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
前不忘謙也　山陰陸氏云引而去君之黨謂不敢
近尊也若讀書而食則齊豆　張氏云侍坐下
當有於君二字　京山郝氏云去君之黨謂不敢逼
近君側猶御射禮云乏居侯黨之黨而鄭謂避君之

親黨恐未然　烏程韓氏云侍坐賜食賜爵皆適公
所以後事坐席之儀因侍坐類舉食席爲賜席起事
納蘭氏云讀書食三句註疏與集說引王氏共有
三說愚謂皆不甚通鄭孔以齊字句絕而以豆去席
尺申釋上句似單爲食而言與讀書不屬矣或說雖
以齊豆改舊讀而其病亦然王氏又似祇爲讀書矣
凡三說所以舛者皆由分讀書與食爲兩事耳今按
讀書食與上徒坐相反徒坐謂非飲食坐則謙不敢
近前而不盡席尺曲禮所謂虛坐盡後是也讀書食
謂因讀書而食則坐近席畔人頭臨前一尺與豆相
齊曲禮所謂食坐近前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
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註云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疏云此論人君賜食之
禮祭祭先也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
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
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得偏嘗羞示行臣禮爲
先嘗食之義也嘗羞畢歠飲以俟君殽臣乃敢殽也
禮食未殽必先歠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也若有
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
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自有膳宰嘗羞既不祭不嘗
則俟君食後已乃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　廬

陵方氏云於飯曰先嘗互言之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　山陰陸氏云先飯爲君嘗食今後飯以有嘗之者矣故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然則侍食雖眾其嘗食唯卑者一人先

愚按飯飲而俟當作兩句飯字斷言君飯臣當飯飲而俟君殽也註疏謂飯飲者利將食也皆主臣而言非也飲而俟上下二句一樣無異解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殽君既食又飯殽飯者三飯也　京山郝氏云覆手即放箸云爾鄭謂以手循口旁餘粒非也君既食又飯殽飯者三飯即禮器云諸侯再大夫士三君再飯而殽臣三飯而殽後君也

愚按周官膳夫品嘗食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即此品嘗之謂也若訓作徧嘗則與辯嘗無異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僕卑

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疏云君命之羞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然後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殽侍食者悉然也君既食又飯殽者君食又飯畢則臣乃敢殽也君饌已徹則臣乃敢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已禮授已之從者也　陵方氏云

註云已猶太也　疏云凡侑食不盡食者明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若祭水漿爲太厭降卑徹有所畏迫也　嚴陵方氏云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爲已僕卑　山陰陸氏云若祭爲已僕卑釋惟水漿不祭蓋通上下言凡侑食下言君若賜之爵則水漿不祭益通上下夫宰夫執觶鄭氏謂臣於君則祭之誤矣若公食大夫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坐祭遂飲漿非此漿也

愚按玉篇傑同漦不舒展貌鄭註所云畏迫之意方氏云漦卑薄也訓非其義經本作傑字之誤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與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疏云此與下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先飲者示賤者先卽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賜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執爵而後飲是也侍君小燕唯止三

爵故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着之納猶著也若跪左膝則着右足之屨跪右膝則着左足之屨 慶源輔氏云特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首受者超越過眾席而拜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京山郝氏云斯禮已言如此成禮飲可止也 松陵趙氏云想到君賜臣爵時眞是情意和藹一切名分俱可脫畧而拜祭飲俟禮節一一詳明此正是一爵而色洒如處雖言言而禮已油油而告退不一味拘泥到底然卒不以退而忘敬想見君和臣肅儼然泰交氣象洒如者對君之賜儼如雨露飛洒驚自天來有沐浴膏澤睟然盈面意言言如詩所云於時言言於時語語有感於心津津不能去口而又無所措辭若語若默之狀油油直如草木敷榮暢遂條達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烏程韓氏云飲酒恐其愆儀故并詳取屨

愚按鄭氏以言言斯爲句禮已二字屬下讀皇氏讀言爲閒集說因之並非是王肅本作二爵而言註云飲二爵可以語也言斯禮已語必以禮也其說雖通不若趙氏之說典據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註云玄酒不忘古也而猶鄉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 疏云人君燕臣子尊鼻向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故惟酒而無水也 山陰陸氏云禁卽棜也變棜言禁棜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烏程韓氏云賜爵則必有尊倒插補之

愚按經云唯饗野人皆酒言無玄酒也廬陵馬氏以爲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禮質故也特牲少牢陽厭酌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於

房戶之間無玄酒外醫於內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凶變於吉故也竊意經之意不在此蓋言君之燕臣有玄酒唯君面尊所以重玄酒也君之蜡祭饗野人皆酒無玄酒也其亦曰唯者言唯君饗野人無玄酒也馬氏之不善解禮也注疏謂君燕臣專其恩惠故尊鼻向君亦未達儀禮賈氏疏昏禮云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尊瓶醴於房中是無玄酒曰側山陰陸氏以爲少牢禮司宮尊兩壺於房戶之內瓶有玄酒大夫之禮也士虞禮尊兩瓶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則士有玄酒也竊意側

尊者尊雖設而側之無玄酒也少牢禮之兩壺士虞禮之兩瓶無側尊也不可以彼而例此矣

孔疏引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以爲側尊亦誤也下文明云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祭酒敬禮也啐酒成禮也則既有玄酒復有酒也豈側尊之謂哉此經大夫士側尊皆無玄酒也有尊置酒而已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疏云自此至桓公始也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髽記者雜錄厠在其間始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諸侯下達於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不復常着冠而敝去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緌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長樂陳氏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不以緇布而以玄異於大夫士者績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玄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績緌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績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明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 嚴陵方氏云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

天子諸侯隆殺之辨

愚按此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年未及冠而天子崩諸侯薨其元子世子行冠禮則用此冠緌以別於士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注疏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條卽組也以二條組兩相屬於缺故曰組纓屬於缺旣屬訖則所垂組於頤下結之卽組纓也冠後謂之項當冠項之處則缺謂之缺項缺項之處則缺謂之缺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朱赤色纁采色下文丹亦赤色

疏云言齊者兼祭祀之時其祭則諸侯以玄冕也諸侯以玄冕

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長樂陳氏云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士綦蒼艾色　嚴陵方氏云齊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山陰陸氏云齊冠言諸侯不言天子則玄冠丹組纓亦天子之齊冠以朱組纓故以丹組纓齊據士冠禮緇布冠闕項青組纓亦齊冠雖非冠猶如此蓋以冠行禮以

冠齊以冕行禮以冕齊知然者以冕而親迎衮也而玄冕齊戒知之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註云武冠卷也　疏云武用玄而冠用縞縞是吉冠用玄而冠用縞古者冠卷凶吉而雜凶不純吉也卷用玄玄吉冠用縞縞吉冠異色也縞是生絹而近吉　延平周氏云冠首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跡謂之武而卷亦謂之武　嚴陵方氏云子姓者子之所生得其正統者也正統爲姓旁出爲氏謂之子姓特牲饋食禮所謂子姓兄弟是矣

山陰陸氏云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故不敢純吉　京山郝氏云紕屬也詩云素絲紕之素紕即素武以其比於冠曰紕鄭謂爲緣邊恐未然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子孫爲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惰游之士也　山陰陸氏云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　金華應氏云垂綏五寸游洩而長非法服也特情游之士耳蓋勤飭者敏於趨事謹於守禮故綏必短情游者怠於事而侈於飾故特長今之游浪者裁其巾長其帶亦若此耳　慶源輔氏云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爲不齒

愚按情游之士著玄冠與士同其所以異於士者特垂綏五寸耳註疏謂亦著既祥之冠而又垂綏五寸則不然矣下文居冠屬武則不綏也今乃垂綏五寸明明情游之象玄冠縞武非制之服人皆不齒之所謂不齒之服也皆其自爲之以別異於人耳先儒謂朝廷以其不執四人之業而爲是冠以標表而罰之恐未然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註云居冠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然後綏　燕居無事者去飾也　長樂陳氏云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

武異材也子姓之冠緇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緇武
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
而后蒼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
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
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所設所以約冠也
廬陵馬氏云屬武則不綏綏則不屬武宜屬武而綏
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宜綏而屬武則弛而不張
文武不爲也觀先王之於旗也無事則結有事則施
其於絺綌也居則表皆動靜文質之意存焉
則冠綏不同亦若此也　山陰陸氏云冠武異材冠
已則委之所謂委武是也燕居著冠於武安不忘危

也平居如此有事而委之斯可矣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註云送喪不散麻五十始衰不備禮　疏云始死三
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後乃絞之至葬啟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
沒不髦　京山郝氏云親始死孝子解笄纚散髮曰
脫髦髦毛同詩云髦士曲禮曰髦馬髮亦曰髦五十
始衰親喪免不徒首散髮也
　愚按鄭註不髦去爲子之飾此論解髦爲幼時
翦髮爲之詳見喪大記註內則櫛纚笄總拂髦
髦者髮之短者也髮之長者既以總束之而其

所不能束者鬈撮髻髮垂於眉額之間於是拂
拭之而皆納之於冠之內是謂拂髦喪大記主
人袒說髦括髮而髦亦不垂也郝氏之說是矣
髮是謂說髦此不髦者言人至五十親始死不
去笄纚括髮而髦亦不垂也郝氏之說是矣
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盧陵馬氏云青赤黃白黑之五色直於甲丙戊庚壬
之五方正色也甲己合而爲緣丙辛合而爲紅乙庚
合而爲碧丁壬合而爲紫戊癸合而爲緇間色也先
王之於間色貴緇而已以其出而復於道故也至於
紅紫碧綠則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

爲冠綏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
山陰陸氏云帛讀如字故衛文公大帛之冠大帛疏
帛也　京山郝氏云古冠小而撮髮以緇布爲之周
始爲委貌大冠以玄帛爲之故曰大帛鄭據雜記大
白冠謂以白布爲冠不綏凶服去飾恐未然　烏程
韓氏云自始冠至此紀冠藻冕之餘也

玉藻第十三之二

朝玄端夕深衣

註云謂大夫士也　疏云自此至弗敢充也廣論衣服及裘裼襲之事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　嚴陵方氏云朝玄端則大夫士所獨夕深衣則天子諸侯之所同　吳江徐氏云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故服深衣以適體此大夫士私

朝居家之服若諸侯則朝朝服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烏程韓氏云天子曰卒食玄端而居諸侯曰夕深衣似乎天子之夕非深衣諸侯之朝非玄端也文理錯綜隱見此復明言之以起深衣之制

深衣三祛縫齊倍要祛當旁袂可以回肘

註云祛尺二寸緣廣寸半　疏云長衣中衣袂之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也袂末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袂度也

愚按縫齊倍要卽深衣篇所謂要縫半下也衽當旁卽深衣篇所謂續衽鉤邊也參觀自明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半

註云袷曲領也緣猶邊也　疏云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着之則曰中衣若露着之則曰長衣故鄭註深衣目錄素紕謂深衣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深衣邊以

緣飾之廣寸半也　嚴陵方氏云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異繼揜尺者繼袂而揜覆一尺此所以異於深衣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耦故二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且深衣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故其緣取三五盈虛之義　臨川吳氏云禮服上衣下裳殊上衣止二尺二寸加以帶下一尺僅可掩裳上際蓋衣之短者衣連於裳下垂於踝此衣之長者故曰深衣亦名長衣深長二字名義一也用爲吉服則名深衣用爲凶服則名長衣衣之制並同但袂口及純之色不同爾　山陰陸氏云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緇丹朱中衣是也繼接袖也其衡可也然此尺寸疑指周尺而言若今尺恐不當如是之寬博也　松陵趙氏云此因深衣而并及長中蓋長中與深衣無異制故上言要齊衽袂此言幅袷袪緣互文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註云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也　疏云織者功多色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註云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　疏云織者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

玄裳　嚴陵方氏云織謂錦繡之爲文以刺而成錦之爲文以織而成故謂之織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不貳采可知所謂貳采非重采也謂服素而不以采貳爾若列采則重之矣

衣正色裳間色

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紫碧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緣是東方間東方爲木木色青木尅土土黃並以所尅爲閒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爲火火赤尅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

閒西爲金金白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閒中央爲土土尅水水黑故騮黃之色黃黑也　山陰陸氏云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　臨川吳氏云衣被於上體則用正色爲之以其得五行之純氣尊之也裳被於下體則用閒色爲之以其得五行相尅之雜氣卑之也　烏程韓氏云此深衣并及雜服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註云列采正服振讀爲袗禪也素裘外衣也二者形

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揚也　嚴陵方氏云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絺綌固爲凉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簡褻也表裘固爲温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爲之表則不可襲裘不入公門惡其似凶也　山陰陸氏云此篇言始冠緇布冠等冠盡玄冠時言之絺綌固爲凉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爲温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玆二人亂之

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　山陰陸氏云此篇言始冠緇布冠等冠盡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言朝玄端夕深衣等服盡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玆二人亂之吳江徐氏云皮弁緇衣天子服以視朝諸侯服以聽朔以皮弁重於朝服聽朔重於視朝故也諸侯視朝宜易朝服今以緇則僭天子矣康子始變古制故記之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諸侯月朔當服朝服以視朝其緇衣則先服以告朔告朔禮畢然後易朝服今卽服緇以視朝非禮也張氏云按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緇會子問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

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　疏云據鄭註時以好者爲緜惡者爲絮　講義云緼謂舊絮子路衣敝緼袍是也詩云衣錦尚絅絅謂禪衣也褶卽今之裌衣　松陵趙氏云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爲冏句句要看得與身心學問關切方有意味若想得蘊藉日新涵藏如故美在其中而服習不厭的道理眞覺蒲袍絅褶可以顧名而思

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嚴陵方氏云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然而後世則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視朝

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愚按鄭註謂此朝服以縞爲僭宋王者之後恐未然當時非但諸侯僭用縞卽大夫亦僭之故舉康子以志其失禮之始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註云未道未合於道　烏程韓氏云充卽襲也爲充美弗敢充起事後文禮不盛服不充又作此註脚以

充爲盛者非

愚按廣韻充美也又塞也此充字作塞字解凡服襲則充塞其美故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此不充其服言不襲也郊禮服大裘則襲故曰禮不

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褐此國家未道不充其服者指服之不襲者言之也上文遙映見文字之奇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註云僭天子也　疏云君諸侯也大裘天子郊服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省爾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唯君及非古以譏之　長樂陳氏云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麑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刺不自强於政治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爲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

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獨則曰黼裘以誓獨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獨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山陰陸氏云黼裘領也昏禮曰被顯黼荼顯黼於顯上緣以黼黼裘於裘上緣以黼然則男子之服寒則黼裘煖則繡黼丹朱中衣所謂各以其宜服之　延平周氏云誓與省實乎斷故用黼裘有裘必有衣

愚按自此至弗敢充也皆言裘服之宜　天子郊天諸侯祈穀皆有誓省之禮天子郊天用大裘而諸侯誓省則有黼裘諸侯不可服大裘以祈穀而豈可服之以誓省乎如此講上下都有着落先儒以誓軍旅省耕斂言之則與大裘何

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註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左虎裘右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　長樂陳氏云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爲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

也士不衣狐白不敢以賤服貴敵人之手足右强於左獸之勇擊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裔君如手足之裔身也　嚴陵方氏云有裘爲裏者必以衣爲表焉褎之則所謂裘也錦衣以褎之則燕居之狐裘也　山陰陸氏云不言雅容大夫亦或服之故曰士不衣狐白　京山郝氏云太古衣皮禮本古初冬取皮爲服內毛外革以布帛爲單衣着皮上袒皮而加單衣故曰褎猶袒褎之褎卽裘之表羔裘緇衣卽是褎錦袒褎之褎卽裘之表羔裘緇衣卽是褎錦衣同凡禮衣單孟子曰被袗衣袗單也裘外褎衣卽是朝祭服非褎衣之上又着朝祭服也又着則爲襲矣天子郊天大裘無表卽後云大裘不褎是也鄭謂君狐白裘以素錦衣褎之鄭蓋拘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云衣與裘色相稱然羔裘但言羔未定爲黑羔也麑子未全素狐色不皆黃古人義或別有取不專爲色稱耳

君子狐青裘豹褒玄綃衣以褎之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褎之麛裘黃黃衣狐裘羔裘豹飾緇衣以褎之狐裘黃衣以褎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註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染之以玄豻胡犬也絞蒼黃色飾猶褒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褎　嚴陵方氏云言綃則錦衣以降皆綃可知麑鹿子也羔羊子也於豻言褒則知豹飾也於狐言黃則知狐裘也

犬羊裘裘與人俱賤故不褎以爲飾似以不文飾句釋上句矣案方氏云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褎故繼之不文飾也不褎集說之誤蓋出於此

裘之褎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褎盡飾也君在則褎不盡飾也君亦是此義集說謂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褎弗敢充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褎襲之異宜　京山郝氏云凡裘之褎也表而出之所以見裘之美惟弔裘加他衣掩襲使不見美入公門君在則褎裘致其美以敬君也單曰褎重曰襲凡服重覆掩襲充塞其美使不外見

也故人始死不欲見尸則以衣重襲執玉與龜恐其
輕媟則重襲包裹曲禮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若禮服外見豈可襲乎故居常無事裘皆不襲襲則
充塞其美有凶變之事則然否弗敢也鄭氏不解裼
襲之義謂古人裘上有裼衣裼上有襲衣襲衣上
有正服裘下近體必有媟衣又謂深衣中衣長衣皆
所以稱禮服若是則重累臃腫周旋百拜其能勝乎
又以尸襲爲祭祀之尸祭何獨尸當襲其舛誤無稽
類此　烏程姚氏云禮有以文爲貴者必見美而裼
有以質爲貴者必充美而襲表記曰裼襲之不相因
也示民之不相瀆也正謂此　晉江周氏云此二條
作一例看首二句分上是釋裼襲之義下是明裼襲
之宜前段言裼而先言襲者裼不宜於弔喪而宜於
君所也後段言襲而末言裼者襲宜於尸及執龜玉
不宜於君所也所謂裼襲之各異其宜也於裼言裘
於裘言服互見也　烏程韓氏云裼襲紀服之餘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

註云球美玉也　疏云自此至六分去一明天子以
下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　長樂陳氏云天下之事
常脩治於人之所忽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
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
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蓋玉德之
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
則循禮此笏所以異也　吳江徐氏云士竹爲句本
象二字相連舊讀爲竹本者非本即搢本之本不當
前後異同也

愚按唯諸侯以象爲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崔氏
云用文竹及魚班也竊意即今之班竹也大夫
用文竹且不得用象士安得以爲象可也士但
以竹而已本笏本也士大夫之笏其本皆以象
飾之可也鄭註文猶飾也疏謂大夫以鮫魚須
文飾其竹士以竹爲本質以象飾其邊緣恐皆
未是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
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
也因飾焉

註云凡吉事無所說笏也　疏云以臣見君無不執
笏太廟之中君當事則說笏時臣僭君當事之時亦
說笏故記者云非禮也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
之　長樂陳氏云見天子也射也入太廟也皆禮之
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
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　嚴陵方氏云

指言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言畫其事之分而籌之不敢徒手而爲之者嫌其太褻也　晉江周氏云笏之爲用不惟見天子當射用之至若指畫於君前亦必以笏爲容焉不惟入太廟小功用之至若受命於君前亦必以笏是書焉用總承上文而言飾中便有等級之意　松陵趙氏云若令笏不畢用則飾亦可不盡試看見於天子以下委曲形容只是不可說笏凡有指畫以下着實指出只是一个不可說笏用之如此夫安得不飾以球象乎畢字因字緊緊相趕

愚按此一節分三段看見於天子三句言朝見天子與從天子大射及入太廟不說笏之事小功不說笏三句言君臨臣喪臣子說笏不說笏之事禮君臨臣喪有卿大夫從者亦有親屬爲命夫者若親是大功以上則說笏小功以下輕喪則不說也當事謂當斂尸視殯并哭尸諸事則必着免着免則說笏說之者說於手也說於手則搢於紳矣故曰既搢士喪禮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於西階下商祝布絞衾畢士舉遷尸乃小斂帷堂後士盥如初商祝布絞衿衾衣畢士舉遷尸乃大斂此皆當事必盥也故曰既搢必盥雖然此在喪次則然有執笏於朝者卽有搢時弗有盥矣恐人嫌搢必盥故帶言之凡有

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搢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吳江徐氏云此言笏度也天子至士皆長二尺六寸上下皆殺皆廣二寸半雖疑於無辨然辨在球玉象竹則此不必再辨也

愚按經但言笏度原不分上下等殺故長樂陳氏以爲非天子之笏山陰陸氏以爲諸侯之笏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皆無據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山陰陸氏云搢笏於此故連言之非脫爛在是也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而於士言練則大夫以上宜有素者也　嚴陵方氏云天子諸侯始終皆辟者象其德廣所及始終如一也凡帶繚於要者爲韠垂於前者爲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至韠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韠則否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上則否自天子至於士則降殺可見矣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襲之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箴功則知率固不止於士矣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亦惟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縞則素縑而已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前言縞冠素紕此其辨歟　山陰陸氏云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　疏云前後裳不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　吳江徐氏云居士錦帶反若有加於士者以不率下辟爲殺也自天子至於弟子帶之紐並用組無分貴賤也　京山郝氏云此因上節言笏及之執笏則束帶垂韠懸佩相因也鄭謂爲錯簡

愚按天子諸侯皆素帶下言大夫士而上只言素帶者文省耳辟方氏訓開天子素帶朱裏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註云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士以下皆裨組繫可爲結也

不合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　疏云自此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載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註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總論帶之義今依而解之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帶身及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侯唯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

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熟帛練爲帶用單帛兩邊緝而已綷謂緝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緇惟裨嚮下一垂者也居士用錦爲帶尙文也弟子用生繒爲帶尙質也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言紐約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凡帶有綷謂其帶既褝亦以箴縫緝其側但綷襦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　嚴陵方氏云而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圭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正

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註云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圭制也所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天子四角直無圭殺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圭也前後方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云目韠制也前後方是也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圭制不衰也直者不殺上角則圭也前後方而不衰亦謂之正故云問語　長樂陳氏云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載亦以朱鞹彼洛矣言作六師而載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卽所謂緇紱天子之韠直其會龍虎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載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　嚴陵方氏云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

爲殺也歟　延平周氏云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　京山郝氏云天子諸侯大夫素士皆用韋爲之韋熟皮也爵玄色疏謂祭服曰韐朝服曰韠爵弁曰韎韐按詩曰庶見素韠是喪非朝也又云朱芾斯皇芾蔽膝是戎非祭也又云韎韐有奭亦未緣而不言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天子雜帶蓋亦未緣而不言以君見之而已冠禮以此爲玄端之韠與裳色相似未盡然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註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疏云其上

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於革帶鄭恐繫於大帶故云以大帶用紐其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　嚴陵方氏云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以繫於革故並言革帶之博焉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註疏見前　嚴陵方氏云言大夫大帶四寸亦舉卑以見尊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朱綠言大夫玄華則知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帶之爲采大夫以玄則知之太質故又爲之華藻焉　延平周氏云大以形言雜以色言　山陰陸氏云天子雜帶蓋亦未緣而不言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雜裳士緇旬辟二寸句　愚按禮服有二帶一爲大帶以束要一爲革帶以佩物而此雜帶者疑卽佩物之小帶也辟開也繚繞也雜帶皆辟而不合垂長二寸再繚者謂其長有四寸也上四寸言其廣下四寸言其長注疏雜猶飾也上旣云素帶練帶錦帶綸帶矣此又言飾帶不知飾於何處

凡帶有率無箴功

註疏見前　長樂陳氏云古者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凡帶爲有司之帶非也　嚴陵方氏云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　納蘭氏云無箴功者謂實無鍼線之功非若無箴功如杜詩所云裁縫滅盡鍼線迹也故孔氏云無別裨飾之箴功陳氏亦云無刺繡之功集說獨謂若無箴功失之過巧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

註云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長樂陳氏云赤黃間而爲

緇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於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則曰韠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謂之韠可以爲祭服亦可以爲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韠爲祭以韠爲朝誤矣　嚴陵方氏云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　山陰陸氏云韍曰在昧谷緇曰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韍韐昧也進而爲緇緇進而爲赤赤進而爲朱詩曰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則三命赤芾葢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韠三命爲卿弁韍若加一命是爲三命服玄冕矣玄冕以上服韍所謂一命緇韍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韍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韍蔥衡是爲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蔥衡此讀三命赤韍蔥衡之誤　晉江周氏云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韍佩之制皆以侯國之臣言重明分意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註疏見前

王后褕衣夫人揄狄

註云夫人三夫人也　疏云褕衣六服之最尊也狄讀如翟　嚴陵方氏云后之褕衣猶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褕衣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袞冕也故曰夫人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言褕衣則知揄之爲衣言揄狄則知褕之爲狄后夫人必以狄爲尚何也葢狄之爲性則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焉婦人之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而已　京山郝氏云天子之后服褕衣夫人下后一等服揄狄　松陵趙氏云舊註支離愚謂揄揚也其狄羽飛揚下文屈斂也其狄羽收斂庶幾可通作搖作闕甚無謂

愚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此經褕衣揄狄與彼同餘皆不同彼註鄭司農云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褕立於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鞠衣黃衣也展衣白衣也康成謂狄當爲翟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彼此參觀其制自明夫人揄狄在王后之下其爲三夫人無疑註云亦侯伯之夫人也恐未然說文載有褕字註翟羽飾衣據此則揄當作褕字之譌也

三寸長齊於帶

註云三寸謂紐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　疏見前

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一紳

居一焉紳韠結三齊

註云紳帶之垂者有司府史之屬蓋約餘也　疏見前　長樂陳氏云紳韠結三齊者大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爲稱有司之韠蓋亦二尺五寸歟　嚴陵方氏云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爲稱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欲其便於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

君命屈狄再命褖衣士褖衣

註云褖當爲鞠字之誤也　疏云褖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爲鞠鄭註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

之　延平周氏云上文夫人兼王與大國揄狄爲大國則屈狄者小國而已褖衣之色玄北方之色也揄狄之色青東方之色也北方陰陰主靜東方陽陽主動婦道以靜爲貴故王后褖衣夫人揄狄屈狄之色赤南方之色也以其刻而不畫則於文爲闕於禮爲屈故夫人以下服之再命褖衣先儒以爲鞠衣是矣蓋鞠衣服之以桑故其色黃象桑之始生示其及時事也此再命者所以服之禮衣命以緣象其婦道而已婦道陰也故其色黑

愚按鄭註謂君爲女君又謂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甚無謂長樂陳氏引周禮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鄭註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外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緣衣與此亦不合若依註疏改褖爲鞠以禒爲展又以緣爲緣則兩處皆同矣

愚按古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上文既言王后褖衣夫人揄狄矣下文又言世婦命於奠薦矣而此言君命屈狄疑指九嬪而言經不言之者省文耳君命屈狄者命九嬪服此服也屈狄者屈於褖揄而已非周禮闕狄也郝氏謂雉不飛曰屈狄猶龍衰之有升降也亦通再命褖衣一命禒衣者疑指三夫人九嬪而言亦省文耳一命者加一命也與三公一命卷同義再命者又加賜也與若有加則賜也同義不依禮法之常故雖夫人九嬪居然與王后同服矣天子內有八十一御妻外有八十一元士其命服亦相同則御妻亦可謂之士故曰士褖衣也又案玉篇禒丹穀衣也又王后衣也褖音彖黑衣御於王之服也據此其爲宮中之服可知經若云君命九嬪則屈狄也加賜夫人九嬪則褖衣也若止加一命則禒衣也御妻同於士則服褖衣而已依原文繹之

未當不可通先儒牽周禮附合改屈爲闕改褘爲鞠改禮爲展支離甚矣又按說文禮字祿字皆不載玉篇云禮同褻褻字說文有之此屈狄禮衣祿衣明與周禮不同總不必牽合至以君之妻吾所不解君者天子也所謂君天下曰子一人是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疏云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三夫人九嬪位既尊不須獻繭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則女御亦然

經惟云世婦舉其貴者　山陰陸氏云凡奠繭獻而後奠正言奠繭著命世婦在既奠之後其他皆從男子以無奠繭之事也亦著世婦以功受服不專爲夫人揄狄而不言世婦故於此特補之祭義古天子諸侯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世婦卒蠶獻繭即此奠繭之謂歟命於奠繭即命此獻繭之世婦也

其他郎公卿大夫士之妻就公家之桑而養蠶者其夫得命則其妻得着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者即卿大夫士也經但言命於奠繭而不言所命何服據鄭註世婦以下

包御妻在內則御妻同於士其服祿衣則世婦所服究不知何服矣

凡待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註云紳垂則磬折也　疏云此與下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者臣無貴賤皆然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視帶以及袷者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鄉任左者立者尊右坐者尊左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謂以左耳近君也　松陵趙氏云曲爲侍君者寫出一箇磬折光景精神專注全在視下而聽上故下面復兩開描寫令人宛對天顏咫尺

之嚴視下聽上言目則視下耳却聽上視以形而聽以神也是他一心專注寧神靜想處

愚按注疏齊裳下齊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亦作身俯竊意不然本篇頤霤凡兩見下文端行頤霤如矢註頤或爲霤也霤雖無解以文義揆之應作正直解蓋簷霤自上而下甚正直也故上曰端行下曰如矢此頤霤亦應作霤霤言身之正直也侍立於君垂足如履齊作一句讀齊讀如字侍於君身俯則紳垂於足如履之齊身直則霤霤垂拱而其頭仍俯故視下而聽上所視只在帶

原书缺页

574-604页

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閒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有不得而諱者義各有在也　慈谿黃氏云此明

佩玉藻第十三之三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疏云自此至綦組綬廣明佩玉之事案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是動作之方則供役而勞故在右宮爲君羽爲物左是無事之方而佩宮羽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而逸故在左於

趨之時歌采齊以爲節於行之時歌肆夏之樂鄭註周旋反行也宜圜謂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折旋曲行也宜方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折而東嚮西嚮也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恆小俯揚仰也却退還行則身微仰也若進俯退仰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君子恆聞鸞和佩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於身也鸞在衡和在式此平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　嚴方氏云采薺蓋逸詩也肆夏周禮樂師大　又皆誤作趨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　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夏鄭雖改正於大戴之　上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未及改　不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是矣夫環佩以玉爲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人而在內之節也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爲本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爲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以見和之爲和曰和以見鸞之爲唱鸞以體言和以用言以鸞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　延平周氏云五音唯宮徵有變變者臨人之道常者事人之道故右則徵在上而左則宮在上也不用商何也所謂右徵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徵爲均所謂左宮羽者亦非不具五聲也特以宮羽爲均蓋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其可以爲主乎還有止意言周還以對於折旋則周旋爲行折旋爲止於進言揖則知退爲讓於退言揚則知進爲仰和者象其皇之和鸞者象其鸞之鳴故韓詩內傳曰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金華范氏云古見其所自來非一日此一段論佩玉忽參以在車一語有旨哉

熊氏朋來云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采薺趨中肆夏保傅兩言之以采薺行以肆夏保傅兩言之

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
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也
愚按鄭註君子指士以上言之葢非是此節言
君佩下節言臣佩當依馬氏爲正采齊疏以爲
楚茨也肆夏藍田呂氏以爲時邁也皆無實據
時邁詩有肆於時夏句故呂氏信之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
綪結佩而爵韠
註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朝結佩亦結左也綪結
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　熊氏安生云爵
韠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

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　長樂陳氏云古者有
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
捍之類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皆結矣又從而屈之
不以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　嚴陵方氏云綪結
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
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
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廬陵馬氏云古之君子必佩
玉左徵角右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
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故左右皆以玉臣佩卑是
故左以德右以事　慶源輔氏云左結佩不敢比德
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褻故言設佩朝戒其
敖故言結佩無非敎也　金華應氏云佩玉自天子
至士同而禮有所敬則屈而不伸故君在則不佩玉
所謂不佩非盡去之特結其左耳葢左爲尊而主必
在左故侍於君則聽鄉任左是以設之而不結也葢
人臣將朝習容觀玉聲則佩未嘗不設乎身及其見
君起敬則微結束而收斂之不若齊之纏緜固結也
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爲世子之事然
尋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又左右之所結所設則
以爲德佩之佩居朝之所設所結則專以爲德佩亦
不相貫通矣君在若鄉黨所謂君在踧踖如也居則
設佩者姑以平居對朝言之平居非必燕居之時也

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葢德佩皆欲其備也詩所謂雜
佩以贈之是也然凡帶必有佩玉是事佩可畧而德
佩不可去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註云凡謂天子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中央
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青　嚴陵方氏云帶以約
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
以自貶故也下言無故玉不去身以此佩玉有衝牙
者以往來於兩璜之間相衝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
體也衝言其用也且佩之設有珩璜焉有琚瑀焉而

此止言有衝牙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動則不能無害且牙居兩瑽之間動則相觸於瑽固不能無傷焉夫佩所以節行也故其名如此而經所以止言是歟

繼言君子於玉比德者以見身不可離於德也　山陰陸氏云凡帶必有佩玉據此佩有不設無不佩也佩玉有衝牙著玉非觸不鳴君子比德於是爲至故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鳴聘義玉在下以德比玉此先以玉比德以德比玉尊矣以玉比德

隨其玉而比之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瑿玟而綦組綬

禮記集說十三之三　六

禮記集說十三之三

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聞也

愚按作玉藻者記佩玉之事首言天子次公侯次大夫又次世子又次士凡有爵祿者莫不備舉而特尊孔子之佩以終之象環五寸其特異於上下者見其大成之德綦組綬之得同於世子者亦以見其無位之尊玉藻之推重孔子如此其爲七十子所撰無疑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註云童子未冠之稱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　疏云自此至從人而入論童子之禮節也用緇布爲衣

氏云玄言其色組言其質綬言其用下皆放此君無爲而體道道則純故色純者君也臣有爲而用事事則雜故色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爲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爲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者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用象其文應之變而無窮故以環旋參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慈湖楊氏云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

尙質也用錦爲緣又紳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束髮皆用朱色尙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長樂陳氏云肆束及帶所以爲容收之擁之所以便事　山陰陸氏云肆讀如字言以朱錦束髮肆之使至帶其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如帶

愚按集說遵鄭註將此節移於無箴功之下非也童子有服勞之事故曰勤者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約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註云皆爲幼小不備禮約屨頭飾也　疏云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服緦不當室則情不能至故不服也　嚴陵方氏云不裘卽不衣裘裘是也不帛卽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約末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也　山陰陸氏云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爲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講義云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爲禮也

愚按此節言童子之節凡七事不裘一也不帛二也不屨約三也無緦服四也聽事不麻五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六也見先生從人而入七也註云主人喪主也以無事立主人之北南面屬上聽事爲一節蓋非是經言童子在家給使令之事若無事則立主人背後南面以俟主人父兄也先生師長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註云後祭先飯謙也　疏云自此至不徹論侍食及徹饌之節此謂凡成人禮饌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爲尊者嘗食也　吳江徐氏云先生齒德尊於己者異爵貴於己者

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

一人徹

疏云客感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祭謂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蠱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不屨約末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也　山陰陸氏云童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壹食謂壹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少者徹也　慶源輔氏云徹亦徹醬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鄭云齊醬屬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果與醬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飯與又此篇前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

出授從者壺食之人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

凡燕食婦人不徹

註云婦人質不備禮　京山郝氏云婦人不預外事祭則徹室中之饌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棗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

疏云食瓜亦祭先也環者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寔間下環是脫華處　嚴陵方氏云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亦舉所常食者以該之爾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故後君子而飽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愼故先君子而嘗焉　吳江徐氏云致張氏曰極

也食瓜亦祭祭始種瓜者也食棗桃李則食其肉而不極於核食瓜則祭上環食其中而棗所操之餘皆謂不盡食以養廉也

愚按致於核鄭註作懷核不置於地非是陸農師謂弗致餘於核言食棗盡也非但曰貪且失容也孔疏謂食瓜爲庶人法亦未然

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疏云言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爲榮故相拜賀有憂者此下絕亡勤者以下重　晉江周氏云有慶說得廣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疏云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凡禮食先食哉次食殺乃至肩至肩則俶乃飧孔子不食肉而飧是季氏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云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愚按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當時季氏果失禮孔子亦必不自蹈於無禮此當爲疑經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疏云此論受君賜之法君賜車馬衣服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據掌者謂却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諸地

者致至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者亦謂君賜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再往拜也　山陰陸氏云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烏程姚氏云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宜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卽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愼之至註謂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云不知其方受天子之賜時可弗乘服以拜賜乎否也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就於其君待君之命

而後乘服是二天子也細繹弗敢卽三字此條當有
常秩所宜得者猶必待君之命耳決非若註所云云
愚按淮浦張綸以君酒肉之賜弗再拜而疑子
思於魯繆公之饋鼎肉稽首再拜而受爲變禮
以從宜非也凡君賜賜至時拜受明日又拜謝
酒肉之賜弗再拜者賜至拜受明日不拜謝也
孔疏自明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長樂陳氏云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
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大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
貴賤辨等列也 吳江徐氏云此君賜臣之禮君子

小人以位言之
愚按君子小人皆曰賜但不與之同日耳集說
君子曰賜小人曰與恐未然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
葷桃荊於大夫去荊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
拜爲君之答已也
註云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葷桃荊辟凶邪也大夫用
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荊茨帚也造於膳宰
既致命而授之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 疏云
此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凡獻謂大夫
士有食獻君法大夫尊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

士賤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首者大夫雖使人初於
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
時宰及士皆再拜稽首而送之天子諸侯之臣膳
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
以膳獻大夫則除荊士之吏以膳獻士又去葷桃桃
枝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親拜解大夫所以不
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答拜已故不親也 長樂
陳氏云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
則無事於桃荊鄭氏以膳爲凡美食誤矣 嚴陵方
氏云此所謂再拜則與酒肉之賜弗再拜異矣此謂
以一拜爲不足又申之以重拜爾桃以其性葷以其
氣荊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
去其一者去荊去其二者又去葷唯桃爲不可去無
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則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
之人達之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
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
室
疏云此與下節明尊卑受賜相謝之禮大夫拜賜而
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
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卽退不待報
恐君召進答已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

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又拜君之諾報也弗荅拜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敵者相獻既已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嚴陵方氏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則知非親賜者容或不然矣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在容或不然矣

愚按言衣服而不及車馬舉一以概其餘非不宜以車馬賜人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疏云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弗敢以聞者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也承受也士於大夫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也不敢變動尊者故也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者尊卑近故受也　嚴陵方氏云爲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行禮於人稱父焉則不敢私交故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則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疏云此明禮盛者不崇小敬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及執玉龜皆襲爲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爲曲敬也　延平周氏云大裘不裼以質爲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金華范氏云至敬無文大禮必簡固也不曰充盛而曰不盛不充此意在言外當反而求之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疏云此與下節明子事親之禮　嚴陵方氏云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家莫尊於父故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然主於國故言在官在外焉主於家故止手執業食在口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反不過時無愆期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癢色容不盛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然而事親有要道存焉

此孝子之疏節也　慶源輔氏云唯諾相去幾何而禮之辨如此能於此而察之則其義精矣走趨亦然

講義云親癠色容不盛而猶爲疏節彼其未癠之前既癠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　山陰陸氏云或言父或言親敬言之則稱親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疏云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父之書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焉母沒之後母之杯圈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焉不能讀不能飲者謂不能忍爲此事

君入門介拂闑之閒士介拂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註云謂兩君相見也君入門介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不相沿也此謂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出也私事覿面也　疏云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於闑故當帳與闑之閒士介卑去闑遠故拂帳闑之中央所監短末也謂門之中央所監短末也帳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副也賓入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帳闑之中央不履閾謂足不踐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非奉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　嚴陵方氏云拂

謂衣拂之於下言士介則上言介爲卿介中言大夫亦其介而已　金華范氏云此賓主介相之節君入而有上介士介之別賓入而有公事私事之別拂闑拂帳闑東闑西不言而意已喻何爲屑屑於此蓋禮禁亂之所由生恐聘覿之禮廢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是以先王謹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

疏云此明行步徐趨疾趨之節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尊者舒遲故步遲狹大夫漸卑故步稍廣速士卑行步極廣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屨頭恆起無復繼接之異不舉身又俯折則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端行謂直身而行矢箭也身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起貌急行欲速而屨恆起也執龜玉時初起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言舉足狹數也　嚴陵方氏云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

而卑者勞故君至於士行之節其別如此雖疾趨而手足之容亦不可妄有所改移也圈豚行不舉足謂回旋而行也與曲禮言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同義縮縮有難進之意論語所謂足縮縮如有循是也　慶源輔氏云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并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劉劉銳利也屨頭發起之貌　都昌陳氏云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

烏程姚氏云唯君與尸之行接武大夫則繼武矣士則中武矣此說大夫與士之行不同於君與尸之

行也註乃謂大夫士與其尸行可笑若徐趨正與疾趨對註却謂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將亦訓疾趨之爲或疾或趨耶此尤可笑

愚按皆用是言凡徐趨者皆用是接武繼武中武也此三者皆徐趨之狀鄭註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非是孔疏謂豚爲豬固可笑而嚴陵方氏因而曲解之曰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中故取況如此夫豚畜類也君卿大夫士之行亦何事不可取況而必欲取況於豚記有之矣儗人必於其倫況可將畜比人耶玉篇豚腊朔切尻也圈豚行言轉尻而行也又玉篇腊豕子豬文豚豚與豚字音俱別豚从豕豚从豕此形異也豚音篤豚音臀此音異也然說文止有豕字無豚字豚或爲殿音之譌也殿徒魂切或从骨殿聲爲臀今作臀圈臀行者言轉臀而行也疏家謂爲徐趨之形亦非是此節言行法有六徐趨一疾趨二圈豚行三端行四并行五執龜玉行六各言其狀原不必以徐與疾之間言之也頤鄭註或爲遠也遠雷有正直之義與端行如矢相似端正也如矢直也遠雷非正直而何若作頤雷解甚無意味說見前

凡行容惕惕嚮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疏云此明行步之法　京山郝氏云凡行步之容惕惕然如履危廟中齊齊然嚴正朝廷濟濟然詳整翔翔然安舒也惕惕鄭音傷傷直疾貌以行爲行路夫行路者直疾何足表禮本謂士君子步履兢惕云爾武也此三者皆徐趨之狀鄭註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非是孔疏謂豚爲豬心苟不在履錯失容雖宗廟朝廷其能齊齊濟濟翔翔乎即易之惕若俗語履平地而恐之意與怵惕之惕正同必謂以易音傷甚無謂　於上數節結穴語蓋行有許多不同而心之兢業不可不貫徹於行時故曰凡舊訓爲直且疾者誤

愚按解凡行容惕惕句郝氏最妙行處最

多而行於廟中行於朝廷之上是最尊嚴處故
又提出言之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註云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
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喊欬也頭容直
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坐如尸居神位敬慎
也　疏云此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舒遲
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
齊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燕居謂

私燕所居溫溫不敢嚴慄也　金華應氏云立容德
蓋中立而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　慶源輔氏云莊
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慍心不失其正則容貌自
得其宜
愚按註疏以德爲得謂如有所予而已受得之
形也陳氏不從而取金華應氏之說吾友張子
漢瞻十容箴訓德字亦不從註疏其箴曰受物
於人必俯其躬立則磬折自卑之容陋哉孔鄭
指其一節以測君子全體昜揭巍巍堂堂正笏
垂紳誠意之學感乎君民此以之正邦國而立
乎朝廷之上是最尊嚴處故
又提出言之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溫溫
註云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
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喊欬也頭容直
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坐如尸居神位敬慎
也　疏云此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舒遲
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
齊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也燕居謂
之人所謂祭如在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疏云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見所祭
末句言教使人甚無謂也特言燕居則以上皆
非燕居之容故曰燕居容溫溫語曰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又曰子溫而厲正謂此也
嚴此以之立乎鄉黨而範俗不頗斯人也貧賤
而道不困爵祿而榮不加汝曾不之師耶而沾
沾於施予之末節以形容盛德也何居　註疏
告謂教使也言教人使人之時便溫溫竊謂不
然告字疑爲容字之譌此節句句是容何獨於
末句言教使人甚無謂也特言燕居則以上皆
非燕居之容故曰燕居容溫溫語曰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又曰子溫而厲正謂此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註云纍纍羸憊貌瞿瞿驚遽貌　疏云此居喪容貌
言語瞻視之儀　講義云喪容纍纍總言之色視及
言悉言之　山陰陸氏云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
繭繭未有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
瞿
愚按色是顏色容是容貌人之喜怒哀樂之色
見於容貌謂之色容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註云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　講義云戎容暨
暨總言之言容而下悉言之　山陰陸氏云詻詻各

言其意勝敗繫之非雷同之時也厲肅所謂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視容清明臨危事其容如此神閒而意定也　嚴陵方氏云視容清明者目以下爲體其視正則其容清明郊特牲言目者氣之清明蓋以是矣且亦所舍爲精火所藏爲神則用戎之道亦在乎精神之運而已　松陵趙氏云暨及也有直前無阻之意諮諮有信賞必罰之意嚴厲可以鼓軍中之勇清明可以見萬里之情具此威望想見旌旗壁壘皆爲改色

立容辨卑毋譆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顯實揚休玉色

註云譆謂傾身以自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搖動也　黃氏云立容辨卑毋譆本三字爲句辨謂所立之容明辨尊卑之分則事事合禮又慮其卑退太過則近於諂媚故云卑毋譆謂卑不至譆也　嚴陵方氏云山立玉色言其形狀之如山如玉焉又非止於容而已　臨川吳氏云舊註以此合上戒容四句共爲一節今按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言記戎容亦然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於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以足履地而不行曰立上文既有立容爲九容中之一於此又特記立容一條者蓋古人坐之時少立之時多凡行禮皆立乘車亦立自晝夜燕居燕息外無非立之時也是以言之詳焉　烏程姚氏云立貴有分辨古人行止不踰尺寸者是其辨也不必讀爲貶孟子曰充實而有先輝之謂大顯實是充實揚休是光輝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廉而不劌瑕瑜不相掩其光容色澤最佳人之色宜如玉然蓋有變動而總歸於色澤之可嘉也非無變動之喻　武林顧氏云自君子之容至此分明描摹君子一個小像出來合緩急常變動靜而言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其此謂君子歟

愚按鄭註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罄折也時行時而後行也顯讀爲闐揚讀爲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若陽之休物也臨川吳氏讀休爲呴謂氣以溫之諸儒改字句讀皆未爲安立容德之義毋譆二句當依黃氏爲是此申言立容辨卑之義言頭頸必中山立二句申言頭容直之義必中如山之立不搖動也時行盛氣顯實揚休玉色三句申言氣容肅之義爾雅顯頂也玉篇山頂謂之顯此言顯言人之頭頂也上言頭頸此言頭頂相對時行二字不重言時行其盛氣則頭頂實能發揚其休美之色如玉之先澤然

也盛氣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顧實揚休卽大學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之意上言山立下言玉色亦相對如此詮解則不必改字而其義皆通又按說文瑱以玉充耳也或从耳作顯此顯或爲卿字之譌又寔止也此寔字或爲寔字之譌言雖時行其盛氣而其充耳之顯仍然止而不動能發揚其休美如玉之色其說似亦可通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疏云自此至末明天子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

予余古今字爾其義同也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止是一人而已伯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曲禮曰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孤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是也　金華應氏云上公九命作伯蓋天子之股肱而宣力四方者也自謂力臣亦不敢以德自居而以力自竭也　慶源輔氏云某屏之臣言所以屏衞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爵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疏云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賓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不敢稱寡君之老也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亦對他國之辭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註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　疏云臣孽謂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也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亦對他國之辭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註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　疏云臣孽謂卑給車馬役使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下文云大夫使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下大夫擯者則皆稱

名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嚴陵方氏云世子爲適則知公子爲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蘖也周官行夫掌傳遽之事謂傳遽遽令也以其急而不遑故以遽言之於大夫曰外私者士有仕於朝者有仕於家者朝爲公而家爲私仕於家則稱私人下言私事使私人擯是也仕於朝則稱外私以其外於私而從公故也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略之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註云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　疏云此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往謂之適也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山陰陸氏云公士擯嫌上擯者曰寡君之老擯者曰寡大夫或斥大夫私行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所以著私事使或非禮也　金華范氏云自凡自稱至此皆名稱之節孔子爲政必先正名蓋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也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

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屏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已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烏程韓氏云始之以服物器不可假也終之以名稱名不可假也名器不假等威之辨嚴矣

明堂位第十四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涪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孝經記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涪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所說則用涪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靜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因俘馘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長樂陳氏云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制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尺周堂則又漸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溝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溝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

聚章者物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禮以殯宮爲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之泰山之明堂是也　嚴陵方氏云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

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　海寧呂氏云禮記一書爲萬世之法守而獨明堂位一篇若專夸張夫魯者一則曰欲廣魯於天下也再則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魯王禮也且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居然二天子也竊謂辨等威明度數爲百王典禮之書大抵此篇必作於霍光秉政之日彰於王莽攝位之時故武帝且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矣羣臣咸頌莽功德比周公矣而逢迎者未必不作此一篇以頌周公若曰如周公者可以當天子矣其子孫雖侯服亦可世世行天子禮樂矣不知其誣周公且誣魯實甚後儒

不察實謂成王命魯以天子禮樂載此篇而不知削其貽害名教多矣　西河毛氏云明堂自古有之古名蒿宮亦名明庭黃帝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明堂其稱名之文則見於孝經孟子左傳周頌大戴禮禮記家語攷工記荀子呂氏春秋及明堂月令諸說其所施用則一享上帝一朝諸侯以別尊卑以四時迎時氣一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以頒政治一巡狩年四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王方慶所謂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是也第其制則歷考諸經不甚相遠而解之者有不同　秀水朱氏云漢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久亡今唯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曰明堂陰陽者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大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愚按此明堂爲宗祀文王之所蓋周制郊天以后稷配武周達孝又創爲明堂之制以厥考配天故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此在禘郊祖宗之外一大典禮周頌我將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即此事歟若孟子所言明堂乃泰山下之明堂也孔氏正義謂周公踐祚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泰山下之明堂也其說大不然相傳明堂創於黃帝明堂有合宮舊址在泰山下此亦未可盡信趙岐注孟子謂泰山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之其說或然但西南諸嶽何不聞有明堂也橫渠張氏謂周公攝政不言踐祚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孟子言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亦作此堂於國中非周置之於泰山之下也此說甚無理西河先生謂周

公爲文王大宗得祀文王爲大宗所自出之帝
立出王廟遂作魯明堂祀出王以配帝此魯明
堂與西周異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爲齊有耳閻
百詩先生謂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
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
邑在祊祊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
巡狩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
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尙能世守之
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得侵不知幾時
而爲齊得則齊之有明堂二先生亦未有明徵
總之明堂位之明堂西周之明堂也孟子之明

堂泰山下之明堂也西周之明堂確然其可據
者也泰山下之明堂則不能得其所自始也陳
氏集說於明堂竟無解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註云負之言背也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
疏云自此至之位也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
諸侯夷狄所立之處　長樂陳氏云成王宅憂周公
位冢宰而百官總己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
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
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
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侯王察已

以辭害志者矣夫周公攝政六年猶百官總己聽於
冢宰三年也政出自公則是六年之內成王雖爲天
子實等之虛位豈非天子之位公實踐之且夫朝諸
侯於明堂未次諸侯之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斧依南鄉而立天子非成王而何明堂之制始於周
公其文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亦矣不可追夫七年
致政王始自決事非王始爲天子也是以言致政不
言致位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
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疏云此以下明朝位之法中階者南面之階故稱中
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
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
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三公則東
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
尊也　嚴陵方氏云天子曰鄉諸侯曰面與郊特牲
言君南鄉臣北面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爲賓言
西階以知阼階之爲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
答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
諸男位於門西　平湖陸氏云按他經未見中階之
名諸莊甫曰中階是秦制似可信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
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

疏云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
者文異爾　嚴陵方氏云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
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
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
天道也故尚左臣地道也故尚右三公之與子男八
蠻之與九采皆北面而以東爲上九夷西面而以北
爲上六戎東面而以南爲上皆以右爲尊也諸侯西
面諸伯東面皆以北爲上蓋以近君爲尊也至於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宜以西爲上矣乃以東爲上何也
蓋南面者君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已然所國之
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焉南面疑於君故與
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爲臣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
堂之位也

疏云爾雅正門謂之應門　嚴陵方氏云應門亦南
門也不曰南門示其有別於八蠻也四塞言告至而
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
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云禹貢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五百里綏服五百
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三代相承至周寖廣九采之國
所謂要服荒服是歟變言采者亦以夸大周公之德
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世告至謂隨諸侯大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
也謂之告至以此鄭氏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蓋新
君即位與其新爲諸侯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
也周公攝政辟尊已焉故明諸侯之尊卑蓋先王未
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新安王氏云此
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
采衛見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
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云九

采九州之牧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紲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衞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鎭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鎭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京山郝氏云明堂位文甚可疑天子南面諸公北面是已侯西面伯東面將誰朝乎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立四門外或東西面或南北面天子不見朝者亦不見天子何爲乎至於五狄北門外南面將使天子北面面

受其朝乎九采之國鄭云九州之牧也二伯帥諸侯入牧居外紲察夫朝者散列四門內外九牧立南門外一方以紲察中外三方豈相及乎禮諸侯朝天子北面稽首今六服四面環繞相拜何以明尊不拜不稽首一立而退何以成禮鄭氏謂六服以遠近或一二歲或五六歲一周則是明堂之位有東無西有南無北有門內無門外尤非朝常皆可晒也

愚按松陵趙氏謂三公節是畿內諸侯九采二句是畿外諸侯蓋千里之外曰采凡侯服皆可稱何獨言九州之牧也九夷節是夷服諸侯四塞又在夷服之外如此看則列位井井不差矣

其說雖通但畿外諸侯何至與八蠻之國同明堂位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註云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　疏云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長樂劉氏云秦政狠暴旣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已者從之歷代承平沿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案孝經仲尼以教曾

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守肆覲東后於泰山之明堂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祭報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卽位年十有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旣具上聖之德又爲上公輔佐文武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

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而明諸侯之尊卑定眾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爲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爲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愚按上文所言三公侯伯子男以及夷蠻戎狄等是諸侯之尊卑也其序立於中階阼階西階門東西南北應門之外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嚴陵方氏所謂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者正謂此也吳幼清以爲明者取南鄉光

明之義不是明諸侯之尊卑此呆看明字故以記者爲謬明諸侯明字本不作明堂明字解註疏自了了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疏云此明周公有勳勞之事　嚴陵方氏云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不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義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頒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宜頒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以二者爲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黍累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起於黃鐘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爲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頒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量度量者寓諸禮樂此主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　晉江周氏云制作頒皆周公也天下大服謂禮樂度量出於一而天下皆服從其德也

七年致政於成王

山陰陸氏云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

年之喪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　新安王氏云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官洛誥等篇考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唯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臨川吳氏云踐天子之位者但謂攝天子之事爾非謂眞居

天子之位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爲七年也蓋成王初喪周公時爲冢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家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周公既歸仍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於常禮自宜親政矣以年當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營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烝祭八年之初自洛歸於宗周始自親政是爲周公致政於成王之年也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註云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魯地革車兵車也

新安王氏云此漢儒夸詞不足信也孟子曰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矣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　臨川吳氏云考之史記封周公於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

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東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妄矣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伊川程氏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

鐵山陳氏則通云嗚呼吾讀漢儒之記禮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終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伯禽亦爲之誣也久矣其言曰成王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故太廟象天子之明堂庫門象天子之皐門雉門象天子之應門後之讀記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魯也不知漢儒之爲此說其源流蓋自讀春秋之誤也彼見夫春秋之於祭祀也則有郊禘之文於宮室也則有延廐南門雉門兩觀之書遂從而附會之謂魯人可得以用周禮不知春秋正譏魯人之不得以用周禮也或曰皐門有伉應門將將雖古公亶父猶爲之諸侯爲之無害也吁大不然皐應二門雖立於古公爲諸侯之時迨武王克殷周公制禮遂定爲天子宮闕之制豈有既爲天子之制而復假於諸侯者此成王之所不當予而伯禽之所不敢受也

其他丹楹刻桷之侈譏之不可勝譏吾無譏焉猶曰魯秉周禮也如是而爲秉周禮也吾是以爲諸侯羞也吾是以爲世道歎也　烏程韓氏云此一句繳是正文原起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註云孟春建子之月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其衣曰韣天子之旌畫日月　疏云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嚴陵方氏云魯之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夏之夏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

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禮樂者其事經言天子之禮樂者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言載弧韣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觀禮言載龍旂弧韣與此同義旂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

愚按三代改朔改月不改時言人人殊今得鄭孟春與師書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改時故也據此則改朔改月必改時無可疑者且不但此經孟春爲周正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夫正月日至即夏五月之夏至也合之而改朔改月必改詩豳

改朔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明言夏商周之盡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孟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夏正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周正也又有以知改朔改月必改時也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曰周之秋即夏之夏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

無可疑者　孔疏弧以張縿之幅說文縿旌旂之旂也詩疏縿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幅說文布帛廣也急就篇注兩邊具曰幅周禮巾車建太常十有二旂注太常九旂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旂則屬焉此註疏所謂以弧張縿之幅也旂旒同韣謂旂之衣第載之而已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註云季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太廟　疏云此以下二節明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文物具備之儀

愚按季夏六月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上孟春不言正月文省耳此禘是時祭卽祭統所謂夏

祭曰禘也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卽祭統所謂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則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下文二節是也所謂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此也長樂劉氏謂周公薨於周而廟祀周公之主於后稷之廟此誤認爲吉禘也臨川吳氏謂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此誤認爲大禘也閟宮之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駜驥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汝

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如此與此所記

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相

合郝氏謂魯自僖公作頌興廟樂僭用天子禮樂故春秋書郊牛自僖公始其說誠然故程子曰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也

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鸞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柶用桷

嚴

疏云牲用白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殷牲犧象山罍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周禮春夏之祭

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酳以獻尸也象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亹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鸞謂鸞鳥刻畫尊上以爲飾也瓚形如圭長尺有二寸以黃金爲勺青金爲柄是爲圭瓚玉豆謂所薦葅醢之屬以玉飾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篹與豆連文故知篹屬形如筥亦薦時所用篹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爵君酌酒獻尸者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雕飾也

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奠亞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於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璧是王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虞俎名椇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崴崴亦如椇直有脚曰椇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橫木曰崴夏世漸文故也　盧陵馬氏云黃目見郊特牲玉豆所薦謂葅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篹所薦謂陸產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皆貴文之意　山陰陸

氏云夏后氏以椇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曰薦用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椇夏后氏以崴殷以椇周以房俎今曰椇崴外無他俎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疏云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赤盾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

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禓見美也王又服皮弁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也冕是周制故用之以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之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故不禓夏家樂文文故禓也周公德廣非惟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惟言蠻夷則戎狄可知　長樂陳氏云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爲鉞柲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

嚴陵方氏云昔成王欲報周公勳勞故其命以樂也而舞大武者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樂以諸侯爲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時王爲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爲未足又命之用四夷

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
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註云副首飾也褘王后之上服惟魯及王者之後夫
人服之　疏云此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
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房中
迎牲於門謂祼尸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
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時也卿大夫助君謂
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
祀之屬當祭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

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
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
氏云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於阼法陽之
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　嚴陵方氏云卷冕卽衮冕
也首飾以副爲名者首以髮爲正飾則副之祖則肉
體露故曰肉袒然人勞則如是必肉袒迎牲將以親
割而致其力也迎牲於門則薦豆籩於室可知牲則
於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
夫人薦焉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
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
馬奉羊司空奉豕之類其職雖揚又不可

侵官故言各焉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
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云君出迎牲卿
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
別嫌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亦以此
命婦贊夫人言贊不言相優魯也據卿大夫相君命
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云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
而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揚其職
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
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爲不可
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海鹽呂氏云孔氏
疏禮器則曰夫人在西房疏此則曰房在太廟之東
南室蓋因後祭統言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故耳何東
西矛盾耶

明堂位第十四之二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嚴陵方氏云社與省春秋皆有之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也省非祭名而與祭并言之者以此　講義云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春祭朝常

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都昌陳氏云舊讀省爲獮者非　臨川吳氏云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君卷冕以下爲夏礿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卷冕后之副褘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於太廟也蓋礿與烝嘗祭名雖與諸侯同而用天子祭禮則與諸侯異　烏程韓氏云此是魯之時祭末一句總承郊禘時祭

愚按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當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而云夏礿者脫誤耳況上文明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矣則夏當云禘不當云礿也

春礿夏禘四字經文必有脫誤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註云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眾　疏云此明魯門及廟制并振鐸如天子然不必事事皆同也　盱江李氏云鄭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僭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

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云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皐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禮宰夫執木鐸以令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以此君復於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君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內故君出疆奠入自閎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

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皐門二然後曰雉門　清江劉氏云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迺立皐門迺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

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正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皐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皐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師氏掌焉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皐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皆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閻於兩社爲公室輔者是也　嚴陵方氏云自外而入則皐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皐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皐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內故自內出言之且庫雉天子之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天子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故所用多在於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

鐸是也有以木爲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爲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爲主故所用多在於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也是皆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疏云此魯大廟之飾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刮磨也達通也反坫在尊南故云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高也屏樹也此皆天子廟飾　山陰陸氏云

天子之楅衡之鬲之加密石焉馬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焉達鄉若今偷柱使達明也出尊使尊見焉尊爵之所從也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

長樂陳氏云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於屏曰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嚴陵方氏云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出尊者爵坫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故在尊外則曰出康圭者圭以坫而已

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曰康　廬陵馬氏云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畧耳

愚按山節藻梲解見禮器凡物措置得所曰康圭重物也故措置之宜以康爲主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疏云此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　山陰陸氏云詩注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恐非是說文旂旗有衆鈴以令衆也綏車中靶也此所謂綏蓋亦旌旗之屬歟其制未聞旂即所謂交龍爲旂是也綏即所謂綏旌是也夏之綏不著何色檀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殷周既用尚色則夏之綏亦用黑歟鄭據周禮王建大旂以賓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新安王氏云路即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而以始鉤車大路也殷人以此爲重故謂之殷路周綏爲大麾容或然也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以田亦有所據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疏云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　嚴陵方氏云考爾雅騋之方氏云馬以毛色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　平湖陸氏云車旂牲馬之類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集說不言其何故孔疏謂隨其禮存者而用之無別義也最明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註云騂剛赤色　疏云此明三代牲色不同剛牡也

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　嚴陵方氏云牲言其質剛言其性書言湯用玄牡釋者以爲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蓋陽貴陰賤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

周尊也

疏云此明魯用四代尊　嚴陵方氏云泰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也山罍卽山尊禮器亦謂之罍尊焉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爲質有飾爲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夏后氏以玉殷以斝周以爵

疏云此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玉以玉飾之殷畫爲禾稼斝稼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　嚴陵方氏云考爾雅鍾之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云考爾雅鍾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玉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玉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瓚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琖斝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疏云此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彝法也龍勺勺爲龍頭尊爲法故稱彝雞彝刻雞形於彝也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刻勺頭爲蒲草令其末漸開也　納蘭氏云注以龍勺爲龍頭無疑矣以蒲勺爲鳧頭恐未必然陸氏又以疏勺爲雉頭不知何據

愚按黃目解見郊特牲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註云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疏云此明魯用古樂及四代樂器　長樂陳氏云中央爲土以土爲鼓則中聲通焉以蕢爲桴則中聲發焉以葦爲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虞書述舜樂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爲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

山陰陸氏云樂舉遠古器舉近世樂性情也與生俱生者也器形而已　歸安鄭氏云尚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註疏亦以樂器釋之與此注同而蔡沈書注曰搏至也拊循也與注疏異書言搏拊禮言揩擊於玉磬書言戛擊禮言拊搏彼此互異故集說亦云當從鄭注土鼓蕢桴解見禮運

拊搏一也玉磬二也揩擊三也大琴四也大瑟五也中琴六也小瑟七也皆樂器也方氏以拊搏揩擊皆言作樂之事而非器則玉磬不可以拊搏琴瑟不可以揩擊也且於琴瑟書言搏拊禮言揩擊於玉磬書言戛擊禮言拊搏彼此互異故集說亦云當從鄭注土鼓蕢桴解見禮運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註云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　疏云此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國而已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慶源輔氏云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云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爲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可援文爲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玄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

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者禮也世室既遠毀而祫
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公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
宮周學也

疏云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橫渠張氏云四代學
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强
爲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
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不害亦謂之
瞽宗　嚴陵方氏云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
養人期於充實也序者射也射有偶而以序進焉必
曰序則主以禮教也瞽宗云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
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也辟言辟以禮廱言廱以

樂頖宮雖半辟廱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也有虞氏
以善養人而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
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能兼備兼備之者唯周而已
此其所以爲文之盛歟然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而此以夏爲序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
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　德清
胡氏云孔疏學記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
立時王之學又詩泮水疏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
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
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
之學在泮宮也

愚按周立虞夏殷及當代之學而有四學則魯
亦得髣髴其制王制諸侯曰頖宮故魯雖得備
四代之學而仍用頖宮之名亦降殺於天子其
學頖宮居中米廩在其北序在東瞽宗在西也
長樂陳氏謂序與瞽宗設於頖宮之左右極是
而謂米廩爲公宮南之小學非也胡朏明附會
其說謂改虞庠曰米廩以爲小學其制少殺於
周亦非也

崇鼎賁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

註云崇賁封父皆國名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
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
璜　山陰陸氏云封父龜傳所謂封父之繁弱也蓋
此龜一名繁弱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
慶源輔氏云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
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丹陽湯氏云鼎烹飪之器大
璜玉也

愚按鄭註棘戟也竊意棘戟雖同音而非一物
兩邊橫刃之謂戟棘荊棘凡有刺者皆曰棘蓋
象其形以爲戎器越國有之故曰越棘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

媧之笙簧

註云垂堯之共工也叔末聞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和其聲離其縣也笙簧笙中之簧　長樂陳氏云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虡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耳　樂書云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啟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瑟鼓琴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蒉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之簨虡而擊之謂之縣鼓鐘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鐘和聲知也簠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匰以此

之鐘非淫聲之鐘也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之磬非編縣之磬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註云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羽屬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業上加崇牙以飾簨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嚴陵方氏云黍稷之器每用陰數之偶則與籩豆同義敦璉瑚簠則所命之名不同也兩四六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云敦亦簠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璉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簠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匰以此

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菽一名雕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粱稷

稷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註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嚴陵方氏云梡無餘飾苟完而已嶡者於足間加橫木焉植爲立橫爲嶡也椇者既有橫木又爲曲橈之形則於是爲具也此皆漸致其備也　長樂陳氏云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虞夏同詩言

縣之飾　長樂陳氏云簨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直以舉是簨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縣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簨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嚴陵方氏云黍稷之器每用陰數之偶則與籩豆同義敦璉瑚簠則所命之名不同也兩四六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云敦亦簠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璉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簠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匰以此

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菽一名雕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粱稷

稷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註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嚴陵方氏云梡無餘飾苟完而已嶡者於足間加橫木焉植爲立橫爲嶡也椇者既有橫木又爲曲橈之形則於是爲具也此皆漸致其備也　長樂陳氏云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虞夏同詩言

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
其高下脩廣無文
夏后氏以楊豆殷玉豆周獻豆
註云獻疏刻之　嚴陵方氏云楊豆未有他飾以木爲柄玉豆則又飾之以玉也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是皆漸增其飾也　山陰陸氏云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言首竹言邊豫瓦言足
　愚按方氏以獻豆爲初獻再獻之獻長樂陳氏謂獻以言其用皆以鄭注疏刻爲未然然在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注獻讀爲儀儀酌

有虞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之以尊祭服山取其仁有威儀多也先儒解獻字亦不一其說前漢書王莽傳建華蓋立斗獻顏師古注獻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亦疏刻之意周尚文豆用疏刻是誠有之所謂漸增其飾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註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　疏云此論魯有四代韍制有虞氏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　嚴陵方氏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爲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長樂陳氏云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祭尚肺周禮也若有虞氏祭首夏祭心殷祭肝時異則禮異也　嚴陵方氏云有虞氏尚氣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爲主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納蘭氏云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氣雖有陰陽而獨遺此何歟長樂陳氏謂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事異則禮異矣又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如之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主耳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與肝爲主而已愚意虞之祭首想當亦然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疏云夏尚質故用水殷稍文故用醴周轉文故用酒
　嚴陵方氏云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於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爲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疏云此明魯兼有四代之官案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盡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言之　嚴陵方氏云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與此不同者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茲謂此也以有虞氏之官其實五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爲言豈其然乎蓋魯用四代之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大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綪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璺

註云綏旌旒之屬夏綪其杠以練爲之殷又刻繒爲崇牙以飾其側此旌旒之飾　嚴陵方氏云崇牙與樂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公西赤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綪練設旐夏也綏旌旒也正謂是矣

愚按此綏與上文夏后氏之綏蓋名同而用有不同也亦制同而色有不同也何也虞之綏凶禮也夏之綏吉禮也夏之綏既疑爲黑則虞之綏或者其以白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註云王禮天子之禮也　疏云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美大魯國據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惟四代據其多者言之耳亦有但據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之盡用也　嚴陵方氏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稱一變而至道孔子舍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未可以動韓宣子則美其禮吳季札則歎其樂王氏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明堂位所以作歟　慶源輔氏云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弒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　石林葉氏云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髽士

有誄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爲近於誣若然胡爲列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弒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弒事其說尤可信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悟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

無違禮也　浚儀王氏云伯禽之孫濞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簒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

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皐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京山郝氏云入春秋羽父弒隱公慶父弒二君禮樂刑政之變不可枚舉今云未嘗相弒未嘗相變記言爲無稽矣

喪服小記第十五之一

疏云案鄭氏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云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爲主故以服爲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　臨川吳氏云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又以補喪服經後記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也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註云括髮者去笄纚而紒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　疏云自此至婦人則髽論斬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爲父之服也括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去冠而有笄纚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纚視視斂斂訖括髮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爲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括髮袒是也至尸出堂于拜賓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士喪禮所云男女奉尸俟於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位此時則異也鄭註又哭是此時也若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經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　山陰陸氏云士喪禮主人髽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長樂黃氏云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啟殯見柩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免婦人髽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爲用爲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啟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緦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爲用爲尤廣也

京山郝氏云免固不同去冠徒首曰免免冠加布覆首曰絻古冕絻字通與不冠之免稍別齊輕於斬以布輕於徒首親始死投冠弁纚猶存明日小斂畢尸將出堂乃去弁纚散髮謂之脫髦以麻結之父喪括麻徒首母喪括麻加免明日大斂又明日成服死之

第四日也注疏謂始死戴素冠視小斂素冠既辟之冠始死焉可用未成服焉得有冠疏又引檀弓叔孫武叔母死尸出戶袒且拔其冠括髮爲證夫親死越宿尙從容笄纚拂髦加冠待含斂出戶然後投冠此子游所謂不知禮者豈可爲括髮之證

愚按說文髺絜髮也玉篇絜結束也髺髮者言結束其髮也孔疏誤以括髮爲冠之屬而曰去笄纚而紒紒上着髺髮也非是鄭注去笄纚而紒者紒與髽通說文髽簪結也吉以簪結凶以麻結也喪大記小斂主人括髮以麻母之喪卽位而免言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時不復括髮無纚韜髮而有麻繩繞紒則未嘗不以麻束髮也非是空露其紒而髮上無服也　福寧黃氏云冠笄主吉時以纚韜髮而作紒喪則不以纚韜是爲露紒雖吉時言意不重重下免髮上疏兼厭冠惡笄言之非記人本意　納蘭氏云集說謂髮有二斬衰則麻髮齊衰則布髮皆名露紒此孔氏之說也若據皇氏則髮有三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髮也麻髮者斬衰之服以對男子之括髮然齊衰爲母自初喪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與父禮同則女亦麻髮不應遽服布髮也若至尸出堂拜賓後往郎堂下之位時則男子不復括髮而着布免此時女亦着布髮非齊衰全用布髮也至成服後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縿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

禮免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髮有二種一是斬衰麻髮一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紒武叔母死尸出戶袒且拔其冠括髮爲證夫親死越宿尙從容笄纚拂髦加冠待含斂出戶然後投冠此子游所謂不知禮者豈可爲括髮之證

愚按說文髺絜髮也玉篇絜結束也髺髮者言結束其髮也孔疏誤以括髮爲冠之屬而曰去笄纚而紒紒上着髺髮也非是鄭注去笄纚而紒者紒與髽通說文髽簪結也吉以簪結凶以麻結也喪大記小斂主人括髮以麻母之喪卽位而免言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時不復括髮無纚韜髮而有麻繩繞紒則未嘗不以麻束髮也非是空露其紒而髮上無服也　福寧黃氏云冠笄主吉時以纚韜髮而作紒喪則不以纚韜是爲露紒雖吉時言意不重重下免髮上疏兼厭冠惡笄言之非記人本意　納蘭氏云集說謂髮有二斬衰則麻髮齊衰則布髮皆名露紒此孔氏之說也若據皇氏則髮有三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髮也麻髮者斬衰之服以對男子之括髮然齊衰爲母自初喪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與父禮同則女亦麻髮不應遽服布髮也若至尸出堂拜賓後往郎堂下之位時則男子不復括髮而着布免此時女亦着布髮非齊衰全用布髮也至成服後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縿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

笄以笄對冠不復言布髽而喪服傳云女子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又據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氏云去纚大紒曰髽則知但露笄亦曰髽也又檀弓孔子誨髽曰爾無扈扈蓋樣以爲笄但戒其高廣不復言麻布繞紒是知露紒恐名髽也此三髽之說皇氏之言爲足據也馬融曰髽屈布爲之高四寸若鄭眾以爲枲麻與髮相半則無謂矣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疏云此解喪服苴杖竹杖也　沿州賈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內外之痛此爲父所以杖竹桐外無節經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此爲母所以杖桐也　烏程韓氏云明母殺於父所以尊父也

西河毛氏云左傳晏嬰斬苴絰帶苴屬絰帶不屬杖也家語衰麻苴杖本苴絰與杖二物而作禮者竟作杖名夫苴麻也可爲杖乎又解之曰是苴竹也無論竹類並無有苴竹一名即有之亦定無可爲絰帶者乃又知難通謂竹貌之惡有類於苴夫天下有竹貌類麻者乎此笑話也

愚按竹本天然之質故斷而用之不假人爲桐木有大小故削而用之似無庸心也孔疏謂竹體性貞歷四時不改明子爲父有終身之痛削

者殺也桐隨時凋落爲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說太鑿矣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註云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疏云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如父卒爲母三年　福寧黃氏云此惟適孫承重則然若庶孫則服止本服故加爲祖母後者五字　烏程韓氏云祖母殺於祖尊祖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註云父母長子稽顙喪尊長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雖總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其餘則否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疏云此論喪合稽顙之事重服先稽顙而後拜　長樂陳氏云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爲長子稽顙者夫與長子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殺也　烏程韓氏云稽顙之殺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兼有之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愚按婦人爲舅姑亦當稽顙古之不爲舅姑稽

顙者以其服周故也爲長子稽顙者以其服三年故也今制爲舅姑斬衰爲長子不杖期當知所以裁處矣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註云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婦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疏云此論適子承重不得爲出母著服出母謂母犯七出爲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在子爲出母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爲出母服　烏程韓氏云尊祖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註云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疏云此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上父下子并己爲三也以五者曩者三加祖及孫故爲五也以五爲九者己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二孫以四籠五故爲九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

至於尊尊而不親惟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惟其尊而不親故雖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烏程韓氏云此制服總義

愚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即九族也高祖至玄孫爲九族鄭孔之說是矣白虎通諸人所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者此謬說也宋東陽陳大猷以爲父族四者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孔氏所謂同出高曾之說即所謂旁殺也

母妻只可言黨而不可言族子別有辨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註云禘大祭也而立四廟者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也　趙氏云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　長樂陳氏云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亦祭於孫否蓋爲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爲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得立誤矣　山陰陸氏云庶子王亦如之者此言王者後世當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高曾祖禰當別立廟此之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經言此者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南陵胡氏云鄭謂世子有廢疾而庶子立如昭七年公孟

繫之類案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　新安王氏云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帝嚳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向禘則帝嚳東向后稷南向配之　嚴陵方氏云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禘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蓋禮不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也以其祖配之則以之配食也祭之有配食猶燕之有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特禘爲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爲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祫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親也宗必有配者據月祭之親如事存也王立七廟此止曰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既言祫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　西河毛氏云周制原有三所自出之文名三出王亦立三出王廟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二焉一是始祖祀所出之父如周禘之祀帝嚳是也帝嚳爲后稷之父則立姜嫄廟於京師以藏嚳主此

一出王也一是大宗祀所出之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爲祖而祀其所出之父以爲大宗於是立宗廟於其國如魯祀文王鄭祀厲王皆名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猶之魯祀桓公於其家名三家之堂此又一出王也一是庶族入繼者祀所出之父夫庶族爲先王分子非其父爲先王之體卽祖爲先王之體也或祖或父原有王子王孫之稱其於列宗傳重者相去不遠而其子其孫一經入繼則追王之典自所必及雖禮云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仍服以士服然而既經追王則文王皇尸雖服侯服

而稱爲文王是以庶族入繼自所繼四親廟外亦立親廟於其國或一廟或兩廟名出王廟此又一出王也是以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爲一所自出尙書太甲疏曰庶族自外入繼雖承正統之後已立四廟猶必別立已之高祖以下之廟是以記曰庶子王亦如之亦如之謂庶族入王亦自立廟如正統所立廟此正言繼統者立廟之禮爲二所自出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爲三所自出

愚按此節當以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爲一事而立四廟爲一事庶子王亦如之爲一事上言王者之禘祭中言王者之立親廟下言庶子王亦得立其親廟經文段落本自井井先儒以而立四廟一句屬上讀便於文理有碍耳因而曲爲之解殊覺昧昧清江劉氏謂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文當云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又云庶子王亦如之之句當承後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此邪說也而臨川吳氏從之

祭法所云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是也以其祖配之者虞夏配以顓頊殷配以契周配以稷是也此王者之大禘也與吉禘時禘不同吉禘者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使諸廟各遷升之而闕其所應入之廟以待主入於是迎羣主而合祭祖廟以審禘昭穆謂之吉禘亦謂之大祫其事見於春秋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二傳相同此三年喪畢之吉禘也時禘者四時之祭也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夏曰禘祭統亦云夏祭曰禘雖郊特牲祭義並云春禘與王制祭統異然無非時祭之名王制又云天子犆祫祭諸侯祫及諸侯祫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及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所謂祫者天子則六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諸侯則四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不得謂之大祫亦不得謂之大祫第謂之祫禘而已此時禘也三者自不可混　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此語原不易明自韋元成議毀廟誤解公羊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光武詔問禘祫張純據緯書奏三年一閒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閒天道之大成以是爲禘祫之節康成因之以注禮以故自漢迄唐宋皆沿其制夫三年之祫喪畢之祭也以喪畢之祭而行於吉時其爲不祥莫大焉且所謂五年而再殷祭者亦未必定爲王者之大禘也襲譌踵謬莫有知其非者明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所司集議奏以古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宋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奉事乃寢卓哉勝國君臣其立議超於千古矣　二傳所謂毀廟之主者天子三年之喪畢新主當祔是爲毀廟之主毀廟之主曰陳言雖陳之而即欲祔去者也未毀廟之主曰皆升言審諦昭穆各遷升之而皆所不祔者也先儒誤解二傳謂二祔以上凡係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將使夏桀吉禘則自大禹以下一十六君皆得與祭殷紂吉禘則自成湯以下二十七君皆得與祭去墠之鬼閒然一堂有是理耶況祭法明言之矣四親及太祖廟皆月祭二祔享嘗乃止去祔爲壇去壇爲墠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去墠爲鬼者雖有祈禱亦不得及而謂吉禘之時反得與祭乎無識者至謂大禘自七

廟而上至於帝嚳之毀主皆用昭穆之禮合食於祖廟是讀小記大傳不熟而失之者也小記大傳並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其祖者太祖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太祖配之也二其祖皆指太祖若毀廟之主皆與則不得曰以其祖配之此不辨而自明者四明萬氏著禘祫論謂大禘者上追所自出下及羣廟毀廟且謂王制祭統並云四時之祭春祫夏禘秋嘗冬烝是禘時祭也大傳小記並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即時祭之禘也予見其說而怪之質之西河先生曰萬氏前說是後說

非也予懷疑至今特爲詳考經傳而立爲說如
此恨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再問之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
其繼高祖者也

註云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
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爲
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別子庶
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
也五世而遷卽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
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疏云自此至明
其宗也並論尊祖敬宗之義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

適不得禰先君故禰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
子爲始祖故云別子之世世長子傳別子之世長子傳繼別
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云繼別爲宗也禰
謂別子之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
比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
玄孫之子比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
故曰有五世則遷之宗鄭注小宗有四以別子之後
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或繼曾祖與
再從兄弟爲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或繼禰與
親兄弟爲宗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
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

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
祖小宗也兼大宗爲五繼高祖者至於五世不復與
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隨近相宗然
則小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爲小宗者雖四初皆繼
禰爲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　山陰陸氏云有
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
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
遷之宗之誤也卽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
之宗　福寧黃氏云此言立大小宗之法陳埴曰宗
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
至淆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

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此數語該括先
王立宗之本意正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
禰者也但此文繼禰者爲小宗之下更當如大傳文
增出有百世不遷之宗其繼別子者也十三字於義
方足　西河毛氏云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公子原
該母庶二弟而此別子則專用母弟不問其長幼而
以適爲主何則重正體也若無適則然後以庶代之
祇用一人所謂無二宗是也爲祖者何也郊特牲曰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姓之祖吾既
不得而祖之矣則同宗之祖請自我始故曰自我作
祖言爲此一宗之始耳祖者始也繼別者別子之子

也繼別爲宗非繼別始爲宗也宗始於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爲宗耳蓋立宗收族爲國君屬絕起見則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爲斷鄭注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繼禰小宗起第三世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豈可爲訓至自知難通而强於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設一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嗟乎大宗已不可解矣如也乎哉諸注別子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經文無有此孔疏誤解鄭注所致鄭注云別子猶凡人之始來此作後世祖也此譬喻爲祖二字猶凡人之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別子之弟之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既已無大宗矣而繼別一世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則猶未戚也且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

別子之庶子卽繼別之弟則繼別子之庶子者卽繼別之弟之庶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既已無大宗矣而繼別一世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則猶未戚也且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

同而孔疏不辨遂分爲二則豈有凡人稱別子者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何必立宗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則宋儒之說並非經文　禰者諸弟也繼禰者諸弟之子也諸子除別子外凡毋庶諸弟皆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亦皆不得以先君爲祖是諸弟自視不過一禰而諸弟之子其繼諸弟者祇謂之繼禰何則以不得繼祖也但繼別者既已立宗廟而爲族立宗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亦當各就己族而爲禰立宗特別子宗大稱大宗諸子宗小稱小宗之繼禰則親兄弟宗之每族止一人有適則適無適則庶若別子一族則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與他族不同鄭注謂繼禰者卽繼此別子之庶子夫別子之適子既繼別子爲大宗矣而別子之庶子又使其子爲小宗則猶是別子一族而諸公子者既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適子又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庶子能乎且亦惟國君屬絕故立大宗大宗又屬絕故立此小宗小宗者爲戚戚也若仍在大宗之家則猶未戚也

立族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亦隔世起宗然而無碍者以各族立宗則本族小宗不與他族相統攝有兄弟則宗之無兄弟卽不宗雖十世起宗可也今欲合諸族而共一宗且三世起宗則必有二世無所宗者乃復自知難通而於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又說一如小宗之說以補救之夫繼別之弟公孫也繼別之弟之子則公孫之子也曾公子有宗道而公孫之子也乎　五世而遷者小宗也小宗以五世爲斷自高曾祖禰以及本身之子則於五世皆親盡服絕別爲立宗故曰五世而遷如叔孫分叔仲氏季孫分公父氏又分子服氏使各立小宗之

類其繼高祖者也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註云宗者祖禰之正體　疏云四世之時當事高祖至五世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嚴陵方氏云先儒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耳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而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升之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易有去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臨川吳氏云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爲禰之正體敬繼禰之宗所以尊其爲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高曾二祖通言三祖也　烏程韓氏云敘宗法不及大傳之詳者何蓋此處論宗專爲制服等殺服盡於高祖故單提五世而遷小宗正要跌出祖遷宗易四字以明親畢之義詳略各有所爲固不可概論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

亦尊宗之義喪服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故不得爲長子斬互相明也　長樂陳氏云不祭祖所以明大宗　山陰陸氏云庶子不爲長子斬此關上下言之亦言之法不繼祖關上庶子不祭祖者也不祭禰關下庶子不祭禰者也　福寧黃氏云自此至後明其宗也皆言庶子之禮無非以明重宗之意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禰祔食

疏云庶子不得祭父祖此殤與無後者之親其牲物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已不得自祭之　金華應氏云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爲己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耳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　廬陵胡氏云此與曾子問中義同語異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長樂陳氏云不祭禰所以明小宗　金華應氏云前文以長子斬衰之事重故先言不祭祖又言不繼祖禰以明之以統傳於祖而源流遠也幼殤祔食之事

輕故專言不祭禰以明之以子出於禰而源流近也
註所言適士下士之說雖於禮法曲盡其詳然立言
初意恐不在是
愚按大宗者繼祖者也故得祭祖小宗者繼禰
者也故得祭禰大宗之庶子不繼祖故不得祭
其祖小宗之庶子不繼禰故不得祭其禰皆所
以明其宗也上明大宗此明小宗依陳氏何等
直捷而先儒曲爲之解謂上庶子是適士家此
庶子是官師之家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註云言服之所以隆殺　疏云親親謂父母也尊尊
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弟及旁親也舉尊長
則卑幼可知男女有別若爲父斬爲母齊姑姊妹在
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此皆人道之最
大者也　福寧黃氏云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
之大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只是汎論服制中有
此數義不可指一事爲言呉臨川欲以親親爲下治
子孫尊尊爲上治長長爲旁治鑿矣且以下治序於
上治之上亦非立言之序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註云所從亡則已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
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己之母黨也　疏云此論

從服之事從服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出於禰而源流近也
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
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者之中而一者所從雖亡則
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者則所
從亡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
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復服君黨
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
云所從亡則止而不服者鄭注略舉一隅耳屬從亦
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
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
也鄭注亦舉一隅也　福寧黃氏云從服者義也義
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
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從服不若屬從之重也　烏程
韓氏云從服親親尊尊之極致也結上起下以此爲
制服之經下文雜出以明之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註云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
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
愚按此因上論從服而言其所不從也
禮不王不禘
趙氏云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　山陰陸
氏云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註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　疏云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也　納蘭氏云集說謂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此於禮又何據儀禮父爲長子三年通上下言之豈有大夫適子死而服齊衰不杖者乎儀禮齊衰不杖章有大夫之適子爲妻此經文上有爲妻二字故下止云與大夫之適子同其實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也陳氏竟謂與大夫服適子同謬矣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嚴陵方氏云言天子諸侯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都昌陳氏云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張氏云上云尸從死者之服下云尸從生者之言不宜盡信若然則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爲背禮可得謂之達孝乎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疏云此與下節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婦正當舅姑之服被夫遣出恩情既離故出卽除服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疏云女出嫁爲父母期若婦自有父母喪未小祥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若父母喪既已絕夫族則其情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若父母喪既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以兄弟小祥之後無節變故女遂止也已止也未練而反謂先有父母喪爲夫所出今喪猶未

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　嚴陵方氏云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澶野呂氏云禮女在室及已嫁反爲父三年則不爲恩於其母矣及觀此條實未之舍母也

愚按既練而反則遂之者孔疏以爲若被遣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命反之本期嫁猶遂三年乃除竊意不然出嫁爲父母本期雖既練亦當而反在父之室則三年若夫命反雖既練亦當除去不可在舅姑之前服父母三年之服也玉

篇遂止也當云既練而反則止之謂卽止而不
服亦恩復隆於夫家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
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疏云自此至無子則已總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
京山郝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
除二十五月是再期也二十七月則三年矣期之喪
十三月而除是二年也大功九月而中殤降服之大
功有七月者是三時也小功五月之喪是二時也緦
麻三月是一時也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疏云孝子之喪親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爲
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親終
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脫其喪服天道當然
故云道也祭爲存親除喪爲天道感殺兩事雖同一
時不相爲故云祭不爲除喪也此除喪謂男子除首
絰婦人除要帶　盧陵馬氏云期而祭者謂之禮其
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註云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
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
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　疏云此謂身
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　京山郝氏
云祭不爲除喪舉者何以明之人子有因他故三年
後得葬其親者亦期而練祭再期祥祭但再祭中間
不與已葬者同時除喪練祭雖設而絰帶不同除祥
祭雖設而衰不同除蓋祭不可闕親柩在殯衰絰亦
不可除則祭不爲除喪明矣鄭解未達
愚按除喪者除服也其所服之服詳見後久而
不葬者節注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
已
註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再祭可也

疏云此明爲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
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也有三
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又幼小未
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
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尙爲練
祥則虞祔亦爲之祭可知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
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練朋友爲之虞祔也
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
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
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
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

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金華應氏云責人必於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父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而不能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爲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略也凡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兼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而爲之節若盡送往祔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相收鄙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惸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俟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助則

爲鄰者倘與之酇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可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

凡遇夫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註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　疏云喪服大夫爲貴妾緦是大夫貴妾無子猶服之也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西河毛氏云喪服大夫爲貴妾緦此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大夫士皆緦也且

不止大夫左傳晉少姜卒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在縗絰之中雖其所云縗絰者究未知服何等服然諸侯之爲妾服亦可見矣故檀弓悼公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諸侯爲妾齊衰禮與亦惟齊衰太重故有若詢之未嘗云不宜服也今制無妾服一條當是闕文

愚按妾無男女則不服則凡經所言子者皆兼男女也今世俗父妾之有男子者謂之庶母死則爲之杖期無男子而有女子者卽不謂之庶母而謂之曰父妾死則不服且翛然自以爲知禮而不知其悖禮甚也請觀鄭註始信予言

之不謬　有子之妾今制無服近大宗伯陳公之貴妾死其子宮尹秉之自粵東主試聞訃歸奉宗伯命爲其母治喪有議及訃狀者或曰宗伯當稱無服生或曰否當稱祖免生其說不一予謂若遵循古禮稱緦服可也而格於今制之無服則稱主喪某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雖記云主妾之喪雖爲妻没而攝室者言之然有子之妾禮既爲之制服矣則未有有子而不爲之主喪者也吾友楊子可師喟然曰此言是矣

喪服小記第十五之二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註云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　疏云自此至臣服已明稅服之禮稅服謂追服也

之昆弟　溉子氏曾溉子算見通典　王氏云昆弟謂諸父

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云據降而總小功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今以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　清河房氏房景先字光胄清河人仕魏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著五經疑問見魏書云服以恩制禮由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總爲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也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縗緣之後纓絰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之初創巨方始復弔之賓尚改緇襲奉哀苫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註云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註云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總小功不稅矣　疏云此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爲稅之情重故也　山陰陸氏云嫌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卽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　福寧黃氏云此章當爲疑經儀禮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言凡生不得與骨肉同居則聞其死有加而無殺蓋以不幸之中又不幸焉而致其哀爾今祖父母諸父昆弟之喪皆不稅而惟稅降在總小功者是舍其至重而服其輕也豈情理哉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

臣服已

註云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闇寺之屬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　疏云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若服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

國之臣卽服之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註云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　疏云此論哀殺去杖之節　嚴陵方氏云喪禮先虞而後祔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註云君母適母也　疏云此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則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

愚按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凡庶子皆然今既爲君母後則當爲之服矣此禮非宜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疏云此論杖大如要經之義喪服傳首經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帶也杖大如經蓋如要經之帶也臨川吳氏云喪禮經帶並言則以首經爲經而要經爲帶亦有以要經爲經而絞帶爲帶者若單言經則或謂首經或謂要經各隨所指此記經殺蓋兼首要二經而言謂經之殺五分首經之大而去其一以爲要經也下如經則專指要經矣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註云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疏云此論妾從女君服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註云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易喪服　疏云此論除易之義男重首經女重要經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易服謂先後遭喪服宜從重　烏程姚氏云除喪就一喪言哀漸以減宜先其重者易服主重喪言服從其重宜易其輕者若服齊衰未滿適遭斬衰則可易若服斬衰未滿適遭齊衰則不可易也

註所云云愚不敢從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註云廟謂宮鬼神尚幽闇　疏云此論在殯無事之時辟開也朝夕入卽位哭則暫開之無事則不開也

次謂倚廬凡葬前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
賓來弔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並入門卽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
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疏云書銘謂書亡人名氏於旌旗士與天子同也婦
人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伯仲
待三月書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山陰陸氏云不及
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卽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
須三月而後卒哭　京山郝氏云報與赴通告也以
葬期告人并告以虞蓋葬虞本同日亦或有他故不
得虞故并報之鄭解報爲速恐非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註云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　疏
云父母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日葬會子問葬先
輕而後重謂先葬母也葬母竟不卽虞祔待後事其葬
之禮所以不卽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
也後事謂葬父也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曾子問所
謂奠先重而後輕也父母俱喪而服斬者從重也雖
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註云大夫爲庶子大功祖不厭孫也士之喪雖無主
不敢攝大夫以爲主　疏云此論大夫尊降庶子一
等兼不爲主之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
愚按集說以兼服之作麻同非是婦人無首絰
故疏中經字改爲總字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註云謂不及期而葬也　疏云貧者或有他故死而
卽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安神宜急也卒哭猶
待三月者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山陰陸氏云不及
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卽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
須三月而後卒哭　京山郝氏云報與赴通告也以
葬期告人并告以虞蓋葬虞本同日亦或有他故不
得虞故并報之鄭解報爲速恐非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註云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　疏
云父母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日葬會子問葬先
輕而後重謂先葬母也葬母竟不卽虞祔待後事其葬
之禮所以不卽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
也後事謂葬父也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曾子問所
謂奠先重而後輕也父母俱喪而服斬者從重也雖
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註云大夫爲庶子大功祖不厭孫也士之喪雖無主
不敢攝大夫以爲主　疏云此論大夫尊降庶子一
等兼不爲主之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
服之文主於男子也

大夫者服大功也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
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
年也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嚴陵方氏云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
卑不可以降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者不以尊攝卑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註云恩不能及　疏云此論慈母雖如母而不爲慈
母之黨服此慈母卽是喪服中慈母父雖命爲母子
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服者恩
所不及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疏云此論婦人不貳隆之義　熊氏云夫爲本
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
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
識豈不從夫服耶
愚按婦爲本生舅姑所娶而后夫爲人後則其
妻服似不應降則亦如其夫心喪三年可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疏云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
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下云賤不
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不得不祔於
大夫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

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
有爲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
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註云錄恩服淺深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
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
不服　疏云此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繼父者謂母
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之繼夫
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子幼無大
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貲
財爲此子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
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異居有三一者昔同今異
二者今雖同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爲異居謂
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　山陰陸氏云
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爲之
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　烏程姚氏云此段
在必嘗同居截蓋此是釋繼父不同居一句繼父不
同居也者必其嘗同居者也惟是皆無主後同財而
祭其祖禰其情義不可解離是爲同居繼父若雖隨
母往而猶各有主或不同財以祭其祖禰後各爲爨
則爲異居然不謂之繼父不可也此謂不同居繼父

也註牽同居皆無主後解似欠分曉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疏云此論哭朋友之處右西邊也南面嚮南爲主以
對客弔客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祔葬者不筮宅
註云宅葬地祔葬不筮前人葬既筮之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
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
疏云此論貴賤祔祭之義　嚴陵方氏云祔葬與祔
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則一故也凡

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
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
張氏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指上三者舊說專指
妾言者非　吳江徐氏云公孫之爲士爲大夫者不
得祔於祖父之爲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尊之也既
不得祔於諸侯則當祔於諸祖父之爲士爲大夫者
尊卑同故也夫既祔於諸祖父則其妻當祔於諸祖
姑妻從夫也妻既祔於諸祖姑則其妾宜祔於妾祖
姑降於妻也若士無諸祖父之爲士者其妻亦無士
之諸祖姑大夫無諸祖父之爲大夫者其妻亦無大
夫之諸祖姑妾亦無妾祖姑可祔則閒曾祖一位而

上祔於高祖昭穆同故也凡祔必以昭祔於昭穆孫可以祔
祖子不可以祔父欲使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必間
曾祖而祔也
愚按孔疏謂妾無廟當爲壇以祔之無據福寧
黃氏以爲妾無世祭之理則亦無祔廟之禮況
大夫以上已不爲庶母服又豈有葬畢而祔之
之理此說雖可聽但記言祔者多矣雜記亦有
之亦可無庸致疑矣大抵妾之祔祭亦起於春
秋戰國之後未必周先王盛時所作也至於士
大夫貴貴之禮周禮也每多難解之處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張氏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猶士大夫不得祔
於諸侯親雖祖孫而分皆君臣也天子諸侯大夫可
以祔於士者不敢卑其祖也皆所以尊之也
愚按天子諸侯大夫祔於士此不可解天子諸
侯安得祔於士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註云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疏云此論不責恩所不
及之事母之君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
從也己母若在母爲之服已則服之己母若亡則已
不服母之君母矣　羅氏虞臣云人有疑爲母之
適母服不當仍爲其生母然爲母之適母與生母各

有正條爲適母爲徒從徒從者所從生母爲屬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服也由此觀之則母之適母與生母並服無疑也

愚按記但言君母而不及君母所出之子女則其服不服亦以存亡爲異歟

宗子母在爲妻禫

疏云此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　賀氏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則不禫矣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　橫渠張氏云庶子在父之宮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士其庶子與

宮皆爲母禫矣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註云謂父命之爲母子者也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　山陰陸氏云爲庶母爲祖庶母二爲字讀去聲言爲慈母後者爲庶母服可也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曰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爲之服歟　崑山徐氏云慈母者非謂母死使他妾養之卽爲慈母也卽子之年已稍長父命之爲母子矣故曰慈母三年一如生母非謂生母本期慈母反

三年也又非謂慈母之三年一如嫡母與繼母也夫苟據舊禮則繼母如母父在服期若慈母如母則士之子父在服期大夫之子父在服大功矣至於教子慈母則父沒止服大功苟子所謂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此可據者

愚按此庶母卽慈母也庶母可以爲慈母慈母儀禮喪服篇云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庶母之爲慈母者也而或有已無他妾可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註云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疏云此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卽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　金華應氏云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　朱氏軾祥云不世祭者非惟孫不爲祭其子亦不得祭之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妾易牲則不得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

愚按儀禮三年章有慈母如母小功章有庶母爲父母妻長子禫

疏云所爲禫者此四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爲父母妻長子禫者此四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

秋穀梁傳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又云於子祭於孫止據此則此妾母又非庶母慈已者矣金華應氏又謂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則與慈母何異哉竊意此妾母乃父妾之有子者卽庶母也庶母卒其子祭之或其子不在則嫡子與衆子祭之仍於孫止不世祭也今嫡子與衆子爲庶母服杖期亦此意也夫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後者以其服之

註云冠笄言成人也　都昌陳氏云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卽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　崑山徐氏云注疏之說則是後殤者之父非後殤也經何以云爲殤後乎上曰男子冠而不爲殤此所謂殤蓋指旣冠者本不得名之爲殤特以年在殤中恐人疑其不得立後故記禮者特發明之集說是也　崑山顧氏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時爲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兄弟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

愚按世俗立後者率以娶婦爲斷此說是也　崑山顧友張子樸村獨以爲不然謂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其十九以至十三謂之上殤禮所云冠不爲殤謂不俟二十而冠者也古之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其他則十五以上皆可冠冠則有成人之道焉故云不爲殤也其云爲殤後者明是十九以下皆上殤之年而冠者也然則古者殤而旣冠卽以其有成人之道而爲之立後矣以其服服之者謂爲之後者之服蓋三年服也若欲以娶婦爲斷則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冠且未娶況於爲殤者乎若謂已娶而始有生子之理則凡無後者年雖老而未嘗生子也且禮於爲

後者但以其既成人有爲父之道而爲之後非
以其娶不娶也子應之曰天下豈有無母之國
哉此爲殤後者雖年在殤中蓋必其已娶者也
若後不娶之人以爲父亦何異於知母而不知
父哉此理之最易明者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
則已
疏云此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主喪者子爲父妻
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
謂期以下至緦也以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
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

已者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
則反服之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陳氏
云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長子太子適婦此以尊
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是知
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孫爲祖子爲父臣爲君妻
爲夫此之不除也 西河毛氏云蕭望之謂唯主喪
不除其餘皆除固屬武斷若鄭註與庾氏之說斯爲
得之但今世葬親動多愆期禮教不行公然除服且
有臨葬衰麻者此大戾之甚無已或但於練纚之
後稍去重服而服輕素服以待卜宅至臨葬則仍服
重服而臨期書訃一如前時至於旁親則除主喪之

弟外聽其除服及臨葬時則各服應得之服名曰反
服記所云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
也若夫葬後之服世復昧昧相沿爲練服三月此皆
因喪服改葬緦之文而致誤者嘗考久葬後服當服
練一月纚一月凡兩月並無三月之說記曰三年而
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今久而未
葬不知其葬前祥禫與否卽已祥禫而總是未葬卽
當以未祥未禫之禮行之故既葬之後須虞祭三日
卒哭一日祥練之服一月纚服一月凡兩月四日而
畢喪此皆明明可據者
箭笄終喪三年
註云亦有除無變
愚按喪服所謂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者卽此是
也儀禮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
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皆以箭笄孔疏謂前云
惡笄終喪女子爲母也此云箭笄女在室爲父
也蓋舉一以例其餘云爾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疏云此論尊卑屨同之事繩屨謂以麻繩爲屨齊衰
爲尊大功爲卑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同其
屨也
練筯日筯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疏云此論練祥筮日筮尸視濯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爲小祥也筮日爲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謂視洗濯小祥之祭器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痛尙深故猶有杖屨是未服變爲繩麻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此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鼏者變服猶杖今有司旣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敬生故也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鼏

當臨事時去杖今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賓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去絰杖屨故不云杖絰屨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

註云位朝夕哭位　疏云此論庶子父在應杖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去之下適子也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之子以祖爲其父主故避尊不敢俱以杖卽位今此父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則得杖卽位祖雖尊不厭孫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得爲妻以杖卽位可也

可也則不以杖卽位亦可　崑山顧氏云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卽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其子長子之子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疏云此與下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君無弔他臣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

愚按據疏言是異國之君弔主國之臣喪也若論經文似乎異國之臣奉其君來聘問其臣死主國之君弔之則異國之君爲主此是正文若疏言則未必無此事並存之可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疏云諸侯弔臣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主人必免者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爲免卒

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爲輕輕服爲免之節自
始死至殯爲免殯後不復免以至
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
尊君故也此云必免謂大功以上故下親者皆免註
云大功以上也　山陰陸氏云凡諸侯弔皆皮弁錫
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
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
加環絰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
而後爲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加
環絰以弔及其爲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
當事則弁絰　福寧黃氏云此節不主言弔異國之

臣者爲是註疏失矣　吳江徐氏云皮弁錫衰諸侯
之弔服也其弔緩主人雖已葬必免而拜之變禮以
尊君也其弔速主人未成服則君亦不錫衰未純乎
凶欲其稱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
不易已之喪服
疏云此與下節論自有喪服親屬有疾者養之之法
已先有喪服養此親屬有疾者則不著喪服疾者既
死無主後此養者爲之主非養者謂死者之親屬當
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雖有前喪之
服今來爲主不易己之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

不經變服故今爲死者不易已之喪服
養尊者必易服卑者否
註云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疏云此廣結前文
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
愚按此喪服者不知何喪禮三年之喪不弔哭
而可以養疾乎此必是輕喪故可易服而養疾
且以主其喪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凡妾下女君一等
註云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祖姑若無妾祖
疏云此明祔祭之法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
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

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
女君可也下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
特牲妾則特豚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註云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
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疏云自此至不免而爲主論
喪祭爲主之事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
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
則舅之母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臨川吳氏云此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士而

無爲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而爲主己死大夫之喪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其分尊故可以攝主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註疏說與士文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　福寧黃氏云臨川解甚明快今再足之曰此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唯宗子爲士則可攝主大夫之喪宗子尊故也則於義益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疏云兄弟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必有時若葬時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故明之　都昌陳氏云兄弟親屬也親則尙質故不免而爲主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疏云此論以明器送葬之事納之納於壙也　山陰陸氏云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卽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謂之可

弈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也

父不爲眾子次於外

註云於庶子略自若居寢　疏云眾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父不爲庶子處門外爲次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註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嚴陵方氏云兄弟期喪耳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　烏程姚氏云與諸侯爲兄弟者其與大夫士特異故特揭諸侯二字注曰不言

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明在異國也非是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註云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澡率治麻爲絰帶不絕其本明親重也　疏云澡率治麻爲絰帶不絕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白也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腰　京山郝氏云期親自九歲至十三歲死者服再降爲小功禮輕情重故要絰澡麻不斷其根屈而反以報之不散垂也

愚按儀禮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夫之昆弟之下殤小功者也又

儀禮小功布衰澡麻帶絰五月者則凡長殤中殤下殤小功皆澡麻帶絰也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則長殤中殤小功絕本可知矣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亦惟下殤親重者如此而長殤中殤則不然也　鄭註報猶合也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竊意不然當作報復之報此反以報之者言其帶屈而反以復之於要間不散垂也　帶澡麻句不絕本句儀禮曰澡麻帶絰此曰帶澡麻則二殤小功之所同也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則下殤小功之所獨也鄭註儀禮澡者治其葆垢不絕本也與此註小異　儀禮

斬苴絰齊與大小功皆牡麻絰傳曰苴絰者麻之有實者也牡麻者枲麻也此澡麻亦用牡麻鄭註喪服大功布者其鈹治之功麤治之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此澡麻卽用功之謂也士喪禮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夫散帶垂者祇於未成服之前麻未絞耳自斬衰以至大功皆然雜記云大功以上散帶是矣至三日成服絞帶者唯斬衰耳齊衰以下並用布帶喪服云斬苴絰絞帶齊大功皆牡麻絰布帶是矣此澡麻不絕本之帶蓋於未成服以前服之至三日成服之後亦用布帶矣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註云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新安朱氏云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可也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祔以首娶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　長樂黃氏云祖姑有三人其中必有再娶者　張氏云二而祔句謂祔於祖姑也不易牲不易卒時所用大夫之牲也　吳江徐氏云此言夫祔妻之禮妻卒時夫爲大夫嘗用大夫之牲以祭矣卒服夫黜退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仍用前大夫之牲以祭之以卒時爲大夫妻也若妻卒時夫未爲大夫卒後始爲大夫而祔於其妻也則以大夫之牲祭之從夫而貴也夫不爲大夫則不易牲夫后爲大夫則以大夫牲是皆以大夫牲也舊註以祔於其妻爲句故謂始來仕無廟者妻卒始爲

嘲故夫卒祔於其妻蓋因祔於
解之也又謂不易牲爲用士牲亦因大夫祔於其妻
而以大夫爲主也按前章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妾
祔於女君則易牲彼主士與妾言則易牲者易士與
妾之牲也此主妻言則不易牲者不易妻之牲也安
得前後相矛盾乎　此篇所言祔廟之禮止此其文
雖散出不倫然要其大意不過論貴賤以明尊卑序
昭穆以明親親牲從其分妻從其夫妾降其妻五者
而已矣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註云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　金華應氏云祭吉
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道
而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爲重故寧奪母慈
而不敢廢祖父之祀　臨川吳氏云此條重出者前
但述其禮此則釋其義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
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註云姑在爲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爲長子削杖嫌服
男子當杖竹也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
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
十而笄笄爲成人正杖也　山陰陸氏云婦人不杖
爲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爲主爲夫杖爲
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　崑山顧氏
云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
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姑在爲夫杖必其
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
之喪故婦人杖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疏云自此至親者皆免論著免之節緦小功之喪嫌
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明之　京山郝
氏云緦小功輕喪也成服後情重者遇禮事哭踊則
免服輕者不免惟既葬反而虞與卒哭之祭主人盡
哀之時眾親皆免雖緦小功亦免矣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註云有故不得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
自主人至緦麻　山陰陸氏云此言過期而葬也蓋
亦報葬知然者亦以報虞知之蓋禮如期而葬如期
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
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于道先王
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者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
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
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
也　京山郝氏云既葬不報虞承前言報葬葬則報虞
三月卒哭正禮也既葬不以虞告是偶有他故不得

虞其間未虞之日雖孝子亦且冠帛親可知至虞凡
親者與祭皆免孝子可知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
如不報虞則除之
京山郝氏云兄弟之喪本服限滿已除主人有故過
期未葬及葬日還服其本服送之若主者以虞卒哭
告則免而往不以告則既葬而除本服
愚按註謂此兄弟爲小功以下非也凡兄弟自
期以下皆然且不特兄弟也凡有服者皆然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疏云遠葬者葬在遠處

愚按遠葬者孝子送葬從柩時反哭者孝子葬
竟反哭時卽雜記所謂從柩與反哭也非從柩
與反哭無免於墟則是從柩與反哭皆不冠而
免矣比及也遠葬者及反哭者歸途既遠不可
無飾故皆着冠至郊而後去冠着免反哭於廟
如此詮解則兩者字俱有着落注疏及諸家皆
未達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
也親者皆免
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
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亦
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
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啟之後也雖他國
君來主人亦爲之著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而
免敬異國君也君來弔親者亦免可知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
註云除殤之喪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除喪祭
服必玄冠玄端異於成人也鄭註無變無虞卒哭及
練之變服也 山陰陸氏云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
鄭謂玄端黃裳蓋非是 相臺岳氏云鄭註殤無變
文不縛諸本多作縞唯興國本及釋文作縛及考之
疏則曰除殤之喪卽從禫服是文不繁縛也今從疏

及釋文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註云成喪成人之喪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
乃素縞麻衣 疏云成人之喪其祥祭也朝服縞冠
未純吉也朝服者純吉用縞冠是未純吉 京山郝
氏云古者禮服皆稱朝服玄緇而裳色殊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
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絰卽位成踊出門
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註云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
成服一而已既於父也卽位已下於父母同也 疏

云此論奔喪之法括髮於殯宮堂上不絰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作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所袒之衣絰於東方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絰卽位成踊者著免加絰以後卽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卽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次故哭者止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此謂己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京山郝氏云此禮詳奔喪篇此云奔母喪不括髮爲異記言雖盡同也始死襲絰舊謂要絰耳服宜先首男重首豈襲帶反遺首乎絰名由首起檀弓曰絰者實也孝子沉痛首疾之狀喪服傳五服帶皆由絰降初喪首要皆絰也詳士喪禮然喪先首要絰何也冠帶人類所以別於禽獸無吉凶須臾不可去初喪吉衣冠盡解凶衣冠未成故襲衣以掩其吉服加絰帶以代冠帶今新喪有要絰無首絰父母喪皆免以布與古異

愚按絰於東方兼首要絰下絰乃要絰爾絰字句不屬下讀奔喪三日成於五哭山陰陸氏謂於始入門之哭不數而數成服前兩日朝夕哭成服之前又一哭爲五哭較註疏勝也當從之說詳奔喪注三袒者初至袒明日袒象含襲時明日又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註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山陰陸氏云舊爲舅後者姑爲之大功凡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大傳第十六

疏云案鄭目錄云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云禘者祭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及文王文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嚴陵方氏云諸侯及其太祖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合食於祖廟也大夫止於三廟士止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於祫然後及之　石林葉氏云大事大功也省察也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高祖　趙氏匡云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此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

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于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禘同遂妄言爲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　無名氏云此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謂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稱圜邱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邱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而爲祀天兩意遂令圜邱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

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
杜佑通典惑於大傳之注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
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
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
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代
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
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
哉

愚按此節言天子禘諸侯祫大夫士干祫其隆
殺如此禮不王不禘一句是冒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正言王禘也詳見小記注

諸侯及其太祖正言不王不禘也諸侯不得禘
而得祫祫嘗祫烝祫王制云諸侯禘一犆一祫
嘗祫烝祫是也雖祫不過及其太祖而已非若
天子之禘及其太祖之所自出也大夫士干祫
及其高祖則四親並祫爲一時之曠典然猶殺
於諸侯也士及其高祖則并其會祖亦得合食
雖不言之者文省耳總之大禘專乎天子在時
祭之外烝嘗禘之祫通於諸侯而大夫士亦得
干祫並在時祭之中此一節之大旨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迭奔走追王太王王實

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註云牧室牧野之室也迭疾也　疏云此論武王伐紂率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野之戰是武王之大事也既戰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　東萊呂氏云追王者何意嘗攷之武成曰太王王季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眉山孫氏云觀大傳所書似與武成所記略同然祈社自是往伐之事不在既事之後燔柴自是至豐之後不在於牧之野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自是祀周

廟之禮非設奠於牧室三者之祭皆失其實唯追王三后尚在入商未還之時耳不知漢儒竊見古文武成舛誤之經而爲是言耶抑自記其所聞而謬妄有違於經也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篇經文當有條理而孟子所見雜亂如此禮記所述謬妄如此昔人謂六籍經幾秦非虛語也
烏程姚氏云不以卑臨尊句要體得好子孫卑也父祖尊也子孫王矣而不追王其父祖不將以已爲天子臨祖父之尊乎然即以已意追王焉又不將以子孫之卑輒用天子之號臨祖父之尊乎惟時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迭奔走追王太王王

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嘉貺
也此天下人心之所共與也郎稱天以諡之之意是
之謂不以卑臨尊也若注所云未敢謂是　烏程韓
氏云此武王之尊祖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
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註云繆當爲穆字之誤也　嚴陵方氏云上治祖禰
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
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
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親不能無殺經曰五世
祖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

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
昭穆謂三者皆爲先後之序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祧
之昭穆蓋序祖禰之昭穆也魯語言昭穆等宵之親
疎蓋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蓋序昆弟之昭穆也別以禮義謂遠近之別也上曰
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弟此之謂別之以禮
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此之謂別之以義若
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蘊哉故曰竭盡矣　廬陵馬氏
云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
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東
萊呂氏云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

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
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于弟之
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愚按孔疏言此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
合族之禮然作記人泛論亦可臨川吳氏移下
文親親也尊尊也五句於此節之上而以別之
以禮義句爲覆說男女有別之義杜撰極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
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如矣

註云且先言未遑餘事也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
疏云此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之事
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治親即前三事
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有
功勞者使爲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巖穴有賢
德之士使能謂有道藝亦錄之使各當其職存愛謂
有仁愛之心莫得其死言無得以壽終也　嚴陵方
氏云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爲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
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聖人治天下
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爲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
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

故言之序如此　晉江周氏云民不與焉截治親五句是其目也五者一得一字當皆字看此三句是推其效正見當先之意末二句又從五事中說進一步歸重治親上去人道即上文上治下治旁治三者治親之道先字始字相應先於治道中而五者爲先始又是以五者中而人道爲始蓋所宜先者五而治親又所宜先者也　納蘭氏云愛者仁之發所謂惻隱之心也人君爲物欲所攻則流於忍刻而愛之存焉者寡矣故必以愛存心而不敢有一念之或舍則應接之際愛親愛賢愛人愛物皆由此出焉吳臨川謂存愛民之心固與上文民不與焉相悖集說謂察其

親愛而辟者亦失記者之旨

愚按說文贍給也無不足無不贍者漢書家給人足是也玉篇贍周也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周與賙同無不足言自足無不贍言可以賙人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之器及甲兵也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註云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衣服吉凶之制也　疏云此廣明損益之事王者得政改故用新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

夏平旦是改朔也車馬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各隨所尚之正色也殊別也徽號謂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　長樂陳氏云權度量者法制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出故先立之衣服者法制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爲政之術則先之以謹權量而王制巡守之所觀則終之以衣服皆此意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事象其名號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號名之用詩曰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鄭註徽旌旗之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晝事以名號待夜事則徽

織之號也許愼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器足以兼械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必曰有盛曰械非也

愚按改正與改朔不同改正與改年始又不同正爲一歲之首故歲首必以正月朔爲一月之始故十二月皆有朔周子殷丑夏寅爲改正夜半雞鳴平旦爲改朔孔疏是矣而又謂正爲年始則不然建寅建丑建子皆曰春正月是謂改年始其不改正秦之建亥則曰冬十月是謂改年始其不同如此陳氏禮書謂徽號者帝王之所稱非旌旗也嚴陵方氏亦云然慶源輔氏謂此說最優

然經文言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徽號既爲帝王之美稱亦何與於民且安得而變革之還依註疏爲是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註云四者人道之常　長樂陳氏云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權度量以下是也蓋聖人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其有敝法哉　嚴陵方氏云

道有常要在久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者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乎人常變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　慶源輔氏云親親仁也尊尊義也男女有別知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可得而變革者經也　晉江周氏云上文人道原指三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說親親尊尊長長即三治也男女有別則上文所未及者故下因而申明之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疏云此與下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男女有別之事　嚴陵方氏云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名著而男女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晉江周氏云同姓句不重起下文耳主名治際會與從宗對看下節正主名治際

毋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疎之族屬主名所以治昏姻之際會於衆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爲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者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歟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別者尊者爲父親者爲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爲夫內則爲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所以有別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於外則男又有別矣母之與婦而名著於內則女又有別矣　慶源輔氏云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云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晉江周氏云同姓句不重起下文耳主名治際會與從宗對看下節正主名治際

會之事　武林顧氏云同姓名分容易了當至異姓主名非際會時可了故下文詳言之　父族有大小宗從宗合族非止合族以食凡吉凶之禮分辨自然情親若婦人本二姓與族屬絕不同呼卑爲婦尊爲母須立此名以治昏姻交合之事尊卑有等而後男女別注無淫逆正有別處　松陵趙氏云從宗是一篇之主主名是一節之主須有分曉　烏程韓氏云同姓異姓治親大綱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疏云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已之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卽謂之爲母來嫁於已之子行卽謂之爲婦也　嚴陵方氏云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也

之爲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爲母以亲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旨矣　福寧黃氏云注疏以弟妻可謂之婦陳注辨之甚當爾雅記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婦者相呼爲亲昭穆也故云謂之爲母以亲昭穆也故云謂之爲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爲母以亲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旨矣　福寧黃氏云注疏以弟妻可謂之婦陳注辨之甚當爾雅記女子謂

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是與此經背馳宜乎弟婦之稱至今幾千百年而不變也　晉江周氏云首句至謂之母乎總是論母婦之名有定稱以起當愼之意說弟妻兄嫂只是舉一甚者以例其餘此婦字與夫婦之婦不同乃子婦也名者卽母與婦之名人治之大句應男女有別可不愼乎應主名治際會　武林顧氏云此言異姓稱名之愼也卽上主名治際會注腳道字當不得名人字從男女來人治之治從治字來不愼則無別而亂從此始其可乎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疏云此與下節論統敘宗族之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其承高祖爲四世而緦麻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廬陵馬氏云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世而緦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五世宜無服而先王不忍遂絕之也故爲之袒免之禮免者加冠廣一尺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袒者袒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爲殺同姓也

愚按祖有兩義玉篇祖廟也又綌衣也綌衣喪服喪禮祖括髮之祖肉祖也此祖免之祖綌衣也綌衣之制未聞以鄭意揣之免用白布爲之歟又按增韻袭單曰之則綌衣亦以白布爲之歟又按增韻袭單曰裼重曰襲孟子祖裼裸裎解者曰凡獨言祖但去襲而露裼言祖裼則并去裼而露肉據此則知祖括髮與祖免之所以分也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云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云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爲宗是別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眾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眾多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既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記者以周法答之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系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也　嚴陵方氏云周官言定世繫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　烏程姚氏云同姓通昏

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從服下有六等無名氏云鄭氏謂女子嫁者及在室者爲出入然在室者於兄弟有長幼之服於姪姒有尊卑之服入非在室者也周官媒氏判妻入子皆書之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以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所謂出入者蓋此類歟

嚴陵方氏云以非正由於己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　臨川吳氏云長幼謂昆弟非謂成人與諸殤也蓋同父昆弟服齊衰期同祖從昆弟則服大功同曾

祖再從昆弟則服小功同高祖族昆弟則服緦麻由長推而上之則父之親昆弟爲從父則服齊衰期父之從昆弟爲再從父則服小功父之族昆弟爲族父則服緦麻祖之親昆弟爲從祖則服小功祖之從昆弟弟爲再從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爲族曾祖並服緦麻由幼推而下之子之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子之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期子之再從昆弟爲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子之族昆弟爲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緦麻孫之再從昆弟爲從祖昆弟之孫則服小功孫之親昆弟之孫則服緦麻孫之族昆弟爲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爲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緦麻此之謂長幼也

愚按鄭註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集說因之蓋非是當從上二說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疏云從服有六種屬從一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支黨鄭云子爲母之黨第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皆是也徒從二也與彼無親徒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爲君之黨亦舉一條耳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云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其妻爲公子之父母不得從服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引服問云公子之外兄弟爲公子之妻緦麻是也從無服而有服緦麻小功是也從無服而有服齊衰期是也從無服而有服斬衰是也從無服而有服有從輕而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五也鄭引服問云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其妻爲公子之父母其妻猶服之是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云夫爲妻之父母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問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嚴陵方氏云有所繫而從則曰屬無所繫而從則曰徒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先王之於服術仁之至義之盡也　烏程

姚氏云徒從從字宜訓作但字但從之服似亦服之不可少者註訓空字太無情　武林顧氏云屬從以恩制也徒從以義制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有所嫌故屈從無而有從輕而重無所制故伸究竟曲全恩義不脫一術字

愚按疏中引服問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子別有解在本篇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慶源輔氏云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於祖

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於禰名曰重輕則緦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非人之所能爲也孔鄭說鑿　嚴陵方氏云名曰輕隆之以仁名曰重制之以義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之爲言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　宜與堵氏云術不一仍歸源到尊祖　納蘭氏云自由也訓用非是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循至親之重服差等而上至祖則減爲齊衰期至曾高祖則減爲齊衰三月愈殺而輕矣故名曰輕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也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爲齊衰期又至禰則加爲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故名曰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爲也

諸儒之說皆如是集說獨謂祖則義重故名曰重引喪服條例爲證於記文不順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疏云此明君絕宗之道　東萊呂氏云君有合族之道如詩所謂飲食燕樂同姓是也君雖絕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謂族雖有尊卑爲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敘列君位尊也　晉江周氏云君於歲終聚族以宴飲之禮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是以父兄子弟之親親之也然族人不敢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忘君臣之分豈禮也哉　首句爲下文設不可作兩平看不敢戚君就合族特說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疏云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　疏云上論人君絕宗此與下二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　長樂陳氏云庶子所以不祭不敢瀆其祖於上也所以不得爲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也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皆以己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小記曰庶子不

祭禰而亦繼之以明其宗則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文止言不祭兼大小宗而明之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爲長子斬者蓋亦不繼祖與禰故也故不繼祖大宗之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言斬則知其有三年之期言三年則知其有斬之服蓋亦相爲表裏而已　烏程韓氏云惟君則絕宗惟庶子與君於歲終聚族以宴飲之禮庶子之子不能繼宗爲宗法起事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疏云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下廣陳五宗義也

愚按此一節註詳小記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疏云此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宗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長樂陳氏云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爲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期年有繼祖

而同堂宗之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有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　西河毛氏云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大宗即別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不可解而繼所自出可解而繼別子之所自出殊不可解夫別子諸子既已與君屬絕矣而此反曰繼所自出原即承禰所自出之文而相因爲義者也記者以爲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乎然而人無貴賤皆不可無所自來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不敢祖君猶當親君雖曰族人不敢以其親親君然不敢親君猶當親親故分宗所始必當專推所自出以爲所生之本是以國語驪姬言於獻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先公廟在焉以曲沃桓叔爲文侯母弟得祀穆叔爲大宗而論語三家之堂以季友爲莊公母弟得祀桓公爲大宗此皆本所出以爲立宗祀者是故小宗五世必祖遷於上而後宗得易於下今溯所自出廟祀百世祖不遷矣然則宗又何遷焉　繼所自出此正立宗之關鍵其制其意皆藏於此中而自漢迄今千古長夜並無一解且世鮮學問

以爲偏考之他經而絕鮮引據於是有強釋者有誤解者有轉易其字者有直刪之者而於是宗法不傳即按之他經而晦塞鬬抑歷千年而不能通者且多矣予嘗讀小記全篇原有禮不王不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以啟宗之所自出而大傳篇首亦載其文夫立宗之說僅見於小記大傳兩書而小記大傳則各有禘所自出以啟下立宗之說則猶是所自出三字未有禘所自出可解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未有禘所自出不可刪而繼所自出可刪者且繼所自出原即承禘所自出之文而相因爲義者也記者以爲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

別子不祀祖毋乃類是雖別子爲祖該諸族言不必爲諸侯始祖而自我作祖較有類於開國然者故兩祖並觀其較所出始祖不祀祖而祀所自出等之別祖不祀祖而亦祀所自出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此固比例以爲制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乃禘所自出康成誤注謂禘郎是郊五方五帝爲先祖之所由生賴後儒據國語祭法有禘稷郊鯀之語爲之正之此所自出則鄭不能注而孔疏復倒其文謂由此君出爲先君所出之別子而宋人則直刪之夫經何可刪矣　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而襄公哭於周廟夫所謂周廟者必周公廟也而注謂文王之廟夫文王之廟在魯亦安得有之乃史記世家亦曰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而解之者以爲諸侯不敢祖天子此立宗之說也不故得祀於魯夫諸侯不敢祖天子文王以周公之敢祖先王而父先王則繼所自出之意也是必當時立宗以周公爲文王之昭得爲大宗故魯於諸國獨稱宗國而魯於諸國獨得立先王一廟名爲周廟乃杜注於周廟下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廟於同姓臨宗廟下則竟曰宗廟者所出王之廟是以所自出之故而文王名出王文王之廟則夫之所自出亦從來舊有之文故天子大祭得祭始祖所自出而宗國爲宗國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三家爲宗卿則亦得祭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故周有禘魯亦有禘他國無天子禮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則必羣公僭用之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故非禮耳三家祭桓亦然維桓是諸侯故三家得以諸侯禮樂乃天子祖廟殊不知魯此時所用禮樂非諸侯禮樂乃天子之禮樂也故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三家當日祇以祀所自出而就公宮所用者轉而用之并亦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樂也若謂祭季友祭季孫行父祭季孫宿而八佾雍徹則季平季桓雖愚亦必不若是喪心耳乃此義一明而羣經疑滯一齊了徹幼時讀孟子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何謂宗國而超岐舊注乃曰宗聖人之國夫宗聖人者宗周公乎抑宗孔子乎及讀春秋見公山不狃對叔孫輒亦有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始悟向所注之謬然未曉宗法雖有影響終不敢執爲何等遂懷疑至今而今始豁然即論語三家之堂不知何堂夫三家仲叔季也仲叔之祖明見殺不宜立廟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且八佾雍徹獨歸季氏假使祇季友一廟則未有季氏之廟而

三家可共稱之者且郊特牲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則三家之堂原是公廟並非祀季友慶父叔牙之廟不知三桓何以得祀公且不知所祀何公且不知羣公羣廟三家可得而一一祀之亦懷疑至今而今又豁然由是而推凡魯之用郊用禘用天子禮樂幼時所擬議而不能釋然以今觀之亦祇是祭所自出之故而呂覽竹書以爲成王賜而伯禽受通鑑外紀與路史諸書以爲惠公請而史角止皆東振西鐲可付之嘻然一笑而不復問也可快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

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疏云前經明卿大夫小宗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宗道之意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 嚴陵方氏云士大夫卽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爲士大夫爲猶使之也使其庶公子宗其適公子也 松陵趙氏云國君之子皆曰公子適長子卽繼父爲君矣其餘公子或適或庶皆爲君之昆弟上既不敢宗君下亦未爲後世宗當此之時豈可無道以處之故特揭宗道以防奪嫡亂支之事其爲國本計至深遠也此亦長長也的註腳 西河毛氏云此卽宗之變而一以立宗之法

宗亦莫宗將聽其兩無宗而大宗小宗俱絕之乎曰不可也不可則思所以通之曰有立宗之法在夫立宗之法君爲之所爲公子之公也彼公子之中有以貴而爲大夫有以賤而降爲士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而公子之公則不問士與大夫而壹以庶者宗適者以宗之小者宗宗之大者此常法也今皆庶不適者則升一長庶爲適而使諸庶宗之皆適不庶者則降其眾適爲庶而推一長適而亦使諸庶宗之無宗亦莫宗者則卽以一人爲適庶如前所云別子一族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支子爲族是繼別卽適而亦以支庶宗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公子

有宗道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而並無所謂有小無大有大無小有有宗者任其參變行以一切亦曰宗法固如是也所謂道在則然也故曰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謂概以此通之也此宗道也　注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繼禰小宗在別子之第三世則別子一世無所領宗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使公子之適領之一如大宗小宗然則不通極矣夫別子領諸弟大宗領諸族此卽宗道之正法也又何有如宗之法別爲領宗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卽別子也別子已爲宗而又推別子之適弟以領其宗可乎若謂別子未爲宗將俟繼別者以立其

宗故須另推一別子之弟爲如大宗則別子爲祖反當詘而宗如大宗之弟可乎若謂公子之適卽此別子領宗亦卽是別子則所謂繼別者別子之子也子爲正大宗父反爲如大宗可乎　如大宗服齊衰九月則正是大宗之服如小宗服大功九月則正是小宗之服蓋別子兄弟俱是期服而以君在降等則俱服大功但大宗加齊衰小宗無齊衰此不必如大小宗始有是服也　宗法之重專在祭祀而燕飲次之故禮凡支庶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所以明宗而小記大傳其於此宗法前後歷記支庶不祭明宗之事然而祭必宗子宗子必立廟而後可祭此定禮也吾不知其所爲領宗者何事若猶是祭祀之事則所謂如世兄弟各以第二世爲五世祖而各分一宗也如仍在遷則第七世兄弟又各以第三世爲五世祖而各分一宗若五世祖一人則仍是一宗倘五世祖兩人三人則兩宗三宗皆推兄弟中適長者立之由是遞遷遞易以至於盡所謂五世而遷之宗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註云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疎　疏云此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在旁而及日移言不延移及之有親者各以屬而爲之服　橫渠張氏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澤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爲絕族非特
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
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黨其出
也與族絕族絕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
然夫妻則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道故爲出母期
此所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服傳作施古移施通用
烏程韓氏云昏不通於百世服不移於絕族所謂
別之以禮義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
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疏云自此至篇末論人道親親從親以至尊祖敬

宗收族宗廟嚴社稷重禮俗成天下樂之而無厭倦
自仁率親自義率祖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
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 嚴陵方氏云自仁率親
而上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
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 慶源輔氏云
人道不過仁義親親仁也尊尊義也推親親之仁至
於尊祖則義也率尊祖之義至於親親則仁也仁義
之極則一故曰人道親親也又云親親故尊祖 平
湖陸氏云祖以義爲主故義屬祖禰以仁爲主故仁
屬禰非謂事禰止用仁不用義事祖止用義不用仁
也仁義分配祖禰猶之分配事親從兄親親敬長也
視同條之末一則曰其義然也一則曰人道親親也
則祖禰二者又皆可謂之義亦皆可謂之仁此仁義
二字之錯綜互見者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
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
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
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
於人斯此之謂也
註云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
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 河南程氏
云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東萊呂氏

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臨川吳氏云禮俗刑謂民化於親親之禮而俗刑於四海可爲後世治人君自一身親親一家親親至於一國皆親親天下皆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廟嚴一家親親之效也頒社稷愛百姓而刑罰中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一國親親之效也禮俗刑而民樂天下親親之效也顯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承者下能從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斁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此詩頌清廟之篇引者借用以結上文之意始乎仁親終乎仁民首章所先五事之極功蓋如此　烏程姚氏云唯親親故尊祖惟尊祖故敬宗而惟敬宗故收

族惟收族故宗廟嚴此完得我家庭事宗廟嚴而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各得其理而治化成此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宗廟祭祀必資土穀以爲奉且守得社稷方主得宗廟故曰宗廟嚴故重社稷非重社稷之禮也　百姓即是庶民何謂百官族姓訓詁者因下有庶民安句故別言之不知愛是上之加愛安則下之自安惟上加愛下可自安故上曰愛百姓愛字在上下曰庶民安安字在下原自不相妨也　通篇總言人道之大人道莫先於親親而尊祖爲重然不知男女之別則名不正而人無從生且同姓瀆亂而莫可聯屬故於名加重焉又立宗法

以收族焉則尊尊親親長長而治化成矣篇內凡三言人道一言人治之大是大主意宗字名字是大綱領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是大節目首提祖之所自出末歸到尊祖敬宗是大照應處　松陵趙氏云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以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刑然後樂則民之樂即爲君之樂自不爲人所厭斁矣

愚按鄭注訓刑爲成本於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刑即儀刑之刑

少儀第十七

疏云案鄭目錄云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范陽張氏云先儒訓少爲小其意以爲所記者小節耳聖人之道本無大小以此爲小孰能爲大少有副意如太師之有少師則少者所以副其大是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有大無小何以見其用伊川先生曰灑掃應對卽形而上者之事豈不信哉　烏程韓氏云幼少曰少卑賤亦謂之少是若有弟道焉有臣道焉有僕道焉不言而固見而已不言聞名亦不言不得階固字與也其辭之謙如此若主與已相敵其辭但曰某固願見而已不言聞名亦不言不得階而進也惟曰願而曰固願可謂極其委曲矣　烏程韓氏云聞一字讀此一篇之冠

愚按君子者有德有位之稱已不敢與之敵者也其辭之謙如此若主與已相敵其辭但曰某子何也子道則當之於曲禮詳之於內則也且夫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就養無方父黨無容何儀之有儀者成人之禮行也將以責成人而少之欲其童而習之也　少儀言儀節相問雜出繩之以篇法則煩碎極矣然撰錄精堅可爲鍊筆脩辭之助湛甘泉取少儀作曲禮中篇似非至當之舉其云少儀與曲禮相表裏則誠不易之論矣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

疏云記者傳聞舊說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朝夕將命同辭朝夕正與聞名對注云朝夕聞名不通聞名朝夕亦直是見主人不必說聞名將命朝夕將命

言語也客賓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將命者不敢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敵者不謙故云願見　慈谿黃氏云不得階者自謙不得其階而進也古注乃以不得階主爲句諸家費辭不可曉主敵者謂主人敵儕者也　晉江周氏云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惟曰聞名而曰願聞名不惟曰願而曰固願可謂極其委曲矣　烏程韓氏云聞一字讀此一篇之冠

愚按君子者有德有位之稱已不敢與之敵者也其辭之謙如此若主與已相敵其辭但曰某固願見而已不言聞名亦不言不得階固字與孟子固所願也之固義同疏云再辭曰固恐未然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瞀曰聞名

註云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亟見則曰某願朝夕瞀無目者也以無目辭不稱見　晉江周氏云上節是固人而異其辭此是因時而異其辭罕見亟見俱謙君子與敵者瞀一句帶言　松陵趙氏云雖敵者而有時疏闊不嫌與敵者同辭雖君子而或者亟見不嫌與君子同辭朝夕正與聞名對注云朝夕聞名不通聞名朝夕亦直是見主人不必說聞名將命朝夕將命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疏云前明吉禮此明凶事相見也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童子往適他喪不得與成人爲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惟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卿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烏程姚氏云易曰比輔也謙言比輔其執事者不作比於將命解

若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疏云此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君若朝會出往他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略舉其梗概耳君導備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有司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張陵方氏云資謂生人也　疏云此論贈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贈以馬助生人營葬曰賻馬儻謂財貨太白兵車之旗所以得有太白兵車來助主人者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　庾氏云禮既祖訖而後贈馬入啟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獻入於君有司必云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太白兵車不入廟門

註云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　疏云此論贈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贈以馬助生人營葬曰賻馬儻謂財貨太白兵車之旗所以得有太白兵車來助主人者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　庾氏云禮既祖訖而後贈馬入啟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不以褻進

賸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疏云此明賸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跪也謂賸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若人饋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
受立授立不跪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疏云此明相授受之禮坐亦跪也　慶源輔氏云性之直者徇禮而不度宜跪固禮也　吳江徐氏云受立受物於人之立者此汎言授受之儀凡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皆不跪恐煩其俯故委曲以致敬禮也然直情

徑行之人亦有不顧其立而跪者矣　武林顧氏云兩立字都屬人受授與不坐總屬我
愚按曲禮授立授坐承上並坐不橫肱是言坐立之儀此受立授立承上主人無親受是言授受之儀絕不相同解者不可牽引爲證反生疑竇鄭注性直爲尊者身短非是
賔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註云此明賓主之人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門主人辭讓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讓賓矣謂賓已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但入門登階也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不須辭也賓主登席其眾須入戶內者知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爲尊排闥謂排開門扇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先有尊長已在堂或室眾人後入不得一人說屨於戶內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疏云此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亟數也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　嚴陵方氏云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數食於某味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　宜興堵氏云此問卑客之婉辭

愚按說文品眾庶也品味言眾多之味也疏家謂爲餚饌無品字之義稱子其間卑客可知
不疑在躬
嚴陵方氏云信然後不疑有諸己之謂信則疑固不可以在躬矣　武林顧氏云此是行之大者惟光明正大自然無可疑處
愚按孔疏謂既問主之道藝則己亦當習學明

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其說亦通然不如另爲一節爲正與毋身質言語疑事毋質同義或曰上下疑有闕文

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慶源輔氏云械猶機械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億詐也眩小慧而入大惑知者不爲也居室以苟完爲善用器以粗給爲足　新安朱氏云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撝

註云鬣謂帚也帚恆埽地不絜清也持箕將去糞者

以舌自鄉　疏云此明爲賓灑埽之事汜廣也大賓來內外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滌蕩若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胸前撝箕之舌也箕是去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可持嚮長者當持箕舌自嚮胸前

不式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註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納蘭氏云集說有兩說前說謂我問人之卜筮後說謂太卜問未卜筮者皆與上不問問字相違曰者卜筮者心中自忖度也

嵓山顧氏云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也但在尊者之前畫地搖扇皆爲失容不敬之至者也故以爲戒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註云投投壺也洗洗爵請行觴

愚按此卑者侍尊長射及投壺之法侍射非與尊長同射也侍投亦然約矢擁矢者約尊長之矢以侍其射擁尊長之矢以侍其投也尊長勝則卑者洗爵以請以飲不勝者客亦如之者客若勝則卑者亦洗而以請如此解何等直截注疏乃云凡射必計耦倚前於楅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而升堂

插三隻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抬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謂之約矢據此則尊者更抬進取處其勞而卑者并取之反處其逸可乎又云投壺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但手并抱投之據此則尊者一一取之卑者反不然其勞逸又不同無是理也卽曰與尊長同射同投則擁矢者執副綏而升也步猶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新安朱氏云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擁綏末於轅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

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卑者雖得二馬亦不敢取尊者之一馬足成己勝也　山陰陸氏云不角示無所爭也不擢馬者雖以彼馬從我馬不擢我馬在上示無所矜也

愚按上言卑者侍射侍投之法此言卑者與尊長之馬足成己勝擢抽也註疏謂角爲觥罰之爵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轡

禮記集說十七

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疏云此明爲君僕御之法執執轡也謂僕執轡守君車時也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右帶者僕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君故右帶也良綏君綏也拖猶挪也帶車轂闢也綏申於面前而挪末於車前帶上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步猶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新安朱氏云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挪綏末於轅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

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疏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前君取綏而拖諸幣誤矣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蓋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註云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　疏云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禮去必由於尊者故不敢請退於朝廷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又曰冉子退朝並是對進爲言也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師役之中欲還則曰罷勞　晉江周氏云首句言見尊不

可請退朝廷三句言請退自有其地以明不可請退之意下節則示以請退之節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疏云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澤謂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恆在側故得自還轉之及尊者忽問日之早晚皆是坐久體倦欲起卧息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雖請退可也　慶源輔氏云運笏示欲搢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　松陵趙氏云此是請退活法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註云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　疏云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　新安朱氏云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　烏程姚氏云即無請退之義

不道舊故包得廣論說舊故之非固非君子之道即有恩德及人而兒諸言語亦非長厚者之所爲也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壞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疏云此明臣事君之道　嚴陵方氏云君有過焉諫之使正可也訕之則不恭矣諫之不從亡去焉可也疾之則大傷矣頌而無譎則所頌爲公諛而無驕則所諫爲正　慶源輔氏云以下美上易失於譎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張大其辭而助之事廢則壞蕩其敝而改之凡所以竭誠效力如此者爲社稷而已　松陵趙氏云君爲社稷主臣爲社稷臣思量到

重社稷以重君處苦口極言無非熱血緣何有訕君即下聽亦逃亡以敬其回心如何有疾萬一天牖聖明不事吁咈此亦人臣將順深心堅君善念如何有諂倘不得已而復出於諫方傀口舌徒煩格心無術如何有驕張有多少振怠的深心埽有多少起廢的苦念此臣何故而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敢輕此全是爲社稷受勞苦必要事濟方纔歇手豈不是役朱道子曰看役字此爲人臣者極命苦極勞碌極多事極賤相一生無有安閒日子也

毋扳來毋報往

疏云自此至衣服成器廣明爲人之法

恩按扳來報往先儒解者紛紛未有折衷鄭注報讀爲赴扳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瘳不可卒也盧陵胡氏謂扳猶拒也報猶追也慶源輔氏謂扳來則亟報往則滯山陰陸氏曰毋扳之使來毋報之使往長樂劉氏云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以悅己而賞以扳其來則陷於非道爲佛己而罰以報其往則失於有道講義云毋扳來者事至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新安朱氏云扳是急走倒從這邊來報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鮮好事火速歡喜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嚴陵方氏云神人異道故毋瀆以事神孔子所以敬而遠之也枉而復循之則非所以改過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也

納蘭氏云毋測未至集說蓋本不逆詐不億不信之意恐非記者之旨孔氏曰未至之事聖人雖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若終不驗則傷知也胡氏亦曰測未至謂幸中如子貢二說甚當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不過即三代以往之因革以斷之非若讖緯術數之家用其私智以推測也至人且然況學者乎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禮記集說十七　十五

嚴陵方氏云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藝末也法常法也說則有變通焉若規矩準繩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　盧陵馬氏云士之於道猶工之於事也古之處士於學校處工於官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知工之所以爲器之術則知士之所以致道之方德出於性在內之良知也藝成於才在外之異宜也所以在德則可以就道藝則游之而已有四牡騑騑四牡翼翼之文今從之餘並如字不勞改讀　慶源輔氏云美如字自通不假易　武林顧氏云行而有文如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載而有輔如詩兩服上襄兩驂雁行鸞和亦車馬中事蓋車馬

禮記集說十七　十六

嚴陵方氏云敬以和皇皇者正而大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弗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　山陰陸氏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今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者

以安身鸞和亦以治心也　納喇氏云肅雍雍總言鸞和聲之美今以肅肅屬鸞雍雍屬和不免强生分別也

愚按集說仍註疏謂是卽周禮保氏六儀蓋言語鸞和非六儀所有而賓客又無之豈可以此五者遂指定爲六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疏云此明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　嚴陵方氏云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胥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其間容眾子事而已負薪易於耕田故長曰能耕幼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山陰陸氏云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　嚴陵方氏云國君以能保社稷爲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問答　慶源輔氏云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謙辭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未能受教於樂人也且示不敢忘教　金華應氏云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爲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承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尙何疑焉曲禮上焉則問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不足紀也此問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註云步張足曰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武車不以容禮下人軍中肅拜　山陰陸氏云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車也此曰武車不式武車木路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

註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疏云此論婦人拜儀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者小記文以其稽顙故不手拜其餘亦手拜而已者除夫與長子之外則上云凶事乃手拜是也　慶源輔氏云言雖有君賜肅拜以見肅拜非

節也自是婦人拜當然凶事變常故手拜爲尸坐爲
喪主不手拜則又變於喪　西河毛氏云婦拜有三
節以肅拜爲正凡平時吉拜雖遇有君賜雖爲尸亦
只肅跪不俯伏至唐武后時有周天元詔謂內外命
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於是婦
人肅拜之禮亦亡蓋婦人俯伏之拜用之凶禮如遇
喪遇祭舅姑則手拜手拜者謂以首至手而俯伏於
地書稱拜手禮稱手拜儀禮稱扱地俱是也若身爲
喪主遇夫與長子之喪而婦人主之則亦必行稽顙
禮一如男子其云爲喪主不手拜謂當稽顙不止手
拜也然則手拜稽顙皆行之凶禮而吉禮無之自武

后去肅拜之節而宋人解曲禮誤以肅爲肅拜且又
誤以肅拜爲手拜致凶喪之禮行之平時此其不祥
爲何如者　或問今婦拜儀有端肅斂衽之稱即肅
拜禮乎曰不然肅爲直義加一端字即嚴肅之肅矣
況復俯伏不直豈乎古婦人無衽鄭氏喪服注曰婦
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衽夫衽尚無有將以何
斂故史曰斂衽而朝此言男子不言婦人也今反以
婦人爲斂衽何耶

葛經而麻帶

註云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
而無變　疏云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

葛經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
云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疏云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
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註云重愼　嚴陵方氏云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
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入虛
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之器而敢
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
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

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不可遺也況萬鈞之重
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不可欺也況
十目所視乎　上蔡謝氏云或問敬愼同異曰執虛
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愼之至也敬則愼在其中矣敬
則外物不能易甚物事換得　北溪陳氏云此二句
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至盈之物心
不在焉移步即傾了唯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看行
到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
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註云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疏云此論有跣無跣之事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
跣說屨也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者非唯室中不說
屨堂上亦不敢說屨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跣也燕
禮主歡故得說屨而升坐也天子諸侯祭朝事延尸
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
尸於堂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
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夕延尸於戶外非禮之盛即
初入室灌及饋熟之時事神大禮故云祭所尊在室
燕禮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
山陰陸氏云凡說屨爲坐也立飫坐燕故曰燕則
有之而禮不說屨升堂謂之飫跣說屨也無鞮而跣

謂之徒跣

未嘗不食新

陸云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疏云未嘗人子不忍前
食新也　武林顧氏云新者薦其時食嘗非秋祭之
名　西河毛氏云古有薦新之禮與薦禮不同王制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不可非祭之
而祭則可以薦薦故但舉薦禮則不問有田無田皆
可以薦況薦新則尤薦中之最薄者如庶人春薦韭
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而月令則有薦鮪薦含桃
國語有大寒薦名魚潛詩有季冬薦魚春薦鮪則凡
物新出皆可以薦此薦新則泛指凡物言之且其輸

薦之物不過數品如薦韭以卵薦麻以犬類是薦新
最薄時時可行者也祇四時無常日亦無常物各有時候
方生物不齊如南方獻菱芡北方獻棗栗各有時候
則亦隨其時之所有者於以取獻無定日焉

還立

疏云此僕御之禮君子升及下僕皆授綏僕始乘君
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若君子將升則僕
先升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
行乃敢還立以俟

愚按僕於君子謂僕於君子御也還立自馬前
還立於車側以俟君子之復乘也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
下大夫三乘

註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
曰佐　疏云此僕乘副車法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
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　金華應氏云式車之
數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
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
之耳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劍乘馬
弗賣

註云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　嚴陵方氏云乘馬者所乘之馬也車馬皆服而乘之此亦互言之弗賈者弗計其直之貴賤也

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貳車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上言貳車則斥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　慶源輔氏云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劍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

愚按齒者與之齊行疏謂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蓋非是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註云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　疏云自此至辟及廣明以物獻遺人之法四馬曰乘乘酒亦然束脩十脡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爲禮陳列也陳列於門外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其以鼎肉則亦執肉以將命禽獸二隻曰雙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也假令多雙則唯執一雙以將命其餘多雙則委陳於門外也　長樂劉氏云此以下皆述將命者之禮必有所執以致命所以提其綱領俾知所獻之大數也　慶源輔氏云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愚按乘乘馬一也壺酒一也束脩一也一犬一也東脩一也一犬一也疏云四馬曰乘乘酒亦然恐非是鼎肉止一物疏云無脯犬而有酒亦未然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註云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　疏云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田犬守犬有名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食犬無名皆右之謂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征伐所獲民虜或起惡慮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慶源輔氏云馬亦有名不問之者從犬可知矣犬馬有名則牛亦可知既受乃問則未受不問君子於人畜必致其辨如此

愚按皆右之兼牛馬諸牲而言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迺棄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放櫝蓋襲之加夫襪與劍焉

註云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擊幣也棄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以刺双授人則辟双不以正鄉人也　弢弓衣也拊弓把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箭橫謂劍面也襲卻合之夫襪劍衣也加劍於衣上　疏云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若復有他物與甲同獻則陳甲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袒開也若無他物唯獻甲而已則開甲出棄胄奉之將命曲禮曰獻甲者執胄是也器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獻弓則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箭以將命曲禮曰右手執箭左手承拊是也放開也獻劍則先開面而以蓋卻合於面下底於蓋上加劍衣先卻合蓋於面下又加劍衣面中也與劍焉者加衣於面中而以劍置衣上也　慶源輔氏云綏乘車所執也甲若有以前之者此又例有前之者袒棄則甲可見器則執蓋者蓋輕又在器之上屈韣屈之也

愚按鄭註夫或爲煩皆發聲博雅作袚襪進劍者左首而加於袚襪之上不敢褻也則夫字乃脫其偏旁不作夫字解

勞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双者櫝筴爵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双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双者以授人則辟双

註云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筴箸也箭如筯三孔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以刺双授人則辟双不以正鄉人也　疏云勞也書也脩脯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双者櫝也謂戈之有双以櫝韜之筴也箭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若授人以刀卻仰其双授之以穎削謂曲双拊謂削把言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凡有刺双者以

授人則辟双謂不以双正鄉人也　嚴陵方氏云卻其双恐傷人也禾首曰穎此言穎亦刀頭耳刀以柄爲首也前經所謂澤劍首莊子所謂吹劍首皆柄也

慶源輔氏云辟當音避此總辭也上授穎授拊皆此意至於無穎無拊則授時辟双不以嚮人耳　相臺岳氏云枕几穎杖註穎警枕也疏本作穎說文及建諸本作頴監本及與國本作穎玉篇廣韻亦有穎字釋文也雖與註所謂警枕不同亦足以明穎爲一物也但疏謂鄭註以穎爲警枕者所以別下文卻刀授穎之穎則以爲兩穎字字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頴其旁下從火音京領反以授穎之穎其旁下從

禾音役頃反則字異而音亦異又未知監本與二本
穎字其旁下從木者以何本爲據今頍穎二字皆依
釋文而並識之以見異同　吳江徐氏云獻刀則卻
又而授穎獻削亦卻又而授拊

愚按說文頍火光也从火頃聲古迥切而無穎
字温公類篇頍涓榮切光也與說文略同又載
有穎畎迥切足几也一曰箑也又擧影切警枕
又庾頃切木名一曰椎柄一曰刀環又駢穎切
此經枕几穎杖之穎畎迥切箑也與玉篇廣韻
同岳氏所謂穎爲一物也類篇又有頴字注云
擧影切警枕是誤分穎與穎爲兩字也說文有

穎字而無頴字穎禾末也从禾頃聲詩曰禾穎穟
穟余頃切玉篇廣韻同類篇亦同此經授穎之
穎即此與方氏說合从禾不从示也總之說文
但有从火从禾二字而無從木从示二字玉篇
廣韻但有从火从禾三字而無从示一字可見類篇所收从示之穎與其註腳皆紕繆耳

乘兵車出先又入後又軍尚左卒尚右

註云入後又不以又變國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廕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疏云此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　嚴陵方氏云

以謀爲主而好生故尚左卒以戰爲事而敢死故尚右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長樂劉氏云恭敬哀詡同出於一心也而用之以應物各有所宜　慶源輔氏云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吳江徐氏云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然亦未嘗不本於心也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然亦未嘗不形於外也喪事所以送死故以哀痛慘怛爲主會同所以申令故以辭氣明盛爲主　京山郝氏云隱情以虞謂隱密己情以虞度敵人　晉江周氏云賓客賓禮也祭祀吉禮也喪凶禮也會同嘉禮也軍旅軍禮也此五禮之要也　納蘭氏云註疏謂詡爲敏而有勇若齊國佐陳詞以拒晉師是也劉氏云詡煦也德發揚煦萬物劉氏以人君言註疏以使臣言集說不知何主大抵會同之際凡車馬旌旂圭璧繅采衣裳幅舄及儀容詞令俱主於盛麗非僅主詞氣也案韻會詡大言也奢麗誇詡一曰徧也和也又普也又敏而有勇也其所該蘊多矣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

亟之數嚥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爲則止

疏云此明侍食之法先君子而飯若嘗食然君子食
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噦噎亟謂
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嚥謂數數嚥之毋得弄口以
爲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
不徹

愚按上言君子下言客亦言之法放飯流歠見
曲禮解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

疏云客爵依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觶於薦
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莫觶
於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
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僕僕飲是三爵皆
飲爵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案鄉飲酒三爵皆不明莫置之所故記者於此
明之　武林顧氏云首句領起總明置爵之所賓象
天天道尊左其飲則賓酬主人即下酢爵也介僕皆
主人酬之與主人皆右尊重尊賓上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鰭祭脅

註云進尾擗之由後鰓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
前理易析也腴腹下也鰭脊也脅大臠　疏云濡濕
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

轂末之軌則車旁着九此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着九　慶源輔氏云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尊庸敬也斯須之敬加之而已　李氏云左右兩轂末也左右乃祭於旁軌乃祭於中也祭至此者先王之於物凡有功於己者未嘗不致其誠與敬也凡爲祭必受神之福者禮也故僕祭乃飲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疏云自此至尸則坐廣明祭俎及羞膳之事羞在豆則祭於豆閒若羞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

君子不食圂腴

註云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　疏云腴猪犬腸也猪犬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君子避其腴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疏云小子但給役使故宜走不得趨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

凡洗必盥

疏云盥手也凡飲酒必洗爵凡洗爵必先洗手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疏云謂祭肺法　京山郝氏云祭則以手提而絕之不言豕可知也

愚按肺與心相連離而不提心者言提而離之提肺不提心也離當訓絕注疏乃訓提爲絕而以心爲肺中央少許不絕之疑非是

凡羞有湆者不以齊

疏云湆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疏云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處本根

羞首者進喙祭耳

疏云羞首謂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嚴陵方氏云凡鳥獸之口皆曰喙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鼻宜嚮於尊者設尊者也面其鼻鼻宜嚮於尊註云尊者設尊者也面其鼻鼻宜嚮於尊朱氏云設尊之法鄉飲酒曰玄酒在西鄉射曰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

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註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唯賈氏疏儀禮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　吳江徐氏云酌者酌酒之人也尊壺者設尊設壺之人也

愚按此明君與卿大夫士列尊壺之法儀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註云方壺爲卿大夫也士用圓壺玉藻曰惟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此言設尊者設君尊於酌者之左以爲上尊方壺圓壺以次而列不言之賓之醯以柔之

者文略耳設君尊與卿大夫士之方圓壺皆面其鼻惟君面尊之鼻卿大夫士各面壺之鼻也

註疏及諸儒單言爲人君設尊之法既非而於尊壺面鼻謂向人之鼻也非是

飲酒者饑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步爵不嘗羞

疏云饑謂沐而飲酒醮謂冠而飲酒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步行也羞殽也殽本爲酒設若酒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故於行爵之後始嘗之　嚴陵方氏云凡燕殽以酒爲主以食爲配所以未行爵不嘗羞

愚按飲酒者用酒不用醴也士冠禮醮用酒不醮此饑與醮並言則饑亦用酒可知饑醮雖皆飲酒而有折俎之盛禮則飲酒時不坐也行爵嘗羞爵即飲酒之爵嘗羞爵即羞邊羞豆之屬亦承饑醮而言饑者行爵嘗羞即玉藻所謂進饑進羞是也醮者行爵嘗羞士冠禮再醮有兩豆兩邊又有遵脯亦惟行爵後嘗之可知也諸儒解多未達吳江徐氏謂未步爵不嘗羞爲無算爵之禮上下文義不相連屬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脾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註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此軒脾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　疏云此明膾及齏菹粗細之異聶而切之者先牒爲臠而復細切之爲膾也麋鹿爲菹已下已於肉則具釋之　嚴陵方氏云菹酢菜也醢人所謂菁菹茅菹是矣彼以菜爲之此以麋鹿爲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膾大通謂之醬者以此聶而不切則大聶而切之則小　山陰陸氏云孔子曰膾不厭細肉則腥言肉而已此并言魚肉則菹言魚此言麋鹿亦相備也

愚按此節與內則略同其不同者此以牛羊魚

之腥爲膾麋鹿爲葅而內則則以麋鹿魚爲葅也此以野豕爲軒而內則則以雞野豕爲軒也此以雞兔爲宛脾而內則止以兔爲宛脾也辟與宛脾解見內則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疏云此祭俎之儀折俎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惟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曰如之此皆爲賓客若爲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　吳江徐氏云此申前章折俎不坐者非終食不坐也

之在朝必思恭服之在廟必思敬服之在喪必思哀

矣不然而徒知其名與罔何別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醬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燃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疏云此明有燭無燭之儀爲主人法也在者謂已在坐者也若曰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道醬亦如無燭時也獻主主人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夜闇故執燭燃謂未爇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作起也

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燭授執事之人也禮賓主有讓乃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夜莫所以殺此三事　金華應氏云執燭抱燃賤役也爲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不嫌其爲勞也執已然之燭抱未爇之燃其愛客之至有加而無已也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惟執燭之時不暇爲此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嚴陵方氏云勿氣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辟咡說見曲禮　吳江徐氏云此亦侍尊長之儀奉進洗盥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

尊長若此時尊長有問則偏於口旁而對亦恐氣觸
尊長也曲禮言辟咡詔之此言辟咡而對所指雖不
同然其義則一也　納蘭氏云注疏謂洗盥與尊長
洗足盥手非是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
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
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
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
肩五个
註云致福膳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
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展之展省具也折斷分

之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疏云此明致
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其禮以下卽其數
也周人牲體尙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
用左肩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獻
之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爲七个太牢少牢並
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太牢惟牛少牢惟羊也若祭惟
特豕亦用豕左肩爲五段也　嚴陵方氏云致福言
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同其福也致膳者祭
祀不祈爲已而祭非敢邀福以供其味之善乃致之爾
於致膳曰君子則致福又可知矣至於練祔特告死
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而已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
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
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是矣
　愚按說文肩髆也臂手上也臑牛羊臂也字書
自肩至肘曰臂肘至腕曰臂孔疏臂臑謂肩
腳也非是嚴陵方氏謂臂則脛也臑其節也亦
未確
國家庸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
履絲屨馬不常秣
疏云此明減省之禮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
敝　嚴陵方氏云幾微也雕刻以微爲工組猶纓之
用組縢猶纏之有縢皆所以約而緘之因以爲甲飾

食器若木者爲刻金者爲鏤絲屨謂絢繶純之屬不
以絲飾之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蓋
車馬在禮爲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得造車馬
納蘭氏云幾鄭孔所謂近鄂集說所謂幾限不知於
車爲何物

學記第十八

疏云案鄭目錄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伊川程氏云禮記除中庸大學惟學記最近道　新城鄧氏云學記古成均教學造士之法也曰大學篇深乎曰大學言其道記言其法法非道不尊道非法不行　永嘉戴氏云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　納蘭氏云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始教至學不躐等及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與知四者教之所由興六者教之所由廢而長善救失及善喻繼志撞鐘攻木記問聽語皆教者之法也察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法也篇中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游志繼志言敬業孫業亦何嘗非所教所學之事石梁王氏謂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免於誣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而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註云謏小也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疏云此明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爲重與已之所憲求人之善與人之良者足以小有聞而不足以動眾蓋善良者未至於賢且遠也就其賢者體其遠者足以動眾而未足以化民蓋就賢體遠則正於成已而已如欲化民成俗則必由學蓋學者一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新安朱氏云動眾謂聳動眾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遠方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眾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故未足以化民成俗　福寧黃氏云此言明君以務學爲急是就君身上說蓋教化之原本也故爲學記之首章君子

而無意於化民斯已矣如欲化民成其美俗則將何以哉發慮憲求善良未可也就賢體遠未可也必也由學乎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而已君必務此則始之格致誠正而化民之本以立推之齊治均平而化民之用始行然後民自化俗自成而天下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然則明君以務學爲急顧乎天下之要道也人君焉得而不學哉　按學字如此說纔是先儒多作學校講是寬一步不緊切三代而下孜孜學校之君亦豈少哉惟其學校之教不本躬行心得之餘故卒無以致化民成俗之盛耳以此觀之可見此章學字斷從君身上說　納蘭氏云集說以親賢

擇善良則侵下就賢矣不可從

愚按王伯厚以發慮憲爲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其說亦善然不如周氏爲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註云兌當爲說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　疏云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　慶源輔氏云教學謂在上者教之在下者學之典常也兌命曰此斷章取義　建陽蔡氏云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福寧黃氏云此言人

君以教學爲先是就教民上說蓋君既務學以立其本矣然而教學之制未立則開導誘掖之方未至是化民成俗之道未盡也故其本在務學於身其要在廣教學於天下教若下文離經辨志之類學若下文宜其教之地教以一其學之黨庠序學之類蓋學以定其教之方是以人無不學而天下皆知道之民猶玉之既琢而天下皆有用之器傅說之告高宗曰一念終始常在於學此教學爲先之意也　吳江徐氏云上章言教學之本此章言教學之制　晉江周氏云上由學字以功言教學學字以地言教學一立便知道如玉之琢而成器矣引兌命只以終始訓爲先之義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甘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疏云此明教學相益　嚴陵方氏云肴有味惟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惟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惟肴之嘉者爲旨理有善惡惟道之至者爲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爲

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爲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兌命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教兌命亦作斆斆卽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教學半之謂乎　山陰陸氏云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教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斆學半也　長樂陳氏云方其學也未嘗不有教是之謂相長　福寧黃氏云集說引劉氏體用之說是傳說本旨與此節上文無干讀者詳之　鳥程韓氏云明教學爲先之意教亦

學內事兩引兒命正自不苟
御製文集云敎學半有二說一說自學與敎人功居其半一說敎者之指授僅示以半其餘必待學者之自悟直解亦主後說注以其近於禪家解悟機鋒而闕之是也

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疏云此與下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並明入學年歲之差案書傳說大夫士七十致仕歸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謂家有塾也庠序皆

學名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敎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長樂陳氏云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則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大學而敎於國也以義求之塾者熟也言習熟乎洒埽應對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學者本天人之道而覺之　山陰陸氏云孟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而不分所在之地蓋此數學鄉遂中通有也術之爲言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爲遂非也蓋

記此者言古之敎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內則家有塾於黨則有庠以待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盡天下之學者以明先王之敎人其大略如此非以半其餘必待學者之自而已也　熊氏朋來云術有序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徑術卽周禮遂上有徑初不以爲聲之誤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詛楚文遂取我邊城遂字書作述術從行述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三年興甿必有學周禮黨正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鄉遂

對鋭三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　德清胡氏云鄉飲酒義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鄭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而此曰黨有庠者蓋鄉大夫所治之黨庠於是乎設故亦得曰黨有庠其實乃一鄉之庠非此黨之所得而私也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故有謂此文當作州有序者然果係州字不應在黨之下記者之意蓋錯舉鄉遂之學名以明庠序之偏設鄉以庠爲大故畧序而不言遂降於鄉一等所設惟序故以序屬遂每鄉一庠五序遂無庠六遂凡六庠序學校之制詳於郊而畧於野大率如此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註云比年每歲也中猶間也　疏云記舊記之言蛾子小虫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　長樂陳氏云學者由積而成自小而至大教者因年而視自一而至九皆中年以考校之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友則可以適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者也必四進而後視之知類通達强立故不反也自取友以上固足以爲成矣然或立之不强有時而反必待强立而不反然後足以爲大成也　福寧黃氏云吳臨川謂小成以上皆小學時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竊謂不然夫知類通達大學知至之事也强立不反大學身修之事也孔子至聖且曰三十而立孟子大賢且曰四十不動心今以十五入大學之次年則是十六歲也古人二十而冠方祝之棄而幼志安有年纔十六而遽責以

立而不反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尙何俟於視爲哉化民易俗終也近者說服遠者懷之敎也近者說遠者來政也　慶源輔氏云離經辨志而達其意者也故敎學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其意者也故敎學以離經爲先　新安朱氏云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博習者積累精專親師者道同德合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通强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　東萊呂氏云離經辨志謂浹意義敬業不敢

輕易五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嚴陵方氏云强立而不反以能强立故不反也自取友以上固足以爲成矣然或立之不强有時而反必待强立而不反然後足以爲大成也　福寧黃氏云吳臨川謂小成以上皆小學時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竊謂不然夫知類通達大學知至之事也强立不反大學身修之事也孔子至聖且曰三十而立孟子大賢且曰四十不動心今以十五入大學之次年則是十六歲也古人二十而冠方祝之棄而幼志安有年纔十六而遽責以聖賢事功乎亦誣之甚矣竊意此等考校俱是大學事蓋比年入學學字只承國有學學字來是十五年入大學至九年有二十三歲放其下文明言此大學之道也況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云考其辨志正其時也或曰十五始考雜經可乎愚以義理淵微開卷有能成句亦甚不易豈八歲始入小學者所能且如今世以學而成句者到老亦有之耍之還是學字句絕而時習之纔是十五考此未爲遲也集說云考其藝之進否愚意先王以三物敎萬民先六德次六行又次六藝故自離經以至强立無非考其德行之事豈獨藝焉而已此注家一

字之失爲累甚多讀者詳之　烏程姚氏云離經等句雖各分截而實相聯屬蓋經卽是業業而不舍卽是習習而不已卽是學非二也曰離曰敖曰博曰論隨其所事而序言之辨志方知趣味而樂羣樂羣方親明師而就正又取良友以廣益亦非二也曰辨曰樂曰親曰取亦隨其所進而序言之離經辨志以至論學取友通是學朱子曰這幾句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似未當化民易俗近悅而遠懷此方是明德親民之究竟故云大學之道　松陵趙氏云試看家塾黨庠處處有學一年九年時時有教正見無人不可學而化民易俗端必由此夫然後字不可快

說近悅悅卽甚麼遠懷箇甚麼要想家塾黨庠中實落有一段精神鼓動處大學之道句正與其必由學乎句相呼應絕有遠神時字宜玩須與終始念典有關

愚按漢隸分韻有陳球後碑釋文謂漢人隸法有省文如爵之爲尉鶴之爲隹是也經傳多書蟻作蛾戴記蛾子左傳蛾析列子禽獸蟲蛾黃帝紀白蛾羣飛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蛾爲蟻隸釋仲秋下句碑有蛾附之句此云蜂聚蛾動亦蟻省也據此則蛾當爲蟻字之省鄭注蛾子爲蚍蜉之子山陰陸氏謂蛾當如字讀蛾之失爲累甚多讀者詳之

知其故者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疏云此明天子諸侯教學凡有七種夏楚二木名學者不勤其學則以此撲撻之禘祭在夏天子諸侯視學必在禘祭之後禘必先卜故連言之未卜禘不視學欲學者之志優游縱暇不欲急切之也此視學謂

考試學者經業時觀而弗語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告語欲使學者存其心使心憤口悱然後啟之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令其謙退不可踰越等差也又引舊記結上事　藍田呂氏云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功夫惟是敬之一事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舊說以宵爲小大抵經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咏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無所據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咏此心遂有

所據所謂官其始也於是乃入學凡在學之衆鳴鼓
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乃發篋出示其
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心都消了所謂孫其業也
嚴陵方氏云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
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三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
也官者主治之謂也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
所以使之自得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
幼而爲長者之事則爲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
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畧爾　盧陵馬
氏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者有司而已既禘而視學
者是天子諸侯之事　橫渠張氏云官先事士先志

官謂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未官者先志觀其志
之如何　長樂陳氏云先事者非忘志也急先務而
已先志者非遺事也緩等在所後而已　烏程姚氏云
此通是責成教者之辭恐非集說所謂先志所以明
德先事所以親民之說若謂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
七事下句皆學者之志則戾旨尤甚　京山郝氏云
學不躐等鄭改學爲教恐非　松陵趙氏云倫序也
引記言所事所志不外此大倫他日在官則施諸事
所謂先事者先此也當今未仕則蓄於志所謂先志
者先此也此皆責成教者必以是爲先也　納蘭氏
云師道貴嚴威夏楚不可廢也故易曰發蒙利用刑

人以正法若廢法則無威而學者怠玩之心生矣則
收其威者乃振收教者之威非收斂學者之威儀舊
說恐誤集說所云仲秋視學攷之月令無其事豈據
周禮大胥秋頒樂合聲之語耶
愚按王制祭統並云夏禘郊特牲祭義並云春
禘以諸經攷之似乎夏禘爲正此言卜禘視學
者大約在每年夏禘既祭之後矣注疏錯認爲
五年之大禘長樂陳氏錯認爲三年之吉禘金
華應氏以爲禘者春祭之名且以月令每歲視
學凡四爲證不知月令命樂正入學習舞習吹
與夫天子帥三公九卿親往視之者皆視其釋

菜大合樂之事而非考試學者經業也此視學
另是一事在夏禘之後非月令仲春上丁之視
學也應氏亦攷之未詳耳　胥雅肄三呂氏之
解雖勝於注疏然亦安知其夜所習考必是雅
也吾意第有進焉胥夜也雅常也肄習也三當
作去聲如論語三思三復之謂言大學始教令
學者每於夜間常習其所學之業至再至三而
不自已所謂退息者是也管見如此始存以俟
知者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疏云此與下二節論教學之道　山陰陸氏云正業

言時教之所敎也若春誦夏絃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詩是也　新安朱氏云注疏讀時字句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句絕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　晉江周氏云正業居學雖並言實重居學邊正業非在外於居學但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當依孔疏作耽樂爲是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山陰陸氏云操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依

讀如字書曰聲依永　慶源輔氏云博依如陸氏之說學詩然後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注謂廣譬喻非也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而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蓋古之學詩者先學歌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博謂有其聲者清濁高下不一也先能歌然後能安之而求其義服事也雜服謂凡禮之事如三千三百之儀是也　橫渠張氏云古之敎人必先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樂學也興起也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於

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其學也　愚按鄭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非也當依輔氏爲是又鄭注興之爲言喜也歆也亦非也當依張氏爲是集說言退息時不能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樂學之學作五教反亦非也當依孔疏作耽樂爲是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疏云故因上起下之辭輔卽友也　延平周氏云藏者言其學之既得者也修者言其學之未得者也息對游則息爲暫游爲久言安學而親師則知信道而樂友言樂友而信道則知親師而安學有所藏有所修有所息有所游則其所入者深故雖離師輔亦不反也輔也者蓋友有佑助之意　嚴陵方氏云學不求師則道孰爲之傳獨學而無友則道孰爲之輔故安其學必況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矣　永嘉戴氏云敬孫則心有所守無欲速之患時敏則敬修及時無自怠之失此所

以既修乃來要之藏修息游四者不同其爲修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云夫然故能自小成而進於大成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小成也雖離師輔而不反大成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教必有正業以下厥修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以下　金華應氏云源考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畧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卽所習者經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於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强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敎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

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敎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　疏云此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　延平周氏云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之終不成文理竊意呻其佔畢句言但吟誦其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强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也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非納蘭氏云使人不由其誠以敎者言如集說不肯實用其力云云則反以學者言矣吳氏曰實知此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也其說爲允

愚按集說以今之敎者呻其佔畢爲一句多其訊爲一句言及其數爲一句雖本之舊說然讀之終不成文理竊意呻其佔畢句言但吟誦其所視之簡多其訊言句言徒多其訊問之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句及至也數音朔煩也頻也至於數進而問之而言之而不顧其學者之安與否則時敎不有正業學者亦不能安其學

矣予初改集說如此及閱臨川吳氏所讀所解亦然可謂先得我心矣注疏以數爲法象之說

瞬庵以數爲刑名度數之數皆非是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長樂陳氏云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閑不釋則美有所不增故禁於未發之爲豫所以救失於未然之前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於可教之際故當其可以學之之時而達其可以學之之業易所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以內則推之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五出就外傅居宿於外禁於未發之意也八年始教

之讓以至二十敦行孝弟當其可之意也學樂而後射御射御而後學禮舞勺而後舞象舞象而後舞夏不陵節而施之意也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相觀而善之意也教之所由興本諸此而已　新安朱氏

云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永嘉戴氏云孫之爲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焉摩之爲言有切磋動盪之意焉人知豫與時之爲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爲教也益深　臨川吳氏云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

又教一事則爲順敘而不蹺併相觀箭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教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工夫爲多　晉江周氏云此言大學教人之法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疏云此一節皆反上教之所由興此燕朋燕辟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扞也格謂堅強教之不復入也雜施謂教雜亂無次　永嘉戴氏云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耳時

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耳雜施而不孫則固嘗施之矣而陵節而施之猶不施也獨學則固嘗自學矣而不相觀而善猶不學也燕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於邪辟如師也辟之辟　慶源輔氏云燕朋則志有所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辟則心有所馳故廢其學之業

愚按此二節皆屬教者身上說相觀而善是教之相觀獨學無友便與之友乃是不教之故至於燕朋燕辟得以乘間而私昵之亦無非不教之所致也講義謂教之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教之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殆非是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嚴陵方氏云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若孔子循循善誘所謂道而弗牽也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強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達也　長樂陳氏云君子之教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

延平周氏云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暴強而弗抑則易而不艱開而弗達則思而不殆君子之教人常欲其所得勝所聞故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吳江徐氏云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烏程姚氏云教喻喻字極下得好喻有不言自契之意凡教貴喻以不言不專在論說上下文曰罕譬而喻曰博喻通是此喻字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註云此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　東萊呂氏云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澈未嘗不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疏云此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師記者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非知其心有所不能也

以善歌而比喻之　新安朱氏云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東萊呂氏云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澈未嘗不達教者之言甚微然而淵深粹美其味無窮罕譬而

喻大抵畧爲之喻使學者自得於意言之表　延平黃氏云學之序能立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松陵趙氏云莫將達臧喻作學者說可謂繼志仍歸善教　東海胡氏云繼非繼續乃脗合無間意善歌者教人以歌必使人聲與己聲相合而能繼其聲以況善教者教人以道必使人志與己志相合而能繼其志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疏云此明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故宜擇其師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長樂陳氏云學有精麤則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君子知至學之難易以至能博喻所謂克明也能博喻然後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所謂克類也能爲師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所謂克君也　嚴陵方氏云君有士者指其人則曰王者有天下者指其人則曰王以尊師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疏云此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不當其位則臣之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陵方氏云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此篇有曰大學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云此一節爲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

愚按嚴師者言師教之嚴也嚴師爲難者言嚴師之難其人也不作嚴父之嚴講惟嚴師爲難大子所以尊之若作尊敬解經何不曰尊師而曰嚴師耶依註疏與集說而曰尊師爲難師尊然後道尊有是言乎

延平周氏云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永嘉戴氏云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爲功疑思問問思難故問者進德之階也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待問則問答無益也　嚴陵方氏云節則本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曰則本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斬木必桀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　慶源輔氏云今之治木者猶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故曰相說以解說音悅恐非　橫渠張氏云善待問者如撞鐘鏗未嘗有

聲由即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　福寧黃氏云待其從容待字正與待問待字同待其從容謂如鐘之待人從容擊了然後徐鳴不驟有餘不盡之意此最善辟今且以鐘驗之急擊使無餘韻從容擊則尾聲自然渠揚不絕不待人問了便說義理便不盡必待問盡方說義理便盡故不曰善答問而必曰善待問　烏程施氏云進學在善學善問又在善待問之人此兩節說善學不善學善問不善問又及善待問不善答問者教學之事亦略備矣故曰此皆進學之道也　網蘭氏云

註疏以從爲舂固非然集說不疾擊之之說亦未爲得蓋待其從容之其與下盡其聲之其皆指鐘言則從容應爲鐘聲之餘韻猶瑟之鏗爾也朱子云從容鐘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斯言得之矣

愚按如攻堅木如字直貫到相說以解如撞鐘如字直貫到然後盡其聲皆取譬不見正意說脫古字通用易用說在梏詩女覆說之禮記說驂說鞗說劍說輔之類皆作說輔氏之說是也先儒以相說作相悅或作說話之說以待其從容作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俱在教學身上說說俱非是

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啟發之功力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爲不棄也　李氏云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臨川吳氏云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　松陵趙氏云問不在口聽不在耳此際有神行其間玩不能字然後字及雖字可字正是他一心貫注迎機善聽處力不能問句最妙想着他心中了了指下難明時候當此忽地棒喝一下眞如大地黃金長河酥酪矣語而不知亦是聽者想他如此舍之者欲其再上蒲團重新面壁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疏云此論學者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良善也冶謂鑄冶也積世善冶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完好故能學爲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成裘也爲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軟撓之以成箕也始駕馬者明新習者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

駕之則不復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撰緩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矣 慶源輔氏云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爲其裘之業馬之子異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於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爲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皆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親

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永嘉戴氏云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爲學然察於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爲此教者所以貴於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爲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之隆殺非師則不明其制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嚴陵方氏云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得其親而疎矣以鼓況學以水況師五聲以之況五官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松陵趙氏云不於有當處認眞而於無當處觸解此正學者知類通達之妙鼓水等皆假設之辭今使叩人於君臣父子之際貌言視聽之間疾師親師興學廢學自然有別及問之當身亦不知何以如是豈非於無當處有極相關者乎 師學二字是一篇眼目宜以鼓水作興他如鼓水爲物師學爲類及比物爲學醜類爲師等解俱不可從

愚按疏家以金木水火土之官爲五官謂學先

王之道非止於一官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其
說不然當以永嘉戴氏爲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
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
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疏云此論學爲衆事之本記者引君子之言也 嚴
陵方氏云大德不官不拘於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
於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於所期也大時不齊不拘
於所遇也惟其不官故無所不官惟其不器故無所
不器惟其不約故無所不約惟其不齊故無所不齊
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爲之本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

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衆流而已故總以爲祭川焉
孟子言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以祭川
況務本固所宜矣 永嘉戴氏云官如禮樂明備天
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器不約如上
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
造本原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於本源之
學自敦學而至於罔覺自文章而至於不可得聞前
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河流入海三
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
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爲教則一也 京山郝氏云
祭先河而後海學先本而後末也河流不息故爲源

樂記第十九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疏云案鄭目錄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案藝文志黃帝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博古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

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竇公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向作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與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　河南程氏云禮記除大學中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　淩儀王氏云致堂胡氏謂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前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北攷之未深齊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爲一書而不果成夏祀殷宋之歎是也　愚案黃氏云記人以樂記名篇宜若專言樂也其多與禮對舉而互言之何也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紀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此得其序而後和禮先樂後之道闕一不可者也故篇以樂記名而禮必對舉而互言之也學者最宜詳玩　京山郝氏云或曰禮經有儀禮周禮樂經全亡愚謂禮樂皆未亡也周禮儀禮禮皆非經也記所言多禮經之義而樂在其中使禮樂偕亡斯須不可去者湮滅無傳則世道毀人類盡矣天下何緣復見禮樂哉夫經常道也聖人傳道不傳器言經不言緯道者亘古不易而器者隨時變通經者總持大常而緯者隨事附會也故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言樂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以成可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此聖人禮樂明法傳經之要旨三德五倫視聽言動威儀文章之爲禮國風雅頌鐘鼓干戚五音六律之爲樂昔人所傳今人所習孰非先聖之遺訓安在其爲無傳也人心者禮樂之林聖人以倫常爲禮官以性情爲樂府遵豆陳設

之數吹竹比黍之律古今不同器先後不同時宜有
典守家有私業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因時損益今
樂猶古耳豈必盡舉已陳之數而後爲樂存乎今不
求其本講其器數及淫哇邪僻則曰古制不傳豈古
制不傳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故禮樂非二中正即禮
和平即樂樂洽禮也極人樂放縱而憚撿押故古聖
言樂即言禮詩三百皆以稽治亂考得失故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禮也世儒援詩補樂樂無專
經自古爲然記樂於禮先聖之微旨也篇內所言本
諸人心通之治道帝王不相沿刑政軍旅無適非樂
此聖人可知之義而世儒徒以不詳舉器數爲恨今

使黃帝伶倫復生手製六管尙在時運有古今氣數
有升降亦未必吹之而八風應矣至如氐巴之鼓琴
師曠之歌風師涓之寫音奇怪要眇皆後儒緣飾爲
繪器非易簡可知之道若云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彼
以聖人至德非以管韶九成也不然春秋韶樂尙在
孔子常三月號何獨鳳鳥不至乎天下容有有是理
無是事者有是理者神之所會無是事者形之所格
也故心之所能思者手足不能到造化與人事其一
者不可二其二者不可一知此者可與言禮樂聖人
之言禮樂言其可知者耳記所以爲有得也　晉江
張氏云宋儒之學多本樂記樂記有人有血氣心知

之性宋儒遂有氣質之性之說樂記有滅天理窮人
欲之說宋儒遂爲存天理遏人欲之學樂記亦非漢
儒能作　平湖陸氏云樂記言禮樂處雖多集說劉
氏云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
此二語足以括之　海寧呂氏云謂樂記爲孔子所
傳者非也孔子所定之禮樂俱不傳其在魯所正之
樂止傳雅頌之樂章耳說者謂樂無專經而樂記附
於禮記始見聖人之精意微言不知俱漢儒所輯觀
篇中魏文侯與子夏問答文侯非孔子同時知非孔
子書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註云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疏云自此至王道備矣論樂本五聲以清濁相次五
聲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
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眾聲和合謂之音干
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中樂爲末也唯舉音
者舉中見上下矣　長樂陳氏云禮自外作而文樂
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
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
而已感於物而動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故

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唱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

無名氏云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下之不類變由是而生矣宮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商之應者羽也而不止於羽宮倡而徵商角羽迭應以變商倡而羽角宮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隨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爲金石爲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爲絲竹爲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同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爲音　慈谿黃氏云自此至而出治道也言樂由感物而動人君當謹其所以感之者　吳江徐氏云此言樂之大概始於人心終於樂器如此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　晉江嚴陵方氏云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疏云此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故曰音者樂之所由生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也人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

嚴陵方氏云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

周氏云此是樂記開章第一義大概推樂所由生是

六者之別也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於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噍則闡而無餘緩則行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疎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　無名氏云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烏程姚氏云哀樂噍殺等字方氏極體會得好但六个以字較未發揮耳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徒直而又方也然其方却又自直中出也其直又直至於方也愚謂此六以字亦宜如此體貼　性生理也生理在人心原無哀樂喜怒敬愛却隨所感觸而哀樂喜怒敬愛形於聲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如此六者皆物也物理具在性中易云六者非性曰性非物也能物天下之物然方其未感時性自若耳及其有感亦隨物以應之已耳性之爲性亦自若也是性原非物而六者原非性也下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云云是此二句注疏　晉江周氏云樂即聲容本即樂之本也不就音說下六聲與噍殺等只當人聲不可當音字看六个感字乃感動也即末句動字與感於物感字不同中十二句且先說個人心末二句方說感於物正見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樂是常久之權喜是一時之悅六者以喜怒等言不兼噍殺等語　武林顧氏云此節只重其本在人心一句哀心感者十二句說人心所感不同而聲亦隨異實實的道理六者二句乃總明人心之感於物情狀如此正見得爲樂之本惟人心感物後動故先王愼之愼字鄭重乃他中心無限詳審無限毖飭下都是愼處　松陵趙氏云其本其字指樂本對末看音是樂之末心是樂之本哀心數句重感不重聲感是感而動者與感物感字畧差止說人心之動如此至末句方出物字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節喜怒哀樂便非性矣節末緻出樂本於心來言心之感物如此由是形而聲變而音合而樂率本於此樂本人心於此可見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長樂陳氏云禮樂者刑政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愼所以感之故禮自

外作而道其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其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愼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愼所以感之之效也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爲終始故也　嚴陵方氏云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壅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而出　金華邵氏云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僻邪侈日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烏程姚氏云志難持故下个道字聲或乖故下个和字行不齊故下个一字姦易萌故下个防字道則使知自道也和則使無不和也一則使皆齊一也防則使無可防也注道其志之所行和其聲之所似畫蛇添足　極字卽書皇建其有極極字蓋禮樂刑政四者皆治法也總歸皇極之建是治本也治本立於上而治法備於下則其所好惡必與民心同而治道從此出矣是謂愼所以感之者　松陵趙氏云同民心須與人心生句有關蓋人心爲作樂之本而愼感又爲正人心之本此論樂窮源極微處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疏云上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也　長樂陳氏云前言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方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奏合而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　嚴陵方氏云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

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昔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
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
世之亂世亂由政之乖乖者相悖而逆之謂人哀而
思者由國之亡國亡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
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
所以與政通也 烏程姚氏云首二句又是一提掇
語承上而起下上云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分
明是个情了此故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云聲成文謂之音成文而可聽
即相應生變而成方也其政和民心必安以樂其政
乖民心必怨以怒其民困民心必哀以思故其音隨

之聲音之道與政通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語意相
承然一字煞重一字道由也聲音之道謂聲音之所
由也觀聲音之道則禮樂政刑不可不愼其所感矣此句是承上語而足其意然君臣民事物其
綱也不得其理禮樂刑政之謂何此句又起下語而
發其端 武林顧氏云通節單重與政通上聲音都
在民間歌詠看所謂鞉鼓磬而商盛奏羽歌而散墟
氓置琴而周王乘稷嘆而周衰故曰通矣仍是要人
愼感底意思 松陵趙氏云前言人心生是推音所
由生以見樂之有本此言生人心是言生動自在人
心以見政之相通前以所感言此以感於人者言生

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滅絶也無日言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長樂陳氏云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義也　講義云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君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其有旨哉　福寧黃氏云上五者不亂指君臣民事物言佔憑指樂言先人倫而後樂音平政以和聲也下五者皆亂指宮商角徵羽言迭相陵謂之慢指君臣民事物言先樂聲而後人倫審音以知政也　烏程姚氏云上只說音字不曾說出五音此提宮商角徵羽來隨貼爲君爲臣爲民爲事爲物見一音各主一事五音之克諧在五事之各得其理也不然未有不至於滅亡者可畏哉而奈何不愼所感也語意極聯絡而懇惻商角徵羽旋相爲宮皆統於宮也臣民事物待命於君皆統於君也此立

言者之外意宮亂則荒云云是分言之辭五者皆亂云云是合言之辭然一亂則賀亂矣要識得

愚按崔氏謂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禮書以爲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損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鬬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徵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二說皆精學者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亂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疏云亂謂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

比於慢同前之慢也君政荒散民自流亡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烏程姚氏云此一節正證滅亡無日　納蘭氏云鄭註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孔疏濮水桑間一處而皆引師涓靡靡之樂爲證集說從之愚謂桑間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卽衛靈於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間之音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者蓋衛國自宣公宣姜淫於上而世族在位亦至於相竊妻妾未幾遂有狄入之禍後雖賴齊桓攘

狄衛國無恙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集說從鄭以桑間與濮上爲一非矣或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刪後豈得有桑間亡國厠於其間不知詩之入樂者大小正雅三頌二南及豳風七月餘不過使樂工存肄以備鑒戒耳未必盡用之於朝廟賓客也左傳鄭七子所歌本國之風蓋斷章取義以明其志然其甚不類者亦見譏於聘賓矣誰謂桑中非桑間也哉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

疏云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極隆之旨　長樂陳氏云樂爲音之蘊音爲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論倫無患以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道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

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知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　嚴陵方氏云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金華邵氏云倫猶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爲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

倫理通角獸知單出之聲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無名氏云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

烏程姚氏云此又一提掇聲音與政通卻生於人心樂本聲音來却通於倫理知得倫理方知樂知樂則幾於禮是謂有德甚哉樂不可不知也倫理非他君臣民事物各得其理之謂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正是此倫字不止事物之倫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怗

懘之音五者皆亂則有滅亡之禍樂誠通於倫理矣知得樂通倫理則君臣民事物必令各得其所而後可也欲令各得其所禮樂政刑可不建極於上乎是則先王之愼所以感之者語意極照應血脉極聯絡

松陵趙氏云首二句正揭出人心二字以見倫理所由通也通不止相通已該治意禽獸不知音無人心故也衆庶不知音無倫理故也此二語極爲提醒跌出君子來君子正下文有德之稱唯其能盡人心全倫理是以能知樂也知樂工夫全在下文審字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於禮是知禮治道備只明其道不可屬行不知聲四
句只覆說上以起幾禮之意禮樂皆得以下是卽其
知樂以幾禮而因言其有德也禮樂雖平當重樂上
總見樂通倫理惟君子能知之　松陵趙氏云審者
窮源測流全在人心感物時討究來歷故直從聲上
審起正審夫心之所由動也心之所由動卽理之所
由出一審則無所不審而治道備於其中是卽所謂
禮也幾者精微之極全從審字來蓋辨之極詳而於
心於理實有所得矣故緊承皆得得者理無不明倫
無不盡實能有得於身無愧君子之稱也　前皆言
樂至此節落出禮字篇中往往互見者禮樂同原同
云禮樂並粘總是申釋此語　德字一篇主眼　山
陽彭氏云知樂專爲通倫理而倫理之森然秩然處
使是禮曰幾則不但知之至和卽至序幾幾乎卽樂
卽禮正見知樂之爲全功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
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尙非在乎極
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大
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尙玄酒俎尙腥魚豆尙大羹貴
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
所尙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　嚴陵方氏
云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仲尼燕居曰升歌

此人心同此倫理也此正論樂入微處　烏程韓氏
云此節單跌出得禮字趨重禮樂皆得自此至禮樂
云禮樂並粘總是申釋此語　德字一篇主眼　山
陽彭氏云知樂專爲通倫理而倫理之森然秩然處
使是禮曰幾則不但知之至和卽至序幾幾乎卽樂
卽禮正見知樂之爲全功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
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尙非在乎極
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大
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尙玄酒俎尙腥魚豆尙大羹貴
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
所尙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　嚴陵方氏
云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仲尼燕居曰升歌

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陞之故也瑟堂上之樂朱
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而一唱三歎是所以有遺音
歟於玄酒言尙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尙矣於腥魚
言俎則知玄酒在尊太羹在豆矣於太羹言不和則
知玄酒之不厚腥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
則爲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言食饗後曰
大饗何也饗雖以食爲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
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烏
程姚氏云此承禮樂皆得來故說樂非極音然自有
遺音禮非致味然自有遺味要在自得之耳一唱三
歎注一唱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

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不知此有遺音是唱之音耶抑和之音耶若唱之音此瑟一鼓那就有不盡之音若和之音則和在人聲與此瑟之鼓無與也何謂有不盡之音且本文是歎字訣不當作和字解愚再三思之唱者音之倡也疑即今曲之引子乎嘆者音之咏嘆淫泆也疑即今曲之引子以後之轉調乎記者意若曰此音之比於瑟者初時一倡耳繼而咏歎淫泆亦不過三耳音節何甚簡畧哉乃太和之音寓於此倡歎之中煞聽之有不能盡者是謂有遺音耳一倡引而咏歎繁多煞無可聽是無遺音一倡引而咏歎簡少煞有可聽是有遺音

愚按此食饗是二事皆謂之大饗兼饗帝饗親與大饗諸侯兩君相見而言非止祫祭先王已也鄭注但言祫祭失之漏矣　遺音遺味劉氏曰遺猶忘也棄也清廟之瑟貴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於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主於味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弗盡其味熊氏曰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又一倡三歎自是清廟鼓瑟之節集說曰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諸說皆非還依鄭注爲是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疏云玄酒腥魚太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嚴陵方氏云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好惡是爲人道之正矣　金華應氏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慈谿黃氏云自凡音者生於人心至此承上文審樂知政以及於禮遂言禮　烏程韓氏云此原制禮樂之意教民一篇大旨著其教成其教總在此生去

樂記第十九之二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史記作已天理滅矣

慶源輔氏云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湮滅之實未嘗亡也　金華邵氏云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在好所怒在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苟作好作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爲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　慈谿黃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指性之本體未感物者言之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所以明感於物而動之機也物即上文感於物之物知者指血氣心知之知物至其前而知能知之合其性之欲則好違

其性之欲則惡此好惡所以形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天理即指性而言變性言理理者天之所賦而具於性者也知者我之知而曰誘於外者我之心知誘於外物非知在外也於斯時也人能反躬而求則人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則誘無得而惑焉故特言不能反躬而天理滅所以警切之意深矣

自此至王道備矣言人由感物而動好惡無節而至大亂之道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　烏程凋氏云知知之知是知之本體雖接於物實無物也知誘之知則通是物誘失邪本體之知矣知如鏡然鏡未著塵隨至無所不照是物至知知一着塵染日就昏翳失其光明是謂知誘於外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史記作佚非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疏云物既衆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所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自然之天理而窮極使然之人欲也　長樂陳氏云天理滅則人之良

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僞乎人欲窮則人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泆作亂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爲强者之所脅寡者無所恃而爲衆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爲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爲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此大亂之道也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僞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烏程姚氏云人化物三字極妙人所異於物者謂有此天性之知能應物不爲物所誘耳爲

物所誘則人亦化爲物矣故緊申說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句嗟乎人欲何窮之有哉天理制却不敢窮是欲是稱人焉耳滅却天理去窮人欲何時了得名雖爲人實無異禽獸此發明人化物三字極透徹滅天理而窮人欲總根好惡無節來故緊承說先王之

制禮樂人爲之節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嚴陵方氏云制禮所以爲之節也樂則所以爲之和也總曰爲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爲之以節

養陽而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侯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男如之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竊意不盡然射不止於大射與卿大夫之射鄉飲酒亦不止於射時饗饗禮若饗帝親饗諸侯兩君相見之類皆是食食禮若口食大夫秋食耆老之類皆是交接兼幽明而言亦不止於交接賓客而已蓋分言之則饗是饗食是食合言之則饗之中亦有食如聘禮口與賓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義是也註疏既不分明集說亦置而不論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嚴陵方氏云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

馬氏云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人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爲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

而其實則一也　金華邵氏云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問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烏程姚氏云前云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言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可見王考之治不出此四端愼所以咸此者愼此而已大爲之節者節此而已故反覆言之而不置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疏云此以下爲樂論凡四段此與下節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　長樂劉氏云樂和上下所以爲同禮別尊卑所以爲異同則遠邇欣服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　新安朱氏云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樂纔勝些子便是流知其勝而歸之中卽是禮樂之正慶源輔氏云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樂勝則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禮勝則離矣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不可

金華應氏云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

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爲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
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
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云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
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
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以陳而貴
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
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因禮樂以
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
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

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
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
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
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
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故曰孔子將爲政
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
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
之助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嚴陵
方氏云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
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別也上言不肖而下言
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

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云公以七爲節侯伯
以五爲節子男以三爲節此等之迹也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此別之之類也於禮言義於樂
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
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
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政
均其爲治畧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
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
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
王道備則爲治之畧民治行則爲治之詳上言政而
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爲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

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烏程姚氏云上分政
刑爲二此合政刑爲一此下更不復及政刑蓋政刑
特輔禮樂之具耳移風易俗其必由禮樂乎故以下
專言與禮樂事　武林顧氏云義立文同正是合既
離之情飾既流之貌處好惡著五句又是以法輔之
於外仁愛義正是法輔禮樂之內有一番眞懇到眞
裁制以洗流離之根步步着緊通主治民上看不曰
治民而曰民治可見禮樂互用親敬一原乃民自然
之治特至此無不行耳禮義二字只當條作樂文二
字如後章異文二字　松陵趙氏云憑他說禮樂同
原畢竟猶落痕迹此直揭出仁義歸到禮樂根原何

等渾融透徹連禮樂都不必說了從來救禮救樂等字最厭今悉去之　烏程韓氏云好惡政也好惡著上之好惡平也仁義爲德標名相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註云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疏云此與下節爲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而禮行也　張氏云出猶生也爲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爲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延平黃氏云樂者樂出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眞理則吾復何爲哉此所以揖讓而天下治　金華邵氏云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簡必易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爲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爲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簡乎　晉江周氏云首二句是制作之本次二句是和序之體大樂二句是和序之妙宜相推歸重易簡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長樂陳氏云樂不至不可以言至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　嚴陵方氏云至則無以復加之謂天下之人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矣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安天子不怒而威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以敬四海之內此皆天子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盧陵胡氏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樂達禮行謂施乎天下之盛慶源輔氏云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　晉江周氏云上節是禮樂之本體其妙如此此節是治效之大也樂至禮

至不作感化所至只言易簡爲禮樂之至揖讓句是打轉無怨不爭禮樂之謂是打轉禮至樂至蓋必揖讓而治然後爲禮樂之至非揖讓而治由於禮樂之至暴民不作以下言樂至無怨之實合父子以下言禮至不爭之實　武林顧氏云樂達說箇天子不怒禮行說箇天子如此明白重在天子身上禮樂非天子不敢制作亦非天子不能大而至　納蘭氏云合父子之親所謂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也兢兢守此禮內卽書所謂立愛唯親立敬唯長也以敬四海之節而推廣之是之謂敬集說引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上之說以亂之固非嚴陵方氏謂四海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

馬氏云百物不失者言其和之之意也祀天祭地者言其節之之事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長樂陳氏

疏云自此至遂作之謂也爲樂論第三段此與下節之內皆相敬者亦非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也　長樂劉氏云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其宜節故郊社必根其本故明則使之有鬼神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內莫不合其敬以爲義同其愛以爲仁矣　長樂陳氏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祀天祭地者言其和之之意也祀天祭地者言其節之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乎彼　河南程氏云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云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有禮樂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在幽則有鬼神　新安朱氏云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金華應氏云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太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刑政亦餘事耳大者贊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行並運不可以差殊先後視

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衆見其小大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尊見其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而不散鬼之歸也樂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見其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唯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福寧黃氏云禮樂在人身上出何以能贊天地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則天地之理已悉職在吾身故吾之禮樂皆天地之理而天地者乃吾禮樂所自出之源頭也此吾身之禮樂實與天地相關故感應之機甚速即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道細玩之自見　晉江周氏云同和同節只論理之合無贊字意和故百物二句方是贊助化育之功正見同和同節處祀天祭地非謂天神降地祇出之謂蓋禮能辨別天地之尊卑故因天之尊因地之卑而制爲祭祀之禮使天地各安其位也明則二句承上文言禮樂之理同鬼以天地之節言神以天地之和言蓋禮樂之功既與天地相同則其理亦無不一矣四海之內二句言禮樂之教行就於配天地上見得感人心

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　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太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功德既與天地之節同則其理亦無不一矣四海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沿也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

殊矣及其至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
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
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
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
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
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
者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
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延平黃氏云合
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愛敬
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
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

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
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
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爲趨時而後有
事故事與時並爲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烏
程姚氏云事與名通本沿禮樂之情泛泛說不宜分
貼禮樂　武林顧氏云情同即上情動於中情字孩
提稍長無不知愛親敬長只此眞情明王禮樂相沿
亦只此眞情事與二句正指情同相沿處　松陵趙
氏云情同二字爲一節主腦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
舒疾（史記作綴兆舒疾）作（史記作俯仰綴
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

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鐘鼓干戚樂之器與文並述作之體
疏云此與下節申明禮樂之異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
長樂陳氏云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而爲鐘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
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
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
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
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簠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
守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爲器也口之度數其數以陽
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耦豆之所以爲器也
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升降

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爲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爲之序　馬氏云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　慶源輔氏云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云報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述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　口氏云明聖之名豈易得哉唯盡述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慈谿黃氏云上節言禮樂之文此言禮樂以情爲本而文其情之爲飾也　福寧黃氏云情文如形影原不相離何以作者專言情述者專言文也蓋情深而文明故作者主情然言作則文自該若述非得古先遺緒則修纂無因故述者主文然言明則非反情和志比類成行次乎云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戒矣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烏程韓氏云述者述天地非述前王所以與禮樂說明於天地明則情文皆明矣　明聖爲有德標名相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疏云自此至與民同也爲樂論第四段此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長樂陳氏云至陰肅肅至陽赫赫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以春夏先秋冬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　嚴陵方氏云和則統同而化故百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紀天祭地至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衆則曰羣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祇以爲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爲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與言之延平黃氏云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僞也非眞禮樂也明於天地然後能制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云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戒矣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葉氏云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福寧蕭氏云上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和序天地皆有者也何以下言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又以禮樂分屬天地哉蓋天地理一而位殊故以其理而言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故能生成萬物故言天必及地此所以先統言天地之和序也若以其體而言氣合天地之和然上行於天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於和爲切故各言天地而理自相通也此所以後又以禮樂分屬天地言有異而意同也細玩自見　興字如中興之興不作作字看謂聖人制作禮樂本於天地後人要去興舉那禮樂使無廢墜必明於天地之和序始得全是教人探本之意今人把作作字看者非　晉江周氏云首二句泛論禮樂之本未涉制作上百物皆化二句專言天地之和序以明效法之所本樂由天作二句方實看制作上說以見其本於天地樂言合有不明和序意暴亂便見不能興禮樂明於天地二句則見聖人能制禮作樂者正以明天地之和序也興禮樂中有贊化育意　武林顧氏云此言禮樂盡天地之情歸重過制二句得來都說和序不曾說不可過到此發明制作緊要道理禮樂即天地和序和序即生成不過法天地以制作者全要防其過處明於天地亦宜明得天地之和無暴序無亂底理方能爲制作本明字深微　烏程韓氏云由天以地紊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史記作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照兩過字正是其明處

疏云此與下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　長樂陳氏云樂有情有文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僞非禮不去誠至則中正僞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同增美豈不爲禮之質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鄙之以莊以敬是外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可極順焉是外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固物以我之而已豈不爲禮之制乎

嚴陵方氏云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經曰樂節喜則發爲歡可知又曰樂合愛則發而爲歡可知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禮相敬則形而爲莊可知又曰禮極順則形而爲恭可知　延平周氏云論倫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　金華邵氏云情實也官職也

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　烏程姚氏云明天地能與禮樂然未達禮樂之本者將如何明天地故舉樂之情官職制詳言之論與倫扩而無患所謂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此樂之本情禮本大中本至正本中正而無邪此禮之本質欣喜歡愛四字細分之少別而總歸一个愛字莊敬恭順四字細分之亦少別而總歸一个敬字合敬同愛上文已明言之矣　松陵趙氏云此又揭出官制二字以明作述之原見非致中和修已以敬之聖人不能與於此　納蘭氏云先儒諸說絕分明集說不采而取劉氏既以情質屬之禮樂官制爲在人語脉支離復以論倫爲辭足論而音有倫與下文施金石越聲音相礙非經旨矣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史記多以字與民同也

長樂陳氏云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坎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

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祇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夫

是之謂議道自已置法以民
樂器文之用必本此官制之意以與民同也則此二
字緊照官制說同不對獨乃與民同見此愛敬之情
也要歸到合敬同愛之同乃得

樂記第十九之三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疏云自此至禮樂云名學禮章　長樂陳氏云功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治不至於既安不可以言成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時故作樂必待乎功成制禮必待乎治定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不具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不具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不具

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察不察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大聖孰能與此　烏程姚氏云此方論帝王禮樂之不相沿襲曷云樂極而悲來曷云行禮粗略而不能詳審此皆非本旨上文不曰論倫無患乎欣喜歡愛之無比悉論倫而無患夫何憂又不曰中正無邪乎莊敬恭順之所履悉中正而無邪夫何偏此憂字正應上患字此偏字正應上邪字樂極是樂之任情處禮粗是禮之外飾處恐非若註所云云　武林顧氏云此言大聖不分兩个人　松陵趙氏云帝王制作纖毫不可爲僞稍或沿襲便極而憂粗而備矣曷曰備正本中和盛德爲功大治辯之由

愚按周官黃帝樂名大卷又名雲門下文咸池與大章並稱則咸池堯樂也禮書云黃帝之咸池誤矣故改其二字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禮

疏云此與下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制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　長樂陳氏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　廬陵馬氏云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爲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樂非人爲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焉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爲仁秋斂冬藏所以成之故爲義仁本中和盛德爲義近於禮此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人爲者也

慶源輔氏云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爲也作長斂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　武林顧氏云此總說造化有自然之禮樂禮行樂興與繫辭乾坤定矣等語一意亦猶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制禮爲節限無禮之禮無聲之樂云爾生物爲仁成物爲義都在

氣從上說不指理　松陵趙氏云行矣與焉盈前皆是之意仁也義也隨時指點之名近禮近樂約畧舉似非可質言總是天地自然之禮樂也下文敦和四句此禮樂本然之功用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之情盡矣

註云敦和樂貴同也別宜禮尚異也　橫渠張氏云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言　嚴陵方氏云和言其氣宜言其物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

循其禮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爲德率神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居鬼所以從地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爲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爲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內外之別也

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　延平黃氏云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明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

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天地宜也禮樂參之天地者也　慶源輔氏云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又推言禮樂之理也樂之理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而爲聖人之所官矣　金華邵氏云應者彼有而此答之之謂配者以彼而合此之謂天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官主君道官臣道　烏程姚氏云自天高地下至居鬼而從地統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未便說到聖人至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方說是聖人之效法注禮行樂與說聖人法之似太早近禮近樂說效法之所本似俱未當合天地而言同此和也同此宜也同此鬼神之屈伸也分天地而言太和流行氣常發揚其天乎樂敦和率神所以從天也辨物居方氣常收斂其地乎禮別宜居鬼所以從地也此敦字率字別字居字從字通主自然者說註厚其氣之同辨其質之異達其氣之伸斂其氣之屈說不着行於天具於地解從天從地更說不着　京山郝氏云敦和率神別宜居鬼本謂樂從陽禮從陰鄭謂聖人死爲神

賢人死爲鬼恐未然　松陵趙氏云氣行於天莫爲之應孰敦其和質成於地莫爲之配孰別其宜故聖人制作以配應之此禮樂之效法於天地也禮樂明備承上起下之詞明者情著於文自隱以達於顯備者道窮於器由精以極其粗天地官仍是率神從天居鬼從地之事前虛論理此則實言之此天地之效能於禮樂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疏云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明

禮爲天地之別也　長樂陳氏云君臣以天尊地卑而後定貴賤以卑高以陳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爲辨之天地別者易圖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嚴陵方氏云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積卑至高故也　金華應氏云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劉氏云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以下文例之君臣定貴賤位等皆當作自然看言造化肇其體至末句禮者天地之別方著聖人制作上禮卽上下君臣貴賤之類在天在地以形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凡非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其非類聚耶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濟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連其非羣分耶是豈天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爲體而有以相辨以和爲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在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

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者易圖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嚴陵方氏云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積卑至高故也　金華應氏云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劉氏云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以下文例之君臣定貴賤位等皆當作自然看言造化肇其體至末句禮者天地之別方著聖人制作上禮卽上下君臣貴賤之類在天在地以形

象言成象成形以禮制言

愚按易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記與繫辭微有不同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爲解甚多鄭註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孔疏云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注易傳云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朱子易

本義云方謂事情所向事物善惡無以類矣又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人皆來聚物通天下之物而言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不好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陳氏集說云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卽爲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又載劉氏云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其說之不同如

此總不若長樂陳氏切天地講者爲是

地氣上齊（史記作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史記多物）字化與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註云摩猶迫也盪猶動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長樂陳氏云樂之道形而爲天地氣而爲陰陽天地待陰陽而後變化陰陽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齊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變通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盪也蓋陰陽之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相盪也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其偏勝也怒

而爲風和而爲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含生者莫不奮矣一噓爲春夏一吸爲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或循量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也有以幾煖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興焉然則樂有不爲天地之和耶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爲乾坤顯之而爲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爲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奮之者風也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嚴陵方氏云地位乎下而天位乎上故曰摩天地以形言而存乎氣故曰盪其實一也

□氏云易解一起一滅爲相摩一進一退爲

相盪雷霆聲之所作風雨氣之所發運行無窮曰動寒暑相繼而歲成焉照臨爲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百物皆化　金華應氏云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劉氏云此申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細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福寧黃氏云禮有儀文度數效法天地故就質上言若樂只是一箇和無截然分限可求之理故就氣上言自地氣至日月總是氣行不乖四字或入以清明象天等語大失記人之旨矣

晉江周氏云此節雖有天地陰陽字而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氣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物謂之化者蓋百物皆天地所化生故因謂百化也地氣至日月是流而不息意百化興焉是合同而化意末句方入聖人作樂意　松陵趙氏云合兩節言之天地間種種陳列何等整齊氣化流行何等訢合便猛然想着禮樂卻原來是這般這般的兩如此則三字口氣極緊有介人恍然可會之意見得禮樂本現成在天地間聖人何嘗分毫增減

愚按鄭注齊讀爲躋躋升也依方氏解不必改字鄭注酋迹也不若訓發爲是

張氏云此明天地應於禮樂隨禮樂得先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　長樂陳氏云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羣物皆別男女無別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盧陵馬氏云升猶言階階之以爲亂也鄭注升以成蓋亦是矣化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言有以貴於別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曰天地之情也

愚按上文天地之別天地之和皆天地之情也和故化時而生別故男女有辨而不亂此天地之情也若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非天地之情也升字疑爲非字傳寫之誤也皇氏所謂天地無情者正謂此耳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疏云此與下節盛說禮樂之大　嚴陵方氏云極乎天蟠乎地言其升降之無常也行乎陰陽言其往來之不息也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也極乎天非特樂由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地行乎陰非特禮由陰作雖樂亦然行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　史記作登下多一此字　天地之情也

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禮亦然通乎鬼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此其所以爲至歟故首以及言之及言及其至也高者下之對遠者近之對深者淺之對厚者薄之對高猶可窮而況於下乎遠猶可極而況於近乎深厚猶可測而況於淺薄者乎　山陰陸氏云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　慶源輔氏云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制禮作樂之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長樂陳氏云大始氣之始成物形之終著於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大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則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乾則自強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賾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冥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動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一來循環無端者究亦無可質言僅爲擬而意之曰者有時而動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動而不動則靜其一往

此天地之間也惟聖人明於其故直曉然示之曰此
禮樂云　烏程韓氏云著不息著不動正是禮樂皆
得正是應天配地天地不是兩物禮樂所以並稱德
是教民本領禮樂源頭此篇第一緊要眼目只爲有
德以皆得命名若不將禮樂合說如何見其皆得所
以從前且未說教並不單拈樂字亦並不重提德字
直煞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綴出一句故聖人曰禮
樂云說明自家意思爲德者得也撐立老大根基以
後纔說教民單拈樂字頻提德字見先王著致正本
其所得以愼其所感之者篇法極有次第　納蘭
氏云鄭注樂著太始之著言處也孔云著與居相對

故註以著爲處集說因之然下文著不息者天著不
動者地及著往節歸著誠去僞先王著其教以著萬
物之理皆作顯著解獨此作直略反有所難通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史記作樂以賞諸
侯
疏云此第四章名爲樂施明禮樂既備乃施布天下
也此與下節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
備五絃無文武二絃唯宮商等五絃也案世本神農
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絃始
舜也變是舜典樂之官　慶源輔氏云南風長養之
風鄭氏則以爲解民慍阜民財然以此觀之則疑家

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
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
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
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
也非謂夔始制樂言因南風而制樂以賞諸侯自夔
始也　平湖陸氏云孔疏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
鄭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
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
鄭所見又尸子雜記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愚
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

述則見於一時名則流於不朽此諸侯不可不勉而記者所以極言之也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鄭所謂咸池皆堯樂名也故周官名堯樂爲大咸若彼也所以爲綴列則俑也所以爲行治民勞者鄭遠而俑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鄭近而俑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　盧陵馬氏云上言舞行綴遠綴短者風夔始制樂言其樂之聲也此言舞行綴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也舞者德之發德者舞之蘊故觀舞可以知德論者行之實行者論之主故聞論可以知行其意主於舞而繼之以聞論者所以詳之也　延平周氏云聖人之貴樂以治民爲主

愚按鄭注咸皆也池之言施也長樂陳氏言咸池之物而潤澤之也終屬強解孔疏謂黃帝咸池之樂至堯更增修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咸池周謂之大咸大章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似乎鑿鑿可據然不知其何所本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敎者民之寒暑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長樂陳氏云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與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敎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不時而愆伏所以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敎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苦其能不飢而

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絃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與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而已故言節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　嚴陵方氏云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飢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則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教以經是德民則而象之便不至傷世無功矣

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飢乎故曰無功教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故繼之以先王之爲樂焉上所言教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爲法則莫非善法治則莫非善治

慶源輔氏云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顯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金華邵氏云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以言之　晉江周氏云首三句是起下文教事之意教爲事之統體如教以聲音教以舞蹈之類事爲教之節目如聲音中之清濁高下舞蹈中之綴兆疾徐是也法治教法寒暑事法風雨也善即教時事節也樂中包有德字蓋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所由觀化者也故民象德　武林顧氏云教者養民於和是即寒暑事者成民於樂是即風雨勿作比喻教得時如云十三舞勺春誦夏絃之類不時則曠而人廢業事有節如度數禮節滿明象天之類不節則事流而人過其則故先王爲樂必教時事節以法天地爲治也法治便是善善便是德民則而象之便不至傷世無功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史記作閉字）淫也

註云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　疏云此與下二節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先王因酒之流生禍因爲飲酒之禮案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

士同壹獻也　長樂陳氏云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

食所以爲食禮酒食之禮凡以通賓主之情合彼此之懽也懽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樂者所以象賓主之德也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禮者所以綴止淫過也　慶源輔氏云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　晉江周氏云合歡三句文雖三平而意只重禮樂上只言酒禮而此兼言樂者言禮必及樂也歡

德淫俱就賓主上說須相承看蓋酒食所以合歡便易至於流而生禍矣而有樂以象賓主之德則有以正其本有禮以綴賓主之淫則有以節其流又何至於生禍哉　此節推燕喜用禮樂之義下二節言禮樂之用大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　嚴陵方氏云於吉曰福以知凶之爲禍於凶曰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廬陵馬氏云哀樂之分皆以禮終言有禮以節之　延平黃氏云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山陽彭氏云禮者所以綴淫而綴淫不僅用之於賓主故又言大事大福於以廣禮之用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史記作風俗移故先王著其教焉

嚴陵方氏云聖人之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之故遷此之彼爲移更有爲無曰易　京山郝氏云按史記樂書此一節連下章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爲樂言第六章樂象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至所以贈諸侯也十四句接此章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下蓋施報諸侯等語與首章天子作樂賞諸侯文義相協爲樂施此章末善民心移風易俗等語與上文不甚屬屬下章頗似

烏程韓氏云此與下節將禮樂平列統承之以著教

可見下文雖說樂親疎貴賤長幼男女理皆形見則禮教亦著矣得曰皆得則著亦並著聖人無二教也

山陽彭氏云此申上樂者所以象德而言此以廣樂之用聖人之所樂不重只重善民心句感深移易正善民心之實內則達神興德是善一人之心也外則移風易俗是善天下人之心也豈但實主象德而已哉直須發聖人能感能移易處方是兩其字

樂記第十九之四

歸安鄭元慶述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疏云自此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此與下節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　慶源輔氏云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此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人心惟危也扣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內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蘊未嘗不虛也所形曰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烏程姚氏云人只一團血氣耳血氣之靈竅曰心心含明覺曰知此皆生而有之者也故總名之曰性凡民有性而情則無常其應有感皆起於物而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樂之所自來也故即志微噍殺等音而可知其心術前再言感於物而動此加一應字一起字者何凡有感必有應而感應之動皆起於物由無喜怒哀樂之常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疏云志微謂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康安也此六事所云音者皆據君德及樂音相雜也君德好而樂音亦好君德惡而樂音亦惡皆上句論君德下句論樂音　盧陵馬氏云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狄成滌濫之音所謂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人心也先王之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爲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山陰陸氏云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蓋志微則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則繁文簡節之音作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餘做此鄭註簡節少易也狄滌往來疾貌皆非是文繁而節不簡則失之繁節簡而文不

繁則失之簡肉而無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　嚴陵方氏云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實而有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謂狄彊而成滌滌言滌而泛濫也　慶源輔氏云慢猶緩也易平易也　都昌陳氏云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　納蘭氏云賁當如書用宏茲賁詩賁鼓維鏞之賁大也鄭註改讀爲憤引春秋傳血氣狡憤爲語集說取之然賁可以大訓賁何不可以大訓乎音大則自然猛厲矣

愚按廉直莊正莊誠作六字解廉而不曲勁而不邪則其音自端莊而誠實也順成言順序而成和動言和悅而動流蕩也辟與僻同邪不正也散亂也不自檢束也說文狄本大種狄之爲言淫辟也滌洒也濫汎也狄成言淫辟以成之滌濫言其洒滌汎濫如水之行而無所止息也皆言其淫佚之發而爲音也註疏及先儒於此節諸字皆曲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長樂陳氏云樂書云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六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自黃鐘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別於分忖於寸蓼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審焉自黃鐘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焉稽之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中節爲禮合宜爲義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使之陽不嫌發散陰不嫌閉密剛氣不失之怒柔氣不失之懾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懾剛不奪柔而怒而樂之道歸焉爾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　都昌陳氏云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焉　晉江周氏云本之情性是樂之本稽之度數二句是樂之文有本有文樂制備矣合生氣之和用樂以和天地也合字有贊助意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外而不相奪也是合處不怒二句正是道處四暢二句則又言天人

極其和也此中字是中間之中對外看發外就陰陽
剛柔之用說皆安其位句則推原樂之和蓋樂和而
後可以和天人天人之和如此則樂之和從可知矣
非謂至此而後樂和也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史記作類
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
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嚴陵方氏云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
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
若舞勺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
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
也故首本之情性不可無度數之陳也隨曰稽之度

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
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遮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
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音濁而大羽音清而
小蓋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
上六蓋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
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爲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
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疏言其分貴賤
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也
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
其深矣　長樂陳氏云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夫陰陽剛柔各安其位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立之學

數不可無禮義之防也隨曰制之禮義生氣之和民
所同賦合之而不乖五常之行民所固有道之而其
由若此者無非約情而歸性使其發也可收陽而不
散也使其卷而可舒陰而不密也高明者柔克剛氣
不怒也沈潛者剛克柔氣不懾也此四者交輸於中
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分明樂游於和氣
中然後立之學等不皆形見於樂則樂與民情無間
然矣民之情其深於樂乎樂之作其深於民情乎故
曰樂觀其深先王著樂之教當必至是而後爲著也
烏程韓氏云以繩以象使皆形見所謂著也樂觀
其深禮亦著也　納蘭氏云文采節奏俱爲樂之節

節奏如清濁高下舞之屈伸綴兆徐疾文采以
琴瑟飾以羽旄五色成文而不亂皆是也舊說謂音
曲相和應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非是鄭氏註下文文
采節奏樂之飾也謂樂之威儀何於此獨曰文采謂
節奏合耶

愚按新義以本之情生三句爲主合生氣至不
相奪句句貼情性講然後以下正是作樂所謂
稽度數制禮義也其說亦本之註疏孔氏正義
云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
之學等云云

王做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也物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憑反善之
疏云此與下節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平和之德故
君子賤之也　慶源輔氏云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
總上二語敝謂傷敗煩謂勞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
辭禮易失之慝樂易失之淫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
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
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嚴陵方氏云此廣言淫樂之事哀而不莊故慢易以
犯節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
所戒故流湎而不安故樂而不莊樂陳氏云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　山陰陸氏云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

京山郝氏云感天地條暢之氣滅人心平和之德雖
鐘鼓管籥干戚羽旄聲容盡美君子不貴也　烏程
姚氏云哀而不莊六句通根其聲來是樂之淫處語
有次第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則淫樂所必致者
故緊接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云云哀樂皆有節皆
有本不莊不安其慢易如何所以犯節
而忘本慢易流湎到放蕩無收處姦所淵藪也故曰
廣則容姦到偪陿不堪處欲其勝求乎故曰狹則思

史記作肖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欲感條暢之氣感字訓感傷極妙天地之氣本條暢
也一感傷將何以合其和人心之德本和平也一澌
滅將何以道其行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所應者
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大此四句說得極
好　平湖陸氏云廣則容姦二句註疏以樂言集說
以人之感於樂者言恐當從註疏

愚按集說以哀而不莊兩句屬禮慝兩句屬樂淫慢易以犯
節四句屬禮慝廣則容姦兩句屬樂淫慢易以犯
謬以感作慝尤大謬上文慢易屬志故不爲失
而此慢易屬聲則慢與易皆非正聲也故失節
二字前後所解不同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同聲謂姦邪之聲逆氣謂違逆之氣感姦邪之聲又感違逆之氣二者相合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閒正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成象而和樂興焉聲感人是唱也氣應之是和也同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者出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亦各以類自疏云自此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此與下節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姦聲謂姦邪之聲逆氣謂違逆之氣感姦邪之聲又感違逆之氣二者相合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閒正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成象而和樂興焉聲感人是唱也氣應之是和也同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者出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亦各以類自疏云自此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此與下節明樂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　晉江周氏云倡和二句承上以起下倡以聲言和以氣言同邪曲直各歸其分以聲言末二句又推進一步　松陵趙氏云此節只重感應不重聲樂兩興焉亦不作驗語氣與前章合同而化而樂興意同細玩下二節方說到作樂故緊接是故云云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志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嚴陵方氏云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比類於外故足以別其等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止之接則與之交焉莫不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吟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吟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吟羽絃以召黃鐘雪霜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吟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

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慶源輔氏云倡和有應同邪曲直各歸其分即上所言是也至萬物之理又言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　晉江周氏云倡和二句承上以起下倡以聲言和以氣言同邪曲直各歸其分以聲言末二句又推進一步　松陵趙氏云此節只重感應不重聲樂兩興焉亦不作驗語氣與前章合同而化而樂興意同細玩下二節方說到作樂故緊接是故云云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志（史記慝作廢）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嚴陵方氏云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比類於外故足以別其等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外深淺之別也慝禮不接心術故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指一身而言之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所行無不宜矣　李氏云反情以和其志以內修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不留不接以外治內者也不設以內治外

者也夫如是則耳之基聲目之基色鼻之基臭心知百體之基佚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口鼻心知皆由順正　山陰陸氏云義宜也順正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文曰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晉江周氏云首二句分上揭君子修身之要下皆修身事也反比是工夫和成是效驗姦聲至身體申反情比類之事使耳目句正和志成行之實姦聲滿慢謂外淫樂句雖屬內然不必分配反情比類使字着力頗是存其自然正是合其當然順正就是以行其義非有兩意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　慶源輔氏云著見於樂也　晉江周氏云首二句分上揭君子修身之要下皆修身事也反比是工夫和成是效驗以聲音五句作樂之具也奮至德三句樂之功用也所以功用之妙如此者以先王作樂極法制之詳耳下節皆是法制之詳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

長樂陳氏樂書云天高氣清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合而周則復起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涸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以象地也非特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鐘六同終於夾鐘始於大呂皆象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子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非特樂焉而已五聲之節奏台爲文采臭不雜比成

文而不亂則宮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凌犯而無怠懘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爲聲成文而言也八風象八卦也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鐘之律而黃鐘冬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蔟之律而大呂太蔟大寒啟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

夾鐘之律而夾鐘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鐘夷則之律而林鐘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鐘霜降小雪之氣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而和樂興而正聲格矣何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

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卽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鐘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耶註家以百刻爲百度倘其恨也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爲濁豈迭相爲經之惡耶　嚴陵方氏云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金華應氏云五聲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風自是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晉江周

氏云四箇象字只是相似意不可作法象看終始比
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單以律言周還謂周流同
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有節也文律數俱
以樂言五色三句言其常小大三句言其變
愚按五音配五行之色言五色即五聲也亦即
五行也月令春盛德在木其音角其色青夏盛
德在火其音徵其色赤中央土其音宮其色黃
秋盛德在金其音商其色白冬盛德在水其音
羽其色玄經言五色而五行五聲皆在其中矣
五色成文即爲五聲八風從律即爲八音嚴陵
方氏曰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
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故以其質言之八
風在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乎八方在易則
畫於八卦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以從律則一
也其解甚妙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盧陵馬氏云倫理也言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爲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爲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　慶源輔氏云上文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言樂之功效以結之曰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烏程錢氏云照上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張氏云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爲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　慶源輔氏云以道制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盧陵胡氏云以道輔氏云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悟愉此樂之眞也樂得其欲則沈湎淫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欲則不復於道則欲不行但知有樂而不亂樂本於欲則不復有道故至於耽惑而已豈眞可樂哉　武林顧氏云樂也樂字即和其志和字道即順行正義之道倫理咸宜略無乖僻得此便樂若徇欲其何能樂說小人正引出君子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聲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長樂陳氏云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宰而其仁足以成己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

無非德教下所謂之方矣不背僞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　張氏云此總結上文又以起下文也

晉江周氏云自君子反情比類節至此凡六節第一節言君子修身以作樂第二三節言廣樂以爲教第四節言樂行而教成第五節是申言作樂必本於修身之意此節總承歸重末句以見樂行可以觀修身之德　武林頤氏云申反情不及比類兩兼外也應轉反情比類節樂之聲音備爲廣應轉然後發以聲音節樂行而倫清民便綱方歸本君子之德亦即樂得其道者是　山陽彭氏云德即至德之光德字蓋始焉修德以作樂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嚴陵方氏云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樂無以發德而爲華然後散而爲器然器不止於金石絲竹特舉此以該之有言有詠有動皆氣之所使也所以使氣者一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慶源輔氏云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咏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氣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　福寧黃氏云劉氏以三者指志聲容言非也而石梁謂德有心爲本心又性之本又分心性爲兩段亦非也只據本文說性爲德之本德爲樂之本意便盡了三者指詩歌舞而言　晉江周氏云此節全在樂者德之華句首言德者性之端推原上去一層金石絲竹則指樂之器言之詩言其志以下正申明樂者德之華一句詩歌舞即所謂樂也志聲容只在詩歌舞內不可即此爲德三者本於心就心之感動而言即所謂德也

愚按樂氣氣字集說劉氏改爲器字不可從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嚴陵方氏云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則樂之英華發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爲僞　京江郝氏云文明者樂之發現化神者樂之感動和順積中所謂性之端也英華發外所謂德之華也　松陵趙氏云曰深曰盛曰積字字着力不可爲僞僞處從三箇而字想出氣盛句向說

天地之氣固謬卽云樂之氣亦謬蓋二句上半截皆屬心而文明化神發外方屬樂也和順句又是情深氣盛源頭本於心者件件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積極後發也

愚按孔疏以氣盛爲舞長樂陳氏以情深文明爲詩氣盛化神爲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爲舞集說以氣盛化神如天地均非是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疏云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爲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史記作息過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非是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奏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事不可以不學也

嚴陵方氏云凡作樂皆先之以鼓作之將以用事用事不可以無戒作之乃所以戒之也三者數之成三步乃能見方者警戒之故也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作始之謂始舞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爲往終爲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始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爲出復爲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樂由陽來陽之氣爲舒其德爲明故容雖奮疾而不至於拔者以氣之舒故也義雖極幽而不至於隱者以德之明故也獨樂其志言所樂在志不特在乎聲備舉其道言所舉在道不特在乎器有志則足以達乎道故

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節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　長樂陳氏樂書云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爲樂皆本於心爲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則聲寫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者樂之象也詩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奏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

能不厭其道有道則足以制其欲故能不私其欲志則聖人所自得故言獨道則天下所共由故言備在己自得則久而不厭故繼之以不厭其道與人共由則同而無私故繼之以不私其欲情所以本樂之義故情見而義立樂所以崇君之德故樂終而德尊君子樂而好之則足以成其善小人樂而聽之則足以知其過凡此皆正聲所感故也且君子好其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小人聽其過而改之則不至滅身皆生之道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盧陵胡氏云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也鄭云象秉兼年觀兵孟津十三年往伐凡再始也案此經

泛論樂不指武王至賓牟賈論武之備再成而滅商乃武王再往之事不應前後導查也　晉江周氏云上節重作樂先論樂之本文而推及其制作之序此節重用樂先論樂舞之善而推及其爲用之大要之只是通論樂舞之理如此上節君子是作樂的人此節君子是聽樂的人故曰二句結上文言樂本於吾心而能感人之心故爲大也　武林顧氏云先鼓四句是敘樂舞之事三步再始復亂獨詳於舞記文往往不拘如此自舞亦可見樂奮疾二句形容樂舞的妙處極幽非止難知其理深也總前是飭之已治節度如此獨樂四句推開說道師樂之道志與欲謂司教者情見照樂終在初作時看義立即前順正行義義字說个立有卓然在前光景到德尊則和順積而英華發愈不可及矣合君子小人都靠聞樂不亦大乎　烏程韓氏云樂之爲道不過動本樂象治飾上文已竟其說好善聽過則人道業反其正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先王教民一案已結以下數條復將禮樂對舉反復抽揚申釋其旨贊歎其妙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疏云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章德報情又覆說施報之意　長樂陳氏禮書云施者天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至情仁近於樂而有施義近於禮而有報亦是意也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反始報之道也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而以樂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而以禮繼之　盧陵馬氏云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樸爲事故禮主於報樂主於施故樂其所自生禮主於報故反其所自始樂其所自生者樂其成於此而生於彼則有生之象焉反其所自始者反其終於此而始於彼則有報之象焉樂樂其所自生故章德禮反其所自始故報情章德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情之爲言實

也因其賓而報之則有反始之意焉禮言報情反始則知樂章德樂生也諡文之省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繰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疏云此又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諸器之大輅金輅也據上文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四衞則革輅蕃國則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文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以五爲節然則天子二字不可泥看三物之賜豈皆有牛羊之羣從之所施而無節蓋泥於所謂大輅者天子所贈之車也見得非天子贈諸侯也經意若曰天子贈諸侯受之則與魯之郊禘何異哉緣飾也蓋以青黑之色飾此龜耳方氏以爲藻藉趙氏以爲藏龜之具打便不敢用龍旂寶龜亦然若但以爲天子之車天子之旂天子之寶龜天子贈之諸侯受之則與魯之郊禘何異哉緣飾也蓋以青黑之色飾此龜耳方氏以爲藻藉趙氏以爲藏龜之具打非是

侯以龜爲寶牛羊者燕享之所用則用之末也非所先也故曰從之　廬陵馬氏云天子以十二爲節大路繁纓十二就旂十有二旒青黑繰之寶龜長尺二寸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然則大輅與龍旂寶龜賜上公之禮也　京山郝氏云史記樂書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以下十四句在第四章樂施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下　晉江周氏云從之二字不可泥看三物之賜豈皆有牛羊之羣從之

愚按先儒謂此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蓋泥於天子二字而不知其所以贈諸侯也經意若曰所謂大輅者天子所贈之車也見得非天子贈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見乎人情矣

註云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　疏云自此至制於天下也名爲樂情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至於理則不可爲緣然必天子之所贈然後欽以爲寶也故經曰諸

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而此言樂統同禮辨異蓋統同有別於爲同辨異有別於爲異爲則有人爲存焉若乾之統天復之辨物曷嘗有人爲哉是以前則繼之以禮樂之以禮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說焉可言而已事則有所爲矣管者有所主治相爲終始之謂禮樂出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言如此　晉江周氏云樂也者二句是體統同二句是用不可變易須就禮樂之善說同異二字見人情統變二字見管人情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僩史記作順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則主

禮領父子君臣之節

註云凝盛也領猶理治也　疏云此廣明禮樂之義長樂陳氏樂書云凡感於性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爲樂之情也誠者性之賦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眞而不汨於人僞所以爲禮之經也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僩而出之樂所以僩天之情而達神之德禮所以僩地之情而達明之德則神之在上者無不降神之在下者莫不興至於凝是精粗之體則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而此言樂統同禮辨異蓋統同有別於爲同辨異有別於爲異爲則有人爲存焉若乾之統天復之辨物曷嘗有人爲哉是以前則繼之以禮樂之以禮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說焉可言而已事則有所爲矣管者有所主治相爲終始之謂禮樂出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言如此　晉江周氏云樂也者二句是體統同二句是用不可變易須就禮樂之善說同異二字見人情統變二字見管人情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僩史記作順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

蓄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註云昭明也無鱗曰鮥蟄蟲以發出爲昭更息爲蘇孕任也鬻生也肉敗曰殰殈裂也　疏云此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合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天氣曰煦地體曰嫗此對文耳其實地亦氣也　長樂陳氏云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宮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者言之羽翼奮則飛者舉矣角觡生則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胎生無肉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嚴陵方氏云天地訢合然後氣之運不失其職然後以下至不殈是物之生不失其性未著禮樂末句方指言之不殈以上雖單言和事然和中寓得有序註中凡物自生自養而無所害生養便是和無害便是序末句獨言樂者亦舉樂以見禮也

思按說文訢喜也又欣笑喜二字義同鄭註訢讀爲喜喜猶蒸也孝弟之極說文嫗母也與嫗覆育萬物有父天母地之義嫗伏言卵生者皆母伏而生之胎生者皆懷孕而鬻之集說謂嫗伏爲體伏欠明切上言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畢竟末何脫一禮字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史記作布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疏云此與下節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則可以有制於天下　長樂陳氏樂書云陽六爲律黃鐘其首也陰六爲呂大呂其首也作樂必奏律歌呂則黃鐘大呂合而和聲也絃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皆樂之末節而非其本故童子舞之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肉外甕之職也列籩豆邊人醢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爲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故有司掌之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絃者樂師而已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辨六號九祭逆

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士喪禮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祭於衣次繼之主人袒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　礹陵方氏云律言首以該乎末堂上之音言上以該乎下干揚武舞言武以該乎文以至言筵席以見凡御言尊俎以見鼎彝言邊豆以見簠簋皆互相明耳　晉江周氏云舞之掌之北面俱在人君之下便見君在上後尸後主人便見君在前辨聲詩如振鷺用於助祭雍用於禘太廟清廟用於養老鹿鳴用於宴羣臣之類　松陵趙氏云商祝主喪禮當時偶有其名如曲禮豪魚曰商祭之商雜

道亦是殷時祭禮況禮用時王之制如何喪禮從殷孔疏非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樂書云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覲國服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　盧陵馬氏云德者行之蘊行者德之發事者藝之散藝者事之總

德與行治人者也藝與事治於人者也蓋有見於下而無見於上有見於先而無見於後者皆一曲之士也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尸則不廢於宗祝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而禮樂之本亦不廢於末節　慶源輔氏云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禮作樂以示天下

烏程姚氏云論禮樂至天地爲昭極矣然恐世儒不察率求之聲容器數之末故舉而歸之德行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正是箇德行前云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序言總括上段下文上下先後就當德行藝事四字看有制郎制禮作樂也要見不徒黃鐘大呂以爲樂尊俎籩豆以爲禮意　武林顧氏云此合上節段落本文原井然註將德行總在君尸主人而分習於藝爲童子有司習於事爲宗祝商祝反成聚訟其實樂師郎童者之藝也宗祝商祝郎有司之事也安知註無錯悞今細參還以童子一段屬藝見自有和序之德在焉有司一段屬事見自有孝敬之行在焉是故樂師北面而南面者爲人君則抱和序之德宗祝商祝在後而在前者爲皇尸主人則抱孝敬之行唯德行其本藝事其末是故先王有德便有藝有事然後可以制禮樂於天下無難矣若徒循末而無本一祝史之流耳何以有制　烏程韓氏云本末具舉樂事方備其義已竟故以末終之明其非所重亦以明其不可遺也　德清胡氏云按樂師宗祝之屬正郊特牲所謂陳其數而不知其義者漢初有徐生善爲容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郎此類也先王之所以教人者莫大乎禮樂然陳其數而不知其義則名雖在學士之版而實與執技之流相近曾何當於大學之道哉而況射御之數之小於禮樂者哉故鄉三物及師氏之教皆先德行而後六藝苟無德行以爲之本郎非道藝而謂之曲藝故下之後之

樂記第十九之五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疏云自此至合之也明魏文侯與子夏問答古樂今樂之異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樸素如彼使人不貪至於卧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訊亦治也平言無上下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註云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　長樂陳氏云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雖然並奏容有先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剌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奮而不拔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　慶源輔氏云進旅退旅已見古樂不同和正以廣和而不偏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嚴陵方氏云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治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者如此　晉江周氏云於是語是字指樂終言於是道古是字指樂之發言

是字對語字言道卽語也　松陵趙氏云只和正以廣四字已盡古樂之妙弦匏以下只寫和正以廣不必拘定聲舞分言於是語於是道古是作樂時君子聽之忧然神遊其際不覺津津欲出諸口而又尙論遽弔如身逢隆盛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者修齊治平總是古人之事都從聽樂時想像出來正道古實際也　平湖陸氏云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隱之不覺語之詳而道古也悉若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以破文侯恐卧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愚按疏謂始奏以文先擊鼓復亂以武舞畢擊

金鏡蓋非是當依陳氏爲是訊疑爲迅相與雅均非樂名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史記作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疏云俯僂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獼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以語道古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史記作之與音相近而不同

嚴陵方氏云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爲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　慶源輔氏云先言聲樂之異後又言君之所好者溺音正之以漸也尚矣

不然文侯有不復問矣（史記作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史記作何）

疏云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

嚴陵方氏云王季雖無心於千譽然其德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歡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於子孫也　廬陵馬氏云大曰綱小曰紀書曰若網在綱記曰紀散而衆亂則紀綱者衆目之總也紀綱正無所不正矣故言作爲父子君臣而卒之於天下大定自天地順而五穀昌以至於天下大定則其和與節無所不具矣然後窮其和節之意於形名度數之間故正六律和五聲絃

歌詩頌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德音者言其有德之音也詩之所謂莫其德音者非在於樂而記者以樂言之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也　慶源輔氏云綱紀正而天下大定蓋天下以序而後定樂以定而後作正六律然後可以和五聲和五聲然後可以弦歌詩頌此詩雖言德音而不言樂然既曰德音之謂樂故可引以爲據耳　晉江周氏云正律和聲弦歌詩頌要說出至治之氣象來此之謂德音此字通指上文德音者言其音皆綱常倫理所寓也既曰德音則古樂之所謂進旅退旅以至平均天下者即此而在矣　山陽彭氏云父子君臣各盡其理曰

紀統歸於一曰綱上大當乃宇宙自然之和此大定乃聖人調燮之和也德音之謂樂者見此等德方足稱爲古樂正非鄭衛之音所得擬也與前夫樂者樂字相照應曰此之謂又曰之謂須得比勘指點語氣說古樂如此鄭重直要令文侯悚聽耳　納蘭氏云鄭詩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疏引說文綱網弦也紀列絲也然則綱乃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細微者朱子詩傳云凡綱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又云綱者猶綱之有紀也綱無紀則不能以自張紀無綱則不能以自理皆是以綱罟爲言　左傳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李氏皆以爲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故嚴氏詩緝不從而自以意爲解集說取之朱子以貊爲莫然清靜克明爲能察是非克類爲能察善惡比爲上下相親其餘皆從左傳之說學者所宜詳也

愚按孔疏據禮緯含文嘉所言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爲三綱諸父有善諸男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爲人之大倫也故指此二者以爲綱紀馬氏所謂衆目之總者是矣若添出夫妻明與記文不合至言六紀亦駁而不馴總之識緯之書不可援引以亂經也集說以名譽訓德音三字亦未妥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勿用也

　　廬陵馬氏云鄭音好濫而使人之志淫宋音燕女而

使人之志溺衞音趨數而使人之志煩齊音敖辟而使人之志驕祭祀之用在和與敬鄭淫宋溺則失於敬衞煩齊喬則失於和是以不可用也　武林顧氏云鄭宋衞齊之音與正六律以下相反都繇其志而出與天下大定以前相反濫非己之色燕昵色以爲晏安也趨數者急於殉色敖辟者肆於悅色　納蘭氏云既云四者皆淫於色則趨數煩志敖辟喬志自當俱作悅於色解諸儒惟於鄭宋之好濫淫志燕女溺志爲鄭及他色宋安燕於己妻妾以衞齊爲好色外兼有煩喬非也左傳云煩手淫聲蓋煩則趨數而流於淫又曰驕奢淫佚喬則放恣而行其淫如衞宣

淫其婦齊襄淫其妹皆出於煩喬也

愚按鄭注趨數讀爲促速疏又以喬作驕竊以爲促速驕慢也數音朔煩也趨數者自煩也喬高也

煩也喬高也放辟者自高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註云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爾音無所施

疏云此子夏重爲文侯明正樂詩周頌有瞽之篇

吳江徐氏云詩之所謂肅者言乎樂音之肅敬小大得其稱終始得其序而不流於私邪也所謂雝者言乎樂音雝和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合伺而不至於乖離也敬而有和以爲之報和而有敬以爲之反是乃德音之謂樂而施之人事修身齊家平均天下皆可行矣用於宗廟先祖有不聽乎

不行又因詩以推廣之　武林顧氏云肅雝爲淫色者下一針或重和或重敬玩詩及夫敬以和還當提敬

愚按爾雅釋言肅噰聲也註引詩肅噰和鳴以解之雝作噰與詩禮異然說文無噰字也說文雝雝鶴也無和字意爾雅說訓又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則雝字又爲廱字矣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疏云詩大雅板之篇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　廬陵馬氏云夫鄭衞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爲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　廬陵胡氏云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　晉江周氏云君好之四句是泛言感應之機引詩是證感應之易君上總是一人對臣言則曰君對下言則曰上意念所向處曰好舉動所行處曰爲好爲行從倡兼善惡不必粘樂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

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疏云此論聖人作爲德音以示後世也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椌楬謂柷敔也柷形如漆筒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齟齬壎六孔旄七空壎燒土爲之大如雁卵　長樂陳氏樂書云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旄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而又越之金石以爲鐘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疏云此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聽之思其所用之臣長樂陳氏樂書云鐘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鏗鏘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義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嫕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台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

指而暢言之末二句要根祭先王之廟來蓋得宜有序皆廟中事異姓助祭者貴賤同聽之則得朝廷官序之宜同姓咸在者尊卑長幼同聽之則今日所行可爲後世之法感於樂而序爵序齒如此安得不亹亹可聽乎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史記作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臣也鼓聲則爲革聲士講而謹肅超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言鐘聲鼓聲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竽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鐘之爲金鼓鼗之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鐘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革木一聲言革則木亦可知就八者單出言之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唯君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罄字之誤豈經旨哉　延平周氏云鐘聲絲竹鼓鼗之聲既

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安足思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畜聚的能散則異衆人之爲畜聚也　晉江周氏云上五條言君子聞聲而有所思末二句言有所契於心是以有所思如此思是感於心而意念動處不可謂平日思武臣之心至此發見也下倣此此章自文侯問樂起首三節言古樂新樂之所發不同今君之所問以下言古樂新樂之所由來不同而溺音害德祭祀不用故引詩言古樂無事不可行爲人君者一節戒文侯好惡之當謹然後聖人節言古樂之當好此節言樂文有所主之象君子聞

聲而知所思皆以責文侯之唯恐卧也　松陵趙氏云前泛言武臣後專主將帥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乎將帥也合之謂契合於心　烏程韓氏云借魏文一案明音樂之辨只德音之爲樂盡之見樂之爲樂未有不在於德者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作史記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遽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

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註云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遽及也致謂膝至地也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　疏云自此至不亦宜乎是賓牟賈章問是孔子對是賓牟賈　延平周氏云武王伐商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遽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嚴陵方氏云咏者永其言歎者難其事淫則浸漬而不已液則流通而不絕凡若此者

皆不逮事也發揚言手容之發揮蹈厲言足容之奮厲荒言淫甚以至於荒也　盧陵馬氏云武王伐商雖出於天人之應順而有必克之理然未嘗無戒也傳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病不得眾恐不逮事之意也若恐民之不信則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民之未畏則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病不得眾恐不逮事之一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所以示其有勇敢之勢而武之始如此也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樂其蚤也蓋當其可之謂時君子舉事則及時而已矣

慶源輔氏云賈當時號爲知樂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又問之此亦與人爲善之一端也病不得眾恐不逮事所謂臨事而懼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此孔子所以深印之賈之言如是則其中誠有所見而不可奪者非口授耳傳之徒而已也　烏程姚氏云是也蓋通所對而是之非獨是其最後一段也

愚按咏歎淫液歌遲之也竊意此處且不宜露出遲字孔疏不逮事謂武王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固非承庵姚氏謂恐不及與諸侯同此事是自抱其恐松陵趙氏謂服事爲文考之心武王唯恐不及事其主亦非是蓋不逮事及時事皆武王自謂何必言及諸侯若趙說則又失之鑿矣聲淫及商疏謂孔子以時人之意問賈何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疏云此孔子爲賈說其將舞之事言凡作樂者所以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如山不動搖也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亂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周召之治也　嚴陵方氏云免席而徒立所以致敬更端而問故以請言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居吾語女者以免席而請故命之居席將以告之樂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總干與祭統所言冏

曰總固足以該戚且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誅於此又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始自爲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太公之志卽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卽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　盧陵馬氏云遲之遲而又遲言其久立於綴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夫武之遲久非特以待諸侯之至而已故孔干自樂之象成以至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反復以告之也總干而山立所以見其靜也發揚蹈厲所以見其動也武亂皆坐所以見其成也故曰樂者象成者也

烏程姚氏云凡祭與養老皆冕而總干總干非便欲征討也夫子說武王心事在山立三字上如山之立巍然不動何嘗有心以取天下哉蓋不得已而用伐耳註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似未得旨

愚按武之備戒已久病不得衆賈已豁如矣唯久立於綴猶未釋然故爲此問夫子答以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言立之久正答其遲之遲而又久之間也因以發揚蹈厲四句申明上文及時事非武坐之意且舉太公周召以實之而聲淫及商上文已明言之故不贅經典釋文遲之遲並直詩反嚴陵方氏曰上遲字音稚待也下遲字如本音讀蓋不可從也鄭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夫舞何至於失行列至於失行列而皆坐成其爲舞者亦不成其爲坐矣而謂周召以文止武豈若是哉說文亂治也集說引關雎之亂亂樂之卒章也爲證極通武亂者謂舞卒也舞卒則皆坐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止武也集說是而註疏非也橫渠張氏云坐者無事於武也極通皆坐之坐與上武坐之坐同皆跪也古人跪卽坐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國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史記多一陝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史記作四伐盛威史記作盛振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註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疏云此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

熊氏云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而觀兵也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象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舞者從北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者

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　王氏
云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
文也　嚴陵方氏云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
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
天子夾振之者八佾相夾則合而爲四矣故繼言駟
伐伐言以戈伐地也下又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爲
合矣振之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所以盛其威之容
愚按鄭注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
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駟當爲四聲
之誤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俱不
可從鄭割天子二字屬下讀故以充訓崇以王

與大將夾舞夫天子至尊安有與舞者同列而
舞哉振鐸以爲節亦無據竊意六成之舞象武
王自起兵以至得天下治定功成之事夾振之
二句釋上文四成而南國是疆振振旅也夾振
者八佾相夾如駟馬並行以此疆理南國豈不
盛威於中國乎分夾而進二句釋上文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言周公召公左右輔相平均
天下之事有不蚤濟者乎久立於綴二句釋上
文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言六成復綴舞者總干
而立以待諸侯之至車書一統萬國來同豈非
武功之大成乎所謂樂者象成者此也先儒以

夾振之三段或曰統釋六成或曰解遲久之義
或曰蚤濟卽發揚蹈厲之蚤或曰久立卽戒備
已久之久言人人殊夫旣欲遲久又欲蚤濟豈
不自矛盾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
而蚤濟大臣之致治也其事有不同者戒備已
久者武之始事也久立於綴者武之終事也其
時有不同者若謂武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
至望其助也豈不聞孟津觀兵八百諸侯不期
而會如是之多而猶待諸侯之未至耶此無稽
之談也斷不可從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史記作史記封殷之後於宋封王
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
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畢史記作兵
牛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
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註云行猶視也使箕子視之　橫渠張氏云牧野之
語語武也語中之事必是皆有此象不傳者恐失其
傳或其繁多難以語言盡也　石林葉氏云武王克
殷反商下脫政字蓋武成文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

當爲及　長樂陳氏樂書云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爲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爲後與此異何耶曰昔者厖焚孔子問以傷人爲先而馬次之先人後馬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耶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爲不失其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爲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爲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復其位言其終鄭注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嚴陵方氏云克殷則克殷之師而勝之反商則反商之政而復之以所克言殷以見紂師之衆於所反言商以見政之由舊焉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於黃帝堯舜之後則封於未下車之前於殷則封於既下車之後者蓋二代而上崇德象賢其事爲畧故於下車之前封之以示其不可緩也修其禮物其事爲詳故於下車之後封之以示其無敢遽焉商容書曰式閭則所以禮之此言復位則所以用之互相備耳馬則乘之以致遠故言弗復乘牛則服之以引重故言弗復服華山桃林各以其所宜之地而散之孔氏謂欲使自生白死疑或不然濟河而西則據當時所用事之地也倒載干戈者反其本末而載之於車以示其不復用也　山陰陸氏云投殷之後微子也言投因蓍也故名之曰建櫜鄭氏改建爲鍵以甲兵之衣爲櫜其義焉封之者恩也投之者義也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臣道以正爲事故武王訪箕子而投微子且投之爲言以紂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紂故以戒天下之爲君者以微子故以戒天下之爲臣者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封也封之者以殷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勸天下之爲君者以微子故以勸天下之爲臣者故曰道並行而不悖　慶源輔氏云弛其政所以慰民倍其祿所以勸士武王之得天下所以慰民而勸士如斯而已莫非義也豈若後世之大赦天下不問義理以媚於民哉武而畀之幸其成也畀而藏之幸其不復用也武王之所以息天下之兵者固自有道凡若此者知其有不復用之理也豈若後世之人幸情而爲之偃兵爲造兵之本也哉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師之上六是也建而櫜之其爲固也甚矣武王之示不復用以其逆而知之也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以其迹而知之也　金華應氏云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爲南北大勢之限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爲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齊則周爲西南而商爲東北也　納蘭氏云散牛散馬舂車甲包干戈使將帥爲諸侯五者皆建櫜之事建立也櫜韜也建立五事以示天下使天下知韜武而用文也故名之曰建櫜鄭氏改建爲鍵以甲兵之衣爲櫜

鍵櫜言閉藏兵甲而引詩載櫜弓矢左傳垂櫜而入周禮櫜之欲其約爲證若建櫜句單指鞞車甲包干戈二者而言者於是集說遂欲移此句於虎皮之下將帥之上失經旨多矣　秀水朱氏云召公封國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可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

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齊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荊之爲楚唯因記有封黃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與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强盛乃併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之二說者僕蓋疑之唯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

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冕之欲其約爲證若建櫜句單指鞞車甲包干戈二者而言者於是集說遂欲移此句於虎皮之下將帥之上失經旨多矣　秀水朱氏云召公封國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可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記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

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不一於制節抑又知謹節以修臣道焉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先躬耕以供粢盛者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與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祭義言與此詳畧不同者何也曰繼治者其道同繼亂者其道變　嚴陵方氏云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郊射以樂爲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虎賁取其奔赴如虎也故春秋外傳

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謂也貍首騶虞者修樂之文以
優武也裨冕搢笏者修禮之文以優武也夫致亦多
術矣此五者特其大者爾故曰大教示民之孝止云
明堂之配帝而不云郊祀之配天者以天下初定禮
之大者有所未暇故也其序先散軍郊射與裨冕搢
笏以修禮樂之文爲急而又以樂之文爲首者以樂
人人易故也與內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同意人之
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事內臣所以
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間主敬而已故繼之以
耕藉　金華應氏云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
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

天子諸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

愚按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故宋神宗
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
祖則明堂之祀非必以考配也錢公輔曰以周
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政則周公祭則
成王安在其嚴父哉姜西溟曰周公輔成王凡
所告誡天下一則曰王曰再則曰王曰成王在
焉而周公自以爲嚴父配天豈人臣所宜出哉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蓋公之以文王
配天也非獨不自以爲功並不敢以成王尸其
事此武王之意矣此數說者向亦疑信相參今

饗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裨冕搢笏同稱分明
是武王之事安得在成王之世哉況武王伐紂
之後在位七年豈一無所事明堂嚴父之禮何
必遲遲待之身後哉孝經所謂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者言周公相武
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爲
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故夫子特歸美周公非
謂周公嚴父也明乎此不特知宗祀明堂爲武
王之事卽中庸追王上祀亦非但周公之事矣
長樂陳氏謂於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
宗祀文王而已亦未達其義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
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疏云天子食三老五更之時親祖衣而割牲執醬而
饋之食訖親執爵而酳口著冕持干而親舞也　長
樂陳氏樂書云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
具遂發咏焉言親祖割牲則設饌可知言執醬而饋
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酳則省醴可知言冕而割牲所以服其勢
則發咏可知　嚴陵方氏云祖而割牲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酳所以養其陽冕而
執醬而饋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酳所以養其陽冕而
總干所以脩其食若是固足以教諸侯之孝矣止曰

弟者以未若嚴父配天之爲大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延平周氏云樂者德之華舞者德之形容周之始以兵戈克紂而至於祀明堂耕藉田養老更於太學然後其教大備其道四達則樂舞之遲久豈過也哉

嚴陵方氏云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久則樂之象成亦宜遲久矣　吳江徐氏云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此結牧野以下偃武修文之事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又總結待諸侯之至及牧野之語言由待諸侯之至

觀之則武功遲久既無急於伐商之心由牧野之語觀之則文德遲久又有緩於待天下之意其得天下之氣象甚雍容其守天下之節目甚詳密武之遲而又久其義不既深乎　烏程韓氏云借賓牟賈一案明樂舞之義只樂者象成者也盡之見樂之爲樂未有不本於成功者

樂記第十九之六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疏云自此至可謂盛矣名爲樂化此明致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云禮樂是治心之具故不可斯須去身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油潤澤之貌　嚴陵方氏云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由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感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內然後身安乎外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或犯矣故不怒而威慶源輔氏云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同致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致樂以治心謂常存和樂以治心也和樂常存於內則善心油然而生矣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則謂之神　鄱陽陳氏云樂書云肅則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長樂陳氏樂書云肅則之　疏云前言致樂此言致禮　長樂陳氏樂書云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爲教待嚴威而自行　慶源輔氏云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略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　京山郝氏云按史記致禮以治躬下多者也治躬四字宜從之　晉江周氏云莊敬以身形言嚴威以人所見言鄙莊敬之可畏可憚處便是不必分承亦無先後　烏程韓氏云前盛言禮樂皆得之事鄙說道理未見工夫到此揭出治心治躬深明教本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疏云此不能致樂治心故鄙慆詐僞之心入之矣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入之矣　長樂陳氏云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眞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易直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

也言反乎易直者推之以見子諒反乎莊敬者推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云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鄙詐易慢則感於外而然也故曰入自外之內曰入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史記作知）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疏云此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輝動於內而民聽順於外　慶源輔氏云樂作於外而動於外故極其和禮動於內故極其順和以心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事也內和則外順矣禮樂果二道哉內和而外順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豈敢有易慢之心哉況於與之爭乎德輝動於內以下此又覆說上意所以內和外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蓋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也德輝謂樂也所謂奮至德之光也德輝動於內則必形於外矣理即禮也理發諸外則根於內可知矣舉言舉之自我始也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而已然果能致禮樂之道於己則舉而措之天下民莫

生慢易已也故曰以下記者自作結詞致即極也與致禮治身致樂治心之致不同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史記作謙下同）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疏云此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　河南程氏云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長樂陳氏樂書云禮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以進爲文

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至三終奏韶必至九成則以反爲文可知銷則鑠以外物不能以自强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　廬陵馬氏云以進爲文然後能全其禮以反爲文然後能全其樂禮減而不進則禮之道幾於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樂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禮樂之偏故禮則有報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必資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和爲貴則樂之用節爲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報則禮資於樂樂得其反則樂資於禮禮資於樂則樂盖樂者樂也傳曰樂不可從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疏云從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樂之爲體是人情之所歡樂故不能免也內心歡樂發於聲音則嗟歎咏歌是也形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　嚴陵方氏云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慶源輔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嗟歎咏歌手舞足蹈性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烏程姚氏云上論禮樂之進反詳矣然禮之進而有報易知也

樂之反未易言也故此下詳言之以見樂之宜反覩先王恥其亂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云云自見得

烏程韓氏云性謂之術便非性始之初父子君臣所以不合萬民所以不親病根都在此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註云耐古書能字也形動靜也　疏云此言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既形於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嚴陵方氏云前言樂者樂也故此復言人不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能無樂前言樂必形於動靜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

慶源輔氏云形而不爲道鄭衛之樂是也

疏云此覆說聖王立樂之事　長樂陳氏樂書云樂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史記作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禮記集說十九之六　八

疏云此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　長樂陳氏樂書云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音足以知政簡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云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也族者親之所聚長者衆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於鄉里同族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於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於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於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云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也族者親之所聚長者衆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於鄉里同族

吳江徐氏云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縟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肥滿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是乃先王立樂之方

長則主其人鄉里則指其地特於族長鄉里言長幼則以鄉黨莫如齒也　金華應氏云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所謂惟精惟一也　烏程姚氏云所同聽者何聽先王之所道者雅頌之聲是也故下文云故聽其雅頌之聲一者何心也此心在宗廟只一箇敬在族長鄉里只一箇順在閨門只一箇親豈不貞天下之一而或有乖戾其問者一之未審而和之未定也　晉江周氏云審一以定和則樂之本立矣然樂之成由於聲聲一而所變者不一是必比之金石絲竹之器使音律之節宣於曲直繁瘠間者各有所飾以顯其宜則樂之文備矣及夫音律既調節奏以合有始有終有倡有和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以成乎樂之文則樂之作又無不善矣此所以明之宗廟則父子君臣至親至嚴者皆有以合其類而和親和敬也用之邦國鄉黨則萬民之至疎至衆者皆有以驗其情而和順和睦也蓋樂發於吾心感於人心本無二理此乃先王立樂之方法　松陵趙氏云一字與變字對審字因變字起唯是變端百出直認取所謂不變者而保之則和之所發自然有所歸宿故曰定定和只宜在心體上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之類莖容之節奏相合而始終條理成樂之文矣此所以合和云云合和是各歸至一而不變處

愚按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陳氏樂書謂五聲之和定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鐘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鐘則十二律之和定皆指樂聲而言集說既取應氏而又載劉氏之言審人聲者於後且曰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失其本旨矣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史記作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張氏云前言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證其事　長樂陳氏樂書云雅爲王政之興頌爲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況聽其聲乎蓋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變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周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之類莖容之節奏相合而始終條理成樂之文矣此

矣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還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之命也　嚴陵方氏云得天地之正氣而爲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爲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也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爲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爲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尤所不能免故也

烏程姚氏云此緊頂審一以定和三句來故說聽其雅頌之聲至於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則狀其內外無不自得所以能合和附親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云云

又推極言之見關於人情之大所以不能免也註訓禮之節樂恐非是　京山郝氏云天地之命卽中和之紀造化人事物理中和而後有條故曰紀人情所不能免乃所以爲命與紀也

愚按上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同聽之莫不和敬順親是人情不能免處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疏云此覆說樂道之盛而以禮樂節之　嚴陵方氏云喜心生於內則隱矣必播於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以喜故曰飾喜怒心生於內亦隱矣必用於軍旅鈇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暴亂者暴亂且畏之和言天下畏言暴亂者暴亂且畏則天下無不畏矣此言禮樂則知前所言軍旅鈇鉞者對樂而言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也

京山郝氏云按史記此章第八居魏文侯之前　武林顧氏云前路單說樂到此忽合提却又以軍旅鈇鉞當禮字與樂對看此軍禮禮之一端也分明見揖讓征誅非二特後人不知先王之飾喜怒必繫此耳

皆得其儕句是一節關鍵唯先王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無一毫私心纔得皆得其儕纔能以禮樂飾之到天下和暴亂畏都生於喜怒道豈不盛二則字正見握機約而化成之大處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　愛者至而慈者鑑簡

註云師樂官乙名執猶處也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疏云自此至問樂是師乙章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于贛令師乙說已之性宜聽何歌師

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已性執處所宜之歌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史記作正直通濟廉而謙者宜歌風）

嚴陵方氏云寬容德也柔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之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敬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

烏程姚氏云寬者難於靜柔者難於正廣大者難於靜疏達者難於信恭儉者難於好禮正直者難於靜廉者難於謙故中間俱着箇而字歌風雅頌却有三箇靜字靜爲衆動之根茲可睹已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長樂陳氏云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　嚴陵方氏云溫則將至於寬而無立良則將至於寬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蓋溫良所以爲仁能斷所以爲義也　李氏云肆直而慈愛者本乎義而濟之以仁者也溫良而能斷者本乎仁而濟之以義者也

京山郝氏云肆遂也遂直而慈愛言其人剛而能柔也宜歌商謂宜習商聲溫良而能斷言其人柔而能剛也宜歌齊謂宜習齊聲蓋商者西方之音五氣屬金金從革體剛用柔故剛而能柔者宜之齊者東方之音五氣屬木木曲直體柔用剛故柔而能剛者宜之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疏云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運動己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順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　長樂陳氏云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以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已而無所詘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人之歌也三才相通而有義有義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詭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　金華應氏云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直已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咸之也謂

之動已　都昌陳氏云動已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　烏程姚氏云陳德一也有叶合以爲陳者頌雅風也有相濟以爲陳者商與齊是也動已訓性天之流行極佳動已而天地應云云本直已而陳德來　晉江周氏云直已是歌以前事如寬而靜等皆是直已則爲有德而歌所以敷陳之也須串說動已即指德之陳者天地應四句平看動已如何便能感動造化蓋原是直已有德的人又動之於歌蓋充養純粹故自然有許大效驗即中庸致中和一節之意　平湖陸氏云直即直養無害之直直已者正直已身自反無愧正所謂

德於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史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史記作詩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非歌孰能保此

註云商之遺聲也衍字也　長樂陳氏樂書云五帝之聲不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三代之聲亦然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而無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子贛達於政非不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讓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　嚴陵方氏云明者不爲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能斷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有勇乃能斷事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京山郝氏云風雅頌七德備矣故爲五帝之遺聲而謂之商者以商人能識之商秦地也商人始封即今陝西商州識記也西方之音天地之肅清氣也齊即今山東東方之音天地之絪縕氣也高秋氣爽霜寒露凝故西方之氣象五帝雷雨滿盈萬物奮作故東方之聲象三代按此章缺肆直而慈四句鄭註疑全文皆錯簡依史記樂書以寬而靜至肆直而慈愛十二句四

十九字承吾子自執焉下以愛者承肆直而慈愛連下宜歌商爲句至五帝之遺聲也連下商人識之以愛商之遺聲也六字爲衍文陳澔本改從之　丹陽湯氏云三詩皆存獨商齊失傳故特明之自其聲而言之則爲五帝三王之遺其源流也遠自其爲歌而言之則使人有勇有義其功效也大所以上配三詩而均爲宜歌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疏云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抗舉也隊落也迴曲如方折止靜如枯槀之木而不動　嚴陵方氏

云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同轉而齊也止言其閟後而定也　京山郝氏云如抗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同止者聲絕矩曲尺也半環曰鉤　晉江周氏云纍纍從上文上下曲正倨句說來端如貫珠只狀其相聯屬也此節是歌之法下節是歌之義

愚按上下曲止歌之能事畢矣倨中矩句中鉤乃申言曲止之狀故不言如而言中也說文倨不遜也訓順不順便有屈曲之狀故如矩句音揆文詞止處曰句言其歌止處如鉤子鉤住也故說文句紀具反不音鉤也集說仍注疏而

禮記集說卷十九之六

聲歌之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６３
作者＝
页数＝７６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